淮南鴻烈解序

淮南王名安厲王長子也長高皇帝之子也其母趙氏女爲趙王張敖美人高皇帝七年討韓信於銅鞮信亡走匈奴上遂北至樓煩還過趙不禮趙王趙王獻美女趙氏女得幸有身

PL 2451 .H3 v.45

趙王不敢內之於宮為築舍於外及貫高等謀反發覺并逮治王盡收王家及美人趙氏女亦與焉吏以其得幸有身聞上上方怒趙王未理也趙美人弟兼因辟陽侯審食其言之呂后呂后不肯白辟陽侯亦不強爭及

趙美人生男恚而自殺吏奉男詣上
上命呂后母之封為淮南王暨孝文
皇帝即位長弟上書願相見詔至長
安日從游宴驕蹇如家人兄弟怨辟
陽侯不爭其母於呂后因椎殺之上
非之肉袒北闕謝罪奪四縣還歸國

爲貴屋左纛稱東帝坐徙蜀嚴道死
於雍上閔之封其四子爲列侯時民
歌之曰一尺繒好童童一升粟飽蓬
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上聞之曰以
我貪其地耶乃召四侯而封之其一
人病薨長子安襲封淮南王次爲衡

山王次爲廬江王太傅賈誼諫曰怨讐之人不可貴也後淮南衡山卒反如賈誼言初安爲辯達善屬文皇帝爲從父數上書召見孝文皇帝甚重之詔使爲離騷賦自旦受詔日早食已上愛而祕之天下方術之士多往

歸焉於是遂與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其旨近老子澹泊無爲蹈虛守靜出入經道言其大也則燾天載地說其細也則淪於無垠及古

今治亂存亡禍福世間詭異瓌奇之事其義著其文富物事之類無所不載然其大較歸之於道號曰鴻烈鴻大也烈明也以爲大明道之言也故夫學者不論淮南則不知大道之深也是以先賢通儒述作之士莫不援

采以驗經傳以父諱長故其所著諸長字皆曰脩光祿大夫劉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又有十九篇者謂之淮南外篇自誘之少從故侍中同縣盧君受其句讀誦舉大義會遭兵災天下棊峙亡失書傳廢不尋脩二十餘

載建安十年辟司空掾除東郡濮陽
令覩時人少為淮南者思遂陵遲於
是以朝餔事畢之間乃深思先師之
訓參以經傳道家之言比方其事為
之注解悉載本文并舉音讀典農中
郎將弁揖借八卷刺之會揖身喪遂

亡不得至十七年遷監河東復更補
足淺學寡見未能備悉其所不達注
以未聞唯博物君子覽而詳之以勸
後學者云爾漢河東高誘撰

淮南鴻烈解總目

卷一
原道訓
卷二
俶真訓
卷三
天文訓
卷四
地形訓

卷五
時則訓
卷六
覽冥訓
卷七
精神訓
卷八
本經訓
卷九

主術訓

卷十
繆稱訓

卷十一
齊俗訓

卷十二
道應訓

卷十三
氾論訓

卷十四
詮言訓
卷十五
兵略訓
卷十六
説山訓
卷十七
説林訓
卷十八

人間訓
卷十九
修務訓
卷二十
泰族訓
卷二十一
要略
目録終

淮南總評

揚氏法言曰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歟曷其雜也曰雜乎雜人病以多知爲雜惟聖人爲不雜

又曰淮南子其一出一入字直百金

劉氏文心雕龍曰列子有移山跨海之談淮南有傾天折地之説

劉氏史通曰淮南子牢籠天地博極古今

晁氏曰漢劉安撰淮南厲王長子也襲封招致諸儒方士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著内書二十一篇號曰鴻

烈鴻大也烈明也以爲大明道之言也避父諱以長爲修後漢許愼註愼自名註曰記上今存原道俶眞天文地形時則覽冥精神本經主術繆稱齊俗道應氾論詮言兵略說山說林等十七篇李氏書目亦云第七第十九亡崇文目則云存者十八篇蓋李氏亡二篇崇文亡三篇家本又少其一俟求善本是正之

洪氏隨筆曰淮南王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術漢書藝文志淮南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

列於雜家今所存者二十一卷蓋內篇也壽春有八
公山王安所延致客之處傳記不見姓名而高誘序
以爲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
人然惟左吳雷被伍被見於史雷被者蓋爲安所斥
而亡之長安上書者疑不得爲賓客之賢者也
高氏子略曰少愛讀楚辭淮南小山篇聳峻瓌磊他
人制作不可企攀者又慕其離騷有傳窈窕多思致
每曰淮南天下奇才也又讀其書二十篇篇中文章
無所不有如與莊列呂氏春秋韓非子諸篇相經緯

表裏何其意之雜出文之沿複也淮南之奇出於離騷淮南之放得於莊列淮南之議論錯於不韋之流其精好者又如玉杯繁露之書是又非獨出於淮南所謂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大山小山諸人各以才智辯謀出奇馳雋所以其書駁然不一

又曰其文字殊多新特士之厭常玩俗者往往愛其書況其推測物理探索陰陽大有卓然出人意表者

又曰淮南王尚志謀募奇士盧館一開天下雋絕馳騁之流無不雷奮雲集蠭議橫起瓌詭作新可謂一

特傑出之作矣

周氏涉筆曰淮南子多本文子因而出入儒墨名法諸家

陳氏曰按唐志又有高誘註今本記題許慎註而詳序文即是高誘不可曉也序言自誘之少從同縣盧君受其句讀盧君者植也與之同縣則誘乃涿郡人又言建安十年辟司空掾東郡濮陽令十七年遷監河東則誘乃漢末人其出處略可見

黃氏日抄曰淮南鴻烈者淮安王劉安以文辯致天

下方術之士會粹諸子旁摟異聞以成之凡陰陽造化天文地理四夷百蠻之遠昆虫草木之細瓌奇詭異足以駭人耳目者無不森然羅列其間蓋天下類書之博者也

蘆泉劉氏曰右淮南一書乃全取文子而分析其言雜以呂氏春秋莊列鄧析慎子山海經爾雅諸書及當時所召賓客之言故其文駁亂序事自相舛錯漢許慎記上而高誘爲之註記上猶言標題進呈也故稱職稱臣先儒誤以爲慎註又疑非誘註按註中不

知者云誘不敏則爲誘註明矣其書雖無足取然論
律呂而存古樂論躔度而存歷數天文地形亦有當
留心者
王氏文誠曰荀卿氏揚雄氏則以明先聖之學爲文
淮南氏則以總統道德仁義而蹈虛守靜出入經道
爲文
王氏危言曰淮南鴻烈雖似錯雜而氣法如一當由
劉安手裁
孫鑛曰篇中清淨無爲皆老莊陳語正以旁喻奇譬

從扳勝讀淮南者當在此不在彼也

淮南總評終

淮南鴻烈解卷一

漢　淮南王劉安著　宜黃黃錫禧校

原道訓原本也本道根眞包裹天地以歷萬物也

夫道者、覆天載地。廓四方。柝八極。廓張也柝開也亓托高不可際、深不可測。際至也包裹天地。稟授無形萬物之未形者皆生於道源流泉浡、沖而徐盈。混混汨汨。濁而徐清。浡湧沖虛也故植之而塞於天地。横之而彌於四海。施之無窮而無所朝夕。植立塞滿彌絡施用也用之無窮竭無朝夕盛衰舒之幎於六合、卷之不盈於一握。舒散幎覆也四方上下爲六合約而能張。幽而能明。

弱而能强。柔而能剛。横四維而含陰陽。紘宇宙而章三光。紘綱也章明也甚淖而滒。甚纖而微。滒亦淖也饘粥多瀋者曰滒淖音潮滒音歌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日月以之明。星辰以之行。麟以之游。鳳以之翔。泰古二皇。得道之柄。立於中央。二皇伏羲神農也神與化游。以撫四方。是故能天運地滯。輪轉而無廢。水流而不止。與萬物終始。風興雲蒸。事無不應。雷聲雨降。竝應無窮。鬼出電入。龍興鸞集。鬼出言無蹤迹電入言其疾也鈞旋轂轉。周而復匝。鈞陶人作瓦器法下轉旋者已彫已琢。還反於樸。無為為之而合

於道無爲言之而通乎德恬愉無矜而得於和恬愉無所好憎無矜不自大也有萬不同而便於性神託於秋毫之末而大與宇宙之總。總合也其德優天地而和陰陽節四時而調五行呴嫗覆育萬物羣生。呴溫恤也呴音虛嫗音頂潤於草木浸於金石。禽獸碩大。毫毛潤澤羽翼奮也角觡生也。角觡猶言骨骼音格獸胎不贕。鳥卵不㲉胎不成獸曰贕卵不成鳥曰㲉贕音瀆㲉音段父無喪子之憂。兄無哭弟之哀童子不孤婦人不孀虹蜺不出賊星不行含德之所致也。含懷也夫太上之道生萬物而不有。成化像而弗宰。跂行喙息蠉

飛蝡動。蠉音宣蝡音軟蚑行動貌待而後生。莫之知德。待而後死。莫之能怨。得以利者不能譽。用而敗者不能非。收聚畜積而不加富。布施稟授而不益貧。旋縣而不可究。纖微而不可勤。縣猶少也勤猶盡也累之而不高。墮之而不下。益之而不衆。損之而不寡。斲之而不薄。殺之而不殘。鑿之而不深。填之而不淺。忽兮怳兮。不可爲象兮。怳兮忽兮。用不屈兮。忽怳無形貌屈竭也幽兮冥兮。應無形兮。遂兮洞兮。不虛動兮。洞達也與剛柔卷舒兮。與陰陽俛仰兮。昔者馮夷大丙之御也。馮夷大丙古之得道能御陰陽者乘雲車。

入雲蜺。游微霧。騖怳忽。歷遠彌高以極往。經霜雪而無迹。照日光而無景。古影字扶搖抮音紾抱羊角而上。扶攀搖動抮抱引戾也扶搖如羊角如曲縈而上也經紀山川。蹈騰崑崙。排閶闔。鑰天門。經行紀通蹈躡騰上也崑崙山名排斥鑰入也閶闔始升天之門也末世之御。雖有輕車良馬。勁策利鍛。音炳不能與之爭先。勁彊策箠也

是故大丈夫恬然無思。澹然無慮。以天爲蓋。以地爲輿。四時爲馬。陰陽爲御。騶御也乘雲陵霄。與造化者俱。縱志舒節。以馳大區。區宅謂大可以步而步。可以驟而驟。令雨師灑道。使風伯掃塵。雨師畢星風伯箕星電以爲鞭策雷

以爲車輪。上游於霄雿（音翟）之野。下出於無垠之門。（霄雿高峻貌無垠無形狀之貌）劉覽偏照。復守以全。（劉覽回觀也）經營四隅還反於樞。（隅方樞本也）故以天爲蓋則無不覆也。以地爲輿則無不載也。四時爲馬則無不使也。陰陽爲御則無不備也。是故疾而不搖。遠而不勞。四支不動。聰明不損。而知八紘（天之八維）九野之形埒（音劣）者何也。執道要之柄。而游於無窮之地。是故天下之事不可爲也。因其自然而推之。萬物之變不可究也。秉其要歸之趣。夫鏡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方圓曲直弗能逃

也是故響不肆應而景不一設叫音叫呼彷彿默然自得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而後動性之害也物至而神應知之動也知與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知誘於外不能反己而天理滅矣故達於道者不以人易天外與物化而內不失其情謂不失其無欲之本情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小大脩短各有其具萬物之至騰踴肴亂而不失其數度也是以處上而民弗重居前而衆弗害天下歸之姦邪畏之以其無爭於萬物也故莫敢與之爭夫臨江而釣曠日而不能盈羅

雖有鉤箴芒距。距爪也微綸芳餌加之以詹何娟嬛之數。猶不能與網罟爭得也。詹何娟嬛古善釣人名數術也射者扞烏號之弓。彎綦衛之箭。扞張彎引也綦美箭所出地名衛利也烏號黃帝弓重之羿逢蒙子之巧。以要飛鳥。猶不能與羅者競多。何則以所持之小也。張天下以爲之籠。因江海以爲罟。又何亡魚失鳥之有乎。故矢不若繳。繳不若無形之像。夫釋大道而任小數。何以異於使蟹捕鼠。蟾蠩音除捕蚤。不足以禁姦塞邪。亂乃逾滋。蟾蠩鼈也跳行舒遲昔者夏鯀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狡猾也禹知天下

之叛也乃壞城平池散財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
賓伏四夷納職貢也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玉圭
帛元纁也故機械之心藏於胷中則純白不粹神德不全
在身者不知何遠之所能懷是故革堅則兵利城成
則衝生若以湯沃沸亂乃逾甚是故鞭噬狗策蹏馬
而欲教之雖伊尹造父弗能化欲害之心亡於中則
饑虎可尾何況狗馬之類乎故體道者逸而不窮任
數者勞而無功夫峭法刻誅者非霸王之業也箠策
繁用者非致遠之術也繁數也離朱之明察箴末於百

步之外而不能見淵中之魚師曠之聰合八風之調
而不能聽十里之外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
之宅也修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則六合不足均
也是故禹之決瀆也因水以爲師神農之播穀也因
苗以爲敎夫萍樹根於水木樹根於土鳥排虛而飛
獸蹠實而走蛟龍水居虎豹山處天地之性也兩木
相摩而然金火相守而流員者常轉窾（音科 空也）者主浮
自然之勢也是故春風至則甘雨降生育萬物羽者
嫗伏毛者孕育草木榮華鳥獸卵胎莫見其爲者而

功既成矣秋風下霜倒生挫傷草木首地而生故曰倒生挫傷者彫落也鷹鵰搏鷙昆蟲蟄音什藏草木注根魚鼈湊淵莫見其為者滅而無形木處榛巢水居窟穴叢木曰榛禽獸有艽蓐也人民有室陸處宜牛馬舟行宜多水匈奴出穢裘於越生葛絺各生所急以備燥溼各因所處以禦寒暑並得其宜物便其所由此觀之萬物固以自然聖人又何事焉九疑之南陸事寡而水事衆九疑山名於是民人被髮文身以像鱗蟲被翦也文身刻畫其體為蛟龍之狀短綣不絝音褲以便涉游短袂攘卷以便刺舟因之也卷卷臂也鴈

門之北狄不穀食賤長貴壯俗尚氣力人不弛弓馬不解勒便之也北狄鮮甲也弛舍便習也故禹之裸國解衣而入衣帶而出因之也今夫徙樹者失其陰陽之性則莫不枯槁故橘樹之江北則化而爲枳鴝鵒不過濟貈音涸渡汶而死形性不可易勢居不可移也是故達於道者反於清淨究於物者終於無爲以恬養性以漠處神則入於天門所謂天者純粹樸素質直皓白未始有與雜糅者也所謂人者偶䁟音槎智故曲巧僞詐所以俛仰於世人而與俗交者也故牛歧蹏音啼而戴

角馬被髦而全足者天也絡馬之口穿牛之鼻者人也循天者與道游者也隨人者與俗交者也夫井魚不可與語大拘於隘也夏蟲不可與語寒篤於時也曲士不可與語至道拘於俗束於教也故聖人不以人滑天不以欲亂情不謀而當不言而信不慮而得不爲而成精通於靈府與造化者爲人夫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其所好反自爲禍是故好事者未嘗不中傷也爭利者未嘗不窮也昔共工之力觸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與高辛爭爲帝遂潛於淵宗族殘滅

繼嗣絕祀。越王翳逃山穴。越人熏而出之。遂不得已。已止也謂不欲爲王以火熏出立之由此觀之。得在時。不在爭。治在道。不在聖。土處下。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下流。不爭先。故疾而不遲。昔舜耕於歷山。朞年而田者爭處墝音饒埆音殼以封壤肥饒相讓。釣於河濱。朞年而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深潭相予。當此之時。口不設言。手不指麾。執元德於心。而化馳若神。使舜無其志。雖口辯而戶說之。不能化一人。是故不道之道。莽乎大哉。夫能理三苗。朝羽民。南方羽國之民徙裸國。納肅慎。未發號施令

而移風易俗者其唯心行者乎。從化也納受其朝法也謂道在北方
度刑罰何足以致之也。是故聖人內修其本而不外
飾其末。保其精神。偃其智。故漠然無爲而無不爲也。
澹然無治而無不治也。所謂無爲者不先物爲也。所
謂無不爲者。因物之所爲。所謂無治者。不易自然也。
所謂無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然猶宜也萬物有所生而
獨知守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獨知守其門。故窮無窮。
極無極。照物而不眩。響應而不乏。此之謂天解。故得
道者志弱而事強。強無不勝也心虛而應當。當合也所謂志

弱而事強者。柔毳安靜。藏於不敢。行於不能。恬然無慮。動不失時。與萬物回周旋轉。不爲先唱。感而應之。是故貴者必以賤爲號。（公王侯伯稱孤寡不穀以賤爲號）而高者必以下爲基。託小以包大。在中以制外。行柔而剛。用弱而強。轉化推移。得一之道。而以少正多。（而能也）所謂其事強者。遭變應卒。排患扞難。力無不勝。敵無不凌。應化揆時。莫能害之。是故欲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強者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則剛。積於弱則強。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強勝不若已者。至於若已者而同。柔勝

出於已者其力不可量故兵强則滅木强則折革固則裂齒堅於舌而先之敝是故柔弱者生之榦也而堅强者死之徒也（榦質也）先唱者窮之路也後動者達之原也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中壽七十歲然而趨舍指湊（指所之湊所合猶言行止）日以月悔也（積日至月則悔前之非）以至於死故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何者先者難為知而後者易為攻也先者上高則後者攀之先者踰下則後者蹷之先者隤陷則後者以謀先者敗績則後者違之由此觀之先者則後者之弓矢質的也

質的射之準埶猶錞頓之與刃刃犯難而錞無患者何也以其託於後位也在前故犯難在後故無患此俗世庸民之所公見也而賢知者弗能避也所謂後者非謂其底滯而不發凝結而不流貴其周於數而合於時也周調也數術也夫執道理以耦變先亦制後後亦制先是何則不失其所以制人人不能制也時之反側間不容息先之則太過後之則不逮夫日回而月周時不與人游故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禹之趨時也履遺而弗取冠挂而弗顧非爭其先也而爭

其得時也。是故聖人守清道而抱雌節，因循應變，常後而不先，柔弱以靜，舒安以定。舒詳也攻大礦音磨堅，莫能與之爭。礦磑也攻大礦堅踰難也天下之物莫柔弱於水，然而大不可極，深不可測，脩極於無窮，遠淪於無涯，息耗減益，通於不訾。量也上天則為雨露，下地則為潤澤，萬物弗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包羣生而無好憎，澤及蚑音岐蟯音僥蚑蚑行蟯小蟲而不求報，富贍天下而不既，盡也德施百姓而不費，行而不可得窮極也，微而不可得把握也。擊之無創，刺之不傷，斬之不斷，焚之不然，淖

溺流遁錯繆相紛而不可靡散。遁逸也錯繆相紛彼此相亂也利貫金石。強濟天下。動溶無形之域。而翺翔忽區之上。邅回川谷之間。而滔騰大荒之野。有餘不足。與天地取與。授萬物而無所前後。是故無所私而無所公。靡濫振蕩。與天地鴻洞。鴻大洞通無所左而無所右。蟠委錯紾。音軫轉也與萬物始終。是謂至德。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於天下者。以其淖溺潤滑也。故老聃之言曰。天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出於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夫無形者。物之大祖也。無音者。聲之大

宗也。其子為光。其孫為水。皆生於無形乎。夫光可見而不可握。水可循而不可毀。故有像之類。莫尊於水。出生入死。自無蹠有。自有蹠無。而以衰賤矣。入死道謂匿情欲蹠適也自無形適有形離其本也自有形適無形不能復得道家所棄故曰以衰賤也是故清靜者。德之至也。而柔弱者。道之要也。虛無恬愉者。萬物之用也。肅然應感。殷然反本。則淪於無形矣。所謂無形者。一之謂也。一者道之本所謂一者。無匹合於天下者也。卓然獨立。塊然獨處。上通九天。下貫九野。員不中規。方不中矩。大渾而為一。葉累而無根。懷囊天地。

爲道關門穆忞隱閔純德獨存布施而不既用之而不勤勤勞也是故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循之不得其身無形而有形生焉無聲而五音鳴焉無味而五味形焉無色而五色成焉是故有生於無實出於虛天下爲之圈圈囚也則名實同居音之數不過五而五音之變不可勝聽也味之和不過五而五味之化不可勝嘗也色之數不過五而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故音者宮立而五音形矣味者甘立而五味亭矣亭平也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道者一立而萬物生

矣是故一之理施四海一之解際天地其全也純兮若樸其散也混兮若濁濁而徐清沖而徐盈澹兮其若深淵澹不動貌汎兮其若浮雲若無而有若亡而存萬物之總皆閱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門其動無形變化若神其行無迹常後而先是故至人之治也掩其聰明滅其文章依道廢智與民同出于公約其所守寡其所求去其誘慕除其嗜欲損其思慮約其所守則察寡其所求則得夫任耳目以聽視者勞形而不明以知慮爲治者苦心而無功是故聖人一度循軌

（一齊軌法也）不變其宜不易其常放準循繩曲因其當夫喜怒者道之邪也憂悲者德之失也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欲者性之累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破陰隆陽以氣相薄也）薄氣發瘖驚怖爲狂憂悲多恚病乃成積好憎繁多禍乃相隨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通而不變靜之至也嗜欲不載虛之至也無所好憎平之至也不與物散粹之至也能此五者則通於神明通於神明者得其內者也是故以中制外百事不廢（中心也外情欲）中能得之則外能收之中之得則五藏寧思慮平筋力

勁強耳目聰明疏達而不悖堅强而不鞼（音貴折也）無所大過而無所不逮處小而不逼處大而不窕（在小能小在大能大）其竃不躁其神不嬈（煩嬈也）湫漻（音秋遼）寂寞爲天下梟（湫漻清靜寂寞恬淡也梟雄也）大道坦坦去身不遠求之近者往而復反（近謂身也）迫則能應感則能動物穆無窮（穆美也）變無形像（言能化也）優游委縱如響之與景登高臨下無失所秉履危行險無忘元伏（道也）能存之此其德不虧萬物紛糅與之轉化以聽天下若背風而馳（疾而易也）是謂至德至德則樂矣古之人有居巖穴而神不遺者（遺失）

也末世有勢爲萬乘而日憂悲者由此觀之聖亡乎治人而在于得道樂亡乎富貴而在於得和知大巳而小天下則幾於道矣所謂樂者豈必處京臺章華皆楚之大臺游雲夢沙邱雲夢楚澤沙邱紂臺耳聽九韶六瑩九韶舜樂六瑩顓頊樂口味煎熬芬芳馳騁夷道夷平也釣射鷫音肅鸘霜鳥名之謂樂乎吾所謂樂者人得其得者也夫得其得者不以奢爲樂不以廉爲悲與陰俱閉與陽俱開故子夏心戰而臞得道而肥入見先王之道而說之又出見富貴之樂而欲之二者交爭故戰而臞也先王之道勝無所復思故肥聖人不以身役物不以

欲滑和是故其爲歡不忻忻（過側也）其爲悲不惙惙（言防傷性也）萬方百變消搖而無所定吾獨慷慨遺物而與道同出是故有以自得之也喬木之下空穴之中足以適情無以自得也雖以天下爲家萬民爲臣妾不足以養生也能至於無樂者則無不樂無不樂則至極樂矣夫建鐘鼓列管絃席旃茵傅旄象（傅著旄旌也象以象牙爲飾）耳聽朝歌北鄙靡靡之樂（朝歌紂都鄙邑紂使師涓作鄙邑靡靡之樂）齊靡曼之色（齊列也靡曼美色）陳酒行觴夜以繼日強弩弋高鳥走犬逐狡兎此其爲樂也炎炎赫赫怵然若

有所誘慕解車休馬罷酒徹樂而心忽然若有所喪悵然若有所亡也是何則不以內樂外而以外樂內樂作而喜曲終而悲悲喜轉而相生精神亂營惑也不得須臾平察其所以不得其形不得樂之形也而日以傷生失其得者也是故內不得於中稟授於外而以自飾也不浸於肌膚不浹於骨髓不留於心志不滯於五藏故從外入者無主於中不止從中出者無應於外不行故聽善言便計雖愚者知說之稱至德高行雖不肖者知慕之說之者衆而用之者鮮慕之者多而

行之者寡所以然者何也不能反諸性也夫內不開於中而彊學問者不入於耳而不著於心此何以異於聾者之歌也效人爲之而無以自樂也聲出於口則越而散矣散去耳不聞也夫心者五藏之主也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氣馳騁於是非之境而出入於百事之門戶者也是故不得於心而有經天下之氣經理也是猶無耳而欲調鐘鼓無目而欲喜文章也亦必不勝其任矣故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夫許由小天下而不以巳易堯者志遺於天下也所

以然者何也因天下而爲天下也天下之要不在於彼而在於我不在於人而在於身我身得則萬物備矣徹於心術之論則嗜欲好憎外矣是故無所喜而無所怒無所樂而無所苦萬物元同也無非無是化育元燿生而如死燿明也生而如死言無所欲夫天下者亦吾有也吾亦天下之有也天下之與我豈有間哉夫有天下者豈必攝權持勢操殺生之柄而以行其號令邪吾所謂有天下者非謂此也自得而已自得則天下亦得我矣吾與天下相得則常相有已又焉有不得

者其間者乎所謂自得者全其身者也全其身則與道爲一矣故雖游於江潯海裔邊也馳要褭建翠蓋要褭馬名翠蓋以翠羽飾蓋也褭音裊目觀掉羽武象之樂掉羽武象周武王之樂耳聽滔朗奇麗激抮之音朗音朗激揚抮轉皆曲名揚鄭衛之浩樂結激楚之遺風射沼濱之高鳥逐苑囿之走獸此齊民之所以淫泆流湎齊於凡民故曰齊民聖人處之不足以營其精神亂其氣志使心怵然失其情性處窮僻之鄉側谿谷之間側伏也隱於榛薄之中藂木曰榛深草曰薄環堵之室茨之以生茅蓬戶甕牖揉桑爲樞上漏下溼潤

淩北房淩濆也北房陰堂雪霜滾灖音技浸潭苽蔣苽音觚浸潭之潤以生菰蔣逍遙於廣澤之中而仿洋於山峽之旁此齊民之所為形植黎累憂悲而不得志也聖人處之不為愁悴怨懟而不失其所以自樂也是何也則內有以通於天機而不以貴賤貧富勞逸失其志德者也故夫烏之啞啞音雅鵲之唶唶音借豈嘗為寒暑燥溼變其聲哉是故夫得道已定而不待萬物之推移也非以一時之變化而定吾所以自得也吾所謂得者性命之情處其所安也夫性命者與形俱出其宗形備而

性命成性命成而好憎生矣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規矩不能方圓鉤繩不能曲直 雖規矩鉤繩無以施於此 天地之永登丘不可爲修居卑不可爲短是故得道者窮而不懾達而不榮處高而不機持盈而不傾 機危傾覆也 新而不朗久而不渝 朗明渝變也 入火不焦入水不濡是故不待勢而尊不待財而富不待力而強平虛下流與化翶翔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貪勢名是故不以康爲樂不以慊爲悲 康安慊約也 不以貴爲安不以賤爲危形神氣志各居其宜以

隨天地之所爲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三者傷矣是故聖人使人各處其位守其職而不得相干也故夫形者非其所安也而處之則廢氣不當其所充而用之則泄神非其所宜而行之則昧也不明此三者不可不慎守也夫舉天下萬物蚑蟯貞蟲蚑蟯動之蟲貞蟲細腰之屬蝡動蚑作皆知其所喜憎利害者何也以其性之在焉而不離也忽去之則骨肉無倫矣去之去道也骨肉靡滅無倫匹也今人之所以眭然能視眭音桂營然能聽形體能抗而百節可屈伸

察能分白黑視醜美而知能別同異明是非者何也氣爲之充而神爲之使也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之志各有所在而神有所繫者其行也足蹪趎埳（音殊坎）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蹪躓也）招之而不能見也呼之而不能聞也耳目非去之也然而不能應者何也神失其守也故在於小則忘於大在於中則忘於外在於上則忘於下在於左則忘於右無所不充則無所不在是故貴虛者以毫末爲宅也（言精微也）今夫狂者之不能避水火之難而越溝瀆之險者豈無形神氣志哉

然而用之異也失其所守之位而離其外内之舍是故舉錯不能當動靜不能中終身運枯形于連嶁列埒之門（連嶁猶離嶁委曲之類列埒不平均也）而蹪蹈于汚壑穽陷之中雖生俱與人鈞然而不免爲人戮笑者何也形神相失也故以神爲主者形從而利以形爲制者神從而害貪饕多欲之人漠睧於勢利誘慕於名位（莫睧猶鈍睧不知足也）冀以過人之智植於高世則精神日耗而彌遠久淫而不還形閉中距則神無由入矣是以天下時有盲妄自失之患此膏燭之類也火逾然而消逾

夫精神氣志者靜而日充者以壯躁而日耗者以老是故聖人將養其神和弱其氣平夷其形而與道沈浮俛仰恬然則縱之迫則用之其縱之也若委衣其用之也若發機弩機關言其疾如是則萬物之化無不遇而百事之變無不應

淮南鴻烈解卷一終

淮南鴻烈解卷二

俶眞訓 俶始也眞實也道之實始於無化育于有俶音出

有始者有未始有有始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有有者有無者有未始有有無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無者所謂有始者繁憤未發萌兆牙蘖未有形埒垠堮無無蝡蝡將欲生興而未成物類繁憤衆積貌垠音寅堮音噩有未始有有始者天氣始下地氣始上陰陽錯合相與優游競暢於宇宙之間被德含和繽紛蘢蓯欲與物接而未成兆朕繽紛雜揉也蘢蓯聚會也兆朕形怪也有未

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天含和而未降地懷氣而未揚虛無寂寞蕭條霄雿無有仿佛氣遂而大通冥冥者也有有者言萬物摻落根莖枝葉青蔥苓蘢萑蔰炫煌蠉飛蝡動蚑行噲息可切循把握而有數量摻音參纖也萑蔰炫煌采色貌萑音萎蔰音戸切摩也有無者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捫之不可得也望之不可極也儲與扈治儲與扈治褒大意也浩浩瀚瀚不可隱儀揆度而通光耀者有未始有有無者包裹天地陶冶萬物大通混冥深閎廣大不可爲外析毫剖芒不可爲內無環堵之宇

而生有無之根混冥大冥之中謂道也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
無者天地未剖陰陽未判四時未分萬物未生汪然
平靜寂然清澄莫見其形若光燿之間於無有退而
自失也曰予能有無而未能無無也及其爲無無至
妙何從及此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逸我以
老休我以死善我生者乃所以善我死也夫藏舟於
壑藏山於澤人謂之固矣雖然夜半有力者負而趨
寐者不知猶有所遁若藏天下於天下則無所遁其
形矣物豈可謂無大揚攉乎揚攉無慮大數名也攉音鎬一範人

之形而猶喜若人者千變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弊而復新其爲樂也可勝計邪譬若夢爲鳥而飛於天夢爲魚而沒於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覺而後知其夢也今將有大覺然後知今此之爲大夢也始吾未生之時焉知生之樂也今吾未死又焉知死之不樂也昔公牛哀轉病也七日化爲虎（公牛氏韓人轉病易病也）其兄掩戶而入覘之則虎搏而殺之是故文章成獸爪牙移易（移易人爪牙爲虎爪牙）志與心變神與形化方其爲虎也不知其嘗爲人也方其爲人不知其且爲虎也二者

代謝舛馳各樂其成形。代更謝叙狡猾鈍惛是非無端孰知其所萌夫水嚮冬則凝而為冰冰迎春則泮而為水冰水移易于前後若周員而趨孰暇知其所苦樂乎泮釋也是故形傷于寒暑燥濕之虐者形苑而神壯苑枯病壯傷也神傷乎喜怒思慮之患者神盡而形有餘故罷馬之死也剝之若槁狡狗之死也割之有濡狡少也濡濡溼氣力未盡是故傷死者其鬼嬈嬈煩嬈善行病祟人嬈音遶時既者其神漠既盡也時既當老者則神寂漠漠定也是皆不得形神俱沒也養形養神皆以壽終神形俱沒不但漠而已也夫聖人用心杖性依神相扶

而得終始。是故其寐不夢。其覺不憂。古之人有處混冥之中。神氣不蕩於外。萬物恬漠以愉靜。攙搶衡杓之氣莫不彌靡。攙搶彗孛杓北斗柄第七星攙音讒搶音撐而不能為害。當此之時。萬民猖狂。不知東西。含哺而游。鼓腹而熙。交被天和。食於地德。不以曲故是非相尤。茫茫沈沈。是謂大治。曲故曲巧也尤過也茫茫沈沈盛貌於是在上位者。左右而使之。毋淫其性。鎮撫而有之。毋遷其德。是故仁義不布而萬物蕃殖。賞罰不施而天下賓服。其道可以大美興。而難以算計舉也。是故日計之不足。而歲計之

有餘夫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各得其志故相忘古之眞人立於天地之本中至優游抱德煬和而萬物雜累焉。煬音養炙也抱志德而炙於和氣雜累成熟也孰肯解構人間之事以物煩其性命乎。解構猶合會煩辱也夫道有經紀條貫得一之道連千枝萬葉是故貴有以行令賤有以忘卑貧有以樂業困有以處危夫大寒至霜雪降然後知松柏之茂也據難履危利害陳於前然後知聖人之不失道也是故能戴大員者履大方鏡太清者視大明。立太平者處大堂能游冥冥者與日月同光是故以

道爲竿以德爲綸禮樂爲鉤仁義爲餌投之於江浮之於海萬物紛紛孰非其有夫挾依於跂躍之術跂躍猶齟齬不正之道提挈人間之際撢掞挺挏世之風俗撢引掞利挺挏猶上下以求利便也撢音潭掞音善以摸蘇牽連物之微妙摸蘇猶㨯索微妙猶細小也猶得肆其志充其欲何況懷瓌瑋之道忘肝膽遺耳目獨浮游無方之外不與物相弊摋弊摋猶雜揉弊音蔽摋音殺中徙倚無形之域而和以天地者乎若然者偃其聰明而抱其太素以利害爲塵垢以死生爲晝夜是故目觀玉輅琬象之狀耳聽白雪清角之聲不

能以亂其神。玉輅王者所乘有琁璣象牙之飾白雪師曠所奏太一五絃之琴登千仞之谿。臨蝯眩之岸不足以滑其和。蝯臨其岸而目眩也蝯音元滑音汨譬若鍾山之玉炊以鑪炭三日三夜而色澤不變。則至德天地之精也。是故生不足以使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恐之。明於死生之分達於利害之變。雖以天下之大易骭之一毛無所槩於志也。骭自膝以下脛以上也骭音閈夫貴賤之於身也。猶條風之時麗也。條風鳴條言其迅麗過也毀譽之於己猶蚊䖟之一過也。夫秉皓白而不黑。行純粹而不糅。處玄冥而不闇休

於天鈞而不殆殆敗也天鈞北極之地積寒之野休殆之輒敗唯體道者為能不敗也殆音
為孟門終隆之山不能禁孟門終隆山名皆險塞唯體道能不
敗湍瀨旋淵呂梁之深不能畱也湍瀨急流旋淵深淵也呂梁水名水
險也畱滯也太行石澗飛狐句望之險不能難也太行石澗飛狐
句望皆隘險是故身處江海之上而神游魏闕之下魏闕王者
門外闕所以縣教象之書巍巍高大故曰魏闕言真人雖在遠方心存王也非得一原孰
能至於此哉是故與至人居使家忘貧使王公簡其
富貴而樂卑賤勇者衰其氣貪者消其欲坐而不教
立而不議虛而往者實而歸故不言而能飲人以和

是故至道無爲。一龍一蛇。龍能化蛇能解脫故以爲嘗 盈縮卷舒與時變化外從其風。內守其性。耳目不燿。思慮不營。其所居神者臺簡以游太清。臺持簡大也 引楯萬物羣美萌生引栝拔擢也楯音允 是故事其神者神去之。事治也 休其神者神居之。不動擾 道出一原通九門。天之門 散六衢。六合之衢 設於無垓坫之宇。垓坫垠堮也音該坫 寂漠以虛無非有爲於物也。物以有爲於已也。是故舉事而順於道者非道之所爲也。道之所施也。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六合所包陰陽所呴。雨露所濡。道德所扶此皆生一父母

而閎一和也。父母天地閎總和道也是故槐榆與橘柚合而爲。兄弟有苗與三危通爲一家。夫目視鴻鵠之飛。耳聽琴瑟之聲。而心在鴈門之間。一身之中神之分離剖判六合之内。一舉而千萬里。是故自其異者視之。肝膽胡越。自其同者視之。萬物一圈也。百家異說各有所出。若夫墨楊申商之於治道。猶蓋之無一橑而輪之無一輻。有之可以備數。無之未有害於用也。已自以爲獨擅之。不通之於天地之情也。今夫冶工之鑄器。鑄讀作祝金踊躍於鑪中。必有波溢而播棄者。其中地

而凝滯亦有以象於物者矣其形雖有所小用哉然未可以保於周室之九鼎也。保猶葆寶也又況比於規形者乎其與道相去亦遠矣今夫萬物之疏躍枝舉百事之莖葉條枿皆本於一根而條循千萬也。疏躍布散也枿音遏讀作蘖旁生萌芽也若此則有所受之矣而非所授者所受者無授也而無不受也無不受也者譬若周雲之蘢蓯遼巢彭濞而為雨遼巢彭濞蘊積貌濞音譬沈溺萬物而不與為溼焉今夫善射者有儀表之度如工匠有規矩之數此皆所得以至於妙然而奚仲不能為逢蒙造父

不能爲伯樂者是曰諭於一曲而不通於萬方之際也今以涅染緇則黑於涅以藍染青則青於藍涅非緇也青非藍也兹雖遇其母而無能復化巳也（母本也）是何則以論其轉而益薄也何況夫未始有涅藍造化之者乎其爲化也雖鏤金石書竹帛何足以舉其數由此觀之物莫不生於有也小大優游矣（言饒多也）夫秋毫之末淪於無閒而復歸於大矣蘆苻之厚通於無壂而復反於敦龐（秋毫微妙故能入於無間以毫末比道猶復爲大也厚猶薄也蘆葦苻蘆之下白苻苻言其薄柯則歸於葦故曰反於敦龐也苻音麩壂音垠）若夫無秋毫之

微廬苻之厚四達無境通於無圻圻音寅垠也而莫之要
御天遏者其襲微重妙挺挏萬物揣丸變化天地之
閒何足以論之夫疾風教木而不能拔毛髮雲臺之
高墮者折脊碎腦而蟁蝱適足以翶翔教亦拔也蟁音民蝱音蒙
夫與蚑蟯同乘天機蚑行蟯動諭微細也天機神馬夫受形於一圈
飛輕微細者猶足以脫其命又況未有類也類形象道也
由此觀之無形而生有形亦明矣是故聖人託其神
於靈府而歸於萬物之初視於冥冥聽於無聲冥冥
之中獨見曉焉寂漠之中獨有照焉其用之也以不

用其不用也而後能用之其知也乃不知其不知也
而後能知之也夫天不定日月無所載地不定草木
無所植所立於身者不寧是非無所形（形見也）是故有
眞人然後有眞知其所持者不明庸詎知吾所謂知
之非不知歟今夫積惠重厚累愛襲恩以聲華嘔苻
嫗掩萬民百姓使知之訢訢然人樂其性者仁也舉
大功立顯名體君臣正上下明親疏等貴賤存危國
繼絕世決挐治煩興毀宗立無後者義也閉九竅藏
心志棄聰明反無識芒然仿佯於塵埃之外而消搖

於無事之業含陰吐陽而萬物和同者德也是故道散而爲德德溢而爲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矣百圍之木斬而爲犧尊犧尊酒器畫犧牛之象以飾尊鏤之以剞劂雜之以青黃華藻鏄鮮龍蛇虎豹曲成文章剞巧工鉤刀劂者規度刺畫墨邊箋也所以刻鏤之具青黃釆色之飾華藻華文鏄令之金尊鮮明好也然其斷在溝中壹比犧尊溝中之斷則醜美有間矣間遠也然而失木性鈞也是故神越者其言華德蕩者其行僞至精亡於中而言行觀於外此不免以身役物矣夫趨舍行僞者爲精求於外也精有湫盡而行無窮極則滑

心濁神而惑亂其本矣其所守者不定而外淫於世俗之風所斷差跌者而內以濁其清明是故躊躇以終而不得須臾恬澹矣是故聖人內修道術而不外飾仁義不知耳目之宣而游於精神之和若然者下揆三泉上尋九天橫廓六合揲貫萬物揲音設此聖人之游也若夫眞人則動溶於至虛而游於滅亡之野騎蜚廉而從敦圄蜚廉獸名長毛有翼敦圄似虎而小圄音語馳於外方休乎宇內燭十日而使風雨臣雷公役夸父雷公夸父皆仙人妾宓妃妻織女宓妃神女天地之間何足以留其志是

故虛無者道之舍平易者道之素夫人之事其神而嬈其精營慧然而有求於外此皆失其神明而離其宅也營慧求索名利宅精神之宅是故凍者假兼衣於春而暍者望冷風於秋夫有病於內者必有色於外矣夫梣木色青翳而蠃瘉蝸睆梣木青皮蠃螺蟲蝸牛郎螔蝓也螺也梣音尋蠃音裸瘉音臾蝸音爪睆音喚此皆治目之藥也人無故求此物者必有蔽其明者聖人之所以駭天下者真人未嘗過焉賢人之所以矯世俗者聖人未嘗觀焉夫牛蹏之涔無尺之鯉涔潦水水潦之年大道上之積水塊阜之山無丈之材塊阜小山所

以然者何也。皆其營宇狹小而不能容巨大也。又況乎以無裏之者邪。無裏無形 此其為山淵之勢亦遠矣。夫人之拘於世也。必形繫而神泄。故不免於虛。形繫者身形疾而精神越泄處其守虛疾也 不使我可係羈者。必其有命在於外也。至德之世。甘瞑於溷澖之域。而徙倚於汗漫之宇。澖澖無根虛之貌汗漫無生形形生元氣之本神也宇居也澖音閑 提挈天地而委萬物。以鴻濛為景柱。而浮揚乎無畛崖之際。一云日提挈秉委棄也言不以身役物鴻濛東方之野日所出故以為景柱浮揚猶遨翔畛音彰 是故聖人呼吸陰陽之氣。而羣生莫不顒顒然仰其德以和順。當此

之時莫之領理決離隱密而自成渾渾蒼蒼純樸未散旁薄爲一而萬物大優（渾渾蒼蒼混沌大貌優優饒也）是故雖有羿之知而無所用之（羿善射能一日落九烏繳大風殺窫窳斬九嬰射河伯）及世之衰也至伏羲氏其道昧昧芒芒然吟德懷和（昧昧純厚也芒芒廣大貌吟咏其德含懷其和氣木大宣布也）被施頗烈（被德澤頗烈施於民）而知乃始昧昧晽晽皆欲離其童蒙之心（昧昧欲明而未也晽晽欲所知之貌晽音林）而覺視於天地之間是故其德煩而不能一乃至神農黃帝剖判大宗竅領天地襲九竅重九熱（竅通領理襲因竅法熱音整形也言因九天九地之形法以通理）提挈陰陽嫥捖

剛柔枝解葉貫萬物百族㛈揔音專桓和調族類也使各有經紀

條貫於此萬民睢睢盱盱然莫不竦身而載聽視睢盱

聽視貌是故治而不能和下棲遲至於昆吾夏后之世

昆吾夏之伯夏后桀世也嗜欲連於物聰明誘於外而性命失其

得施易讀作及周室之衰澆淳散樸雜道以偽儉德以

行而巧故萌生周室衰而王道廢儒墨乃始列道而

議分徒而訟徒黨訟爭是非於是博學以疑聖華誣以脅衆

弦歌鼓舞緣飾詩書以買名譽於天下繁登降之禮

飾紱冕之服聚衆不足以極其變積財不足以贍其

賁於是萬民乃始慲觟離跂觟徯徑之徯也慲音滿觟音化各欲行

其知僞以求鑿枘於世而錯擇名利鑿孔枘笱也工人刻木以入鑿

鑿卽受之論人施其巧僞素榮顯之名利也枘音芮是故百姓曼衍於淫荒之

陂而失其大宗之本夫世之所以喪性命有衰漸以

然所由來者久矣是故聖人之學也欲以返性於初

而游心於虛也達人之學也欲以通性於遼廓而覺

於寂漠也若夫俗世之學也則不然擢德攓性內愁

五藏外勞耳目擢取攓縮也皆不循理愁其思慮攓音騫乃始招蟯振繾

物之毫芒搖消掉捎仁義禮樂暴行越智於天下以

招號名聲於世搖消掉捎言未能行仁義禮樂越揚揚其詐譎之智以取聲名也掉音弔捎音稍此我所羞而不爲也是故與其有天下也、不若有說也說樂也與其有說也不若尚羊物之終始也尚羊徜徉同而條達有無之際是故舉世而譽之不加勸舉世而非之不加沮定於死生之境而通於榮辱之理雖有炎火洪水彌靡於天下神無虧缺於胸臆之中矣、若然者視天下之間猶飛羽浮芥也、孰肯分分然以物爲事也、水之性眞清而土汨之、人性安靜而嗜欲亂之、夫人之所受於天者、耳目之於聲色也口鼻

之於芳臭也肌膚之於寒燠其情一也或通於神明或不免於癡狂者何也其所爲制者異也是故神者智之淵也淵清則智明矣智者心之府也智公則心平矣人莫鑑於流沫而鑑於止水者以其靜也（沫雨潦上沫沫音介）莫窺形於生鐵而窺於明鏡者以覩其易也夫唯易且靜形物之性也由此觀之用也必假之於弗用也是故虛室生白吉祥止也（能虛其心以生道吉祥來止舍也）夫鑑明者塵垢弗能薶（薶音倭汚也）神清者嗜欲弗能亂精神已越於外而事復返之也（越散）是失之於本而求之

於末也外內無符而欲與物接弊其元光而求知之于耳目元光內明也是釋其炤炤而道其冥冥也是之謂失道心有所至而神喟然在之反之於虛則消鑠滅息此聖人之游也反之於虛則情欲之性消鑠滅息游行也故古之治天下也必達乎性命之情其舉錯未必同也其合於道一也夫夏日之不被裘者非愛之也燠有餘於身也冬日之不用翣者非簡之也清有餘於適也翣音殺扇也簡賤也夫聖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節於己而已貪污之心奚由生哉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爲也能有

名譽者必無以趨行求者也聖人有所於達達則嗜欲之心外矣。外棄也孔墨之弟子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世然而不免於儡身。猶不能行也又況所教乎。儡身身不見用儡儡然也儡音雷是何則其道外也。夫以末求返于本。許由不能行也。又況齊民乎。誠達於性命之情而仁義固附矣。趨捨何足以滑心。若夫神無所掩心無所載通洞條達恬漠無事無所凝滯虛寂以待勢利不能誘也。辯者不能說也。聲色不能淫也。美者不能濫也。知者不能動也。勇者不能恐也。此眞人之道也。若

然者陶冶萬物與造化者爲人天地之間宇宙之內莫能天過夫化生者不死而化物者不化神經於驪山太行而不能難入於四海九江而不能濡處小隘而不塞橫扃天地之間而不窕扃猶閉也不通此者雖目數千羊之羣耳分八風之調足蹀陽阿之舞而手會綠水之趨陽阿古名倡綠水舞曲趨投節也蹀音牒智終天地明照日月辯解連環始皇遺齊襄王后玉連環曰齊多智解此環后椎破之謝曰已解矣澤潤玉石猶無益於治天下也靜漠恬澹所以養性也和愉虛無所以養德也外不滑內則性得其宜性不動和

則德安其位養生以經世抱德以終年可謂能體道矣。若然者血脉無鬱滯五藏無蔚氣蔚病也禍福弗能撓滑非譽弗能塵垢故能致其極非有其世孰能濟焉有其人不遇其時身猶不能脫又况無道乎。且人之情耳目應感動心志知憂樂手足之攢疾蟲辟寒暑所以與物接也蜂蠆螫指而神不能憺攢音費蟲音養蠆音瘥憺音。詹定也蚉蝱噆膚而知不能平噆音雜噬也夫憂患之來攖人心也非直蜂蠆之螫毒而蚉蝱之慘怛也而欲靜漠虛無奈之何哉夫目察秋毫之末耳不聞雷霆

之聲。耳調玉石之聲。目不見太山之高。何則、小有所
志而大有所忘也。今萬物之來。擢拔吾性。攓取吾情
有若泉源。雖欲勿稟。其可得邪。攓音搴稟猶勤用也今夫樹木
者灌以瀿水。瀿音繁波暴溢也疇以肥壤。一人養之。十人拔
之則必無餘栟。又況與一國同伐之哉。雖欲久生。豈
可得乎。今盆水在庭。清之終日。未能見眉睫。濁之不
過一撓。而不察方員。人神易濁而難清。猶盆水之類
也。況一世而撓滑之。曷得須臾平乎。古者至德之世。
賈便其肆。農樂其業。大夫安其職。而處士修其道。當

此之時風雨不毀折草木不夭先鼎重味珠玉潤澤
九鼎九州貢金所鑄也洛出丹書河出綠圖故許由
重厚也潤澤有光也
方回善卷披衣得達其道許由方回善卷披何則世
衣皆堯時隱士
之主有欲利天下之心。是以人得自樂其間四子之
才非能盡善蓋今之世也然莫能與之同光者遇唐
虞之時逮至夏桀殷紂燔生人辜諫者爲炮烙鑄金
鑄金柱然火其下以賢
柱人置其上墮陊火中剖賢人之心。析才士之脛。人
比干析解也剝解有鬼侯
才士脚脛其有奇異醢鬼侯之女菹梅伯之骸。梅伯
紂時諸侯梅伯說鬼侯之女美好令紂妻之女
至紂以爲不好故醢鬼侯之女菹梅伯之骸當此

之時曉山崩三川涸飛鳥鎩翼走獸擠脚紂田獵倉荒故獸無不被害當此之時豈獨無聖人哉然而不能通其道者不遇其世夫烏飛千仞之上獸走叢薄之中禍猶及之又況編戶齊民乎由此觀之體道者不專在於我亦有繫於世矣夫歷陽之都一夕反而為湖勇力聖知與罷怯不肖者同命歷陽淮南國縣名昔有老嫗常行仁義有二諸生過之謂曰此國當沒為湖謂嫗視東城門閫有血便走上北山勿顧也自此嫗便往視門閫閽者問之嫗對曰如是其暮門吏故殺雞血塗門閫明旦老嫗早往視門見血便上北山國沒為湖與門吏言其事適一宿而一夕而為湖也勇怯同命無遺脫也巫山之上順風縱火膏夏紫之

與蕭艾俱死。膏夏大木其理密白如膏紫芝喻賢智蕭艾賤草喻不肖故河魚不得明目稗稼不得育時其所生者然也。河水濁故不得明目稗稼爲霜所殺故不得待其自熟時故世治則愚者不得獨亂世亂則智者不能獨治身蹈於濁世之中而責道之不行也。是猶兩絆騏驥而求其致千里也。置猨檻中則與豚同非不巧捷也無所肆其能也。舜之耕陶也不能利其里南面王則德施乎四海仁非能益也處便而勢利也。古之聖人其和愉寧靜性也。其志得道行命也是故性遵命而後能行命得性而後能明烏號之弓谿

子之弩不能無弦而射。谿子蠻夷也以柘桑爲弩越舲蜀艇不能無水而浮舲小船也艇一版之舟今矰繳機而在上。罟張而在下。雖欲翱翔其勢焉得故詩云采采卷耳不盈傾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以言慕遠世也

卷二終

淮南鴻烈解卷三

天文訓（文象也天垂文象日月五星及彗孛）

天墜未形馮馮翼翼洞洞灟灟故曰大昭（墜古地字馮翼洞灟無形之貌）道始于虛霩（音霍）虛霩生宇宙宇宙生氣氣有漢垠（漢垠重安貌）清陽者薄靡而為天重濁者凝滯而為地清妙之合專易（專一作摶）重濁之凝竭難故天先成而地後定天地之襲精為陰陽（襲合精氣）陰陽之專精為四時四時之散精為萬物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為日積陰之寒氣為水水氣之精者為月日月之淫

爲精者爲星辰天受日月星辰地受水潦塵埃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絕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者主幽圓者主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火曰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水曰內景吐氣者施含氣者化是故陽施陰化天之偏氣怒者爲風地之含氣和者爲雨陰陽相薄感而爲雷薄迫感動激而爲霆亂而爲霧陽氣勝則散而爲雨露陰氣勝則凝而爲霜雪毛羽者飛行之類也故屬

於陽。介鱗者蟄伏之類也故屬於陰日者陽之主也
是故春夏則羣獸除除毛微墮日至而麋鹿解冬至麋角解夏至鹿角解月者陰之宗也是以月虛而魚腦減月死而蠃蛖膲宗本減少也膲肉不滿蛖音蒡膲音醮火上蕁水下流蕁音覃故鳥飛而高魚動而下物類相動本標相應標音木故陽燧見日則燃而為火方諸見月則津而為水陽燧金也熟摩令熱日中時以當日下以艾承之則燃得火方諸陰燧大蛤也熟摩令熱月盛時以向月下則水生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麒麟鬬而日月食鯨魚死而彗星出蠶珥絲而商弦絕賁星墜而勃海決人主之

情上通于天故誅暴則多飄風枉法令則多蟲螟殺不辜則國赤地令不收則多淫雨屬會也珥絲部弁絲於口商音清弦細而急故先絕也責星客星也又作孛星墜隕勃大決溢也蟲食苗心曰螟四時者天之吏也日月者天之使也星辰者天之期也虹蜺彗星者天之忌也期會也雄爲虹雌爲蜺忌禁也天有九野九千九百九十九隅去地五億萬里五星八風二十八宿五官六府紫宮太微軒轅咸池四守天阿皆星名何謂九野中央曰鈞天其星角亢氐東方曰蒼天其星房心尾東北曰變天其星箕斗牽牛陽氣始作萬物萌芽故曰變天北方曰元

天其星須女虛危營室西北方曰幽天其星東壁奎
婁（幽陰也西方季秋將即於陰故曰幽天）西方曰昊天其星胃昴畢西
南方曰朱天其星觜巂參東井（西方金色白故曰昊天或作旻朱陽也西
南為少陽故曰朱天）南方曰炎天其星輿鬼柳七星東南方曰
陽天其星張翼軫（東南純乾用事故曰陽天）何謂五星東方木也
其帝太皞（太皞伏犧氏有天下號死祀於東方之帝）其佐句芒執規而
治春其神為歲星其獸蒼龍其音角其日甲乙（木色蒼角
木也甲乙皆木）南方火也其帝炎帝（炎帝以火德王天下死託祀於南方之帝）其
佐朱明（祝融）執衡而治夏其神為熒惑其獸朱鳥（朱鳥朱雀）

其音徵其日丙丁徵火也丙丁皆火中央土也其帝黃帝黃帝以土德王天下號託祀于中央之帝其佐后土執繩而制四方其神為鎮星其獸黃龍黃土色其音宮其日戊己宮土戊己土也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少昊青陽以金德王號託祀於西方之帝其佐蓐收蓐音辱執矩而治秋其神為太白其獸白虎其音商其日庚辛商金也庚辛皆金北方水也其帝顓頊顓頊以水德王天下號託祀於北方之帝其佐元冥執權而治冬其神為辰星其獸元武其音羽其日壬癸羽水也壬癸皆水太陰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仲中也四中謂太陰在卯酉子午四面之中太陰在四鉤則歲星行二

宿〔丑鉤辰申鉤巳寅鉤亥未鉤戌謂太陰在四角〕二八十六三四十二故十二歲而行二十八宿日行十二分度之一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十二歲而周〔徧也〕熒惑常以十月入太微受制而出行列宿司無道之國為亂為賊為疾為喪為饑為兵出入無常辯變其色時見時匿〔此皆譴告〕鎮星以甲寅元始建斗歲鎮行一宿當居而弗居其國亡土未當居而居之其國益地歲熟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歲行十三度百一十二分度之五二十八歲而周太白元始以正月甲寅與熒惑晨出東方二

百四十日而入入百二十日而夕出西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三十五日而復出東方出以辰戌入以丑未當出而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偃兵當入而不入當出而不出天下興兵辰星正四時常以二月春分効奎婁以五月夏至効東井輿鬼以八月秋分効角亢以十一月冬至効斗牽牛効見出以辰戌入以丑未出二旬而入晨候之東方夕候之西方一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饑穀不熟何謂八風距日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艮卦風一名融條風至四十五日明庶

風至震卦明庶風至四十五日清明風至巽卦清明風至四十五日景風至離卦景風至四十五日涼風至坤卦涼風至四十五日閶闔風至兌卦閶闔風至四十五日不周風至乾卦不周風至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坎卦條風至則出輕繫去稽留立春故出輕繫明庶風至則正封疆修田疇春分脩穀清明風至則出幣帛使諸侯立夏長養布恩惠景風至則爵有位賞有功夏至陰氣在下陽盛於上象陽布施涼風至則報地德祀四郊立秋節農乃益穀嘗祭閶闔風至則收縣垂琴瑟不張秋分殺氣國君憯憯故去鐘磬縣垂之樂不周風

至則修宮室繕邊城立冬節土功其始廣莫風至則閉關梁決刑罰象冬閉藏不通閉關梁也何謂五官東方爲田南方爲司馬西方爲理北方爲司空中央爲都田主農司馬主兵理上獄司空主土都爲四方最也何謂六府子午丑未寅申卯酉辰戌巳亥是也太微者太乙之庭也太微星名太乙天神紫宮者太一之居也軒轅者帝妃之舍也咸池者水魚之囿也咸池星名水魚天神天阿者羣神之闕也闕猶門也四宮者所以爲司賞罰四宮紫宮軒轅咸池天阿太微者主朱雀主猶典也紫宮執斗而左旋日行一度以周於天日冬至峻狼之山南極山日移

一度月行百八十一度八分度之五而夏至牛首之山北極山反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成一歲天一元始正月建寅日月俱入營室五度天一以始建七十六歲日月復以正月入營室五度無餘分名曰一紀凡二十紀一千五百二十歲大終日月星辰復始甲寅元日行一度而歲有奇四分度之一故四歲而積千四百六十一日而復合故舍八十歲而復故曰子午卯酉為二繩繩直也丑寅辰巳未申戌亥為四鉤東北為報德之維報復也陰氣極於北方陽氣發於東方自陰復陽西

南為背陽之維已過陽將復陰也東南為常羊之維常羊不進不退之貌純陽用事不盛不衰常如此西北為號通之維西北純陰陽氣閉結將萌日冬至則斗北中繩陰氣極陽氣萌故曰冬至為德德始生也日夏至則斗南中繩陽氣極陰氣萌故曰夏至為刑刑始殺也陰氣極則北至北極下至黃泉故不可以鑿地穿井萬物閉藏蟄蟲首穴故曰德在室陽氣極則南至南極上至朱天故不可以夷邱上屋萬物蕃息五穀兆長故曰德在野日冬至則水從之日夏至則火從之故五月火正而水滿火正火王也十一月水正而

陰勝陽氣爲火陰氣爲水水勝故夏至溼火勝故冬
至燥燥故炭輕溼故炭重日冬至井水盛盆水溢羊
脫毛麋角解鵲始巢八尺之修日中而景丈三尺日
夏至而流黃澤石精出流黃土之精陰氣作於下故澤而出石精五色之精蟬
始鳴半夏生蟁蝱不食駒犢鷙鳥不搏黃口五月微陰在下
駒犢黃口肌血脆弱蝱鷙鳥應陰不食不搏八尺之景修徑尺五寸景修
則陰氣勝景短則陽氣勝陰氣勝則爲水陽氣勝則
爲旱陰陽刑德有七舍何謂七舍室堂庭門巷術野
術道徑十二月德居室三十日先日至十五日後日至

十五日而徙所居各三十日德在室則刑在野德在堂則刑在術德在庭則刑在巷陰陽相德則刑德合門八月二月陰陽氣均日夜分平故曰刑德合門德用則生刑南則殺故曰二月會而萬物生八月會而■木死兩維之間九十一度十六分度之五而升日有一度十五日為一節以生二十四時之變斗指子則冬至音比黃鍾（鍾者聚也陽氣聚於黃泉之下）加十五日指癸則小寒音比應鍾（陰應於陽轉成其功萬物應時聚藏）加十五日指丑則大寒音比無射（陰氣上升陽氣下降萬物隨陽而藏無有射出見也）加十五日

指報德之維。則越陰在地。故曰距日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陽氣凍解。音比南呂。南任也陽氣內藏陰侶於陽任成其功加十五日指寅則雨水。音比夷則。夷傷則法陽衰陰發萬物彫傷應法成性加十五日指甲則雷驚蟄。音比林鍾。林衆鍾聚陽極陰生萬物衆聚而盛加十五日指卯中繩。故曰春分則雷行。音比蕤賓。陰氣萎蕤在下似主人陽在上似賓客加十五日指乙則清明風至。音比仲呂。陽在外陰在中林以呂中於陽助成功加十五日指辰則穀雨。音比姑洗。姑故洗新陽氣養生去故就新加十五日指常羊之維。則春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夏。大風濟。音比夾鍾

濟止夾夾也萬物去陰夾陽地而生加十五日指巳則小滿音比太蔟
蔟蔟也陰衰陽發萬物蔟地而生加十五日指丙則芒種音比大呂
呂侶也萬物萌動於下未能達見加十五日指午則陽氣極故曰有
四十六日而夏至音比黃鐘加十五日指丁則小暑
音比大呂加十五日指未則大暑音比太蔟加十五
日指背陽之維則夏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
涼風至音比夾鐘加十五日指申則處暑音比姑洗
加十五日指庚則白露降音比仲呂加十五日指酉
中繩故曰秋分雷戒蟄蟲北鄉音比蕤賓加十五日

指辛則寒露音比林鍾加十五日指戌則霜降音比夷則加十五日指號通之維則秋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冬草木畢死音比南呂加十五日指亥則小雪音比無射加十五日指壬則大雪音比應鍾加十五日指子故曰陽生於子陰生於午陽生於子故十一月日冬至鵲始加巢人氣鍾首陰生於午故五月爲小刑薺麥亭歷枯冬生草木必死斗杓爲小歲斗第一星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正月建寅月從左行十二辰咸池爲太歲二月建卯月從右行四仲終而復始大歲

迎者辱背者強左者衰右者昌小歲東南則生西北則殺不可迎也而可背也不可左也而可右也其此之謂也大時者咸池也小時者月建也天維建元常以寅始起右徙一歲而移十二歲而大周天終而復始淮南元年冬太一在丙子冬至甲午立春丙子二陰一陽成氣二二陽一陰成氣三陰精相故得氣少陽精微故得氣多合氣而爲音合陰而爲陽合陽而爲律故曰五音六律音自倍而爲日律自倍而爲辰故日十而辰十二月日行十三度七十六分度之二十六或作八二十九

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爲月而以十二月爲歲歲有餘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故十九歲而七閏日冬至子午夏至卯酉冬至加三日則夏至之日也冬至後三日則明年夏至之日歲遷六日終而復始今年以子冬至後年以午冬至壬午冬至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煙青木色七十二日丙子受制火用事火煙赤火色七十二日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煙黃土色七十二日庚子受制金用事火煙白金色七十二日壬子受制水用事火煙黑水色七十二日而歲終庚子受制歲遷六月以數推

之七十歲而復至甲子甲子受制則行柔惠挺羣禁開闔扇通障塞毋伐木甲木也木王東方故施柔惠蟄伏之類出出戶故開闔扇通障塞春木上故毋伐木丙子受制則舉賢良賞有功立封侯出貨財火用事象陽明識功勞故封建侯出貨財戊子受制則養老鰥寡行稃鬻施恩澤土用事象土長養故施恩澤稃鬻音浮欲粥也庚子受制則繕牆垣修城郭審羣禁飾兵甲儆百官誅不法金用事象金斷害故誅不法壬子受制則閉門閭大搜客禁搜客出新客斷刑罰殺當罪息關梁禁外徙水用事象冬閉固故禁外徙甲子氣燥濁丙子氣燥陽戊子氣溼濁庚子氣燥寒壬子氣清寒

丙子干甲子蟄蟲早出。木氣溫故早出故雷早行。戊子干甲子胎夭卵瑕鳥蟲多傷。庚子干甲子有兵。壬子干甲子春有霜。戊子干丙子霆。庚子干丙子夷。夷傷也壬子干丙子雹。甲子干丙子地動。庚子干戊子五穀有殃。壬子干戊子。夏寒雨霜。甲子干戊子介下不爲。不成也丙子干戊子大旱。苽封熯。苽蔣草也生水上相連特大如薄者也名曰封旱燥故熯也熯音染壬子干庚子大剛魚不爲。甲子干庚子草木再死再生。丙子干庚子草木復榮。戊子干庚子歲或存或亡。甲子干壬子。冬乃不藏。地氣發也丙子干壬子星

隆戊子干壬子蟄蟲冬出其鄉庚子干壬子冬雷其鄉季春三月豐隆乃出以將其雨（豐隆雷也）至秋三月（季秋之月）地氣不藏乃收其殺百蟲蟄伏靜居閉戶青女乃出以降霜雪（青女天神青皇女主霜雪）行十二時之氣以至于仲春二月之夕乃收其藏而閉其寒（收斂其所藏而閉之）女夷鼓歌以司天和以長百穀禽鳥草木（女夷主春夏長養之神）孟夏之月以熟穀禾雄鳩長鳴為帝候歲（雄鳩布穀）是故天不發其陰則萬物不生地不發其陽則萬物不成天圓地方道在中央日為德月為刑月歸而萬物死日至

而萬物生遠山則山氣藏。遠水則水蟲蟄。遠木則木葉槁日五日不見失其位也。聖人不與也。日出于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拂猶過登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朏明將明也朏音宿至于曲阿是謂旦明平旦也至于曾泉是謂蚤食。至于桑野是謂晏食。至于衡陽是謂隅中。至于昆吾。是謂正中昆吾邱在南方至于鳥次是謂小還鳥次西南方山鳥所宿止至于悲谷是謂餔時。悲谷西南方大壑深峻臨其上令人悲思至于女紀是謂大還女紀西北陰地至于淵虞是謂高舂。淵虞地名高舂時加戍民碓舂時至于連石是謂下舂。連在

西北山言將欲冥下象悉舂連音爛至于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
謂縣車至于虞淵是謂黃昏至于蒙谷是謂定昏○蒙谷
北方山日入于虞淵之汜曙於蒙谷之浦○曙明浦涯也行九
州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自陽谷至虞淵凡十六所爲九州七
舍禹以爲朝晝昏夜○夏日至則陰乘陽是以萬物就
而死冬日至則陽乘陰是以萬物仰而生晝者陽之
分夜者陰之分○是以陽氣勝則日脩而夜短陰氣勝
則日短而夜脩○帝張四維按以下至爲四時根時本在有其歲司之後此依宋
本運之以斗月徙一辰○復反其所正月指寅十二月

皆廿一歲而匝終而復始指寅則萬物螾音引律受太
簇太簇者簇而未出也指卯卯則茂茂然律受夾鍾
夾鍾者種始莢也指辰辰則振之也律受姑洗姑洗
者陳去而新來也指巳巳則生巳定也律受仲呂仲
呂者中充大也指午午者忤也律受蕤賓蕤賓者安
而服也指未未者昧也律受林鍾林鍾者引而止也
指申申者呻也律受夷則夷則者易其則也德以去
矣指酉酉者飽也律受南呂南呂者任包大也指戌
戌者滅也律受無射無射入無厭也指亥亥者閡也

律受應鍾應鍾者應其鍾也指子子者兹也律受黃
鍾黃鍾者鍾已黃也指丑丑者紐也律受大呂大呂
者旅旅而去也其加卯酉則陰陽分日夜平矣故曰
規生矩殺衡長權藏繩居中央爲四時根道曰規始
於一一而不生故分而爲陰陽陰陽合和而萬物生
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天地三月而爲一時
故祭祀三飯以爲禮喪紀三踊以爲節兵重三罕以
爲制以三參物三三如九故黃鍾之律九寸而宫音
調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鍾之數立焉黃者土

德之色鍾者氣之所種也日冬至德氣爲土土色黃故曰黃鍾律之數六分爲雌雄故曰十二鍾以副十二月十二各以三成故置一而十一三之爲積分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黃鍾大數立焉凡十二律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物以三成音以五立三與五如八故卵生者八竅律之初生也寫鳳之音故音以八生黃鍾爲宮宮者音之君也故黃鍾位子其數八十一主十一月下生林鍾林鍾之數五十四主六月上生太簇太簇之數七十

二主正月下生南呂南呂之數四十八主八月上生姑洗姑洗之數六十四主三月下生應鍾應鍾之數四十二主十月上生蕤賓蕤賓之數五十七主五月上生大呂大呂之數七十六主十二月下生夷則夷則之數五十一主七月上生夾鍾夾鍾之數六十八主二月下生無射無射之數四十五主九月上生仲呂仲呂之數六十主四月極不生徵生宮宮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姑洗姑洗生應鍾比於正音故爲和（應鍾十月也與正音比故爲和）應鍾生蕤賓不比正音故爲繆曰

冬至音比林鍾浸以濁日夏至音比黃鍾浸以清以十二律應二十四時之變甲子仲呂之徵也丙子夾鍾之羽也戊子黃鍾之宮也庚子無射之商也壬子夷則之角也古之爲度量輕重生乎天道黃鍾之律修九寸物以三生三九二十七故幅廣二尺七寸音以八相生故人修八尺尋自倍故八尺而爲尋有形則有聲音之數五以五乘八五八四十故四丈而爲匹匹者中人之度也一匹而爲制秋分蔈定蔈定而禾熟蔈禾穗粟孚甲之芒定者成也蔈音飄律之數十二故十二蔈而

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寸○律以當辰音以當日日之數十（從甲至癸）故十寸而爲尺○十尺而爲丈○其以爲量十二粟而當一分（分言其輕重分銖也）十二分而當一銖○十二銖而當半兩衡有左右因倍之○故二十四銖爲一兩○天有四時以成一歲○因而四之四四十六○故十六兩而爲一斤三月而爲一時○三十日爲一月○故三十斤爲一鈞四時而爲一歲故四鈞爲一石其以爲音也○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爲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故律歷之數天

地之道也下生者倍以三除之上生者四以三除之太陰元始建于甲寅一終而建甲戌二終而建甲午三終而復得甲寅之元歲徙一辰立春之後得其辰而遷其所順前三後五百事可舉前後太陰之前後也太陰所建蟄蟲首穴而處鵲巢鄉而爲戶太陰在寅朱鳥在卯勾陳在子元武在戌白虎在酉蒼龍在辰寅爲建卯爲除辰爲滿巳爲平主生午爲定未爲執主陷申爲破主衡酉爲危主杓戌爲成主少德亥爲收主大德子爲開主太歲丑爲閉主太陰太陰在寅歲名曰

攝提格其雄爲歲星舍斗牽牛以十一月與之晨出東方東井輿鬼爲對太陰在卯歲名曰單閼（單讀明楊之明）歲星舍須女虛危以十二月與之晨出東方柳七星張爲對太陰在辰歲名曰執除歲星舍營室東壁以正月與之晨出東方翼軫爲對太陰在巳歲名曰大荒落歲星舍奎婁以二月與之晨出東方角亢爲對太陰在午歲名曰敦牂歲星舍胃昴畢以三月與之晨出東方氐房心爲對太陰在未歲名曰協洽歲星舍觜巂參以四月與之晨出東方尾箕爲對太陰在

申歲名曰涒灘。涒音吞　灘音貪　歲星舍東井輿鬼以五月與之晨出東方斗牽牛爲對太陰在酉歲名曰作鄂作音昨　歲星舍柳七星張以六月與之晨出東方須女虛危爲對太陰在戌歲名曰閹茂歲星舍翼軫以七月與之晨出東方營室東壁爲對太陰在亥歲名曰大淵獻歲星舍角亢以八月與之晨出東方奎婁爲對太陰在子歲名曰困敦歲星舍氐房心以九月與之晨出東方胃昴畢爲對太陰在丑歲名曰赤奮若歲星舍尾箕以十月與之晨出東方觜巂參爲對太陰

在甲子刑德合東方宮常徙所所不勝合四歲而離離十六歲而復合所以離者刑不得入中宮而徙於木太陰所居曰德辰爲刑德綱曰日倍因柔曰徙所不勝刑水辰之木木辰之水金火立其處凡徙諸神朱鳥在太陰前一鈎陳在後三元武在前五白虎在後六虛星乘鈎陳而天地襲矣（襲和也）凡日甲剛乙柔丙剛丁柔以至於癸木生於亥壯於卯死於未三辰皆木也火生於寅壯於午死於戌三辰皆火也土生於午壯於戌死於寅三辰皆土也金生於巳壯於酉死

於丑三辰皆金也水生於申壯於子死於辰三辰皆水也故五勝生一壯五終九五九四十五故神四十五日而一徙以三應五故八徙而歲終凡用太陰左前刑右背德擊鉤陳之衝辰以戰必勝以攻必剋欲知天道以日爲主六月當心左周而行分而爲十二月與日相當天地重襲後必無殃星正月建營室二月建奎婁三月建胃（星宜言日明堂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仲春之月在奎婁季春之月在胃此言星正月建營室誤也）四月建畢五月建東井六月建張七月建翼八月建亢九月建房十月建尾十一月

建牽牛十二月建虛。

星分度角十二亢九氐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四分一斗二十六牽牛八須女十二虛十危十七營室十六東壁九奎十六婁十二胃十四昴十一畢十六觜巂二參九東井三十輿鬼四柳十五星七張翼各十八軫十七凡二十八宿也。

星部地名角亢鄭氐房心宋尾箕燕斗牽牛越須女吳虛危齊營室東壁衛奎婁魯胃昴畢魏觜巂參趙東井輿鬼秦柳七星張周翼軫楚歲星之所居五穀

豐昌。其對爲衝歲乃有殃當居而不居越而之他處。主死國亡。太陰治春則欲行柔惠溫涼木德仁故柔涼太陰治夏。則欲布施宣明。火德陽故布施宣明太陰治秋則欲修備繕兵。金德斷割故修兵太陰治冬。則欲猛毅剛彊。純陰閉固水澤水凍故剛彊三歲而改節六歲而易常故三歲而一饑六歲而一衰十二歲一康。康盛也甲齊乙東夷丙楚丁南夷戊魏己韓庚秦辛西夷壬衛癸越子周丑翟寅楚卯鄭辰晉巳衛午秦未宋申齊酉魯戌趙亥燕甲乙寅卯木也丙丁巳午火也戊己四季土也庚辛申酉金

也壬癸亥子水也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子生母曰義母生子曰保子母相得曰專母勝子曰制子勝母曰困以勝擊殺勝而無報以專從事而有功以義行理名立而不墮以保畜養萬物蕃昌以困舉事破滅死亡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於子月從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謀刑十一月合子謀德太陰所居辰爲厭日厭日不可以舉百事堪輿徐行雄以音知雌故爲奇辰數從甲子始子母相求所合之處爲合十日十二辰周六十日凡八

合。合於歲前則死亡。合於歲後則無殃。甲戌燕也。乙酉齊也。丙午越也。丁巳楚也。庚申秦也。辛卯戎也。壬子趙也。癸亥胡也。戊戌己亥韓也。己酉己卯魏也。戊午戊子八合天下也。太陰小歲星日辰五神皆合。其日有雲氣風雨。國君當之。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太陰所居不可背而可鄉。北斗所擊不可與敵。天地以設。分而爲陰陽。陽生於陰。陰生於陽。陰陽相錯。四維乃通。或死或生。萬物乃成。蚑行喙息。莫貴於人。孔竅肢體。皆通於天。天有九重。人

亦有九竅天有四時以制十二月人亦有四肢以使十二節。天有十二月以制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十二肢以使三百六十節故舉事而不順天者逆其生者也。以日冬至數來歲正月朔日五十日者民食足不滿五十日日減一斗有餘日日益一升有其歲司也

攝提格之歲。格起萬物承陽而起歲早水晚早稻疾蠶不登登成也菽麥昌民食四升寅在甲曰閼逢。萬物鋒芒欲出擁遏未通

單閼之歲單盡閼止陽氣推萬物而起陰氣盡止歲和稻菽麥蠶昌民食五升卯在乙曰旃蒙。萬物遏蒙甲而出

執除之歲。執蟄除舒伏蟄之物皆散舒而出 歲早旱晚水小饑蠶閉

麥熟民食三升辰在丙曰柔兆。萬物皆生枝布葉

大荒落之歲。荒大也方萬物熾盛而大出霍然落落大布之 歲有小兵蠶小

登麥昌菽疾民食二升巳在丁曰強圉。萬物剛盛

敦牂之歲。敦盛牂壯也萬物皆盛壯 歲大旱蠶登稻疾菽麥昌禾

不爲民食二升午在戊曰著雝。位在中央萬物繁養四方

協洽之歲。陰欲化萬物和合 歲有小兵蠶登稻昌菽麥不爲

民食三升未在己曰屠維。屠別維離也萬物各成其性

涒灘之歲。涒大灘修萬物皆修其精氣 歲和小雨行蠶登菽麥昌

民食三升。申在庚曰上章。陰氣上升，萬物畢生。

作鄂之歲，作鄂，零落也，萬物皆陊落。歲有大兵，民疾，蠶不登，菽麥不爲，禾蟲，民食五升。酉在辛曰重光。萬物就成，熟其煌煌。

掩茂之歲，掩蔽茂冒也，萬物皆蔽冒。歲小饑，有兵，蠶不登，麥不爲，菽昌，民食七升。戌在壬曰元黙。歲終包任萬物黙音乙

大淵獻之歲，淵藏獻迎萬物終在亥，大小深藏窟伏以迎陽。歲有大兵，大饑，蠶開，菽麥不爲，禾蟲，民食三升。

困敦之歲，困混敦沌陽氣皆混沌萬物牙蘖。歲大霧起，大水出，蠶稻麥昌，民食三斗。子在癸曰昭陽。陽氣始萌，萬物食生

赤奮若之歲奮起若順也陽奮物而起無不順其性赤陽色歲有小兵早水蠶不出稻疾菽不爲麥昌民食一升

正朝夕朝一作月先樹一表東方操一表却去前表十步以參望日始出北廉日直入又樹一表於東方因西方之表以參望日方入北廉則定東方兩表之中與西方之表則東西之正也日冬至日出東南維入西南維至春秋分日出東中入西中夏至出東北維入西北維至則正南欲知東西南北廣袤之數者袤音謀立四表以爲方一里歫歫音巨先春分若秋分十餘日從

岠北表參望日始出及旦以候相應相應則此與日直也輒以南表參望之以入前表數爲法除舉廣除立表袤以知從此東西之數也假使視日出入前表中一寸是寸得一里也一里積萬八千寸得從此東萬八千里視日方入入前表半寸則半寸得一里半寸而除一里積寸得三萬六千里除則從此西里數也并之東西里數也則極徑也未春分而直已秋分而不直此處南也未秋分而直已春分而不直此處北也分至而直此處南北中也從中處欲知中南也

春秋分而不直此處南北中也從中處欲知南北極遠近從西南表參望日日夏至始出與北表參則是東與東北表等正東萬八千里則從中北亦萬八千里也倍之南北之里數也其不從中之數也以出入前表之數益損之表入一寸寸減日近一里表出一寸寸益遠一里欲知天之高樹表高一丈正南北相去千里同日度其陰北表二尺南表尺九寸是南千里陰短寸南二萬里則無景是直日下也陰二尺而得高一丈者南一而高五也則置從此南至日下里

數因而五之爲十萬里則天高也若使景與表等則高與遠等也

卷三終

淮南鴻烈解卷四

墬形訓山川藪澤地所載形兆也

墬形之所載。六合之間四極之内。四極四方之極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要正也以太歲所在正地形天地之間九州八極。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澤有九藪。風有八等。水有六品。何謂九州。東南神州曰農土。農神之所經緯正南次州曰沃土。沃盛也稼穡盛張西南戎州曰滔土。滔大也五穀成大正西弇州曰并土。并猶成也百穀成熟正中冀州曰中土冀大也四方之主故曰中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濟州

曰成土東北薄州曰隱土薄猶平也氣所隱藏正東陽州曰申土。申復也陰氣盡於北陽復氣起何謂九山會稽泰山王屋、首山、太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會稽山在會稽郡泰山在太山郡是為東嶽王屋山在河東垣縣首山在蒲坂縣南阿曲之中太華今宏農陰山是為西嶽岐山今扶風漢陽縣北太行在今上黨太行關直河內野王縣羊腸今太原晉陽西北九十里通河西上郡關曰羊腸坂是孟門太行之限何謂九塞曰太汾澠阨、荊阮、方城殽阪、井陘、令疵、句注、居庸、太汾在晉澠阨今宏農澠池荊阮方城皆在楚殽阪宏農郡澠池殽欽吟是也井陘在常山通太原關令疵在遼西句注在鴈門陰館句注居庸在上谷沮陽之東通運都關何謂九藪藪澤也曰越之具區在吳越間楚之雲夢在南郡華容秦之陽紆。在馮

（翊池陽一名具圃）晉之大陸（魏獻子所游焚焉而死者）鄭之圃田（在河南中牟）宋之孟諸。（在梁國睢陽東北澤）齊之海隅（隅猶崖盡海濱）趙之鉅鹿（今鉅鹿廣阿澤）燕之昭余。（今太原郡）何謂八風。東北曰炎風。（艮氣所生）東方曰條風。（震氣所生）東南曰景風。（巽氣所生）南方曰巨風。（離氣所生）西南曰涼風。（坤氣所生）西方曰飂風。（兌氣所生飂音留）西北曰麗風（乾氣所生）北方曰寒風。（坎氣所生）何謂六水。曰河水、赤水、遼水、黑水、江水、淮水、（遼水出碣石山自塞北東流直遼東之西南入海黑水在雍州江水出岷山在蜀西徼淮水出桐柏山南平陽）闔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子午爲經卯酉爲緯經短緯長也）水道八千里通

谷其名川六百。陸徑三千里。陸地也禹乃使太章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于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太章豎亥善行人也凡鴻水淵藪。自三百仞以上。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里有九淵。禹乃以息土塡洪水以爲名山息土不耗減掘之益多故以塡洪水掘崑崙虛以下地掘猶穿也地或作池中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增重也有五城十二樓上有木禾其修五尋。五尋三十五尺珠樹玉樹琁樹不死樹在其西木禾之西琁音旋沙棠琅玕在

其東皆玉名一說沙棠木名絳樹在其南。碧樹瑤樹在其北旁
有四百四十門。門間四里。里間九純。純丈五尺。純量名
旁有九井玉橫維其西北之隅。橫或作彭受不死藥器也北門開
以內不周之風。傾宮旋室。傾宮宮滿一頃旋室以旋玉飾室也縣圃涼
風樊桐在崑崙閶闔之中。閶闔崑崙門名縣圃涼風樊桐皆崑崙之山名樊音
飾旁其疏圃。疏圃之池。浸之黃水。黃水三周復其原
原本也是謂丹水。飲之不死。河水出崑崙東北陬。貫渤
海入禹所導積石山。渤海大海河水自崑崙由地中行禹導而通之至積石山赤
水出其東南陬。西南注南海丹澤之東。赤水之東弱

水出自窮石。山名在張掖北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絕流沙南至南海。絕猶過也洋水出其西北陬。入于南海羽民之南洋水經隴西氐道東至武都為漢陽凡四水者帝之神泉以和百藥以潤萬物。崑崙之邱或上倍之。高倍之也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懸圃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太帝之居扶木在陽州日之所曊。太帝天帝扶木扶桑在暘谷之南曊猶照也陽州東方曊音費建木在都廣。建木其狀如牛引之有皮若纓黄蛇葉若羅都廣南方山名衆帝所自上下日中無景呼而無響。蓋天地之中也衆帝從都

廣山上下日中時日直人上無有晷蓋天地之中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華照下地木端也若木端有十日狀如蓮華光照其下九州之大純方千里也純緣九州之外乃有八殥音寅猶遠也亦方千里自東北方曰大澤曰無通皆藪名東方曰大渚曰少海水中可居者曰渚少海亦澤名東南方曰具區曰元澤南方曰大夢曰浩澤夢雲夢浩亦大也元音宂西南方曰渚資曰丹澤近丹水故曰丹澤西方曰九區曰泉澤西北方曰大夏曰海澤北方曰大冥曰寒澤北方多寒水故曰寒澤凡八殥八澤之雲是雨九州八殥之外而有八紘紘綱也維落天地而爲之表故曰紘亦方千里

自東北方曰和丘曰荒土東方曰棘林曰桑野東南方曰大窮曰衆女南方曰都廣曰反戶都廣國名山在此國因復曰都廣山在日之南皆為北鄉戶故反其戶也西南方曰焦僥曰炎土焦僥短人國長不滿三尺西方曰金丘曰沃野西北方曰一目曰沙所一目國人一目在面中央沙所流沙所出北方曰積水曰委羽寒水所積因以為名委羽山名在北極之陰不見日凡八紘之氣是出寒暑以合八正必以風雨八正八風之正也以風雨入紘之内八紘之外乃有八極自東北方曰方土之山曰蒼門東方曰東極之山曰開明之門明者陽也几之所出故曰開明之門東南方曰波母之山曰陽門純陽

用事故曰陽門南方、曰南極之山曰暑門盛陽積温所在故曰暑門西南方曰編駒之山曰白門金氣之始故曰白門西方曰西極之山曰閶闔之門閶大也闔閉也大聚萬物而閉之故曰閶闔之門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門幽闇都聚也元冥用事陰而聚故曰幽都之門北方曰北極之山曰寒門積寒所在故曰寒門凡八極之雲是雨天下。八門之風是節寒暑。八紘八殯八澤之雲以雨九州而和中土冀州東方之美者有醫毋閭之珣玗琪焉。醫毋閭山名在遼東屬國珣玗琪玉名東南方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梁山在會稽長沙湘南有犀角象牙

西南方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金美金石含玉之石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珠玉焉。夜光之珠五色之玉今河東永安縣西北方之美者有崑崙之球琳琅玕焉。皆美玉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幽都出好筋角可以爲弓弩東北方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豹虎之皮中央之美者有岱嶽以生五穀桑麻。魚鹽出焉岱嶽泰山王者禪代所祠因曰岱嶽凡地形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川爲積刑山仁萬物生焉故爲積德川水智智制斷故爲積刑也高者爲生下者爲死高陽主生下陰主死邱陵爲牡谿谷爲牝邱陵高敞陽也故爲牡谿谷污下陰也故爲牝水圓折者有珠方折者有

玉圓折者陽也珠陰中之陽方折者陰也玉陽中之陰清水有黃金龍淵有玉英龍淵龍之淵英精光也土地各以其類生是故山氣多男澤氣多女障氣多喑音殷啼極而無聲也風氣多聾林氣多癃木氣多傴岸下氣多腫石氣多力險阻氣多癭氣衝喉而結多癭咽也暑氣多夭夭折不終也寒氣多壽谷氣多痺丘氣多狂衍氣多仁下而汚者爲衍陵氣多貪輕土多利重土多遲利疾也清水音小濁水音大音聲也湍水人輕遲水人重中土多聖人皆象其氣皆應其類故南方有不死之草北方有不釋之冰南方溫故草有不死者北方寒故冰有不泮釋者東方

有君子之國。東方木德仁故有君子之國其人冠帶劍食獸使二文虎也西方有形殘之尸寢居直夢人死爲鬼。西方金金斷剖攻戰之事有形殘之尸也寢寐也居處也金氣方剛故其寢寐處夢悟如其夢故曰直夢不終其命死而爲鬼能爲妖怪病人也磁石上飛雲母來水土龍致雨燕鴈代飛燕春分而來鴈春分而去燕秋分而北鴈秋分而南故曰代飛代更也蛤蟹珠龜與月盛衰與猶隨也是故堅土人剛弱土人肥壚土人大沙土人細細小也息土人美耗土人醜食水者善游能寒。魚鼈鷖鶩之屬食土者無心而慧。虹蚓之屬食木者多力而奰。熊羆之屬奰煩腸黄理也奰音閒食草者善走而愚。麋鹿之屬食葉者有絲而蛾。蠶是也食

肉者勇敢而悍。虎豹鷹鸇之屬食氣者神明而壽。仙人松喬之屬食穀者知慧而夭不食者不死而神凡人民禽獸萬物貞蟲各有以生貞蟲諸細要之屬或奇或偶或飛或走莫知其情唯知通道者能原本之天一地二人三一陽二陰也人生於天地故曰三也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從甲至癸日主人人故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二主偶偶以承奇奇主辰辰主月月主馬馬故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犬犬故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彘彘故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主音

音主猿猿故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麋鹿麋鹿故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虎故七月而生二九十八八主風風主蟲蟲故八月而化鳥魚皆生於陰陰屬於陽故鳥魚皆卵生魚游於水鳥飛於雲故立冬燕雀入海化爲蛤萬物之生而各異類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介鱗者夏食而冬蟄介甲也龜鼈之屬鱗魚龍之屬齕吞者八竅而卵生鳥魚之屬嚼咽者九竅而胎生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用者膏而無前膏豕也熊猿之屬無前肥從前起也有角者

指而無後。指牛羊麋之屬無後後肥從後起也晝生者類父。夜生者似母。至陰生牝。至陽生牡。夫熊羆蟄藏。飛鳥時移。是故白水宜玉。黑水宜砥。砥卓石青水宜碧。赤水宜丹。黃水宜金。清水宜龜。汾水濛濁而宜麻。濟水通和而宜麥。河水中濁而宜菽。雒水輕利而宜禾。渭水多力而宜黍。漢水重安而宜竹。江水肥仁而宜稻。平土之人慧而宜五穀。

東方川谷之所注。日月之所出。其人兌形小頭。隆鼻大口。鳶肩企行。竅通於目。筋氣屬焉。蒼色主肝。長大

早知而不壽。其地宜麥多虎豹。
南方陽氣之所積。暑濕居之。其人修形兌上。大口決
眦（音慈）竅通於耳。血脈屬焉。赤色主心。早壯而夭。其地
宜稻多兕象。
西方高土。川谷出焉。日月入焉。其人面末僂。修頸卬
（音窮）行。竅通於鼻（末猶脊也）。皮革屬焉。白色主肺。勇敢不仁。
其地宜黍多旄犀（旄音繆）
北方幽晦不明。天之所閉也。寒水之所積也。蟄蟲之
所不也。其人翕形（翕音脅）短頸。大肩下尻。竅通於陰骨。

幹屬焉黑色主腎其人惷愚〔惷音忡〕禽獸而壽其地宜菽多大馬

中央四達風氣之所通雨露之所會也其人大面短頤美鬚惡肥竅通於口膚肉屬焉黃色主胃慧聖而好治其地宜禾多牛羊及六畜

木勝土土勝水水勝火火勝金金勝木故禾春生秋死〔木王而生金王而死〕豆夏生冬死〔豆火也火王而生木王而死〕麥秋生夏死〔麥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薺冬生中夏死〔薺水也水王而生土王而死〕木壯水老火生金囚土死火壯水老土生水囚金死土

壯火老金生木囚水死金壯土老水生火囚木死水壯金老木生土囚火死音有五聲宮其主也（位中央故爲主）色有五章黃其主也味有五變甘其主也位有五材土其主也是故鍊土生木鍊木生火鍊火生雲（雲金氣所生）鍊雲生水鍊水反土鍊甘生酸鍊酸生辛鍊辛生苦鍊苦生鹹鍊鹹反甘（鍊猶治也）變宮生徵變徵生商變商生羽變羽生角變角生宮是故以水和土以土和火以火化金以金治木木復反土五行相治所以成器用凡海外三十六國自西北至西南方有修股民

天民、肅愼民、（修長也股脚也天民肅愼皆國名）白民、沃民、女子民、丈夫民、（白民白身）奇股民、一臂民、三身民、（奇稱隻也一臂一手一鼻三身民一頭三身）自西南至東南方結胷民、羽民、讙頭國民、裸國民、三苗民、交股民、不死民、穿胷民、反舌民、（三苗在豫章之彭蠡交股脚相交切穿胷胷前穿孔達背反舌民語不可知而自相曉）豕喙民、鑿齒民、三頭民、修臂民（豕喙喙如豕鑿齒齒吐一齒出口下長三尺三頭身有三頭修臂臂長於身）自東南至東北方有大人國、君子國、黑齒民、元股民、（黑齒地在湯上谷元股其股黑兩鳥夾之見山海經）毛民、勞民（體半生毛若矢鏃勞民躁擾不定）自東北至西北方有跂踵民、句嬰民、（跂踵踵不至地以五指行句嬰

頭爲九嬰深目民、無腸民、柔利民、一目民、無繼民、無繼其人無嗣雒棠武人在西北陬皆日所入山名硥魚在其南硥魚如鯉有神聖者乘行九野在無繼民之南硥音蚌有神二人。連臂爲帝候夜、在其西南方連臂大呼夜行三珠樹在其東北方。有玉樹在赤水之上。崑崙華邱在其東南方。爰有遺玉青馬視肉楊桃甘樝甘華。樝音查百果所生。皆異物在木曰果在地曰蓏和邱在其東北陬三桑無枝在其西。夸父耽耳在其北方。耽耳耳垂在肩上夸父棄其策是爲鄧林。夸父神獸也飲河渭不足將飲西海未至道渴死策杖也其杖生木而成林鄧猶木也昆吾邱在南方。昆吾楚之祖祝融之孫陸終之

子爲夏伯軒轅邱在西方。軒轅黃帝有天下之號巫咸在其北方巫咸

卯天道明吉凶立登保之山。暘谷搏桑在東方搏吉圖有娀在

不周之北。長女簡翟。少女建疵有娀國名簡翟建疵姊妹二人在瑤臺帝

嚳之妃也元鳥降卯簡翟吞之以生契是爲元王殷之祖娀音嵩西王母在流沙之

瀕西王石室在金城臨羌西北塞外樂民挐閭在崑崙弱水之洲。水中

可居日洲三危在樂民西宵明燭光在河洲所照方千里。

龍門在河淵。湍池在崑崙。龍門在河中馮翊夏陽界元燿不周。元燿

水各、日山各一中池在海隅孟諸在沛少室太室在冀州。少室

大室嵩高十別各燭龍在鴈門北蔽於委羽之山不見日。其

神人面龍身而無足。龍銜燭以照太陰蓋長千里視為晝瞑為夜吹為冬呼為夏

后稷壠在建木西其人死復蘇其中魚在其間。人死復生或化為魚

流黃沃民在其北方三百里狗國在其東雷澤有神龍身人頭鼓其腹而熙。雷澤大澤也鼓擊也熙戲也禹貢雷澤在濟陰城陽西北城陽有堯冢

江出岷山東流絕漢入海左還北流至于開毋之北右還東流至丁東極。開毋山在東海中

河出積石雖出荊山。積石在金城郡河關縣西南荊山在左馮翊懷德縣之南下有荊漳原雍州浸也

淮出桐柏山雖出羽山。桐柏山在上黨

清漳出楊戾濁漳出發包。楊戾山在上黨發包山一名鹿谷出亦在上黨長子二漳合流經魏郡入清河楊市絡

濟出王屋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時泗沂出臺台衙時泗沂皆水名臺台衙皆山名洛出獵山獵山在北地西北夷中洛東南流入渭汝出弗其流合於濟弗其山在北海朱虛縣東漢出嶓冢。嶓冢漢陽縣西界漢水所出南入廣漢東南至犍州入江涇出薄落之山。涇薄落之山一名笄頭山安定臨浮縣西渭出鳥鼠同穴伊出上魏鳥鼠同穴在隴西首陽西南渭水所出東會于澧又入河雒州川也上魏山名雒出熊耳熊耳在京所上雒西北浚出華冢維出數舟汾出燕京。燕京山在太原汾陽汾水所出西南至汾陽冀州浸祗出潰熊淄出目飴山名丹水出高褚一名冢領山在京兆上雒丹水所出東至均入沔也股出熊山鮪出鮮于涼出茅盧石梁。鮮于茅盧石梁皆山名汝出猛山淇

山大號。猛山一名高陵山在南定陵縣汝水所出東南至新蔡入淮大號山在河內共縣北或曰在臨慮西晉出龍山。結給合出封羊。結給合一名也龍山在晉陽西北晉水所出東入汾封羊山名遼出砥石。釜出景。砥石山名在塞外遼水所出南入海景山在鄖鄖西南釜水所出南澤入漳其原浪沸湧正勢如釜中湯故曰釜今謂之釜口岐出石橋。呼池出魯平。山名呼池并州之浸今中山漢昌呼滹河泥塗淵出樠山。樠音[illegible]維濕北流出於燕。流於北燕塞外也

諸稽攝提。條風之所生也。諸稽攝提天神之名通視。明庶風之所生也。赤奮若。清明風之所生也。共工。景風之所生也。諸比。涼風之所生也。皋稽。閶闔風之所生也。隅強

不周風之所生也窮奇廣莫風之所生也䖃生海人（䖃人之先 人䖃音演）海人生若菌（音郡）若菌生聖人聖人生庶人凡䖃者生於庶人羽嘉生飛龍（飛龍之先 羽嘉飛蟲 飛龍有翼）飛龍生鳳凰鳳凰生鸞鳥鸞鳥生庶鳥凡羽者生於庶鳥毛犢生應龍應龍生建馬建馬生麒麟麒麟生庶獸凡毛者生於庶獸介鱗生蛟龍蛟龍生鯤鯁鯤鯁生建邪建邪生庶魚凡鱗者生於庶魚介潭生先龍先龍生元黿元黿生靈龜靈龜生庶龜凡介者生於庶龜煖濕生容（煖一讀蝡 當風乾燥之貌）煖濕生於毛風毛風生於

濕元濕元生羽風羽風生煖介煖介生鱗薄鱗薄生煖介五類雜種與乎外肖形而蕃肖像也蕃多也曰馮生陽閼曰馮木之先也陽閼生喬如喬如生幹木幹木生庶木凡根拔木者生於庶木根拔生程若根拔根生之草先也程若生元玉元玉生醴泉醴泉生皇辜皇辜生庶草凡根茇草者生於庶草海閭生屈龍海閭浮草之先也屈龍游龍屈龍生容華容華芙蓉草花容華生薸薸沸也無根水中草薸生萍藻萍藻生浮草凡浮生不根茇者生於萍藻正土之氣也御乎埃天埃天五百歲生鈌鈌五百歲生黃埃黃埃五百

歲生黃澒(音汞)黃澒五百歲生黃金(黃金白名也中央數五故五百歲而一化澒水銀也)黃金千歲生黃龍黃龍入藏生黃泉黃泉之埃上爲黃雲陰陽相薄爲雷激揚爲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黃海(中央之海)偏土之氣御乎淸天淸天八百歲生青曾青曾八百歲生青澒青澒八百歲生青金青金八百歲生青龍(東方木色青其數八故八百歲而一化)青龍入藏生淸泉淸泉之埃上爲青雲陰陽相薄爲雲雷激揚爲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青海(東方之海)壯土之氣御於赤天赤天七百歲生赤丹赤丹七百歲

生赤澒赤澒七百歲生赤金火色赤其數七故七百歲而一化赤金千歲生赤龍赤龍入藏生赤泉赤泉之埃上爲赤雲陰陽相薄爲雷激揚爲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南合於赤海南方之海弱土之氣御于白天白天九百歲生白礜白礜九百歲生白澒白澒九百歲生白金白礜礜石也西方金色白其數九故九百歲而一化白金千歲生白龍白龍入藏生白泉白泉之埃上爲白雲陰陽相薄爲雷激揚爲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白海西方之海牝土之氣御于元天元天六百歲生元砥元砥黑石也元砥六百歲生元

澒元澒六百歲生元金水色黑其數六故六百歲而一化元金千歲生元龍元龍入藏生元泉元泉之埃上爲元雲陰陽相薄爲雷激揚爲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於元海北方之海

卷四終

卷四終

淮南鴻烈解卷五

時則訓 則法也四時寒暑十二月之常法也

孟春之月招搖指寅。招搖北斗第七星 昏參中旦尾中。參西方白虎之宿昏時中於南方尾東方蒼龍之宿旦時中於南方 其位東方其日甲乙。盛德在木。木王東方 其蟲鱗其音角。鱗蟲龍為之長角木也 律中太蔟。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 木味酸羶木香羶也 其祀戶祭先脾。脾屬土陳設俎豆脾在前也春木勝土食所勝 東風解凍蟄蟲始振蘇。振動蘇生也 魚上負冰。獺祭魚。魚應陽而動上負冰也獺獱水禽也取鯉魚於水邊四面陳之謂之祭魚 候鴈北。候時之鴈來北 天子衣青衣乘蒼龍。馬七尺已上曰龍 服

蒼玉。建青旗。服佩也。熊虎曰旗。食麥與羊。麥金穀羊土畜金上以老食所勝也
服八風水。爨萁燧火。取銅槃中露水服之八方風所吹也取其木燧之火炊之其音
角東宮御女青色。衣青采。鼓琴瑟。春王東方故處東宮琴瑟木也其
兵矛。矛有鋒銳似萬物鑽地生其畜羊。羊土木之母朝於青陽左个。以
出春令。明堂中方外圜通達四出各有左右房謂之个猶隔也東出謂之青陽南出謂之明堂西
出謂之總章北出謂之元堂是月天子朝日告朔行令於左个之房東向堂北頭室也布德施
惠。行慶賞。省徭賦。立春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
夫以迎歲於東郊。修除祠位。幣禱鬼神。犧牲用牡。祠位壇場屏攝之位幣圭璧也用牡尚蠲潔也
禁伐木。毋覆巢殺胎夭。毋麛毋

卵。麛子曰夭鹿子曰麛卵未驚鳶者禁不得取蕃庶物也毋聚衆置城郭掩骼薶骴。大衆城郭妨害農功骼骨有肉掩覆薶藏也骴音蕬孟春行夏令則風雨不時。草木早落。國乃有恐。行秋令則其民大疫。飄風暴雨總至。黎莠蓬蒿並興。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雨霜大雹。首稼不入。百穀惟稷先種故曰首稼不入不熟也正月官司空。其樹楊。司空主土春土受嘉穀故官司空也仲春之月。招搖指卯。昏弧中。旦建星中。弧星在輿鬼南建星在斗上其位東方。其日甲乙。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鍾。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始雨水。桃李始華。蒼庚鳴。鷹化爲鳩。蒼庚黃鸝也鷹化爲

鴻喙直而不驁搏也天子衣青衣。乘蒼龍。服蒼玉。建青旗。食麥
與羊。服八風水。爨萁燧火。東宮御女青色。衣青采。鼓
琴瑟。其兵矛。其畜羊。朝於青陽太廟。太廟東向堂中央命有
司。省囹圄。去桎梏。毋笞掠。止獄訟。在足曰桎在手曰梏養幼小。
存孤獨。以通句萌。句音勾屈生者萌直生者長養幼存孤所以順陽氣故句萌以通達
擇元日。令民社。元善也社祭后土所以爲民祈穀是月也。日夜分。雷
始發聲。蟄蟲咸動蘇。先雷三日。振鐸以令於兆民曰。
雷且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以雷
電合房室者生子必有瘖聾通精癡狂之疾令官市。同度量。鈞衡石。角斗

稱度丈尺量釜鍾鈞等也衡石稱也百二十斤爲石角平也斗稱量器也端權槩。稱錘曰權槩平斗斛者。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毋作大事以妨農功。大事戎旅征伐之事祭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尚生育故不用犧牲更代也以圭璧皮幣代犧牲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殘。行夏令。則其國大旱煖氣早來蟲螟爲害。二月官倉。其樹杏。二月興農播穀故官倉也季春之月招搖指辰昏七星中旦牽牛中。七星南方朱雀之宿牽牛北方元武之宿其位東方其日甲乙。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其數八。其味酸。其臭

羶。其祀戸。祭先脾。桐始華。田鼠化爲鴽。田鼠鼢鼠也鴽鶉也虹始見。萍始生。天子衣青衣。乘蒼龍。服蒼玉。建青旗。食麥與羊。服八風水。爨萁燧火。東宮御女青色。衣青采。鼓琴瑟。其兵矛。其畜羊。朝於青陽右个。南頭室日右个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言具於天子。舟牧主舟之官天子將乘舟而漁故反覆而視之恐有穿漏五覆五反慎之至矣天子焉始乘舟。薦鮪於寢廟。乃爲麥祈實。焉猶於也鮪魚似鯉而大進於宗廟求麥實前日廟後日寢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施散恩惠以順生道之宜泄不宜吝嗇閉藏也天子命有司。發囷倉。助貧窮。

振之絕。 無財曰貧鰥寡孤獨曰窮 開府庫。出幣帛。使諸侯。 使人聘問諸侯 聘名士。禮賢者。命司空。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 司空主水土之官下水上騰恐有浸漬傷害五穀故循行徧視之也 修利隄防。導通溝瀆。達路除道。從國始。至境止。田獵罼弋罝罘羅罔餧毒之藥毋出九門。 罼掩網也弋繳射也罝罘皆捕獸之罟羅網皆捕鳥之罟小網長柄謂之罼用以掩兎也餧喂之也藥毒藥也七物皆不得施用於外以其逆生道也九門路門應門雉門庫門皐門城門近郊門遠郊門關門罼音畢罝音嗟罘音浮 乃禁野虞毋伐桑柘。 皆可養蠶故禁民伐之 鳴鳩奮其羽戴鵀降於桑。 奮迅其羽直刺上飛鵀戴勝鳥鵀音誑 具撲曲筥筐。 撲音薄持也三轉謂之撲員底曰筥方底

曰筐皆受桑器。后妃齋戒東鄉親桑。省婦使。勸蠶事命五庫令百工審金鐵皮革筋角箭幹脂膠丹漆無有不良。擇下旬吉日大合樂。致歡欣。樂所以移風易俗乃合纍牛騰馬游牝於牧纍牛特牛也騰馬騰駒跳踉善將牽者也游從牝於所牧之地風令之纍音羸令國儺九門磔攘以畢春氣。儺散宮室中區隅幽闇之處擊鼓大呼以逐不祥如今驅疫逐除是也裂牲謂之磔除禍謂之攘春者陰氣之終故磔攘以終畢厲氣也磔音責行是月令甘雨至三旬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草木上疎曰肅。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登。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早降兵革並

起。三月官卿其樹李。三月科民尸口故官卿孟夏之月。招搖指巳。昏翼中。旦婺女中。翼南方朱鳥之宿婺女一日須女北方玄武之宿其位南方其日丙丁盛德在火。火王南方其蟲羽其音徵羽蟲鳳爲長徵火也律中仲呂。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火味苦也其祀竈。祭先肺祝融吳回爲高辛氏火正死爲火神託祀於竈是月火王故祀竈肺金也螻蟈鳴。蚯蚓出螻蟈蝦蟇也四月陰氣始動於下故鳴王瓜生苦菜秀。王瓜色赤感火之色而生苦菜味苦感火之味而成不榮而實曰秀天子衣赤衣乘赤騮。服赤玉。建赤旗。食菽與雞。雞豆皆屬火服八風水爨柘燧火。南宮御女赤色衣赤采吹竽笙。竽笙空中像陽故吹之其兵戟。

皷有枝榦象陽布散也其畜雞。朝於明堂左个。以出夏令。南向堂當盛陽故自明堂東頭室故曰左个雞羽蟲陽也立夏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歲於南郊。還。乃賞賜封諸侯。修禮樂。饗左右。命太尉。贊傑俊。選賢良。舉孝悌。太尉卿官行爵出祿。佐天長養。繼修增高。無有隳壞。毋興土功。毋伐大樹。令野虞行田原。勸農事。驅獸畜。勿令害穀。天子以彘嘗麥。先薦寢廟。聚畜百藥。靡草死。陰氣極藥草成故聚積之也靡草草之枝葉靡細者麥秋至。決小罪。斷薄刑。刑者上之所施罪者下之所犯斷者定其輕重而施刑也決謂決遣之不收繫也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

不滋四鄰入保四方之民來入城郭自保守行冬令則艸木早枯

後乃大水敗壞城郭行春令則螽蝗爲敗暴風來格

秀草不實當秀之草不長茂四月官田其樹桃勉農事故官田也仲

夏之月招搖指午昏亢中旦危中亢東方蒼龍之宿危北方元武之宿

其位南方其日丙丁其蟲羽其音徵律中蕤賓其數

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小暑至螳螂生鵙

始鳴反舌無聲鵙博勞鳥也五月陰氣於下博勞應陰而鳴反舌百舌鳥也五月陽氣極於上故陰起於下故無聲也鵙音决天子衣赤衣乘赤騮服赤玉載赤

旗食菽與雞服八風水爨柘燧火南宮御女赤色衣

赤采。吹竽笙。其兵戟。其畜雞。朝於明堂太廟。廟南向堂中央室也命樂師。修鞀鞞琴瑟管簫。調竽篪。音池飾鐘磬。執干戚戈羽。羽舞者所持翿也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雩者吁嗟其聲以求雨之祭帝者天之主宰盛樂即鞀鞞以下樂器天子以雛嘗黍雛新雞也不言嘗雞而言嘗黍者以穀為主也羞以含桃先薦寢廟。羞進也含桃鸎桃是月而熟故進之禁民無刈藍以染。毋燒灰。毋暴布暴暴之於日也布者陰功所成暴不可以小功干盛陽也門閭無閉關市無索。門城門閭里門順陽氣散布在外當出入故不閉也無索不征稅也蓋當時氣盛大之際當體之而行寬大之政挺。重囚。益其食。挺者緩也存鰥寡。振死事。先人死難者振起其子孫

游牝別其羣縶騰駒班馬政。是月牝馬懷胎已定故別其孕不欲騰駒號傷
其胎育故縶之班告也騰駒騰馬也馬五尺以下日駒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
君子齋戒愼身無躁節聲色薄滋味百官靜事無徑
以定晏陰之所成。至極也陽盡午中而微陰眇重淵此陽陰爭辨之際物之感陽氣而
方長者生感陰氣而已成者死此死生分判之際事無徑當請詳而後行。晏安也陰道靜故日晏陰鹿
角解蜩始鳴半夏生木堇榮禁民無發火可以居高
明。遠眺望登邱陵處臺榭順陽宜明也仲夏行冬令則雹
霰傷穀道路不通暴兵至行春令則五穀不熟百螣
時起其國乃饑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蚤成民殃

於疫。五月官相。其樹榆。陽氣長養故官相相佐也　季夏之月。招搖指未。昏心中。旦奎中。心東方蒼龍之宿奎西方白虎之宿　其位中央。其日戊己。盛德在土。土王中央　其蟲蠃。其音宮。律中百鍾。其數五。百鍾林鍾　其味甘。其臭香。土味也　其祀中霤。祭先心。心火也。涼風始至。蟋蟀居奧。鷹乃學習。腐草化為蚈。鷹自習擊蚈馬蚿一曰螢火蚈音蹊　天子衣苑黃。乘黃騮。服黃玉。建黃旗。順土色。食稷與牛。稷牛屬土　服八風水。爨柘燧火。中宮御女黃色。衣黃采。其兵劍。其畜牛。朝於中宮。中宮大室　乃命漁人、伐蛟。取鼉。登龜。取黿。漁人掌漁官蛟鼉黿皆魚屬鼉皮可作鼓黿可作羹易得故言

取較有鱗甲能害人難得故言伐龜神可決吉凶人宗廟尊之故言登漁音語令漁人入材葦漁人掌池澤官命四監大夫令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天子地方千里分爲百縣畿內之縣也四監監四郡大夫秩常也常所當出芻聚之以養犧牲以供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宗廟社稷爲民祈福行惠令弔死問疾存視長老行稃鬻厚席蓐以送萬物歸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青黃白黑莫不質良白與黑爲黼青與赤爲黻黑與赤爲文赤與白爲章質美良善也以給宗廟之服必宜以明宜循明鮮明是月也樹木方盛勿敢斬伐不可以合諸侯起土功動衆興兵必有天殃土潤溽暑大雨時

行耕以殺草糞田疇以肥土疆季夏行春令則穀實解落多風欬民乃遷徙行秋令則邱隰水潦稼穡不熟乃多女災〔女災生子不育也〕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蚤鷙四鄙入保六月官少內其樹梓〔梓穀成熟故官少內〕孟秋之月招搖指申昏斗中旦畢中〔斗北方元武之宿畢西方白虎之宿〕其位西方其日庚辛盛德在金〔金王西方〕其蟲毛其音商〔毛蟲虎爲之長商金也〕律中夷則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金味辛臭腥〕其祀門祭先肝〔肝木也〕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鷹搏鷙殺鳥於大澤之中四面陳之謂之祭鳥始行殺伐須秋氣也〕天子衣

白衣乘白駱服白玉建白旗(白金色白馬黑毛曰駱)食麻與犬服八風水爨柘燧火西宮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鐘(金王西故處西宮)其兵戈其畜狗朝於總章左个以出秋令(總章西向堂西方總成萬物章明之故曰總章狗金畜)求不孝不悌戮暴傲悍而罰之以助損氣(損氣陰氣)立秋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乃賞軍率武人於朝(軍率將軍)命將率選卒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順彼四方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禁姦塞邪審決獄平詞訟(決斷平治也)天地始肅不可以贏(贏盛也)是

月農始升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命百官始收斂完
隄防謹障塞以備水潦修城郭繕宮室所以爲水潦之備者以日
建在酉酉中有畢星好雨也毋以封侯立大官行重幣出大使行
是月令涼風至三旬封侯列土封邑大官九命之爵大使命卿使之孟秋行
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行春令則其
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行夏令則冬多火災寒
暑不節民多瘧疾七月官庫其樹楝庫兵府秋節堅兵故官庫楝實
鳳凰所食秋熟音練仲秋之月招搖指酉昏牽牛中旦觜巂中
牽牛北方元武之宿觜巂西方白虎之宿其位西方其日庚辛其蟲毛其

音商律中南呂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涼風至候鴈來元鳥歸羣鳥翔候時之鴈從北過南寒氣至羣鳥肥盛試其羽翼而高翔天子衣白衣乘白駱服白玉建白旗食麻與犬服八風水爨柘燧火西宮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鐘其兵戈其畜犬朝於總章大廟西向中央室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無或枉撓枉曲撓弱也決獄不當反受其殃是月也養長老授几杖行稃鬻飲食乃命宰祝行犧牲案芻豢草養曰芻穀養曰豢案其薄書閱租之視肥臞全粹全無虧缺粹毛色純粹音祟察物色課比類量小大視少長莫不

中度。天子乃儺（音難）以御秋氣（御止也止秋氣不使為害）以犬嘗麻先薦寢廟。是月可以築城郭。建都邑。（國有先君之宗廟曰都無曰邑都曰城邑曰築）穿竇窖修囷倉。（穿竇以通水不欲地濕也穿窖以盛穀）乃命有司趣民收斂畜采多積聚。勸種宿麥。若或失時。行罪無疑。是月也雷乃始收蟄蟲培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日夜分。一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稱。理關市。來商旅。入貨財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方皆至財物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遂成也）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有大恐。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

蟲不藏五穀皆復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八月官尉其樹柘尉戎官是月治兵故官尉季秋之月招搖指戌昏虛中旦柳中虛北方元武之宿柳南方朱雀之宿其位西方其日庚辛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候鴈來賓雀入大水爲蛤鴈以仲秋先至者爲主後至者爲賓菊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天子衣白衣乘白駱服白玉建白旗食麻與犬服八風水爨柘燧火西宮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鐘其兵戈其畜犬朝於總章右个命有司申嚴號令百官貴賤無不

務人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宜出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要簿書也）藏帝籍之收於神倉（天子籍田曰帝籍收所收之穀祠倉倉也）是月也霜始降百工休（工不復作器）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凝聚而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上丁入學習吹大饗帝嘗犧牲合諸侯制百縣（上命丁日入學宮吹笙竽習禮樂饗上帝）（用犧牲合諸侯之制度車服之差各以其命數也）爲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歲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爲度（受朔日如今計吏朝賀豫明年之歷日也度者職貢多少有常）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戎兵也刀劍矛戟矢曰五戎）命太僕及七騶咸駕戴旌授車以

級。皆正設於屏外 級等也投當車者以高下各隨其等級正立設隊也屏樹垣也 司徒搢朴北嚮以贊之。搢插也朴以教導插置帶間贊相威儀也司徒主衆教導之也 天子乃厲服廣飾執弓操矢以獵。服猛厲之服廣其所佩之飾以取禽 命主祠祭禽四方 主祠典祀之官祭禽四方祀始設禽獸者報其功不知其神所在故博求之於四方 是月草木黄落乃伐薪為炭。蟄蟲咸俛乃趣獄刑毋留有罪。俛伏也留謂斷也 無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通路除道從境始至國而后已。是月天子乃以犬嘗麻。先薦寢廟。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鼽窒 殃敗也鼽窒鼻不通利鼽音仇 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

境不寧。土地分裂。行春令。則煖風來至。民氣解墮。師旅並興。九月官候。其樹槐。候望也是月繕修守備故官候孟冬之月。招搖指亥。昏危中。旦七星中。危北方元武之宿七星南方朱雀之宿其位北方。其日壬癸。盛德在水。水王北方其蟲介。其音羽。介甲也甲蟲龜爲之長律中應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腐。其祀井。祭先腎。或作行行門內地腎水自用其藏也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爲蜃。虹藏不見。天子衣黑衣。乘元驪。服元玉。建元旗。頊水德也食黍與彘。服八風水。爨松燧火。北宮御女黑色。衣黑采。擊磬石。其兵鎩。音殺其畜彘。彘水畜朝於元堂左

不以此冬令命有司修羣禁順陰閉諸所當禁也禁外徙閉閭大搜客禁舊客爲露情也有新客搜出之爲觀察也搜音搜斷罰刑殺當罪阿上亂法者誅阿意曲從立冬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歲於北郊還。乃賞死事存孤寡有忠節蹈義死王事者賞其子孫是月命太祝禱祀神位占龜策審卦兆以察吉凶於是天子始裘命百官謹蓋藏命司徒行積聚修城郭警門閭。修楗閉愼管籥固封璽、城郭欲其厚實故言修門閭備禦非常故曰警楗鎖須閉鎖備管籥鎖匙楗閉或有破壞故言修管籥不可妄開故言愼璽印也楗音蹇修邊境完要塞絕蹊徑飾喪紀審棺槨衣衾之薄厚、

營邱壠之小大高庳。音卑使貴賤卑尊各有等級營度也邱壠冢也小大高下各有度量是月也工師效功陳祭器案度程堅致爲上案視度法堅致功牢也工事苦慢作爲淫巧必行其罪苦惡也慢不牢淫巧非常之巧是月也大飲蒸天子祈來年於天宗蒸冬祭是時大飲酒而祭求年之福祥日月星辰爲天宗則大禱祭於公社畢饗先祖公社后土生爲上公故曰公畢饗先祖先公後私之義勞農夫以休息之命將率講武肄射御角力勁肄音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門澤之賦虞掌水官師長賦稅也毋或侵牟牟多也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發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則多

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十一月官司馬其樹檀。冬講武故官司馬仲冬之月招搖指子昏壁中旦軫中、東壁北方元武之宿軫南方朱鳥之宿其位北方其日壬癸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黃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腐其祀井祭先腎冰益壯地始坼鳱鴠不鳴虎始交、鳱鴠夜鳴求旦之鳥陰盛故不鳴虎陽中之陰陰氣盛以類發也鳱音天鴠音旦交讀校天子衣黑衣乘鐵驪服元玉建元旗食黍與彘服八風水爨松燧火北宮御女黑色衣黑采擊磬石其兵鎩其畜彘朝於元堂太廟命有司曰土事無

作無發室居。及起大衆是謂發天地之藏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急捕盜賊誅淫泆詐僞之人、命曰暢月。陰氣在上民人空閒故命曰暢月暢音暢命奄尹申宮令、尹正也申宮令重戒教也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助陰氣省婦事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糵必時、婦事婦功大酋酒官之長秫稻麴糵酒材齊多寡中度時制度及時秫音术湛熺必潔水泉必香、湛漬熺蒸炊也潔無所汚香無穢惡之氣湛音沓熺音熾陶器必良火齊必得無有差忒、陶器瓦器下無罅漏之失得適生熟之宜天子乃命有司祀四海大川名澤、冬令方中水德至盛故爲民禱祀之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牛馬畜獸有放失者

取之不詰。詰問也 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導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君子齋戒處必掩身欲靜。去聲色禁嗜欲。聲絲竹金石之聲 寧身體安形性。閉情欲也 是月也荔挺出。芸始生。蚯螾結。麋角解。荔馬荔草芸蒿菜名結屈結也麋角解墮皆應微陽 水泉動。則伐樹木取竹箭。罷官之無事。器之無用者。涂闕庭門閭。涂音塗 築囹圄所以助天地之閉。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行秋令則其時雨水。瓜瓠不成。國有大兵。行春令則蟲螟為敗。水泉咸竭。民

多疾癘。十一月官都尉。其樹棗。冬成軍師故官都尉季冬之月。招搖指丑。昏婁中。旦氐中。婁西方白虎之宿氐東方蒼龍之宿其位北方。其日壬癸。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其數六。其味鹹。其臭腐。其祀井。祭先腎。鴈北鄉。鵲加巢。鵲感陽而動雉雊。雞呼卵。雞呼鳴求卵天子衣黑衣。乘鐵驪。服元玉。建元旗。食黍與彘。服八風水。爨松燧火。北宮御女黑色。衣黑采。擊磬石。其兵鎩。其畜彘。朝於元堂右个。命有司大儺。旁磔。出土牛。旁磔四面皆磔出土牛今鄉縣出勸農耕之土牛於外是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射漁。先薦寢廟。令民出五種。令

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耦合也）命樂師大合吹而罷。乃命四監收秩薪以供寢廟及百祀之薪燎。（大而可析謂之薪小而束謂之柴薪燎炊也爨及夜燎之用）是月也日窮於次。月窮於紀。星周於天。歲將更始。（日窮於次者次元枵也紀會也月與日相會窮盡於元枵也星周於天者謂二十八舍更見南方至是月周匝也）令靜農民無有所使。天子乃與公卿大夫飭國典。論時令。以待嗣歲之宜。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賦布也）以供皇天上帝社稷之饗。乃命同姓之國供寢廟之芻豢。卿士大夫至於庶民供山林名川之祀。季冬行秋令則白露

早降介蟲爲祅祥同四鄙失保行春令則胎夭傷國多痼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十二月官獄其樹櫟歳盡刑斷故獄官也櫟可以爲車轂木不出火惟櫟爲然五位東方之極自碣石山過朝鮮貫大人之國朝鮮樂浪縣貫通也大人國在其東東至日出之次榑木之地青土樹木之野榑木榑桑音扶太皞句芒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句芒木神司主也其令曰挺羣禁開閉闔通窮窒達障塞行優游棄怨惡解役罪免憂患休罰刑開關梁宣出財和外怨撫四方行柔惠止剛强南方之極自北戶孫之外北戶

孫國名山在其北故北戶貫顓頊之國。南至委火炎風之野。赤帝祝融之所司者萬二千里。祝融火神其令曰。爵有德。賞有功。惠賢良。救饑渴。舉力農。賑貧窮。惠孤寡。憂罷疾。出大祿。行大賞。起毀宗。立無後。封建侯。立賢輔。應陽施也中央之極。自崑崙東絕兩恒山。自從也絕猶過也日月之所道。江漢之所出。衆民之野。五穀之所宜。龍門河濟相貫。以息壤堙洪水之州。東至於碣石。黃帝后土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后土土神其令曰。平而不阿。明而不苛。包裹覆露露潤也無不囊懷。溥汜無私。正靜以和。行稃鬻養

老衰弔死問疾以送萬物之歸土四方之主故曰萬物之歸西方之極自崑崙絕流沙沈羽西至三危之國石城金室飲氣之民不死之野少皞蓐收之所司者萬二千里蓐收金神其令曰審用法誅必辜備盜賊禁姦邪飾羣牧謹著聚修城郭補決竇塞蹊徑遏溝瀆止流水雝谿谷守門閭陳兵甲選百官誅不法應金斷也北方之極自九澤窮夏晦之極北至令正之谷九澤北方之澤有夏大晦瞑也凍寒積冰雪雹霜霰漂潤羣水之野顓頊元冥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元冥水神其令曰申羣禁固閉藏修障塞

繕關梁禁外徙斷罰刑殺當罪閉關閭大搜客止交游禁夜樂蚤閉晏開以塞姦人已得執之必固天節已幾刑殺無赦雖有盛尊之親斷以法度毋行水毋發藏毋釋罪（應陰殺）六合孟春與孟秋爲合仲春與仲秋爲合季春與季秋爲合孟夏與孟冬爲合仲夏與仲冬爲合季夏與季冬爲合孟春始贏孟秋始縮（贏長縮短）仲春始出仲秋始內（二月播種八月收斂）季春大出季秋大內孟夏始緩孟冬始急（四月陽安十月寒肅）仲夏至修仲冬至短季夏德畢季冬刑畢（德陽施刑刑獄）故正月失政七月涼

風不至二月失政八月雷不藏三月失政九月不下霜四月失政十月不凍五月失政十一月蟄蟲冬出其鄉六月失政十二月草木不脫不零落七月失政正月大寒不解不解凍八月失政二月雷不發九月失政三月春風不濟十月失政四月草木不實十一月失政五月下雹霜十二月失政六月五穀疾狂不華而實春行夏令泄陽發泄行秋令水行冬令肅氣肅急夏行春令風行秋令蕪蕪穢生行冬令格恩澤格不流下秋行夏令華樹華茂行春令榮生榮華行冬令耗零落也冬行春令泄布散發泄

行夏令旱行秋令霧制度陰陽大制有六度天爲繩
地爲準春爲規夏爲衡秋爲矩冬爲權繩者所以繩
萬物也準者所以準萬物也規者所以員萬物也衡
者所以平萬物也矩者所以方萬物也權者所以權
萬物也繩之爲度也直而不爭修而不窮久而不弊
遠而不忘與天合德與神合明所欲則得所惡則亡
自古及今不可移匡厥德孔密廣大以容是故上帝
以爲物宗準之爲度也平而不險巧而不阿廣大以
容寬裕以和柔而不剛銳而不挫銳利挫折也流而不滯

易而不穢發通而有紀紀道也周密而不泄準平而不失萬物皆平民無險謀怨惡不生是故上帝以為物平平許也規之為度也轉而不復員而不垸復遏垸轉也垸音患優而不縱廣大以寬感動有理發通有紀優優簡簡百怨不起優簡寬舒貌規度不失生氣乃理氣類理達也衡之為度也緩而不後平而不怨施而不德弔而不責當平民祿以繼不足斂陽陽唯德是行養長化育萬物蕃昌以成五穀以實封疆其政不失天地乃明明理也矩之為度也肅而不悖剛而不憒取而無怨內而

無害威厲而不懾令行而不廢殺伐既得仇敵乃克
矩正不失百誅乃服權之為度也急而不贏殺而不
割充滿以實周密而不泄敗物而弗取罪殺而不赦
誠信以必堅慤以固糞除苛慝不可以曲故冬正將
行必弱以强必柔以剛權正而不失萬物乃藏明堂
之制靜而法準動而法繩春治以規秋治以矩冬治
以權夏治以衡是故燥濕寒暑以節至甘雨膏露以
時降

PL 2451 .H3 v.46

淮南鴻烈解卷六

覽冥訓 覽觀幽冥變化之端

昔者師曠奏白雪之音而神物爲之下降、風雨暴至平公癃病晉國赤地。白雪太乙五十弦琴瑟樂名神物謂元鶴之屬來至無頭鬼類操戈以舞平公晉君癃病篤疾赤地旱也德薄不能堪故篤病而大旱庶女叫天雷電下擊景公臺隕支體傷折海水大出、齊寡婦無子不嫁事姑謹敬姑有女利母財令嫁婦婦不肯女殺母誣婦婦不能明冤結叫天天雷電下擊景公之臺隕壞毀公支體海水爲之溢出夫瞽師庶女位賤尚葈權輕飛羽尚主也葈耳菜名主是葈官者至微賤瞽師庶女使賤於主葈也葈音洗然而專精厲意委務積神上

通九天激厲至精由此觀之上天之誅也雖在壙虛幽閒遼遠隱匿重襲石室界障險阻其無所逃之亦明矣武王伐紂渡於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相見（陽侯陵陽國侯也溺水能爲大波）於是武王左操黃鉞右秉白旄瞋目而撝之曰余任天下誰敢害吾意者於是風濟而波罷魯陽公與韓構難戰酣日暮援戈而撝之日爲之退三舍（魯陽楚之縣公撝揮也撝日令反却行三舍舍次宿也）夫全性保眞不虧其身遭急迫難精通於天若乃未始出其宗者何爲而不成夫死生同域不可脅

陵勇武一人爲三軍雄彼直求名耳而能自要者尚猶若此又況夫宮天地懷萬物而友造化含至和直偶於人形外直偶於人形而内有大道觀九鑽一知之所不知而心未嘗死者乎昔雍門子以哭見於孟嘗君雍門子名周善彈琴又善哭雍門齊西門居近之因以爲氏已而陳辭通意撫心發聲孟嘗君爲之增欷歍唈歍音烏唈音邑流涕狼戾不可止增重也歍唈失聲也狼戾猶交橫精神形於內而外諭哀於人心此不傳之道言不可使俗人不得其君形者而效其容必爲人笑君形者精神也故蒲且子之連烏於百仞之上蒲且子楚人善

弋射者而詹何之騖魚於大淵之中此皆得清淨之道

太浩之和也、詹何楚人善釣令魚馳騖來趨鉤餌夫物類之相應元妙

深微知不能論辯不能解故東風至而酒湛溢蠶咡

絲而商絃絕或感之也畫隨灰而月運闕鯨魚死而

彗星出或動之也、以畫芦灰圍畫缺其一面則月運亦缺於上係以大魚長數里運音

故聖人在位懷道而不言澤及萬民君臣乖心則

背譎見於天神氣相應徵矣、日旁五色氣在兩邊外出為背外向為譎故

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煙火涔雲波水各象其形

類所以感之夫陽燧取火於日方諸取露於月天地

之間。巧歷不能舉其數、手徵忽恍不能覽其光。然以掌握之中。引類於太極之上、而水火可立致者、陰陽同氣相動也。此傳說之所以騎辰尾也。（傳說死託精於辰尾星）故至陰飂飂（音留）至陽赫赫、兩者交接成和、而萬物生焉。衆雄而無雌、又何化之所能造乎。（有陽無陰亦所不能生物）所謂不言之辯、不道之道也。故召遠者使無爲焉。（招遠人當以無爲）親近者使無事焉。（親附近者當以無事）惟夜行者爲能有之。（夜行喻陰行陰行神化故能有之）故卻走馬以糞、而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是謂坐馳陸沈、晝冥宵明、以冬鑠膠、以夏

造不夫道者無私就也無私去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順之者利逆之者凶道自無私人有能否逆順耳譬如隋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者富失之者貧得失之度深微葯賓難以知論不可以辯說也何以知其然今夫地黃主屬骨而甘草主生肉之藥也以其屬骨責其生肉以其生肉論其屬骨是猶王孫綽之欲倍偏枯之藥而欲以生殊死之人亦可謂失論矣殊死殊異而死王孫綽以一劑藥愈偏枯之病因欲倍其劑以生已死之人若夫以火能焦木也因使銷金則道行矣若以磁石之能連鐵也而求其引瓦則

難矣物固不可以輕重論也夫燧之取火於日磁石之引鐵蟹之敗漆葵之鄉日雖有明智弗能然也（然明）也故耳目之察不足以分物理心意之論不足以定是非故以智爲治者難以持國唯通於太和而持自然之應者爲能有之故嶢山崩而薄落之水涸（薄落泾水）區冶生（區音謳）而淳鈞之劍成（區越人善冶劍淳鈞古劍）紂爲無道左彊在側（左強紂諛臣）太公並世故武王之功立由是觀之利害之路禍福之門不可求而得也（言忽然來至也）夫道之與德若韋之與革遠之則邇近之則遠（欲遠之道反在側欲

（求之去人已遠也）不得其道。若覲鯈魚（鯈魚小魚可觀見而不可得）故聖若鏡。不將不迎（將送也）應而不藏。故萬化而無傷。其得之乃失之。其失之非乃得之也。（自謂得乃失道自謂失道未必不得道）

今夫調弦者。叩宮宮應。彈角角動。此同聲相和者也。夫有改調一弦。其於五音無所比。鼓之而二十五弦皆應。此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形也。故通於太和者。惛若純醉而甘臥以游其中。而不知其所由也。純溫以淪。鈍悶以終。若未始出其宗（純一溫和淪沒論潛伏也鈍悶無情也）是謂大通。今夫赤螭青虬之游冀州也（赤螭青虬皆龍也）

天淸地定。毒獸不作。飛鳥不駭。入榛薄。食薦梅。薦梅草實

噆味含甘。步不出頃畝之區。而蛇鱓輕之。以爲不能與之爭於江海之中。蛇鱓自以爲能勝赤螭青虬若乃至於玄雲之素朝。玄黑素白也雲升於朝也陰陽交爭。降扶風。雜凍雨。扶搖而登之。降下也扶風疾風凍雨暴雨扶搖發動也登上也上風雨而去威動天地。聲震海內。蛇鱓著泥百仞之中。熊羆匍匐邱山磛巖。虎豹襲穴而不敢咆。襲入咆嘷也猨狖顛蹶而失木枝。狖猨屬又況直蛇鱓之類乎。鳳凰之翔至德也。雷霆不作。風雨不興。川谷不澹。澹溢也草木不搖。而燕雀佼之以

為不能與之爭於宇宙之間燕雀自以為能佼健於鳳凰也佼音交還至其曾逝萬仞之上翱翔四海曾猶高也過崑崙之疏圃飲砥柱之湍瀨砥柱在河東太陽之東邅回蒙汜之渚邅回猶倘佯也蒙汜日所出之地尚佯冀州之際徑躡都廣入日抑節躡至也都廣東南山名言鳳凰過都廣之野送日入抑節之地翔之廣也羽翼弱水暮宿風穴當此之時鴻鵠鶬鸛莫不憚驚伏竄注喙江裔喙注江地不敢動裔邊也又況直燕雀之類乎此明於小動之迹而不知大節之所由者也昔者王良造父之御也上車攝轡馬為整齊而斂諧整齊不差斂諧調諧也投足調均勞逸

若一心怡氣和體便輕畢。畢疾也安勞樂進。馳騖若滅

言疾也左右若鞭周旋若環。左右謂騑驂也世皆以爲巧然未

見其貴者也。若夫鉗且大丙之御。除轡銜去鞭棄策

車莫動而自舉。馬莫使而自走也。日行月動。星燿而

元運電奔而鬼騰。進退屈伸。不見朕垠。故不招指不

咄叱。過歸鴈於碣石。言其御疾歸碣石之鴈疾過之也軼鶤雞於姑

餘。自後過前曰軼鶤雞鳳凰別名言其御疾軼過鶤雞於姑餘山也騁若飛騖若絕。

縱矢躡風。追猋歸忽。猋音標光中影忽恍惚也朝發榑桑。日入落

棠。榑桑卽扶桑落棠山名此假弗用而能以成其用者也。非慮

思之察手爪之巧也嗜欲形於胷中而精神踰（一作論）於六馬此以弗御御之者也（弗御御道術也）昔者黃帝治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輔之（力牧太山稽黃帝師）以治日月之行律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歷之數別男女異雌雄明上下等貴賤使强不掩弱衆不暴寡人民保命而不夭歲時熟而不凶百官正而無私上下調而無尤法令明而不闇輔佐公而不阿田者不侵畔漁者不爭隈道不拾遺市不豫賈城郭不關邑無盜賊鄙旅之人相讓以財狗彘吐菽粟於路而無忿爭之心

於是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登熟。虎狼不妄噬。鷙鳥不妄搏。鳳凰翔於庭。麒麟游於郊。青龍進駕。飛黃伏皁。飛黃乘黃也皁櫪也諸北儋耳之國。莫不獻其貢職。然猶未及虙戲氏之道也。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火爁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猛獸食顓民。鷙鳥攫老弱。攫撮也於是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鼇大龜天廢頓以鼇足柱之。殺黑龍以濟冀州。黑龍水精力牧太稽殺之以止雨積蘆灰以止淫水。平地出水為淫水蒼天補。四極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蟲

死顓民生背方州抱圓天（方州地也）和春陽夏殺秋約冬
枕方寢繩（方渠四寸也寢繩直身而臥）陰陽之所壅沈不通者竅
理之逆氣戾物傷民厚積者絕止之（逆氣亂氣）當此之時
臥倨倨興眄眄（倨倨臥無思慮眄眄視無智巧倨音虛）一自以為馬一
自以為牛其行蹎蹎（音蹎）其視瞑瞑侗然皆得其和莫
知所由生浮游不知所求魍魎不知所往當此之時
禽獸蝮蛇無不匿其爪牙藏其螫毒無有攫噬之心
考其功烈上際九天下契黃壚（黃壚黃泉下壚土）名聲被後
世光暉重萬物乘雷車服駕應龍驂青虬（中為服旁為驂有角

爲龍無角爲虬應龍有翼之龍援絕瑞。席蘿圖。黃雲絡。前白螭。後奔

蛇。黃雲絡車白螭導前奔蛇騰蛇從後皆瑞應也浮游消搖。道鬼神。登九天。

朝帝於靈門。宓穆休於太祖之下。宓寧穆和休息也太祖道之太宗

然而不彰其功。不揚其聲。彰揚皆明也隱眞人之道。以從

天地之固然。隱藏也何則道德上通。而智故消滅也。逮

至夏桀之時。主闇晦而不明。道瀾漫而不修。棄捐五

帝之恩刑。推蹶三王之法籍。是以至德滅而不揚。帝

道掩而不興。舉事戾蒼天。發號逆四時。春秋縮其和。

天地除其德。縮藏也和氣不復行也仁君處位而不安。大夫隱

道而不言。羣臣準上意而懷當。準望懷思當合也合主意也疏骨
肉而自容。邪人參耦比周而陰謀。居君臣父子之間
而競載驕主而像其意。像猶隨也亂人以成其事。是故君
臣乖而不親。骨肉疏而不附。植社槁而𡑞裂。言不禮於神
容臺振而掩覆。容臺禮容之臺不行禮故振動而敗犬羣嘷而入淵。將滅
壞犬失其主故嘷而入淵也豕銜蓐而席澳。豕銜其蓐席人澳美人挐首
墨面而不容。草與髮并編為挐首不修容飾也挐音袽曼聲吞炭內閉而
不歌。曼聲善歌也見世亂故吞炭自敗喪不盡其哀。獵不聽其樂。禮壞
不盡哀樂崩不聽樂西姥折勝。黃神嘯吟。西王母折其頭上戴勝黃帝之神傷道之

莪故長嘆飛鳥鎩翼。走獸廢脚。山無峻幹。澤無洼水。峻幹美材洼水渟水狐狸首穴。馬牛放失。田無立禾。路無莎薠。莎草名薠音蹯金積折廉。璧襲無理。金積折其鋒廉璧文襲重用之煩數皆鈍無復文理也璧音辟磬龜無腹。磬空也象磬數鑽以卜故空盡無腹蓍策日施。晩世之時。七國異族。諸侯制法。各殊習俗。縱橫間之。舉兵而相角。南北縱西東橫攻城濫殺。覆高危安。掘高墳墓。揚人骸。大衝車高重京。衝車大鐵著其轅端所以衝城古者伐不敬取其鯨鯢收其骸尸聚土而瘞之以爲京觀除戰道。便死路。犯嚴敵。殘不義。百往一反。名聲苟盛也。百人皆死一人得反是故質壯輕足者。爲甲卒千里之

外。家老羸弱悽愴於内。厮徒馬圉軵車奉饟。厮役徒衆也牛曰牧馬曰圉軵音拊推也饟資糧也道馬遼遠。霜雪亟集。短褐不完。衣不完民窮也人羸車弊。泥塗至膝。相攜於道。奮首於路。攜引也奮首民疲作路僅能搖頭言疲困也身枕格而死。格捞搓也役賦不畢者捞之於格上不得下枕格而死枕音尤所謂兼國有地者。伏尸數十萬。破車以千百數。傷弓弩矛戟矢石之創者。扶舉於路。故世至於枕人頭。食人肉。葅人肝。飲人血。甘之芻豢。故自三代以後者。天下未嘗得安其情性。而樂其習俗。保其修命天而不夭於人虐也。所以然者何也。諸侯力征。天

下合而爲一家。逮至當今之時。天子在上位。漢孝武皇帝
持以道德。輔以仁義。近者獻其智。遠者懷其德。拱揖
指麾而四海賓服。春秋冬夏皆獻其貢職。天下混而
爲一。子孫相代。此五帝之所以迎天德也。夫聖人者
不能生時。時至而弗失也。輔佐有能。黜讒佞之端。息
巧辯之說。除刻削之法。去煩苛之事。屏流言之迹。塞
朋黨之門。消知能。消除知巧之能修太常。隳肢體。絀聰明。大
通混冥。解意釋神。漠然若無魂魄。使萬物各復歸其
根。則是所修伏犧氏之迹。而反五帝之道也。夫鉗且

大丙不施轡銜而以善御聞於天下伏戲女媧不設法度而以至德遺於後世何則至虛無純一而不嘌喋苛事也（嘌喋猶深算也言不采取煩苛之事嘌音雜喋音牒）周書曰掩雉不得更順其風（掩雉雖不得當更從其上風言猶當以道德爲本）今若夫申韓商鞅之爲治也𢶍拔其根（𢶍音孛）蕪棄其本而不窮究其所由生何以至此也鑿五刑爲刻削乃背道德之本而爭於錐刀之末斬艾百姓殫盡太半（殫病也）而忻忻然常自以爲治是猶抱薪而救火鑿竇而出水夫井植生梓而不容甕溝植生條而不容舟不過三月

[illegible]所以然者何也皆狂生而無其本者也河九折注於海而流不絕者崑崙之輸也潦水不泄瀇瀁極望。瀇音驤旬月不雨則涸而枯澤受瀷而無源者。瀷音敕甫濆疾流者譬若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恒娥竊以奔月。恒娥羿妻羿請藥於西王母未及服恒娥盜食之得仙奔入月中悵然有喪無以續之。羿悵然若有所喪亡不能復得不死藥以續之何則不知不死之藥所由生也是故乞火不若取燧寄汲不若鑿井

卷六終

淮南鴻烈解卷七

精神訓 精者人之氣神者人之守也

古未有天地之時。惟像無形。惟思也 窈窈冥冥。芒芠漠閔。澒濛鴻洞。莫知其門。皆未成形之氣芒音莽芠音校澒音項鴻音贛 有二神混生。經天營地。混生俱生也 孔乎莫知其所終極。滔乎莫知其所止息。孔深貌滔大貌 於是乃別爲陰陽。離爲八極。剛柔相成。萬物乃形。煩氣爲蟲。煩亂也 精氣爲人。是故精神天之有也。而骨骸者地之有也。精神入其門。而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精神無形故入天門骨骸有形反根歸土 是故聖

人法天順情不拘於俗不誘於人以天爲父以地爲母陰陽爲綱四時爲紀天靜以淸地定以寧萬物失之者死法之者生夫靜漠者神明之宅也虛無者道之所居也是故或求之於外者失之於內有守之於內者失之於外譬猶本與末也從本引之千枝萬葉莫不隨也天精神者所受於天也而形體者所稟於地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背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故曰一月而膏（始育如膏）二月而胅（音跌）三月而胎四月而肌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

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體以成五藏乃形是故肺主目腎主鼻膽主口肝主耳外爲表而內爲裏開閉張歙各有經紀故頭之圓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天有四時五行九解（九解謂九十爲一解一說九解六一之所解合也一說八方中央故曰九解歙音脅）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六節天有風雨寒暑人亦有取與喜怒故膽爲雲肺爲氣肝爲風腎爲雨脾爲雷以與天地相參也而心爲之主是故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中有踆烏（踆猶蹲也謂三足烏踆音逡）而月中有蟾蜍日月

失其行薄蝕無光也薄迫風雨非其時毀折生災五星失其行州國受殃夫天地之道至紘以大尚猶節其章光愛其神明人之耳目曷能久熏勞而不息乎精神何能久馳騁而不既乎是故血氣者人之華也而五藏者人之精也夫血氣能專於五藏而不外越則胷腹充而嗜慾省矣胷腹充而嗜慾省則耳目清聽視達矣耳目清聽視達謂之明五藏能屬於心而無乖則教志勝而行不僻矣僻邪也勝或作遯教志勝而行之不僻則精神盛而氣不散矣精神盛而氣不散則理

理則均均則通通則神神則以視無不見以聽無不聞也以爲無不成也是故憂患不能入也而邪氣不能襲故事有求之於四海之外而不能遇或守之於形骸之內而不見也故所求多者所得少所見大者所知小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也而氣志者五藏之使候也耳目淫於聲色之樂則五藏搖動而不定矣五藏搖動而不定則血氣滔蕩而不休矣血氣滔蕩而不休則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矣多情欲故精神不內守馳騁於外而不守則禍福之至雖如邱山無由識之

矣使耳目精明元達而無誘慕氣志虛靜恬愉而省嗜慾五藏定寧充盈而不泄精神內守形骸而不外越則望於往世之前而視於來事之後猶未足爲也豈直禍福之間哉故曰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以言夫精神之不可使外淫也是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聲譁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爽傷趣舍滑心使行飛揚（飛揚不從軌度也）此四者天下之所養性也然皆人累也故曰嗜慾者使人之氣越而好憎者使人之心勞弗疾去則志氣日耗（越失也）夫人之所以不能終

其壽命而中道夭於刑戮者何也以其生生之厚夫惟能無以生爲者則所以脩得生也夫天地運而相通萬物總而爲一萬物合同統於一道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則無一之能知也譬吾處於天下也亦爲一物矣不識天下之以我備其物與且惟無我而物無不備者乎然則我亦物也物亦物也物之與物也又何以相物也物亦物也何相名爲物也雖然其生我也將以何益其殺我也將以何損夫造化者既以我爲坯矣將無所違之矣言既以我爲人無所離之坏音坏吾安知夫刺灸而

欲生者之非惑也。又安知夫絞經而求死者之非福也。或者生乃徭役也。而死乃休息也。天下茫茫孰知之哉。其生我也不彊求已。已止也言不惡生其殺我也不彊求止。言不畏死欲生而不事。事治也憎死而不辭。賤之而弗憎。貴之而弗喜。人賤己己不憎人尊己己不喜隨其天資而安之不極。吾生也有七尺之形。吾死也有一棺之土。吾生之比於有形之類。猶吾死之淪於無形之中也。然則吾生也物不以益衆。吾死也土不以加厚。吾又安知所喜憎利害其間者乎。夫造化者之攫援物也攫撮援引也

譬猶陶人之埏埴也其取之地而已爲盆盎也與其未離於地也無以異其已成器而破碎漫瀾而復歸其故也與其爲盆盎亦無以異矣人不當惡死亦復歸其未生之故耳猶瓦器之破而復反於土也夫臨江之鄉居人汲水以浸其園江水弗憎也苦洿之家決洿而注之江洿水弗樂也是故其在江也無以異其浸園也其在洿也亦無以異其在江也是故聖人因時以安其位當世而樂其業夫悲樂者德之邪也而喜怒者道之過也好憎者心之暴也故曰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如物之變化靜則

與陰俱閉。動則與陽俱開。精神澹然無極。不與物散。而天下自服。極盡也散雜亂貌自服服於德也 故心者形之主也。而神者心之寶也。形勞而不休則蹶。精用而不已則竭。是故聖人貴而尊之。不敢越也。夫有夏后氏之璜者。匣匱而藏之。寶之至也。半璧曰璜 夫精神之可寶也。非直夏后氏之璜也。是故聖人以無應有。必究其理。以虛受實。必窮其節。恬愉虛靜。以終其命。是故無所甚疏。而無所甚親。抱德煬和。以順于天。煬音養 與道為際。與德為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魂魄處其宅。而精神守

其根。死生無變於已。故曰至神。所謂眞人者。性合于道也。故有而若無。實而若虛。處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不識其外。治內守精神也不識其外不好憎也明白太素。無爲復樸。體本抱神。以游于天地之樊。樊崖也音飯芒然彷徉于塵垢之外。而消搖于無事之業。浩浩蕩蕩乎機械之巧弗載于心。是故死生亦大矣。而不爲變。雖天地覆育亦不與之抮抱矣。審乎無瑕。而不與物糅。瑕猶釁也見事之亂而能守其宗。若然者。正肝膽。遺耳目。心志專于內。通達耦于一。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言志意渾無所繫

然而往。逯然而來。渾轉行貌逯謂無所爲忽然往來也渾音揮逯音綠形若槁木。心若死灰。槁木無氣死灰無熱喻無爲也忘其五藏。損其形骸。不學而知。不視而見。不爲而成。不治而辯。感而應。迫而動。迫切不得不動然後乃動也不得已而往。如光之耀。如景之放。以道爲紃。有待而然。紃音巡法也抱其太清之本。而無所容與。無所容與於情欲也而物無能營。營惑也廓惝而虛。清靖而無思慮。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不能寒也。大雷毀山而不能驚也。大風晦日而不能傷也。是故視珍寶珠玉猶石礫也。視至尊窮寵猶行客也。視毛嬙西

施猶頻醜也。頻頭也方相氏黃金四目衣赭稀世之頻貌非生人也但其像耳目頻醜言極醜也頻音欺以死生爲一化。以萬物爲一方。方類也。同精於太清之本。而游於忽區之旁。有精而不使。有神而不行。不濁其精不勞其神契大渾之樸。而立至清之中。樸猶質也渾不散之貌是故其寢不夢。其智不萌。其魄不抑。其魂不騰。其寢不夢神內守其智不萌無思念魄陰神魂陽神陰不沈抑陽不飛騰各守其宅也反復終始。不知其端緒。甘暝太宵之宅。而覺視于昭昭之宇。休息于無委曲之隅。而游敖于無形埒之野。居而無容。處而無所。居無形容處無常所其動無形。其靜無體。存而若亡。

生而若死。出入無間。役使鬼神。淪於不測。入於無間。以不同形相嬗也。嬗音扇傳也終始若環。莫得其倫。此精神之所以能登假於道也。假至也是故真人之所游。若吹呴呼吸。吐故內新。熊經鳥伸。鳧浴蝯躩。鴟視虎顧。是養形之人也。不以滑心。養形之人屈伸跳踉非真人之道不足以亂真人之心使神滔蕩而不失其充。日夜無傷而與物為春。則是合而生時于心也。且人有戒形而無損於心。有綴宅而無耗精。夫癩者趨不變。狂者形不虧。神將有所遠徙。孰暇知其所為。癩者狂者精神散越故曰神有所遠徙故形有靡

而神未嘗化者以不化應化千變萬㐱而未始有極摩滅猶死也神變歸於無形故曰未嘗化者復歸於化化猶死也不化者精神化者形骸無形也不化者與天地俱生也夫木之死也青青去之也夫使木生者豈木也猶充形者之非形也充形者氣也故曰非形故生生者未嘗死也其所生則死矣化物者未嘗化也其所化則化矣輕天下則神無累矣細萬物則心不惑矣齊死生則志不懾矣同變化則明不眩矣衆人以爲虛言吾將舉類而實之人之所以樂爲人主者以其窮耳目之欲而適躬體之便也今高

臺層榭人之所麗也而堯樸桷不斲素題不枅樸采也桷椽也素題者不加采飾不枅者不施欂櫨枅音雞或作剳珍怪奇味人之所美也而堯糲粢之飯藜藿之羹糲音辣粗粢稷也文繡狐白人之所好也而堯布衣揜形鹿裘御寒養性之具不加厚而增之以任重之憂故舉天下而傳之於舜若解重負然非直辭讓誠無以為也此輕天下之具也禹南省方濟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乃熙笑而稱曰我受命于天竭力而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視龍猶蝘蜓音堰廷蜥蜴也顏色不變龍乃

弭耳掉尾而逃。禹之視物亦細矣。鄭之神巫相壺子

林。見其徵。告列子。列子行泣報壺子。徵兆也列子鄭之隱士壺子弟

子壺子特以天壤。名實不入。機發於踵。壺子之視死

生亦齊矣。子求行年五十有四而病傴僂。脊管高于

頂。腸下迫頤。兩脾在上。燭營指天。子求楚人也燭營讀曰括撮腸音歇

倜匐自闚於井曰。偉哉造化者。其以我爲此拘拘邪。

此其視變化亦同矣。故覩堯之道。乃知天下之輕也。

覩禹之志。乃知天下之細也。原壺子之論。乃知死生

之齊也。見子求之行。乃知變化之同也。天至人倚不

拔之柱行不關之塗稟不竭之府學不死之師無往而不遂無至而不通生不足以挂志死不足以幽神屈伸俛仰抱命而婉轉禍福利害千變萬紾（紾轉也）孰足以患心若此人者抱素守精蟬蛻蛇解游於太清輕舉獨往忽然入冥鳳凰不能與之儷而況斥鷃乎（儷偕也斥澤之鷃飛不出頃畮）勢位爵祿何足以槩志也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而不易其義（晏子名嬰崔杼殺齊莊公盟諸侯曰不唯崔慶是從者如此盟晏子曰嬰所不唯忠於君而利社稷者是從亦如之）殖華將戰而死莒君厚賂而止之不改其行（殖杞梁華周皆齊士爲君伐莒莒人圍之壯其勇力）

賂而止之不可遂戰而亦故晏子可迫以仁而不可刦以兵。殖華可止以義而不可縣以利。君子義死而不可以富貴留也。義爲而不可以死亾恐也。彼則直爲義耳。而尚猶不拘於物。又況無爲者矣。堯不以有天下爲貴。故授舜。公子札不以有國爲尊。故讓位。札吳壽夢之少子讓位不受兄國子罕不以玉爲富。故不受寶。子罕宋司城樂喜也宋人或得玉以獻子罕子罕不受獻玉者曰以天下人玉人以爲寶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子以玉爲寶若與我是皆喪寶也不如人有其寶稽首告曰小人懷寶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子罕置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務光不以生害義。故自投於淵。務光湯時隱士湯伐

桀讓天下於務光人謂務光曰湯殺其君將歸不義之名於子務光因抱石自投於深淵而死由此觀之至貴不待爵至富不待財天下至大矣而以與他人身至親矣而棄之淵外此其餘無足利矣此之謂無累之人無累之人不以天下爲貴矣上觀至人之論深原道德之意以下考世俗之行乃足羞也故通許由之意金滕豹韜廢矣金滕豹韜周公太公陰謀圖王之書延陵季子不受吳國而訟閒田者慙矣訟閒田者虞芮及暴桓公蘇信公是也子罕不利寶玉而爭券契者媿矣務光不汙於世而貪利偷生者悶矣故不觀大義者不知生之不足

貪也。不聞大言者。不知天下之不足利也。言大義死君親之難也

大言體道無欲之言

今夫窮鄙之社也。叩盆拊瓴相和而歌。自以為樂矣。嘗試為之擊建鼓。撞巨鐘。乃始仍仍然知其盆瓴之足羞也。仍仍不得志之貌或作聆聆猶聞也

藏詩書。修文學。而不知至論之旨。則拊盆叩瓴之徒也。夫以天下為者學之建鼓矣。言尊勢厚利。人之所貪也。使之左據天下圖。圖國籍也而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為。由此觀之。生尊于天下也。聖人食足以接氣。衣足以蓋形。適情不求餘。接續蓋覆餘饒也

無天下不虧其性。有天下不羨其和。羨過

（和適也）有天下無天下一實也。今贛人敖倉。予人河水。（贛音貢賜也敖地名倉穀藏也）飢而餐之。渴而飲之。其入腹者不過簞食瓢漿。則身飽而敖倉不爲之減也。腹滿而河水不爲之竭也。有之不加飽。無之不爲之饑。與守其篅箟有其井一實也。（篅箟受穀器非家人之井水也篅音顓箟音頓）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大憂內崩。大怖生狂。除穢去累。莫若未始出其宗。乃爲大通。清目而不以視。靜耳而不以聽。鉗口而不以言。委心而不以慮。棄聰明而反太素。休精神而棄知故。覺而若眯。以生而若死。（眯暗厭也是人謂厭爲眯）

喻無知也終則反本。未生之時而與化爲一體死之與生一體也。今夫繇者揭钁臿負籠土。繇役也揭舉也钁斫也臿鏵也籠受土籠也钁音矍臿音察鹽汗交流喘息薄喉。汗鹹如鹽也薄迫也氣衝喉也當此之時得茠下。則脫然而喜矣。茠蔭也脫舒也言繇人之得小休息則氣得舒故喜也。巖之間非直越下之休也。病疵瘕者捧心抑腹膝上叩頭踡跼而諦通夕不寐。瘕音架踡音拳跼音局當此之時噲然得卧則親戚兄弟歡然而喜夫脩夜之寧非直一噲之樂也。故知宇宙之大則不可劫以死生。知養生之和則不可縣以天下。知未生之樂則

不可畏以死知許由之貴於舜則不貪物牆之立不若其偃也又況不爲牆乎水之凝不若其釋也又況不爲水乎自無蹠有自有蹠無終始無端莫知其所萌非通於外内孰能無好憎無外之外至大也無内之内至貴也能知大貴何往而不遂衰世湊學不知原心反本直雕琢其性矯拂其情以與世交故目雖欲之禁之以度心雖樂之節之以禮趨翔周旋詘節卑拜肉凝而不食酒澄而不飲外束其形内總其德鉗陰陽之和而迫性命之情故終身爲悲人悲哀也達

至道者則不然理性情治心術養以和持以適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性有不欲無欲而不得心有不樂無樂而不爲無益於情者不以累德不便於性者不以滑和故縱體肆意而度制可以爲天下儀今夫儒者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不原其所以樂而閉其所樂是猶決江河之源而障之以手也障蔽也言不能掩也夫牧民者猶畜禽獸也不塞其囿垣使有野心系絆其足以禁其動而欲脩生壽終豈可得乎夫顏回季路子夏冉伯牛孔子之通學也然顏淵夭死季路

茹於衞子夏失明冉伯牛為厲此皆迫性拂情而不得其和也故子夏見曾子一臞一肥曾子問其故曰出見富貴之樂而欲之入見先王之道又說之兩者心戰故臞先王之道勝故肥推其志非能貪富貴之位不便侈靡之樂直宜迫性閉欲以義自防也雖情心鬱殪形性屈竭猶不得已自強也故莫能終其天年若夫至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容身而游適情而行餘天下而不貪委萬物而不利委棄也處大廓之宇游無極之野廓虛極盡也登太皇馮太一玩天地於掌握

之中。馮依玩弄也夫豈爲貧富肥臞哉故儒者非能使人弗欲而能止之非能使人勿樂而能禁之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豈若能使無有盜心哉越人得髯蛇以爲上肴中國得而棄之無用。髯蛇大蛇也其長數丈俗以爲上肴髯音然故知其無所用貪者能辭之不知其無所用廉者不能讓也夫人主之所以殘亡其國家損棄其社稷身死於人手爲天下笑未嘗非爲非欲也夫仇由貪大鐘之賂而亡其國。仇由近晉狄國晉智伯襄子欲伐之先賂以大鐘仇由之君貪受鐘爲和親智伯因是以兵滅取其國虞君利垂棘之璧而擒其身獻

公豔驪姬之美而亂四世。晉獻公伐驪戎得驪姬豔其色而嬖之生奚齊遂殺太子申生而立奚齊亂四世者奚齊卓子惠公夷吾懷公圉也桓公甘易牙之和而不以時葬。齊桓好味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遂見信用專任國政桓公卒五公子爭立五月不葬胡王淫女樂之娛而亾上地。胡西戎之君也秦穆公欲伐之先遺女樂以淫其志其臣由余諫不從去戎來適秦秦伐戎得其上地使此五君者適情辭餘。以已爲度不蹪物而動。豈有此大患哉。故射者非矢不中也。學射者不治矢也。御者非轡不行。學御者不爲轡也。知冬日之箑。夏日之裘。無用於已。則萬物之變爲塵埃矣。箑音劄扇也楚人謂扇爲箑故以湯止沸。沸乃不

止。誠知其本。則去火而已矣。

卷七終

淮南鴻烈解卷八

本經訓 本始也經常也治亂之由得失有常也

太清之始也和順以寂漠。太清之始謂三皇之時和順不逆天暴物寂漠不變質真而素樸閑靜而不躁。推而無故在內而合乎道。出外而調于義。發動而成於文。行快而便於物。其言畧而循理。其行侻而順情。畧約要侻簡易音脫其心愉而不僞。其事素而不飾。是以不擇時日。不占卦兆。卦八卦兆兆契龜之兆所以占吉凶也不謀所始。不議所終。安則止。激則行。通體于天地。同精於陰陽。一和于四時。明照於日月。與造

挐。皆屋飾也拔音瑛以相交持。公輸王爾無所錯其剞𠟻削鋸。公輸王爾皆古之巧匠剞𠟻鋸尺削兩刃句刀也然猶未能贍人主之欲也。是以松栢菌露夏槁松栢根茂菌露竹莞皆冬生難殺之木當是時夏槁死也君作事不時陰陽失序菌音綸江河三川絕而不流。夷羊在牧夷羊土神殷之將亡見於商郊牧野之地飛蛩滿野。蛩蝗也天旱地坼。坼音冊爆裂也鳳凰不下。句爪居牙戴角出距之獸於是鷙矣。句爪鷹鸇之屬居牙熊虎之屬民之專室蓬廬無所歸宿。專持小室也蓬廬蓬篠覆也凍餓饑寒死者相枕席也。及至分山川谿谷使有壤界。計人多少衆寡使有分數。築城掘池設機械險阻以爲

備飾職事制服等異貴賤差賢不肖經誹譽行賞罰經音也誹惡譽善也則兵革興而分爭生民之滅抑夭隱虐殺不辜而刑誅無罪於是生矣天地之合和陰陽之陶化萬物皆乘一氣者也是故上下離心氣乃上蒸君臣不和五穀不爲距日冬至四十六日天含和而未降地懷氣而未揚陰陽儲與呼吸浸潭包裹風俗儲與猶尚羊無所主之貌浸潭廣衍也斟酌萬殊旁薄衆宜以相嘔咐醞釀咐音符而成育羣生是故春肅秋榮冬雷夏霜皆賊氣之所生由此觀之天地宇宙一人之身也六合之

内一人之制也是故明於性者天地不能脅也審於符者怪物不能惑也故聖人者由近知遠而萬殊爲一古之人同氣于天地與一世而優游當此之時無慶賀之利刑罰之威禮義廉耻不設毀譽仁鄙不立而萬民莫相侵欺暴虐猶在于混冥之中逮至衰世人衆財寡事力勞而養不足於是忿爭生是以貴仁仁鄙不齊比周朋黨設詐諝懷機械巧故之心而性失矣是以貴義陰陽之情莫不有血氣之感男女羣居雜處而無別是以貴禮性命之情淫而相脅脅迫也

以不得已則不和是以貴樂是故仁義禮樂者可以
救敗而非通治之至也夫仁者所以救爭也義者所
以救失也禮者所以救淫也樂者所以救憂也神明
定於天下而心反其初心反其初而民性善民性善
而天地陰陽從而包之則財足而人贍矣貪鄙忿爭
不得生焉由此觀之則仁義不用矣道德定於天下
而民純樸則目不營於色耳不淫於聲坐俳而歌謠
被髮而浮游雖有毛嬙西施之色不知悅也掉羽武
象不知樂也（掉羽羽舞也武象周武王樂）淫泆無別不得生焉由

此觀之禮樂不用也。是故德衰然後仁生，行沮然後義立。（沮敗也）和失然後聲調，禮淫然後容飾。是故知神明然後知道德之不足爲也，知道德然後知仁義之不足行也，知仁義然後知禮樂之不足修也。今背其本而求其末，釋其要而索之于詳，未可與言至也。天地之大可以矩表識也，（矩度表影也）星月之行可以歷推得也，（歷術推求也）雷霆之聲可以鼓鍾寫也，（寫猶放數也）風雨之變可以音律知也。是故大可覩者可得而量也，明可見者可得而蔽也，（蔽或作察）聲可聞者可得而調也，色

可察者可得而別也夫至大天地弗能含也至微神明弗能領也及至建律歷別五色異清濁商清宮濁味甘苦則樸散而爲器矣立仁義修禮樂則德遷而爲僞矣及僞之生也飾智以驚愚設詐以巧上巧欺也天下有能持之者有能治之者也持之者桀紂之民治之者湯武之君昔者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造書契則詐僞萌生去本趨末棄耕作之業而務錐刀之利天知其將餓故爲雨粟鬼恐爲書文所劾故夜哭伯益作井而龍登元雲神棲崑崙益初作井鑿地而求水龍知將決川谷漉陂池恐見害故登雲能愈多而德愈薄矣故周鼎著倕使銜其指以明大巧之不

可為也倕堯之巧工周鑄倕像於鼎使自銜其指以戒後世不當為大巧也故至人之治也心與神處形與性調靜而體德動而理通隨自然之性而緣不得已之化洞然無為而天下日和憺然無欲而民自樸無禨祥而民不夭不忿爭而養足兼包海內澤及後世不知為之者誰何是故生無號死無謚實不聚而名不立施者不德受者不讓德交歸焉而莫之充忍也忍不忍也故德之所總道弗能害也智之所不知辯弗能解也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或通焉謂之天府能通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者人天之府藏取焉而不損酌

焉而不竭莫知其所由出是謂瑤光瑤光者資糧萬物者也瑤光謂北斗杓第七星也居中而運歷指十二辰擿起陰陽以殺生萬物也一說瑤光和氣之見者也振困窮補不足則名生名仁名也興利除害伐亂禁暴則功成功武功也世無災害雖神無所施其德上下和輯雖賢無所立其功昔容成氏之時道路鴈行列處容成黃帝時造歷術者鴈行長幼有差也託嬰兒於巢上置餘糧於畮首虎豹可尾虺蛇可蹍而不知其所由然虎豹無害人之心故可尾虺蛇不螫毒故可蹍履也時人謂自當然耳故曰不知其所由然蹍音展畮音母逮至堯之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猰貐鑿

鑿齒九嬰大風封豨脩蛇皆爲民害。猰貐音軋窳獸名狀狀龍首或曰似貔善走而食人鑿齒獸名齒長三尺若如鑿下徹頷下而持戈盾九嬰水火之怪爲人害大風風伯也能壞人屋舍封豨大豕脩蛇大蛇吞象三年而出其骨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疇華南方澤名殺九嬰於凶水之上。北狄之地有凶水繳大風於青邱之澤。以繳繫矢射殺之青邱東方澤名上射十日而下殺猰貐斷脩蛇於洞庭擒封豨於桑林。洞庭南方澤名桑林桑山之林湯禱用處萬民皆喜。置堯以爲天子。於是天下廣陝險易遠近始有道里。舜之時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振動滔蕩也壅防百川滔高堙卑以害天下薄迫也空桑地名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江淮

通流四海溟涬民皆上丘陵赴樹木龍門河之隘在左馮翊夏陽北禹所鑿也呂梁在彭城呂縣石生水中禹決而通之民所由得度也故曰呂梁未發之時水道不通江淮合流四海溟涬無岸畔也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闢伊闕導廛澗伊闕山名禹所開以通伊水廛澗水名平通溝陸流注東海鴻水漏九州乾萬民皆寧其性是以稱堯舜以為聖晚世之時帝有桀紂為琁室瑤臺象廊玉牀紂為肉圃酒池燎焚天下之財罷苦萬民之力刳諫者剔孕婦攘天下虐百姓於是湯乃以革車三百乘伐桀於南巢放之夏臺革車兵車也南巢今廬江巢縣夏臺大臺武王甲卒三千破紂牧野

殺之於宣室（牧野地名在朝歌城外宣室殷宮名一曰獄也）天下寧定百姓和集是以稱湯武之賢由此觀之有賢聖之名者必遭亂世之患也今至人生亂世之中含德懷道拘無窮之智鉗口寢說遂不言而死者衆矣然天下莫知貴其不言也故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著於竹帛鏤於金石可傳於人者其麤也五帝三王殊事而同指異路而同歸晚世學者不知道之所一體德之所總要（總凡要約也）取成之迹相與危坐而說之鼓歌而舞之故博學多聞而不免於惑詩云不敢暴虎不

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之謂也帝者體太一體法也王者法陰陽霸者則四時君者用六律秉太一者牢籠天地彈壓山川含吐陰陽伸曳四時伸曳猶押引和調之也紀綱八極經緯六合覆露照導普汜無私普太汜聚也蠉飛蠕動莫不仰德而生陰陽者承天地之和形萬殊之體含氣化物以成埒類埒形也贏縮卷舒淪於不測贏長縮短卷屈舒散淪入也終始虛滿轉於無原轉於無窮之原四時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取予有節出入有時開闔張歙不失其敘喜怒剛柔不離其理六律者生之與

殺也賞之與罰也予之與奪也非此無道也故謹於權衡準繩審乎輕重足以治其境內矣是故體太一者明於天地之情通於道德之倫聰明燿於日月精神通於萬物動靜調於陰陽喜怒和於四時德澤施于方外名聲傳於後世法陰陽者德與天地參明與日月並精與鬼神總戴圓履方抱表懷繩圓天方地表正繩直也內能治身外能得人能得人之歡心發號施令天下莫不從風則四時者柔而不脆剛而不鞼鞼折也寬而不肆肆緩也肅而不悖肅急也優柔委從以養羣類物類也其德

合愚而容不肖無所私愛用六律者伐亂禁暴進賢而退不肖扶撥以爲正壞險以爲平矯枉以爲直明於禁舍開閉之道乘時因勢以服役人心也帝者體陰陽則侵王者法四時則削霸者節六律則辱君者失準繩則廢故小而行大則滔窕而不親滔窕不滿密不親爲下所親附也大而行小則陿隘而不容貴賤不失其體而天下治矣不失體大行大小行小也天愛其精地愛其平人愛其情天之精日月星辰雷電風雨也地之平水火金木土也人之情思慮聰明喜怒也故閉四關止五遁則

與道淪四關耳目心口遁逸也是故神明藏於無形精神反於至真則目明而不以視耳聰而不以聽心條達而不以思慮委而弗爲和而弗矜冥性命之情而智故不得雜焉精泄於目則其視明在於耳則其聽聰留於口則其言當集於心則其慮通故閉四關則身無患百節莫苑苑病也莫死莫生莫虛莫盈是謂真人凡亂之所由生者皆在流遁流遁之所生者五流放也大構駕興宮室構連也駕材木相乘駕也延樓棧道雞棲井榦延樓高樓也棧道飛閣復道相通雞棲井榦復屋井刻花置其中也棧音灌幹音貫棼橑林欂櫨橑林仕類

檮栭也櫨村上枡卽梁上短柱也以相支持木巧之飾盤紆刻儼刓[illegible]曲貌刻儼浮首虎頭之屬嬴鏤雕琢詭文回波詭文奇異之文也回波若水波也淌游瀷淢菱杼紾抱淌游瀷淢皆文畫擬象水勢之貌菱芰杼采實紾戾也抱轉也皆壯采相銜持貌也淌音敞瀷音欶淢音郁紾音珍抱音嶷芒繁亂澤巧偽紛挐音挐以相摧錯此遁於木也鑿汙池之深肆畛崖之遠肆極也來谿谷之流飾曲岸之際積牒與疊同旋石以純修碕飾治也牒累純緣也以玉石致之水邊為修以牒累流水邊為修修碕修碕曲中水所崇處也抑淢怒瀨以揚激波抑止淢怒水也瀨急流也抑止之故激揚之波起也曲拂邅回以像湡浯拂戾也邅迴轉流也湡語二國多水故法而像之也湡音愚浯音吾益

樹蓮菱以食鱉魚鴻鵠鷫鷞稻粱饒餘龍舟鷁首浮吹以娛此遁於水也 龍舟刻為龍文鷁大鳥也畫其象著船頭吹籟與竽以為樂故日浮吹以娛 高築城郭設樹險阻崇臺榭之隆 設施樹立也為險阻令難攻易守也 脩苑囿之大以窮要妙之望 有牆曰苑無牆曰囿 魏闕之高上際青雲大廈增加擬於崑崙 門闕高崇嵬嵬然故曰魏闕際接也 脩為墻垣甬道相連 甬道飛閣復道也 殘高增下積土為山 殘墮增益也 接徑歷遠直道夷險 道之阬者正直之夷平也 終日馳騖而無蹟蹈之患此遁於土也大鍾鼎美重器華蟲疏鏤以相繆紾 繆紾相纏結也 寢兕伏虎蟠龍連組 蟠龍詰屈相連

文錯如織紀焜昱錯眩照燿煇煌錯雜眩惑也照燿煇煌焜光澤色貌焜音混昱音王偃蹇寥糾曲成文章雕琢之飾鍛錫文鏡乍晦乍明抑微滅瑕霜文沈居若簟籧篨劒理之美沒滅其瑕文鏡如霜皆沒身中文日沈居簟竹蓆籧篨葦蓆取其邪文以敘劒鏡美眩人自蔡音漆鍛音叚纏綿經冗似數而疏劒文相句連纏如綺經冗如錦似數如疏此遁於金也煎熬焚炙調齊和之適以窮荊吳甘酸之變荊吳二國善酸鹹之和焚林而獵燒燎大木鼓橐吹埵以銷銅鐵鼓擊也橐冶鑪排橐也埵埵橐口鐵筒入火中吹火者埵音朶靡流堅鍛無猒足目山無峻幹林無柘梓燎木以為炭燔草而為灰野莽白素不得其

時上掩天光下殄地財此遁於火也殄音典盡也此五者一足以亡天下矣是故古者明堂之制下之潤溼弗能及上之霧露弗能入四方之風弗能襲明堂上圓下方堂四出各有左右房謂之个凡十二所王者月居其房告朔朝歷頒宜其令謂之明堂土事不文木工不斲不雕畫也金器不鏤不錯鏤文飾也衣無隅差之削隅角也差邪也古者質皆全幅無衣袤無有邪角削殺也冠無觚蠃之理觚蠃之理謂若馬目籠相連干也無者冠文取乎直而已堂大足以周旋理文堂明堂所以升降揖讓靜潔足以享上帝禮鬼神以示民知儉節夫聲色五味遠國珍怪瑰異奇物足以變心易志搖蕩精神感

動血氣者不可勝計也夫天地之生財也本不過五不過五行之數聖人節五行則治不荒凡人之性心和欲得則樂樂斯動動斯蹈蹈斯蕩蕩斯歌歌斯舞舞節則禽獸跳矣人之性心有憂喪則悲悲則哀哀斯憤憤斯怒怒斯動動則手足不靜靜寧也人之性有侵犯則怒怒則血充人怒盛氣血充盈血充則氣激氣激則發怒發怒則有所釋憾矣故鍾鼓管簫干鏚羽旄鏚音七所以飾喜也衰絰苴杖苴麻之有實者哭踊有節所以飾哀也兵革羽旄金鼓斧鉞所以飾怒也必有其質乃爲之

夫古者聖人在上。政教平。仁愛洽。上下同心。君臣輯睦。衣食有餘。家給人足。父慈子孝。兄良弟順。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天下和洽。人得其願。夫人相樂。無所發貺。故聖人爲之作樂以和節之。末世之政。田漁重稅。關市急征。澤梁畢禁。網罟無所布。耒耜無所設。民力竭於徭役。財用殫於會賦會計人口數責其稅斂也居者無食。行者無糧。老者不養。死者不葬。贅妻鬻子。以給上求。猶弗能贍。愚夫惷婦。皆有流連之心。悽愴之志流之猶瀾漫失其職業也乃使始爲之撞大鐘。擊鳴鼓。吹竽笙。彈琴瑟。失

樂之本矣古者上求薄而民用給君施其德臣盡其忠父行其慈子竭其孝各致其愛而無憾恨其間夫三年之喪非强而致之聽樂不樂食旨不甘思慕之心未能絕也晚世風流俗敗嗜慾多禮義廢君臣相欺父子相疑怨尤充胷思心盡亡（盡喪其忠孝思慕之心）被衰戴絰戲笑其中雖致之三年失喪之本也古者天子一畿諸侯一同（方千里爲畿方百里爲同）各守其分不得相侵有不行王道者暴虐萬民爭地侵壞亂政犯禁召之不至令之不行禁之不止誨之不變乃舉兵而伐之戮

其君易其黨封其墓類其社卜其子孫以代之卜擇其子孫之賢者晚世務廣地侵壤并兼無已舉不義之兵伐無罪之國殺不辜之民絕先聖之後大國出攻小國城守驅人之牛馬傒人之子女傒音雞囚繫也毀人之宗廟遷人之重寶血流千里暴骸滿野以贍貪主之欲非兵之所為生也故兵者所以討暴非所以為暴也樂者所以致和非所以為淫也喪者所以盡哀非所以為偽也故事親有道矣而愛為務朝廷有容矣而敬為上處喪有禮矣而哀為主用兵有術矣而義為本本

立而道行本傷而道廢。

卷八終

淮南鴻烈解卷九

主術訓 主君也術道也人君宰國統御臣下之道也

人主之術處無爲之事而行不言之教淸靜而不動一度而不搖因循而任下責成而不勞是故心知規而師傅諭導口能言而行人稱辭足能行而相者先導耳能聽而執正進諫是故慮無失策謀無過事言爲文章行爲儀表於天下進退應時動靜循理不爲醜美好憎不爲賞罰喜怒名各自名類各自類事猶自然莫出於己故古之王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

黈纊塞耳所以掩聰天子外屏所以自障故所理者遠則所在者邇所治者大則所守者少夫目妄視則淫耳妄聽則惑口妄言則亂夫三關者不可不慎守也若欲規之乃是離之若欲飾之乃是賊之天氣爲魂地氣爲魄反之元房各處其宅守而勿失上通太一太一之精通於天道天道元默無容無則大不可極深不可測尚與人化知不能得天道至大非人智慮所能得也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神不馳於胷中神必靜不躁動也智不出於四域懷其仁誠之心甘雨時降五穀蕃植春生

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歲終獻功以時嘗穀（穀新穀時之明堂常之也）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風雨不能襲寒暑不能傷遷延而入之養民以公（遷延猶倘佯也）其民樸重端愨不忿爭而財足不勞形而功成因天地之資而與之和同是故威厲而不殺刑錯而不用法省而不煩故其化如神其地南至交阯北至幽都東至暘谷西至三危莫不聽從當此之時法寬刑緩囹圄空虛而天下一俗莫懷姦心末世之政則不然上好取而無量下貪狼而無讓民貧苦而忿爭事力勞

而無功智詐萌興盜賊滋彰。上下相怨號令不行執政有司不務反道矯拂其本而事修其末削薄其德曾累其刑而欲以為治無以異於執彈而來鳥揶梲而狎犬也。揶音[illegible]亂乃逾甚大水濁則魚噞魚短氣出口於水喘息之諭也噞音奄政苛則民亂故夫養虎豹犀象者為之圈檻供其嗜欲適其饑飽違其怒恚然而不能終其天年者形有所劫也是以上多故則下多詐上多事則下多態上煩擾則下不定上多求則下交爭不直之於本而事之於末譬猶揚堁而弭塵抱薪以救火也。

堁塵壒也彈止也堁音課故聖人事省而易治求寡而易贍不施而仁不言而信〇不求而得不為而成塊然保真抱德推誠天下從之如響之應聲景之像形其所修者本也〇刑罰不足以移風殺戮不足以禁姦唯神化為貴至精為神夫疾呼不過聞百步志之所在踰于千里冬日之陽夏日之陰〇萬物歸之而莫使之然故至精之像弗招而自來〇不麾而自往窈窈冥冥不知為之者誰〇而功自成智者弗能誦辯者弗能形昔孫叔敖恬臥而郢人無所害其鋒郢楚國都也市南宜遼弄丸而

兩家之難無所關其辭宜遼姓名熊勇士居楚市南方白公勝欲殺子西其臣石乞曰市南熊宜遼得之可以當五百人乃往告其故不從舉之以劍不動而弄丸不輟心志不懼曰不能從予爲亂亦不泄子之言謂兩家雖有難不怨宜遼也鞅鞈鐵鎧瞋目扼掔音搼其於以御兵刃縣矣御止縣遼也券契束帶刑罰斧鉞其於以解難薄矣待目而照見待言而使令其於爲治難矣蘧伯玉爲相子貢往觀之曰何以治國曰以弗治治之簡子欲伐衛使史黯往覿焉簡子晉卿趙鞅史黯史墨也還報曰蘧伯玉爲相未可以加兵固塞險阻何足以致之故皋陶瘖而爲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于言者

也師曠瞽而爲太宰晉無亂政有貴于見者也故不言之令不視之見此伏犧神農之所以爲師也故民之化也不從其所言而從所行故齊莊公好勇不使鬭爭而國家多難其漸至于崔杼之亂崔杼齊大夫殺莊公項襄好色不使風議而民多昏亂其積至昭奇之難項襄楚王昭奇楚大夫也故至精之所動若春氣之生秋氣之殺也雖馳傳騖置不若此其亟故君人者其猶射者乎於此毫末於彼尋丈矣故慎所以感之也夫榮啓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感于和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

琴而歌鄒忌一徽而威王終夕悲感于憂徽鼓彈也音纏威王齊宣王之父動諸琴瑟形諸音聲而能使人爲之哀樂縣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其誠心弗施也甯戚商歌車下桓公喟然而寤甯戚飯牛車下叩角商歌齊桓公悟之用以爲相夫至精入人深矣故曰樂聽其音則知其俗見其俗則知其化孔子學鼓琴於師襄而諭文王之志見微以知明矣延陵季子聽魯樂而知殷夏之風論近以識遠也作之上古施及千歲而文不滅况於竝世化民乎湯之時七年旱以身禱於桑林之際而四海之雲湊

千里之兩至。[湊會也 或作蒸]抱質效誠。感動天地。神諭方外。令行禁止。豈足爲哉。古聖王至精形於內。而好憎忘於外。出言以副情。發號以明旨。陳之以禮樂。風之以歌謠。業貫萬世而不壅。橫扃四方而不窮。禽獸昆蟲與之陶化。又況於執法施令乎。故太上神化。其次使不得爲非。其次賞賢而罰暴。衡之於左右。無私輕重。故可以爲平。繩之於內外。無私曲直。故可以爲正。人主之於用法。無私好憎。故可以爲命。夫權輕重不差蚑首。[蚑首猶微細也]扶撥枉橈不失鍼鋒。直施矯邪不私辟

險姦不能枉讒不能亂德無所立怨無所藏是任術而釋人心者也故爲治者不與焉夫舟浮於水車轉於陸此勢之自然也木擊折轊音遂水戾破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者罪御者刺舟者之巧拙知故不載焉言木石無巧詐故不怨也是故道有智則惑德有心則險心有目則眩兵莫憯於志而莫邪爲下寇莫大於陰陽而枹鼓爲小今夫權衡規矩一定而不易不爲秦楚變節不爲胡越改容常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日刑之萬世傳之而以無爲爲之故國有亡主而世無廢道人有困窮

而理無不通。由此觀之。無爲者道之宗。故得道之宗。應物無窮。任人之才。難以至治。湯武聖主也。而不能與越人乘幹舟而浮於江湖。幹舟小船危險越人習水故能乘之幹音獲伊尹賢相也。而不能與胡人騎騵馬而服騊駼。黃馬白腹曰騵騊駼野馬也胡人所習騵音元騊音匋駼音余孔墨博通。而不能與山居者入榛薄險阻也。由此觀之。則人知之於物也淺矣。而欲以徧照海內。存萬方。不因道之數。而專己之能。則其窮不達矣。故智不足以治天下也。桀之力制觡伸鉤。索鐵歙金。椎移大犧。水殺黿鼉。陸捕熊羆。觡角索絞

牛音 椿 然湯革車三百乘。困之鳴條。擒之焦門。焦或作巢 由
此觀之。勇力不足以持天下矣。智不足以為治。勇不
足以為強。則人材不足任明也。而君人者不下廟堂
之上而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也。
故積力之所舉。則無不勝也。衆智之所為。則無不成
也。埳井之無黿鼉。隘也。埳音坎 園中之無修木。小也。夫
舉重鼎者。力少而不能勝也。及至其移徙之不待其
多力者。故千人之羣無絕梁。萬人之聚無廢功。夫華
騮綠耳。一日而至千里。然其使之搏兔。不如豺狼。伎

能殊抵鴟夜撮蚤蚊察分秋毫晝日顛越不能見邱山形性詭也鴟鵂也夫螣蛇游霧而動應龍乘雲而舉猨得木而捷魚得水而騖騖疾也故古之爲車也漆者不畫鑿者不斲工無二伎士不兼官各守其職不得相姦姦亂也人得其宜物得其安是以器械不苦而職事不嫚嫚音慢夫責少者易償職寡者易守任輕者易權權猶謀也上操約省之分下效易爲之功是以君臣彌久而不相厭君人之道其猶零星之尸也尸祭尸也儼然元默而吉祥受福尸不言語故曰元默是故得道者不爲醜飾不

爲僞善。一人被之而不褒。褒大也 萬人蒙之而不福。蒙冒福小也 是故重爲惠。若重爲暴。則治道通矣。通猶順也 爲惠者。尙布施也。無功而厚賞。無勞而高爵。則守職者懈於官。而游居者亟於進矣。爲暴者。妄誅也。無罪者而死亡。行直而被刑。則修身者不勸善。而爲邪者輕犯上矣。故爲惠者生姦。而爲暴者生亂。姦亂之俗。亡國之風。是故明主之治。國有誅者而主無怒焉。因法而行故不怒 朝有賞者而君無與焉。因功而行故不與 誅者不怨君。罪之所當也。賞者不德上。功之所致也。民知誅賞之來

皆在於身也。故務功修業不受贛於君。（贛音貢）是故朝廷蕪而無迹、田野辟而無草。故太上下知有之。（言太上之世下知之人皆能有此制）今夫橋直植立而不動、俛仰取制焉。（橋桔臯上衡也植柱權衡者行之俛仰取制於柱也）人主靜漠而不躁。百官得修焉。譬如軍之持麾者。妄指則亂矣。慧不足以大寧、智不足以安危。與其譽堯而取桀也。不如掩聰明而反修其道也。清靜無爲則天與之時。廉儉守節則地生之財。處愚稱德則聖人爲之謀。是故下者萬物歸之。虛者天下遺之。（遺與也）夫人主之聽治也。清明而不闇

虛心而弱志是故羣臣輻湊竝進無愚智賢不肖莫
不盡其能於是乃始陳其禮建以爲基是乘衆勢以
爲車御衆智以爲馬雖幽野險塗則無由惑矣人主
深居隱處以避燥溼閨門重襲以避姦賊內不知閭
里之情外不知山澤之形帷幕之外目不能見十里
之前耳不能聞百步之外天下之物無不通者其灌
輸之者大而斟酌之者衆也是故不出戶而知天下
不窺牖而知天道乘衆人之智則天下之不足有也
專用其心則獨身不能保也是故人主覆之以德不

行其智而因萬人之所利夫舉踵天下而得所利故
百姓載之上弗重也錯之前弗害也舉之而弗高也
推之而弗厭主道員者運轉而無端化育如神虛無
因循常後而不先也臣道員者運轉而無方論是而
處當為事先倡守職分明以立成功也是故君臣異
道則治同道則亂各得其宜處其當則上下有以相
使也夫人主之聽治也虛心而弱志清明而不闇是
故羣臣輻湊並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者則
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治國之道明矣文王

智而好問故聖武王勇而好問故勝勝殷也夫乘衆人之智則無不任也用衆人之力則無不勝也千鈞之重烏獲不能舉也衆人相一則百人有餘力矣是故任一人之力者則烏獲不足恃乘衆人之制者則天下不足有也禹決江疏河以爲天下興利而不能使水西流稷辟土墾草以爲百姓力農然不能使禾冬生豈其人事不至哉其勢不可也夫推而不可爲之勢而不修道理之數雖神聖人不能以成其功而况當世之主乎夫載重而馬羸雖造父不能以致遠車

輕馬良雖中工可使追速是故聖人舉事也豈能拂道理之數詭自然之性以曲為直以屈為伸哉未嘗不因其資而用之也是以積力之所舉無不勝也而衆智之所為無不成也聾者可令嗺筋（嗺音墔　筋音斤）而不可使有聞也瘖者可使守圉而不可使言也形有所不周而能有所不容也是故有一形者處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力勝其任則舉之者不重也能稱其事則為之者不難也毋小大修短各得其宜則天下一齊無以相過也聖人兼而用之故無棄才人主貴正

而尚忠忠正在上位執正營事則讒佞姦邪無由進矣譬猶方員之不相蓋而曲直之不相入夫鳥獸之不可同羣者其類異也虎鹿之不同遊者力不敵也是故聖人得志而在上位讒佞姦邪而欲犯主者譬猶雀之見鸇而鼠之遇狸也亦必無餘命矣是故人主之一舉也不可不慎也所任者得其人則國家治上下和羣臣親百姓附所任非其人則國家危上下乖羣臣怨百姓亂故一舉而不當終身傷得失之道權要在主是故繩正於上木直於下非有事焉所緣

以修者然也。故人主誠正。則直士任事。而姦人伏匿矣。人主不正。則邪人得志。忠者隱蔽矣。夫人之所以莫抓（音嘲）玉石而抓瓜瓠者何也。無得於玉石弗犯也。（玉石堅抓之不入）使人主執正持平。如從繩準高下。則羣臣以邪來者。猶以卵投石。以火投水。故靈王好細腰而民有殺食自饑也。（殺食省食也）越王好勇而民皆處危爭死。由此觀之。權勢之柄。其以移風易俗矣。堯爲匹夫。不能仁化一里。桀在上位。令行禁止。由此觀之。賢不足以爲治。而勢可以易俗明矣。書曰一人有慶。萬民

賴之。此之謂也。天下多眩於名聲。而寡察其實。是故處人以譽尊。處人隱居也以名譽見尊也而游者以辯顯。游行之人以辯辭自顯達察其所尊顯。無他故焉。人主不明分數利害之地而賢衆口之辯也。治國則不然。言事者必究於法。而爲行者必治於官。上操其名以責其實。臣守其業以效其功。言不得過其實。行不得踰其法。羣臣輻湊莫敢專君事。不在法律中。而可以便國佐治。必參五行之。陰考以觀其歸。並用周聽以察其化。不偏一曲不黨一事。是以中立而徧運照海內。羣臣公正莫敢

為邪百官述職務致其公迹也主精明於上官勸力於下姦邪滅迹庶功日進是以勇者盡於軍亂國則不然有衆咸譽者無功而賞守職者無罪而誅主上闇而不明羣臣黨而不忠說談者游於辯修行者競於往主上出令則非之以與法令所禁則犯之以邪與黨與也以黨與非謗上令邪姦也為智者務於巧詐為勇者務於鬬爭大臣專權下吏持勢朋黨周比以弄其上國雖若存古之人曰亡矣且夫不治官職而被甲兵不隨南畝而有賢聖之聲者非所以都於國也騏驥騄駬天

下之疾馬也驅之不前引之不止雖愚者不加體焉今治亂之機轍迹可見也而世主莫之能察此治道之所以塞權勢者人主之車輿爵祿者人臣之轡銜也是故人主處權勢之要而持爵祿之柄審緩急之度而適取予之節是以天下盡力而不倦夫臣主之相與也非有父子之厚骨肉之親也而竭力殊死不辭其軀者何也勢有使之然也昔者豫讓中行文子之臣（文子晉大夫荀寅也）智伯伐中行氏并吞其地豫讓背其主而臣智伯智伯與趙襄子戰於晉陽之下身死爲

戮。國分爲三。豫讓欲報趙襄子。漆身爲厲。吞炭變音。擿齒易貌。夫以一人之心而事兩主。或背而去。或欲身狗之。豈其趨捨厚薄之勢異哉。人之恩澤使之然也。紂兼天下。朝諸侯。人迹所及。舟檝所通。莫不賓服。然而武王甲卒三千人擒之於牧野。豈周民死節而殷民背叛哉。其主之德義厚而號令行也。夫疾風而波興。木茂而鳥集。相生之氣也。是故臣不得其所欲於君者。君亦不能得其所求於臣也。君臣之施者相報之勢也。是故臣盡力死節以與君。君計功垂爵以

與臣是故君不能賞無功之臣臣亦不能死無德之君君德不下流於民而欲用之如鞭蹏馬矣是猶不待雨而求熟稼必不可之數也君人之道處靜以修身儉約以率下靜則下不擾矣儉則民不怨矣下擾則政亂民怨則德薄政亂則賢者不爲謀德薄則勇者不爲死是故人主好鷙鳥猛獸珍怪奇物狡躁康荒不愛民力馳騁田獵出入不時如此則百官務亂事勤財匱勤勞也萬民愁苦生業不修矣人主好高臺深池雕琢刻鏤黼黻文章絺綌綺繡寶玩珠玉葛精日絺

飾曰綵五采具曰繡則賦斂無度而萬民力竭矣。堯之有天下也。非貪萬民之富而安人主之位也。以為百姓力征强凌弱。衆暴寡。於是堯乃身服節儉之行而明相愛之仁。以和輯之。是故茅茨不翦。采椽不斲。大路不畫。大路土路不畫不文飾也越席不緣。結蒲為席也大羹不和。不致五味粢食不穀。穀音毇細也巡狩行教。勤勞天下。周流五嶽。豈其奉養不足樂哉。舉天下而以為社稷。非有利焉。年衰志憫。舉天下而傳之舜。猶却行而脫蹝也。衰世則不然。一日而有天下之富。處人主之勢。則竭百姓之力以

奉耳目之欲。志專在于宮室臺榭。陂池苑囿。猛獸熊羆。玩好珍怪。是故貧民糟糠不接於口。而虎狼熊羆厭芻豢。百姓短褐不完。而宮室衣繡。人主急茲無用之功。百姓黎民顦顇於天下。是故使天下不安其性。人主之居也。如日月之明也。天下之所同側目而視。側耳而聽。延頸舉踵而望也。是故非澹薄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兼覆。非慈厚無以懷衆。非平正無以制斷。是故賢主之用人也。猶巧工之制木也。制裁也　大者以爲舟航柱樑。小者以爲楫楔。修

者以爲櫚榱（櫚屋弭榱穩也 榱音欣 櫚音閭）短者以爲朱儒枅櫨（朱儒梁上戴蹲跪人也）無小大修短各得其所宜規矩方圓各有所施天下之物莫凶於雞毒（雞毒烏頭也）然而良醫橐而藏之有所用也是故林莽之材猶無可棄者而況人乎今夫朝廷之所不舉鄉曲之所不譽非其人不肖也其所以官之者非其職也鹿之上山獐不能跂也及其下牧豎能追之才有所修短也是故有大略者不可責以捷巧有小智者不可任以大功人有其才物有其形有任一而太重或任百而尚輕是故審毫

釐之計者必遺天下之大數不失小物之選者惑於大數之舉譬猶狸之不可使搏牛虎之不可使搏鼠也今人之才或欲平九州并方外存危國繼絕世志在直道正邪決煩理挐而乃責之以閨閤之禮奧窔之間（窔音要）或佞巧小具諂進愉說隨鄉曲之俗卑下衆人之耳目而乃任之以天下之權治亂之機是猶以斧劗毛以刃抵木也（劗剪也音攢）皆失其宜矣人主者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智慮以天下之力爭是故號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聞百官修

同羣臣輻輳（羣臣歸君若輻之輳轂）喜不以賞賜怒不以罪誅是故威厲立而不廢聰明先而不蔽法令察而不苛耳目達而不闇善否之情日陳於前而無所逆是故賢者盡其智而不肖者竭其力德澤兼覆而不偏羣臣勸務而不怠近者安其性遠者懷其德所以然者何也得用人之道而不任己之才者也故假輿馬者足不勞而致千里（假或作駕）乘舟檝者不能游而絕江海夫人主之情莫不欲總海內之智盡衆人之力然而羣臣志達效忠者希不困其身使言之而是雖在褐

夫芻蕘猶不可棄也使言之而非也雖在卿相人君揄策于廟堂之上未必可用揄出策謀也音兜是非之所在不可以貴賤尊卑論也是明主之聽於羣臣其計乃可用不羞其位不羞其位卑而不用其言可行而不責其辯不責其辯口美辭闇主則不然所愛習親近者雖邪枉不正不能見也疏遠卑賤者竭力盡忠不能知也有言者窮之以辭有諫者誅之以罪如此而欲照海內存萬方是猶塞耳而聽清濁掩目而視青黃也其離聰明則亦遠矣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準繩也縣法者

法不法也設賞者賞當賞也法定之後中程者賞缺繩者誅尊貴者不輕其罰而卑賤者不重其刑犯法者雖賢必誅中度者雖不肖必無罪是故公道通而私道塞矣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自恣也其立君也所以制有司剬音端使無專行也法籍禮義者所以禁君使無擅斷也人莫得自恣則道勝道勝而理達矣故反於無為無為者非謂其凝滯而不動也以其言莫從己出也夫寸生於稞稞生於日日生於形形生於景此度之本也稞不稞稞子稴頭芒也十稞為一分十分為一

寸十寸爲一尺十尺爲一丈稞音栗樂生於音音生於律律生於風此聲之宗也法生於義義生於衆適衆適合於人心此治之要也故通於本者不亂於末覩於要者不惑於詐法者非天墮非地生發於人間而反以自正是故有諸已不非諸人無諸已不求諸人所立於下者不廢於上所立法禁亦自修之不廢所禁於民者有行於身所謂亡國非無君也無法也變法者非無法也有法者而不用與無法等是故人主之立法先自爲檢式儀表故令行於天下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

令不從故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禁勝於身不敢自犯也聖
主之治也其猶造父之御齊輯之于轡銜之際而急
緩之于唇吻之和正度于胷臆之中而執節于掌握
之間節筴也內得於心中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
繩而旋曲中規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
是故權勢者人主之車輿也大臣者人主之駟馬也
體離車輿之安而手失駟馬之心而能不危者古今
未有也是故輿馬不調王良不足以取道君臣不和
唐虞不能以爲治也執術而御之則管晏之智盡矣

明分以示之則蹠蹻之姦止矣盜蹠孔子時人蹻作蹻楚威王之將軍能大爲盜也夫據除而窺井底雖達視猶不能見其睛睛目瞳子借明於鑑以照之則寸分可得而察也是故明主而耳目不勞精神不竭物至而觀其象事來而應其化近者不亂遠者治也是故不用適然之數而行必然之道故萬舉之無遺策矣今夫御者馬體調于車御心和于馬則歷險致遠進退周游莫不如志雖有騏驥騄駬之良臧獲御之則馬反自恣而人弗能制矣臧獲古之不能御者故治者不貴其自是而貴其不得爲非也

故曰勿使可欲毋曰弗求勿使可奪毋曰不爭如此則人材釋而公道行矣美者正於度而不足者建於用故海內可一也夫釋職事而聽非譽棄功勞而用朋黨則奇材佻長而干次守官者雍遏而不進如此則民俗亂於國而功臣爭於朝奇材佻長之人干超其次功勞之臣反不顯烈故爭於朝故法律度量者人主之所以執下釋之而不用是猶無轡銜而馳也羣臣百姓反弄其上是故有術則制人無術則制於人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則制於螻蟻離其居也猨狖失本而擒於狐狸非其處也

君人者釋所守而與臣下爭、則有司以無爲持位、守職者以從君取容、是以人臣藏智而弗用、反以事轉任其上矣、夫貴富者之於勞也、達事者之於察也、驕恣者之於恭也、勢不及君、君人者不任能而好自爲之、則智日困而自負其責也、數窮於下、則不能伸理、行墮於國、則不能專制、智不足以爲治、威不足以行誅、則無以與天下交也、喜怒形於心者、欲見於外、則守職者離正而阿上、有司枉法而從風、賞不當功、誅不應罪、上下離心而君臣相怨也、是以執政阿主而

有過則無以責之有罪而不誅則百官煩亂智弗能
解也毀譽萌生而明不能照也不正本而反自然則
人主逾勞人臣逾逸是猶代庖宰剝牲而爲大匠斵
也與馬競走筋絶而弗能及上車執轡則馬死于衡
下故伯樂相之王良御之明主乘之無御相之勞而
致千里者乘於人資以爲羽翼也是故君人者無爲
而有守也有爲而無好也有爲則讒生有好則諛起
昔者齊桓公好味而易牙烹其首子而餌之虞君好
寶而晉獻以璧馬釣之胡王好音而秦穆公以女樂

誘之、是皆以利見制於人也故善建者不拔夫火熱
而水滅之、金剛而火銷之、木強而斧伐之、水流而土
遏之唯造化者物莫能勝也故中欲不出謂之扃外
邪不入謂之塞中扃外閉何事之不節、外閉中扃、何
事之不成、弗用而後能用之弗爲而後能爲之、精神
勞則越耳目淫則竭、故有道之主、滅想去意、淸虛以
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責實使有司任而弗詔
責而弗教、以不知爲道以奈何爲寶、如此則百官之
事各有所守也攝權勢之柄、其於化民易矣、衛君役

尸路權重也。衛君公輒 景桓公臣管晏位尊也怯服勇而愚制智其所託勢者勝也故枝不得大於榦末不得强於本則輕重大小有以相制也若五指之屬於臂搏援攫捷莫不如志言以小屬於大也是故得勢之利者所持甚小其存甚大所守甚約所制甚廣是故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五寸之鍵制開闔之門豈其材之巨小足哉所居要也孔丘墨翟修先聖之術通六藝之論口道其言身行其志慕義從風而為之服役者不過數十人使居天子之位則天下徧為儒

罷矣。楚莊王傷文無畏之死於宋也。奮袂而起衣冠相連於道。遂成軍宋城之下。權柄重也。莊王使無畏聘於齊不假道於宋宋殺之莊王聞之怒故投袂而起楚文王好服獬冠。楚國效之。獬冠如今御史冠趙武靈王貝帶鵕鸃而朝。趙國化之。趙武靈王以大貝飾帶胡服鵕鸃讀曰私鈚二字三音曰郭洛帶係銚鎬也使在匹夫布衣雖冠獬冠帶貝帶鵕鸃而朝則不免為人笑也。夫民之好善樂正。不待禁誅而自中法度者。萬無一也。下必行之令從之者利。逆之者凶。日陰未移。而海內莫不被繩矣。故握劒鋒以離北宮子司馬蒯蕡不使應敵北宮

下北宮觭也司馬蒯蕢善擊劍操其觚。招其末。則庸人能以制勝。觚劍柎招鍔也今使烏獲藉蕃。從後牽牛尾。尾絕而不從者。逆也。烏獲藉蕃皆多力人若指之桑條以貫其鼻。則五尺童子牽而周四海者。順也。夫七尺之撓而制船之左右者。以水為資。撓刺船棹也資用也天子發號令行禁止。以衆為勢也。夫防民之所害。開民之所利。威行也。若發城決塘。城塘隄也皆所以畜水音咸故循流而下。易以至。背風而馳。易以遠。桓公立政。去食肉之獸。食粟之鳥。係罝之網。三舉而百姓說。紂殺王子比干而骨肉怨。斮朝涉者之脛

訢音章而萬民叛再舉而天下失矣故義者非能徧利天下之民也利一人而天下從風暴者非盡害海內之衆也害一人而天下離叛故桓公三舉而九合諸侯紂再舉而不得爲匹夫故舉錯不可不審人主租斂於民也必先計歲而收量民積聚知饑饉有餘不足之數然後取車輿衣食供養其欲高臺層榭接屋連閣非不麗也然民有掘穴狹廬所以託身者明主弗樂也肥醲甘脆非不美也然民有糟糠菽粟不接於口者則明主弗甘也匠牀蒻席非不寧也匠安蒻細也音

弱然民有處邊城犯危難澤死暴骸者明主弗安也故古之君人者其憯怛於民也國有饑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而冬不被裘歲登民豐乃始縣鍾鼓陳于庭（登成也）君臣上下同心而樂之國無哀人故古之為金石管絃者所以宣樂也兵革斧鉞者所以飾怒也觴酌俎豆酬酢之禮所以效善也衰絰菅屨辟踊哭泣所以諭哀也（諭明也）此皆有充於內而成像於外及至亂主取民則不裁其力（裁度也）求於下則不量其積男女不得事耕織之業以供上之求力勤財匱君臣

相疾也故民至於焦脣沸肝有命無儲有今日之食無明日之儲也而乃始撞大鐘擊鳴鼓吹竽笙彈琴瑟是猶貫甲冑而入宗廟被羅紈而從軍旅失樂之所由生矣夫民之為生也一人蹠耒而耕不過十畝中田之獲卒歲之收不過畝四石妻子老弱仰而食之時有涔旱災害之患涔久而水潦也無以給上之徵賦車馬兵革之費由此觀之則人之生憫矣夫天地之大計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率九年而有三年之畜十八年而有六年之積二十七年而有九年之儲雖涔旱災害之殃

民莫困窮流亡也故國無九年之畜謂之不足無六年之積謂之憫急（憫憂急病也）無三年之畜謂之窮乏故有仁君明王、其取下有節、自養有度、則得承受於天地而不離飢寒之患矣若貪主暴君撓於其下、侵漁其民、以適無窮之欲、則百姓無以被天和而履地德矣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國者君之本也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時、下盡地財、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長五穀蕃植、教民養育六畜以時種樹、務修田疇滋植桑麻、肥墝高下各因其宜、邱陵阪險不生五穀

者以樹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蓏、有核曰果無核曰蓏秋畜疏食菜蔬曰疏穀食曰食冬伐薪蒸大曰薪小曰蒸以爲民資、是故生無乏用死無轉尸也轉棄故先王之法、畋不掩羣掩猶盡也不取麛夭不涸澤而漁、不焚林而獵、豺未祭獸、罝罦不得布於野獺未祭魚網罟不得入於水、鷹隼未摯隼音筍羅網不得張於谿谷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山林昆蟲未蟄、不得以火燒田孕育不得殺鷇卵、不得探魚不長尺不得取彘不期年不得食皆爲盡物故也是故草木之發若蒸氣禽獸之歸若流泉飛鳥之歸若煙雲

有所以致之也故先王之政四海之雲至而修封疆立春後四海出雲蝦蟇鳴燕降而達路除道陰降百泉則修橋梁昏張中則務種穀大火中則種黍菽虛中則種宿麥昴中則收斂畜積伐薪木上告于天下布之民先王之所以應時修備富國利民實曠來遠者其道備矣實滿曠空也非能目見而足行之也欲利之也不忘於心則官自備矣心之於九竅四支也不能一事焉然而動靜聽視皆以爲主者不忘於欲利也故堯爲善而衆善至矣桀爲非而衆非來矣善積

則功成非積則禍極凡人之論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員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所以心欲小者慮患未生備禍未發戒過慎微不敢縱其欲也志欲大者兼包萬國一齊殊俗并覆百姓若合一族是非輻輳而為之轂智欲員者環復轉運終始無端若順連環故曰無端旁流四達淵泉而不竭萬物並興莫不響應也行欲方者直立而不撓素白而不汚窮不易操通不肆志能欲多者文武具備動靜中儀舉動廢置曲得其宜無所擊戾無不畢宜也事欲鮮者執柄持術得要

以應衆執約以治廣處靜持中運於璇樞以一合萬
若合符者也故心小者禁於微也志大者無不懷也
多所容也智員者無不知也、行方者有不爲也非正道不爲能
多者無不治也、治猶作也事鮮者約所持也、約要也古者天
子聽朝、公卿正諫博士誦詩瞽箴師誦、庶人傳語史
書其過宰徹其膳猶以爲未足也故堯置敢諫之鼓
欲諫者擊鼓舜立誹謗之木書其善否於表木湯有司直之人、司直官名
武王立戒愼之鞀欲戒君令愼疑者擂鞀鼓過若毫釐而旣已
備之也夫聖人之於善也、無小而不舉、其於過也無

微而不改堯舜禹湯文武皆坦然天下而南面焉當此之時、鼛鼓而食（鼛鼓王者之樂鼛音羔）奏雍而徹、已飯而祭竈行不用巫祝（言其率德蹈故無求於神）鬼神弗敢祟山川弗敢禍可謂至貴矣然而戰戰慄慄、日愼一日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心小矣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其斯之謂歟武王伐紂、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鉅橋紂倉名一說鉅鹿漕運之橋）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朝成湯之廟解箕子之囚使各處其宅田其田無故無新惟賢是親、用非其有使非其人晏然若故有

之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志大也文王周觀得失偏覽是非堯舜所以昌桀紂所以亡者皆著於明堂著猶圖也於是畧智博問以應無方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智員矣成康繼文武之業守明堂之制觀存亡之迹見成敗之變非道不言非義不行言不苟出行不苟為擇善而後從事焉由此觀之則聖人之行方矣孔子之通智過於萇宏勇服於孟賁足躡郊菟力招城關能亦多矣萇宏周敬王臣號知大道孟賁勇士招舉也以一手招城門關端能舉之然而勇力不聞伎巧不知專行教道以成素王事亦鮮矣春

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國五十二弒君三十六采善鉏醜以成王道論亦博矣然而圍於匡顏色不變絃歌不輟臨死亡之地犯患難之危據義行理而志不懾分亦明矣犯猶遭也懾猶懼也然爲魯司寇聽獄必爲斷作爲春秋不道鬼神不敢專己夫聖人之智固已多矣其所守者約故舉而必榮愚人之智固已少矣其所事者多故動而必窮矣吳起張儀智不若孔墨而爭萬乘之君此其所以車裂支解也夫以正教化者易而必成以邪巧世者難而必敗凡將設行立趣於天下

捨其易成者而從事難而必敗者愚惑之所致也凡此六反者不可不察也偏知萬物而不知人道不可謂智偏愛羣生而不愛人類不可謂仁仁者愛其類也智者不可惑也仁者雖在斷割之中其所不忍之色可見也智者雖煩難之事其不闇之效可見也內恕反情心之所欲其不加諸人由近知遠由己知人此仁智之所合而行也小有教而大有存也小有誅而大有寧也（教之以正故有存 責之以義故有寧）唯惻隱推而行之此智者之所獨斷也故仁智錯有時合合者爲正錯者

為權。其義一也。府吏守法。君了制義。法而無義。亦府吏也。不足以為政。耕之為事也勞。織之為事也擾。擾勞之事而民不舍者。知其可以衣食也。人之情不能無衣食。衣食之道必始於耕織。萬民之所公見也。物之若耕織者。始初甚勞。終必利也。衆愚人之所見者寡。事可權者多。愚之所權者少。此愚者之所多患也。物之可備者。智者盡備之。可權者盡權之。此智者所以寡患也。故智者先忤而後合。忤逆也愚者始於樂而終於哀。今日何為而樂乎。且日何為而義乎。此易言

也今日何爲而義日日何爲而榮此難知也問瞽師曰白素何如曰縞然曰黑何若曰黮然援白黑而示之則不處焉人之視白黑以目言白黑以口瞽師有以言白黑無以知白黑故言白黑與人同其別白黑與人異入孝於親出忠於君無愚智賢不肖皆知其爲義也使陳忠孝行而知所出者鮮矣凡人思慮莫不先以爲可而後行之其是或非此愚智之所以異凡人之性莫貴於仁莫急於智仁以爲質智以行之兩者爲本而加之以勇力辯慧捷疾劬錄巧敏遲利

聰明審察盡衆益也身材未修傚藝曲備而無仁智以為表幹而加之以衆美則益其損故不仁而有勇力果敢則狂而操利劒不知而辯慧懷給則棄驥而不式（不智之人辯慧懷給不知所裁之）雖有材能其施之不當其處之不宜適足以輔僞飾非伎藝之衆不如其寡也故有野心者不可借便勢有愚質者不可與利器魚得水而游焉則樂塘決水涸則為螻蟻所食有掌修其隄防補其缺漏則魚得而利之也（掌主）國有以存人有以生國之所以存者仁義是也人之所以生者行善

是也。國無義雖大必亡。人無善志雖勇必傷。治國上使不得與焉。使不得與士傷之危是上術也孝於父母。弟於兄嫂。信於朋友。不得上令而可得為也。釋巳之所得為而責于其所不得制悖矣。士處早隱。欲上達。必先反諸巳。上達有道。名譽不起而不能上達矣。取譽有道。不信於友不能得譽。信於友有道。事親不說。不信於友。說親有道。修身不誠不能事親矣。誠身有道。心不專一不能專誠。道在易而求之難。驗在近而求之遠。故弗得也。

淮南鴻烈解卷十

繆稱訓 繆異之論稱物假類同之神明以知所貴

道至高無上至深無下平乎準直乎繩圓乎規方乎矩包裹宇宙而無表裏洞同覆載而無所礙是故體道者不哀不樂不喜不怒其坐無慮其寢無夢物來而名事來而應主者國之心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則百節皆亂故其心治者支體相遺也其國治者君臣相忘也黃帝曰芒芒昧昧從天之道與元同氣故至德者言同略事同指上下一心無歧道旁見者遏

防之於邪。開道之於善。而民鄉方矣。故易曰同人于野利涉大川。道者物之所導也。德者性之所扶也。仁者積恩之見證也。義者比於人心而合於衆適者也。故道滅而德用。德衰而仁義生。故上世體道而不德。中世守德而弗壞也。末世繩繩乎唯恐失仁義。君子非仁義無以生。失仁義則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嗜欲無以活。失嗜欲則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懼失仁義。小人懼失利。觀其所懼。知各殊矣。易曰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即就也鹿以諭民虞欺也幾終也就民欺之即

入林中幾終不如舍之使之不終如其吝也其施厚者其報美其怨大者其禍深薄施而厚望畜怨而無患者古今未之有也是故聖人察其所以往則知其所以來者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致尊邪尊酒器過者斟酌多少不同各得其所宜是故得一人所以得百人也人以其所願於上以交其下誰弗戴以其所欲於下以事其上誰弗喜詩云媚茲一人應侯慎德慎德大矣一人小矣能善小斷能善大矣君子見過忘罰故能諫見賢忘賤故能讓見不足忘貧故能施情繫於中行形於外凡行

藏情雖過無怨不藏其情雖忠來惡情誠也后稷廣利天下猶不自矜禹無廢功無廢財自視猶觖如也觖不滿也滿如陷陷少也實如虛盡之者也凡人各賢其所說而說其所快世莫不舉賢或以治或以亂非自遁求同乎己者也遁欺也己未必得賢而求與己同者而欲得賢亦不幾矣使堯度舜則可使桀度堯是猶以升量石也今謂狐狸則必不知狐又不知狸非未嘗見狐者必未嘗見狸也狐狸非異同類也而謂狐狸則不知狐狸是故謂不肖者賢則必不知賢謂賢者不

背則必不加不背者矣。聖人在上。則民樂其治。在下則民慕其意。小人在上位。如寢關曝纊。寢謂卧關上之不安纊繭也曝繭蛹動搖不休死乃止也不得須臾寧。故易曰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言小人處非其位不可長也。物莫無所不用。天雄烏喙藥之凶毒也。良醫以活人。侏儒瞽師人之困慰者也。慰可蹶也一曰慰極人主以備樂。是故聖人制其剟材無所不用矣。剟疏殺也音拙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其出之也誠。故倡而不和。意而不戴。意恚聲戴嗟也中心必有不合者也。故舜不降席而王天下者。求諸己也。故上多故則

民多詐矣身曲而景直者未之聞也說之所不至者容貌至焉容貌之所不至者感或至焉感乎心明乎智發而成形精之至也可以形勢接而不可以照誋戎翟之馬皆可以馳驅或近或遠唯造父能盡其力三苗之民皆可使忠信或賢或不肖唯唐虞能齊其美必有不傳者心教之微耶不可傳也中行繆伯手搏虎中行繆伯晉臣也而不能生也力能殺虎而德不能服之盡力優而克不能及也克猶能也用百人之所能則得百人之力舉千人之所愛則得千人之心辟若伐樹而引其本千枝萬葉則

莫得弗從也。慈父之愛子非爲報也。不可内解於心。聖人之養民非求用也。性不能已。若火之自熱。氷之自寒。夫有何修焉。及恃其力賴其功者若失火舟中（言同心救火也）故君子見始斯知終矣。媒妁譽人而莫之德也。取庸而強飯之莫之愛也。雖親父慈母不加於此。有以爲則恩不接矣。故送往者非所以迎來也。施死者非專爲生也。誠出於己則所動者遠矣。錦繡登廟貴文也（登猶入也）圭璋在前尚質也。文不勝質之謂君子。故終年爲車無三寸之鎋不可以驅馳。匠人斲戶無

一尺之梴。不可以閉藏。故君子行思乎其所結結要終也心之精者。可以神化。而不可以導人。目之精者可以消澤。而不可以昭誋。誋誡也不可以教導戒人在混冥之中。不可諭於人。故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不下陛而天下亂。蓋情甚乎叫呼也。無諸已求諸人。古今未之聞也。同言而民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民化。誠在令外也。聖人在上。民遷而化。情以先之也。動於上不應於下者情與令殊也。故易曰。亢龍有悔。三月嬰兒。未知利害也。而慈母之愛諭焉者。情也。故言之用者昭昭乎小

哉。不言之用者曠曠乎大哉。身君子之言信也身行君子之言也中君子之意忠也。忠信形於內感動應於外故禹執干戚舞於兩階之間而三苗服。鷹翔川魚鱉沉飛鳥揚必遠害也。鷹懷欲害之心故鳥魚遠之子之死父也。臣之死君也。世有行之者矣非出死以要名也恩心之藏於中而不能違其難也。故人之甘甘非正為蹠也。人之甘甘猶樂樂而為之臣之死君子之死父非以求蹠蹠也而蹠焉往君子之慘怛非正為偽形也。諭乎人心非從外入自中出者也義正乎君仁親乎父故君之於臣也能死生之不能使

爲君簡易。君不能使臣爲苟且簡易之行父之於子也能發起之不能使無憂尋。憂患尋求也父母不能止子故義勝君仁勝父則君尊而臣忠父慈而子孝。聖人在上。化育如神。太上曰、我其性與。性自然也其次曰微彼其如此乎。故詩曰、執轡如組。易曰、含章可貞。動於近成文於遠。夫察所夜行。周公慙乎景。故君子慎其獨也。釋近斯遠塞矣。聞善易以正身離矣。子見禾之三變也。夫子孔子也三變始於粟生於苗成穗。於滔滔然曰。狐鄉邱而死。我其首禾乎。禾穗垂而向根君子不忘本也故君子見善則痛其身焉。痛其不能身苟正懷遠易矣。

（懷來也）故詩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小人之從事也曰苟得君子曰苟義所求者同所期者異乎擊舟水中魚沉而鳥揚同聞而殊事其情一也僖負羈以壺餐表其閭。（釐負羈曹臣重耳出過曹負羈遺以壺餐重耳反晉伐曹令兵不入其閭）趙宣孟以束脯免其軀。（趙宣孟晉卿以束脯活靈輒後免其難）禮不隆而德有餘。（隆多也）仁心之感恩接而憯怛生（憯音慘）故其入人深俱之叫呼也在家老則為恩厚其在債人則生爭鬭故曰兵莫憯於意志莫邪為下寇莫大於陰陽抱鼓為小聖人為善非以求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

利歸之。故人之憂喜。非爲蹝蹝焉往生也。言非爲冀幸往生利意也蹝音鹿故至人不容。不容不飾容故若眯而撫。眯芥入目也撫把之從中發非爲觀容也若跌而據。跌仆也聖人之爲治。漠然不見賢焉。終而後知其可大也。若日之行。騏驥不能與之爭遠。今夫夜有求。與瞽師併。東方開斯照矣。動而有益。則損隨之。故易曰。剝之不可遂盡也。故受之以復。物剝落而復生積薄爲厚。積卑爲高。故君子日孳孳以成煇。小人日快快以至辱。其消息也。離朱弗能見也。文王聞善如不及。宿不善如不祥。非爲日不足也。其憂尋推之

也故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懷情抱質天弗能殺
地弗能薶也聲揚天地之間配日月之光甘樂之者
也苟鄉善雖過無怨苟不鄉善雖忠來患過失誤也忠悉心計
謀故怨人不如自怨求諸人不如求諸己得也聲自
召也貌自示也名自命也文自官也無非己者操銳
以刺操刃以擊何怨乎人故筦子文錦也雖醜登廟筦何桓齊明法度審國刑猶文錦雖惡宜以升廟
子產練染也美而不尊子產相鄭先恩而後法猶練染爲衣溫厚而非宗廟服
虛而能滿淡而有味被褐
懷玉者故兩心不可以得一人一心可以得百人男

子樹蘭美而不芳 蘭芳草男子樹之不芳 繼子得食肥而不澤 繼子有假母 情不相與往來也生所假也死所歸也故宏演直仁而立死 宏演衛懿公臣狄人攻衛食懿公其所在宏演剖腹以盛之 王子閭張掖而受刃 楚白公欲立王子閭爲王不可刼之以兵子閭不受 不以所託害所歸也故世治則以義衛身世亂則以身衛義死之日行之終也故君子慎一用之無勇者非先懾也難至而失其守也貪婪者非先欲也見利而忘其害也虞公見垂棘之璧而不知虢禍之及己也故至道之人不可遏奪也 不可遏抑搖奪 人之欲榮也以爲己也於

彼何益聖人之行義也其憂尋出乎中也於己何以利故帝王者多矣而三王獨稱貧賤者多矣而伯夷獨舉以貴爲聖乎則聖者衆矣以賤爲仁乎則賤者多矣何聖仁之寡也獨專之意樂哉忽乎日滔滔以自新忘老之及已也始乎叔季歸乎伯孟必此積也少必至長不身遁斯亦不遁人遁隱也不能自隱身亦不能隱身於人故若行獨梁不爲無人不競其容獨梁一木橋也行其上常競競恐陷故使人信已者易而蒙衣自信者難情先動動無不得無不得則無窘發窘而後快無窘結發動也窘音君故唐虞之舉

錯也非以借情也。快已而天下治桀紂非正賊之也。快已而百事廢喜憎議而治亂分矣。言下有喜議而國治有憎議而皆亂聖人之行。無所合無所離譬若鼓無所與調無所不比絲竹金石小大修短有敘異聲而和君臣上下官職有差殊事而調。夫織者日以進。織帛者進耕者日以却。耕者却行事相反成功一也。申喜聞乞人之歌而悲出而視之其母也。申喜亡其母母乞食於道艾陵之戰也夫差曰夷聲陽句吳其庶乎。夫差與齊戰於艾陵夷聲陽告也句吳夷語不正言吳加以句也庶幾也同是聲而取信焉異有諸情也故心哀而歌不

樂心樂而哭不哀。夫子曰。絃則是也。其聲非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援琴而彈其絃是也其聲切切而哀文者所以接物也。情繫於中而欲發外者也。以文滅情則失情。以情滅文則失文。文情理通則鳳麟極矣。言至德之懷遠也。輸子陽謂其子曰。良工漸乎矩鑿之中。漸習也矩鑿之中。固無物而不周。聖王以治民。造父以治馬。醫駱以治病。醫駱越醫同材而各自取焉。上意而民載。誠中者也。上有意未言民皆載而行之志或發中心於大未言而信。弗召而至。或先之也。忮於不已知者不自知也。忮急也音鶴矜怛生於不足。怛驕也不足知不足

也諱謚生於矜誠中之人樂而不假。如鶡好聲。忠信之人自樂為之非假假也如鶡自好為聲耳熊之好經。經動導引夫有誰為矜。各在自性非矜也春女思。秋士悲。春女感陽則思秋士見陰而悲而知物化矣。號而哭。蹶而哀。而知聲動矣。容貌顏色理詘伿倨狥。伿音弋狥音夌知情僞矣故聖人稟栗栗乎其內而至乎至極矣功各遂成天也循理受順人也。太公望周公旦天非為武王造之也。崇侯惡來天非為紂生之也有其世有其人也。教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澤利本乎小人君子享其功昔東戶季子之世東戶季子古之人君道路不拾

道耒耜餘糧宿諸晦首。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也。故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凡高者貴其左。天道左旋故下之於上曰左之。臣辭也。下者貴其右。故上之於下曰在之。君讓也。故上左遷則失其所尊也。臣右還則失其所貴矣。小快害道。斯須害儀。斯須暫也子產騰辭。騰傳也子產作刑書獄繁而無邪。獄雖益多而下無邪也失諸情者則塞於辭矣。成國之道。工無僞事。農無遺力。士無隱行。官無失法。譬若設網者引其綱而萬目開矣。舜禹不再受命。堯舜傳大焉。先形乎小也。先見微小以知大刑於寡妻至于兄弟

禪於家國而天下從風。故戎兵以大知小人以小知大。君子之道近而不可以至。卑而不可以登。無載焉而不勝。大而章。遠而隆。知此之道不可求於人。斯得諸己也。釋己而求諸人。去之遠矣。君子者樂有餘而名不足。小人樂不足而名有餘。觀於有餘不足之相去。昭然遠矣。含而弗吐。在情而不萌者。未之聞也。懷其情必萌見君子思義而不慮利。小人貪利而不顧義。子曰鈞之哭也。子孔子也曰子予奈何兮乘我何。其哀則同。其所以哀則異。故哀樂之襲人情也深矣。鑿地漂池。人或

有鑿穿或有塡也言用心異也非止以勞苦民也。各從其蹠而亂生焉。其載情一也。施人則異矣。故唐虞日孳孳以致於王。桀紂日怏怏以致於死。不知後世之譏也。凡人情說其所苦即樂。失其所樂則哀。故知生之樂。必知死之哀。有義者不可欺以利。有勇者不可劫以懼。如饑渴者不可欺以虛器也。人多欲虧義。欲則貪貪損義多憂害智。憂閉塞故害智多懼害勇。嫚生乎小人。嫚倨也蠻夷皆能之。嫚蠻夷之行善生乎君子。誘然與日月爭光。天下弗能遏奪。故治國樂其所以存。亡國亦樂其所以亡也。金

錫不消釋則不流刑。流刑流入型範上憂尋不誠則不法民。憂尋不在民則是絕民之繫也。繫維也君反本而民繫固也。至德小節備大節舉。齊桓舉而不密。齊桓有大節小節疏也晉文密而不舉。晉文有小節大節廢也晉文得之乎閨內失之乎境外。閨內修而境外亂齊桓失之乎閨內而得之本朝。閨內亂而朝廷治水下流而廣大。君下臣而聰明。君不與臣爭功而治道通矣。管夷吾百里奚經而成之。經營也齊桓秦穆受而聽之。聽用二臣之謀照惑者以東爲西惑也。見日而寤矣。衛武侯謂其臣曰小子無謂我老而羸我

羸劣也　有過必謁之是武侯如弗羸之必得羸故老而
弗舍通乎存亡之論者也人無能作也有能爲也有
能爲也而無能成也人之爲天成之終身爲善非天
不行終身爲不善非天不亡故善否我也禍福非我
也故君子順其在己者而已矣性者所受於天也命
者所遭於時也有其材不遇其世天也太公何力比
干何罪循性而行止或害或利求之有道得之在命
故君子能爲善而不能必其得福不忍爲非而未能
必免其禍君根本也臣枝葉也根本不美枝葉茂者

末之間也。有道之世。以人與國。以人與國使得其用無道之世以國與人。堯王天下而憂不解。授舜而憂釋。憂而守之而樂與賢。終不私其利矣。凡萬物有所施之無小不可爲。爲猶用也無所用之碧瑜糞土也。瑜玉也人之情於害之中爭取小焉。於利之中爭取大焉。故同味而嗜厚膞者。厚膞厚切肉也膞音摶必其甘之者也。同師而超羣者必其樂之者也。弗甘弗樂而能爲表者。未之聞也。表見也君子時則進。得之以義。何幸之有。不時則退。讓之以義。何不幸之有。故伯夷餓死首陽之下。猶不自悔。

棄其所賤得其所貴也。禍之萌也緜緜。禍之生也分分。禍福之始萌微。故民嫚之。唯聖人見其始而知其終。故傳曰。魯酒薄而邯鄲圍。魯與趙俱朝楚獻酒於楚魯酒薄而趙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於趙不與楚吏怒以趙所獻酒獻於楚王易魯薄酒楚王以爲趙酒薄而圍邯鄲羊羹不斟而宋國危。宋將華元與鄭戰殺羊食士不及其御及戰御馳馬入鄭軍華元以[illegible]明主之賞罰。非以爲已也。以爲國也。適於已而無功於國者。不施賞焉。逆於已便於國者。不加罰焉。故楚莊謂共雍曰。有德者受吾爵祿。有功者受吾田宅。是二者女無一焉。吾無以與女。可謂不踰於理乎。其

謝之也。猶未之莫與。周政至。殷政善。夏政行。共雍楚臣謝遣也行政善。善未必至也。至至之人。不慕乎行。不慙乎善。含德履道。而上下相樂也。不知其所由然。有國者多矣。而齊桓晉文獨名。泰山之上有七十壇焉。封泰山七十二君而三王獨道。君不求諸臣。臣不假之君。修近彌遠。而後世稱其大。不越鄰而成章。而莫能至焉。故孝巳之禮可爲也。而莫能奪之名也。必不得其所懷也。孝巳殷高宗之子。放逐而不失禮。人不能與孝巳爭名者。不得孝巳之所懷也義載乎宜之謂君子。宜遺乎義之謂小人。通智得而不勞。通智達道之人

其次勞而不病。其下病而不勞。古人味而弗貪也。尋其味而已不貪戀也今人貪而弗味。歌之修其音也。長其音也音之不足於其美者也。金石絲竹助而奏之。猶未足以至於極也。人能尊道行義。喜怒取予。欲如草之從風。召公以桑蠶耕種之時。弛獄出拘。召公周太保使百姓皆得反業修職。文王辭千里之地。而請去炮烙之刑。故聖人之舉事也。進退不失時。若夏就絺綌。上車授綏之謂也。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商容神人也商容吐舌示老子之子知舌柔齒剛列子學壺子。觀景柱而知持後矣。形可亡而影不

（可傷）故聖人不爲物先而常制之。其類若積薪樵。後者在上。人以義愛。以黨羣。以羣強。是故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行者遠。義之所加者淺。則武之所制者小矣。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鑠。虎豹之文來射。猨狖之捷來措。（措刺也）故子路以勇死。萇宏以智困。（以術輔周周人殺之）能以智知而未能以智不知也。故行險者不得履繩。出林者不得直道。夜行瞑目而前其手。事有所至而明有所害。人能貫冥冥入於昭昭。可與言至矣。鵲巢知風之所起。（歲多風則鵲作巢卑）獺穴知水之高下。（水之所及則獺避而

為穴暉日知晏。暉目鴆鳥也晏無雲也天將晏靜暉目先鳴陰諧知雨。天將陰雨則鳴為是謂人智不如鳥獸則不然故通於一伎察於一辭可與曲說未可與廣應也。甯戚擊牛角而歌桓公舉以大政。雍門子以哭見孟嘗君涕流沾纓。歌哭衆人之所能為也一發聲入人耳感人心情之至者也。故唐虞之法可效也。其諭人心不可及也。簡公以懦殺。簡公齊君柔懦田成子殺之子陽以猛劫。子陽鄭相尚刑而劫死皆不得其道者也。故歌而不比於律者其清濁一也。不與律合者由其清濁偏于一繩之外與繩之內皆失直者也。紂為象箸

而箕子嘰。嘰唏也魯以偶人葬而孔子歎。見所始則知所終。故水出於山入於海。稼生乎野而藏乎倉。聖人見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水濁者魚噞。令苛者民亂。城峭者必崩。岸嶠者必陀。嶠音振峭也陀音跎落也故商鞅立法而支解。商鞅為秦孝公立治法百姓怨之以罪支解吳起刻削而車裂。吳起相楚設貴臣相坐之法卒車裂之治國譬若張瑟大絃紐紐音縱急也則小絃絕矣。故急轡數策者非千里之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施於四海。是故祿過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蔽。情行合而名副之。禍福不虛至矣。身

有醜夢不勝正行。國有妖祥不勝善政。是故前有軒冕之賞。不可以無功取也。後有斧鉞之禁。不可以無罪蒙也。素修正者弗離道也。君子不謂小善不足爲也。而舍之。小善積而爲大善。不謂小不善爲無傷也。而爲之。小不善積而爲大不善。是故積羽沉舟。羣輕折軸。故君子禁於微。壹快不足以成善。積快而爲德。壹恨不足以成非。積恨而成怨。故三代之稱。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謗。千歲之積毀也。天有四時。人有四用。何謂四用。視而形之。莫明於目。聽而精之。莫聰於

耳重而閉之莫固於目含而藏之莫深於心目見其形耳聽其聲口言其誠而心致之精則萬物之化咸有極矣地以德廣君以德尊上也地以義廣君以義尊次也地以強廣君以強尊下也故粹者王駁者霸無一焉者亡昔二皇鳳凰至於庭三代至乎門周室至乎澤德彌麤所至彌遠德彌精所至彌近君子誠仁施亦仁不施亦仁小人誠不仁施亦不仁不施亦不仁善之由我與其由人若仁德之盛者也故情勝欲者昌欲勝情者亡欲知天道察其數數謂行原之數也欲

知地道物其樹。五土之宜各有所宜種欲知人道從其欲。從其所欲而觀之勿驚勿駭萬物將自理勿撓勿攖萬物將自清。察一曲者不可與言化一曲一事也審一時者不可與言大日不知夜月不知晝日月爲明而弗能兼也唯天地能函之能包天地曰唯無形者也驕溢之君無忠臣口慧之人無必信交拱之木無把之枝拱抱把握也尋常之溝無吞舟之魚根淺則末短本傷則枝枯福生於無爲患生於多慾害生於弗備穢生於弗耨。除大也聖人爲善若恐不及備禍若恐不免蒙塵而欲毋眯。

涉水而欲無濡不可得也是故知己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福由己發禍由己生聖人不求譽不辟誹正身直行衆邪自息今釋正而追曲倍是而從衆是與俗儷走而內行無繩儷竝也繩準也故聖人反己而弗由也道之有篇章形埒者形埒兆朕也非至者也嘗之而無味視之而無形不可傳於人大戟去水亭歷愈脹大戟亭歷二藥名用之不節乃反爲病物多類之而非似之而實非也唯聖人知其微善御者不忘其馬善射者不忘其弩善爲人上者不忘其下誠能愛而利之天下可從也

弗愛弗利。親子叛父。天子有至貴而非勢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壽而非千歲也。原心反性則貴矣。適情知足則富矣。明死生之分則壽矣。言無常是行無常宜者。小人也。察於一事。通於一伎者。中人也。兼覆蓋而并有之。度伎能而裁使之者。聖人也。

卷十終

淮南鴻烈解卷十一

齊俗訓 齊一也四宇之風世之衆理皆混其俗令爲一道也

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性失然後貴仁道失然後貴義是故仁義立而道德遷矣禮義飾則純樸散矣是非形則百姓眩矣珠玉尊則天下爭矣凡此四者衰世之造也末世之用也夫禮者所以別尊卑異貴賤義者所以合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際也今世之爲禮者恭敬而忮忮害也音眞爲義者布施而德君臣以相非骨肉以生怨則失禮義之本也

故搆而多責謂以權相交權盡而交疏也夫水積則生相食之魚土積則生自穴之獸禮義飾則生僞匿之本夫吹灰而欲無眯涉水而欲無濡不可得也古者民童蒙不知東西貌不羨乎情而言不溢乎行其衣致煖而無文其兵戈銖而無刃楚人謂刃頓爲銖其歌樂而無轉其哭哀而無聲鑿井而飲耕田而食無所施其美亦不求得親戚不相毀譽朋友不相怨德及至禮義之生貨財之貴而詐僞萌興非譽相紛怨德並行於是乃有曾參孝己之美而生盜跖莊蹻之邪故有大路龍旂

羽蓋垂緌。大路天子車交龍爲旂結駟連騎則必有穿窬拊揵

抽箕踰備之姦抽握備後垣也有詭文繁繡弱緆羅紈、弱緆細布

羅縠紈素也緆音錫必有菅屩跐踦短褐不完者、菅茅也故高下

之相傾也短修之相形也。亦明矣。夫蝦蟇爲鶉水蠆

爲蟌莣青蛉也音予務皆生非其類。唯聖人知其化夫胡人

見黂黂府子音蜚不知其可以爲布也越人見毳、不知其

可以爲旃也故不通於物者難與言化昔太公望周

公旦受封而相見太公望問周公曰何以治魯周公

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周公問太公曰何

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劫殺之君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魯日以削至三十二世而亡故易曰履霜堅冰至聖人之見終始微言故糟邱生乎象櫡炮烙生乎熱斗子路撜溺而受牛謝（撜拯同舉也升出溺人主謝以牛也）孔子曰魯國必好救人於患子贛贖人而不受金於府（魯國之法贖人於他國者受金於府）孔子曰魯國不復贖人矣子路受而勸德子贛讓而止善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遠通於論者也由此觀之廉有所在而不可公行也故行齊於

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爲也矜僞以惑世伉行以違衆聖人不以爲民俗廣厦闊屋連闥通房人之所安也鳥入之而憂高山險阻深林叢薄虎豹之所樂也人入之而畏川谷通原積水重泉黿鼉之所便也人入之而死咸池承雲皆黃帝樂九韶舜樂六英帝顓頊樂人之所樂也鳥獸聞之而驚深谿峭岸峻木尋枝猨狖之所樂也人上之而慄形殊性詭所以爲樂者乃所以爲哀所以爲安者乃所以爲危也乃至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認音告使各便其性安其居處其宜爲其

能。故愚者有所修。智者有所不足。柱不可以摘齒。筐不可以持屋。筐小簪也摘音的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追速。鈆音言不可以爲刀。銅不可以爲弩。鐵不可以爲舟。木不可以爲釜。各用之於其所適。施之於其所宜。即萬物一齊。而無由相過。夫明鏡便於照形。其於以函食不如簞。犧牛粹毛宜於廟牲。其於以致雨不若黑蜧。黑蜧神蛇潛於神淵能興雲雨蜧音戾由此觀之。物無貴賤。因其所貴而貴之。物無不貴也。因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也。夫玉璞不厭厚。角觭不厭薄。角觭刀劍羽間之漆覆角也觭音倚

不厭黑粉不厭白此四者相反也所急則均其用一也今之裘與蓑孰急見雨則裘不用升堂則蓑不御此代爲常者也譬若舟車楯肆窮廬故有所宜也沙地宜肆泥地宜楯草野宜窮廬故老子曰不上賢者言不致魚於水沉鳥於淵故堯之治天下也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后稷爲大田師奚仲爲工其導萬民也水處者漁山處者木谷處者牧陸處者農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澤皐織網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是故離叛者寡而聽從

者衆譬若播棊丸於地員者走澤方者處高各從其所安夫有何上下焉若風之遇簫（簫籟也）忽然感之各以清濁應矣夫猨狖得茂木不舍而穴狟貉得埵防弗去而緣（狟狟豚埵木埒防隄也狟音垣埵音朵）物莫避其所利而就其所害是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而足迹不接諸侯之境車軌不結千里之外者皆各得其所安故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有餘虛者非無人也皆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徼於末也有餘者非多財也欲節事寡也不足者非無貨也民

躁而貴多也。故先王之法籍，非所作也，其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爲也，其所守也。凡以物治物者，不以物以睦；治睦者，不以睦以人；治人者，不以人以君；治君者，不以君以欲；治欲者，不以欲以性；治性者，不以性以德；治德者，不以德以道。原人之性，蕪穢而不得清明者，物或堁之也。堁塵羌氐僰翟，嬰兒生皆同聲，羌東戎氐南夷僰西夷翟北胡也及其長也，雖重象狄騠，象狄騠譯也象傳狄騠之語也不能通其言，敎俗殊也。今三月嬰兒，生而徙國，則不能知其故俗。由此觀之，衣服禮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

於外也夫竹之性浮殘以為牒束而投之水則沉失其體也金之性沉託之於舟上則浮勢有所支也夫素之質白染之以涅則黑縑之性黃染之以丹則赤人之性無邪久湛於俗則易易而忘本合於若性若性合於他性白若本性也故日月欲明浮雲蓋之河水欲清沙石濊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唯聖人能遺物而反已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寤矣夫性亦人之斗極也有以自見也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見則動而惑營譬若隴西之游愈躁愈沉孔子謂顏回曰吾

服汝也忘而汝服於我也亦忘雖然汝雖忘乎吾猶有不忘者存孔子知其本也夫縱欲而失性動未嘗正也以治身則危以治國則亂以入軍則破是故不聞道者無以反性故古之聖王能得諸己故令行禁止名傳後世德施四海是故凡將舉事必先平意清神神清意平物乃可正若璽之抑埴璽印埴泥也正與之正印正而封亦正傾與之傾故堯之舉舜也決之於目桓公之取甯戚也斷之於耳而已矣為是釋術數而任耳目其亂必甚矣夫耳目之可以斷也反情性也聽失

於誹譽。而目淫於采色。而欲得事正則難矣。夫載哀者聞歌聲而泣。載樂者見哭者而笑。哀可樂者笑可哀者載使然也。是故貴虛。載疑作感 故水擊則波興。氣亂則智昏。智昏不可以爲政。波水不可以爲平。故聖王執一而勿失。萬物之情旣矣。四夷九州服矣。夫一者至貴無適於天下。聖人託於無適。故民命繫矣。爲仁者必以哀樂論之。爲義者必以取予明之。目所見不過十里。而欲遍照海內之民。哀樂弗能給也。無天下之委財。而欲遍贍萬民。利不能足也。且喜怒哀樂有

感而自然者也。故哭之發於口。涕之出於目。此皆憤於中而形於外者也。譬若水之下流。烟之上尋也。夫有孰推之者。故强哭者雖病不哀。强親者雖笑不和。情發於中而聲應於外。故釐負羈之壺餐。愈於晉獻公之垂棘。趙宣孟之束脯。賢於智伯之大鐘。智伯以大鐘滅仇由故禮豐不足以效愛。而誠心可以懷遠。故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曾參之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其養一也。故胡人彈骨。越人齧臂。中國歃血也。所由各異。其於信一也。三苗髽首。羌人括領。中國冠笄

越人劗鬋其於服一也。髽音撾以枲束髮括結笄簪鬋斷也帝顓頊之法。婦人不辟男子於路者。拂之於四達之衢。拂放也今之國都。男女切踦踦足也肩摩於道。故於俗一也。故四夷之禮不同。皆尊其主而愛其親。敬其兄。獫狁之俗相反。獫狁北胡皆慈其子而嚴其上。夫鳥飛成行。獸處成群。有孰教之。故魯國服儒者之禮。行孔子之術。地削名卑。不能親近來遠。越王句踐劗髮文身。無皮弁搢笏之服。拘罷拒折之容。拘罷圜也拒折方也然而勝夫差於湖。南面而霸天下。泗上十二諸侯皆率九夷

貉匈奴之國。縱體拖髮。拖縱也箕倨反言而[illegible]

未必無禮也。楚莊王裾衣博袍。裾裒也衣裾也令行

遂霸諸侯。晉文君大布之衣。大布粗布牂羊之裘。牂音臧韋

以帶劍。威立於海內。豈必鄒魯之禮之謂禮乎。是故

入其國者從其俗。入其家者避其諱。不犯禁而入。不

忤逆而進。雖之夷狄徒倮之國。結軌乎遠方之外。而

無所困矣。禮者實之文也。仁者恩之效也。故禮因人

情而爲之節文。而仁發恲以見容。恲色也禮不過實。仁

不溢恩也。治世之道也。夫三年之喪。是強人所不反

也而以僞輔情也三月之服是絕哀而迫切之性也。夫儒墨不原人情之終始而務以行相反之制五縗之服。五縗謂三年朞年九月五月三月服 悲哀抱於情葬薶稱於養不強人之所不能爲不絕人之所能已度量不失於適誹譽無所由生古者非不知繁升降槃還之禮也蹀采齊肆夏之容也。采齊肆夏皆樂名 以爲曠日煩民而無所用故制禮足以佐實喻意而已矣古者非不能陳鐘鼓盛筦簫揚干戚奮羽旄以爲費財亂政制樂足以合歡宣意而已喜不羨於音非不能竭國麋民虛府

殫財。含珠鱗施綸組節束。追送死也。以爲窮民絕業。而無益於槁骨腐肉也。故葬薶足以收斂蓋藏而已。昔舜葬蒼梧市不變其肆。禹葬會稽之山農不易其畝。明乎生死之分通乎侈儉之適者也。亂國則不然。言與行相悖情與貌相反禮飾以煩樂優以淫崇死以害生久喪以招行是以風俗濁於世而誹譽萌於朝是故聖人廢而不用也義者循理而行宜也禮者體情制文者也義者宜也禮者體也昔有扈氏爲義而亡。（有扈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子故伐啓啓亡之）知義而不知宜也魯治

禮而制。知禮而不知體也。有虞氏之祀其社用土祀中霤葬成畝。其樂咸池承雲九部。舜兼用黃帝樂 其服尚黃。夏后氏其社用松。祀戶。葬牆置翣。翣棺衣飾也 其樂夏籥九成六佾六列六英。九成變也六列六六爲行列也六英禹兼用顓頊之樂 其服尚青。殷人之禮。其社用石。祀門。葬樹松。其樂大濩晨露。湯所作樂 其服尚白。周人之禮。其社用栗。祀竈。葬樹柏。其樂大武三象棘下。其服尚赤。禮樂相詭。服制相反。然而皆不失親疏之恩。上下之倫。今握

籍。以非傳代之俗。譬由膠柱而調瑟也。故

義而爲衣分節行而爲帶衣足以覆形從
撓便身體適行步不務於奇麗之容閒背之[illegible]
以結紐收衽束牢連固不亟於爲文句疏短之鞻故
制禮義行至德而不拘於儒墨所謂明者非謂其見
彼也自見而已所謂聰者非謂聞彼也自聞而已所
謂達者非謂知彼也自知而已是故身者道之所托
身得則道得矣道之得也以視則明以聽則聰以言
則公以行則從故聖人裁制物也猶工匠之斲削鑿
枘也宰庖之切割分別也曲得其宜而不折傷拙工

則不然。大則塞而不入。小則窕而不周。動於心。枝於手。而愈醜。夫聖人之斵削物也。剖之判之。離之散之。已淫已失。復揆以一。既出其根。復歸其門。已雕已琢。遂反於樸。合而爲道德。離而爲儀表。其轉入元冥。其散應無形。禮義節行。又何以窮至治之本哉。世之明事者。多離道德之本。曰禮義足以治天下。此未可與言術也。所謂禮義者。五帝三王之法籍。風俗一世之迹也。譬若芻狗土龍之始成。芻狗束芻爲狗以謝過求福土龍以請雨文以青黃。絹以綺繡。纏以朱絲。尸祝袀袨。袀純服袨墨齋衣也大

夫端冕。（端冕冠也）以送迎之及其已用之後則壤土莫薊而已。（劌音出）夫有孰貴之故當舜之時有苗不服於是舜修政偃兵執干戚而舞之時天下大雨禹令民聚土積薪擇邱陵而處之武王伐紂載尸而行（尸文王之木主）也海內未定故不爲三年之喪始禹遭洪水之患陂塘之事故朝死而暮葬此皆聖人之所以應時耦變見形而施宜者也今之修干戚而笑钁插（钁斫屬）知三年非一日是從牛非馬以徵笑羽也以此應化無以異於彈一絃而會棘下（棘下樂名一絃會之不可成也）夫以一世之

變。欲以耦化應時。譬猶冬被葛而夏被裘。夫一儀不可以百發。儀，弩招頭也。射百發，遠近不可皆以一儀也。一衣不可以出歲。儀必應乎高下。衣必適乎寒暑。是故世異則事變。時移則俗易。故聖人論世而立法。隨時而舉事。尚古之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七十餘聖。法度不同。非務相反也。時世異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爲法。所以爲法者。與化推移者也。夫能與化推移爲人者。至貴在焉爾。故狐梁之歌可隨也。其所以歌者不可爲也。聖人之法可觀也。其所以作法不可原也

辯士言可聽也其所以言不可形也淳均之劍不可
愛也而歐冶之巧可貴也今夫王喬赤松子吹嘔呼
吸吐故內新遺形去智抱素反眞以遊元眇上通雲
天今欲學其道不得其養氣處神而放其一吐一吸
時詘時伸其不能乘雲升假亦明矣五帝三王輕天
下細萬物齊死生同變化抱大聖之心以鏡萬物之
情上與神明爲友下與造化爲人今欲學其道不得
其淸明元聖而守其法籍憲令不能爲治亦明矣故
曰得十利劍不若得歐冶之巧得百走馬不若得伯

樂之數樸至大者無形狀道至眇者無度量故天之圓也不得規地之方也不得矩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道在其間而莫知其所故其見不遠者不可與語大其智不閎者不可與論至昔者馮夷得道以潛大川(馮夷河伯也)鉗且得道以處崑崙扁鵲以治病造父以御馬羿以之射倕以之斲(倕堯時巧工)所爲者各異而所道者一也夫稟道以通物者無以相非也譬若同陂而漑田其受水均也今屠牛而烹其肉或以爲酸或以爲甘煎熬燎炙齊味萬方其本一牛

之體伐楩柟豫樟而剖梨之（剖判梨分也）或為棺槨或為柱梁披斷撥檖（披解也撥析也檖順也音遂）所用萬方然一木之樸也故百家之言指奏相反其合道一體也譬若絲竹金石之會樂同也其曲家異而不失於體伯樂韓風秦牙管青（皆古善相馬者）所相各異其知馬一也故三皇五帝法籍殊方其得民心均也故湯入夏而用其法武王入殷而行其禮桀紂之所以亡而湯武之所以為治故剞劂銷鋸（剞音几劂音厥銷音削）陳非良工不能以制木鑪橐埵坊（鑪橐埵皆冶具坊土形也）設非巧冶不能以冶金屠

午吐一朝解九牛而刀以剃毛。屠牛吐齊之大屠庖丁用刀十九年而刀如新剖硎。庖丁齊屠伯新剖始斲也硎磨刀石何則游乎衆虛之間。若夫規矩鉤繩者。此巧之具也。而非所以巧也。故瑟無絃。雖師文不能以成曲。師文樂師徒絃則不能悲。故絃悲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悲也。若夫工匠之爲連鐖運開陰閉眩錯。連鈇鐖發也運開相通也陰閉獨閉也眩因而相錯也入於冥冥之眇。神調之極。游乎心手衆虛之間。而莫與物爲際者。父不能以教子。瞽師之放意相物寫神愈舞而形乎絃者。兄不能以喻弟。今夫爲平者準也

爲直者繩也若夫不在於繩準之中可以平直者此不共之術也故叩宮而宮應彈角而角動此同音之相應也其於五音無所比而二十五絃皆應此不傳之道也故蕭條者形之君蕭條深靜也而寂寞者音之主也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所謂是與非各異皆自是而非人由此觀之事有合於已者而未始有是也有忤於心者而未始有非也故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求合於己者也去非者非批邪施也去忤於心者也忤於我未必不合於人也合於

我未必不非於俗也至是之是無非至非之非無是此真是非也若夫是於此而非於彼非於此而是於彼者此之謂一是一非也此一是非隅曲也夫一是非宇宙也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謂是非者不知孰是孰非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為寬裕者曰勿數撓為刻削者曰致其鹹酸而已矣晉平公出言而不當師曠舉琴而撞之跌衽宮壁（跌衽至平公衣衽中宮壁）左右欲塗之（欲塗師曠所敗壁也）平公曰令之以此為寡人失孔子聞之曰平公非不痛其體也欲

來諫者也。韓子聞之曰。羣臣失禮而弗誅。是縱過也。有以也夫。平公之不霸也。故賓有見人於宓子者。宓子子賤賓出。宓子曰。子之賓獨有三過。望我而笑。是攄也。攄慢也音牽談語而不稱師。是返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賓曰。望君而笑。是公也。談語而不稱師。是通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故賓之容一體也。或以爲君子。或以爲小人。所自觀之異也。故趣舍合。即言忠而益親。身疏。即謀當而見疑。親母爲其子治扢。音葢禿而血流至耳。見者以爲其愛之至也。使在於繼母。則過者以爲

妙也事之情一也所從觀者異也從城上視牛如羊視羊如豕所居高也闚面於盤水則員於杯則隨面形不變其故有所員有所隨者所自闚之異也今吾雖欲正身而待物庸遽知世之所自闚我者乎若轉化而與世競走譬猶逃雨也無之而不濡常欲在於虛則有不能為虛矣為者失之執者敗之若夫不為虛而自虛者性自然也此所慕而不能致也故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己而與轂致千里轉無窮之原也不通於道者若迷惑告以東西南北所居聆聆聆聆意晚解也一曲而辟

辟邪僻也然忽不得復迷惑也。故終身隸於人。辟若俔之

見風也。俔音遺候風者也世所謂五兩無須臾之間定矣。故聖人體

道反性。不化以待化。則幾於免矣。免免世難也治世之體

易守也。其事易為也。其禮易行也。其責易償也。是以

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士農工商。鄉別州異。是故農與

農言力。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

士無遺行。農無廢功。工無苦事。商無折貨。各安其性。

不得相干。故伊尹之興土功也。修脛者使之跖钁。長脛

以蹋插者使入深钁音瞿強脊者使之負土。脊強者任負重眇者使之準

（目不止因令睎）傴者使之塗。（傴人塗地因其俛也）各有所宜而人性齊矣。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異形殊類。易事而悖。失處而賤。得勢而貴。聖人總而用之。其數一也。夫先知遠見。達視千里。人才之隆也。而治世不以責於民。博聞强志。口辯辭給。人智之美也。而人主不以求於下。敖世輕物。不汙於俗。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爲民化。神機陰閉。剞劂無迹。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以爲民業。故萇弘師曠先知禍福。言無遺策。而不可與衆同職也。公孫龍折辯抗辭。別同異。離堅白。（公孫龍趙人好分折

詭異之言不可與衆同道也北人無擇非舜而自投清泠之淵。北人無擇古隱士非舜非其德衰不可以爲世儀魯般墨子以木爲鳶而飛之三日不集。而不可使爲工也故高不可及者不可以爲人量行不可逮者不可以爲國俗。夫挈輕重不失銖兩聖人弗用而縣之乎銓衡視高下不差尺寸明主弗任而求之乎浣準。浣準水望之平何則、人才不可專用而度量可世傳也故國治可與愚守也而軍制可與權用也夫待騕褭飛兔而駕之則世莫乘車。騕褭良馬飛兔其子皆一日萬里待西施毛嬙而爲配則終

身不家矣。皆古好女然非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所有而並用之夫馳驥千里一日而通。駑馬十舍旬亦至之。旬十日由是觀之人材不足專恃而道術可公行也。亂世之法高爲量而罪不及重爲任而罰不勝危。爲禁而誅不敢。民困於三責則飾智而詐上犯邪而干免故雖峭法嚴刑不能禁其姦何者力不足也故諺曰鳥窮則噣。音喙獸窮則角。音觸人窮則詐此之謂也。道德之論譬猶日月也。江南可北不能易其指馳騖千里不能易其處趨舍禮俗猶室宅之居也東家謂

之西家西家謂之東家雖皐陶為之理不能定其處
故趍舍同誹譽在俗意行鈞窮達在時湯武之累行
積善可及也其遭桀紂之世天授也今有湯武之意
而無桀紂之時而欲成霸王之業亦不幾矣昔武王
執戈秉鉞以伐紂勝殷搢笏杖殳以臨朝武王既沒
殷民叛之周公踐東宮履乘石人君升車有乘石也攝天子之
位負扆而朝諸侯放蔡叔誅管叔克殷殘商祀文王
于明堂七年而致政成王夫武王先武而後文非意
變也以應時也周公放兄誅弟非不仁也以匡亂也

故事周於世則功成務合於時則名立昔齊桓公合諸侯以乘車退誅於國以斧鉞晉文公合諸侯以革車退行於國以禮義桓公前柔而後剛文公前剛而後柔然而令行乎天下權制諸侯鈞者審於勢之變也顏闔魯君欲相之〔顏闔魯隱士〕而不肯使人以幣先焉鑿培而遁之〔培屋後牆也〕爲天下顯武使遇商鞅申不害刑及三族又況身乎世多稱古之人而高其行並世有與同者而弗知貴也非才下也時弗宜也故六騏驥駟駃騠〔駃騠北翟之良馬也〕以濟江河不若窾木便者也〔窾空也〕

處世然也是故立功之人簡於行而謹於時今世俗之人以功成爲賢以勝患爲智以遭難爲愚以死節爲戇（音壯）吾以爲各致其所極而已王子比干非不知箕子被髮佯狂以免其身也然而樂直行盡忠以死節故不爲也伯夷叔齊非不能受祿任官以致其功也然而樂離世伉行以絕衆故不務也許由善卷非不能撫天下寧海內以德民也然而羞以物滑和故弗受也豫讓要離（豫讓智伯臣要離吳王闔閭臣）非不知樂家室安妻子以偷生也然而樂推誠行必以死主故不留也

人從箕子視比干則愚矣。從比干視箕子則卑矣。從管晏視伯夷則戇矣。從伯夷視管晏則貪矣。趨舍相非，嗜欲相反。而各樂其務，將誰使正之。曾子曰：擊舟水中，鳥聞之而高翔，魚聞之而淵藏。故所趨各異，而皆得所便。故惠子從車百乘以過孟諸（惠子名施，仕爲梁相，視車百乘志尚未足。孟諸，宋澤。）莊子見之，弃其餘魚。（莊子隱而不視，見惠施之不足，故弃餘魚。）鵜胡飲水數斗而不足，（鵜胡，汙澤鳥。）鱓鮪入口若露而死。（鱓鮪，魚名，音善委。）智伯有三晉而欲不贍，林類、榮啓期衣若縣衰而意不慊。（林類、榮啓期皆隱士。慊，恨也。）由此觀之，則趨行

各異何以相非也。夫重生者不以利害已。立節者見難不苟免。貪祿者見利不顧身。而好名者非義不苟得。此相爲論譬猶冰炭鉤繩也。何時而合若以聖人。爲之中則兼。覆而幷之未有可是。非者也夫飛鳥主巢狐狸主穴巢者巢成而得棲焉。穴者穴成而得宿焉趍舍行義。亦人之所棲宿也各樂其所安致其所蹠謂之成人也蹠至故以道論者。總而齊之治國之道上無苛令官無煩治。士無僞行工無淫巧。其事經而不擾其器完不飾。亂世則不然爲行者相揭以高。揭舉

爲禮者相矜以僞車輿極於雕琢器用逐於刻鏤求貨者爭難得以爲寶詆文者處煩撓以爲惠爭爲佹辯久積而不決無益於治工爲奇器歷歲而後成不周於用故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爲天下先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強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強者無以揜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溢姦邪不生安樂無事而天下均平故孔丘曾參無所施其善

孟賁成荆無所行其威成荆古勇士衰世之俗。以其知巧詐僞飾衆無用貴遠方之貨。珍難得之財不積於養生之具。澆天下之淳。澆薄淳厚也析天下之樸牿服馬牛以爲牢。滑亂萬民以淸爲濁。性命飛揚。皆亂以營貞信漫瀾。人失其情性。於是乃有翡翠犀象黼黻文章以亂其目。芻豢黍粱荆吳芬馨以嚂其口。嚂貪求也嚂音藍鍾鼓管簫絲竹金石以淫其耳。趍舍行義禮節謗議以營其心。於是百姓糜沸豪亂暮行逐利。煩拏澆淺淺薄旣薄尚澆也法與義相非。行與利相反。雖十管仲弗能

治也。且富人則車輿衣纂錦纂繪也馬飾傅旄象帷幕茵席綺繡條組青黃相錯不可爲象。貧人則夏被褐帶索含菽飲水以充腸。以支暑熱冬則羊裘解札解札裘敗解也短褐不掩形而煬竈口。煬炙也故其爲編戶齊民無以異然貧富之相去也。猶人君與僕虜不足以論之。夫乘奇技僞邪施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正修理不苟得者。不免乎飢寒之患而欲民之去末反本由是發其原而壅其流也。夫雕琢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農士廢。女工傷則飢之本而寒

之原也夫饑寒竝至能不犯法干誅者古今之未聞也故仁鄙在時不在行利害在命不在智夫敗軍之卒勇武遁逃將不能止也勝軍之陳怯者死行懼不能走也故江河決沉一鄉父子兄弟相遺而走爭升陵阪上高丘輕足先升不能相顧也世樂志平見鄰國之人溺尚猶哀之又況親戚乎故身安則恩及鄰國志爲之滅身危則忘其親戚而人不能解也游者不能拯溺手足有所急也灼者不能救火身體有所痛也夫民有餘卽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

亂起扣門求水莫弗與者所饒足也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所有餘也故物豐則欲省求贍則爭止秦王之時或人葅子利不足也劉氏持政獨夫收孤財有餘也劉氏謂漢故世治則小人守政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爲姦而法弗能禁也

淮南鴻烈解卷十二

道應訓 道之所行物動而應考之禍福以知驗符也

太清問於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弗知也。又問於無為曰子知道乎。無為曰吾知道。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為曰吾知道有數。曰其數奈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窈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太清又問於無始曰鄉者吾問道於無窮無窮曰吾弗知之。又問於無為無為曰吾知道。曰

PL 2931 H3 1907

石原巨林齋藏書

乎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為曰吾知道有數曰其數奈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强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窮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吾所以知道之數也若是則無為知與無窮之弗知孰是孰非無始曰弗知之深而知之淺弗知之而知之外弗知精而知之粗太清仰而歎曰然則不知乃知耶知乃不知耶孰知知之為弗知弗知之為知耶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不形者乎故

老子曰天下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也故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以微言白公楚太子建子勝也建見殺白公怨而欲復讐故問微言孔子不應知白公有陰謀也白公曰若以石投水中何如曰吳越之善沒者能取之矣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菑澠之水合易牙嘗而知之。菑澠齊二水名菑音甾澠音敏白公曰然則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謂不可誰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無為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也

故死於浴室楚殺白公於浴室之地故老子曰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吾知也白公之謂也惠子爲惠王爲國法惠子惠施惠王梁惠王也已成而示諸先生先生皆善之奏之惠王惠王甚說之以示翟煎曰善惠王曰善可行乎翟煎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也翟煎對曰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許音虎此舉重勸力之歌也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辯故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此之謂也田駢以道術說齊王田駢齊臣王

應之曰寡人所有齊國也道術難以除患願聞國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爲政譬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爲材願王察其所謂而自取齊國之政焉巳雖無除其患害天地之閒六合之內可陶冶而變化也齊國之政何足問哉此老聃之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者也若王之所問者齊也田駢所稱者材也材不及林林不及雨（雨然後材乃得生也）雨不及陰陽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白公勝得荊國不能以府庫分人七日石乙入曰（石乙白公黨）不義得之又不能布施患

必至矣不能予人不若焚之毋令人害我白公弗聽也九日葉公入葉公自方城之外入殺白公乃發大府之貨以予衆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而攻之十有九日而擒白公夫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也不能爲人又無以自爲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嗇也何以異於梟之愛其子也梟子長食其母故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鋭之不可長保也趙簡子以襄子爲後董閼于曰無卹賤今以爲後何也董閼于趙氏臣無卹襄子名簡子之庶子簡子曰是爲人也能爲社稷忍羞異日知伯與襄子飲

而批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爲社稷忍羞，豈曰能刺人哉。處十月，知伯圍襄子於晉陽。襄子疏隊而擊之，大敗知伯，破其首以爲飲器。飲溺器椑榼也。故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其爲天下谿。

齧缺問道於被衣。齧缺被衣皆堯時老人。被衣曰：正女形，壹女視，天和將至。攝女知，正女度，神將來舍，德將來附，若美而道將爲女居。惷乎若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繼以讐夷。讐夷熟視不言貌。被衣行歌而去，曰：形若槁骸，心如死灰，直實不知，以故自持，墨墨恢恢，無

必可與謀彼何人哉故老子曰明白四達能無以知乎趙襄子攻翟而勝之取尤人終人尤人終人翟二邑使者來謁之襄子方將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積今一朝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爲昌也而喜所以爲亡也勝非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而卒取亡焉不通乎持勝也唯有道之

主能持勝孔子勁杓國門之關古者縣門下從上而杓引之者難也不肯以力聞墨子爲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善持勝者以強爲弱故老子曰道沖而用之又弗盈也惠孟見宋康王蹀足謦欬音蝶欬咳曰寡人所說者勇有功也不說爲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孟對曰臣有道於此人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有力擊之不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孟曰夫刺之而不入擊之而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夫不

敢刺不敢擊非無其意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意也夫無其意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歡然皆欲愛利之心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此寡人所欲得也惠孟對曰孔墨是已孔子墨翟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無地爲君以道富也無官爲長以德尊也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者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賢於孔墨也遠矣

宋王無以應惠孟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

說勝寡人也。故老子曰勇於不敢則活。由此觀之大勇反爲不勇耳。昔堯之佐九人。禹皐陶稷契伯夷倕益夔龍舜之佐七人。與堯同臣其七八武王之佐五人。周公召公太公畢公毛公堯舜。武王於九七五者不能一事焉。然而垂拱受成功者。善乘人之資也。故人與驥逐走則不勝驥。託於車上則驥不能勝。北方有獸其名曰蹷。鼠前而兔後。鼠前足短兔後足長故謂之蹷趨則頓。走則顛。常爲蛩蛩駏驉音巨虛取其草以與之。蛩蛩駏驉前足長後足短故能乘虛而走不能上也蹷有患害。蛩蛩駏驉必負而走。此以其能託其所不能。故老子曰夫

代大匠斲者希不傷其手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嗣君應之曰子所有者千乘也願以受教薄疑對曰烏獲舉千鈞又況一斤乎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昭文君周哀分爲西東各自立其君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赫對曰臣之所言不可則不能安周臣之所言可則周自安矣此所謂弗安而安者也故老子曰大制無割故致數輿無輿也魯國之法魯人爲人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金於府子贛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辭不受金孔子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

易俗而受教順可施後世非獨以適身之行也今國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爲不廉不受金則不復贖人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矣孔子亦可謂知禮矣故老子曰見小曰明魏武侯問於李克曰（李克武侯相）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而數勝武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其獨以亡何故也對曰數戰則民罷數勝則主憍以憍主使罷民而國不亡者天下鮮矣憍則恣恣則極物罷則怨怨則極慮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矣夫差之所以自剄於干遂

也故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甯越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於是爲商旅將任車以商於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爝火甚盛爝炬火也從者甚衆甯越飯牛車下望見桓公而悲擊牛角而疾商歌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及至從者以請桓公贛之衣冠而見說以爲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羣臣爭之曰客衞人也衞之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問之而故賢者也用之未晚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

有小惡也以人之小惡而忘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
以失天下之士也凡聽必有驗一聽而弗復問合其
所以也令已聽知之合所以用之且人固難合也權而用其長者
而已矣當是舉也桓公得之矣故老子曰天大地大
道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其一焉以言其能
包裹之也大王亶父居邠翟人攻之事之以皮帛珠
玉而弗受曰翟人之所求者地無以財物為也大王
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處而殺其
子吾弗為皆勉處矣為吾臣與翟人奚以異且吾聞

之也不以其所養害其養杖策而去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大王亶父可謂能保生矣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之爵祿則必重失之所自來者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故老子曰貴以身爲天下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爲天下乃可托於天下矣中山公子牟中山鮮虞之國謂詹子曰身處江海之上心在魏闕之下爲之奈何詹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猶不能自勝詹子曰不能自勝則從之從之神無怨乎不能

自勝而强弗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
故老子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
强是故用其光復歸其明也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
奈何對曰何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楚王曰寡人
得立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
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任
於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故老子曰修之身其德
乃眞也桓公讀書於堂輪人斲輪於堂下釋其椎鑿
而問桓公曰君之所讀者何書也桓公曰聖人之書

輪扁曰其人在焉桓公曰已死矣輪扁曰是直聖人之糟粕耳桓公勃然作色而怒曰寡人讀書工人焉得而譏之哉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然有說臣試以臣之斲輪語之大疾則苦而不入大徐則甘而不固（苦急意也甘緩意也）不[illegible]不苦應於手厭於心而可以至妙者臣不能以教臣之子而臣之子亦不能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老而爲輪今聖人之所言者亦以懷其實窮而死獨其糟粕在耳故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

夫國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亂在君行賞罰大爵賞賜予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怨也臣請當之宋君曰善寡人當其美子受其怨寡人自知不爲諸侯笑矣國人皆知殺戮之專制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畏之居不至期年子罕遂却宋君而專其政故老子曰魚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于周王壽古好書之人徐馮周之隱者徐馮曰事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故知時者無常行書者言之所出也言出於知者知者藏書於是王壽乃

焚書而舞之故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令尹子佩請飲莊王莊王許諾子佩疏揖北面立於殿下子佩楚莊王相疏徙號揖畢于也曰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意者臣有罪乎莊王曰吾聞子具於强臺强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料山山名方皇水名一曰山名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留而不能反故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曹無禮焉。曹共公聞重耳駢脅使袒而捕魚設薄以觀之釐負羈之妻謂釐負羈曰君無禮於晉公子吾觀其從者皆賢人也。狐偃趙衰之屬

君以御夫子反晉國必伐曹子何不先加德焉釐負羈遺之壺餐而加璧焉重耳受其餐而反其璧及其反國起師伐曹尅之令三軍無入釐負羈之里故老子曰曲則全枉則直越王句踐與吳戰而不勝國破身亡困於會稽忿心張膽氣如涌泉選練甲卒赴火若滅然而請身爲臣妻爲妾親執戈爲吳兵先馬走果擒之於干遂先馬走先馬前而走故老子曰柔之勝剛也弱之勝强也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越王親之故霸中國趙簡子死未葬中牟入齊中牟自入臣於齊已葬五日

襄子起兵攻圍之未合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
而退之軍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
我何故去之襄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
利不迫人於險使之治城城治而後攻之中牟聞其
義乃請降故老子曰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
乎子姓謂伯樂子對曰良馬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相天下
之馬者若滅若失若亡若滅其抑不可見也若失作入年出也若亡髣髴不及也
其一若此馬者絕塵弭轍絕塵不及也弭轍引迹疾也臣之子皆

下材也可告以良馬而不可以告天下之馬臣有所與共儋纆采薪者九方堙（纆索也九方堙人姓名）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之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馬矣在於沙邱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牡而黃使人往取之牝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問之曰敗矣子之所使求者毛物牝牡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堙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

覩而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貴乎馬者馬至而果千里之馬故老子曰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吳起爲楚令尹適魏問屈宜若曰（屈宜若楚大夫亡在魏）王不知起之不肖而以爲令尹先生試觀起之爲人也屈子曰將奈何吳起曰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砥礪甲兵時爭利於天下屈子曰宜若聞之昔善治國家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今子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是變其故易其常也行之者不利宜若聞之曰怒者

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本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人之所本逆之至也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於齊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宜得志於秦而得志焉（起爲魯將伐齊敗之爲魏西河守秦兵不敢東下）宜若聞之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惑吾王之數逆天道戾人理至今無禍差須夫子也（差須猶少待也）吳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子曰成形之徒不可更也（形禍形已成）子不若敦愛而篤行之老子曰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晉伐楚三舍不止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

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孤之過也若何其辱羣大夫曰先臣之時晉不伐楚今臣之身而晉伐楚此臣之罪也請一擊之王俛而泣涕沾襟起而拜羣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爲在己且輕下其臣不可伐也夜還師而歸老子曰能受國之垢是爲社稷主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焉子韋司星者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禍且當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誰爲君

乎。寧獨死耳。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民之命歲饑民必死矣爲人君而欲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爲君者乎是寡人之命固已盡矣子韋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有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奚以知之對曰君有君人之言三故有三賞星必三徙舍舍行七里三七二十一故君移年二十一歲臣請伏於陛下以伺之星不徙臣請死之。公曰可是夕也星果三徙舍。故老子曰能受

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昔者公孫龍在趙之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不能與遊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謂弟子曰門下故有能呼者乎對曰無有公孫龍曰與之弟子之籍後數日往說燕王至於河上而航在一汜使善呼者呼之一呼而航來故曰聖人之處世不逆有伎能之士故老子曰人無棄人物無棄物是謂襲明子發攻蔡踰之子發楚將踰越勝也宣王郊迎列田百頃而封之執圭楚爵功臣賜以圭謂之執圭比附庸子發辭不受曰治國立政諸侯入賓此君之德也

發號施令師未合而敵遁此將軍之威也兵陳戰而勝敵者此庶民之力也夫乘民之功勞而取其爵祿者非仁義之道也故辭而弗受故老子曰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晉文公伐原（原周邑襄王以原賜文公原叛伐之）與大夫期三日三日而原不降文公令去之軍吏曰原不過一二日將降矣君曰吾不知原三日而不可得下也以與大夫期盡而不罷失信得原吾弗爲也原人聞之曰有君若此可弗降也遂降溫人聞亦請降（時溫亦叛）故老子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眞

其中有信故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公儀休相魯公儀休故魯博士而嗜魚一國獻魚公儀子弗受其弟子諫曰夫子嗜魚弗受何也答曰夫唯嗜魚故弗受夫受魚而免於相雖嗜魚不能自給魚毋受魚而不免於相則能長自給魚此明於爲人爲巳者也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又曰知足不辱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士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處之孫叔敖曰吾

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是以免三怨可乎故老子曰貴必以賤爲本高必以下爲基大司馬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鉤芒。捶音朶鍛銀擊也鉤鈎鉤也大司馬曰子巧邪有道邪曰臣有守也臣年二十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以用之者必假於弗用也而以長得其用而況持無不用者乎物孰不濟焉故老子曰從事於道者同於道文王砥德修政三年而天下二分歸之紂聞而患之曰余夙興夜寐與之競行則苦心勞形縱而置之。

恐伐余一人崇侯虎曰周伯昌行仁義而善謀太子發勇敢而不疑中子旦恭儉而知時若與之從則不堪其殃縱而赦之身必危亡冠雖弊必加於頭及未成請圖之屈商乃拘文王於羑里屈商紂臣羑里在河內湯陰於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雞斯之乘騶虞白虎黑文而仁食自死之獸日行千里雞斯神馬也元玉百工大貝百朋二玉為一工五貝為一朋元豹黃羆青豻白虎文皮千合以獻於紂因費仲而通豻音岸胡地野犬費仲紂佞臣紂見而說之乃免其身殺牛而賜之文王歸乃為玉門築靈臺相女童擊

鐘鼓玉門以玉飾門相視一日匠也以待紂之失也紂聞之曰周伯昌改道易行吾無憂矣乃爲炮烙剖比干剔孕婦殺諫者文王乃遂其謀故老子曰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成王問政於尹佚曰尹佚史佚也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時而敬順之王曰其度安在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王人乎尹佚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吾畜也不善則吾讐也昔夏商之臣反讐桀紂而臣湯武宿沙之民皆自攻其君而歸神農伏羲神農之間有其工宿沙霸天下者此世之所明知也如何

其無罹也故老子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跖之徒問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奚適其無道也夫意而中藏者聖也入先者勇也出後者義也分均者仁也知可否者智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道者天下無之由此觀之盜賊之心必託聖人之道而後可行故老子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楚有善爲偷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偷也願以技齋一卒齋備卒足也子發聞之衣不給帶冠不暇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爲之禮君

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後無幾何齊興兵伐楚子發
將師以當之兵三却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
誠齊師愈强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爲君行
之子發曰諾不問其辭而遣之偷則夜解齊將軍之
幬帳而獻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
軍之帷使歸之於執事明又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
人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師聞
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君恐取吾頭
乃還師而去故曰無細而能薄在人君用之耳故老

子曰不善人善人之資也。顏回謂仲尼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仲尼曰可矣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仲尼曰可矣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坐忘矣。仲尼遽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隳支體。黜聰明。離形去知。洞於化通。是謂坐忘。仲尼曰洞則無善也。化則無常矣。而夫子薦賢。（薦先也）丘請從之後。故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至柔能如嬰兒乎。秦穆公興師將以襲鄭。蹇叔曰不可。臣聞襲國者以車不過百里。以人

不過三十里爲其謀未及發泄也甲兵未及銳弊也糧食未及乏絕也人民未及罷病也皆以其氣之高與其力之盛至是以犯敵能威今行數千里又數絕諸侯之地以襲國臣不知其可也君重圖之穆公不聽蹇叔送師衰絰而哭之師遂行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秦師而賓之三帥乃懼而謀曰吾行數千里以襲人未至而人已知之其備必先成不可襲也還師而去當此之時晉文公適薨未葬先軫言於襄公曰（先軫晉大夫 襄公文公子）昔吾先君與

穆公交天下莫不聞諸侯莫不知今吾君薨未葬而不弔吾喪而不假道是死吾君而弱吾孤也請擊之襄公許諾先軫舉兵而與秦師遇於殽大破之擒其三帥以歸穆公聞之素服廟臨以說於衆說解也故老子曰知而不知尚矣不知而知病也齊王后死王欲置后而未定使羣臣議薛公欲中王之意薛公田嬰也因獻十珥而美其一旦日因問美珥之所在因勸立以爲王后齊王大說遂尊重薛公故人主之意欲見於外則爲人臣之所制故老子曰塞其兌閉其門終身

不勤盧敖遊乎北海經乎太陰入乎元闕至於蒙穀之上（盧敖燕人秦始皇召以爲博士使求神仙亡而不反太陰地名元闕北方之山蒙穀山名）見一士焉深目而元鬢淚注而鳶肩（淚水）豐上而殺下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慢然下其臂遯逃乎碑（倨於碑陰）盧敖就而視之方倦龜殼而食蛤梨（楚人謂倨爲倦）盧敖與之語曰唯敖爲背羣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乎敖幼而好遊至長不渝周行四極唯北陰之未闚今卒睹夫子於是子殆可與敖爲友乎若士者齤然而笑曰嘻子中州之民寧肯而遠至此此

猶光乎日月而載列星（言大陰之地尚見日月也鬵音拳）陰陽之所行四時之所生其比夫不名之地猶窔奧也若我南游乎岡㝗之野北息乎沉墨之鄉西窮窅冥之黨東開鴻濛之先此其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焉無矚此其外猶有汰沃之氾（汰沃四海于天之際水流聲氾涯也㝗音浪矚音屬）其餘一舉而千萬里（千萬里汰氾之外也）吾猶未能之在今子游始於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于九垓之外吾不可以久駐若士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盧敖仰而視之弗見乃止駕柸治（止駕謂止

其所駕之車楚人謂恨不得爲柸治柸音杯悖若有喪也曰吾此夫子猶

黃鵠與壤蟲也壤蟲蟲之幼也終日行不離咫尺八寸爲咫十寸爲尺

而自以爲遠豈不悲哉故莊子曰小年不及大年小

知不及大知朝菌不知晦朔朝菌朝生暮死之蟲生水上狀似蠶蛾一名孳

母海南謂之蟲邪蟪蛄不知春秋蟪蛄蛁蟟也此言明之有所不

見也季子治亶父三年季子子賤也而巫馬期絻衣短褐

絻音問易容貌往觀化焉見得魚釋之巫馬期問曰凡

子所爲魚者欲得也今得而釋之何也漁者對曰季

子不欲人取小魚也所得者小魚是以釋之巫馬期

歸以報孔子曰季子之德至矣使人闇行若有嚴刑在其側者季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問之以治言曰誠於此者刑於彼季子必行此術也故老子曰去彼取此罔兩問於景曰昭昭者神明也景曰非也罔兩曰子何以知之景曰扶桑受謝日照宇宙昭昭之光輝燭四海闔戶塞牖則無由入矣若神明四通並流無所不及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而不可爲象俛仰之間而撫四海之外昭昭何足以明之故老子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光耀問於

無有曰子果有乎其果無有乎無有弗應也光耀不得問而就視其狀貌宾然忽然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搏之不可得望之不可極也光耀曰貴矣哉孰能至於此乎予能有無矣未能無無也及其爲無無又何從至於此哉故老子曰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白公勝慮亂將爲父復讐起兵因思慮之罷朝而立倒杖策錣上貫頤策馬捶端有針以刺馬謂之錣倒杖策故錣貫頤也錣音針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不忘哉白公之父死鄭人頓之故懼此言精神之越於外智慮

之蕩於內則不能漏理其形也是故神之所用者遠則所遺者近也故老子曰不出戶以知天下不窺牖以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此之謂也秦皇帝得天下恐不能守發邊戍築長城修關梁設障塞具傳車置邊吏然劉氏奪之若轉閉錘（閉錘格也上之錘所以編薄席反覆之易）昔武王伐紂破之牧野乃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柴箕子之門（舊居空故柴護之也）朝成湯之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破鼓折枹弛弓絕絃去舍露宿以示平易解劍帶笏以示無仇（枹音孚）於此天下歌謠而樂之

諸侯執幣相朝三十四世不奪故老子曰善閉者無關鍵而不可開也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也尹需學御三年而無得焉私自苦痛常寢想之寢堅思之中夜夢受秋駕於師秋駕善御之術明日往朝師望之謂之曰吾非愛道於子也恐子不可予也今日教子以秋駕尹需反走北面再拜曰臣有天幸今夕固夢受之故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也昔孫叔敖三得令尹無喜志三去令尹無憂色延陵季子吳人願一以為王而不肯許由讓天下而弗受晏子

與崔杼盟臨死地不變其儀此皆有所遠通也精神通於死生則物孰能惑之荆有佽非得寳劍於干隊干國在今臨淮由寳劍佽音次干讀作寒還反度江至於中流陽侯之波兩蛟夾繞其船佽非謂枻船者曰枻櫂也嘗有如此而得活者乎對曰未嘗見也於是佽非瞋目勃然攘臂拔劍曰武士可以仁義之禮說也不可劫而奪也此江中之腐肉朽骨棄劍而已余有奚愛焉赴江刺蛟遂斷其頭船中人盡活風濤畢除荆爵爲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哉腐肉朽骨棄劍者佽非之謂乎故老

子曰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焉齊人淳于髡以從說魏王魏王辯之約車十乘將使荊辭而行人以爲從未足也復以衡說其辭若然魏王乃止其行而疏其身失從心志而又不能成衡之事是其所以固也夫言有宗事有本失其宗本技能雖多不若其寡也故周鼎著倕而使齕其指先王以見大巧之不可也故慎子曰匠人知爲門能以門所以不知門也故必杜然後能門（慎子名到齊人不知門不知門之要門之要在門外）墨者有田鳩者欲見秦惠王約車申轅（申束也）留於秦周年不

得見客有言之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甚悅之予以節使於秦至因見予之將軍之節惠王見而說之出舍喟然而歎告從者曰吾留秦三年不得見不識道之可以從楚也物故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者故大人之行不掩以繩至所極而已矣此所謂筦子梟飛而維繩者言為士者上下無常進退無恒不可繩也以喻飛梟從下繩維之而欲翱翔則不可也澧水之深千仞而不受塵垢投金鐵鍼焉則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鱉龍蛇莫之肯歸也是故石上不生五穀禿山不遊麋鹿無所陰蔽隱也昔趙文

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其孰先亡乎對曰中行知氏文子曰何乎對曰其爲政也以苛爲察以切爲明以刻下爲忠以計多爲功譬之猶廓革者也廓之大則大矣裂之道也故老子曰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景公謂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震動也）晏子往見公公曰寡人問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地可動乎晏子默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句星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句星客星也駟房句星守房心則地動也）太卜曰然晏子出太卜走往見公曰臣

非能動地地固將動也田子陽聞之曰晏子默然不對者不欲太卜之死往見太卜者恐公之欺也晏子可謂忠於上而惠於下矣故老子曰方而不割廉而不劌魏文侯觴諸大夫於曲陽飲酒酣文侯喟然歎曰吾獨無豫讓以爲臣乎蹇重舉白而進之蹇重文侯臣舉白進酒也曰請浮君浮罰也君曰何也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文侯受觴而飲釂不獻釂盡也曰無管仲鮑叔以爲臣故有豫讓之功故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

孔子觀桓公之廟（桓公魯君）有器焉謂之宥巵（宥在坐右）孔子曰善哉予得見此器顧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小水半巵也）其盈則覆孔子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益而損之曰何謂益而損之曰夫物盛而衰樂極則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陋武力毅勇守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儉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嘗不危也故老子曰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

盜故能弊而不新成。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伐紂天下是臣殺其主而下伐其上也。吾恐後世之用兵不休鬭爭不已。爲之柰何。太公曰甚善王之問也。夫未得獸者唯恐其創之小也。已得之唯恐傷肉之多也。王若欲久持之。則塞民於兌。兌耳目鼻口也道全爲無用之事煩擾之教。彼皆樂其業。佚其情。昭昭而道冥冥。於是乃去其瞀而載之木。瞀音茂被髮也木鶩鳥冠也知文者冠鶩解其劒而帶之笏。爲三年之喪。令類不蕃。高辭卑讓。使民不爭酒肉以通之。竽瑟以娛之。鬼神以畏之。繁文滋禮以

弇其質。厚葬久喪以亶其家卌含珠鱗施綸組以

貧其財。深鑿高壟以盡其力家貧族少慮患者寡以

此移風可以持天下弗失。故老子曰化而欲作吾將

鎮之以無名之樸也。

卷十二終

鍾之音之樸也。
此移風易俗天下者也。故先王曰在所以作樂
貧其八宗高遠以盡其之宗濟少之出其樂

淮南鴻烈解卷十三

氾論訓 博說世間古今得失以道爲化大歸於一也

古者有鍪而綣領以王天下者矣。古者蓋三皇以前鍪頭著兜鍪帽言未知制冠也綣領皮衣屈而紩之如今胡家韋襲反褶以爲領鍪音謀其德生而不辱刑措不用也予而不奪無所徵求於民天下不非其服同懷其德。當此之時陰陽和平風雨時節萬物蕃息烏鵲之巢可俯而探也禽獸可羈而從也豈必褒衣博帶句襟委章甫哉。褒衣吏人之左衣博帶大帶句襟曲領衣也委委貌章甫冠名古者民澤處復穴。復穴重窟也冬日則不勝霜雪霧露夏日則不勝

暑熱蚉䖟。聖人乃作爲之築土構木以爲宮室。上棟下宇以蔽風雨。（棟屋穩也宇屋之垂）以避寒暑而百姓安之。伯余之初作衣也。（伯余黃帝臣世本曰伯余制衣裳一曰伯余黃帝）緂麻索縷手經指挂其成猶網羅。（緂音恬銳索功也）後世爲之機杼勝複以便其用而民得以揜形御寒。古者剡耜而耕摩蜃而耨。（剡利也蜃大蛤摩令利用之耨苗也）木鉤而樵抱甀而汲。（鉤鐮也樵薪蔡甀武今兖州曰小武爲郵幽州曰尨）民勞而利薄。後世爲之耒耜耰鋤斧柯而樵桔皋而汲民逸而利多焉。古者大川名谷衝絕道路不通往來也。乃爲窬木方版以爲舟航

竅空也方並也舟相連爲航。故地勢有無得相委輸。運所有輸所無乃爲

軵蹻而超千里肩荷負儋之勤也。軵蹻軵轂也勤勞也軵音祖而

作爲之楺輪建輿駕馬服牛民以致遠而不勞爲鷙

禽猛獸之害傷人而無以禁御也而作爲之鑄金鍛

鐵以爲兵刃猛獸不能爲害故民迫其難則求其便。

困其患則造其備人各以其所知去其所害就其所

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也循隨也則先王之法度

有移易者矣古之制婚禮不稱主人。當婚者之身不稱其名稱父兄

舜不告而娶非禮也立子以長文王舍伯邑考而用

武王非制也。伯邑考武王之兄廢長立聖以庶代嫡聖人之權也禮三十而娶

文王十五而生武王。非法也三十而娶者陰陽未分時俱生於子男從子數

左行三十年立於巳女從子數右行二十年亦立於

巳合夫婦故聖人因是制禮使男三十而娶女二十

而嫁其男子自巳數左行十得寅故人十月而生於

寅男子數從寅起女自巳數右行得申亦十月而生

於申故女子數從申起歲星十二歲而周天天道十

二而備故國君十二歲而冠冠而娶十五生子重國

嗣也故不從制夏后氏殯於阼階之上。阼階主位未忍以賓道遠之殷人

殯於兩楹之間。楹柱也兩楹之間賓主共周人殯於西階之上。以賓

道遣也此禮之不同者也。有虞氏瓦棺。瓦棺陶瓦夏后氏

塈周以瓦質二尺長四尺側身累之以蔽土曰塈周塈音即殷人用槨。周人牆

置翣此葬之不同者也周人兼用棺槨故牆設翣狀如今要扇畫文揷置棺車箱以爲飾多少之差各從其爵命之數夏后氏祭於闇中夜祭於室中殷人祭於陽平旦祭於堂上周人祭於日出以朝朝庭也日出時祭於庭中也此祭之不同者也堯大章舜九韶禹大夏湯大濩周武象此樂之不同者也故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酒王殊事而名施後世此皆因時變而制禮樂者譬三師曠之施瑟柱也所推移上下者無寸尺之度而靡不中音故通於禮樂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於中而以知榘矱之所周者也榘方也矱音約度法也魯昭公有慈母而愛

之死爲之練冠故有慈母之服慈母養已者禮爲緦麻昭公獨練陽侯殺蓼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陽侯陽陵國侯蓼侯偃姓國侯也今在盧江古者大饗飲酒君執爵夫人執豆陽侯見蓼侯夫人美豔因殺蓼侯而娶夫人由是廢夫人之禮先王之制不宜則廢之末世之事善則著之是故禮樂未始有常也故聖人制禮樂而不制於禮樂治國有常而利民爲本政教有經而令行爲上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舊夫夏商之衰也不變法而亡三代之起也不相襲而王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

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百川異源而皆歸於海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王道缺而詩作周　廢禮義壞而春秋作詩春秋學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導於世豈若三代之盛哉以詩春秋爲古之道而貴之又有未作詩春秋之時夫道其缺也不若道其全也誦先王之詩書不若聞得其言聞得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言者言弗能言也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周公事文王也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

本持於文王洞洞屬屬如將不能恐失之可謂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繼文王之業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籍或作作〕平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負扆而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聲懾四海可謂能武矣成王既壯周公屬籍致政北面委質而臣事之〔以圖籍付屬成王致猶歸也北面委玉帛之質執臣之禮也〕請而後為復而後行無擅恣之志無矜伐之色可謂能臣矣故一人之身而三變者所以應時矣何況乎君數易臣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達其好憎以其威勢供嗜欲而欲以

一行之禮一定之法應時偶變其不能中權亦明矣故聖人所由曰道所爲曰事道猶金石一調不更事猶琴瑟每絃改調金石鐘聲故不更琴瑟絃有數急柱有前却故法制禮義者治人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治也故仁以爲經義以爲紀此萬世不更者也若乃人考其才而時省其用雖日變可也言人能考度其才時省其行擇其善者而崇用之不必循常故曰雖日變可也天下豈有常法哉當於世事得於人理順於天地祥於鬼神則可以正治矣古者人醇工龎商樸女重醇厚不虛華也工龎器堅緻也商樸不爲詐也女重貞正無邪也是以政教易化風

俗易移也。今世德益衰民俗益薄欲以樸重之法治既弊之民是猶無鏑銜橜策錣而御馯馬也。（鏑銜口中央鐵錣揣頭箴馯馬突馬也）昔者神農無制令而民從（無制令結繩以治）唐虞有制令而無刑罰（民無犯法于誅故曰無刑）夏后氏不負言。（言而信也）殷人誓（以言語要誓）周人盟。（有事而會不協而盟）逮至當今之世忍訽而輕辱。（訽音后）貪得而寡羞欲以神農之道治之則其亂必矣。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天下高之今之時人辭官而隱處爲鄉邑之下豈可同哉古之兵弓劒而已矣槽矛無擊修戟無刺。（槽柔水矛無擊無鐵刃也刺鋒也）

晩世之兵隆衝以攻渠幨以守隆高也衝所以臨敵城衝突壞之渠渠塹也幨幰所以禦矢連弩以射銷車以鬭連車弩通一絃以牛挽之以刃著左右爲機開發之曰銷車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獲二毛黃口幼也二毛有白髮者於古爲義於今爲笑古之所以爲榮者今之所以爲辱也古之所以爲治者今之所以爲亂也夫神農伏羲不施賞罰而民不爲非然而立政者不能廢法而治民舜執干戚而服有苗然而征伐者不能釋甲兵而制強暴由此觀之法度者所以論民俗而節緩急器械者因時變而制宜適也夫聖人作法而萬物

制焉制猶從也賢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制法之民不可
與遠舉拘禮之人不可使應變耳不知清濁之分者
不可令調音心不知治亂之源者不可令制法必有
獨聞之耳獨見之明然後能擅道而行矣夫殷變夏
周變殷春秋變周三代之禮不同何古之從大人作
而弟子循循遵也知法治所由生則應時而變不知法
治之源雖循古終亂今世之法籍與時變禮義與俗
易爲學者循先襲業據籍守舊教以爲非此不治是
猶持方枘而周員鑿也欲得宜適致固焉則難矣今

儒墨者稱三代文武而弗行是言其所不行也非今時之世而弗改是行其所非也稱其所是行其所非是以盡日極慮而無益於治勞形竭智而無補於主也今夫圖工好畫鬼魅而憎圖狗馬者何也鬼魅不世出而狗馬可日見也夫存危治亂非智不能而道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法聖王弗行不驗之言聖王弗聽天地之氣莫大於和和者陰陽調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與成必得和之精故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太剛則

折太柔則卷聖人正在剛柔之間乃得道之本積陰則沉積陽則飛陰陽相接乃能成和夫繩之爲度也可卷而伸也引而伸之可直而睎（睎望也）故聖人以身體之夫修而不橫短而不窮直而不剛久而不忘者其唯繩乎故恩推則懦懦則不威（推猶移也）嚴推則猛猛則不和愛推則縱縱則不令（縱放也）刑推則虐虐則無親昔者齊簡公釋其國家之柄而專任其大臣（大臣陳成子）將相攝威擅勢私門成黨而公道不行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殺簡公）使呂氏絕祀而陳氏

有國者。太公姓呂絶祀陳氏代之也此柔懦之所生也鄭子陽剛毅而好罰子陽鄭相其於罰也執而無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而恐誅則因猘狗之驚以殺子陽。舍人家臣也國人逐猘狗猘擾舍人因之殺子陽猘音制此剛猛之所致也今不知道者見柔懦者侵則矜爲剛毅見剛毅者亡則矜爲柔懦此本無主於中而見聞刎馳於外者也故終身而無所定趣譬猶不知音者之歌也濁之則鬱而無轉清之則燋而不謳。燋悴謳和也及至韓娥秦青薛談之謳。三人皆善謳者侯同曼聲之歌。二人善歌一曰曼長憤於志積於內盈而發音

則莫不比於律而和於人心何則中有本主以定淸濁不受於外而自爲儀表也今夫盲者行於道人謂之左則左謂之右則右遇君子則易道遇小人則陷溝壑何則目無以接物也接見也故魏兩用樓翟吳起而亡西河湣王專用淖齒而死於東廟湣音汶湣王齊王淖齒楚將奔齊爲臣湣王無道淖齒殺之擢其筋懸廟門之梁三日而死無術以御之也文王兩用呂望召公奭而王楚莊王專任孫叔敖而霸有術以御之也夫弦歌鼓舞以爲樂盤旋揖讓以修禮厚葬久喪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兼

愛尚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趨捨人異各有曉心故是非有處得其處則無非失其處則無是丹穴太蒙反踵空同大夏北戶奇肱修股之民是非各異習俗相反君臣上下夫婦父子有以相使也此之是非彼之是也此之非非彼之非也此諸華也彼人寅也譬若斤斧椎鑿之各有所施也禹之時以五音聽治懸鐘鼓磬鐸置鞀以待四方之士爲號曰敎寡人以道者擊鼓道和陰陽鼓一聲以調五音故擊之諭寡人以義者擊

鐘鐘金也義者斷割故擊之告寡人以事者振鐸鐸鈴金口木舌合為音聲事者
非一品故振之語寡人以憂者擊磬磬石也聲急憂亦急務故擊之有獄訟
者搖鞀獄亦訟訟一辯於事故取小鞀搖也當此之時一饋而十起一
沐而三捉髮饋食也以勞天下之民此而不能達善效
忠者則才不足也秦之時高為臺榭大為苑囿遠為
馳道鑄金人秦皇帝二十六年有長人見於臨洮其高五丈足迹六尺放寫其形鑄金人以
象之發適戍入芻稾戍守長城也入芻稾之稅以供國用頭會箕賦輸於
少府頭會隨民口數責其稅箕賦似箕然斂民財多取意也少府官名如今之司農丁壯丈
夫西至臨洮狄道臨洮羌西縣東至會稽浮石會稽山名浮石隨水

高下不沒皆在遂西界南至豫章桂林豫章豫章郡桂林鬱林郡北至飛狐陽原飛狐山在代郡南陽原在太原道路死人以溝量言滿溝也當此之時忠諫者謂之不祥而道仁義者謂之狂逮至高皇帝存亡繼絕舉天下之大義身自奮袂執銳以為百姓請命于皇天當此之時天下雄儁豪英暴露于野澤前蒙矢石而後墮谿壑出百死而紿一生紿音代以爭天下之權奮武厲誠以決一旦之命當此之時豐衣博帶而道儒墨者以為不肖言尚武也逮至暴亂已勝海內大定繼文之業立武之功履天子之圖籍造劉

氏之貌冠總鄒魯之儒墨通先聖之遺教戴天子之旗乘大路建九斿撞大鐘擊鳴鼓奏咸池揚干戚當此之時有立武者見疑一世之間而文武代爲雌雄有時而用也今世之爲武者則非文也爲文者則非武也文武更相非而不知時世之用也此見隅曲之一指而不知八極之廣大也 隅曲室中之區隅 八極八方之極 故東面而望不見西牆南面而視不覩北方唯無所嚮者則無所不通 無所向則可以見四方也 國之所以存者道德也家之所以亡者理塞也 理道也 堯無百戶之郭舜無置錐

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人之衆。湯無七里之分。以王諸侯。文王處岐周之間也。地方不過百里。而立爲天子者。有王道也。夏桀殷紂之盛也。人跡所至。舟車所通。莫不爲郡縣。然而身死人手。而爲天下笑者。有亡形也。故聖人見化以觀其徵。徵成也 德有盛衰。風先萌焉。風氣也 萌見也 故得王道者。雖小必大。有亡形者。雖成必敗。夫夏之將亡。太史令終古先奔於商。三年而桀乃亡。殷之將敗也。太史令向藝先歸文王。朞年而紂乃亡。終古向藝二賢人名 故聖人之見存亡之迹。成敗之際也。非

待鳴條之野甲子之日也湯伐桀禽於鳴條武王誅紂以甲子赴之今謂彊者勝則度地計衆富者利則量粟稱金若此則千乘之君無不霸王者而萬乘之國無不破亡者矣存亡之迹若此其易知也愚夫惷婦皆能論之趙襄子以晉陽之城霸智伯以三晉之地擒湣王以大齊亡田單以卽墨有功燕伐齊而滅之得七十城唯卽墨未下田單以市吏率卽墨市民擊燕師破之故國之亡也雖大不足恃道之行也雖小不可輕由此觀之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也亡在失道而不在於小也詩云乃眷西顧此惟與宅言去殷而遷

于周也。岐周在西故亂國之君務廣其地而不務仁義務高其位而不務道德是釋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故桀囚於焦門而不能自非其所行而悔不殺湯於夏臺紂居於宣室而不反其過而悔不誅文王於羑里。二君處彊大勢位修仁義之道湯武救罪之不給何謀之敢當若上亂三光之明下失萬民之心雖微湯武孰弗能奪也。今不審其在己者而反備之于人天下非一湯武也殺一人則必有繼之者也且湯武之所以處小弱而能以王者以其有道也桀紂之

所以虞虢大而見奪者。以其無道也。今不行人之所
以王者而反益己之所以奪。是趨亡之道也。武王克
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今太行山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
山固塞險阻之地也。使我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
職者迴也。迴迂難也迴或作固必也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
伐我難矣。此所以三十六世而不奪也。周公可謂能
持滿矣。昔者周書有言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
用也。用可否相濟也上言者常也。下言者權也。此存亡之術
也。權謀也謀度事宜不失其道也唯聖人為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

必當天下之高行也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尾生與婦人期而死之直而證父信而溺死雖有直信孰能貴之夫三軍矯命過之大者也秦穆公興兵襲鄭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將西販牛道遇秦師於周鄭之間乃矯鄭伯之命犒以十二牛賓秦師而卻之以存鄭國故事有所至信反爲過誕反爲功何謂失禮而有大功昔楚恭王戰於陰陵恭王與晉厲戰於陰陵呂錡射恭王中目因而擒之潘尪養由基黃衰微公孫丙相與篡之四子楚大夫恭王懼而失體威儀不如常黃衰微舉足蹵其體恭王乃

覺怒其失禮奮體而起四大夫載而行昔蒼吾繞娶妻而美以讓兄此所謂忠愛而不可行者也是故聖人論事之局曲直與之屈伸偃仰無常儀表時屈時伸卑弱柔如蒲葦非攝奪也剛強猛毅志厲青雲非本矜也以乘時應變也夫君臣之接屈膝卑拜以相尊禮也至其迫於患也則舉足蹴其體天下莫能非也是故忠之所在禮不足以難之也孝子之事親和顏卑體奉帶運履運迴也至其溺也則捽其髮而拯出溺曰拯非敢驕侮以救其死也故溺則捽父祝則名君勢

不得不然也。此權之所設也。故孔子曰：可以共學矣，而未可以適道也；可與適道，未可以立也；可以立，未可與權。權者，聖人之所獨見也。故忤而後合者，謂之知權；合而後舛者，謂之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醜矣。故禮者，實之華而僞之文也，方於卒迫窮遽之中也，則無所用矣。是故聖人以文交於世，而以實從事於宜，不結於一迹之塗，凝滯而不化。是故敗事少而成事多，號令行於天下而莫之能非矣。猩猩知往而不知來（猩猩獸名知人姓字嗜酒人以酒搏之飲不息醉而被擒），乾鵲知來而不知

往乾鵲鵲也人將有喜徵則鳴乾音干此修短之分也昔者萇宏周室之執數者也數歷術也天地之氣日月之行風雨之變律歷之數無所不通然而不能自知車裂而死周劉氏與晉范氏世爲婚姻萇宏事劉文公故周人助范氏晉人讓周周爲殺萇宏以釋之蘇秦匹夫徒步之人也鞮蹻嬴蓋經營萬乘之主服諸諸侯然不自免於車裂之患徐偃王被服慈惠身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然而身死國亡子孫無類偃王修行仁義不設武備楚笄滅之大夫種輔翼越王句踐而爲之報怨雪耻擒夫差之身開地數千里然而身伏屬鏤而死種佐句踐

報吳越王終疑之賜屬鏤以死屬鏤利劍也此皆達於治亂之機而未知全性之具者故萇宏知天道而不知人事蘇秦知權謀而不知禍福。徐偃王知仁義而不知時大夫種知忠而不知謀。〔不知為身謀〕聖人則不然論世而為之事權事而為之謀。是以舒之天下而不窕內之尋常而不塞〔不窕在大能大也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在小能小不塞急也〕使天下荒亂。禮義絕綱紀廢。強弱相乘力征相攘臣主無差貴賤無序甲胄生蟣虱〔乘加也攘平除生蟣虱不離體也〕燕雀處帷幄而兵不休息。〔幄幕也處猶巢也〕而乃始服屬臾之貌也〔謙〕恭儉之禮則

必滅抑而不能興矣天下安寧政教和平百姓肅睦上下相親而乃始立氣矜奮勇力則必不免於有司之法矣是故聖人者能陰能陽能弱能强隨時而動靜因資而立功物動而知其反事萌而察其變化則爲之象運則爲之應是以終身行而無所困故事有可行而不可言者有可言而不可行者有易爲而難成者有難成而易敗者所謂可行而不可言者趨舍也可言而不可行者僞詐也易爲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名也此四策者聖人之所獨見而留意

也誳寸而伸尺（誳屈同）聖人爲之小枉而不直君子行之。周公有殺弟之累齊桓有爭國之名然而周公以義補缺。（謂輔成王以致太平七年歸政北面爲臣）桓公以功滅醜。（九合一匡之功）而皆爲賢今以人之小過揜其大美則天下無聖王賢相矣。故目中有疵。不害於視不可灼也。（疵贅灼燃也）喉中有病。無害於息不可鑿也。河上之邱冢不可勝數。猶之爲易也。水激興波。高下相臨。差以尋常。猶之爲平（雖有激波猶以爲平平者多也）昔者曹子爲魯將兵。三戰不勝亡地千里使曹子計不顧後。足不旋踵刎頸於陳中則

終身爲破軍擒將矣。然而曹子不羞其敗。恥死而無功。柯之盟揄三尺之刃。造桓公之胷。三戰所亡一朝而反之。勇聞于天下。功立於魯國。（復汶陽田）管仲輔公子糺而不能遂。不可謂智。遁逃奔走不死其難。不可謂勇。束縛桎梏不諱其耻。不可謂貞。當此三行者。布衣弗友。人君弗臣。然而管仲免於累紲之中。立齊國之政。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使管仲出死捐軀不顧後圖。豈有此霸功哉。今人君論其臣也。不計其大功。總其畧行而求其小善。則失賢之數也。（畧大也）故人有厚德。

無問其小節而有大譽無疵其小故大牛蹏之涔不
能生鱣鮪鱣鮪皆大魚而蜂房不容鵠卵房巢也小形不足
以包大體也夫人之情莫不有所短誠其大略是也
雖有小過不足以爲累若其大略非也雖有閭里之
行未足大舉夫顏喙聚梁父之大盜也梁父齊邑而爲齊
忠臣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駔驕怚一日市儈也而爲文侯師
駔音祚孟卯妻其嫂有五子焉然而相魏寧其危解其
患孟卯齊人爲魏臣戰國策曰芒卯也景陽淫酒被髮而御於婦人威
服諸侯景陽楚將此四人者皆有所短然而功名不滅者

其畧得也季襄陳仲子立節抗行不入洿君之朝不食亂世之食遂餓而死（季襄魯人陳仲子齊人）不能存亡接絕者何小節伸而大畧屈故小謹者無成功訾行者不容於衆（訾毀也行有毀缺）體大者節疏蹠距者舉遠（疏長蹠足距大也）自古及今五帝三王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易曰小過亨利貞言人莫不有過而不欲其大也夫堯舜湯武世主之隆也齊桓晉文五霸之豪英也然堯有不慈之名（天下不予子）舜有卑父之謗（瞽瞍降在庶人）湯武有放弒之事五伯有暴亂之謀是故君子不責備於一人

方正而不以割廉而不以切傅通而不以訾文武而不以責文武備具而不責備於人也求於一人則任以人力任其力所能任也自修則以道德責人以人力易償也自修以道德難爲也難爲則行高矣易償則求贍矣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半圭曰璜夏后氏之珍玉考瑕釁也明月之珠不能無纇然而天下寶之者何也其小惡不足妨大美也今志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修而求得其賢於天下則難矣夫百里奚之飯牛伊尹之負鼎太公之鼓刀甯戚之商歌其美有存焉者矣衆人見其位之卑賤

事之洿辱而不知其大略以為不肖及其為天子三公而立為諸侯賢相乃始信於異衆也夫發于鼎俎之間出于屠酤之肆肆列也解于累紲之中興于牛頷之下洗之以湯沐祓之以爟火立之于本朝之上倚之于三公之位爟火取火於日之官也祓音弗爟音灌內不慙於國家外不愧於諸侯符勢有以內合故未有功而知其賢者堯之知舜功成事立而知其賢者市人之知舜也為是釋度數而求之於朝肆草莽之中其失人也必多矣何則能效其求而不知其所以取人也夫物之

相類者世主之所亂惑也嫌疑肖象者衆人之所眩燿也故很者類知而非知愚者類仁而非仁戇者類勇而非勇使人之相去也若玉之與石美之與惡則論人易矣夫亂人者芎藭之與藁本也蛇牀之與麋蕪也此皆相似者故劍工惑劍之似莫邪者唯歐冶能名其種歐冶良工也玉工眩玉之似碧盧者唯猗頓不失其情碧盧或云碔砆猗頓魯之富人能知玉理闇主亂于姦臣小人之疑君子者唯聖人能見微以知明故蛇舉首尺而修短可知也象見其牙而大小可論也薛燭庸子見若

狐甲於劍。而利鈍識矣。薛齊邑燭庸氏子通利劍臾兒易牙淄澠之水合者。嘗一哈水而甘苦知矣。臾見易牙皆齊之知味者哈口也音巫故聖人之論賢也見其一行而賢不肖分矣。孔子辭廩邱終不盜刀鉤。廩邱齊邑齊景公養孔子以言未見從道未得行不欲虛祿辭而不受故不復利人刀鉤也許由讓天子終不利封侯。許由隱者陽城人堯欲以天下與之洗耳而不就故未嘗灼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所燒也未嘗傷而不敢握刃者。見其有所害也。由此觀之。見者可以論未發也。而觀小節可以知大體矣。故論人之道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施窮則觀其

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爲貧則觀其所不取視其更難以知其勇動以喜樂以觀其守委以財貨以論其仁振以恐懼以知其節則人情備矣古之善賞者費少而勸衆善罰者刑省而姦禁善予者用約而爲德善取者人多而無怨趙襄子圍於晉陽罷圍而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爲賞首左右曰晉陽之難赫無大功今爲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圍寡人社稷危國家殆羣臣無不有驕侮之心唯赫不失君臣之禮故賞一人而天下爲忠之臣者莫不願忠於其君此賞少

而勸善者衆也。齊威王設大鼎於庭中。而數無鹽令曰。子之譽日聞吾耳。察子之事。田野蕪。倉廩虛。囹圄實。子以姦事我者也。乃烹之。齊以此三十二歲道路不拾遺。此刑省姦禁者也。秦穆公出遊而車敗。右服失馬。野人得之。穆公追而及之岐山之陽。野人方屠而食之。穆公曰。夫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者傷人。吾恐其傷汝等。徧飲而去之。處一年。與晉惠公爲韓之戰。晉惠公夷吾背秦納已之賂秦與兵伐晉戰於晉地韓原晉師圍穆公之車。梁由靡扣穆公之驂獲之。梁由靡晉大夫扣猶牽也將獲穆公食馬肉

者三百餘人皆出死爲穆公戰於車下遂克晉虜惠公以歸此用約而爲德者也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令有罪者出犀甲一戟犀甲取其堅也戟車有戟也長一尺六寸輕罪者贖以金分輕小也以金分出金隨罪輕重有分兩也訟而不勝者出一束箭箭十二爲束百姓皆說乃矯箭爲矢鑄金而爲刃刃五刃也劍矛戟矢以伐不義而征無道遂霸天下此入多而無怨者也故聖人因民之所喜而勸善因民之所惡而禁姦故賞一人而天下譽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故至賞不費至刑不濫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

之邪塞。少正官卯其名也魯之諂人孔子相魯七日誅之於東觀之下子產誅鄧析而鄭國之姦禁。鄧析詭辯姦人之雄也子產誅之故姦禁以近論遠以小知大也。故聖人守約而治廣者此之謂也天下莫易於為善而莫難於為不善也所謂為善者靜而無為也所謂為不善者躁而多欲也適情辭餘無所誘惑循性保真無變於己故曰為善易越城郭踰險塞姦符節盜管金篡弑矯誣非人之性也故曰為不善難今人所以犯囹圄之罪而陷於刑戮之患者由嗜慾無厭不循度量之故也何以知其然天下縣官法曰

發墓者誅。竊盜者刑。此執政之所司也。夫法令者。網其姦邪。勒率隨其蹤跡。勒主間史也無愚夫惷婦。皆知爲姦之無脫也。犯禁之不得免也。然而不材子。不勝其欲。蒙死亡之罪。而被刑戮之羞。然而立秋之後。司寇之徒。繼踵於門。而死市之人。血流於路。何則。惑於則利之得。而蔽於死亡之患也。夫今陳卒設兵。兩軍相當。將施令曰。斬首拜爵。而屈撓者要斬。然而隊階之卒。皆不能前遂斬首之功。遂成也而後被要斬之罪。是去恐死而就必死也。故利害之反。禍福之接。不可不

審也。事或欲之適足以失之。或避之適足以就之。楚人有乘船而遇大風者。波至而自投於水。非不貪生而畏死也。惑於恐死而反忘生也。故人之嗜慾亦猶此也。齊人有盜金者。當市繁之時至。掇而走。勒問其故曰。而盜金於市中何也。繁衆。而汝也。對曰。吾不見人。徒見金耳。志所欲則忘其為矣。是故聖人審動靜之變。而適受與之度。理好憎之情。和喜怒之節。夫動靜得則患弗過也。受與適則罪弗累也。好憎理則憂弗近也。喜怒節則怨弗犯也。故達道之人。不苟得。不讓福。

其有弗棄非其有弗索常滿而不溢恆虛而易足虛無
欲也今夫霤水足以溢壺榼而江河不能實漏巵故人
心猶是也自當以道術度量食充虛衣禦寒則足以
養七尺之形矣若無道術[redacted]量而以自儉約則萬乘
之勢不足以爲尊天下之富不足以爲樂矣孫叔敖
三去令尹而無憂色爵祿不能累也荆佽非兩蛟夾
繞其船而志不動怪物不能驚也聖人心平志易精
神內守物莫足以惑之夫醉者俛入城門以爲七尺
之閨也超江淮以爲尋常之溝也酒濁其神也怯者

夜見立表以為鬼也。見寢石以為虎也。懼揜其氣也。
揜奪也。又況無天地之怪物乎。夫雌雄相接。陰陽相薄。
羽者為雛鷇。音扣毛者為駒犢。柔者為皮肉。堅者為齒
角人弗怪也。水生蠬蜄山生金玉。人弗怪也。老槐生
火久血為燐。人弗怪也。血精在地久則為燐遙望炯炯若燃失燐音隣山出
梟陽梟陽山精也人形長大而黑色身有毛若反踵見人而笑梟音交水生罔象木
生畢方狀如烏青色赤脚一足不食五穀井生墳羊魯季子穿井獲土金其中存羊
是也人怪之聞見鮮而識物淺也。天下之怪物聖人之
所獨見。利害之反覆知者之所獨明達也。同異嫌疑

者世俗之所眩惑也。夫見不可布於海內，聞不可明於百姓。是故因鬼神禨祥而爲之立禁，（禨祥吉凶也。禁戒也。）總形推類而爲之變象。何以知其然也？世俗言曰：饗大高者而彘爲上牲，（大高祖也。一曰上高。）葬死人者裘不可以藏，相戲以刃者太祖軵其肘，（軵擠也。音茸。）枕戶橉而卧者（橉音閵）鬼神蹠其首。此皆不著於法令，而聖人之所不口傳也。夫饗大高而彘爲上牲者，非彘能賢於野獸麋鹿也，而神明獨饗之何也？以爲彘者家人所常畜而易得之物也，故因其便以尊之。裘不可以藏者，非能

其締綿曼帛溫煖於身也。世以為裘者難得貴賈之物也。曼帛細帛也而不可傳於後世無益於死者而足以養生故因其資以讋之。資用讋忌也相戲以刃太加軵其肘者夫以刃相戲必為過失過失相傷其患必大無涉血之讐爭忿鬬而以小事自內於刑戮愚者所不知忌也故因太祖以累其心枕戶橉而臥鬼神履其首者使鬼神能玄化則不待戶牖之行若循虛而出入則亦無能履也夫戶牖者風氣之所從往來而風氣者陰陽相捔者也離者必病離遭也故託鬼神以伸

誠之也夫此之屬皆不可勝著於書策竹帛而藏於宮府者也故以禨祥明之爲愚者之不知其害乃借鬼神之威以聲其教所由來者遠矣而愚者以爲禨祥而狠者以爲非唯有道者能通其志今世之祭井竈門戶箕帚臼杵者非以其神爲能饗之也恃賴其德煩苦之無已也是故以時見其德所以不忘其功也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唯太山崇終也日旦至食時爲終朝赤地三年而不絶流澤及百里而潤草木者唯江河也是以天子秩而祭之故馬免人於

難者其死也葬之牛其死也葬以大車爲薦牛馬有功猶不可忘又況人乎此聖人所以重仁襲恩襲亦重累故炎帝於火而死爲竈禹勞天下而死爲社后稷作稼穡而死爲稷羿除天下之害而死爲宗布此鬼神之所以立羿堯時之諸侯河伯溺殺人羿射其左目風伯壞人屋室羿射中其膝又誅九嬰窫窳之屬有功於天下故死託於祀宗布祭田爲宗布一日今人室中所祀之宗布或曰司命傍布也北楚有任俠者其子孫數諫而止之不聽也縣有賊大搜其廬事果發覺夜驚而走追道及之其所施德者皆爲之戰得免而遂反語其子曰汝數止吾爲俠今

有難果賴而免身而諫我不可用也知所以免於難而不知所以無難論事如此豈不惑哉宋人有嫁子者告其子曰嫁未必成也有如出不可不私藏私藏而富其於以復嫁易其子聽父之計竊而藏之若公知其盜也逐而去之其父不自非也而反得其計知爲出藏財而不知藏財所以出也爲論如此豈不勃哉今夫僦載者救一車之任極一牛之力爲軸之折也有加轅軸其上以爲造不知軸轅之趣軸折也楚王之佩玦而逐菟菟音兔爲走而破其玦也因珮兩玦

以爲之豫兩玦相觸破乃逾疾亂國之治有似於此夫鴟目大而眎不若鼠蚈足衆而走不若蛇物固有大不若小衆不若少者及至夫彊之弱弱之彊危之安存之亾也非聖人孰能觀之大小尊卑未足以論也唯道之在者爲貴何以明之天子處於郊亭則九卿趨大夫走坐者伏倚者齊當此之時明堂太廟懸冠解劍緩帶而寢非郊亭大而廟堂狹小也至尊居之也天道之貴也。非特天子之爲尊也所在而衆仰之夫蟄蟲鵲巢皆鄉天一者至和在焉爾帝者誠能

印與道合至和則禽獸草木莫不被其澤矣而况兆

民乎。

卷十三終

卷十三終

兵乎

則膏澀合至味和則會獨曹木莫不極其辭去而說兆

淮南鴻烈解卷十四

詮言訓 詮就也就萬物之指以言其微事之所謂道之所依也

洞同天地渾沌爲樸未造而成物謂之太一同出於一所爲各異有鳥有魚有獸謂之分物方以類別物以羣分性命不同皆形於有隔而不通分而爲萬物莫能及宗故動而謂之生死而謂之窮皆爲物矣非不物而物物者也物物者亡乎萬物之中不物之物恍惚虛無物物造萬物者也此不在萬物之中稽古太初人生於無形於有有形而制於物能反其所生若未有形謂之眞人眞人者

未始分於太一者也聖人不為名尸（尸主也）不為謀府不為事任不為智主藏無形行無迹遊無朕（朕兆也）不為福先不為禍始保於虛無動於不得已欲福者或為禍欲利者或離害故無為而寧者失其所以寧則危無事而治者失其所以治則亂星列於天而明故人指之義列於德而見故人視之人之所指動則有章人之所視行則有迹動有章則詞行有迹則議故聖人揜明於不形藏迹於無為王子慶忌死於劍（三了慶忌者吳王僚之弟子闔閭弒僚慶忌勇健亡在鄭闔閭畏之使要離刺慶忌）羿死於桃棓

棓大杖以桃木爲之以擊殺羿棓音蔀子路菹於衛蘇秦死於口人莫不貴其所有而賤其所短然而皆溺其所貴而極其所賤所貴者有形所賤者無朕也故虎豹之彊來射蝯狖之捷來措狖音鶴人能貴其所賤賤其所貴可與言至論矣自信者不可以誹譽遷也知足者不可以勢利誘也故通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爲通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通於道者物莫不足滑其調詹何曰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矩不正不可以爲方規不正不可以爲

直身者事之規矩也。未聞枉已而能正人者也。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憎適情性則治道通矣。原天命則不惑禍福。治心術則不妄喜怒。理好憎則不貪無用適情性則欲不過節。不惑禍福則動靜循理不妄喜怒則賞罰不阿。不貪無用則不以欲用害性欲不過節則養性知足。凡此四者弗求於外弗假於人反已而得矣天下不可以智爲也。不可以慧識也。不可以事治也不可以仁附也。不可以強勝也。五者皆人才也德不盛不能成一焉德立則五無殆五見則德無位

矣。五事皆見而德無所立故得道則愚者有餘。失道則智者不足。渡水而無游數。雖強必沉。有游數。雖羸必遂。又況託於舟航之上乎。爲治之本。務在於安民。安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欲。節欲之本。在於反性。反性之本。在於去載。去浮華載於古者也去載則虛。虛則平。平者道之素也。虛者道之舍也。能有天下者。必不失其國。能有其國者。必不喪其家。能治其家者。必不遺其身。能脩其身者。必不忘其心。能原其心者。必不虧其性。能

全其性者必不惑於道故廣成子曰愼守而內周閉
而外廣成子黃帝時人多知爲敗毋視毋聽抱神以靜形將
自正不得之已而能知彼者未之有也故易曰括囊
無咎無譽能成霸王者必得勝者也能勝敵者必強
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
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能自得者必柔弱也強
勝不若巳者至於與同則格言人力能與巳力同也巳以強加之則戰格也
柔勝出於巳者其力不可度故能以衆不勝成大勝
者唯聖人能之善游者不學刺舟而便用之勁筋者

不學騎馬而便居之輕天下者身不累於物故能處之泰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幣珠玉而不聽乃謝耆老而徙岐周百姓攜幼扶老而從之遂成國焉推此意四世而有天下不亦宜乎無以天下爲者必能治天下者霜雪雨露生殺萬物天無爲焉猶之貴天也厭文搔法厭持搔音騷勞也治宮理民者有司也君無事焉猶尊君也辟地墾草者后稷也決河濬江者禹也聽獄制中者臯陶也有聖名者堯也故得道以御者身雖無能必使能者爲已用不得其道伎藝

雖多未有益也方船濟乎江有虛舟從一方來觸而覆之雖有忮心必無怨色有一人在其中一謂張之一謂歙之（近岸爲歙遠岸爲張）再三呼而不應必以醜聲隨其後向不怒而今怒向虛而今實也人能虛已以遊於世孰能訾之釋道而任智者必危棄數而用才者必困有以欲多而亡者未有以無欲而危者也有以欲治而亂者未有以守常而失者也故智不足免患愚不足以至於失寧守其分循其理失之不憂得之不喜故成者非所爲也得者非所求也入者有受而無

取出者有授而無予因春而生因秋而殺所生者弗德所殺者非怨則幾於道也聖人不為可非之行不憎人之非已也修足譽之德不求人之譽已也不能使禍不至信已之不迎也不能使福必來信已之不攘也（攘却也）禍之至也非其求所至故窮而不憂福之至也非其求所成故通而弗矜知禍福之制不在於已也故閒居而樂無為而治聖人守其所以有不求其所未得求其所無則所有者亡矣修其所有則所欲者至故用兵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治

國者先為不可奪以待敵之可奪也舜修之歷山而海內從化文王修之岐周而天下移風使舜趨天下之利而忘修己之道身猶弗能保何尺地之有故治未固於不亂而事為治者必危行未固於無非而急求名者必剉也福莫大無禍利莫美不喪動之為物不損則益不成則毀不利則病皆險也道之者危故秦勝乎戎而敗乎殽（秦穆公勝西戎為晉所敗於殽）楚勝乎諸夏而敗乎柏莒（楚昭王服諸夏而吳敗之柏莒）故道不可以勸而就利者而可以寧避害者故常無禍不常有福常無罪不常

有功聖人無思慮無設儲來者弗迎去者弗將（將送也）人雖東西南北獨立中央故處衆枉之中不失其直天下皆流獨不離其壇域故不爲善不避醜遵天之道不爲始不專己循天之理不豫謀不棄時與天爲期不求得不辭福從天之則不求所無不失所得內無旁禍外無旁福禍福不生安有人賊爲善則觀（衆人之所觀）爲不善則議觀則生貴議則生患故道術不可以進而求名而可以退而修身不可以得利而可以離害故聖人不以行求名不以智見譽法修自然己

無所與慮。不勝數行。不勝德。事不勝道。為者有不成。求者有不得。人有窮而道無不通。與道爭則凶。故詩曰。弗識弗知。順帝之則。有智而無為。與無智者同道。有能而無事。與無能者同德。其智也。告之者至。然後覺其動也。使之者至。然後覺其為也。有智若無智。有能若無能。道理為正也。故功蓋天下。不施其美。澤及後世。不有其名。道理通而人偽滅也。名與道不兩明。人受名則道不用。道勝人則名息矣。道與人競長。章人者。息道者也。章明也息止也人章道息。則危不遠矣。故世

有盛名則衰之日至矣欲尸名者必爲善欲爲善者必生事事生則釋公而就私貨數而任已欲見譽於爲善而立名於爲質則治不修故而事不須時治不修故則多責事不須時則無功責多功鮮無以塞之則妄發而邀當妄爲而要中功之成也不足以更責（更償也）事之敗也不足以敝身故重爲善若重爲非而幾於道矣天下非無信士也臨貨分財必探籌而定分以爲有心者之於平不若無心者也天下非無廉士也然而守重寶者必關戶而全封以爲有欲者之

於廉不若無欲者也人舉其疵則怨人鑑見其醜則善鑑人能接物而不與已焉則免於累矣公孫龍粲於辭而貿名公孫龍以白馬非馬冰不寒炭不熱爲論鄧析巧辯而亂法鄧析教鄭人以訟訟不俱回子產誅之蘇秦善說而亡國由其道則善無章修其理則巧無名故以巧鬭力者始於陽常卒於陰始於陽明終於陰暗以慧治國者始於治常卒於亂使水流下孰弗能治激而上之非巧不能故文勝則質揜邪巧則正塞之也德可以自修而不可以使人暴道可以自治而不可以使人亂雖有聖賢之寶不遇暴

亂之世可以全身而未可以霸王也湯武之王也遇
桀紂之暴也桀紂非以湯武之賢暴也湯武遭桀紂
之暴而王也故雖賢王必待遇遇者能遭於時而得
之也非智能所求而成也君子修行而使善無名布
施而使仁無章故士行善而不知善之所由來民贍
利而不知利之所由出故無爲而自治善有章則士
爭名利有本則民爭功二爭者生雖有賢者弗能治
故聖人揜迹於爲善而息名於爲仁也外交而爲援
事大而爲安不若內治而待時凡事人者非以寶幣

必以卑辭事以玉帛則貨殫而欲不饜卑體婉辭則諭說而交不結約束誓盟則約定而反無日反背叛也雖割國之錙錘以事人六兩曰錙倍錙曰錘而無自恃之道不足以為全若誠外釋交之策而慎修其境內之事盡其地力以多其積厲其民死以牢其城上下一心君臣同志與之守社稷斅死而民弗離則為名者不伐無罪而為利者不攻難勝此必全之道也民有道所同道有法所同守為義之不能相固威之不能相必也故立君以一民君執一則治無常則亂君道者非所

以爲也。所以無爲也。何謂無爲。智者不以位爲事。勇者不以位爲暴。仁者不以位爲患。可謂無爲矣。夫無爲則得於一也。一也者萬物之本也。無敵之道也。凡人之性。少則猖狂。壯則暴強。老則好利。一身之身既數變矣。又況君數易法。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通其好憎。下之徑衢不可勝理。故君失一則亂甚於無君之時。故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君好智則倍時而任已。棄數而用慮。天下之物博而智淺。以淺贍博。未有能者也。獨任其智。失必多矣。故好智窮術

也。好勇則輕敵而簡備。自偩而辭助。自偩自恃也辭助不受傍人之助偩音負一人之力以禦強敵。不杖衆多而專用身才。必不堪也。故好勇。危術也。好與則無定分。上之分不定。則下之望無止。若多賦斂。實府庫。則與民為讐。少取多與。數未之有也。故好與。來怨之道也。仁智勇力。人之美才也。而莫足以治天下。由此觀之。賢能之不足任也。而道術之可修明矣。聖人勝心。衆人勝欲。君子行正氣。小人行邪氣。內便於性。外合於義。循理而動。不繫於物者。正氣也。重於滋味。淫於聲色。發於喜怒。

不顧後患者。邪氣也。邪與正相傷。欲與性相害不可
兩立。一置一廢。故聖人損欲而從事於性。目好色。耳
好聲。口好味。接而說之。不知利害嗜慾也。食之不寧
於體。聽之不合於道。視之不便於性。三官交爭（三官謂食聽視）
以義爲制者。心也。割痤疽非不痛也。飲毒藥非不
苦也。然而爲之者。便於身也。渴而飲水非不快也。饑
而大飧非不贍也。然而弗爲者。害於性也。此四者耳
目鼻口不知所取去。心爲之制。各得其所。由是觀之。
欲之不可勝明矣。凡治身養性。節寢處。適飲食。和喜

怒。便動靜。使在已者得。而邪氣因而不生。豈若憂瘕疵之與痤疽之發。而豫備之哉。夫函牛之鼎沸而蠅蚋弗敢入。函牛受一牛之鼎也崑山之玉瑱。崑山崑崙也瑱式也而塵垢弗能污也。聖人無去之心而心無醜。無取之美而美不失。故祭祀思親不求福。饗賓修敬不思德。唯弗求者能有之。言不求而所求至也處尊位者以有公道而無私說。故稱尊焉。不稱賢也。有大地者以有常術而無鈐謀鈐音寒故稱平焉。不稱智也。內無暴事以離怨於百姓。外無賢行以見忌於諸侯。上下之禮襲而不離。而為

論者莫然不見所觀焉此所謂藏無形者非藏無形
孰能形三代之所道者因也故禹決江河因水也后
稷播種樹穀因地也湯武平暴亂因時也故天下可
得而不可取也霸王可受而不可求也在智則人與
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未有使人無智者有使人不
能用其智於已者也未有使人無力者有使人不能
施其力於已者也此兩者常在久見故君賢不見諸
侯不備不肖不見則百姓不怨百姓不怨則民用可
得諸侯弗備則天下之時可承事所與衆同也功所

與時成也聖人無焉故老子曰虎無所措其爪兕無所措其角蓋謂此也鼓不滅於聲故能有聲鏡不沒於形故能有形金石有聲弗叩弗鳴管簫有音弗吹無聲聖人內藏不爲物先倡事來而制物至而應飾其外者傷其內扶其情者害其神見其文者蔽其質無須臾忘爲質者必困於性常思爲質不修自然則性困也百步之中不忘其容者必累其形故羽翼美者傷骨骸枝葉美者害根莖能兩美者天下無之也天有明不憂民之晦也百姓穿戶鑿牖自取照焉地有財不憂民之

貧也百姓伐木芟草自取富焉至德道者若丘山嵬
然不動行者以爲期也直已而足物生萬物以足百姓不爲
人贛用之者亦不受其德故寧而能久天地無予也
故無奪也日月無德也故無怨也喜德者必多怨喜
予者必善奪唯滅迹於無爲而隨天地自然者唯能
勝理而爲受名名興則道行道行則人無位矣故譽
生則毁隨之善見則怨從之利則爲害始福則爲禍
先唯不求利者爲無害唯不求福者爲無禍侯而求
霸者必失其侯霸而求王者必喪其霸故國以全爲

常霸王其寄也身以生爲常富貴其寄也能不以天下傷其國而不以國害其身者爲可以託天下也不知道者釋其所已有而求其所未得也苦心愁慮以行曲故福至則喜禍至則怖神勞於謀智遽於事禍福萌生終身不悔己之所生乃反愁人〔禍福皆生於己〕不喜則憂中未嘗平持無所監謂之狂生人主好仁則無功者賞有罪者釋好刑則有功者廢無罪者誅及無好者誅而無怨施而不德放準循繩身無與事若天若地何不覆載故合而舍之者君也制而誅之者法

也民已受誅怨無所滅謂之道道勝則人無事矣聖人無屈奇之服屈短奇長也無瑰異之行服不視其所服衆不觀視也行不觀言不議通而不華窮而不懾榮而不顯隱而不窮異而不見怪容而與衆同無以名之此之謂大通升降揖讓趨翔周遊不得已而為也非性所有於身情無符檢行所不得已之事而不解構耳豈加故為義故不得已而歌者不事為悲不得已而舞者不矜為麗歌舞而不事為悲麗者皆無有根心者善博者不欲牟不恐不勝平心定意捉得其齊齊適也行

由其理。雖不必勝。得籌必多。何則。勝在於數。不在於欲。馳者不貪最先。馳音咒競驅也不恐獨後。緩急調乎手。御心調乎馬。雖不能必先。載馬力必盡矣。何則。先在於數而不在於欲也。是故滅欲則數勝。棄智則道立矣。賈多端則貧。工多技則窮。心不一也。故木之大者害其條。水之大者害其深。有智而無術。雖鑽之不通。無術不能達有百技而無一道。雖得之弗能守。故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也。其儀一也。心如結也。君子其結於一乎。舜彈五絃之琴而歌南風之詩。以治天下。周公殽

臑不收於前。〔臑前肩之美也〕鐘鼓不解於縣。以輔成王而海內平。匹夫百畮一守。不遑啓處。無所移之也。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使人爲之也。處尊位者如尸。守官者如祝宰。尸雖能剝狗燒彘。弗爲也。弗能無虧。俎豆之列次。黍稷之先後。雖知弗教也。弗能害也。不能祝者。不可以爲祝。無害於爲尸。不能御者。不可以爲僕。無害於爲佐。故位愈尊而身愈佚。身愈大而事愈少。譬如張琴。小弦雖急。大弦必緩。無爲者道之體也。執後者道之容也。無爲制有爲。術也。執後之

制先數也。放於術則强。審於數則寧。今與人。卞氏之璧未受者先也。求而致之。雖怨不逆者後也。三人同舍。二人相爭。爭者各自以爲直。不能相聽。一人雖愚。必從旁而決之。非以智。不爭也。兩人相鬪。一羸在側。羸劣人也助一人則勝。救一人則免。鬪者雖强。必制一羸。非以勇也。以不鬪也。由此觀之。後之制先。靜之勝躁。數也。倍道棄數。以求苟遇。變常易故。以知要遮。過則自非。中則以爲候。闇行繆改。終身不寤。此之謂狂。有禍則詘。有福則羸。有過則悔。有功則矜。遂不知反。此

謂狂人員之中規方之中矩行成獸止成文文謂成儀文采

可以將少而不可以將衆蓼菜成行蓼菜小皆行列瓶甌有

堤堤瓶甌下安也量粟而舂數米而炊可以治家而不可以

治國滌杯而食洗爵而飲浣而後饋可以養家老而

不可以饗三軍非易不可以治大非簡不可以合衆

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易故能天簡故能地大樂無怨

大禮不責四海之內莫不繫統故能帝也心有憂者

筐牀衽席弗能安也菰飯犓牛弗能甘也菰彫胡也琴瑟

鳴竽弗能樂也患解憂除然後食甘寢寧居安游樂

由是觀之。生有以樂也。死有以哀也。今務益性之所不能樂。而以害性之所以樂。故雖富有天下。貴爲天子。而不免爲哀之人。凡人之性。樂恬而憎憫。憫憂也樂佚而憎勞。心常無欲。可謂恬矣。形常無事。可謂佚矣。遊心於恬。舍形於佚。以俟天命。自樂於內。無急於外。雖天下之大。不足以易其一槩。日月廋而無溉於志。廋隱也溉灌也已自隱藏不以他欲灌其志也故雖賤如貴。雖貧如富。大道無形。大仁無親。大辯無聲。大廉不嗛。大勇不矜。五者無棄。而幾鄉方矣。方道也軍多令則亂。酒多約則辯亂。

則降北辯則相賊故治於都者常大於鄙始於樂者常大於悲其作始簡者其終本必調今有美酒嘉肴以相饗卑體婉辭以接之欲以合歡爭盈爵之間反生鬬(爭滿不滿之間)鬬而相傷三族結怨反其所憎此酒之敗也詩之失僻樂之失刺禮之失責徵音非無羽聲也羽音非無徵聲也五音莫不有聲而以徵羽定名者以勝者也故仁義智勇聖人之所備有也然而皆立一名者言其大者也陽氣起於東北盡於西南陰氣起於西南盡於東北陰陽之始皆調適相似日長

其類以侵相遠或熱焦沙或寒凝水故聖人謹愼其所積水出於山而入於海稼生於野而藏於廩見所始則知終矣席之先雚蕈樽之上元樽俎之先生魚祭組上有以生魚豆之先泰羹泰羹大羹不調五味此皆不快於耳目不適於口腹而先王貴之先本而後末聖人之接物千變萬軫必有不化而應化者夫寒之與煖相反大寒地坼水凝火弗爲衰其暑大熱鑠石流金火弗爲益其烈寒暑之變無損益於己質有之也聖人常後而不先常應而不唱不進而求不退而讓隨時三年

時去我先去時三年時在我後無去無就中立其所。天道無親唯德是與有道者不失時與人無道者失於時而取人直己而待命時之至不可迎而反也要遮而求合時之去不可追而援也故不曰我無以爲而天下遠不曰我不欲而天下不至古之存己者樂德而忘賤故名不動志（不以名移）樂道而忘貧故利不動心名利充天下不足以概志故廉而能樂靜而能澹故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自身以上至於荒芒亦遼矣（荒芒上古時也）自死而天地無窮亦滔矣（滔曼長也）以數雜之

雜匝也從子至亥爲一匝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少泣而益之也龜三千歲浮游不過三日浮游渠畧也生三日死以浮游而爲龜憂養生之具人必笑之矣故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之治者可與言道矣君子爲善不能使福必來不爲非而不能使禍無至福之至也非其所求故不伐其功禍之來也非其所生故不悔其行內修極而橫禍至者皆天也非人也故中心常恬漠累積其德狗吠而不驚自信其情故知道者不惑知命者不憂萬乘之主葬其　於曠野之中祀其鬼神於明

堂之上神貴於形也貴之故在堂故神制則形從神制謂情從不作形勝則神窮形勝謂人體躁動聰明雖用必反諸神謂之

太沖

卷十四終

淮南鴻烈解卷十五

兵畧訓 兵在畧謀

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壤之廣而貪金玉之畧畧獲也將以存亡繼絕平天下之亂而除萬民之害也凡有血氣之蟲含牙帶角前爪後距有角者觸有齒者噬有毒者螫有蹏者趹喜而相戲怒而相害天之性也人有衣食之情而物弗能足也故羣居雜處分不均求不贍則爭爭則強脅弱而勇侵怯人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故割革而爲甲爍鐵而爲刃貪昧饕餮之人

殘賊天下。萬人搔動。莫寧其所。有聖人勃然而起。乃討強暴。平亂世。夷險除穢。以濁爲清。以危爲寧。故不得不中絕。中絕謂中絕滅兵之所由來者遠矣。黃帝嘗與炎帝戰矣。顓頊嘗與共工爭矣。故黃帝戰於涿鹿之野。堯戰於丹水之浦。舜伐有苗。啓攻有扈。自五帝而弗能偃也。又況衰世乎。夫兵者所以禁暴討亂也。炎帝爲火災。故黃帝擒之。共工爲水害。故顓頊誅之。敎之以道。導之以德而不聽。則臨之以威武。臨之威武而不從。則制之以兵革。故聖人之用兵也。若櫛髮耨苗。

所去者少而所利者多殺無罪之民而養無義之君害莫大焉殫天下之財而贍一人之欲禍莫深焉使夏桀殷紂有害於民而立被其患不至於爲炮烙晉厲宋康行一不義而身死國亡不至於侵奪爲暴此四君者皆有小過而莫之討也故至於攘天下（攘奪也）害百姓肆一人之邪而長海内之禍此大論之所不取也所爲立君者以禁暴討亂也今乘萬民之力而反爲殘賊是爲虎傅翼曷爲弗除夫畜池魚者必去猵獺（食魚者也）養禽獸者必去豺狼又况治人乎故覇王

之兵。以論慮之。以策圖之。以義扶之。非以亡存也。將以存亡也。故聞敵國之君有加虐於民者。則舉兵而臨其境。責之以不義。刺之以過行。兵至其郊。乃令軍師曰。毋伐樹木。毋抉墳墓。毋爇五穀。爇音熱燒也毋焚積聚。毋捕民虜。毋收六畜。乃發號施令曰。其國之君。傲天侮鬼。決獄不辜。殺戮無罪。此天之所以誅。民之所以仇也。兵之來也。以廢不義而復有德也。有逆天之道。帥民之賊者。身死族滅。以家聽者。祿以家。以里聽者。賞以里。以鄉聽者。封以鄉。以縣聽者。侯以縣。尅國

不及其民。廢其君而易其政。尊其秀士而顯其賢良。振其孤寡。恤其貧窮。出其囹圄。賞其有功。百姓開門而待之。淅米而儲之。淅漬也 唯恐其不來也。此湯武之所以致王。而齊桓晉文之所以成霸也。故君為無道。民之思兵也。若旱而望雨。渴而求飲。夫有誰與交兵接刃乎。故義兵之至也。至於不戰而止。晚世之兵。君雖無道。莫不設渠塹傅堞而守。傅守也堞城上土墻塹音塹 攻者非以禁暴除害也。欲以侵地廣壤也。是故至於伏尸流血。相支以日。而霸王之功不世出者。自為之故也。

人為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為身戰者不能立其功舉事以為人者衆助之舉事以自為者衆去之衆之所助雖弱必強衆之所去雖大必亡兵失道而弱得道而強將失道而拙得道而工國得道而存失道而亡所謂道者體圓而法方背陰而抱陽左柔而右剛履幽而戴明變化無常得一之原以應無方是謂神明夫圓者天也方者地也天圓而無端故不可得而觀地方而無垠故莫能窺其門天化育而無形象地生長而無計量渾渾沉沉孰知其藏凡物有朕唯道無

朕所以無朕者以其無常形勢也輪轉而無窮象日月之運行若春秋有代謝若日月有晝夜終而復始明而復晦莫能得其紀制刑而無刑故功可成物物而不物故勝而不屈刑兵之極也至於無刑可謂極之矣是故大兵無創與鬼神通五兵不厲天下莫之敢當建鼓不出庫諸侯莫不慴㥄沮膽其處慴音摺㥄音零故廟戰者帝神化者王所謂廟戰者法天道也神化者法四時也修政於境內而遠方慕其德制勝於未戰而諸侯服其威內政治也古得道者靜而法天地

動而順日月喜怒而合四時叫呼而比雷霆音氣不戾八風詘伸不獲五度（獲誤五度五行也）下至介鱗上及毛羽條修葉貫萬物百族由本至末莫不有序是故入小而不偪（逼也）處大而不窕浸乎金石潤乎草木宇中六合振毫之末莫不順比道之浸洽滒淖纖微無所不在是以勝權多也夫射儀度不得則格的不中（格射之椹質的射准也）驥一節不用而千里不至夫戰而不勝者非鼓之日也（謂陳兵擊鼓之日）素行無刑久矣故得道之兵車不發軔騎不被鞍鼓不振塵旗不解卷（束也）甲不離

矢刃不嘗血朝不易位賈不去肆農不離野招義而責之大國必朝小城必下因民之欲乘民之力而爲之去殘除賊也故同利相死同情相成同欲相助順道而動天下爲嚮因民而慮天下爲鬬獵者逐禽車馳人趍各盡其力無刑罰之威而相爲斥闉要遮者斥候闉音因塞也同所利也同舟而濟於江卒遇風波百族之子捷捽招杼船捷疾取也捽音族若左右手不以相德其憂同也故明王之用兵也爲天下除害而與萬民共享其利民之爲用猶子之爲父弟之爲兄威之所加

若崩山決塘敵孰敢當故善用兵者用其自爲用也不能用兵者用其爲巳用也用其自爲用則天下莫不可用也用其爲巳用所得者鮮矣兵有三詆治國家理境內行仁義布德惠立正法塞邪隧羣臣親附百姓和輯上下一心君臣同力諸侯服其威而四方懷其德修政廟堂之上而折衝千里之外拱揖指撝而天下響應此用兵之上也地廣民衆主賢將忠國富兵强約束信號令明兩軍相當鼓錞相望錞錞汗也形如鐘以和鼓音淳未至兵交接刃而敵人奔亡此用兵之次也

知土地之宜習險隘之利明奇正之變察行陳解贖之數維枹綰而鼓之綰貫也枹也係於臂以擊鼓也枹音浮白刃合流矢接涉血屬腸輿死扶傷流血千里暴骸盈場乃以決勝此用兵之下也今夫天下皆知事治其末而莫知務修其本釋其根而樹其枝也夫兵之所以佐勝者衆而所以必勝者寡甲堅兵利車固馬良畜積給足士卒殷軫殷衆軫乘輪多盛貌此軍之大資也而勝亡焉明於星辰日月之運刑德奇賌之數奇賌陰陽奇祕之要賌音該背鄉左右之便此戰之助也而全亡焉良將之所以必

勝者。恒有不原之智。不道之道。難以衆同也。夫論除謹。論除論賢除吏動靜時。吏卒辨。兵甲治。正行伍。連什伯。明鼓旗。此尉之官也。前後知險易。見敵知難易。發斥不忘遺。發有所見斥斥度候覘也此候之官也。軍候候望者隧路亟。隧道亟言治軍隧道疾也行輜治。行輜道路輜重也賦丈均。賦治也軍壘尺丈均平也處軍辯井竈通。此司空之官也。司空補修繕者收藏於後遷舍不離。無淫輿。無遺輜。此輿之官也。輿衆候領輿衆在軍之後者凡此五官之於將也。猶身之有股肱手足也。必擇其人技能其才。使官勝其任。人能其事。告之以政。申之以

令使之若虎豹之有爪牙飛鳥之有六翮莫不為用然皆佐勝之具也非所以必勝也兵之勝敗本在於政政勝其民下附其上則兵强矣民勝其政下畔其上則兵弱矣故德義足以懷天下之民事業足以當天下之急選舉足以得賢士之心謀慮足以知强弱之勢此必勝之本也地廣人衆不足以為强堅甲利兵不足以為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為威為存政者雖小必存為亡政者雖大必亡

昔者楚人地南卷沅湘沅湘二水名北繞頴泗頴泗二水名頴音影

西包巴蜀。東裹郯淮。巴蜀郯淮地名郯音談潁汝以爲洫。江漢以爲池。垣之以鄧林。鄧林沔水上險緜之以方城。緜落也方城楚北塞也。山高尋雲。谿肆無景。肆極極溪之深不見景也地利形便。卒民勇敢。蛟革犀兕以爲甲冑。修鎩短縱。鏦小矛音匆齊爲前行。積弩陪後。積弩連弩錯車衛旁。疾如錐矢。錐金鏃翦羽之矢合如雷電。解如風雨。然而兵殆於垂沙。地名衆破於栢舉。楚國之強。大地計衆。中分天下。然懷王北畏孟嘗君。背社稷之守。而委身強秦。兵挫地削。身死不還。二世皇帝。勢爲天子。富有天下。人迹所至。舟檝所通。莫不

為郡縣。然縱耳目之欲。窮侈靡之變。不顧百姓之饑寒窮匱也。興萬乘之駕而作阿房之宮。發閭左之戍。收太半之賦。貲民之三而稅二百姓之隨逮肆刑挽輅首路死者。隨逮應召肆刑極刑輅輓輦横木也一旦不知千萬之數。天下敖然若焦熱。傾然若苦烈。上下不相寧。吏民不相憀。憀賴也音澄戍卒陳勝興於大澤。攘臂袒右。袒右脫右臂衣也稱為大楚而天下響應。當此之時。非有牢甲利兵勁弩強衝也。伐棘棗而為矜。棘棗酸棗也矜矛柄周錐鑿而為刃。周內撚矜以內鑽鑿也剡撕筡奮儋钁。剡銳钁斫也撕音懺筡音屠儋音詹钁音矍以當

修戟強弩。攻城畧地。莫不降下。天下爲之麋沸螘動。螘音倚雲徹席卷。方數千里。勢位至賤。而器械甚不利。然一人唱而天下應之者。積怨在於民也。武王伐紂。東面而迎歲。太歲至汜而水。汜地名水大雨至共頭而墜。共頭山名在河曲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彗星柄在東方可以埽西人當戰之時。十日亂於上。風雨擊於中。然而前無蹈難之賞。而後無遁北之刑。白刃不畢拔而天下得矣。是故善守者無與御。而善戰者無與鬬。明於禁舍開塞之道。乘時勢因民欲而取天下。故善爲政者積其德。善用兵

者畜其怒德積而民可用怒畜而威可立也故文之所以加者淺則勢之所勝者小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威之所制者廣則我强而敵弱矣故善用兵者先弱敵而後戰者也故費不半而功自倍也湯之地方七十里而王者修德也智伯有千里之地而亡者窮武也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萬乘之國好用兵者亡故全兵先勝而後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德均則衆者勝寡力敵則智者勝愚勢侔則有數者禽無數凡用兵者必先自廟戰主孰賢將孰能民

孰附國孰治蓄積孰多士卒孰精甲兵孰利器備孰便故運籌於廟堂之上而決勝千里之外矣夫有形埒者天下訟見之也訟公也有篇籍者世人傳學之此皆以形相勝者也善形者弗法也所貴道者貴其無形也無形則不可制迫也不可度量也不可巧詐也不可規慮也智見者人爲之謀形見者人爲之功衆見者人爲之伏器見者人爲之備動作周還倨句詘伸可巧詐者皆非善者也善者之動也神出而鬼行星燿而元逐進退詘伸不見朕埜鸞舉麟振鳳飛龍騰

發如秋風疾如駭龍當以生擊死以盛乘衰以疾掩
遲以飽制饑若以水滅火若以湯沃雪何往而不遂
何之而不用達在中虛神在外漠志運於無形出於
不意與飄飄往與忽忽來莫知其所之與倏出與間
入莫知其所集卒如雷霆疾如風雨若從地出若從
天下獨出獨入莫能應圉疾如鏃矢何可勝偶一晦
一明孰知其端緒未見其發固已至矣故善用兵者
見敵之虛乘而勿假也追而勿舍也迫而勿去也擊
其猶猶陵其與與疾雷不及塞耳疾霆不暇掩目善

用兵若聲之與響若鏜之與鞈（鞈鼓鞞聲）眯不給撫呼不給吸當此之時仰不見天俯不見地手不麾戈兵不盡拔擊之若雷薄之若風炎之若火凌之若波敵之靜不知其所守動不知其所爲故鼓鳴旗麾當者莫不廢滯崩阤天下孰敢厲威抗節而當其前者故凌人者勝待人者敗爲人杓者死（杓所擊也）兵靜則固專一則威分決則勇心疑則北力分則弱故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錙銖有餘不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數倍不足故紂之卒百萬之心武王之卒三千人皆

專而一故千人同心則得千人力萬人異心則無一人之用將卒吏民動靜如身乃可以應敵合戰故計定而發分決而動將無疑謀卒無二心動無墮容口無虛言事無嘗試應敵必敏發動必亟故將以民為體而民以將為心心誠則支體親刃心疑則支體撓北心不專一則體不節動將不誠必則卒不勇敢故良將之卒若虎之牙若兕之角若鳥之羽若蚿之足蚿馬蠸也可以行可以舉可以噬可以觸強而不相敗衆而不相害一心以使之也故民誠從其令雖少無畏

民不從令雖衆爲寡故下不親上其心不用卒不畏將其形不戰守有必固而攻有必勝不待交兵接刃而存亡之機固以形矣兵有三勢有二權有氣勢有地勢有因勢將充勇而輕敵卒果敢而樂戰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志厲青雲氣如飄風聲如雷霆誠積踰而威加敵人此謂氣勢硤路津關大山名塞龍蛇蟠卻（蟠屈也）笠居羊腸道發笱門（笱竹笱所以捕魚其門可入而不得出）一人守隘而千人弗敢過也此謂地勢因其勞倦怠亂饑渴凍暍推其揞揞擠其揭揭（擠排揞揞欲卧揭揭欲坺也揞音安）此

謂因勢善用間諜審錯規慮設蔚施伏草木蕃盛曰蔚隱匿其形出於不意敵人之兵無所適備此謂知權陳卒正前行選進退俱什伍搏前後不相撚撚蹂蹈也左右不相干受刃者少傷敵者衆此謂事權權勢必形吏卒專精選良用才官得其人計定謀決明於死生舉錯得失莫不振驚故攻不待衝隆雲梯而城拔雲梯所以瞰城中戰不至交兵接刃而敵破明於必勝之攻也故兵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爲苟發故勝定而後戰鈐縣而後動故衆聚而不虛散兵出而不徒歸唯

無一動動則凌天振地抗泰山蕩四海鬼神移徙鳥獸驚駭如此則野無校兵敵家之兵不來相交復也國無守城矣靜以合躁治以持亂無形而制有形無為而應變雖未能得勝於敵敵不可得勝之道也敵先我動則是見其形也彼躁我靜則是罷其力也形見則勝可制也力罷則威可立也視其所為因與之化觀其邪正以制其命餌之以所欲以罷其足彼若有間急塡其隙極其變而束之盡其節而仆之敵若反靜為之出奇彼不吾應獨盡其調言我之盡調以待敵也若動而應有見

所爲彼持後節。彼謂敵待後節敵在後使先已與之推移。彼有所積。必有所虧。精若轉左。陷其右陂。右陂西也敵潰而走。後必可移。敵迫而不動。名之曰奄遲。擊之如雷霆。斬之若草木。燿之若火電。欲疾以遬。音速人不及步鋗。音喧車不及轉轂。兵如植木。弩如羊角。人雖衆多。勢莫敢格。諸有象者莫不可勝也。諸有形者莫不可應也。是以聖人藏形於無。而遊心於虛。風雨可障蔽。而寒暑不可開閉。以其無形故也。夫能滑淖精微。貫金石。窮至遠。放乎九天之上。蟠乎黃盧之下。唯無形者也。善用兵

者當擊其亂不攻其治是不襲堂堂之寇不擊填填之旗（填填旗立牢端貌）容未可見以數相持彼有死形因而制之敵人執數動則就陰以虛應實必為之禽虎豹不動不入陷阱麋鹿不動不離罝罘飛鳥不動不絓網羅魚鱉不動不擐脣喙物未有不以動而制者也是故聖人貴靜靜則能應躁後則能應先數則能勝疏博則能禽缺故良將之用卒也同其心一其力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止如邱山發如風雨所淩必破靡不毀沮動如一體莫之應圉是故傷敵者

衆而手戰者寡矣夫五指之更彈不若捲手之一挃擣也萬人之更進不如百人之俱至也今夫虎豹便捷熊羆多力然而人食其肉而席其革者不能通其知而壹其力也夫水勢勝火章華之臺燒章華楚臺以升勺沃而救之雖涸井而竭池無奈之何也擧壺榼盆盎而以灌之其滅可立而待也今人之與人非有水火之勝也而欲以少耦衆不能成其功亦明矣兵家或言曰少可以耦衆此言所將非言所戰也或將衆而用寡者勢不齊也勢不齊士不同志也將寡而用衆者用力諧

也若乃人盡其才悉用其力以少勝衆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神莫貴於天勢莫便於地動莫急於時用莫利於人凡此四者兵之幹楨也然必待道而後行可一用也夫地利勝天時巧舉勝地利勢勝人故任天者可迷也任地者可束也任時者可迫也任人者可惑也夫仁勇信廉人之美才也然勇者可誘也仁者可奪也信者易欺也廉者易謀也將衆者有一見焉則爲人禽矣由此觀之則兵以道理制勝而不以人才之賢亦自明矣是故爲麋鹿者則可以罝罘設

也。麋鹿有兵而不能以鬬無術之軍為魚鼈者則可以網罟取也。魚鼈之兵散而不集為鴻鵠者則可以矰繳加也。鴻鵠之兵雖無高而無被形者無可奈也。是故聖人藏於無原故其情不可得而觀。運於無形故其陳不可得而經。無法無儀來而為之宜。無名無狀變而為之象。深哉睭睭音帶遠哉悠悠。且冬且夏且春且秋。上窮至高之末。下測至深之底。變化消息。無所凝滯。建心乎窈冥之野而藏至乎九旋之淵。雖有明目孰能窺其情。兵之所隱議者天道也。所圖畫者地形也。所明言者人事也。所以決勝

者鈐勢也故上將之用兵也上得天道下得地利中
得人心乃行之以機發之以勢是以無破軍敗兵及
至中將上不知天道下不知地利專用人與勢雖未
必能萬全勝鈐必多矣下將之用兵也博聞而自亂
多知而自疑居則恐懼發則猶豫是以動為人禽矣
令使兩人接刃巧拙不異而勇士必勝者何也其行
之誠也夫以巨斧擊桐薪不待利時良日而後破之
加巨斧於桐薪之上而無人力之奉雖順招搖挾刑
德而弗能破者以其無勢也故水激則悍矢激則遠

夫括淇衛箘簵。括箭括淇衛箘簵箭之所出載以銀錫載飾也飾箭以銀錫

雖有薄縞之幨。縞細繒腐荷之矰。荷蓮莖然猶不能獨射

也。假之筋角之力。弓弩之勢。則貫兕甲而徑於革盾

矣。夫風之疾至於飛屋折木。虛舉之下大遲自上高

丘。虛舉不駕也風疾飛之下大遲復上高丘也人之有所推也。是故善用

兵者。勢如決積水於千仞之隄。若轉員石於萬丈之

谿。天下見吾兵之必用也。則孰敢與我戰者。故百人

之必死也。賢於萬人之必北也。況以三軍之衆赴水

火而不還。蹀乎。雖誂合刃於天下。誰敢在於上者。誂音

吊卒也雖卒然合與天下爭人誰敢在其上者所謂天數者左青龍右白虎
前朱雀後元武角亢爲青龍參井爲白虎星張爲朱雀斗牛爲元武所謂地利
者後生而前死左牡而右牝高者爲生下者爲死丘陵爲牡谿谷爲牝所
謂人事者慶賞信而刑罰必動靜時舉錯疾此世傳
之所以爲儀表者固也然而非所以生儀表者因時
而變化者也是故處於堂上之陰而知日月之次序
見瓶中之氷而知天下之寒暑夫物之所以相形者
微唯聖人達其至故鼓不與於五音而爲五音主水
不與於五味而爲五味調將軍不與於五官之事而

爲五官督故能調五音者不與五音者也能調五味者不與五味者也能治五官之事者不可揆度者也是故將軍之心。滔滔如春廣廣如夏湫漻如秋典凝如冬。典常凝正常正於冬也廣音曠漻音遼因形而與之化隨時而與之移夫景不爲曲物直響不爲清音濁觀彼之所以來各以其勝應之是故扶義而動推理而行掩節而所制掩覆其節制斷割也因資而成功使彼知吾所出而不知吾所入知吾所舉而不知吾所集始如狐狸彼故輕來合如兕虎敵故奔走夫飛鳥之摯也俛其首猛獸

之攫也匿其爪虎豹不外其爪而噬不見齒故用兵
之道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剛示之以弱而乘之以强
爲之以歙而應之以張將欲西而示之以東先忤而
後合前冥而後明若鬼之無迹若水之無創故所鄉
非所之也所見非所謀也舉措動靜莫能識也若雷
之擊不可爲備所用不復故勝可百全與元明通莫
知其門是謂至神兵之所以强者民也民之所以必
死者義也義之所以能行者威也是故合之以文齊
之以武是謂必取威儀竝行是謂至强夫人之所樂

者生也而所恃者死也然而高城深池矢石若雨平原廣澤白刃交接而卒爭先合者彼非輕死而樂傷也為其賞信而罰明也是故上視下如子則下視上如父上視下如弟則下視上如兄上視下如子則必王四海下視上如父則必正天下上視下如弟則不難為之死下視上如兄則不難為之亡是故父子兄弟之寇不可與鬬者積恩先施也故四馬不調造父不能以致遠弓矢不調羿不能以必中君臣乖心則孫子不能以應敵孫子名武是故內修其政以積其德外

塞其醜以服其威察其勞佚以知其飽饑故戰日有期視死若歸故將必與卒同甘苦俟饑寒故其死可得而盡也故古之善將者必以其身先之暑不張蓋寒不被裘所以程寒暑也險隘不乘上陵必下所以齊勞佚也軍食熟然後敢食軍井通然後敢飲所以同饑渴也合戰必立矢射之所及以共安危也故良將之用兵也常以積德擊積怨以積愛擊積憎何故而不勝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求民爲之勞也欲民爲之死也民之所望於主者三饑者能食之勞者能息

之有功者能德之民以償其二積而上失其三埊國雖大人雖衆兵猶且弱也若苦者必得其樂勞者必得其利斬首之功必全死事之後必賞死事以軍事死賞其後子孫也四者既信於民矣主雖射雲中之鳥而釣深淵之魚彈琴瑟聲鐘竽敦六博敦致也投高壺兵猶且強令猶且行也是故上足仰則下可用也德足慕則威可立也將者必有三隧四義五行十守所謂三隧者上知天道下習地形中察人情此三事人所從蹊隧者也所謂四義者便國不負兵負程也爲主不顧身見難不畏死決疑

不辟罪。所謂五行者。柔而不可卷也。剛而不可折也。仁而不可犯也。信而不可欺也。勇而不可凌也。所謂十守者。神清而不可濁也。謀遠而不可慕也。操固而不可遷也。知明而不可蔽也。不貪於貨。不淫於物。不嚂於辯。嚂音罕 不推於方。不可喜也。不可怒也。是謂至於窈窈冥冥。孰知其情。發必中詮。言必合數。動必順時。解必中揍。揍理也 通動靜之機。明開塞之節。審舉措之利害。若合符節。疾如彍弩。彍音郭 勢如發矢。一龍一蛇。動無常體。莫見其所中。莫知其所窮。攻則不可守

守則不可攻盡聞善用兵者必先修諸己而後求諸人先爲不可勝而後求勝修己於人求勝於敵己未能治也而攻人之亂是猶以火救火以水應水也何所能制今使陶人化而爲埴則不能成盆盎工女化而爲絲則不能織文錦同莫足以相治也故以異爲奇兩爵相與鬭未有死者也鸇鷹至則爲之解以其異類也故靜爲躁奇有出於人治爲亂奇飽爲饑奇佚爲勞奇奇正之相應若水火金木之代爲雌雄也善用兵者持五殺以應五殺五行故能全其勝拙者處五死以

貪。故動而爲人擒兵貴謀之不測也形之隱匿也出於不意不可以設備也。謀見則窮形見則制故善用兵者上隱之天下隱之地中隱之人隱之天者無不制也。何謂隱之天大寒甚暑疾風暴雨大霧冥晦因此而爲變者也。何謂隱之地山陵丘阜林叢險阻可以伏匿而不見形者也。何謂隱之人蔽之於前望之於後出奇行陳之間發如雷霆疾如風雨搴巨旗（搴卷取也）止鳴鼓而出入無形莫知其端緒者也故前後正齊。四方如繩出入解續。不相越淩翼輕邊利。（翼軍之翼之邊

而或前或後。離合散聚。不失行伍。此善修行陳者也。利

明於奇正。賁陰陽刑德五行。望氣候星。龜策禨祥。此善爲天道者也。設規慮。施蔚伏。見用水火。出珍恠。鼓譟軍所以營其耳也。曳梢肆柴。揚塵起堨。梢小柴堨埃所以營其目者。此善爲詐佯者也。錞鉞牢重。固植而難恐。勢利不能訹。死亡不能動。此善爲充榦者也。充盈榦强也。剽疾輕悍。勇敢輕敵。疾若滅沒。此善用輕出奇者也。相地形。處次舍。治壁壘。審煙斥。居高陵。舍出處。此善爲地形者也。因其飢渴凍暍。勞倦怠亂。恐懼窘步。

乘之以選卒擊之以宵夜此善因時應變者也易則用車易平地也險則用騎涉水多弓水中不可引弩故以弓便隘則用弩隘可以手弩以為距晝則多旌夜則多火晦冥多鼓此善為設施者也凡此八者不可一無也然而非兵之貴者也夫將者必獨見獨知獨見者見人所不見也獨知者知人所不知也見人所不見謂之明知人所不知謂之神神明者先勝者也先勝者守不可攻戰不可勝攻不可守虛實是也上下有隙將吏不相得所持不直卒必積不服所謂虛也主明將良上下同心氣

意俱起所謂實也若以水投火所當者陷所薄者毀卒柔不相通而勝相奇者虛實之謂也故善戰者不在少善守者不在小勝在得成敗在失氣夫實則鬭虛則走盛則强衰則北吳王夫差地方二千里帶甲七十萬南與越戰棲之會稽北與齊戰破之艾陵西遇晉公擒之黃池晉公謂晉平侯擒之謂服晉也此用民氣之實也其後驕溢縱欲拒諫喜諛憢悍遂過憢勇忿也不可正諭大臣怨懟百姓不附越王選卒三千人擒之干隧因制其虛也夫氣之有虛實也若明之必晦也故勝兵

者非常實也敗兵者非常虛也善者能實其民氣以待人之虛也不能者虛其民氣以待人之實也故虛實之氣兵之貴者也凡國有難君自宮召將詔之曰社稷之命在將軍即今國有難願請子將而應之將軍受命乃令祝史太卜齋宿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鼓旗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趨至堂下北面而立主親操鉞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將已受斧鉞答曰國不可從

外治也。軍不可從中御也。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以受制於前矣。鼓旗斧鉞之威。臣無還請。願君亦以垂一言之命於臣也。君若不許臣不敢將。君若許之。臣辭而行。乃爪鬋。鬋爪送終之禮。去手足爪。設明衣也。明衣喪衣。衣在於闇寘。故言明。鑿凶門而出。凶門北出門。將軍之出。以喪禮處之。以其必死也。乘將軍車。載旌旗斧鉞。累若不勝。其臨敵決戰。不顧必死。無有二心。是故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主於後。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利合於主。國之實也。上將之道也。如此則智者爲之慮。

勇者爲之鬬氣厲青雲疾如馳騖是故兵未交接而敵人恐懼若戰勝敵奔畢受功賞吏遷官益爵祿割地而爲調決於封外卒論斷軍中（言有罪而誅）顧反於國放旗以入斧鉞報畢於君曰軍無後治乃縞素辟舍請罪於君君曰赦之退齋服大勝三年反舍（大勝敵考還三年乃反故舍也）中勝二年下勝期年兵之所加者必無道國也故能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民不疾疫將不夭死五穀豐昌風雨時節戰勝於外福生於内是故名必成而後無餘害矣

卷十五終

淮南鴻烈解卷十六

說山訓（說道之旨委積若山）

魄問於魂曰道何以爲體。（魄人陰神魂人陽神）曰以無有爲體。魄曰無有有形乎。魂曰無有何得而聞也。魂曰吾直有所遇之耳。（適然遭遇之）視之無形聽之無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喻道而非道也。魄曰吾聞得之矣乃內視而自反也。魂曰凡得道者形不可得而見名不可得而揚今汝已有形名矣何道之所能乎。魄曰言者獨何爲者。（魄詰魂曰言者獨何爲者耶）吾將反吾宗矣。（宗本也反歸無形）

鬼反顧。蒐忽然不見。反而自存。亦以淪於無形矣。鬼亦天於無形之中人。不。小。學。不。大。迷。學不博不通道故大迷不。小。慧。不。大。愚。慧不能通物故大愚人莫鑑於沫雨而鑑於澄水者。以其休止不蕩也。詹公之釣千歲之鯉不能避。詹公詹何也曾子攀柩車引輴者為之止也。曾子至孝送親哀悲哀攀援柩車而挽者感之為之止輴棺下輪音春老母行歌而動申喜精之至也。申喜楚人也少亡母聞乞人行歌聲感而出視則其母也瓠巴鼓瑟而淫魚出聽瓠巴楚人善鼓瑟淫魚喜音出於水而聽之淫魚長丈餘無鱗出江中伯牙鼓琴駟馬仰秣仰秣仰頭吹吐謂馬笑也介子歌龍蛇而文君垂泣。介子介推也從晉文公重耳出奔翟

遭難絕糧介子推割肌啗之公子復國賞從古者子推獨不及故歌曰有龍矯矯而失其所有蛇從之而哭其尸龍既升雲蛇獨泥處文公悟求子推不得而泣

故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螾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上食晞堁下飲黃泉用心一也晞乾也堁土塵也一情專也

清之為明杯水見眸子濁之為闇河水不見太山視日者眩聽雷者聾人無為則治有為則傷無為而治者載無也載行也

為者不能有也為者有為也

不能無為者不能有為也人無言而神有言者則傷無言而神者載無有言則傷其神之神者鼻之所以息耳之所以聽終以其無用

者爲用矣物莫不因其所有而用其所無（以其所無用爲用也）以爲不信視籟與竽念慮者不得臥止念慮則有爲其所止矣（止猶去也去念慮非眞無念慮）兩者俱忘則至德純矣（兩者念慮與不念慮）聖人終身言治所用者非其言也用所以言也歌者有詩然使人善之者非其詩也（善之者善其音之清和不善其詩）鶡鴠能言而不可使長是何則得其所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循迹者非能生迹者也（循隨也隨人故迹不能自爲新迹）神蛇能斷而復續而不能使人勿斷也神龜能見夢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宋元王夜夢見得神龜漁者豫且捕

魚得魚以獻四方皆道之門戶牖嚮也在所從闚之故釣可以教騎騎可以教御御可以教刺舟越人學遠射參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內不易儀也越人不知射向天而發矢勢盡而遥近在五步之內儀射法不知易去參天之法世已變矣而守其故譬猶越人之射也月望日奪其光陰不可以乘陽也日出星不見不能與之爭光也故末不可以強於本指不可以大於臂下輕上重其覆必易一淵不兩鮫水定則清正動則失平故惟不動則所以無不動也江河所以能長百谷者能下之也夫惟能下之是以能上

之天下莫相憎於膠漆相持不解故曰相憎一說膠入漆則敗漆入膠亦敗而莫相愛於冰炭冰得炭則解冰復其性炭得冰則保其炭故曰相愛膠漆相賊冰炭相息也牆之壞愈其立也冰之泮愈其凝也以其反宗也宗本也泰山之容巍巍然高去之千里不見埵堁遠之故也秋毫之末淪於不測是故小不可以爲內者大不可以爲外矣蘭生幽谷不爲莫服而不芳舟在江海不爲莫乘而不浮君子行義不爲莫知而止休夫玉潤澤而有光其聲舒揚渙乎其有似也似君子無內無外不匿瑕穢也匿藏近之而濡望之而隧夫

照鏡見眸子。微察秋毫。明照晦冥。故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出於山淵之精。君子服之。順祥以安寧。服佩也君子佩而象之順善以安其身侯王寶之。為天下正。陳成子恒之劫子淵捷也。陳成子將弑齊簡公脅其大夫子淵捷子罕之辭其所不欲。而得其所欲。孔子之見黏蟬者。黏音拈白公勝之倒杖策也。衛姬之諭罪於桓公。衛姬衛女齊桓公夫人桓公有伐衛之志衛姬望見桓公色而知之故請公殺贖衛之罪子見子夏曰何肥也。魏文侯見之反被裘而負芻也。見說之為宋王解閉結也。此皆微眇可以觀論者。微眇未章顯也觀論觀察而議論人有嫁其子而教之

曰爾行矣慎無爲善曰不爲善將爲不善邪應之曰善且由弗爲況不善乎此全其天器者（天器猶言天則）拘囹圄者以日爲脩當死市者以日爲短日之脩短有度也有所在而短有所在而脩也則中不平也（中心也）故以不平爲平者其平不平也嫁女於病消者夫死則後難復處也（以女爲妨夫後人不敢娶故難復處也）故沮舍之下不可以坐（沮舍壞也）倚牆之傍不可以立（爲辟壓也）執獄牢者無病（執主也厲鬼畏之故不病）罪當死者肥澤（計決心無外思）刑者多壽心無累也（刑者宮人也無情欲之累精神不耗故多壽）良醫者常治無病之病

故無病聖人者常治無患之患故無患也夫至巧不用劍巧在心手故不用劍善閉者不用關楗善閉其心故不關楗淳于髡之告失火者此其類淳于髡告其鄰使曲突徙薪鄰人不從後竟失火言者不為功焦頭爛額為上客以清入濁必困辱以濁入清必覆傾君子之於善也猶采薪者見一芥掇之見青蔥則拔之言無所舍也君子行善亦如之天二氣則成虹地二氣則泄藏人二氣則成病陰陽不能且冬且夏月不知晝日不知夜善射者發不失的善於射矣而不善所射所射者死善釣者無所失善於釣矣而不善所釣所釣者魚也故有所善則

不善矣。鐘之與磬也，近之則鐘音充，遠之則磬音章。物固有近不若遠，遠不如近者。今曰稻生於水，而不能生於湍瀨之流；紫芝生於山，而不能生於盤石之上；慈石能引鐵，及其於銅則不行也。水廣者魚大，山高者木脩。廣其地而薄其德，譬猶陶人爲器也，揲挻其土而不益厚，破乃愈疾。愈益也疾速也聖人不先風吹，不先雷毀，不得已而動，故無累。月盛衰於上，則蠃蠬應於下，同氣相動，不可以爲遠。類能相感故曰不遠執彈而招鳥，揮棁而呼狗，欲致之，顧反走。故魚不可以無餌釣也，

獸不可以虛器召也剝牛皮鞹以爲鼓正三軍之衆然爲牛計者不若服於軛也狐白之裘天子被之而坐廟堂然爲狐計者不若走於澤亡羊而得牛則莫不利失也斷指而免頭則莫不利爲也故人之情於利之中則爭取大焉於害之中則爭取小焉將軍不敢騎白馬爲見者所識一說白凶服故不敢騎也亡者不敢夜揭炬亡処亡保者不敢畜噬狗保保家也噬狗噬人之狗雞知將旦鶴知夜半而不免於鼎俎山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斬園有螫蟲藜藿爲之不采言人畏也爲儒而踞里閭儒尚禮義踞里閭非也

爲墨而朝吹竽。墨道尚儉不好樂縣名朝歌墨子不入吹竽非也欲滅迹而走雪中拯溺者而欲無濡。是非所行而行所非。今夫闟飲者非嘗不遺飲也。使之自以平則雖愚無失矣。是故不同於和而可以成事者天下無之矣。和猶適也求美則不得美。不求美則美矣。自求美名則不得美名自損則有美名求醜則不得醜。求不醜則有醜矣。不求美又不求醜則無美無醜矣。是謂元同。申徒狄負石自沉於淵而溺者不可以爲抗申徒狄殷末人不忍見紂貟石自沉於淵抗高也弦高誕而存鄭。誕者不可以爲常。事有一應而不可循行。人有

多言者猶百舌之聲喻人雖多言無益於事人有少言者猶不

脂之戶也。不脂之戶難開閉也六畜生多耳目者不祥。讖書著

之。祥善也多耳目人以爲妖災也百人抗浮不若一人挈而趨。挂壁浮瓠也百人共舉不如一人持之便物固有衆而不若少者。引車者二六

而後之。二六十二人也事固有相待而成者。兩人俱溺不能

相拯。一人處陸則可矣。故同不可相治必待異而後

成。千年之松。下有茯苓。上有兎絲。茯苓千歲松脂也兎絲生其上而無

根一名女蘿。上有叢蓍。下有伏龜。聖人從外知內。以見知

隱也。喜武非俠也。俠輕也喜文非儒也。好方非醫也。好

馬非騶也知音非瞽也知味非庖也此有一槩而未得主名也槩一當也善之而未純故無所適名被甲者非爲十步之內也百步之外則爭深淺深則達五藏淺則至膚而止矣死生相去不可爲道里言相遠也楚王亡其猨而林木爲之殘猨捷躁依木而處故殘林以求之宋君亡其珠池中魚爲之殫故澤失火而林憂上求材臣殘木上求魚臣乾谷上求楫而下致船上言若絲下言若綸綸大繳也上有一善下有二譽上有三衰下有九殺上之所好下尤甚焉大夫種知所以强越而不知所以存身萇宏知周之所存

而不知身所以亡知遠而不知近遠謂趣周近謂身也畏馬之辟也不敢騎懼車之覆也不敢乘是以虛禍距公利也不孝弟者或詈父母生子者所不能任其必孝也然猶養而長之任保也范氏之敗有竊其鐘負而走者范氏范吉射敗者趙簡子伐之鎗然有聲懼人聞之遽掩其耳憎人聞之可也自掩其耳悖矣升之不能大於石也升在石之中夜之不能修其歲也夜在歲之中仁義之不能大於道德也仁義在道德之包先針而後縷可以成帷先縷而後針不可以成衣針成幕蔂成城事之

成敗必由小生言有漸也。幕帷也上曰幕旁曰帷縷非剌無以通故宜先也蔂音纍土籠也始一匱以上於城染者先青而後黑則可先黑而後青則不可工人下漆而上丹則可下丹而上漆則不可萬事由此所先後上下不可不審水濁而魚噞形勞則神亂故國有賢君折衝萬里因媒而嫁而不因媒而成因人而交不因人而親行合趨同千里相從行不合趨不同對門不通海水雖大不受胔芥胔音慈日月不應非其氣。陽燧取火方諸取水非此不得故曰不應非其氣君子不容非其類也人不愛倕之手而愛己之指倕堯之巧工也倕手無益

於己捕也不愛江漢之珠而愛己之鉤江漢雖有美珠不爲己用故不愛也鉤可以得魚故愛之以束薪爲鬼以火煙爲氣以束薪爲鬼朅而走見束薪以爲鬼故去而走以火煙爲氣殺豚烹狗以火煙爲吉凶之氣殺牲以禳之先事如此不如其後巧者善度知者善豫豫備也

羿死挑部不給射慶忌死劍鋒不給搏挑部地名羿爲逢蒙所殺不及攝已而射搏提也慶忌吳王僚之子要離爲闔閭刺之故死不及設其提疾之力滅非者戶告之曰我實不與我諛亂謗乃愈起止言以言止事以事譬猶揚堁而弭塵抱薪而救火揚堁止塵塵愈起抱薪救火火愈熾也流言雪汙譬猶以涅拭素也流放雪除涅黑素白也

矢之於十步貫兕甲於三百步不能入魯縞騏驥一日千里其出致釋駕而僵。釋稅僵仆也力竭勢盡也大家攻小家則為暴大國并小國則為賢小馬非大馬之類也小知非大知之類也被羊裘而賃固其事也貂裘而負籠甚可怪也。籠土一籠以潔白為汙辱譬猶沐浴而抒溷薰燧而負彘治疽不擇善惡醜肉而并割之農夫不察苗莠而并耘之豈不虛哉壞塘以取龜發屋而求狸掘室而求鼠割唇而治齲。齲音區鯀跖之徒君子不與殺戎馬而求狐狸援兩鼈而失靈龜斷右臂而爭一

毛折鏌邪而爭錐刀用智如此豈足高乎寧百刺以針無一刺以刀寧一引重無久持輕寧一月饑無一旬餓（饑食不足餓困乏也）萬人之蹪愈於一人之隧（隧陷也）有譽人之力儉者春至旦不中員呈猶謫之察之乃其母也（謫責怒也稱譽人力儉呈作不中科員而責怒也君子視之乃自呈作其母以爲力抶以此譽人孰如毀之故諺曰問誰毀之小人譽之此之謂也）故小人之譽人反爲損東家母死其子哭之不哀西家子見之歸謂其母曰社何愛速死吾必悲哭社（江淮謂母爲社）夫欲其母之死者雖死亦不能悲哭矣謂學不暇者雖學亦不能學矣見窾

木浮而知爲舟，見飛蓬轉而知爲車，見鳥迹而知著書，以類取之。以非義爲義，以非禮爲禮，譬猶倮走而追狂人，盜財而予乞者，竊簡而寫法律，蹲踞而誦詩書。割而舍之，鏌邪不斷肉；執而不釋，馬氂截玉。氂，馬尾也。聖人無止，無以歲賢昔，日愈昨也。賢猶勝也。歲賢，今歲勝於昔歲，所謂止也。愈昨，今日勝於昨日，無止也。馬之似鹿者千金，天下無千金之鹿。玉待礛諸而成器。礛諸，攻玉之石。言物有待我而貴者也。礛音藍。有千金之璧，而無錙錘之礛諸。六銖曰錙，八銖曰錘，言其賤也。受光於隙照一隅，受光於牖照北壁，受光於戶照室中無遺物，況

受光於宇宙乎天下莫不精明於其前矣由此觀之所受者小則所見者淺所受者大則所照者博江出岷山河出崑崙濟出王屋潁出少室漢出嶓冢分流舛馳注於東海所行則異所歸者一通於學者若車軸轉轂之中不運於己與之致千里終而復始轉無窮之源不通於學者若迷惑告之以東西南北所居聆聆背而不得不知凡要寒不能生寒熱不能生熱不寒不熱能生寒熱故有形出於無形未有天地能生天地者也至深微廣大矣雨之集無能霑待其止

而能有濡。集下也 矢之發無能貫待其止而能有穿。唯止能止衆止。矢止乃能穿物 因高而爲臺就下而爲池各就其勢不敢更爲。聖人用物若用朱絲約芻狗若爲土龍以求雨。芻狗待之而求福。求猶得也待芻狗之靈而得福也 土龍待之而得食。土龍致雨雨而成穀故得食 魯人身善制冠妻善織屨往徙於越而大困窮以其所修而遊不用之鄉。譬若樹荷山上而畜火井中。操釣上山揭斧入淵欲得所求難也。方車而蹠越乘桴而入胡欲無窮不可也。楚王有白蝯。音猨 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熙戲也 使養由

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蝯擁柱號矣有先中中者也咼氏之璧咼音和夏后之璜揖讓而進之以合歡夜以投人則爲怨時與不時畫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說規孟賁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人有昆弟相分者無量多不可計而衆稱義焉夫惟無量故不可得而量也登高使人欲望臨深使人欲闚處使然也射者使人端釣者使人恭事使然也曰殺罷牛可以贖良馬之死莫之爲也殺牛必亡之數法禁殺牛犯之者誅故曰必亡之數以必亡贖不必死未能行之者矣季孫氏劫公家

孔子說之先順其所爲而後與之入政曰舉枉與直
如何不得舉直與枉勿與遂往此所謂同汚而異塗
者衆曲不容直衆枉不容正故人衆則食狼狼衆則
食人欲爲邪者必相明正欲爲曲者必相達直公道
不立私欲得容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此以善託其
醜衆議成林無翼而飛三人成市虎三人從市中來皆言市中有虎
人信以爲有故日三人成市虎一里撓椎撓弱一里之人皆有能大屈椎者人則信之也
游沒者不求沐浴已自足其中矣故食草之獸不疾
易藪疾患也水居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常信

有非禮而失禮尼生死其梁柱之下此信之非也孔氏不喪出母此禮之失者曾子立孝不過勝母之閭墨子非樂不入朝歌之邑曾子立廉不飲盜泉所謂養志者也紂為象箸而箕子嘆魯以偶人葬而孔子歎故聖人見霜而知冰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也今為一目之羅則無時得鳥矣今被甲者以備矢之至若使人必知所集則懸一札而已矣事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可慮卒然不戒而至故聖人畜道以待時遭能均化無不稟受故聖人畜養以待時時至而應見屯犁牛

旣科以橢决鼻而羈 髡屯犁牛 貌犁牛不純色 科無角 橢無尾 决鼻羈頭而牽 髡音坤 科音科 橢音修 生子而犧尸祝齊戒以沉諸河 犧者牲也 尸祭神之主 祝祈福祥之辭 祀河曰沉 河伯豈羞其所從出辭而不享哉

得萬人之兵不如聞一言當 當謂明天時地利知人之言可以不戰屈人之兵也

得隋侯之珠不若得事之所由得和氏之璧不若得事之所適 由用適宜適也 撰良馬者非以逐狐狸將以射麋鹿砥利劍者非以斬縞衣將以斷兕犀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鄉者其人見彈而求鴞炙 彈可以彈鴞鳥因求其炙 見卵而求晨夜 雞知將旦鶴知夜半見其卵因望其夜鳴 見黂 音焚 而求成布

麤麻之布實者可蟬其理哉亦不病暮象解其牙不
以爲布四求其成
憎人之利之也死而棄其招簣不怨人取之招簣死者浴牀
上之楠也人能以所不利利人則可狂者東走逐者
簣音積
亦東走東走則同所以東走則異溺者入水拯之者
亦入水入水則同所以入水者則異故聖人同死生
愚人亦同死生聖人之同死生通於分理愚人之同
死生不知利害所在徐偃王以仁義亡國國亡者非
必仁義比干以忠靡其體被誅者非必忠也故寒顫
音寺懼者亦顫此同名而異實同名於顫異者寒與懼明月之珠

出於蠬蜄周之簡圭生於垢石珠有夜光明月生於蠬中簡圭大圭美玉
出於石中故日生垢石大蔡神龜出於溝壑大蔡元龜之所出地名因名其龜爲
大蔡萬乘之主冠錙錘之冠履百金之車牛皮爲鼓正
三軍之衆鼓聲氣故可以齊三軍之衆欲學歌謳者必先徵羽樂
風欲美和者必先始於陽阿采菱陽阿采菱樂曲此皆學其
所不學而欲至其所欲學者燿蟬者務在明其火釣
魚者務在芳其餌明其火者所以燿而致之也芳其
餌者所以誘而利之也燿明芳香也明火香餌則蟬魚至欲致魚者
先通水欲致鳥者先樹木水積而魚聚木茂而鳥集

好弋者先具繳與矰，好魚者先具罟與罘，未有無其具而得其利。遺人馬而解其羈，遺人車而稅其轙，轙所以縛衡也轙音倚所愛者少，而所亡者多。故里人諺曰：烹牛而不鹽，敗所爲也。烹羹不與鹽不成羹桀有得事，堯有遺道；嫫母有所美，嫫母古之醜女西施有所醜。故亡國之法有可隨者，治國之俗有可非者。琬琰之玉在洿泥之中，雖廉者弗釋；琬琰音遠演美玉也釋舍也弊箄甑瓾在裀茵之上，雖貪者不搏。瓾甑帶搏取也箄音避瓾音黽裀音然美之所在，雖汚辱世不能賤；惡之所在，雖高隆世不能不能賤喻賢者在下位不能貴喻小

人在上位春貸秋賦民皆欣春賦秋貸衆皆怨得失同喜怒為別其時異也為魚德者非挈而入淵為蝯賜者非負而緣木縱之其所而已貂裘而雜不若狐裘而粹故人莫惡於無常行有相馬而失馬者然良馬猶在相之中今人放燒或操火往益之或接水往救之兩者皆未有功而怨德相去亦遠矣郢人有買屋棟者求大三圍之木而人予車轂跪而度之巨雖可而長不足也巨大也蘧伯玉以德化公孫鞅以刑罪所極一也病者寢席醫之用針石巫之用糈藉所救鈞也狸

頭愈鼠雞頭已瘻。〔鼠齧人瘡狸愈之瘻頸腫疾雞頭水中芡〕䖟散積血斷木愈齲此類之推者也膏之殺鱉鵲矢中蝟〔中亦殺也〕爛灰生繩漆見蟹而不乾此類之不推者也推與不推若非而是若是而非孰能通其微天下無粹白狐而有粹白之裘掇之衆白也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雞必食其蹠數十而後足〔蹠雞足踵也喻學取道衆多然後優〕刀便剃毛至伐大木非斧不尅物固有以尅適成不逮者視方寸於牛不知其大於羊總視其體乃知其大相去之遠孕婦見兎而子缺脣見麋而子四目小馬大目不可

謂大馬大馬之目眇所謂之眇馬物固有似然而似不然者故決指而身死（決傷也）或斷臂而顧活類不可必推厲利劍者必以柔砥擊鐘磬者必以濡木轂強必以弱輻兩堅不能相和兩強不能相服故梧桐斷角馬氂截玉（言柔勝剛也）媟但者非學謾也但成而生不信（但猶詐也）立慬者（音勤）非學鬬爭也慬立而生不讓故君子不入獄為其傷恩也不入市為其侳廉也（侳辱也）積不可不慎者也走不以手縛手走不能疾飛不以尾屈尾飛不能遠物之用者必待不用者故所止見者

乃不見者也使鼓鳴者乃不鳴者也嘗一臠肉知一鑊之味。有足曰鼎無足曰鑊懸羽與炭而知燥溼之氣燥故炭輕溼故炭重也以小明大見一葉落而知歲之將暮睹瓶中之氷而知天下之寒以近論遠三人比肩不能外出戶一人相隨可以通天下。言不竝也足履地而為迹暴行而為影此易而難。履履也履地迹自成行日中影自生是其易使迹正影直是其難也莊王誅里史孫叔敖制冠浣衣里史佞臣惡人死叔敖自知當見用故制冠浣衣文公棄荏席後黴黑咎犯辭歸晉文棄其臥席之下黴黑者咎犯感其捐舊物故辭歸徵音梅故桑葉落而長年悲也桑葉落長年懼命盡故感而悲

鼎錯日用而不足貴。錯小鼎雖日見用不足貴周鼎不爨而不可賤。周家大鼎不日炊而不可賤物固有以不用而爲有用者地平則水不流重鈞則衡不傾物之尤必有所感。物固有以不用爲大用者先倮而浴則可以浴而倮則不可先祭而後饗則可先饗而後祭則不可物之先後各有所宜也。祭之日而言狗生取婦夕而言衰麻置酒之日而言上家渡江河而言陽侯之波。陽陵侯能爲大波爲人作害舟人所不欲言也或曰知其且赦也而多殺人或曰知其且赦也而多活人其望赦同所利害異故或吹火而然

哉吹火而滅所以吹者異也烹牛以饗其里而罵其東家母德不報而身見殆文王汙膺鮑申偃背以成楚國之治文王楚武子之子汙膺陷胷也鮑申楚相裨諶出郭而知以成子產之事裨諶鄭大夫謀於野則獲鄭國有難子產裁如野與議四國之事故曰成子產之事也朱儒問徑天高於修人修人不知曰子雖不知猶近之於我故凡問事必於近者脩人長人也寇難至躄者告盲者盲者負而走兩人皆活得其所能也故使盲者語使躄者走失其所也郢人有鬻其母為請於買者曰此母老矣幸善食之而勿苦此行大不義而欲

然小義者。介蟲之動以固。貞蟲之動以毒螫。貞蟲無牝牡之合而有毒故能螫熊羆之動以攫搏。攫擭也熊羆多力故能擭攫有所搏也兕牛之動以觝觸。物莫措其所修而用其短也。措置也治國者若鎒田去害苗者而已。今沐者墮髮而猶爲之不止。以所去者少。所利者多。砥石不利而可以利金。金刀劍之屬檠不正而可以正弓。檠弓之掩牀也音檠物固有不正而可以正。不利而可以利。不正者檠不利者砥力貴齊。知貴捷。得之同。遬爲上。齊捷皆疾也齊音齋勝之同。遲爲下。所以貴鏌邪者。以其應物而斷割也。劖音幾靡勿釋。牛車絕轔。劖切

楚人謂門切之轔車行其上則斷之也。爲孔子之窮於陳蔡而廢六藝。則惑爲醫之不能自治其病病而不就藥則悖矣。

卷十六終

淮南鴻烈解卷十七

說林訓 木叢生曰林說萬物承阜若林之聚

以一世之度制治天下。譬猶客之乘舟。中流遺其劍。遽契其舟桅。契刻也桅船弦板也墮劍於中流刻下船弦言識其於此下失劍也桅音氾暮薄而求之。其不知物類亦甚矣。夫隨一隅之迹而不知因天地以游。惑莫大焉。雖時有所合。然而不足貴也。譬若旱歲之土龍。疾疫之芻狗。是時為帝者也。土龍求雨芻狗求福時見貴也曹氏之裂布。蛷者貴之。然非夏后氏之璜。楚人名命為曹今俗間以始織布繫著其旁謂之曹布燒以傳蛷蛷瘡則愈故蛷者貴之璜以

發泉國家之寶故曰然非夏后氏之璜也蟓音求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天地而生天地。至深微廣大矣。足以蹍者淺矣。然待所不蹍而後行。蹍音蹍履也待所履而行者則不得行故曰待所不履而後行智所知者褊矣。然待所不知而後明。褊狹知所知所不知以成明矣游者以足蹷以手抪音潑不得其數。愈蹷愈敗。及其能游者非手足者矣。鳥飛反鄉。兎走歸窟。狐死首邱。寒將翔水。各哀其所生。寒將水鳥哀猶愛也毋貽盲者鏡。毋予躄者履。毋賞越人章甫。非其用也。越人斷髮無用冠爲椎固有柄。不能自椓。音涿目見百步之外。不能自見其眦。喻人能有所爲而不能自

（爲也）狗彘不擇甂甌而食。（甂音偏）偷肥其體而顧近其死。（偷取偵反也肥則烹之故近死也）鳳凰高翔千仞之上。故莫之能致。（非聖德君不致也）月照天下蝕於詹諸。騰蛇游霧而殆於蝍蛆。（詹諸月中蝦蟇蝍蛆蟋蟀上蛇蛇不敢動蝍音即蛆音苴）烏力勝日而服於鵻禮。能有修短也。（烏在日中而見故曰勝日服猶畏也鵻禮裨芷秦人謂之祀祝問蠶時晨鳴人舍者鴿鳥皆畏之鵻音追）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爲夭矣。（生寄死歸殤子去所寄歸所卜故以爲壽彭祖壽入百歲不早歸故以爲夭）短綆不可以汲深器小不可以盛大非其任也。怒出於不怒。爲出於不爲。視於無形則得其所見矣。聽於無聲則得其所聞矣。

至味不慊、至言不文、至樂不笑。至音不叫。音叫大匠不斲。大豆不具。大勇不鬬。慊快叫譟呼也不斲不自斲大勇人聞自畏之不復鬬也得道而德從之矣。譬若黃鍾之比宮。太簇之比商、無更調焉。更改也以瓦鉒者全。以金鉒者跋。以玉鉒者發。鉒者提馬維家謂之投翩全者全發除跛者刺跋走發者疾迅也鉒音柱是故所重者在外。則內為之掘。掘氣不安祥也逐獸者目不見太山。嗜慾在外。則明所蔽矣。不見其害聽有音之音者聾。聽無音之音者聰。不聾不聰。與神明通。卜者操龜。筮者端策。以問於數。安所問之哉。舞者舉節。坐者不期而抃。皆如一。

所極同也日出暘谷入于虞淵莫知其動須臾之間俛人之頸（俛猶戾也）人莫欲學御龍而皆欲學御馬莫欲學治鬼而皆欲學治人急所用也解門以爲薪塞井以爲臼人之從事或時相似（或有也相似似其愚）水火相憎䲭在其間五味以和（䲭小鼎又曰鼎無耳爲䲭䲭受水而火炊之䲭音慧）骨肉相愛讒賊間之而父子相危夫所以養而害所養譬猶刖足而適屨殺頭而便冠昌羊去蚤虱而來蛉窮（昌羊昌蒲蛉窮蚰蜒入耳之蟲也）除小害而致大賊故小快而害大利牆之壞也不若無也然逾屋之覆（牆之壞更爲土歸於本故曰逾屋之

夢也璧瑗成器礛諸之功礛諸治玉之石礛一讀曰廉鏌邪斷割砥
礪之力狡兎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強弩藏喻不復用也
蝱與驥致千里而不飛無糗糧之資而不饑失火而
遇雨失火則不幸遇雨則幸也故禍中有福也鬻棺
者欲民之疾病也畜粟者欲歲之荒饑也水靜則平
平則清清則見物之形弗能匿也故可以為正川竭
而谷虛丘夷而淵塞夷平塞滿也脣竭而齒寒河水之深
其壤在山鈞之縞也一端以為冠一端以為絑冠則
戴致之絑則躧履之知己者不可誘以物明於死生

者不可卻以危。故善游者不可懼以涉。親莫親於骨
肉。節族之屬連也。骨肉謂一人之身故曰節族之連也心失其制乃反
自害。言心失制度則自害身也況疏遠乎。聖人之於道猶葵之與
日也。雖不能與終始哉。其鄉之誠也。宮池涔則溢旱
則涸。江水之原。淵泉不能竭。蓋非橑不能蔽日。輪非
輻不能追疾。然而橑輻未足恃也。金勝木者。非以一
刃殘林也。土勝水者。非以一墣塞江也。躄者見虎而
不走。非勇。勢不便也。傾者易覆也。倚者易軵也。幾易
助也。濕易雨也。軵冗也幾近也設鼠者機動。釣魚者泛杭任

動者車鳴也（動發也發則得鼠泛釣浮杭動動則得魚任者輂也）狗能立而不能行蛇牀似麋蕪而不能芳（蛇牀臭麋蕪香）謂許由無德烏獲無力莫不醜於色（醜猶怒也一曰愧也）人莫不奮于其所不足以免之走使犬如馬則逮日歸風（言其疾也）及其爲馬則又不能走矣冬有雷電夏有霜雪然而寒暑之勢不易小變不足以妨大節黄帝生陰陽（黄帝古天神始造人之時化生陰陽也）上駢生耳目桑林生臂手（上駢桑林皆神名）此女媧所以七十化也終日之言必有聖之事百發之中必有羿逢蒙之巧然而世不與也其守節非也（非者非其

眞也。牛蹏彘顱亦骨也。而世弗灼。必問吉凶於龜者。以其歷歲久矣。近敖倉者不爲之多飯。臨江河者不爲之多飲。期滿腹而已。蘭芝以芳未嘗見霜。鼓造辟兵壽盡五月之望。（鼓造謂梟一曰蝦蟇五月望作梟羹亦作蝦蟇羹）舌之與齒孰先礱也。錞之與刃孰先弊也。繩之與矢孰先直也。今鱓之與蛇。蠶之與蠋。（蠋音囑）狀相類而愛憎異。（人愛鱓與蠶畏蛇與蠋）晉以垂棘之璧得虞虢。驪戎以美女亡晉國。（美女驪姬也亡猶亂也）聾者不謌無以自樂。盲者不觀無以接物。（接猶見也）觀射者遺其藝。觀書者忘其愛。意有所在則忘

其所守古之所爲不可更則推車至今無蟬匷。蟬匷車類匷音嬰使但吹竽使氐厭竅雖中節而不可聽。但古不知吹人但讀燕無其君形者也。與死者同病難爲良醫與亡國同道難與爲謀。爲客治飯而自藜藿名尊於實也。尊重寺任養之任重於治飯之實也乳狗之噬虎也。伏雞之搏狸也。恩之所加。不量其力。使景曲者形也。使響濁者聲也。情泄者中易測。華不時者不可食也。華實若今八九月食晚瓜令人病瘧之類故卜食喻人多言不時適不可聽用也踰越者或以舟或以車雖異路所極一也。踰至也極亦至也佳人不同體。美人不同面而皆

說於目梨橘棗栗不同味而皆調於口人有盜而富者富者未必盜有廉而貧者貧者未必廉萵苗類絮而不可為絮萵荻也即所謂蘆花絮也黂音賁不類布而可以為布出林者不得直道行險者不得履繩繩亦直也羿之所以射遠中微者非弓矢也造父之所以追速致遠者非轡銜也海內其所出故能大輪復其所過故能遠羊肉不慕螘螘慕於羊肉羊肉羶也醯酸不慕蚋蚋慕於醯酸嘗一臠肉而知一鑊之味懸羽與炭而知燥濕之氣以小見大以近喻遠十頃之陂可以灌四十

頃（畜水曰陂）而一頃之陂可以灌四頃大小之衰然（衰差也）明月之光可以遠望而不可以細書甚霧之朝可以細書而不可以遠望尋常之外畫者謹毛而失貌（謹悉微毛留意於小則失其大貌）射者儀小而遺大治鼠穴而壞里閭潰小皰（音報）而發痤疽（皰面氣也痤疽癰也）若珠之有纇玉之有瑕置之而全去之而虧（置其纇瑕也）榛巢者處林茂安也窟穴者託埵防便也（埵防高處防隄也）王子慶忌足躡麋鹿手搏兕虎置之冥室之中不能搏龜鼈勢不便也湯放其主而有榮名崔杼弑其君而被大謗所以為之

則同其所以爲之則與。呂望使老者奮。呂望鼓刀釣魚年七十始學讀書九十爲文王作師佐武王代紂成王封之於齊故老者慕之而自奮勵項託使嬰兒矜以類相慕。項託年七歲窮難孔子而爲之作師小兒聞之咸自矜大使葉落者風搖之使水濁者魚撓之。虎豹之文來射。蝯狖之捷來乍。蝯狖屬仰鼻而長尾乍暫疾以其捷來使疾擊而取之行一棊不足以見智。彈一弦不足以見悲。三寸之管而無當。當猶底也天下弗能滿。十石而有塞。百斗而足矣。以筩測江。筩終而以水爲測。惑矣。筩擿船以筩渡江筩沒因以江水爲盡故曰惑也漁者走淵。木者走山。所急者存也。朝之市則走。夕過市則步。所

求者亡也。豹裘而雜。不若狐裘之粹。白璧有考。釁汚不
得爲寶。言至純之難也。戰兵死之鬼憎神巫。兵死之鬼善行
病人巫能祝劾殺之故憎畏盜賊之輩醜吠狗。無鄉之社易爲黍
肉。無國之稷易爲求福。鼈無耳而目不可以瞥。精于
明也。不可瞥瞥之則見也瞽無目而耳不可以察。精于聰也。不可
以察察之則聞遺腹子不思其父。無貌于心也。不知父貌不夢見
像。無形于目也。不見父像蝮蛇不可爲足。虎豹不可使緣
木。蝮蛇有毒螫人不爲足爲足益甚虎猛獸不可使能緣木馬不食脂。桑扈不啄
粟。非廉也。桑扈青雀馬不竊脂秦通崤塞而魏築城也。魏徙都大梁開

秦通崤關知欲來東兼之故築城設守備也饑馬在廄。寂然無聲。投芻其旁。爭心乃生。引弓而射。非弦不能發矢。弦之爲射。百分之一也。道德可常。權不可常。故遁關不可復。亡犴音寒不可再環。可以喻員不可以輪。條可以爲繶。音亦不必以紃。紃亦繶也婉轉數也紃音巡日月不並出。狐不二雄。神龍不匹。猛獸不群。鷙鳥不雙。循繩而斲則不過。懸衡而量則不差。衡秤也植表而望則不惑。損年則嫌于弟。益年則疑于兄。不如循其理。若其當。理道當猶實也人不見龍之飛舉而能高者。風雨奉之也。奉助也蠹衆則木折。隙大

則牆壞。懸垂之類。有時而隧。隧墮也枝格之屬。有時而弛。弛落也當凍而不死者。不失其適。死乃爲失適又死故曰不失其適也當暑而不暍者。不亡其適。亡亦失也未嘗適。亡其適。亡無也言不凍亦暍何適之有湯沐具而蟣虱相弔。大廈成而燕雀相賀。憂樂別也。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飴曰可以黏牡。見物同而用之異。牡門戶籥牡也蠶食而不飲。二十二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蜉蝣不食不飲。三日而死。人食礜石而死。蠶食之而不饑。礜石出陰山一曰能殺鼠礜音譽魚食巴菽而死。鼠食之而肥。菽豆總名類不可必

搖。无以火成。不可以得火。竹以水生。不可以得水。揚堁而欲弭塵。被裘而以翣翼。豈若適衣而已哉。槁竹有火。弗鑽不熏。土中有水。弗掘無泉。蠬象之病。人之寶也。蠬大蛤中有珠象有牙故人以爲寶人之病將有誰寶之者乎。爲酒人之利而不酤則竭。爲車人之利而不僦則不達。握火提人。反先之熱。不欲使酒人車人得利不酤不僦而先自竭先不達猶以火投人先會熱爛也鄰之母死。往哭之。妻死而不泣。有所劫以然也。嫌於情色故曰有所劫西方之倮國。鳥獸弗辟。與爲一也。一膊炭熯。一膊一挺也膊音轉掇之則爛指。萬石俱熯。去之十步

而不死同氣異積大勇小勇有似於此今有六尺之廣臥而越之下材弗難植而踰之上材弗易勢施異也百梅足以爲百人酸一梅不足以爲一人和騎衆能濟少少不能有所成也有以飾死者而禁天下之食有以車爲敗者而禁天下之乘則悖矣釣者靜之罧者扣舟罩者抑之罣者舉之爲之異得魚一也罧者以柴積水中以取魚扣擊也魚聞擊舟聲藏柴下壅而取之也罧音于見象牙乃知其大於牛見虎尾乃知其大於貍一節見而百節知也小國不鬬於大國之間兩鹿不鬬於伏兕之旁畏見食也佐祭者得嘗救

鬭者得傷。蔭不祥之木。爲雷電所撲。或謂冢。或謂隴。或謂笠。或謂簦音登頭虱與空木之瑟。名同實異也。頭中虱空木瑟其音同其實則異也日月欲明而浮雲蓋之。蘭芝欲修而秋風敗之。虎有子不能搏攫者。輒殺之。爲墮武也。墮廢也武威之也龜紐之璽。賢者以爲佩。龜紐之璽衣印也紐係佩服也土攘布在田。能者以爲富。能動者播植嘉穀以爲饒富也予拯溺者金玉。不若尋常之纆索。視書上有酒者。下必有肉。上有年者。下必有月。以類而取之。蒙塵而眯。固其理也。爲其不出戶而堁之也。爲不出戶而塵堁眯之非其道屠者羹藿。爲車者

步行陶者用缺盆匠人處狹廬爲者不得用用者弗
肯爲轂立三十輻各盡其力不得相害使一輻獨入
衆輻皆棄豈能致千里哉夜行者瞑目而前其手涉
水者解其馬載之舟事有所宜而有所不施橘柚有
鄉萑葦有叢（萑音歡）獸同足者相從遊鳥同翼者相從
翔田中之潦流入於海附耳之言聞於千里也蘇秦
步曰何故趍曰何趍馳有爲則議多事固苛（蘇秦爲多事之
人故見譏見背也）皮將弗覩毛將何顧畏首畏尾身凡有幾（幾
有幾言常異也）欲觀九州之土足無千里之行心無政教之

原而欲爲萬民之上則難。無其術故曰難的的者獲。提提者射的的明也爲衆所見故獲提提安也若鳥不飛獸不走提提安時故爲人所射故大白若辱大德若不足若辱自同於衆人若不足者實若虛之貌未嘗稼穡粟滿倉未嘗桑蠶絲滿囊得之不以道。用之必橫。海不受流胔音恣太山不上小人骨有肉曰胔太山王者所封禪處不令小人得上旁光不升俎旁光胞也俎豆之實唯屑脾腸胁不得升也騁駁不入牲。犧牲以純色也騁吉背甲夏用箑快之箑音歃至冬而不知去褰衣涉水至陵而不知下未可以應變。有山無林。有谷無風有石無金林生於山山未必皆有林風出於谷谷未必皆有風金生於石石未必皆有金喻聖

出衆人衆人未必皆聖賢也滿堂之坐視鉤各異滿堂坐人視其鉤各異形於環帶一也類雖異所用者同獻公之賢欺於驪姬殺申生也叔孫之智欺於豎去三日不食而餓死也故鄭詹入魯春秋曰佞人來佞人來鄭詹鄭文公大夫以齊桓公卒不使鄭伯朝齊而使朝於楚齊人執之自齊逃至魯魯謂之佞人也君子有酒鄙人鼓缶雖不見好亦不見醜醜惡人性便絲衣帛或射之則被鎧甲爲其所不便以得所便也便利輻之入轂各值其鑿不得相通猶人臣各守其職不得相干干亂也嘗被甲而免射者被而入水嘗抱壺而度水者抱而蒙火可謂不知類矣君子

之居民上若以腐索御奔馬若履薄氷蛟在其下若入林而遇乳虎（言常驚懼也化不洽於民民不附）善用人者若蚈之足衆而不相害若脣之與齒堅柔相摩而不相敗（摩近敗毀也）清醠之美始於耒耜（醠音甕清酒也）黼黻之美在於杼軸（白與黑爲黼青與赤爲黻皆文衣也）布之新不如紵紵之弊不如布或善爲新或惡爲故（善猶宜也）醶酺在頰則好在顙則醜（醶酺者頰上窐也窐者在顙以槃故醜醶音業酺音付）繡以爲裳則宜以爲冠則譏（譏人非之也）馬齒非牛蹏檀根非椅枝故見其一本而萬物知（知猶別也）石生而堅蘭生而芳少有其質長而

愈明、扶之與提、謝之與讓、故之與先、諾之與已也、相去千里、汙準而粉其顙、腐鼠在壇、楚人謂中庭為壇燒薰於宮、入水而憎濡、懷臭而求芳、雖善者弗能為工、善或作巧再生者不穫華、大旱者不胥時落、不胥時落不待秋時而零落也毋曰不幸、甑終不墮井、抽簪招燐、有何為驚、燐血精似野火招之應辟而至血灑汙人以簪招則不至故曰何驚也使人無度河可、中河使無度不可、見虎一文、不知其武、一文一班也見驥一毛、不知善走、水蠆為蟌、孑孑為蟁、蟌音聰孑音廉兔齧為螚、兔齧蟲名熊音形、物之所為出於不意、弗知者驚、知者不怪、銅英青、

金英黃。玉英白。黂燭捔。膏燭澤也。以微知明。以外知內。象肉之味。不知於口。鬼神之貌。不著於目。捕景之說。不形於心。皆所不常見之冬冰可折。夏木可結。時難得而易失。木方茂盛。終日采而不知。秋風下霜。一夕而殫。病熱而強之餐。救暍而飲之寒。救經而引其索。拯溺而授之石。欲救之。反為惡。惡猶害也雖欲謹亡馬。不發戶轔。言馬亡不可發戶限而求轔戶限也楚人謂之轔轔音璘雖欲豫就酒。不懷蓐。孟賁探鼠穴。鼠無時死。必噬其指。失其勢也。孟賁勇士探鼠[illegible]穴故穴失勢山雲蒸。柱礎潤。礎柱下石礩也礎音楚伏苓掘。兎絲死。

所生者亡故死一家失熛熛音標百家皆燒。讒夫陰謀百姓暴骸。粟得水濕而熱甑得火而液。水中有火火中有水疾雷破石陰陽相薄湯沐之於河有益不多流潦注海雖不能益猶愈於已。已止也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鳥無餌之釣不可以得魚遇士無禮不可以得賢兔絲無根而生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有然之者也。然如是也鶴壽千歲以極其游蜉蝣朝生而暮死而盡其樂。修短各得其志紂醢梅伯文王與諸侯構之構謀也桀辜諫者湯使人哭之狂馬不觸木猘狗不自投於

河。猘音制雖韓盧而不自陷。又況人乎。愛熊而食之鹽。愛獺而飲之酒。雖欲養之非其道。熊食鹽而死獺飲酒而敗故曰非其道心所說毀舟爲杕。音第心所欲毀鐘爲鐸。杕舟尾鐸大鈴也管子以小辱成大榮。蘇秦以百誕成一誠。誠信也質的張而弓矢集。林木茂而斧斤入。非或召之。形勢所致者也。待利而後拯溺人。亦必以利溺人矣。利溺人者利人之溺得其利也舟能沉能浮。愚者不加足。舟船能載浮物愚者不敢加足畏其沉也騏驥驅之不進。引之不止。人君不以取道里。刺我行者欲與我交。訾我貨者欲與我市。刺非訾毀也以水和水

不可食一絃之瑟不可聽以其失和故不可聽刺專用也駿馬以抑死直士以正窮賢者擯於朝美女擯於宮擯棄也行者思於道而居者夢於牀慈母吟於巷適子懷於荆精相往來也赤肉懸則烏鵲集鷹隼鷙則衆鳥散物之散聚交感以然食其食者不毀其器食其實者不折其枝塞其源者竭背其本者枯交畫不暢連環不解其解之不以解暢達也臨河而羨魚不如歸家織網明月之珠蠬之病而我之利虎爪象牙禽獸之利而我之害易道良馬使人欲馳飲酒而樂使人欲謌是而行之

故謂之斷。非而行之。必謂之亂。斷制治也矢疾不過二里也。步之遲百舍不休。千里可致。聖人處於陰。衆人處於陽。聖人行於水。衆人行於霜。水行之無迹霜雪履有迹異音者不可聽以一律。異形者不可合於一體。合同也農夫勞而君子養焉。君子國君養焉以化澤與休之愚者言而智者擇焉。擇可用者捨茂林而集于枯。不弋鵠而弋鳥。難與有圖。圖謀也言其愚也寅正無罄。泉源不溥。尋常之谿。灌千頃之澤。言有源也見之明白。處之如玉石。見之闇晦。必留其謀。玉之與石言可別也闇晦不明留猶思謀也以天下之大。託於一人之才。譬若

懸千鈞之重於木之一枝。負子而登牆。謂之不祥。爲其一人隕而兩人傷。善舉事者。若乘舟而悲謌。一人唱而千人和。不能耕而欲黍粱。不能織而喜采裳。無事而求其功。難矣。有榮華者必有憔悴。有羅紈者必有麻蒯。鳥有沸波者。河伯爲之不潮。畏其誠也。大鵬翔朋水上扇魚令出沸波攫而食之故河伯深藏於淵故一夫出死千乘不輕。匹夫志意出死必戰雖大國兵車千乘不輕之也蝮蛇螫人。傅以和堇則愈。和堇野葛毒藥物故有重而害反爲利者。聖人之處亂世。若夏暴而待暮。桑榆之間逾易忍也。言亂世將盡如日在西方桑榆間將夕故

曰易恐

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尺寸雖齊必有詭詭不同也非規矩不能定方圓非準繩不能正曲直用規矩準繩者亦有規矩準繩焉舟覆乃見善游馬奔乃見良御嚼而無味者弗能內於喉視而無形者不能思於心兕虎在於後隨侯之珠在於前弗及掇者先避患而後就利逐鹿者不顧兎決千金之貨者不爭銖兩之價弓先調而後求勁馬先馴而後求良人先信而後求能陶人棄索車人掇之屠者棄銷而鍛者拾之所緩急異也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

畢開不若一戶之明。矢之於十步貫兕甲。及其極不能入魯縞。言勢有極也太山之高。背而弗見。秋毫之末。視之可察。山生金。反自刻。木生蠹。反自食。人生事。反自賊。巧冶不能鑄木。工匠不能斵金者。形性然也。白玉不雕。美珠不文。質有餘也。故跬步不休。跛鼈千里。累積不輟。可成丘阜。城成於土。木直於下。非有事焉。所緣使然。凡用人之道。若以燧取火。疏之則弗得。疏猶遠也數之則弗中。數猶疾也正在疏數之間。得其節火乃生從朝視夕者移。從枉準直者虧。聖人之偶物也。若以鏡視形。曲

得其情。楊子見逵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道九達曰逵

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爲其可以黃可以黑。練白也

趨舍之相合。猶金石之一調。相去千歲。合一音也。雖久不變故千歲一音

鳥不干防者。雖近弗射。鳥燕之屬其當道。雖遠弗釋。當道作防害者故曰不釋

酤酒而酸。買肉而臭。然酤酒買肉。不離屠沽之家。故求物必於近之者。以詐應詐。以譎應譎。若被蓑而救火。毀瀆而止水。乃愈益多。西施毛嫱狀貌不可同。世稱其好美鈞也。堯舜、禹湯、法籍殊類。得民心一也。聖人者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涔

則具擢對旱則修土龍。（擢對貯水器土龍致雨物也）臨淄之女織紈而思行者爲之悖戾。（臨淄齊都悖麤惡也）室有美容繒爲之纂繹。（不密緻志有感故纂）徵羽之操不入鄙人之耳軫和切適。舉坐而善。（軫轉也轉其和更作急調激楚之音非正樂故舉坐而善之）過府而負手者希不有盜心。（府藏貨所主也）故侮人之鬼者過社而搖其枝。（侮簡病也）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故解捽者不在於捌格在於批伉。（批擊也伉推擊其要也伉音沉）木大者根擢山高者基扶蹠巨者志遠體大者節疏狂者傷人莫之怨也嬰兒詈老莫之疾也賊心亡。（賊害也亡音芒）尾生之信不如

隨牛之誕。昆生劾信於婦人信之失隨牛庖高嬌君命爲誕以君圖故不如牛而又從

一不信者乎。一猶常也憂父之疾者子治之者醫進獻者

祝。治祭者庖。庖宰也

卷十七終

淮南鴻烈解卷十八

人間訓

人間之事得失之端存亡之幾也

清淨恬愉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其自養不勃知事之制其舉錯不惑發一端散無竟周八極總一筦謂之心見本而知末觀指而睹歸執一而應萬握要而治詳謂之術居知所為行知所之事知所秉動知所由謂之道道者置之前而不輊音志錯之後而不軒內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窕是故使人高賢稱譽己者心之力也使人卑下誹謗

已者心之罪也夫言出於口者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邇者不可禁於遠事者難成而易敗也名者難立而易廢也千里之隄以螻螘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熛焚突竈突也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蹪於山而蹪於垤蹪躓也是故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多悔患至而後憂之是猶病者已惓而索良醫也惓劇也雖有扁鵲俞跗之巧猶不能生也俞跗黃帝時醫夫禍之來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為鄰非神聖人莫之能分凡人之舉事莫不先以其

知規慮揣度而後敢以定謀其或利或害此愚智之所以異也曉自然以爲智知存亡之樞機禍福之門戶舉而用之陷溺於難者不可勝計也使知所爲是者事必可行則天下無不達之塗矣是故知慮者禍福之門戶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百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成是故不可不慎也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無大功而有厚祿三危也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何以知其然也昔者楚莊王既勝

晉於河雍之間。（莊王敗晉荀林父之師於邲邲河雍地也）歸而封孫叔敖。辭而不受。病疽將死。謂其子曰。吾則死矣。王必封女。女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間。有寑邱者。其地确石而名醜。（寑邱今女南固始地前有垢谷後有壯邱名醜确音學）荊人鬼。（好鬼也）越人機。（機祥也）人莫之利也。孫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饒之地。其子辭而不受。請有寑之邱。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祿。惟孫叔敖獨存。此所謂損之而益也。

何謂益之而損。昔晉厲公南伐楚。東伐齊。西伐秦。北伐燕。兵橫行天下而無所綣。（綣音卷屈也）威服四方而無

所誂遂合諸侯於嘉陵氣充志驕淫侈無度暴虐萬民內無輔拂之臣外無諸侯之助戮殺大臣親近導諛明年出遊匠驪氏欒書中行偃劫而幽之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夫戰勝攻取地廣而名尊此天下之所願也然而終於身死國亡此所謂益之而損者也夫孫叔敖之請有寢之丘沙石之地所以累世不奪也晉厲公之合諸侯於嘉陵所以身死於匠驪氏也衆人皆知利利而病病也唯聖人知病之為利知利之為病也夫再實之木根必傷掘藏之

家必有殃。掘藏謂發冢得伏藏以言大利而反為害也。張武教智伯奪韓魏之地而擒於晉陽。張武智伯臣也為趙襄子所殺中叔時教莊王封陳氏之後而霸天下。申叔時楚大夫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歎曰益損者其王者之事與。事或欲以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戶不可不察也陽虎為亂於魯魯君令人閉城門而捕之得者有重賞失者有重罪。圍三帀而陽虎將舉劍而伯頤。伯迫也門者止之曰天下探之不窮我將出子。陽虎因赴圍而逐揚劍提戈

而走門者出之。顧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攘袪薄腋。袪袂也出之者怨之曰我非故與子反也。爲之蒙死被罪而乃反傷我宜矣其有此難也。魯君聞陽虎失大怒。問所出之門。使有司拘之。以爲傷者受大賞而不傷者被重罪。此所謂害之而反利者也。何謂欲利之而反害之。楚恭王與晉人戰於鄢陵。戰酣恭王傷而休。晉人射恭王中目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奉酒而進之。豎小使陽穀名也子反之爲人也。嗜酒而甘之。不能絕於口。遂醉而臥。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司馬子反。辭以

心痛。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而聞酒臭。恭王大怒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不穀人君自謂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率吾衆也。不穀無與復戰矣。於是罷師而去之。斬司馬子反爲僇。故豎陽穀之進酒也。非欲禍子反也。誠愛而欲快之也。而適足以殺之。此所謂欲利之而反害之者也。夫病溫而强之食。病暍而飲之寒。此衆人之所以爲養也。而良醫之所以爲病也。悅於目。悅於心。愚者之所利也。然而有道者之所辟也。故聖人先忤而後合。衆人先合

而後忤有功者人臣之所務也。有罪者人臣之所辟也。或有功而見疑。或有罪而益信。何也。則有功者離恩義。有罪者不敢失仁心也。魏將樂羊攻中山。其子執在城中。城中縣其子以示樂羊。樂羊曰君臣之義。不得以子為私。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遺之鼎羹與其首。樂羊循而泣之。曰是吾子。已為使者跪而啜三杯。使者歸報中山曰是伏約死節者也。不可忍也。遂降之。為魏文侯大開地有功。自此之後日以不信。此所謂有功而見疑者也。何謂有罪而益信。孟孫

獵而得麑。孟孫魯大夫使秦西巴持歸烹之。麑母隨之而號。秦西巴弗忍。縱而予之。孟孫歸。求麑安在。秦西巴對曰。其母隨而號。臣誠弗忍。竊縱而予之。孟孫怒。逐秦西巴。居一年。取以爲子傅。左右曰。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爲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一麑而不忍。又何況於人乎。此謂有罪而益信者也。故趨舍不可不審也。此公孫鞅之所以抵罪於秦。而不得入魏也。商君有罪走魏魏人不入功非不大也。然而累足無所踐者。不義之故也。

事或奪之而反與之。或與之而反取之。智伯求地於

魏宣子。宣子弗欲與之。任登曰智伯之強威行於天下求地而弗與。是爲諸侯先受禍也。不若與之。宣子曰求地不已。爲之奈何。任登曰與之使喜必將復求地於諸侯。諸侯必植耳竦耳而聽也。與天下同心而圖之一心所得者非直吾所亡也。魏宣子裂地而授之。又求地於韓康子。韓康子不敢不予。諸侯皆恐。又求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於是智伯乃從韓魏圍襄子於晉陽。三國通謀擒智伯而三分其國。此所謂奪人而反爲人所奪也。何謂與之而反取之。晉獻公欲假道

於虞以伐虢遺虞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虞公惑於璧與馬而欲與之道宮之奇諫曰不可夫虞之與虢若車之有輪輪依於車車亦依輪虞之與虢相恃而勢也若假之道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遂克之還反伐虞又拔之此所謂與之而反取者也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其報於百姓也郊望禘嘗郊祭天望祭山川禘嘗祭宗廟也非求福於鬼神也山致其高而雲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陰行者必

有昭名。古者溝防不修水爲民害禹鑿龍門辟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愼契敎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妻之辨。長幼之序。田野不修民食不足。后稷乃敎之辟地墾草糞土種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之後無不王者。有陰德也。周室衰禮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敎導於世。其後繼嗣至今不絶者有隱行也。秦王趙政兼吞天下而已。趙政始皇生於[illegible]故名[illegible]。晉伯侵地而滅。商鞅支解。李斯車裂。三代種德而王。齊桓繼絶而霸。故樹黍者不獲稷。樹怨者無

報德。昔者宋人好善者。三世不解。家無故而黑牛生白犢。以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以饗鬼神。白犢純色可以爲犧牲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使其子以問先生。其子曰。前聽先生言而失明。今又復問之。奈何。其父曰。聖人之言。先忤而後合。其事未究。固試往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也。復以饗鬼神。歸致命其父。其父曰。行先生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當此之時。易子而食。析骸而炊。丁壯者死。老病童兒皆上

城牢守而不下。楚王大怒。城已破。諸城守者皆屠之。此獨以父子盲之故。得無乘城。軍罷圍解。則父子俱視。視復明也夫禍福之轉而相生。其變難見也。近塞上之人有善術者。馬無故亡而入胡。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爲福乎。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爲禍乎。家富良馬。其子好騎。墮而折其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爲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壯者引弦而戰。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父子相保。故福之爲禍。禍之爲

禍化不可極深不可測也。或直於辭而不害於事者。或虧於耳以忤於心而合於實者。高陽魋（宋大夫）將爲室。問匠人。匠人對曰。未可也。木尚生。加塗其上。必將撓。以生材任重塗。今雖成。後必敗。高陽魋曰。不然。夫木枯則益勁。塗乾則益輕。以勁材任輕塗。今雖惡。後必善。匠人窮於辭。無以對。受令而爲室。其始成竘然善也。（竘高壯貌。音巨。）而後果敗。此所謂直於辭而不可用者也。何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合於實。靖郭君將城薛。（靖郭君齊威王子也。封於薛。）賓客多止之。弗聽。靖郭君謂謁者曰。無

爲賓通言。齊人有請見者曰臣請道三言而已過三言請烹。靖郭君聞而見之。賓趨而進再拜而興因稱曰海大魚。則反走。靖郭君止之。曰願聞其說。賓曰臣不敢以死爲熙。熙戲也 靖郭君曰先生不遠道而至此。爲寡人稱之。賓曰海大魚。網弗能止也。釣弗能牽也。蕩而失水。則螻蟻皆得志焉。今夫齊君之淵也。君失齊則薛能自存乎。靖郭君曰善。乃止不城薛。此所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得事實者也。夫以無城薛止城薛。其於以行說乃不若海大魚。故物或遠之而近。或近

之而遠或說聽計當而身疏或言不用計不行而益親何以明之三國伐齊圍平陸三國韓魏趙也括子以報於牛子曰三國之地不接於我踰鄰國而圍平陸利不足貪也然則求名於我也請以齊侯往牛子以爲善括子出無害子入三子齊臣告牛子以括子言告無害子無害子曰異乎臣之所聞牛子曰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何謂貴智無害子曰臣聞之有裂壤土以安社稷者聞殺身破家以存其國者不聞出其君以爲封疆者牛子不聽無害子之言而用括子之計三國

之兵罷而平陸之地存自此之後括子日以疏無害
子日以進故謀患而患解圖國而國存括子之智得
矣無害子之慮無中於策謀無益於國然而心調於
君有義行也今人待冠而飾首待履而行地冠履之
於人也寒不能煖風不能障暴不能蔽也然而冠冠
履履者其所自託者然也夫咎犯戰勝城濮而雍季
無尺寸之功然而雍季先賞而咎犯後存者其言有
貴者也故義者天下之所賞也百言百當不如擇趨
而審行也或無功而先舉或有功而後賞何以明之

昔晉文公將與楚戰城濮。問於咎犯曰為奈何。咎犯
曰仁義之事君子不厭。忠信戰陳之事不厭詐偽。君
其詐之而已矣。辭咎犯問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獵
愈多得獸後必無獸。以詐偽遇人雖愈利後亦無復。
君其正之而已矣。於是不聽雍季之計而用咎犯之
謀與楚人戰大破之。還歸賞有功者先雍季而後咎
犯。左右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行賞先雍季何
也。文公曰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雍季之言萬世之
利也。吾豈可以先一時之權而後萬世之利也哉。智

伯率韓魏二國伐趙圍晉陽決晉水而灌之城下緣
木而處縣釜而炊襄子謂張孟談曰城中力已盡糧
食匱乏大夫病爲之奈何張孟談曰亡不能存危弗
能安無爲貴智士臣請試潛行見韓魏之君而約之
乃見韓之君說之曰臣聞之脣亡而齒寒今智伯率
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君爲之次矣不及今
而圖之禍將及二君二君曰智伯之爲人也粗中而
少親我謀而泄事必敗爲之奈何張孟談曰言出君
之口入臣之耳人孰知之者乎且同情相成同利相

死君其國之二君乃與張孟談陰謀與之期張孟談乃報襄子至其日之夜趙氏殺其守隄之吏決水灌智伯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殺其身而三分其國襄子乃賞有功者而高赫為賞首羣臣請曰晉陽之存張孟談之功也而赫為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圍也寡人國家危社稷殆羣臣無不有驕侮之心者唯赫不失君臣之禮吾是以先之由此觀之義者人之大本也雖有戰勝存亡之功不如行義之隆故君子曰美言可

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或有罪而可賞也或有功而可罪也西門豹治鄴廩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官無計會人數言其過於文侯文侯身行其縣果若人言文侯曰翟璜任子治鄴而大亂子能道則可不能將加誅於子西門豹曰臣聞王主富民霸王富武亡國富庫今王欲爲霸王者也臣故稸積於民君以爲不然臣請升城鼓之一鼓甲兵粟米可立具也於是乃升城而鼓之一鼓民被甲括矢操兵弩而出再鼓負輦粟而至文侯曰罷之西門豹曰與民約信非

一日之積也。一舉而欺之。後不可復用也。燕常侵魏八城。臣請北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此有罪而可賞者也。解扁爲東封。解扁魏臣治東封者上計而入三倍。有司請賞之。文侯曰。吾土地非益廣也。人民非益衆也。入何以三倍。對曰。以冬伐木而積之。於春浮之河而鬻之。文侯曰。民春以力耕。暑以強耘。秋以收斂。冬閒無事。以伐林而積之。負軛而浮之河。是用民不得休息也。民以敝矣。雖有三倍之入。將焉用之。此有功而可罪也。賢主不苟得。忠臣不苟利。何以

明之中行穆伯攻鼓弗能下（鼓翟北）餽聞倫曰鼓之嗇夫聞倫知之（聞倫晉人）請無罷武大夫而鼓可得也穆伯弗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也君奚爲弗使穆伯曰聞倫爲人佞而不仁若使聞倫下之吾可以勿賞乎若賞之是賞佞人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武舍仁而爲佞雖得鼓將何所用之攻城者欲以廣地也得地不取者見其本而知其末也秦穆公使孟盟舉兵襲鄭過周以東鄭之賈人弦高蹇他（蹇他弦高蹇）相與謀曰師行數千里數絶諸侯之地其勢必

襲鄭。凡襲國者以爲無備也。今示以知其情。必不敢進。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之。三率相與謀（三率白乙孟明西乙）曰。凡襲人者以爲弗知。今已知之矣。守備必固。進必無功。乃還師而反。晉先軫舉兵擊之。（先軫晉大夫）大破之殽。鄭伯乃以存國之功賞弦高。弦高辭之曰。誕而得賞。則鄭國之信廢矣。爲國而無信。是俗敗也。賞一人而敗國俗。仁者弗爲也。以不信得厚賞。義者弗爲也。遂以其屬徙東夷。終身不反。故仁者不以欲傷生。知者不以利害義。聖人之思修。愚人之思叕。（叕音拙短）

也。忠臣者務崇君之德。諂臣者務廣君之地。何以明之。陳夏徵舒弑其君。楚莊王伐之。陳人聽令。莊王以討有罪。遣卒戍陳。（戍守也欲有陳也）大夫畢賀。申叔時使於齊。反還而不賀。莊王曰。陳為無道。寡人起九軍以討之。征暴亂。誅罪人。群臣皆賀。而子獨不賀。何也。申叔時曰。牽牛蹊人之田。田主殺其人而奪之牛。罪則有之。罰亦重矣。今君王以陳為無道。興兵而攻。因以誅罪人。遣人戍陳。諸侯聞之。以王為非誅罪人也。貪陳國也。蓋聞君子不棄義以取利。王曰。善。乃罷陳之戍。

立陳之後。諸侯聞之。皆朝於楚。此務崇君之德者也。張武爲智伯謀曰、張武晉人晉六將軍、中行文子最弱。而上下離心。可伐以廣地。於是伐范中行。滅之矣。又敎智伯求地於韓魏趙。韓魏裂地而授之。趙氏不與。乃率韓魏而伐趙。圍晉陽三年。三國陰謀同計以擊智氏。遂滅之。此務爲君廣地者也。夫爲君崇德者霸、爲君廣地者滅。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湯武是也。萬乘之國好廣地者亡。智伯是也。非其事者勿仍也。非其名者勿就也。無故有顯名者勿處也。無功而富貴

者勿居也夫就人之名者廢仍人之事者敗無功而
大利者後將為害譬猶緣高木而望四方也雖愉樂
哉然而疾風至未嘗不恐也患及身然後憂之六驥
追之弗能及也是故忠臣事君也計功而受賞不為
苟得積力而受官不貪爵祿其所能者受之勿辭也
其所不能者與之勿喜也辭所能則匿欲所不能則
惑辭所不能而受所能則得無損墮之勢而無不勝
之任矣昔者智伯驕伐范中行而克之又劫韓魏之
君而割其地尚以為未足遂興兵伐趙韓魏反之軍

敗晉陽之下身死高梁之東頭爲飲器國分爲三爲天下笑此不知足之禍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修久此之謂也或譽人而適足以敗之或毀人而乃反以成之何以知其然也費無忌復於荆平王曰費無忌楚臣晉之所以霸者近諸夏也而荆之所以不能與之爭者以其僻遠也楚王若欲從諸侯不若大城城父而令太子建守焉以來北方王自收其南是得天下也楚王悅之因命太子建守城父命伍子奢傅之居一年伍子奢遊人於王側遊說於王之左側言太

子甚仁且勇能得民心王以告費無忌無忌曰臣固聞之太子內撫百姓外約諸侯齊晉又輔之將以害楚其事已構矣王曰爲我太子又尚何求曰以秦女之事怨王王因殺太子建而誅伍子奢此所謂見譽而爲禍者也何謂毀人而反利之唐子短陳駢子於齊威王（唐子齊大夫）齊威王欲殺之陳駢子與其屬出亡奔薛孟嘗君聞之使人以車迎之至而養以芻豢黍粱五味之膳日三至冬日被裘罽（音計）夏日服絺紵出則乘牢車駕良馬孟嘗君問之曰夫子生於齊長於齊

夫子亦何思於齊對曰臣思夫唐子者孟嘗君曰唐子者非短子者耶曰是也孟嘗君曰子何爲思之對曰臣之處於齊也糲粢之飯藜藿之羹冬日則寒凍夏日則暑傷自唐子之短臣也以身歸君食芻豢飯黍粱服輕煖乘牢良臣故思之此謂毀人而反利之者也是故毀譽之言不可不審也或貪生而反死或輕死而得生或徐行而反疾何以知其然也魯人有爲父報讎於齊者刳其腹而見其心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車而步馬顏色不變其御欲驅

撫而止之曰今日爲父報讐以出死非爲生也今事
已成矣又何去之追者曰此有節行之人不可殺也
解圍而去之使被衣不暇帶冠不及正蒲伏而走上
車而馳必不能自免於千步之中矣今坐而正冠起
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車而步馬顔色不變此衆人
所以爲死也而乃反以得活此所謂徐而馳遲於步
也夫走者人之所以爲疾也步者人之所以爲遲也
今反乃以人之所爲遲者反爲疾明於分也有知徐
之爲疾遲之爲速者則幾於道矣故黄帝亡其元珠

使離朱捷剟索之而弗能得之也於是使忽怳而後能得之。離朱明目捷剟疾利忽怳善忘之人皆黃帝臣也聖人敬小慎微動不失時百射重戒射象也禍乃不滋計福勿及慮禍過之同日被霜蔽者不傷愚者有備與知者同功夫爝火在縹煙之中也一指之所能息也塘漏若鼷穴一墣之所能塞也及至火之燔孟諸而炎雲臺孟諸宋大澤雲臺高至雲也水決九江而漸荊州雖起三軍之衆弗能救也夫積愛成福積怨成禍若癰疽之必潰也所浼者多矣浼汚也諸御鞅復於簡公諸御鞅齊臣簡公齊君曰陳成常

宰予二子者甚相憎也。臣恐其構難而危國也。君不如去一人。簡公不聽。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予於庭中。而弑簡公於朝。此不知敬小之所生也。魯季氏與郈氏鬬雞。皆魯大夫郈氏介其雞。介以芥菜塗其雞翅也而季氏爲之金距。施金芒於距也季氏之雞不勝。季平子怒因侵郈氏之宮而築之。郈昭伯怒。譖之魯昭公曰。禱於襄公之廟。舞者二人而已。時魯禱先君襄公六佾之舞庭者凡二人也其餘盡舞於季氏。季氏之無道無上久矣。弗誅必危社稷。公以告子家駒。子家駒魯大夫子家駒曰。季氏之得衆。三家爲

一其德厚其威强君胡得之昭公弗聽使郈昭伯將卒以攻之仲孫氏季孫氏相與謀曰無季氏死亡無日矣遂與兵以救之郈昭伯不勝而死魯昭公出奔齊故禍之所從生者始於雞足及其大也至於亡社稷故蔡女蕩舟齊師大侵楚兩人搆怨廷殺宰子簡公遇殺身死無後陳氏代之齊乃無呂兩家鬬雞季氏金距郈公作難魯昭公出走故師之所處生以棘楚楚荆也大禍生而不蚤滅若火之得燥水之得濕浸而益大癰疽發於指其痛遍於體故蠹啄剖梁柱蟁䖟

未生[illegible]也人皆務於救患之備而莫能知使
患無生夫使患無生易於救患而莫能加務焉則未
可與言術也晉公子重耳過曹曹君欲見其骿脅使
之袒而捕魚釐負羈止之曰公子非常也從者三人
皆霸王之佐也三人謂狐偃趙衰胥姬遇之無禮必為國憂君
弗聽重耳反國起師而伐曹遂滅之身死人手社稷
為墟禍生於袒而捕魚齊楚欲救曹不能存也聽釐
負羈之言則無亡患矣今不務使患無生患生而救
之雖有聖知弗能為謀且患禍之所由來者萬端無

方是故聖人深居以避辱靜安以待時小人不知禍福之門戶妄動而絓羅網雖曲為之備何足以全其身譬猶失火而鑿池被裘而用箑也且塘有萬穴塘堤也言堤之有萬穴也塞其一魚遽無由出室有百戶閉其一盜遽無從入夫牆之壞也於隙劍之折必有齧齧缺也聖人見之蚤故萬物莫能傷也太宰子朱侍飯於令尹子國子朱子國皆楚大夫令尹子國啜羹而熱投卮漿而沃之明日太宰子朱辭官而歸其僕曰楚太宰未易得也辭官去之何也子朱曰令尹輕行而簡禮其辱人不

雖明年伏郎尹而笞之三百（郎尹主郎官之尹）夫仕者先避之見終始微矣夫鴻鵠之未孚於卵也一指簚之則靡而無形矣及至其筋骨之已就而羽翮之既成也則奮翼揮𧴘（𧴘音慧六翮之末也）凌乎浮雲背負青天膺摩赤霄（赤霄飛雲也）翺翔乎忽荒之上析徉乎虹蜺之間雖有勁弩利矰微繳蒲且子之巧亦弗能加也江水之始出於岷山也可攓裳而越也及至乎下洞庭鶩石城經丹徒起波濤舟杭一日不能濟也是故聖人者常從事於無形之外而不留思盡慮於成事之內是故

患禍弗能傷也。人或問孔子曰：顏回何如人也。曰：仁人也，丘弗如也。子貢何如人也。曰：辯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如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賓曰：三人皆賢夫子，而爲夫子役，何也。孔子曰：丘能仁且忍，辯且訥，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一道，丘弗爲也。孔子知所施之也。秦牛缺徑於山中（牛缺，隱士。）而遇盜，奪之車馬，解其橐笥，拖其衣被。（拖，奪也。）盜還反顧之，無懼色憂志，驩然有以自得也。盜遂問之曰：吾奪子財貨，劫子以刀，而志不動，何也。秦牛缺曰：車馬所以載身也，衣被所

以擀形也聖人不以所養害其養盜相視而笑曰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者世之聖人也以此而見王者必且以我爲事也還反殺之此能以知知矣而未能以知不知也能勇於敢而未能勇於不敢也凡有道者應卒而不乏遭難而能免故天下貴之今知所以自行也而未知所以爲人行也其所論未之究者也人能由昭昭於宾宾則幾於道矣詩曰人亦有言無哲不愚此之謂也事或爲之適足以敗之或備之適足以致之何以知其然也秦皇挾錄圖見其傳

曰亡秦者胡也。因發卒五十萬。使蒙公、楊翁子。蒙公蒙恬

楊翁子亦秦將　將築修城。西屬流沙。北擊遼水。東結朝鮮。中國內郡輓車而餉之。又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翡赤雀翠青雀圓者為珠。頎者為璣　乃使尉居睢。尉居睢秦將　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塞鐔城之嶺。鐔城在武陵西南接鬱林　一軍守九嶷之塞。九嶷在零陵　一軍處番禺之都。番禺南海　一軍守南野之界。南野在豫章　一軍結餘干之水。餘干在豫章　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監祿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監祿秦將鑿通湘水灕水之渠　以與越人戰。殺西嘔君譯吁宋。西嘔越人譯吁宋西嘔酋

（嘔君名也）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為秦虜。相置桀駿以為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伏尸流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男子不得修農畝。婦人不得剡麻考縷。（考成也）羸弱服格於道。大夫箕會於衢。（箕會以箕於衢會斂）病者不得養。死者不得葬。於是陳勝起於大澤。奮臂大呼。天下席卷而至於戲。（戲地名在新豐）劉項興義兵隨而定。若折槁振落。遂失天下。禍在備胡而利越也。欲知築修城以備亡。不知築修城之所以亡也。發適戍以備越。而不知難之從中發也。

夫鵲先識歲之多風也。去高木而巢扶枝。扶旁也大人過之則探鷇嬰兒過之則挑其卵。知備遠難而忘近患。故秦之設備也。烏鵲之智也。或爭利而反强之。或聽從而反止之。何以知其然也。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之以爲西益宅不祥。西益宅築舊居之西更以爲叫宅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數諫不聽。乃以問其傅宰折睢名曰吾欲益宅而史以爲不祥。子以爲何如。宰折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喜而悅。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illegible]止。二不

祥也不聽强諫三不祥也哀公默然深念憤然自反遂不西益宅夫史以爭爲可以止之而不知不爭而反取之也智者離路而得道愚者守道而失路夫兒說之巧於閉結無不解兒說宋大夫非能閉結而盡解之也不解不可解也至乎以弗解解之者可與及言論矣或明禮義推道體而不行或解構妄言而反當何以明之孔子行遊馬失食農夫之稼野人怒取馬而繫之子貢往說之卑辭而不能得也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聽說人譬以大牢享野獸以九韶樂飛鳥

也。子之罪也。非彼人之過也。乃使馬圉往說之。圉養馬者至見野人曰子耕於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之失安得不食子之苗。野人大喜。解馬而與之。說若此其無方也而反行。事有所至而巧不若拙。故聖人量鑿而正枘。夫歌采菱。發陽阿。鄙人聽之。不若此延路陽局。延路陽局鄙歌曲也非歌者拙也。聽者異也。故交畫不暢。暢申通也環不解物之不通者。聖人不爭也。仁者百姓之所慕也。義者衆庶之所高也。爲人之所慕。行人之所高。此嚴父之所以教子。而忠臣之所以事君也。然世或用

之而身死國亡者不同於時也昔徐偃王好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王孫厲謂楚莊王（王孫厲楚臣也）曰王不伐徐必反朝徐王曰偃王有道之君也好行仁義不可伐王孫厲曰臣聞之大之與小強之與弱也猶石之投卵虎之啗豚又何疑焉且夫爲文而不能達其德爲武而不能任其力亂莫大焉楚王曰善乃舉兵而伐徐遂滅之此仁義而不知世變者也申菽杜茝（菽音椒茝音采皆香草）美人之所懷服也及漸之於滫（滫音脩溲汁也）則不能保其芳矣古者五帝貴德三王用義五

錆任力今取帝王之道而施之五霸之世是猶乘驥逐人於榛薄而蓑笠盤旋也今霜降而樹穀氷泮而求穫欲其食則難矣故易曰潛龍勿用者言時之不可以行也故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因日以動因夜以息唯有道者能行之夫徐偃王為義而滅燕子噲行仁而亡哀公好儒而削代君為墨而殘滅亡削殘暴亂之所致也而四君獨以仁義儒墨而亡者遭時之務異也非仁義儒墨不行非其世而用之則為之擒

矣夫戟者所以攻城也鏡者所以照形也宮人得戟則以刈葵（宮人宦侍也）盲者得鏡則以蓋巵不知所施之也故善鄙不同誹譽在俗趨舍不同逆順在君狂譎不受祿而誅（狂譎東海之上人也耕田而食讓不受祿太公以爲飾虛亂民而誅）段干木辭相而顯所行同也而利害異者時使然也故聖人雖有其志不遇其世僅足以容身何功名之可致也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行則有以任於世矣知天而不知人則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則無以與道遊單豹倍世離俗巖居谷飲不衣絲麻不食五穀

行年七十猶有童子之顏色卒而遇饑虎殺而食之張毅好恭張毅好禮之人過宮室廊廟必趨見門閭聚衆必下廝徒馬圉皆與伉禮然不終其壽內熱而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修其外而疾攻其內故直意適情則堅強賊之以身役物則陰陽食之此皆載務而戲乎其調者也得道之士外化而內不化外化所以入人也內不化所以全身也故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詘伸贏縮卷舒與物推移故萬舉而不陷所以貴聖人者以其能龍變也今捲捲然守一節推一行雖

以毀碎滅沉猶且弗易者此察於小好而塞於大道也趙宣孟活饑人於委桑之下而天下稱仁焉荆佽非犯河中之難不失其守而天下稱勇焉是故見小行則可以論大體矣田子方見老馬於道田子方魏人喟然有志焉以問其御曰此何馬也其御曰此故公家畜也老罷而不為用出而鬻之田子方曰少而貪其力老而棄其身仁者弗為也束帛以贖之罷武聞之知所歸心矣齊莊公出獵有一蟲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對曰此所謂螳螂者也其為蟲也

知進而不知卻，不量力而輕敵。莊公曰：「此為人而必為天下勇武矣。」迴車而避之。勇武聞之，知所盡死矣。故田子方隱一老馬而魏國載之，齊莊公避一螳螂而勇武歸之，湯教祝網者而四十國朝，文王葬死人之骸而九夷歸之，武王蔭暍人於樾下（武王哀暍者之熱，故蔭之於樾下），左擁而右扇之，而天下懷其德。越王句踐一決獄不辜，援龍淵而切其股，血流至足，以自罰也，而戰武士必其死。故聖人行之於小，則可以覆大矣；審之於近，則可以懷遠矣。孫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雩婁

之野。雩婁今盧江莊王知其可以爲令尹也。子發辯擊劇而勞佚齊。辯次第也擊劇次第罷勞之賞各有齊等也楚國知其可以爲兵主也此皆形於小微而通於大理者也。聖人之舉事不加憂焉。察其所以而已矣。今萬人調鐘不能比之律。誠得知者一人而足矣。說者之論亦猶此也。誠得其數。則無所用多矣。夫車之所以能轉千里者以其要在三寸之轄。夫勸人而弗能使也。禁人而弗能止也。其所由者非理也。昔者衛君朝於吳吳王囚之。欲流之於海。說者冠蓋相望而弗能止。魯君聞之撤

鐘鼓之縣縞素而朝仲尼入見曰君胡爲有憂色魯君曰諸侯無親以諸侯爲親大夫無黨以大夫爲黨今衛君朝於吳王吳王囚之而欲流之於海孰衛君之仁義而遭此難也吾欲免之而不能爲奈何仲尼曰若欲免之則請子貢行魯君召子貢授之將軍之印子貢辭曰貴無益於解患在所由之道歛躬而行至於吳見太宰嚭太宰嚭甚悅之欲薦之於王子貢曰子不能行說於王奈何吾因子也太宰嚭曰子焉知嚭之不能也子貢曰衛君之來也衛國之半曰不

若朝於晉其半曰不若朝於吳然衛君以爲吳可以歸骸骨也故束身以受命今子受衛君而囚之又欲流之於海是賞言朝於晉者而罰言朝於吳也且衛君之來也諸侯皆以爲蓍龜兆之吉凶（以卜朝吳今朝於吳）而不利則皆移心於晉矣子之欲成霸王之業不亦難乎太宰嚭入復之於王王報出令於百官曰比十日而衛君之禮不具者死子貢可謂知所以說矣魯哀公爲室而大公宣子諫曰室大衆與人處則譁少與人處則悲願公之適公曰寡人聞命矣築室不輟

公宣子復見曰國小而室大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魯君曰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左昭而右穆（昭穆先君之宗廟）爲大室以臨二先君之廟得無害於子乎公乃令罷役除版而去之魯君之欲爲室誠矣公宣子止之必矣然三說而一聽者其二者非其道也夫臨河而釣日入而不能得一鯈魚者非江河魚不食也所以餌之者非其欲也及至良工執竿投而擐脣吻者能以其所欲而釣者也夫物無不可奈何有人無奈何（物皆可術而治也有人材所不及無奈之何）

鈆之與丹異類殊色而可以為丹者得其數也故繁稱文辭無益於說審其所由而已矣物類之相摩近而異門戶者衆而難識也故或類之而非或不類之而是或若然而不然者或不若然而然者諺曰鳶墮腐鼠而虞氏以亡何謂也曰虞氏梁之大富人也家充盈殷富金錢無量財貨無貲升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積博其上游俠相隨而行樓下博上者射朋張中反兩而笑（射朋張上棋中反兩之以一反兩也）飛鳶適墮其腐鼠而中游俠游俠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

易人之志。吾不敢侵犯而乃辱我以腐鼠。如此不報。無以立務於天下。（務勢也）請與公僇力一志。悉率徒屬而必以滅其家。此所謂類之而非者也。何謂非類而是。屈建告石乞（屈建楚大夫。石乞白公之黨）曰。白公勝將爲亂。石乞曰。不然。白公勝卑身下士。不敢驕賢。其家無筦籥之信。關楗之固。大斗斛以出。輕斤兩以內。而乃論之以不宜也。屈建曰。此乃所以反也。居三年。白公勝果爲亂。殺令尹子椒、司馬子期。（子椒子期皆白公之季父）此所謂非類而是者也。何謂若然而不然。子發爲上蔡令。民有

罪當刑獄斷論定決於令尹前子發喟然有悽愴之心罪人已刑而不忘其恩此其後子發盤罪威王而出奔盤辟也發得罪辟於威王刑者遂襲恩者恩者逃之於城下之廬追者至踹足而怒踹足蹀足也踹音[illegible]曰子發視決吾罪而被吾刑怨之憯於骨髓憯痛也使我得其肉而食之其知厭乎追者以為然而不索其內果活子發此所謂若然而不若然者何謂不然而若然者昔越王句踐甲下吳王夫差請身為臣妻為妾奉四時之祭祀而入春秋之貢職委社稷效民力隱居為蔽而戰為

鋒行禮甚卑辭甚服其離叛之心遠矣然而甲卒三千人以擒夫差於姑胥此四策者不可不審也夫事之所以難知者以其竄端匿跡立私於公倚邪於正而以勝惑人之心者也若使人之所懷於內者與所見於外者若合符節則天下無亡國敗家矣夫狐之搏雉也必先卑體彌耳以待其來也雉見而信之故可得而擒也使狐瞋目植睹（植睹柱尾也）見必殺之勢雉亦知驚憚遠飛以避其怒矣夫人偽之相欺也非直禽獸之詐計也物類相似若然而不可從外論者衆

而難識矣是故不可不察也

卷十八終

而難論究是故不可不察也

淮南鴻烈解卷十九

修務訓修勉務趨聖人趨時冠敝弗顧履遺不取以濟萬民

或曰無爲者寂然無聲漠然不動引之不來推之不往如此者乃得道之像或人以爲如此乃爲得道故以下疵之吾以爲不然嘗試問之矣若夫神農堯舜禹湯可謂聖人乎有論者必不能廢以五聖觀之則莫得無爲明矣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蠃蛖之肉時多疾病毒傷之害於是神農乃始教民播種五穀相土地宜燥濕肥墝高下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

所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堯立孝慈仁愛。
使民如子弟。西教沃民。東至黑齒。北撫幽都。南道交
趾。四者遠裔不覩聖人之化故親往行教 放讙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
危。讙兜堯佞臣帝鴻氏之裔子渾敦少昊氏之裔子窮奇縉雲氏之裔子饕餮三族之苗裔故謂之三苗一曰三苗國名 流共工於幽州。殛鯀於羽山。舜作室築牆
茨屋。辟地樹穀。令民皆知去巖穴。各有家室。南征三
苗。道死蒼梧。禹沐浴霪雨。櫛扶風。禹勞天下不避風雨扶風疾風 決
江疏河。鑿龍門。闢伊闕。龍門水門魚遊其中得過者便為龍故曰龍門禹闢而大之故言鑿伊闕山名也開截山體令伊水得過 修彭蠡之防。乘四載。隨山栞

木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國。修治防隄也四載山行用樏水行用舟陸行用車澤行用輴隨循也刊刊識之音刊湯夙興夜寐以致聰明輕賦薄斂以寬民氓。早起夜寐以思萬事能得其精故日以致聰明寬猶富也野民曰氓布德施惠以振困窮弔死問疾以養孤孀百姓親附政令流行乃整兵鳴條困夏南巢譙以其過放之歷山。鳴條地名南巢今廬江居巢譙責也讓夏桀之過也此五聖者天下之盛主勞形盡慮為民興利除害而不懈。懈惰也奉一爵酒不知於色。言其輕也挈一石之尊則白汗交流。言其重也又況贏天下之憂而海內之事者乎其重於尊亦遠也。遠猶多也且夫聖

人者不恥身之賤而愧道之不行不憂命之短而憂百姓之窮是故禹之為水以身解於陽盱之河為治水解禱以身為質陽盱河在秦地湯旱以身禱於桑山之林聖人憂民如此其明也而稱以無為豈不悖哉且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身也為天下強掩弱眾暴寡詐欺愚勇侵怯懷知而不以相教積財而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之齊等為一也人聰明而不足以遍照海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輔正翼佐也絕國殊俗僻遠幽閒之處不能被德承澤

故九諸侯以敎誨之。絶遠殊異能循及也是以地無不任時無不應官無隱事國無遺利隱病失職之事所以衣寒食饑養老弱而息勞倦也若以布衣徒步之人觀之則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入周百里奚轉鬻管仲束縛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突竈不至於黑坐席不至於溫汲汲於行道也是以聖人不高山不廣河蒙恥辱以干世主非以貪祿慕位欲事起天下利而除萬民之害不以山爲高不以河爲廣必踰渡之蓋聞傳書曰神農憔悴堯瘦臞舜黴黑禹胼胝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憂勞百姓甚矣故自天子以下

至於庶人四胑不動（胑音肢）思慮不用事治求贍者未之聞也夫地勢水東流人必事焉然後水潦得谷行（水勢雖東流猶必藉人通之）禾稼春生人必加功焉故五穀得遂長聽其自流待其自生則鯀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若吾所謂無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權自然之勢而曲故不得容者事成而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非謂其感而不應攻而不動者若夫以火熯井以淮灌山此用己而背自然故謂之有為若夫水之用舟沙之用

鳩泥之用輴山之用蔂夏瀆而冬陂因高爲田因下爲池此非吾所謂爲之（此皆因其宜用之故曰非吾所謂爲）聖人之從事也殊體而合于理其所由異路而同歸其存危定傾若一志不忘於欲利人也何以明之昔者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自魯趨而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裂衣裳裹足至於郢見楚王（郢楚都）曰臣聞大王舉兵將攻宋計必得宋而後攻之乎亡其苦衆勞民頓兵挫銳負天下以不義之名而不得咫尺之地猶且攻之乎王曰必不得宋又且爲不義曷爲攻之墨

子曰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之巧士作雲梯之械設以攻宋曷爲弗取墨子曰令公輸設攻臣請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而墨子九卻之弗能入於是乃偃兵輟不攻宋段干木辭祿而處家魏文侯過其閭而軾之其僕曰君何爲軾文侯曰段干木在是以軾其僕曰段干木布衣之士君軾其閭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不趨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施千里寡人敢勿軾乎段干木光於德寡人光於勢段干木

富於義寡人富於財勢不若德尊財不若義高干木雖以已易寡人不爲使干木之巳賢易寡人之尊不肯爲之也吾曰悠悠慙于影影形影也子何以輕之哉其後秦將起兵伐魏司馬庚諫曰段干木賢者庚秦大夫也或作唐其君禮之天下莫不知諸侯莫不聞舉兵伐之無乃妨於義乎於是秦乃偃兵輟不攻魏夫墨子跌蹏而趍千里以存楚宋跌音牒疾行也蹏趍走也段干木闔門不出以安秦魏夫行與止也其勢相反而皆可以存國此所謂異路而同歸者也今夫救火者汲水而趍之或以甕瓴或以盆盂其

方員銳橢音妥不同盛水各異其於滅火鈞也故秦楚燕魏之謌也異轉而皆樂。轉音聲也九夷八狄之哭也殊聲而皆悲一也東方之夷九種北方之狄八類夫謌者樂之徵也哭者悲之效也憤於中則應於外憤發也故在所以感夫聖人之心日夜不忘於欲利人其澤之所及者効亦大矣世俗廢衰而非學者多非者不善之辭故曰非人性各有所脩短若魚之躍若鵲之駮此自然者不可損益吾以爲不然夫魚者躍鵲者駮也猶人馬之爲人馬筋骨形體所受於天不可變以此論之則不類矣夫馬

之爲草駒之時跳躍揚蹏翹尾而走人不能制（馬五尺以下爲駒放在草中故曰草駒翹學包制禁也）齕咋足以噆肌碎骨蹶蹏足以破盧陷匈（齕音紇咋音䶩也噆音雜穿也）及至圉人擾之良御教之（圉養馬官擾順也）掩以衡扼連以轡銜則雖歷險超塹弗敢辭故其形之爲馬馬不可化其可駕御教之所爲也馬聾蟲也（無知也）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又況人乎且夫身正性善發憤而成仁帽憑而爲義（帽憑盈滿積思之貌）性命可說不待學問而合於道者堯舜文王也沉湎耽荒不可教以道不可喻以德嚴父弗能正

賢師不能化者丹朱商均也曼頰皓齒形夸骨佳不待脂粉芳澤而性可說者西施陽文也。（曼頰細理也夸弱佳好也性猶姿也）啳脬哆噅籧蒢戚施雖粉白黛黑弗能為美者嫫母仳倠也。（籧蒢偃也戚施僂也皆醜貌啳音權脬音癸哆音奓仳音痱倠音追）夫上不及堯舜下不及商均美不及西施惡不若嫫母此教誨之所諭也而芳澤之所施且子有弑父者然而天下莫疏其子何也愛父者衆也儒有邪辟者而先王之道不廢何也其行之者多也今以為學者之有過而非學者則是以一飽之故絕穀不食以一蹪之

難極足不行惑也。今有良馬不待策錣而行。駑馬雖策錣之不能進。為此不用策錣而御則愚矣。夫怯夫操利劍。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至勇武攘捲一擣。則摺脇傷幹。摺折也為此棄干將鏌邪而以手戰則悖矣。所謂言者齊於衆而同於俗。今不稱九天之頂則言黃泉之底。頂極高底極卑也是兩末之端議。何可以公論乎。夫橘柚冬生。而人曰冬死。死者衆。薺麥夏死。人曰夏生。生者衆。江河之回曲。亦時有南北者。而人謂江河東流。攝提鎮星日月東行。而人謂星辰日月西

務者以大氐爲本胡人有知利者而人謂之駤。駤忿戾不通逹音至越人有重遲者而人謂之訬。訬輕利善趍者謂之訬訬音抄以多者名之。若夫堯眉八彩九竅通洞而公正無私一言而萬民齊舜二瞳子是謂重明作事成法出言成章禹耳參漏是謂大通。參三也漏穴也興利除害疏河決江。文王四乳是謂大仁天下所歸百姓所親皋陶馬喙是謂至信。喙若馬口決獄明白察於人情禹生於石。禹母脩巳感石而生禹折胸而出契生於卵。契母有娀氏之女吞燕卵而生契愊背而出史皇産而能書。史皇蒼頡生而見鳥跡知著書羿左臂脩而善射。若此九

賢者千歲而一出猶繼踵而生今無五聖之天奉（奉助也）四俊之才難（才千人為俊）欲棄學而循性是謂猶釋船而欲蹍水也（蹍履也）夫純鈞魚腸之始下型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純鈞利劍名魚腸文理屈辟若魚腸者良劍也型或作盧）及加之砥礪摩其鋒剽則水斷龍舟（龍舟大舟）陸剸犀甲（剸音團）明鏡之始下型曚然未見形容及其粉以玄錫摩以白旃鬢眉微毫可得而察夫學亦人之砥錫也而謂學無益者所以論之過知者之所短不若愚者之所修（短缺修長也）賢者之所不足不若眾人之有餘何以知其

然夫宋畫吳冶。刻刑鏤法。亂修曲出。宋人之畫吳人之冶刻鏤刑法亂理之文修飾之巧曲出於不意也其為微妙。堯舜之聖不能及。蔡之幼女。衛之稚質。稚質少女梱纂組。雜奇彩。抑黑質。揚赤文。梱叩椓纂織組邪文如今之綬毀黑耳亦言其巧也梱音閫禹湯之智不能逮。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包於六合之內。託於宇宙之間。陰陽之所生。血氣之精。含牙戴角。前爪後距。奮翼攫肆。蚑行蟯動之蟲。喜而合。怒而鬬。攫搏也肆極也見利而就。避害而去。其情一也。雖所好惡。其與人無以異。然其爪牙雖利。筋骨雖彊。不免制於人者。知不能相通。才

力不能相一也。各有其自然之勢，無稟受於外。無有學問
受誅慮於外以益其思故力竭功沮。夫鴈順風以愛氣力，銜蘆
而翔以備矰弋。未秀曰蘆已秀曰葦矰矢弋繳銜蘆所以令繳不得截其翼也蟻知
為垤，貛貉為曲穴，虎豹有茂草，野彘有艽莦貛音歡艽音仇
莦音梢槎櫛堀虛連比以像宮室，陰以防雨，景以蔽日。
此亦鳥獸之所以知求合於其所利。今使人生於辟
陋之國，辟遠陋鄙小也長於窮櫩漏室之下，長無兄弟，少無
父母，目未嘗見禮節，耳未嘗聞先古，先古謂聖賢之道也獨守
專室而不出門，專室小室也使其性雖不愚，然其知者必

寡矣。昔者蒼頡作書。容成造曆。容成黃帝臣作曆知日月星辰之行度胡曹爲衣。胡曹黃帝臣后稷耕稼。儀狄作酒。奚仲爲車。奚仲夏車正此六人者。皆有神明之道。聖智之迹。故人作一事而遺後世。非能一人而獨兼有之。各悉其知。貴其所欲達。達通也遂爲天下備。備猶用也今使六子者易事。而明弗能見者何。見猶知也言人各有所不通萬物至衆。而知不足以奄之。奄蓋之也周室以後。無六子之賢。而皆修其業。當世之人。無一人之才。而知其六賢之道者何。敎順施續。而知能流通。施設續傳也由此觀之。學不可已。明矣。今

夫盲者目不能別晝夜分白黑然而搏琴撫弦參彈復徽攫援摽拂手若蔑蒙不失一弦參彈撫弦復徽上下手也攫援摋也摽拂敷也蔑蒙言其疾也使未嘗鼓瑟者雖有離朱之明攫摋之提猶不能屈伸其指攫摋黃帝時提疾者也何則服習積貫之所致故弓待檠而後能調劍待砥而後能利玉堅無敵鏤以為獸首尾成形礛諸之功木直中繩揉以為輪其曲中規隱括之力唐碧堅忍之類猶可刻鏤揉以成器用唐碧石似玉又況心意乎且夫精神滑淖纖微倏忽變化與物推移雲蒸風行在所設施君子有

能精搖摩監砥礪其才自試神明覽物之博通物之壅觀始卒之端見無外之境以逍遙仿佯於塵埃之外超然獨立卓然離世此聖人之所以游心若此而不能閒居靜思鼓琴讀書追觀上古及賢大夫學問講辯日以自娛蘇援世事分白黑利害蘇援猶索也籌策得失以觀禍福設儀立度可以為法則窮道本末究事之情立是廢非明示後人死有遺業生有榮名如此者人才之所能逮然而莫能至焉者偷慢懈惰多不暇日之故夫瘠地之民多有心者勞也心向義之心也沃

地之民多不才者饒也由此觀之知人無務不若愚而好學自人君公卿至于庶人不自彊而功成者天下未之有也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此之謂也名可務立功可彊成故君子積志委正以趣明師勵節亢高以絕世俗不羣於衆也何以明之昔者南榮疇耻聖道之獨亡於己身淬霜露敕蹻跌跋涉山川冒蒙荊棘淬浴敕猶箸也蹻履趹趣也不從蹊遂曰跋涉故觸犯荊棘南姓榮疇字魯人淬音綷敕音斳趹音決百舍重跰不敢休息百里一舍跰音繭足胝生也南見老聃受教一言精神曉泠鈍聞條達曉明泠猶了也鈍閶猶鈍惽也

欣然七日不食如饗太牢是以明照四海名施後世達略天地察分秋毫稱譽葉語至今不休葉世也稱譽世傳相語至今不上此所謂名可彊立者吳與楚戰莫囂大心撫其御之手曰今日距彊敵犯白刃蒙矢石戰而身死卒勝民治全我社稷可以庶幾乎遂入不返決腹斷頭不旋踵運軏而死申包胥竭筋力以赴嚴敵伏尸流血不過一卒之才不如約身卑辭求救於諸侯於是乃贏糧跣走跋涉谷行贏裹也跣足不及著履也上峭山赴深谿游川水犯津關躐蒙籠歷沙石蹠達膝曾繭重胝

七日七夜至於秦庭。歷僵蹠足達穿也鶴跱而不食。跱音致晝吟宵哭。而若死。灰顏色黴墨。鶴峙峙立不動黴音梅涕液交集以見秦王曰。吳為封豨修蛇。蠶食上國。虐始於楚。封修皆大也豨蛇喻貪也上國中國虐害始先也言將以次至秦也寡君失社稷。越在草茅。百姓離散。夫婦男女。不遑啓處。遑暇啓跪處安也使下臣告急。秦王乃發車千乘。步卒七萬。屬之子虎。秦大夫子車鍼虎踰塞而東。塞函谷擊吳濁水之上。果大破之。以存楚國。濁水江水蓋烈藏廟堂。著於憲法。此功之可彊成者也。夫七尺之形。心知憂愁。勞苦膚知疾痛。寒暑人情一

也。聖人知時之難得，務可趣也。苦心勞形，焦心怖肝。怖音佈不避煩難，不違危始。蓋聞子發之戰，子發楚將進如激矢，合如雷電，解如風雨，員之中規，方之中矩，破敵陷陳，莫能壅御，澤戰必克，攻城必下。彼非輕身而樂死，務在於前，遺利於後，故名立而不墮。此自强而成功者也。是故田者不强，囷倉不盈；官御不厲，心意不精；將相不强，功烈不成；侯王懈惰，後世無名。詩云：我馬唯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諮謨。以言人之有所務也。通於物者，不可驚以怪；喻於道者，不可動以

奇察於辭者不可燿以名。名虛實之名 審於形者不可遯以狀。狀貌也 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託之於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說言也人說人用之 亂世闇主高遠其所從來因而貴之為學者蔽於論而尊其所聞相與危坐而稱之正領而誦之此見是非之分不明夫無規矩雖奚仲不能以定方圓無準繩雖魯般不能以定曲直是故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知世莫賞也 鍾官氏子通稱期名也達於音律伯牙楚人 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見世莫可為語者也夫項託七歲為孔子師孔子

有以聽其言也以年之少爲閭丈人說救敲不給何道之能明也。閭里也敲橫也丈人長老之稱年少爲之說事老人敲其頭自救不暇何能明道也昔者謝子見於秦惠王惠王說之以問唐姑梁唐姑梁曰。謝子山東辯士固權說以取少主。唐姑梁秦大夫言謝子辯士也常發其巧說以取少主之權惠王因藏怒而待之後日復見逆而弗聽也非其說異也所以聽者易也易革也夫以徵爲羽非絃之罪罪在聽也以甘爲苦非味之過過在嘗也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鄰人以爲狗羹也而甘之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盡瀉其食此未始知味者也邯鄲師

有出新曲者。託之李奇。李奇古之名倡諸人皆爭學之。後知其非也。而皆棄其曲。此未始知音者也。鄙人有得玉璞者。喜其狀以爲寶而藏之。以示人。人以爲石也。因而棄之。此未始知玉者也。故有符於中。則貴是而同今古。符驗也古今一也故曰同無以聽其説。則所從來者遠而貴之耳。言無中公明驗無以聽人説之是否但見其言遠古之事便珍貴之耳此和氏之所以泣血於荆山之下。今劍或絶側羸文齧缺卷鋌。而稱以頃襄之劍。則貴人爭帶之。絶無側羸無文齧齒卷鋌純弊無刃託之爲楚頃襄王所服劍故貴人慕而爭帶之琴或撥剌枉橈闊解漏越而

稱以楚莊之琴。側室爭鼓之。撥刺不正也枉橈曲弱也潤解壞漏也懖音聲
散也託之爲楚莊王琴則側室之寵人爭鼓之也苗山之鋋。羊頭之銷。雖水
斷龍舟。陸剸兕甲。莫之服帶。苗山楚山利金所出羊頭之銷白羊子刀雖有
利用無所稱託故無人服帶山桐之琴。澗梓之腹。雖鳴廉修營。唐
牙莫之鼓也。伐山桐以爲琴溪澗之梓以爲腹鳴聲有廉隅修營音清涼聲和調通人
則不然。服劍者期於恬利。而不期於墨陽莫邪。墨陽莫邪
美劍名乘馬者期於千里。而不期於驊騮綠耳。鼓琴者
期於鳴廉修營。而不期於濫脇號鐘。濫脇音不和號鐘高聲誦
詩書者期於通道略物。而不期於洪範商頌。聖人見

是非若白墨之於目辯，清濁之於耳聽。衆人則不然，中無主以受之。譬若遺腹子之上隴，以禮哭泣之，而無所歸心。自不識父之顔色，不哀也。故夫孿子之相似者，孿音杳。唯其母能知之；玉石之相類者，唯良工能識之；書傳之微者，唯聖人能論之。微妙論敘也。今取新聖人書，名之孔墨，則弟子句指而受者必衆矣。故美人者非必西施之種，通士者不必孔墨之類。曉然意有所通於物，故作書以喻意，以爲知者也。喻，明也。作書者以明古今傳代之事，以爲知者施也。誠得清明之士，執元鑑於心，照物明白，不爲古今易

意據書明指以示之雖闔棺亦不恨矣昔晉平公令官爲鐘鐘成而示師曠師曠曰鐘音不調平公曰寡人以示工工皆以爲調而以爲不調何也而汝也師曠曰使後世無知音者則已若有知音者必知鐘之不調故師曠之欲善調鐘也以爲後之有知音者也三代與我同行五伯與我齊智彼獨有聖智之實我曾無有閭里之聞窮巷之知者何彼并身而立節我誕謾而悠忽誕謾倨傲也悠忽謂遊蕩輕物也今夫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若使之銜腐鼠蒙蝟皮衣豹裘帶死蛇則布衣

葦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嘗試使之施芳澤正娥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紈笄婦人首飾珥瑱也阿細穀錫細布紈素齊所出粉白黛黑佩玉環揄步雜芝若籠蒙目視雜佩芝之若香草籠蒙猶聯也冶由笑目流眺冶猶笑巧笑流睛眄也口曾撓奇牙出䣰酺搖曾則也撓弱也口則弱撓冒若將笑故好齒出詩云齒如瓠犀是也䣰酺頰邊文婦人之媚也䣰酺二音見前則雖王公大人有志嚴頡頏之行者無不憚悇癢心而悅其色矣憚悇貪欲也癢心煩悶也憚音探悇音豫今以中人之才蒙愚惑之智被汙辱之行無本業所修方術所務焉得無有睥面掩鼻之容哉今鼓舞者

鼓舞或作鄭舞鄭袖楚襄王幸姬善謌攻舞繞身若環。曾撓摩地。扶旋猶那動容轉曲。便媚擬神。擬象也身若秋葯被風。葯白芷香草也被風言其弱也髮若結旌。屈而復舒也騁馳若驚。言其疾也木熙者舉梧檟據句枉。熙戲也舉援也梧桐檟梓皆大木句枉曲枝見枉蝯自縱。好茂葉。舞者若蝯不復踐地好上茂木之枝葉龍夭矯燕枝拘。言纘蘊若蟠龍燕枝拘言其著樹如燕附枝也援豐條。舞扶疏。援持也持人條以木舞扶疏槃跚貌龍從鳥集。搏援攫肆。蔑蒙踊躍。言其舞體如龍附雲如鳥集山持提太極其巧蔑蒙踊躍言其疾也且夫觀者莫不為之損心酸足。觀者見其微妙危險皆為之損動中心酸酢其足也彼乃始徐行微笑。被衣修擢。彼舞者更復徐行小笑被

(倡衣修擢舞爲後曲也)夫鼓舞者非柔縱(言非生而柔弱屈句委縱)而木熙者非眇勁(眇絕也言非自有絕眇之強力)淹浸漸靡使然也是故生木之長莫見其益有時而修砥礪礦監莫見其損有時而薄(有時積時言非一日然也)藜藿之生蝡蝡然日加數寸不可以爲櫨棟楩柟豫章之生也七年而後知故可以爲棺舟(知覺其大)夫事有少成者名小難成者功大君子修美雖未有利福將在後至(美善也)故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此之謂也

[illegible]

泰族訓 泰言古今之道萬物之指族於一理明其所謂也

天設日月列星辰調陰陽張四時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物亡此之謂神明聖人象之故其起福也不見其所由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以而禍除遠之則邇延之則疎稽之弗得察之不虛日計無算歲計有餘夫濕之至也莫見其形而炭已重矣風之至也莫見其象而木已動矣日

之行也。不見其移。騏驥倍日而馳。草木為之靡。縣熢未轉。（縣熢邊候見虜舉熢轉相受行道里最疾者也）而日在其前。故天之且風。草木未動。而鳥已翔矣。（鳥巢居知風也）其且雨也。陰曀未集。而魚已噞矣。（魚潛居知雨也曀音縊）以陰陽之氣相動也。故寒暑燥濕。以類相從。聲響疾徐。以音相應也。故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四海之內寂然無聲。一言聲然。大動天下。是以天心呿唫者也。（呿音佉唫音吟）故一動其本而百枝皆應。若春雨之灌萬物也。渾然而流。沛然而施。無地而不澍。無物而不生。（澍音

故聖人者懷天心聲然能動化天下者也故精神感於內形氣動於天則景星見黃龍下祥鳳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溶波故詩云懷柔百神及河嶠嶽逆天暴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干乖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天之與人有以相通也故國危亡而天文變世惑亂而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精祲有以相蕩也精祲氣之侵入者也祲音浸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為也不可以觔力致也天地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濡化生萬物

瑤碧玉珠翡翠玳瑁文彩明朗潤澤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旅魯般不能造此之謂大巧宋人有以象爲其君爲楮葉者三年而成莖柯毫芒鋒殺顏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知也列子曰使天地一年而成一葉則萬物之有葉者寡矣夫天地之施化也嘔之而生吹之而落豈此契契哉故凡可度者小也可數者少也至大非度之所能及也至衆非數之所能領也故九州不可頃畝也八極不可道里也太山不可丈尺也江海不可斗斛也故大人者與天

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故聖人懷
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不下廟堂而衍四海變習易
俗民化而遷善若性諸已能以神化也詩云神之聽
之終和且平夫鬼神視之無形聽之無聲然而郊天
望山川禱祠而求福雩兌而請雨卜筮而決事詩云
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之謂也天致其高
地致其厚月照其夜日照其晝陰陽化列星朗正其
道而物自然故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
養草本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矣故高山深林

非爲虎豹也。大木茂枝，非爲飛鳥也。流源千里，淵源百仞，非爲蛟龍也。致其高崇，成其廣大，山居木棲，巢枝穴藏，水潛陸行，各得其所寧焉。夫大生小，多生少，天之道也。故丘阜不能生雲雨，滎水不能生魚鼈者，小也。牛馬之氣蒸生蟣蝨，蟣蝨之氣蒸不能生牛馬，故化生於外，非生於內也。夫蛟龍伏寢於淵而卵剖於陵（蛟龍乳於陵哉伏於淵其卵自孕）。螣蛇雄鳴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化成形，精之至也。故聖人養心，莫善於誠，至誠而能動化矣。今夫道者，藏精於內，棲神於心，靜漠恬

淡訟繆胸中（訟容繆靜也）邪氣無所留滯四枝節族毛蒸理泄則機樞調利百脈九竅莫不順比其所居神者得其位也豈節拊而毛修之哉（拊音夫）聖主在上位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人無軼民無勞役無冤刑四海之內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指夷狄之國重譯而至非戶辯而家說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內順而外寧矣太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杖策而去百姓攜幼扶老負釜甑踰梁山而國乎岐周非令之

所能召也。秦穆公爲野人食駿馬肉之傷也。飲之美酒。韓之戰以其死力報。非券之所責也。宓子治亶父。巫馬期往觀化焉。見夜漁者得小即釋之。非刑之所能禁也。孔子爲魯司寇。道不拾遺。市買不豫賈。田漁皆讓長。而斑白不負戴。非法之所能致也。夫矢之所以射遠貫牢者。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正心也。賞善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故弩雖强不能獨中。令雖明不能獨行。必自精氣所以與之施道。故攄道以被民而民弗從者。誠心弗施也。天地

四時非生萬物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之聖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拊循其所有而滌蕩之故因則大化則細矣能循則大化而欲作則小禹鑿龍門闢伊闕決江濬河東注之海因水之流也后稷墾草發菑糞土樹穀使五種各得其宜因地之勢也湯武革車三百乘甲卒三千人討暴亂制夏商因民之欲也故能因則無敵於天下矣夫物有以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良匠不能斲金巧冶不能鑠木金之勢不可斲而木之性不可鑠也埏埴而爲器窬木而爲舟鑠鐵而爲

刃。鑄金而為鐘。因其可也。駕馬服牛。令雞司夜。令狗
守門。因其然也。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婚之禮。有飲
食之性。故有大饗之誼。有喜樂之性。故有鐘鼓筦絃
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衰絰哭踊之節。故先王之制
法也。因民之所好而為之節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
婚姻之禮。故男女有別。因其喜音而正雅頌之聲。故
風俗不流。因其寧家室樂妻子。教之以順。故父子有
親。因其喜朋友而教之以悌。故長幼有序。然後修朝
聘以明貴賤。饗飲習射以明長幼。時搜振旅以習用

兵也。搜簡車馬出曰治兵入曰振旅入學庠序以修人倫此皆人之所有於性而聖人之所匠成也故無其性不可教訓有其性無其養不能遵道繭之性爲絲然非得工女煑以熱湯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絲卵之化爲雛非慈雌嘔煖覆伏累日積久則不能爲雛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非聖人爲之法度而教導之則不可使鄉方故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勸善因其所惡以禁姦故刑罰不用而威行如流政令約省而化燿如神故因其性則天下聽從拂其性則法縣而不用昔者五

帝三王之莅政施教必用參五何謂參五仰取象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乃立明堂之朝行明堂之令（明堂布令之宮有十二月之政令）以調陰陽之氣以和四時之節以辟疾病之菑俯視地理以制度量察陵陸水澤肥墽高下之宜立事生財以除饑寒之患中考乎人德以制禮樂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而除暴亂之禍乃澄列金木水火土之性故立父子之親而成家別清濁五音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察四時季孟之序以立長幼之禮而成官此之謂參制

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序朋友之際此之謂五乃裂地而州之分職而治之築城而居之割宅而異之分財而衣食之立大學而教誨之夙興夜寐而勞力之此治之綱紀也然得其人則舉失其人則廢堯治天下政教平德潤洽在位七十載乃求所屬天下之統令四岳揚側陋四岳舉舜而薦之堯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任以百官以觀其外既入大麓烈風雷雨而不迷乃屬以九子贈以昭華之玉而傳天下焉以為雖有法度而朱弗能統也夫物未

者有張而不弛成而不毀者也惟聖人能盛而不衰
盈而不虧神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及其淫也反其
天心夔之初作樂也皆合六律而調五音以通八風
及其衰也以沉湎淫康不顧政治至於滅亡蒼頡之
初作書以辯治百官領理萬事愚者得以不忘智者
得以志[illegible]遂至其衰也爲姦刻僞書以解有罪以殺不
辜湯之初作囿也以奉宗廟鮮犞之具生肉爲鮮乾肉爲犞簡
士卒習射御以戒不虞及至其衰也馳騁獵射以奪
民時罷民之力堯之舉禹契后稷皋陶政教平姦宄

息獄訟止而衣食足賢者勸善而不肖者懷其德及
至其末朋黨比周各推其與廢公趨私外內相推舉
姦人在朝而賢者隱處故易之失也卦書之失也敷
樂之失也淫詩之失也辟禮之失也責春秋之失也
刺天地之道極則反盈則損五色雖朗有時而渝茂
木豐草有時而落物有隆殺不得自若故聖人事窮
而更為法弊而改制非樂變古易常也將以救敗扶
衰黜淫濟非以調天地之氣順萬物之宜也聖人天
覆地載日月照陰陽調四時化萬物不同無故無新

無疏無親故能法天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緒業不得不多端趨行不得不殊方五行異氣而皆適調六藝異科而皆同道溫惠柔良者詩之風也淳龐敦厚者書之教也清明條達者易之義也恭儉尊讓者禮之爲也寬裕簡易者樂之化也刺幾辯義者春秋之靡也故易之失鬼（易以氣定吉凶故鬼）樂之失淫（樂變至於鄭聲淫也）詩之失愚（詩人怨怒近愚）書之失拘（書有典謨之制拘以法也）禮之失忮（禮尊尊卑卑尊不下卑故忮也）春秋之失訾（春秋貶絕不避王人書人之過刺言也）六者聖人兼用而財制之失本則亂得本則

治其美在調其失在權水火金木土穀異物而皆任規矩權衡準繩異形而皆施丹青膠漆不同而皆用各有所適物各有宜輪圓輿方轅從衡橫勢施便也驂欲馳服欲步（驂騑服車中央馬也）帶不厭新鉤不厭故處地宜也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爲其雌雄之不乖居也鹿鳴興於獸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呼也泓之戰軍敗君獲（宋襄公與楚戰於泓楚人敗之獲襄公）而春秋大之取其不鼓不成列也宋伯姬坐燒而死（伯姬共公夫人夜失火待傅母不至不下堂而燒死）春秋大之取其不踰禮而行也成功立事豈

足多哉。方指所言而取一槩焉。爾王喬赤松去塵埃之間。離羣慝之紛。（慝惡也）吸陰陽之和。食天地之精。呼而出故。吸而入新。踈虛輕舉。乘雲游霧。可謂養性矣。而未可謂孝子也。周公誅管叔蔡叔以平國弭亂。可謂忠臣也。而未可謂弟也。湯放桀武王伐紂以為天下去殘除賊。可謂惠君。而未可謂忠臣矣。樂羊攻中山未能下。中山烹其子而食之以示威。可謂良將。而未可謂慈父也。故可乎可而不可乎不可。不可乎不可而可乎可。舜許由異行而皆聖。伊尹伯夷異道而

皆仁箕子比干異趣而皆賢故用兵者或輕或重或
貪或廉此四者相反而不可一無也輕者欲發重者
欲止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故勇者可令進鬬
而不可令持牢重者可令埴固而不可令凌敵貪者
可令進取而不可令守職廉者可令守分而不可令
進取信者可令持約而不可令應變五者相反聖人
兼用而財使之夫天地不包一物陰陽不生一類海
不讓水潦以成其大山不讓土石以成其高夫守一
隅而遺萬方取一物而棄其餘則所得者鮮而所治

者淺矣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位高者事不可以煩民衆者教不可以苛夫事碎難治也法煩難行也求多難贍也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秤丈量徑而寡失簡絲數米煩而不察言事當因大法如簡閱絲數米則煩而無功也故大較易為智曲辯難為慧故無益於治而有益於煩者聖人不為無益於用而有益於費者智者弗行也故功不厭約事不厭省求不厭寡功約易成也事省易治也求寡易贍衆易之於以任人易矣孔子曰小辯破言小利破

義小藝破道小見不達必簡河以逶蛇故能遠山以
陵遲故能高陰陽無爲故能和道以優游故能化夫
徹於一事察於一辭審於一技可以曲說而未可廣
應也蓼菜成行甂甌有堤稱薪而爨數米而炊可以
治小而未可以治大也員中規方中矩動成獸止成
文可以愉舞而不可以陳軍滌杯而食洗爵而飲盥
而後饋可以養少而不可以饗衆今夫祭者屠割烹
殺剝狗燒豕調平五味者庖也陳簠簋器方中者爲簠圓中者爲簋也列樽俎設籩豆者祝也齊明盛服淵默而不言神

之所依者尸也宰祝雖不能尸不越樽俎而代之故張瑟者小絃急而大絃緩立事者賤者勞而貴者逸舜為天子彈五絃之琴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周公肴臑音孫不收於前鐘鼓不解於懸而四夷服趙政晝決獄而夜理書御史冠蓋接於郡縣覆稽趨留戍五嶺以備越築修城以守胡然姦邪萌生盜賊羣居事愈煩而亂愈生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治也而猶弓矢中之具而非所以中也黃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故同氣者帝同義者王同力者

猶無一焉者亡故人主有伐國之志邑犬羣嗥伐國逆天之行則皆必有大禍雄雞夜鳴庫兵動而戎馬驚戎馬兵馬雞夜鳴而起氣之感動也今日解怨偃兵家老甘臥巷無聚人妖菑不生非法之應也精氣之動也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誠感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爲之者也故有道以御之法雖少足以化矣無道以行之法雖衆足以亂矣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治國太上養化其次正法神清志平百節皆

寧養性之本也肥肌膚充腸腹供嗜欲養生之末也民交讓爭處卑委利爭受寡力事爭就勞日化上遷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爲非法令正於上而百姓服於下此治之末也上世養本而下世事末此太平之所以不起也夫欲治之主不世出而可與興治之臣不萬一以萬一求不世出此所以千歲不一會也水之性淖以清窮谷之汙生以青苔青苔水垢也不治其性也掘其所流而深之茨其所決而高之茨積土填満也使得循勢而行乘衰下

流遂下也雖有腐髊音自流漸弗能汙也腐髊骨也漸漸水也其性非異也。通之與不通也。風俗猶此也。誠決其善志。防其邪心。啟其善道。塞其姦路。與同出一道。則民性可善。而風俗可美也。所以貴扁鵲者。非貴其隨病而調藥。貴其壓息脉血。知病之所從生也。言人之喘息脉之病可知壓音葉所以貴聖人者。非貴隨罪而鑒刑也。貴其知亂之所由起也。若不修其風俗。而縱之淫辟。乃隨之以刑。繩之以法。法雖殘賊天下。弗能禁也。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非法度不存也。紀綱不張。

風俗壞也三代之法不亡而世不治者無三代之智也六律具存而莫能聽者無師曠之耳也故法雖在必待聖而後治律雖具必待耳而後聽故國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有賢人也其所以亡者非以無法也以無賢人也晉獻公欲伐虞宮之奇存焉爲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而不敢加兵焉賂以寶玉駿馬宮之奇諫而不聽言而不用越疆而去荀息伐之兵不血刃抱寶牽馬而去故守不待渠塹而固攻不待衝降而拔得賢之與失賢也故臧武仲以其智存魯

而天下莫能亡也璩伯玉以其仁寧衛而天下莫能
危也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闃其無人無人者
非無衆庶也言無聖人以統理之也民無廉耻不可
治也非修禮義廉耻不立民不知禮義法弗能正也
非崇善廢醜不向禮義無法不可以爲治也不知禮
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爲孔曾
之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爲伯夷之廉孔子
弟子七十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爲文章行爲
儀表教之所成也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

火蹈刃死不還踵化之所致也夫刻肌膚鑱皮革被創流血至難也然越爲之以求榮也越人以箴刺皮爲龍文所以爲尊榮之也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之經誹譽以導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無被創流血之苦而有高世尊顯之名民孰不從古者法設而不犯刑錯而不用非可刑而不刑也百工維時庶績咸熙禮義修而任賢德也故舉天下之高以爲三公一國之高以爲九卿一縣之高以爲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爲八十一元士故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

者謂之豪十人者謂之傑明於天道察於地理通於人情大足以容衆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知足以知變者人之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仁足以得衆明足以照下者人之俊也行足以爲儀表知足以決嫌疑廉足以分財信可使守約作事可法出言可道者人之豪也守職而不廢處義而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者人之傑也英俊豪傑各以小大之材處其位得其宜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唱而民和上動而下隨四海之内一心同歸背貪鄙而向義

理其於化民也若風之搖草木無之而不靡今使愚教知使不肖臨賢雖嚴刑罰民弗從也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強也故聖主者舉賢以立功不肖主舉其所與同文王舉太公望召公奭而王桓公任管仲隰朋而霸此舉賢以立功也夫差用太宰嚭而滅秦任李斯趙高而亡此舉所與同故觀其所舉而治亂可見也察其黨與而賢不肖可論也夫聖人之屈者以求伸也枉者以求直也故雖出邪辟之道行幽昧之塗將欲以直大道成大功猶出林之中不得直道拯

溺之人不得不濡足也伊尹憂天下之不治調和五味負鼎俎而行五就桀五就湯將欲以濁爲清以危爲寧也周公股肱周室輔翼成王管叔蔡叔奉公子祿父而欲爲亂周公誅之以定天下緣不得已也管子憂周室之卑諸侯之力征夷狄伐中國不得寧處故蒙恥辱而不死將欲以憂夷狄之患平夷狄之亂也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此皆欲平險除穢由冥冥至熠熠動於權而統於善者也夫觀逐者於其反

也而觀行者於其終也故舜放弟周公殺兄猶之爲仁也文公樹米晉文公樹米而欲生之也曾子架羊架連架所以備知也猶之爲知也當今之世醜必託善以自爲解邪必蒙正以自爲辟遊不論國仕不擇官行不辟汙曰伊尹之道也分別爭財親戚兄弟搆怨骨肉相賊曰周公之義也行無廉恥辱而不死曰管子之趨也行貨賂趣勢門立私廢公比周而取容曰孔子之術也此使君子小人紛然淆亂莫知其是非者也故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爲川谷趨行蹐馳不歸善者不爲君子故

善言歸乎可行善行歸乎仁義田子方段干木輕爵祿而重其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李克竭股肱之力領理百官輯穆萬民使其君生無廢事死無遺憂此異行而歸於善者（田子方段干木李克皆魏文侯臣）張儀蘇秦家無常居身無定君約從衡之事爲傾覆之謀濁亂天下撓滑諸侯使百姓不遑啟居或從或橫或合衆弱或輔富强此異行而歸於醜者也故君子之過也猶日月之蝕何害於明小人之可也猶狗之晝吠鴟之夜見何益於善夫知者不言發擇善而爲之計義

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賴也身死而名足稱也雖有知能必以仁義爲之本然後可立也知能蹐馳百事並行聖人一以仁義爲之準繩中之者謂之君子弗中者謂之小人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使人左據天下之圖而右刎喉愚者不爲也身貴於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視死若歸義重於身也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則小身所重也比之義則輕義所全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言以信義爲準繩也欲成霸王之業者必得勝者也能得勝者必强

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
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故心者身之本也身
者國之本也未有得巳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巳而得
人者也故爲治之本務在寧民寧民之本在於足用
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
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反性未有能搖其本
而靜其末濁其源而清其流者也故知性之情者不
務性之所無以爲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
故不高宮室者非愛木也不大鐘鼎者非愛金也直

行性命之情而制度可以為萬民儀今目悅五色口嚼滋味耳淫五聲七竅交爭以害其性日引邪欲而澆其身夫調身弗能治奈天下何故自養得其節則養民得其心矣所謂有天下者非謂其履勢位受傳籍稱尊號也言運天下之力而得天下之心紂之地左東海右流沙前交趾後幽都師起容關至浦水士億有餘萬然皆倒矢而射傍戟而戰武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旄以麾之則瓦解而走遂土崩而下紂有南面之名而無一人之德此失天下也故桀紂不為王

湯武不爲放周處豐鎬之地方不過百里而誓紂牧之野入據殷國朝成湯之廟表商容之閭封比干之墓解箕子之囚乃折枹毀鼓偃五兵縱牛馬搢笏而朝天下百姓謌謳而樂之諸侯執禽而朝之得民心也闔閭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鍾鞭荊平王之墓舍昭王之宮昭王奔隨百姓父兄攜幼扶老而隨之乃相率而爲致勇之寇皆方命奮臂而爲之鬬當此之時無將卒以行列之各致其死却吳兵復楚地靈王作章華之臺發乾谿之役外內搔動

百姓罷敝棄疾乘民之怨而立公子比。棄疾靈王之兄弟百
姓放臂而去之餓於乾谿食莽飲水。莽草也枕塊而死
楚國山川不變土地不易民性不殊昭王則相率而
殉之靈王則倍畔而去之。得民之與失民也故天子
得道守在四夷天子失道守在諸侯諸侯得道守在
四鄰諸侯失道守在四境故湯處亳七十里文王處
酆百里皆令行禁止於天下周之衰也。戎伐凡伯于
楚丘以歸。凡伯周大夫故得道則以百里之地令於諸侯。
失道則以天下之大畏於冀州故曰無恃其不吾奪

也恃吾不可奪行可奪之道而非篡弑之行無益於
持天下矣凡人之所以生者衣與食也今囚之冥室
之中雖養之以芻豢衣之以綺繡不能樂也以目之
無見耳之無聞穿隙穴見雨零則快然而歎之況開
戶發牖從冥冥見炤炤乎見炤炤猶尚肆然而喜又
況出室坐堂見日月光乎見日月光曠然而樂又況
登泰山履石封以望八荒視天都若蓋江河若帶又
況萬物在其間者乎其爲樂豈不大哉且聾者耳形
具而無能聞也盲者目形存而無能見也夫言者所

以通己於人也聞者所以通人於己也瘖者不言聾者不聞既瘖且聾人道不通故有瘖聾之病者雖破家求醫不顧其費豈獨形骸有瘖聾哉心智亦有之夫指之拘也莫不事申也心之塞也莫知務通也不明於類也夫觀六藝之廣崇窮道德之淵深達乎無上至乎無下運乎無極翔乎無形廣於四海崇於太山富於江河曠然而通昭然而明天地之間無所繫戾其所以監觀豈不大哉人之所知者淺而物變無窮曩不知而今知之非知益多也問學之所加也夫

物常見則識之嘗爲則能之故因其患則造其備犯其難則得其便夫以一世之壽而觀千歲之知今古之論雖未嘗更也其道理素具可不謂有術乎人欲知高下而不能教之以管準則說欲知輕重而無以予之以權衡則喜欲知遠近而不能教之以金目則快射金目深目所以望遠近射準也又況知應無方而不窮哉犯大難而不懾見煩繆而不惑晏然自得其爲樂也豈直一說之快哉夫道有形者皆生焉其爲親亦戚矣享穀食氣者皆受焉其爲君亦惠矣諸有智者皆學焉

其爲師亦博矣射者數發不中人教之以儀則喜矣又況生儀者乎人莫不知學之有益於已也然而不能者嬉戲害人也人皆多以無用害有用故智不博而日不足以鑿觀池之力耕則田野必辟矣以積土山之高修隄防則水用必足矣以食狗馬鴻鴈之費養士則名譽必榮矣以弋獵博奕之日誦詩讀書聞識必博矣故不學之與學也猶瘖聾之比於人也凡學者能明於天人之分通于治亂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見其終始可謂知略矣天之所爲禽獸草木人

之所爲禮節制度搆而爲宮室制而爲舟輿是也治之所以爲本者仁義也所以爲末者法度也凡人之所以事生者本也其所以事死者末也本末一體也其兩愛之一性也先本後末謂之君子以末害本謂之小人君子與小人之性非異也所在先後而已矣草木洪者爲本而殺者爲末禽獸之性大者爲首而小者爲尾末大於本則折尾大於要則不掉矣故食其口而百節肥灌其本而枝葉美天地之性也天地之生物也有本末其養物也有先後人之於治也豈

得無終始哉故仁義者治之本也今不知事修其本而務治其末是釋其根而灌其枝也且法之生也以輔仁義今重法而棄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頭足也故仁義者為厚基者也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趙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滅智伯不行仁義而務廣地故亡其國語曰不大其棟不能任重重莫若國棟莫若德國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美則上寧五帝三王之道天下之綱紀治之儀表也今商鞅之啓塞

申子之三符韓非之孤憤張儀蘇秦之從衡皆掇取之權一切之術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恒常可博聞而世傳者也子囊北而全楚北不可以為庸子囊楚大夫北逐走庸常也弦高誕而存鄭誕不可以為常今夫雅頌之聲皆發於詞本於情故君臣以睦父子以親故韶夏之樂也聲浸乎金石潤乎草木今取怨思之聲施之於絃管聞其音者不淫則悲淫則亂男女之辯悲則感怨思之氣豈所謂樂哉趙王遷流於房陵秦滅趙王遷之漢中房陵思故鄉作為山水之嘔嘔謳曲聞者莫不殞涕荊軻

西刺秦王高漸離宋意為擊筑而謌於易水之上高漸離宋意皆太子丹之客筑曲二十一絃易水燕之南水也聞者莫不瞋目裂眦髮植穿冠因以此聲為樂而入宗廟豈古之所謂樂哉故弁冕輅輿可服而不可好也弁冕冠也大羹之和可食而不可嗜也大羹不和五味朱絃漏越朱絃練絲漏穿越琴瑟兩頭也一唱而三歎可聽而不可快也故無聲者正其可聽者也其無味者正其足味者也吠聲清於耳兼味快於口非其貴也故事不本於道德者不可以為儀言不合乎先王者不可以為道音不調乎雅頌者不可以為

樂。故五子之言。所以便說掇取也。非天下之通義也。
聖王之設政施教也。必察其終始。其縣法立儀。必原其本末。不苟以一事備一物而已矣。見其造而思其功。觀其源而知其流。故博施而不竭。彌久而不垢。夫水出於山而入于海。稼生于田而藏於倉。聖人見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故舜深藏黃金於嶄巖之山。嶄音讒所以塞貪鄙之心也。儀狄爲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所以遏流湎之行也。師延爲平公鼓朝歌北鄙之音。師曠曰。此亡國之樂也。大息而撫之

所以防淫辟之風也故民知書而德衰知數而厚衰
知券契而信衰知械機而實衰也實質也巧詐藏于胸
中則純白不備而神德不全矣琴不鳴而二十五絃
各以其聲應軸不運而三十輻各以其力旋絃有緩
急小大然後成曲車有勞逸動靜而後能致遠使有
聲者乃無聲者也能致千里者乃不動者也故上下
異道則治同道則亂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
者凶故小快害義小慧害道小辯害治苛削傷德大
政不險故民易道至治寬裕故下不相賊至忠復素

故氏無匿情商鞅為秦立相坐之法而百姓怨矣吳起為楚減爵祿之令而功臣畔矣商鞅之立法也吳起之用兵也天下之善者也然商鞅以法亡秦察於刀筆之跡而不知治亂之本也吳起以兵弱楚習於行陳之事而不知廟戰之權也晉獻公之伐驪得其女非不善也然而史蘇歎之見其四世之被禍也吳王夫差破齊艾陵勝晉黃池非不捷也而子胥憂之見其必擒於越也小白奔莒重耳奔曹非不困也而鮑叔咎犯隨而輔之知其可與至於霸也句踐棲於

會稽修政不殆謨慮不休知禍之爲福也襄子再勝而有憂色謂伐狄勝二邑畏福之爲禍也故齊桓公亡汶陽之田而霸曹子劫桓公取汶陽之田公不背信諸侯朝之智伯兼三晉之地而亡聖人見禍福於重閉之內而慮患於九拂之外者也九拂九曲騵蠶一歲再收騵音原再也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之者爲其殘桑也離先稻熟而農夫耨之離與稻相似不以小利傷大穫也家老異飯而食殊器而亨子婦跣而上堂跪而斟羹非不費也然而不可省者爲其害義也待媒而結言聘納而取婦紉絻而親迎非

不煩也。然而不可易者。所以防淫也。使民居處相司有罪相覺。於以舉姦。非不掇也。然而傷和睦之心。而構仇讎之怨。故事有鑿一孔而生百隙。樹一物而生萬葉者。所鑿不足以為便。而所開足以為敗。所樹不足以為利。而所生足以為濊。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其大害。昌羊去蚤虱。而人弗庠者。為其來蛉窮也。貍執鼠。而不可脫於庭者。為搏雞也。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此而亡於彼者。故行棊者或食兩而路窮行棊謂大搏也或予踦而取勝予踦子對家奇一棊也偷利不可以為

行而智術不可以爲法故仁知人材之美者也。所謂仁者愛人也。所謂知者知人也。愛人則無虐刑矣。知人則無亂政矣。治由文理則無悖謬之事矣。刑不侵濫則無暴虐之行矣。上無煩亂之治。下無怨望之心。則百殘除而中和作矣。此三代之所昌。故書曰。能哲且惠。黎民懷之。何憂讙兜。何遷有苗。智伯有五過人之材。美髯長大一材也射御足力二材也材藝畢給三材也攻文辯慧四材也强毅果敢五材也而不免於身死人手者。不愛人也。齊王建有三過人之巧。力能引强走先馳馬超能越高而身虜於秦者。不知賢也。任用后勝

之計不用淳于越之言。故仁莫大於愛人。知莫大於知人。二者不立。雖察慧捷巧。劬祿疾力。不免於亂也。

卷二十終

之計不用詐故仁莫大於愛人知莫大於知人二者

淮南鴻烈解卷二十一

要畧鴻烈二十篇畧數其要明其所指序其微妙論其大體也

夫作爲書論者所以紀綱道德經緯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諸理雖未能抽引玄妙之中才繁然足以觀終始矣總要舉凡而語不剖判純樸靡散大宗懼爲人之惛惛然弗能知也故多爲之辭博爲之說又恐人之離本就末也故言道而不言事則無以與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則無以與化游息故著二十篇有原道有俶真有天文有地形有時則有覽冥

有精神、有本經、有主術、有繆稱、有齊俗、有道應、有氾論、有詮言、有兵略、有說山、有說林、有人間、有修務、有泰族也。原道者、盧牟六合。盧牟猶規模也混沌萬物、象太一之容、測窈冥之深、以翔虛無之軫、託小以苞大、守約以治廣、使人知先後之禍福、動靜之利害、誠通其志、浩然可以大觀矣。欲一言而寤、則尊天而保真、欲再言而通、則賤物而貴身、欲參言而究、則外物而反情、執其大指、以內洽五藏、瀸濇肌膚、瀸音箋被服法則、而與之終身、所以應待萬方、覽耦百變也。若轉丸掌中、

足以自樂也。假眞者、窮逐終始之化。嬴埒有無之精。嬴繞匝也埒音呼靡頒也離別萬物之變。合同死生之形。使人遺物反已。審仁義之間。通同異之理。觀至德之統。知變化之紀。說符元妙之中。通迴造化之母也。天文者、所以和陰陽之氣。理日月之光。節開塞之時。列星辰之行。知逆順之變。避忌諱之殃。順時運之應。法五神之常。使人有以仰天承順。而不亂其常者也。地形者、所以窮南北之修。極東西之廣。經山陵之形。區川谷之居。明萬物之主。知生類之衆。列山淵之數。規遠近之

路。使人通迵周備不可動以物不可驚以怪者也。時
則者所以上因天時下盡地力據度行當合諸人則
刑十二節。一月爲人一節以爲法式。終而復始轉於無極因
循倣依以知禍福。操舍開塞。各有龍忌。中國以鬼神之日忌北胡
南越皆謂之請龍發號施令以時教期使君人者知所以從
事。覽冥者所以言至精之通九天也。至微之淪無形
也。純粹之入至清也。昭昭之通冥冥也。乃始攬物引
類。覽取撟掇浸想宵類。撟掇拾取也浸微視也宵物似也類衆也物之可
以喻意象形者。乃以穿通窘滯。決瀆壅塞。引人之意

繫之無極。乃以明物類之感。同氣之應。陰陽之合。形埒之朕。所以令人遠觀博見者也。精神者。所以原本人之所由生。而曉寤其形骸九竅。取象與天。合同其血氣與雷霆風雨。比類其喜怒與晝宵寒暑。並明審死生之分別。同異之跡。節動靜之機。以反其性命之宗。所以使人愛養其精神。撫靜其魂魄。不以物易己。而堅守虛無之宅者也。本經者。所以明大聖之德。通維初之道。埒略衰世古今之變。以褒先世之隆盛。而貶末世之曲政也。所以使人黜耳目之聰明。精神之

感動樽流遁之觀（樽止也流遁放散也）節養性之和分帝王之操列小大之差者也主術者君人之事也所以因作任督責使羣臣各盡其能也明攝權操柄以制羣下提名責實考之參伍所以使人主秉數持要不妄喜怒也其數直施而正邪外私而立功使百官條通而輻輳各務其業人致其功此主術之明也繆稱者破碎道德之論差次仁義之分略雜人間之事總同乎神明之德假象取耦以相譬喻斷短爲節以應小具所以曲說攻論應感而不匱者也齊俗者所以一羣

生之短修。同九夷之風氣。通古今之論。貫萬物之理。財制禮義之宜。擘畫人事之終始者也。道應者。攬掇遂事之蹤。追觀往古之跡。察禍福利害之反。考驗乎老莊之術。而以合得失之勢者也。氾論者。所以箴縷縩繺之間。縩音菜綃縩也攕揳唲齵之郄也。攕音先揳音恰唲音哇齵音隅郄隙同攕薾揳塞唲齵錯梧也接徑直施。以推本樸而兆見得失之變。利病之反。所以使人不妄沒於勢利。不誘惑於事態。有符曮晲兼稽時勢之變。而與化推移者也。詮言者。所以譬類人事之指。解喻治亂之體也。差擇微言

之眇詮以至理之文而補縫過失之闕者也。兵略者所以明戰勝攻取之數形機之勢詐譎之變體因循之道操持後之論也。持後不敢為主而為客也所以知戰陣分爭之非道不行也。知攻取堅守之非德不強也。誠明其意進退左右無所失。擊危乘勢以為資清靜以為常避實就虛若驅群羊。此所以言兵也。說山說林者所以竅窕穿鑿百事之壅遏而通行貫扃萬物之窒塞者也。假譬取象異類殊形以領理人之意解墮結細說捍摶囷而以明事埒事者也。摶圓也囷芚也埒兆朕也人間者

所以觀禍福之變察利害之反鑽脈得失之跡標舉終始之壇也壇場也分別百事之徵敷陳存亡之機使人知禍之爲福亡之爲得成之爲敗利之爲害也誠喩至意則有以傾側偃仰世俗之間而無傷乎讒賊螫毒者也修務者所以爲人之於道未淹味論未深見其文辭反之以清靜爲常恬淡爲本則懈墮分學縱欲適情欲以偷自佚而塞於大道也今夫狂者無憂聖人亦無憂聖人無憂和以德也狂者無憂不知禍福也故通而無爲也與塞而無爲也同其無爲則

同其所以無爲則與故爲之浮稱流說其所以能聽
所以使學者孳孳以自幾也泰族者横八極致高崇
上明三光下和水土經古今之道治倫理之序總萬
方之指而歸之一本以經緯治道紀綱王事乃原心
術理性情以館淸平之靈澄徹神明之精以與天和
相嬰薄嬰繞抱也所以覽五帝三王懷天氣抱天心執中
含和德形於內以著凝天地發起陰陽序四時正流
方綏之斯寧推之斯行乃以陶冶萬物遊化羣生唱
而和動而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故景星見祥風至

黄龍下鳳巢列樹麟止郊野德不内形而行其法藉
専用制度神祇弗應福祥不歸四海不賓兆民弗化
故德形於内治之大本此鴻烈之泰族也凡屬書者
所以窺道開塞庶後世使知舉錯取舍之宜適外與
物接而不眩内有以處神養氣宴煬至和而已自樂
所受乎天地者也故言道而不明終始則不知所倣
依言終始而不明天地四時則不知所避諱言天地
四時而不引譬援類則不識精微言至精而不原人
之神氣則不知養生之機原人情而不言大聖之德

則不知五行之差言帝道而不言君事則不知小大之衰言君事而不爲稱喻則不知動靜之宜言稱喻而不言俗變則不知合同大指已言俗變而不言往事則不知道德之應知道德而不知世曲則無以耦萬方知氾論而不知詮言則無以從容通書文而不知兵指則無以應卒已知大略而不知譬喻則無以推明事知公道而不知人間則無以應禍福知人間而不知修務則無以使學者勸力欲強省其辭覽總其要弗曲行區入則不足以窮道德之意故著書二

中爲則天地之理究矣人間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備矣其言有小有巨有微有粗指奏卷異各有爲語今專言道則無不在焉然而能得本知末者其唯聖人也今學者無聖人之才而不爲詳說則終身顛頓乎混溟之中而不知覺寤乎昭明之術矣今易之乾坤足以窮道通意也八卦可以識吉凶知禍福矣然而伏羲爲之六十四變周室增以六爻所以原測淑清之道而攟逐萬物之祖也攟音君夫五音之數不過宮商角徵羽然而五絃之琴不可鼓也必有細大駕和

而後可以成曲今畫龍首觀者不知其何獸也具其形則不疑矣今謂之道則多謂之物則少謂之術則博謂之事則淺推之以論則無可言者所以爲學者固欲致之不言而已也夫道論至深故多爲之辭以抒其情萬物至衆故博爲之說以通其意辭雖壇卷連漫絞紛遠援所以洮汰滌蕩至意洮汰澗也使之無凝竭底滯捲握而不散也夫江河之腐胔不可勝數胔骨慈然祭者汲焉大也一杯酒白蠅漬其中匹夫弗嘗者小也誠通乎二十篇之論睹凡得要以通九野徑

十門外天地捭山川其於逍遥一世之間宰匠萬物之形。亦優游矣。若然者。挾日月而不烑。挾至也烑音姚光也潤萬物而不耗。曼兮洮兮。足以覽矣。藐兮浩兮曠曠兮可以游矣。文王之時。紂為天子。賦斂無度。殺戮無止。康梁沉湎。宮中成市。康梁耽樂沉湎淫酒也作為炮烙之刑。刳諫者。剔孕婦。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世纍善修德行義。處岐周之間。地方不過百里。天下二垂歸之。文王欲以卑弱制强暴。以為天下去殘除賊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謀生焉。陰符兵謀文王業之而不卒。武王繼文

王之業。用太公之謀。悉索薄賦。薄少賦兵也躬擐甲胄。擐貫著也以伐無道而討不義。誓師牧野。以踐天子之位。天下未定。海內未輯。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賄來貢。遼遠未能至。故治三年之喪。殯文王於兩楹之間。殯大斂也兩楹堂柱之間以俟遠方。武王立三年而崩。成王在褓襁之中。未能用事。蔡叔管叔輔公子祿父祿父紂之兄子而欲爲亂。周公繼文王之業。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輔翼成王。懼爭道之不塞。臣下之危上也。故縱馬華山。放牛桃林。敗鼓折枹。搢笏而朝。以寧靜

王室。鎮撫諸侯成王既壯。能從政事。周公受封於魯以此移風易俗。孔子脩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脩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悅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虆垂以爲民先。剔河而道九岐。剔洩去也九岐河水播岐爲九以入海虆音雷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東海。當此之時。燒不暇撌。濡不給扢。撌排去也音謂扢拭也音亥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閑服

生焉。齊桓公之時。天子卑弱。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國。中國之不絕如綫。綫線也齊國之地。東負海而北鄣河。地狹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夷狄之亂。欲以存亡繼絕。崇天子之位。廣文武之業。故管子之書生焉。齊景公內好聲色。外好狗馬。獵射亡歸。好色無辯。作為路寢之臺。族鑄大鍾。撞之庭下。郊雉皆呴。一朝用三千鍾贛。族聚也呴鳴也鍾十斛贛賜也一朝賜羣臣之費三萬斛梁丘據子家噲導於左右。二人者公臣也導諫也故晏子之諫生焉。晚世之時。六國諸侯。谿異谷別。水絕山隔。

各自治其境內。守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方伯。上無天子。力征爭權。勝者爲右。恃連與國。約重致剖信符。結遠援以守其國家。持其社稷。故縱橫修短生焉。申子者。韓昭釐之佐。韓晉別國也。地墽民險。墽音敲而介於大國之間。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故刑名之書生焉。秦國之俗。貪狼強力。狼荒也寡義而趨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勸以賞。而不可厲以名。被險而帶河。四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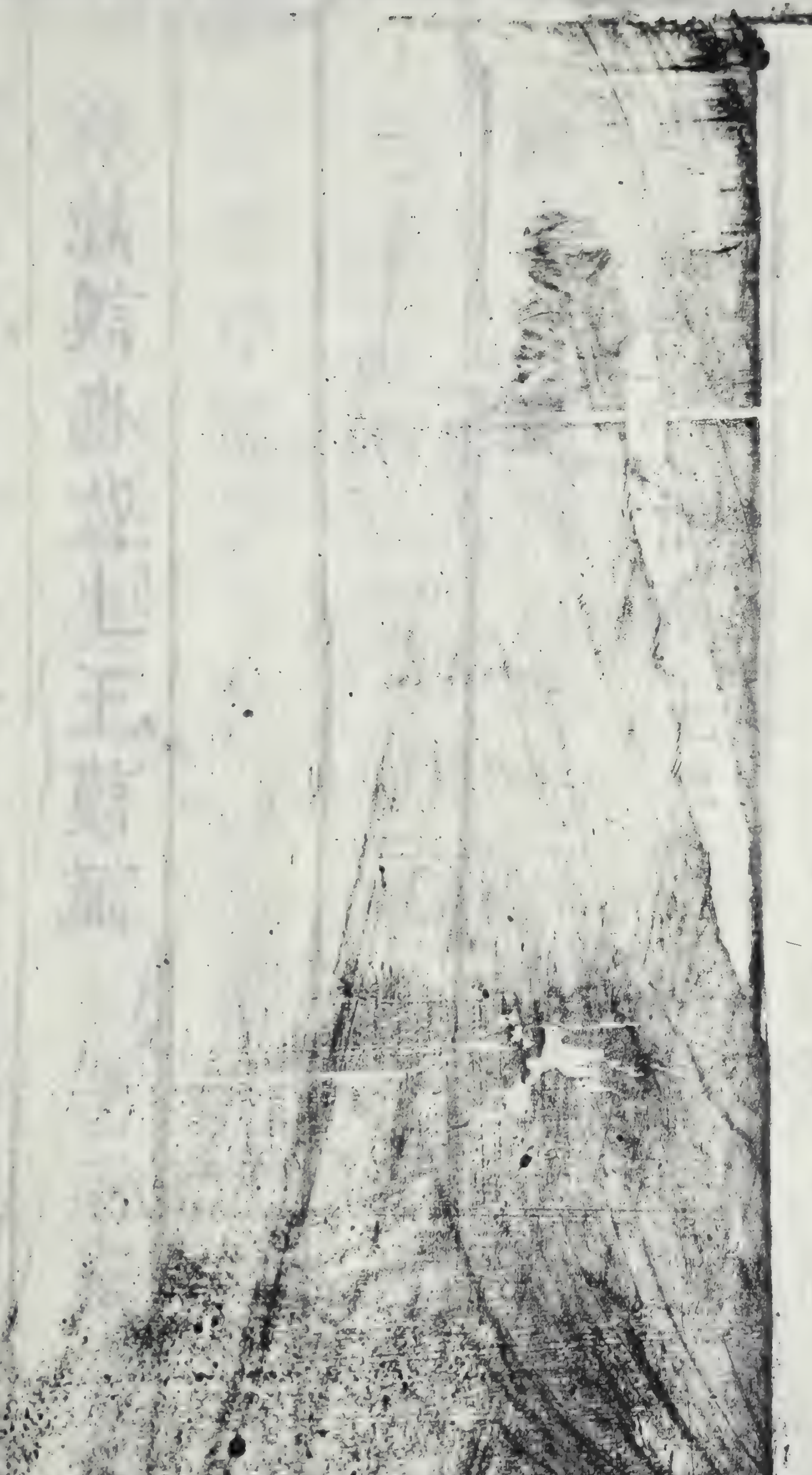
因爲固地利形便畜積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勢而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若劉氏之書。觀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權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風。以儲與扈冶。儲與猶衛業也扈冶廣大也元眇之中。精搖靡覽。楚人謂精進爲精搖靡小皆覽之棄其畛挈。楚人謂澤濁爲畛挈斟其淑靜。以統天下。理萬物。應變化。通殊類。非循一跡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繫牽連於物。而不與世推移也。故置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窕。窕緩也

卷二十一終

右淮南鴻烈解二十一卷按淮南王事已略見高
誘序如通考所引晁陳二家之說及洪氏隨筆周
氏涉筆高氏子略論次是書已具載本書卷首亦
不復采但據高序王與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
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
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則是八公之外原
别有大山小山其人而王逸序楚詞乃謂淮南王
安博雅好古招懷天下俊偉之士自八公之徒咸
慕其德而歸其仁各竭才智著作篇章分造辭賦

以類相從故或稱小山或稱大山其義猶詩有小雅大雅也王逸高誘皆後漢人而其說不同如此今考漢書淮南王安本傳謂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事竊意此八公者乃椹與作外書中篇之人而此內書則大山小山之徒爲之也雖已軼其姓名要於高誘所謂儒者或庶幾焉若八公中左吳伍被皆與王共畫反計而雷被又以被斥亡之長安上書者豈足與之言仁義道德

哉謨嘗讀王諫伐閩越書竊嘉其有忠愛之心而
文尤卓犖卽微此書亦可以不朽惜乎其終爲[illegible]
所註謨也汝止汪謨識



言不可沒不朽惟乎其楊勳存

讚曰嘗讀王陳傳後聞遺青編褒其有忠義入志譜

鹽鐵論序

張子曰余嘗謂文學政事孔門設教判爲兩科要之皆儒者之能事通一無間者也是故學優乃仕仕優乃學此烏可以偏業語之哉借所謂文學云者而不通政事則空言無當殆非

達儒之謂矣余於桓氏鹽鐵論不獨好其文蓋多其善言政事焉夫君子非患不文也患不適用耳乃世之策士云者徒騁章句之學而中無卓見牽合雷同阿徇逢迎多所顧忌不能一張膽正言吐露忠赤畢展其志節

者大抵以干祿爲累得失動心雖欲抗論不可得已苟如是則上負天子下負所學是尚可以爲士乎夫士貴立志亦貴養氣志不立則中餒氣不養則外怯孔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

然之氣且云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蓋君子求諸己而已其用其舍其得其失當自有任其責者於我何與焉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遇孟子亦奔走齊梁所如不合道之不行豈孔孟之罪哉然

萬世之下六經昭如七篇具在道賴以傳至今不泥說者謂夫子賢於堯舜孟子功不在禹下信哉言也漢興百有餘載敦尚儒術文學賢良皆誦法孔孟知所自好其議罷鹽鐵酒榷均輸憤切時政貫綜國體至能以章

布直詆公卿辯難侃侃無少假借不降其志不餒其氣雖古稱國士何以加焉當其時雖不見用卒乃續桓氏采錄爲書遂至不朽後之儒者試取而讀之不以俗學自困則志意奮揚待問而發臨文不遜盡言不諱將以

堯舜待其君伊周待其相孔孟待其身又何疑懼之有如其不遇則從吾所好簞瓢陋巷帶索鼓琴以詠先王之風不然或撰造一家之言建不朽之業寄知音於後世亦可矣詩云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此之謂也蓋古之

人得志則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
於世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
嚣嚣如也何必枉道求合哉夫一言
之間推見心術窺測至隱若是乎言
之不可不愼也漢武帝時頻多豪士
後先奏對各異其說董生一言主正

公孫氏一言主和至觀其終世行業
亦以類判如其所言自此以降則文
學賢良茂陵唐生九江祝生劉子雄
魯萬生者聲稱孝昭之世跡其行事
雖不少概見然深考其說立意較然
不詭於道其為孔孟之徒也必矣往

余嘗師事涇野呂公西京馬公學儒
者言曷余以立志養氣之說自孔孟
求之毋曲學以阿世及指稱漢代作
者此書爲最其言治理並可施設儒
者之能事畢在是也嗟乎哲人既逝
雅訓猶存不敢廢墜謹爲註釋因著

其說如此若鹽鐵終始之詳余別有
序姑藏之山中以俟知者此不具載
云嘉靖癸丑閏三月朔旦雲間張之
象序

鹽鐵論總目

卷一
本議
力耕
通有
卷二
錯幣
禁耕
復古

非鞅
卷三
晁錯
刺權
刺復
論儒
憂邊
卷四
園池

輕重

未通

地廣

貧富

卷五

毀學

褒賢

相刺

卷六

殊路
頌賢
遵道
論誹
孝養
卷七
刺議
利議
國疾

散不足
救匱
鹽鐵箴石
除狹
卷八
疾貪
後刑
授時
水旱

崇禮
備胡
卷九
執務
能言
鹽鐵取下
擊之
結和
誅秦

伐功
西域
世務
卷十
和親
繇役
險固
論勇
卷十二

論功
論鄒
論菑
刑德
卷十二
申韓
周秦
詔聖
大論

目錄終

漢 汝南 桓寬 著　南昌[illegible]

本議第一

周密

紹聖

蔡[illegible]

鹽鐵論卷一

漢　汝南桓寬著　南昌萬廷華校

本議第一

惟始元六年有詔書使丞相御史與所舉賢良文學語問民間所疾苦車千秋傳曰武帝疾立皇子鉤弋夫人男爲太子拜大將軍霍光車騎將軍金日磾御史大夫桑宏羊及丞相千秋並受遺詔輔道少主武帝崩昭帝初即位未任聽政政事壹決大將軍光千秋居丞相位謹厚有重德始元六年昭帝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於是鹽鐵之議起焉

文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防古防字淫佚之原廣道德

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
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鹽鐵酒榷音校均輸與民爭利
食貨志曰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
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
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浮食奇民欲擅管
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
聽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釱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
鐵者置小鐵官便屬在所縣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
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武帝
紀曰天漢三年春二月初榷酒酤是時桑弘羊為大
司農蓋其所建也應劭曰縣官自酤榷賣酒小民不
得復酤也韋昭曰榷謂禁民酤釀獨官開置如道路
設木為榷獨取其利有若渡水之榷因立名焉史記
平準書曰元封元年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代
孔僅筦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
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

數十八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令遠方各以
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
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名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
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卽賣之賤則買之
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
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爲然許之散
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
衆夫文繁則質衰末盛則本虧末修則民淫本修則
民愨音卻民愨則財用足民侈則饑寒生願罷鹽鐵酒
榷均輸所以進本退末廣利農業便也
大夫曰匈奴背叛不臣數爲暴於邊鄙備之則勞
中國之士不備則侵盜不止先帝哀邊人之久患

。苦爲虜所係獲也。故修障塞飭烽燧屯戍以備之。先帝漢武帝也戍音絮守邊也從人持戈爲意邊用度不足。故興鹽鐵、設酒榷、置均輸、蕃貨長財以佐助邊費。今議者欲罷之。內空府庫之藏、外乏執備之用。使備塞乘城之士。乘城謂登城而守之也饑寒於邊。將何以澹古贍字之。罷之不便也。

文學曰、孔子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畜仁義以風之。廣德行以懷之。是以近者

親附而遠者說服故善克者不戰善戰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古陣字）修之於廟堂而折衝還（音旋）師王者行仁政無敵於天下惡用費哉

大夫曰匈奴桀黠（音牽謚法云賊人多殺曰桀）擅恣入塞犯厲中國殺伐郡縣朔方都尉甚悖不軌（法也）宜誅討之日久矣陛下垂大惠哀元元之未濟（古贍字元元庶民也）不忍暴士大夫於原野縱然被（音披）堅執銳有北面復匈奴之志又欲罷鹽鐵均輸憂邊用損武略無憂邊之心於其義未便也

文學曰、古者貴以德而賤用兵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廢道德而任兵革興師而伐之屯戍而備之暴兵露師以支久長轉輸糧食無已使邊境之士饑寒於外百姓勞苦於內立鹽鐵始張利官以給之非長策也故以罷之爲便也

大夫曰、古之立國家者開本末之途通有無之用市朝以一其求致士民聚萬貨農商工師各得所欲交易而退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李奇曰器弊有不便於時則變更通利之使民樂其業而不倦也故工不出則農用乖商不出

則寶貨絕農不出則穀不殖寶貨絕則財用匱故

鹽鐵均輸所以通委財而調緩急罷之不便也

文學曰夫道民以德則民歸厚示民以利則民俗薄俗薄則背義而趨利趨利則百姓交於道而接於市老子曰貧國若有餘非多財也嗜欲衆而民躁也賈逵曰躁擾也是以王者崇本退末以禮義防民欲實菽粟貨財市商不通無用之物工不作無用之器故商所以通鬱滯工所以備器械非治國之本務也

大夫曰管子云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

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商工不備也隴蜀之丹漆旄羽荊揚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柟梓竹箭燕齊之魚鹽旃裘兗豫之漆絲絺紵養生送死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貨殖傳曰夫山西饒材竹穀纑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柟梓薑桂金錫連丹沙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故聖人作為舟楫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是以先帝建鐵官以贍農用開均輸以足民財鹽鐵均輸萬民所戴仰而取給者罷之不便也

文學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不務民用而淫巧衆也故川源不能實漏卮山海不能澹溪壑（氾論曰霤水足以溢壺榼江河不能實漏卮王符曰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卮）是以盤庚萃居舜藏黃金（殷紀曰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乃五遷無定處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盤庚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寧殷道於是乎復興泰族訓曰舜深藏黃金於薪巖之山所以塞貪鄙之心也）高帝禁商賈不得仕宦所以遏貪鄙之俗而醇至誠之風也排困市井（排斥也）坊塞利門而民猶爲非也況上之爲利乎傳曰諸侯

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爲民罪梯者也。（管子曰利出於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梯階也）

大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貢輸往來煩雜物多苦惡或不償其費故郡置輸官以相給運而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開委府于京以籠貨物（籠包舉也）賤即買貴即賣是以縣官不失實（如淳曰縣官天子也張晏曰不敢斥言天子謂之縣官也）商賈無所牟利（如淳曰牟取也）故曰平準平準則民不失職均輸則民齊勞逸故平準均輸

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非開利孔爲民罪梯者也

文學曰古者之賦稅於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農人納其獲女紅（音工）效其功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間（音諫）者郡國或令（平聲）民作布絮吏留難與之爲市吏之所入非獨齊陶之縑蜀漢之布也亦民間之所爲耳而行姦賣平農民重（平聲）苦女紅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猥發闔門擅市則萬物並收萬物並收則物騰躍（司馬貞曰騰躍者謂物踊貴而價起）騰躍則商賈侔利自市（行貨曰商坐販曰賈）侔利自市則吏容姦豪

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音古）姦吏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爲（去聲）利而賈萬物也

力耕第二

大夫曰王者塞天財禁關市執準守時以輕重御民豐年歲登則儲積以備乏絕凶年惡歲則行幣物流有餘而調不足也昔禹水湯旱百姓匱乏或相假以接衣食禹以歷山之金湯以嚴山之銅鑄幣以贈其民而天下稱仁往者財用不足戰士或

不得祿。而山東被災。齊趙大饑。穀梁傳曰五穀不升爲大饑賴均輸之蓄。倉廩之積。戰士以奉。饑民以賑。故均輸之物。府庫之財。非所以賈萬民而專奉兵師之用。亦所以賑困乏而備水旱之災也。

文學曰。古者什一而稅。澤梁以時入而無禁。黎民咸被南畝而不失其務。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蓄。九年耕有三年之蓄。此禹湯所以備水旱而安百姓也。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周書曰有十年之積者王有五年之積者霸無一年之積者亡草萊不闢。田疇不治。雖擅山海之財。

通百味之利。猶不能贍也。是以古者尚力務本而種樹繁。躬耕趣時而衣食足。雖累凶年而人不病也。梁簡文帝曰九年之水不傷堯政七載之旱無累湯朝故衣食者民之本。稼穡者民之務也。二者修則國富而民安也。詩云百室盈止、婦子寧止也、

大夫曰、賢聖治家非一室、富國非一道、昔管仲以權譎伯、音霸而范氏以强大亡、出公十七年知伯與趙韓魏共分范中行地以爲邑使治家養生必於農則舜不甄陶而伊尹不爲庖。故善爲國者、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輕我重、

以末易其本以虛蕩其實今山澤之財均輸之藏所以御輕重而役諸侯也汝漢之金纖微之貢所以誘外國而釣羌胡之寶也夫中國一端之縵音漫繒之無文者也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損敵國之用是以贏音騾驢馲音宅駝銜尾入塞。驘驢種而馬生也馲駝古本作橐佗言能負橐囊而佗物也驒音馱騱音奚騵音元馬盡為我畜。驒騱古本作驒奚駃騠類也鼲音渾鼦音貂狐貉采旃音氈文罽音計充於內府。而璧玉珊瑚瑠璃咸為國之寶。是則外國之物內流而利不外泄也異物內流則國用饒。利不外泄則民用

給矣詩曰百室盈止、婦子寧止、

文學曰、古者商通物而不豫。工致牢而不僞故君子耕稼佃漁其實一也、商則長音掌詐。工則致罵。内懷闚闚而心不怍。闚覦私視也是以薄夫欺而敦夫薄昔桀女樂充宮室文繡衣裳。故伊尹高逝遊亳。亳音薄而女樂終廢其國。管子曰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譟晨樂聞於三衢是無不服文繡衣裳者伊尹以亳之游女工文繡纂組一純得粟百鍾於桀之國夫桀之國天子之國也桀無天下憂飾婦女鍾鼓之樂故伊尹得其粟而奪之流此之謂來天下之財桀霸有天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之亳而川有餘天非獨爲湯雨菽粟而地非獨爲湯出財物也伊尹善通移輕重開闔決塞通於高下徐疾之筴坐起之費時也

今蠃驢之用不中（去聲）牛馬之功鞮鞨旃罽不益錦綈之實（綈音提厚繒也）美玉珊瑚出於昆山珠璣犀象出於桂林此距（遠也）漢萬有餘里計耕桑之功資財之費是一物而售（音受）百倍其價一也一揖而中萬鍾之粟也（中去聲當也）夫上好珍怪則淫服下流貴遠方之物則貨財外充是以王者不珍無用以節其民不愛奇貨以富其國故理民之道在於節用尚本分土井田而已（韓嬰曰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爲一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爲一里其田九百畝廣一步長一步爲一畝廣百步長百步爲百畝八家爲鄰家得百畝餘夫各得二十五畝家爲公田十畝餘二十畝共爲廬舍各得二

畝牛入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憂患難相救有無相貸飲食相召嫁娶相謀漁獵分得仁恩施行是以其民和親而相好

大夫曰、自京師東西南北、歷山川、經郡國、諸殷富大都、無非街衢五通、商賈之所臻、萬物之所殖者、故聖人因天時、知去聲者因地財、上士取諸人、中士勞其形、長沮桀溺無百金之積。蹠蹻之徒蹻音脚無猗頓之富。長沮桀溺楚隱者盜蹠莊蹻能大爲盜者也孔叢子曰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牸於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於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息不可計貲擬王公宛周齊魯商徧天下故乃

賈之富或累萬金追利乘羨之所致也羨饒也富國

何必用本農足民何必井田也

文學曰洪水滔天而有禹之績河水泛濫而有宣房

之功河渠書曰漢武元光中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於是天子自臨決河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宮而導河北行商紂暴虐而有孟津之

謀天下煩擾而有乘羨之富夫上古至治民樸而貴

本安愉而寡求愉樂也當此之時道路罕行市朝生草

故耕不強者無以充虛織不強者無以掩形雖以湊

會之要陶室之術無所施其巧自古及今不施而得

報不勞而有功者未之有也。耕之爲事也勞擾之爲事也擾而民不舍者以始初甚勞終必利也

通有第三

大夫曰、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溫軹、音止韓之滎陽、齊之臨淄、楚之宛丘、鄭之陽翟、二周之三川、富冠去聲海內、皆爲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去聲其地者也。居五諸侯之衢、跨街衝之路也。故物豐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富在術數、不在勞身。利在勢居、不在力耕也。貨殖傳曰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

（術市門北言末業貧者之資也）

文學曰荊揚南有桂林之饒內有江湖之利左陵陽之金右蜀漢之材伐木而樹穀燔萊而播粟火耕而水耨地廣而饒材然後呰窳偷生（呰音紫弱也窳音庾病也徐廣曰呰窳苟且墮頹之謂也）好衣甘食雖白屋草廬歌謳鼓琴日給月單（通作殫盡也竭也）朝歌暮戚趙中山帶（連屬也）大河纂（集也）四通神衢當天下之蹊商賈錯於路諸侯交於道然民淫好（去聲）末侈靡而不務本田疇不修男女矜飾家無斗筲鳴琴在室是以楚趙之民均貧而寡富宋衛韓

業好本稼穡編戶齊民無不家衍人給顏師古曰編戶列名籍爲庶人也如淳曰齊等也無有貴賤謂之齊民故利在自惜不在勢居街衢富在儉力趣時不在歲司羽鳩也左傳曰魯昭公十七年秋郯子來朝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而鳥名曰鳳鳥氏元鳥氏青鳥氏丹鳥氏祝鳩氏鴡鳩氏鳲鳩氏爽鳩氏鶻鳩氏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

大夫曰五行東方木而丹章有金銅之山南方火而交趾有大海之川西方金而蜀隴有名材之林北方水而幽都有積沙之地此天地所以均有無

而通萬物也今吳越之竹隋唐之材不可勝音升用

而曹衛梁宋采棺轉尸江湖之魚萊黃之鮐音台不可勝食而鄒魯周韓藜藿蔬食天下之利無不澹而山海之貨無不富也然百姓匱乏財用不足多寡不調而天下財不散也

文學曰古者采椽不斲音卓茅屋不翦衣去聲布褐飯上聲土硎鑄金爲鉏音鋤埏音言埴音植爲器工不造奇巧世不寶不可衣食之物各安其居樂其俗甘其食便其器是以遠方之物不交而昆山之玉不至今世俗壞而

競於淫靡。女極纖微。工極技巧。雕素樸而尚珍怪。鑽山石而求金銀。沒深淵求珠璣。設機陷求犀象。張網羅求翡翠。求蠻貊之物以眩中國。眩亂也徙邛渠容切筰音作之貨。致之東海。交萬里之財。曠日費功。無益於用。是以褐衣匹婦、勞罷音疲力屈。而衣食不足也。故王者禁溢利、節漏費、溢利禁則反本。漏費節則民用給。是以生無乏資。死無轉尸也。轉棄也

大夫曰。古者宮室有度。輿服以庸、采椽茅茨、非先王之制也、君子節奢刺儉、儉則固、昔季文子相魯、

妻不衣去聲帛、馬不秣粟、孔子曰、不可大儉極下、此蟋蟀所爲作也。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管子曰不飾公室。則材木不可勝用。不充庖廚則禽獸不損其壽。無味利則本業所出。無黼黻則女紅不施。故工商梓匠。邦國之用、器械之備也。自古有之、非獨於此、弦高飯上聲牛於周、五羖賃車入秦、公輸子以規矩、歐冶以鎔鑄、語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農商交易、以利本末、山居澤處、蓬蒿墝音敲埆音慤財物流通、有以均之、是以多者不獨衍、少者不獨饉、若各

若其虛、食其食則是橘柚不鬻。音祝賣也朐音劬鹵音魯之

鹽不出。旃罽不市。而吳唐之材不用也。

文學曰、孟子云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蠶麻以時、布帛不可勝衣也斧斤以時入材木不可勝用佃漁以時、魚肉不可勝食若則飾宮室、增臺榭、梓匠斲音卓爲小、以圓爲方上成雲氣下成山林則材木不足用也。男子去本爲末、雕文刻鏤、音陋以象禽獸窮物究變。則穀不足食也。婦女飾微治細以成文章極技盡巧。則絲布不足衣也庖宰烹殺胎卵、煎炙齊去聲和去聲

窮極五味則魚肉不足食也當今世非患禽獸不損材木不勝患僭侈之無窮也非患無旃罽橘柚患無狹廬糟糠也

鹽鐵論卷一終

次漢書事也

料木不勝悲情含怒之無窮也非忠無所商柏德無

消極正未可為因不足食也當今何非忠令探之何

鹽鐵論卷二

錯幣第四

大夫曰、交幣通施、民事不及、物有所幷也。計本量委、民有饑者、穀有所藏也。管子曰今君鑄錢立幣民通移人有百十之數而民有責子者何也財有所幷也今君躬犂墾田耕發草土得其穀矣民人之食有人若干步畝之數然而有餓餒於衢閭者何也穀有所藏也故爲人君不能散積聚調高下分并則君雖强本趣耕發草立幣而無止民猶若不足也知去聲者有百人之功、愚者不更本之事。人君不調、民有相妨之富也。此其所以或儲百年之餘、或不厭糟糠也。民大富則不可以祿

使也大强則不可以威罰也非散聚均利者不齊故人主積其食守其用調其不足禁溢羨厄利塗說文曰厄塞也然後百姓可家給人足也

文學曰古者貴德而賤利重義而輕財三王之時迭盛迭衰衰則扶之傾則定之是以夏忠殷敬周文庠序之教恭讓之禮粲然可得而觀也及其後禮義弛崩風俗滅息故自食祿之君子違於義而競於財大小相吞激轉相傾此所以或儲百年之餘或無以充虛蔽形也古之仕者不穡田者不漁抱關擊柝皆有

常秩。不得兼利盡物。如此則愚知去聲同功不相傾也。

詩云、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言不盡物也。

大夫曰、湯文繼衰、漢興乘弊、一質一文、非苟易常也、俗弊家法、非務變古也、亦所以救失扶衰也、故教與俗改、弊與世易、夏后以元貝、周人以紫石、後世或金錢刀布。物極而衰、終始之運也。故山澤無征、則君臣同利、刀幣無禁、則姦貞並行、夫臣富相侈、下專利則相傾也。

文學曰、古者市朝而無刀幣。各以其所有易無、抱布

貿絲而已。貿易財也交互之義後世即有龜貝金錢刀布之幣。交施之也。幣數音朔變而民滋僞。司馬貞曰古者寶龜貨貝食貨志有十朋五貝皆用爲貨貝各有多少兩貝爲朋故直二百一十六元龜十朋故直二千一百六十已下各有差也錢本名泉言貨之流如泉也故周有泉府之官刀者錢也食貨志有契刀錯刀契刀長二寸直五百錯刀以黃金錯直五千其形如刀故曰刀以其利於人也布泉者言貨流布故周禮有三夫之布食貨志貨布長二寸五分首長八分足枝長八分布者布於民間也夫救僞以質坊失以禮。湯文繼衰革法易化而殷周道興。漢初乘弊而不改易。畜利變幣欲以反本。是猶以煎止燔以火止沸也。上好禮則民闇飾。上好貨則下死利也。

大夫曰、文帝之時、縱民得鑄錢冶鐵煮鹽、吳王擅鄣海澤、鄧通專西山、山東奸猾、咸聚吳國、秦雍漢蜀因鄧氏、吳鄧錢布天下、故有鑄錢之禁、禁禦之法立而奸偽息、奸偽息則民不期於妄得而各務其職、不反本何為、故統一則民不二也、幣由上則下不疑也。

文學曰、往古幣衆財通而民樂。其後稍去舊幣。更行白金龜龍。民多巧新幣。幣數易而民益疑。食貨志曰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卽多銅山而鑄錢民益盜鑄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因有司言又造銀錫

白金以爲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龍文直三千其二馬文直五百其三龜文直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重如其文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犯者不可勝數於是廢天下諸錢而專命水衡三官作吏近侵利或不中式故有薄厚輕重農人不習物類比之信故疑新不知姦真商賈音古以美貿音茂惡以半易倍買則失實賣則失理其疑惑滋益甚夫鑄僞金錢以有法而錢之善惡無增損於政擇錢則物稽滯而用人尤被其苦春秋曰算不及蠻夷則不行故王者外不鄣海澤以便民用內不禁刀幣以通民施

禁耕第五

大夫曰家人有寶器尚函匣(一作匱)而藏之況人主之山海乎夫權利之處必在深山窮澤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朐(音劬)邴(音丙)人君有吳王皆鹽鐵初議也吳王專山澤之饒薄賦其民賑澹窮小以成私威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貨殖傳曰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邴氏也或曰以與富于臨朐故曰朐邴吳王即濞以鑄錢煑海國用益饒稱疾不朝陰懷逆謀)夫不蚤絕其源而憂其末若決呂梁沛然其所傷

必多矣。太公曰、一家害百家、百家害諸侯、諸侯害天下、王法禁之。今放民於權利、罷鹽鐵以資暴強、遂其貪心、衆邪羣聚、私門成黨、則強禦日以不制、而并兼之徒姦形成也。

文學曰、民人藏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內、故民人以垣墻爲藏閉、天子以海內爲匣匱。天子適諸侯、升自阼階、諸侯納管鍵、音健戶鑰曰鍵執策而聽命、示莫爲主也。是以王者不畜聚、下藏於民、遠浮利、務民之義。義禮立、則民化上。若是、雖湯武生存於世、無所容

其慮工商之事歐治之任何姦之能成三桓專魯六卿分晉不以鹽鐵故權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家在蕭墻而不在朐邴也

大夫曰山海有禁而民不傾貴賤有平而民不疑縣官設衡立準人從所欲雖使五尺童子適市莫之能欺今罷去之則豪民擅其用而專其利決市閭巷高下在口吻（音刎）貴賤無常端坐而民豪是以養强抑弱而藏於蹠也强養弱抑則齊民消若衆穢之盛而害五穀一家害百家不在朐邴如何也

文學曰山海者財用之寶也鐵器者農夫之死生也死生用則仇讐滅仇讐滅則田野闢田野闢則五穀熟而寶路開寶路開則百姓澹而民用給民用給則國富國富而教之以禮則行道有讓而工商不相豫人懷敦樸以自相接而莫相利夫秦楚燕齊土力不同剛柔異勢巨小之用居局之宜黨殊俗易各有所便縣官籠而一之則鐵器失其宜而農民失其便器用不便則農夫罷音疲於野而草萊不辟草萊不辟則民困乏故鹽冶之處大校皆依山川近鐵炭其勢咸

道而作劇郡中踐更者多不勘責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有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爲之一月一更是爲卒更貧者欲得顧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顧之月二千是爲踐更也律說卒踐更者居縣中五月乃更也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取庸代

縣邑或以戶口賦鐵而賤平其準良家以道次發僦音就賃也運鹽鐵煩費邑或以戶百姓病苦之愚竊見一

官之傷千里未都其在胸脅也

復古第六

大夫曰故扇水都尉彭祖寧歸言鹽鐵令品令品

甚明卒徒衣食縣官作鑄鐵器給用甚衆無妨於

民而吏或不良禁令不行故民頻苦之今意總一鹽鐵非獨爲（去聲）利入也將以建本抑末離（去聲）朋黨禁淫侈絕并兼之路也古者名山大澤不以封爲（去聲）下之專利也山海之利廣澤之畜天下之藏（去聲）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司農以佐助百姓浮食豪民好欲擅山海之貨以致富業役利細民故沮事議者衆鐵器兵刃天下之大用也非衆庶所宜事也往者豪強大家得管山海之利採鐵石鼓鑄煮鹽一家聚衆或至千餘人大抵盡收放

流人民也遠去鄉里棄墳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窮澤之中成姦僞之業遂朋黨之權其輕爲非亦大矣今自廣進賢之途揀擇守尉不待去鹽鐵而安民也

文學曰扇水都尉所言當時之利權一切音側之術也不可以久行而傳世此非明王所以君國子民之道也詩云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此詩人刺不通於王道而善爲權利者孝武皇帝攘九夷平百越師旅數起糧食不足故立田官置

錢入穀射官救急澹不給今陛下繼大功之勤養勞勌之民此用糜粥之時釋名曰糜煑米使糜爛粥淖於糜粥粥然也公卿宜思所以安集百姓致利除害輔明主以仁義修潤洪業之道明主即位以來六年于茲公卿無請減除不急之官省罷機利之人人權縣音懸太久民良望於上陛下宣聖德昭明光令郡國賢良文學之士乘傳去聲詣公車議五帝三王之道六藝之風冊通作策陳安危利害之分指意粲然如淳曰律四馬高足為置傳四馬中足為馳傳四馬下足為乘傳一馬二馬為軺傳急者乘一馬乘傳顏師古曰傳者若今之驛今公卿辦議未有

所定此所謂守小節而遺大體抱小利而忘大利者也

大夫曰宇宙之内鷰雀不知天地之高也坎井之鼁音蛙不知江海之大窮夫否婦不知國家之慮負荷之商不知猗頓之富先帝計外國之利料胡越之兵兵敵弱而易制用力少而功大故因勢變以主四夷地濵通作瀕近也山海以屬長城北略河外開路匈奴之鄉功未卒善文王受命伐崇作邑于豐武王繼之載尸以行破商擒紂遂成王業曹沫棄

三北之跡而復侵地管仲負當世之累而立霸功故志大者遺小用權者離俗有司思師望之計師望（師尚父太公呂望也）遂先帝之業志在絕胡貉擒單于故未遑扣扃之義而錄拘儒之論（劉向曰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

文學曰鸞雀離巢宇而有鷹隼（音筍）之憂坎井之鼃離其居而有蛇鼠之患況翱翔千仞而游四海乎其禍必大矣此李斯之所以折翼而趙高沒淵也聞文武受命伐不義以安諸侯大夫未聞弊諸夏以役夷狄

也昔秦常舉天下之力以事胡越竭天下之財以奉其用然衆不能畢而以百萬之師爲一夫之任此天下共聞也且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弊此百姓所疾苦而拘儒之所憂也

非鞅第七

大夫曰昔商君相秦也內立法度嚴刑罰飭政敎姦僞無所容外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民强器械完飾蓄積有餘是以征敵伐國攘地斥境不賦百姓而師以贍故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西

河而民不苦。鹽鐵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軍旅之費。務蓄積以備乏絕所給甚衆有益於國。無害於人。百姓何苦爾而文學何憂也

文學曰。昔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民富。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也而見其害也且利不從天來。不從地出。一取之民間。謂之百倍。此計之失者也。無異於愚人反裘而負薪。愛其毛不知其皮盡也

雜事篇曰魏文侯出游見路人反裘而負芻文侯問之對曰臣愛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裏盡而毛無所恃耶明年東陽上計錢布十倍大夫畢賀文侯曰此非所以賀我也譬無異夫路人反裘而負芻也今吾

田地不加廣士民不加衆而錢布十倍必取之士大夫也夫李梅實多者來年爲
之衰初危切新穀熟者舊穀爲之虧自天地不能兩盈
而況於人事乎故利於彼者必耗於此猶陰陽之不
並曜晝夜之有長短也商鞅峭法長音掌利秦人不聊
生相與哭孝公吳起長音掌兵攻取楚人騷動相與泣
悼王其後楚日以危秦日以弱故利蓄而怨積地廣
而禍構惡音烏在利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西河而人
不苦也今商鞅之冊任於內冊通作策吳起之兵用於外
行者勤於路居者匱於室老母號泣怨女歎息文學

雖無憂其可得也

大夫曰秦任商君國以富强其後卒并六國而成帝業及二世之時邪臣擅斷公道不行諸侯叛弛宗廟隳亡春秋曰未言介祭仲亡也夫善歌者使人續其聲善作者使人紹其功推車之蟬攫音腳古本作匱說林訓曰古之所爲不可更則推車至今無蟬匷許慎曰蟬匷車類也匷當讀如蠼負子之敎也周道之成周公之力也雖有裨諶之草創無子產之潤色有文武之規矩而無周呂之鑿枘音芮則功業不成今以趙高之亡秦而非商鞅猶以

崇虎亂殷而非伊尹也

文學曰善鑿者建周而不疲善基者致高而不蹷伊尹以堯舜之道爲殷國基子孫紹位百代不絕商鞅以重刑峭法爲秦國基故二世而奪刑既嚴峻矣又作爲相坐之法造誹謗增肉刑百姓齋栗不知所措手足也賦歛既煩數矣又外禁山澤之原內設百倍之利民無所開說容言崇利而簡義高力而尚功非不廣壤進地也然猶人之病水益水而疾深知其爲秦開帝業不知其爲秦致亡道也狐剌音郎達反之鑿雖

公輸子不能善其枘音芮畚音本土之基雖良匠不能成其高譬若秋蓬被霜遭風則零落雖有十子產如之何故扁鵲不能肉白骨微箕不能存亡國也

大夫曰言之非難行之爲難故賢者處實而效功亦非徒陳空文而已昔商君明於開塞之術假當世之權爲秦致利成業司馬貞曰案商君書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賞則政化塞其意本於嚴刑少恩也是以戰勝攻取并近滅遠乘燕趙陵齊楚諸侯斂衽西面而向風其後蒙恬征胡斥地千里踰之河北若壞朽折腐何者商君之

遺謀備飾素循也。故舉而有利，動而有功。夫音扶

積籌策國家之所以強也。故弛廢而歸之民，未覩

巨計而涉大道也。

文學曰：商鞅之開塞非不行也，蒙恬却胡千里非無功也，威震天下非不強也，諸侯隨風西面非不從也，然而皆秦之所以亡也。商鞅以權數危秦國，蒙恬以得千里亡秦社稷。此二子者，知利而不知害，知進而不知退，故果身死而衆敗。此所謂攣胸之知去聲而愚人之計也。攣手足曲也　胸脛曲也　夫何大道之有？故曰：小人先

合而後作初雖乘馬卒必泣血此之謂也易曰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言小人處非其位不可長也

大夫曰淑好之人戚施之所妬也賢知之士闒音遝茸之所惡也詩解曰戚施不能仰醜疾也李善曰闒茸猥賤也呂忱字林曰闒茸不肖也是以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夫商君起布衣自魏入秦期年而相之革法明教而秦人大治故兵動而割地兵休而國富孝公大說封之於商安之地方五百里功如丘山名傳後世世人不能為是以相與嫉其能而疵其

功也。

文學曰君子進必以道退不失義高而勿矜勞而不伐位尊而行（去聲）恭功大而理順故俗不疾其能而世不妬其業今商鞅棄道而用權廢德而任力峭法盛刑以虐戻爲俗欺舊友以爲功刑公族以立威無恩於百姓無信於諸侯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讐雖以獲功見封猶食毒肉愉飽而罹其咎也蘇秦合從連衡統理六國業非不大也桀紂與堯舜並稱至今不亡名非不長也然非者不足貴故事不苟多名不苟

傳也

大夫曰。縞素不能自分於緇墨。聖賢不能自理於亂世。是以箕子執囚。比干被刑。伍員相闔閭以伯夫差去聲不道。流而殺之。樂毅信功於燕昭。而見疑於惠王。人臣盡節以徇名。遭世主之不用。大夫種輔翼越王。爲之深謀。卒擒強吳。據有東夷。終賜屬鏤而死。驕上背恩德。聽流說。不計其功故也。豈身之罪哉。

文學曰。比干剖心。子胥鴟夷。吳越春秋曰子胥伏劍既死吳王乃取子胥之

尸盛以鴟夷之器投之江海非輕犯君以危身强諫以干名也憯怛之忠誠心動於内忠患之禍發於外志在匡君救民。故身死而不怨君子能行是不能禦非雖在刑戮之中非其罪也。是以比干死而殷人怨子胥死而吳人悲今秦怨毒商鞅之法甚於私仇故孝公卒之日舉國而攻之東西南北莫可奔走仰天而歎曰嗟乎爲政之弊至於斯極也卒車裂族夷爲天下笑斯人自殺非人殺之也。

但之思慮心[illegible]於內[illegible]之而發於外[illegible]生[illegible]西[illegible]

[illegible]技之下[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東之　[illegible]若以[illegible]以千[illegible]

鹽鐵論卷三

晁錯第八

大夫曰、春秋之法、君親無將。將而必誅。顏師古曰將謂將有其意也故臣罪莫重於弒君、子罪莫重於弒父。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學、招四方遊士、山東儒墨咸聚於江淮之間。講議集論、著書數十篇。然卒於背義謀叛逆、誅及宗族。文帝以淮南厲王長子安襲封淮南王次爲衡山王使晁錯變法易常、不用制度、迫蹙宗族、侵削諸侯。蕃臣不附、骨肉不親、吳楚積怨。斬錯東市、以慰三軍之士、

而謝諸侯，斯亦誰殺之乎。

文學曰、孔子不飲盜泉之流。曾子不入勝母之閭。名且惡之。而況爲不臣不子乎、（叢談曰邑名勝母曾子不入水名盜泉孔子不飲醜其聲也）是以孔子沐浴而朝、告之哀公、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傳曰、君子可貴可賤可刑可殺而不可使爲亂、（馬氏曰在物者有命故可貴可賤可生可殺在巳者有義故不可使爲亂也）若夫外飾其貌而內無其實。口誦其文而行不由其道。是盜同與盜而不容於君子之域。春秋不以寡犯衆。誅絕之義有所止。不兼怨惡也。故舜之誅誅鯀其舉

舉焉。夫以璵璠之玭而棄其璞。以一人之罪而兼其衆。則天下無美寶信士也。淮南子曰夏后之璜不能無考明月之珠不能無纇鼂生言諸侯之地大富則驕奢。急即合從。故因吳之過而削之會稽。因楚之罪而奪之東海。所以均輕重分其權而爲萬世慮也。弦高誕於秦而信於鄭。秦穆公與兵襲鄭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將西販牛道過秦師於周鄭之間乃矯鄭伯之命犒以十二牛賓秦師而郤之以存鄭國鼂生忠於漢而讎於諸侯。鼂錯患諸侯强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人臣各死其主。爲其國用。此解揚之所以厚於晉而薄於荊也。奉使篇曰楚莊王舉兵伐宋宋告急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宗諫曰天方

閒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往命宋毋降道過鄭鄭新與楚親乃執解揚而獻之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要解揚乃許於是楚乘揚以樓車令呼宋使降遂倍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悉國兵以救宋宋雖急愼毋降楚晉兵今至矣楚莊王大怒將烹之解揚曰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受吾君命以出雖死無二王曰汝之許我已而倍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死以許王欲以成吾君命臣不恨也

刺權第九

大夫曰今夫越之具區楚之雲夢宋之鉅野齊之孟諸有國之富而伯王之資也人主統而一之則一強不禁則亡齊以其腸胃予人家強而不制枝大

而折榦以專巨海之富而擅魚鹽之利也勢足以使衆恩足以卹下是以齊國內倍而外附權移於臣政墜於家公室卑而田宗強轉轂游海者蓋三千乘失之於本而末不可救齊世家曰田釐子乞事齊景公爲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強民思田氏齊國之政其卒歸於田氏今山川海澤之原非獨雲夢孟諸也鼓金煑鹽其勢必深居幽谷而人民所罕至姦猾交通山海之際恐生大姦乘利驕溢敦樸滋僞則人之貲本者寡大農鹽鐵丞孔僅等上請

願募民自給費。因縣官器煮鹽予用以杜浮僞之路。由此觀之、令意所禁微。有司之慮亦遠矣。

文學曰、有司之慮遠而權家之利近。令意所禁微而僭者之道著。自利害之設。三業之起。貴人之家雲行於塗。如淳曰如雲而行言其衆多也 轂擊於道。顔師古曰轂擊言車乘交馳其轂相擊也 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澤。擅官市。非特巨海魚鹽也。執國家之柄以行海內。非特田常之勢陪臣之權也。威重於六卿。富累於陶衞。魏冉封陶商鞅姓衞 輿服僭於王公。宮室溢於制度。并兼列宅。隔絕閭巷。閣道錯連足以游

觀。鑿池曲道足以騁騖。臨淵釣魚。放犬走兔。隆豺鼎力。蹋音達鞠鬬鷄。蹋鞠以革爲圓囊實以毛髮蹵蹋爲戲中山素女撫流徵音紙於堂上。鳴鼓巴歈音俞作於堂下。宋玉曰歌於郢中者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和者止數人其曲彌高其和彌寡西域傳云巴歈二州名其人善舞婦女被羅紈。婢妾衣絺紵。子孫連車列騎。田獵出入。畢弋捷健。是以耕者釋耒而不勤。百姓氷釋而解音懈怠。何者、巳爲之而彼取之。僭侈相効。上升而不息。此百姓所以滋僞而罕歸本也。

大夫曰、官尊者祿厚。本美者枝茂。故文王德而子

孫封。周公相而伯禽富。水廣者魚大。父尊者子貴。傳曰。河海潤千里。盛德及四海。況之妻子乎。故夫貴於朝。妻貴於室。富曰苟美。古之道也。孟子曰、王子與人同。而如彼者。居使然也。居編戸之列。而望卿相之子孫。是以跛音避夫之欲及樓季也。許慎曰樓季魏文侯之弟無錢而欲千金之寶。不亦虛望哉。

文學曰、禹稷自布衣。思天下有不得其所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故起而佐堯。平治水土。教民稼穡。其自任天下如此。其重也。豈云食祿以養其妻子而已乎。

夫食萬人之力者。蒙其憂。任其勞。韓信曰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一人失職。一官不治。皆公卿之罪也。故君子之仕。行其義。非樂其勢也。受祿以潤賢。非私其利。見賢不隱。食祿不專。此公叔之所以爲文。魏成子所以爲賢也。魏世家曰魏成子以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翟璜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故周德成而後封子孫。不以爲黨。周公功成而後受封。天下不以爲貪。今則不然。親戚相推。朋黨相舉。父尊於位。子溢於內。夫貴於朝。妻謁行於外。無周公之德。而有其富。無

管仲之功而有其侈。故編戶跛夫而望疾步也。

刺復第十

大夫乃爲色矜而心不懌。曰、但居者不知負戴之勞。從旁議者與當局者異憂。方今爲天下腹居郡諸侯並臻。中外未然。心憧憧音冲若涉大川遭風而未薄。通作泊是以夙夜思念國家之用寢而忘寐飢而忘食。計數不離於前。萬事簡閱於心。丞史器小不足與謀。獨鬱大道。思覩文學。若俟周召而望子周召周公旦召公奭也高子莊子曰伯成子高者高唐虞之時至禹去而耕禹往趨而問之子高曰

昔堯治天下至公無私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而不勸罰而不威德自此衰刑自此作夫子盍行乎無落吾事御史按事郡國察廉舉賢才歲不乏也。今賢良文學臻者六十餘人。懷六藝之術騁意極論。宜若開光發蒙信往而乖於今道古而不合於世務意者不足以知士也將多飾文誣能以亂實耶何賢士之難覩也自千乘兒寬以治尚書位冠九卿兒寬千乘人也及所聞覩選舉之士擢升贊憲甚顯然未見絕倫比而為縣官興滯立功也

文學曰輸子之制材本也正其規矩而鑿枘音芮調飾

曠之諧五音也正其六律而宮商調當世之工匠不
能調其鑿枘則改規矩不能協聲音則變舊律是以
鑿枘刺（音郎達反）戾而不合聲音泛越而不和夫舉規矩
而知宜吹律而知變上也因循而不作以俟其人次
也是以曹丞相日飲醇酒兒大夫閉口不言（曹參兒寬也）
故治大者不可以煩煩則亂治小者不可怠怠則廢
春秋曰其政恢卓恢卓可以為卿相其政察察察察
可以為匹夫夫綱維不張禮義不行公卿之憂也案
上之文期會之事丞史之任也尚書曰俊乂在官百

僚師師百工惟時庶尹允諧言官得其人人任其事
故官治而不亂事起而不廢士守其職大夫理其位
公卿總要執凡而已故任能者責成而不勞任己者
事廢而無功桓公之於管仲耳而目之故君子勞於
求賢逸於用人豈云殆哉昔周公之相也謙卑而不
鄰以勞天下之士是以俊乂滿朝賢知充門孔子無
爵位以布衣從才士七十有餘人皆諸侯卿相之人
也況處三公之尊以養天下之士哉今以公卿之上
位爵祿之美而不能致士則未有進賢之道堯之舉

舜也賓而妻之桓公舉管仲也賓而師之以天子而妻匹夫可謂親賢矣以諸侯而師匹夫可謂敬賓矣是以賢者從之若流歸之不疑今當世在位者既無燕昭之下士鹿鳴之樂賢而行臧文子椒之意蔽賢妬能自高其知去聲訾音紫人之才足己而不問卑士而不友以位尚賢以祿驕士而求士之用亦難矣

大夫繆然不言蓋賢良長歎息焉御史進曰太公相文武以王天下管仲相桓公以伯諸侯故賢者得位猶龍得水騰蛇遊霧也公孫丞相以春秋說

音稅先帝遽郎三公處周召之列據萬里之勢爲天
下準繩衣不重彩食不兼味以先天下而無益於
治博士褚泰徐偃等承明詔建節馳傳去聲巡省郡
國舉孝廉勸元元而流俗不改招舉賢良方正文
學之士超遷官爵或至卿大夫非特燕昭之薦士
文王之廣賢也然而未覩功業所成殆非龍虵之
才而鹿鳴之所樂賢也
文學曰氷炭不同器日月不並明當公孫宏之時人
主方設謀垂意於四夷故權譎之謀進荊楚之士用

將帥或至封侯食邑。而勉獲者咸蒙厚賞。是以奮擊之士由此興。其後干戈不休。軍旅相望。甲士糜弊。縣官用不足。故設險興利之臣起。磻溪熊熊之士隱。逕淮造渠以通漕運。東郭偃孔僅建鹽鐵冊通作策諸利。富者買爵販官。免刑除罪。公用彌多。而爲者徇私。上下無求。百姓不堪。抗弊而從法。故憯音慘急之臣進。而見知廢格音閣之法起。張晏曰見知謂吏見知不舉故爲放縱以其罪罪之也如淳曰廢格謂廢格天子文法使不行也杜周減宣之屬以峻文決理。貴而王溫舒之徒以鷹隼擊殺顯。平準書曰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貴用事減宣杜

湯等爲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刻深爲九卿酷吏傳云以鷹擊毛摯爲治其欲據仁義以道事君者寡偷合取容者衆獨以一公孫宏如之何

論儒第十一

御史曰文學祖述仲尼稱誦其德以爲自古及今未之有也然孔子修道齊魯之閒教化洙泗之上弟子不爲變當世不爲治魯國之削滋甚齊宣王褒儒尊學孟軻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祿不任職而論國事蓋齊稷下先生千有餘人劉向別錄曰齊有稷

門城門也談說之士期會於稷下也虞喜曰齊有稷山立館其下以待游士也當此之時、非一公孫宏也。弱燕攻齊、長驅至臨淄、湣音敏王遁逃死於莒而不能救、王建禽通作擒於秦、與之俱虜而不能存、若此儒者之安國尊君、未始有効也。

文學曰、無鞭策、雖造父不能調駟馬。無勢位、雖舜禹不能治萬民。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故軺車良馬無以馳之。釋名曰軺遥也遥也四向遠望之車也古本作軺車聖德仁義無所施之。齊宣之時、不顯賢進士、國家富强、威行敵國、及湣王奮二世之餘烈、南舉楚淮、北并巨

宋苞十二國、西摧三晉、卻強秦、五國賓從、鄒魯之君、泗上諸侯皆入臣、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諸侯諫不從、各分散、愼到捷子亡去、田駢如薛、而孫卿適楚、内無良臣、故諸侯合謀而伐之。王建聽流說、信反間、用后勝之計、不與諸侯從親。以亡國爲秦所禽、不亦宜乎。

御史曰、伊尹以割烹事湯、百里以飯上聲牛要平聲穆公、始爲苟合、信然、與之伯王、去聲何言不從、何道不行、故商君以王道說孝公不用、即以强國之道、卒以就功、鄒子以儒術干世主不用、即以變化始終

之論卒以顯名孟子傳曰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故馬效千里不必胡代士貴成功不貴文辭呂氏春秋曰良劍期乎能斷不期乎鏌鋣良馬期乎千里不期乎驥驁孟軻守舊術不知世務故困於梁宋孔子能方不能圓故饑於黎丘今晚世之儒勤德時有乏匱言以為非因此不行自周室以來千有餘歲獨有文武成康如言必參一焉取所不能及而稱之猶躄音璧者能言遠不能行也聖人異塗同歸或行或止其趣一也商君雖革法改教志存於強國利民鄉

子之作變化之術。亦歸於仁義祭仲自貶損以行權時也。公羊傳曰古者鄭國處於留先鄭伯有善乎鄶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於留塗出於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古人之有權者祭仲是也。故小枉大直君子爲之。今硜硜然守一道引尾生之意即晉文之譎諸侯以尊周室不足道。而管仲蒙恥辱以存亡不足稱也。

文學曰伊尹之於湯知聖主也百里之歸秦知明君

也。二君之能知伯王。其冊素形於巳。非晴而以寘實次事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如何其尚合而以成伯王也。君子執德秉義而行。故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也、寧窮餓居於陋巷。安能變巳而從俗也。闔廬殺僚、公子札去而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魯公殺子赤、叔肸退而隱處、不食其祿、虧義得尊。枉道取容。効死不爲也。聞正道而行。釋事而退。未聞枉道以求容也。

御史曰、論語云、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
有是言而行、不足從也、季氏爲無道逐其君奪其
政、而冉求仲由臣焉、禮男女不授受、不交爵、孔子
適衛、因嬖臣彌子瑕以見衛夫人、子路不說、子瑕
佞臣也。夫子因之非正也。男女不交。孔子見南子
非禮也。禮義由孔氏出、且貶道以求容惡在其釋
事而退也。
文學曰、天下不平。庶國不寧。明王之憂也。上無天子。
下無方伯。天下煩亂。賢聖之憂也。是以堯憂洪水。伊

尹憂民。管仲束縛。孔子周流。憂百姓之禍、而欲安其危也。是以負鼎俎囚拘匍匐以救之。故追亡者趨。拯溺者濡。今民陷溝壑。雖欲無濡。豈得已哉。御史默不對、

憂邊第十二

大夫曰。文學言天下不平、庶國不寧、明王之憂也、故王者之於天下、猶一室之中也。有一人不得其所。則謂之不樂。故民流沈溺而不救。非惠君也。國家有難而不憂。非忠臣也。夫守節死難者。人臣之

職也。衣食饑寒者，慈父之道也。今子弟遠勞於外，人主為之夙夜不寧，羣臣盡力畢議，冊滋國用，故少府丞令請建酒榷，以贍邊，給戰士，拯救民於難也。為人父兄者，豈可以已乎。內省衣食以恤在外者，猶未足。今又欲罷諸用，減奉邊之費，未可為慈父賢兄也。

文學曰：周之季末，天子微弱，諸侯力政，故國君不安，謀臣奔馳。何者？敵國衆而社稷危也。今九州同域，天下一統，陛下優游巖廊，覽羣臣極言，至內論雜頌，外

鳴和鸞。純德粲然。並於唐虞。功烈流於子孫。夫蠻貊之人。不食之地。何足以煩慮。而有戰國之憂哉。若陛下不棄。加之以德。施之以惠。北夷必內向款塞。自至然後以為胡制於外臣。即匈奴沒齒不食其所用矣。

大夫曰。聖主思念中國之未寧。北邊之未安。故使廷尉評（古本作平）等。問人間所疾苦。拯恤貧賤。周贍不足。（漢武紀曰始元二年閏九月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國舉賢良問民所疾苦冤失職者）君臣所宜。明王之德。安宇內者。未得其紀。故問諸生。諸生議不干天。則入淵。（修務訓曰所為言者齊於眾而同於俗今）

不稱九天之頂則言黃泉之底是兩端之本議何可以公論乎乃欲以閭里之治而況國家之大事亦不幾矣發於畎畝出於窮巷不知氷水之寒若醉而新蘇殊不足與言也

文學曰夫欲安民富國之道在於反本本立而道生順天之理因地之利即不勞而功成夫不修其源而事其流無本以統之雖竭精神盡思慮無益於治欲安之適足以危之欲救之適足以敗之夫治亂之端在於本末而已不至勞其心而道可得也。述本篇曰本不正者末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孔子曰不通於論者難於言治道不同

者不相與謀。今公卿意有所倚。故文學之言不可用也。

大夫曰。吾聞爲人臣者盡忠以順職。爲人子者致孝以承業。君有非。則臣覆蓋之。父有非。則子匿逃之。故君薨臣不變君之政。父沒則子不改父之道也。春秋譏毀泉臺。爲其隳先祖之所爲。而揚君父之惡也。春秋曰夫人姜氏薨毀泉臺公羊傳曰泉臺者何郎臺也郎臺則曷爲謂之泉臺未成爲郎臺既成爲泉臺毀泉臺何以書譏也何譏爾築之譏毀之譏先祖爲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今鹽鐵均輸所從來久矣。而欲罷之。得無害先

帝之功而妨聖主之德乎有司倘於忠孝之路是道殊而不同於文學之謀也

文學曰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世而制趙武靈王曰古今異利遠近異用陰陽不同道四時不一宜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故聖人上賢不離古順俗而不偏宜魯定公序昭穆順祖禰音米昭公廢卿士以省事節用不可謂變祖之所爲而改父之道也二世充大阿房以崇緒趙高累秦法以廣威而未可謂忠臣孝子也

鹽鐵論卷四

園池第十三

大夫曰諸侯以國爲家其憂在內天子以八極爲境其慮在外故宇小者用菲功巨者用大是以縣官開園池總山海致利以助貢賦修溝渠立諸農廣田牧盛苑囿太僕水衡少府大農歲課諸入田牧之利池籞音御之假說文曰籞禁苑也顏師古曰池籞謂於水邊作小屋落障魚鳥籞者禁苑之遮衛也本御幸者假與貧民及北邊置任田官以澹諸用猶不足今欲罷之絕其原杜其流上下俱殫困

乏之應也雖好省事節用如之何其可也

文學曰古者制地足以養民民足以承其上千乘之國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各充其求贍其欲秦兼萬國之地有四海之富而意不贍非宇小而用菲者欲多而下不堪其求也語曰廚有腐肉國有饑民廐有肥馬路有餧音餒人今狗馬之養蟲獸之食豈特腐肉秣馬之費哉無用之官不急之作服淫侈之變無功而衣食縣官者衆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乏也今不減除其本而欲贍其末設機利造田畜與百姓爭薦草

與商賈爭市利非所以明主德而相國家也夫男耕女織天下之大業也故古者分地而處之利田畝而事之是以業無不食之地國無乏作之民今縣官之多張苑囿公田池澤公家有鄣假之名而利歸權家三輔迫近於山河（三輔黃圖曰三輔者謂主爵中尉及左右內史漢武帝改曰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共治長安城中是為三輔）地狹人衆四方並臻粟米薪菜不能相贍公田轉假桑榆菜菓不殖地力不盡愚以為非先帝之開苑囿池籞可賦歸之於民縣官租稅而已假稅殊名其實一也夫如是匹夫之力盡於南

畆匹婦之力盡於麻枲音徙田野辟音闢麻枲治則上下俱衍何困乏之有矣大夫黙然視其丞相御史

輕重第十四

御史進曰昔太公封於營丘辟草萊而居焉地薄人少於是通利末之道極女紅音工之巧是以鄰國交於齊財畜貨殖世為彊國管仲相桓公襲先君之業行輕重之變南服彊楚而伯諸侯今大夫各修太公桓管之術總一鹽鐵通山川之利而萬物殖是以縣官用饒足民不困乏本末並利上下俱

足此籌計之所致非獨耕桑農業也。文學曰、禮義者國之基也、而權利者政之殘也。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伊尹太公以百里興其君。齊桓公以千乘之齊、而不能至於王、其所務非也。故功名隳壞而道不濟。當此之時、諸侯莫能以德、而爭於姦私、故以權相傾。今天下合爲一家。利末惡音汚欲行淫巧惡欲施。大夫君以心計冊國用。食貨志曰桑宏羊以心計顏師古曰心計不用籌算也構諸侯。參以酒權咸陽孔僅增以鹽鐵江充耕谷之等各以鋒銳言利末之事析秋毫。可謂

無閒音諫矣。非特管仲設九府徼音叫山海也。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領鹽鐵事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產累千金顏師古曰周官太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謂之九府皆掌財幣之官也。然而國家衰耗。城郭空虛。故非崇仁義無以化民。非力本農無以富邦也。

御史曰。水有猵音篇獺而池魚勞。國有強禦而齊民消。故茂林之下無豐草。大塊之間無美苗。記曰高山浚源不出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夫理國之道。除穢鉏音鋤豪。然後百姓均平。各安其宇。張廷尉論定律令。明法以繩天下。誅姦猾。絕并兼之徒。而強不凌弱。衆不暴寡。大

夫君運籌冊建國用籠天下鹽鐵諸利以排富商
大賈買官贖罪損有餘補不足以齊黎民是以兵
革東西征伐賦斂不增而用足夫損益之事賢者
所覩非衆人之所知也
文學曰扁鵲撫息脉而知疾所由生陽氣盛則損之
而調陰寒氣盛則損之而調陽是以氣脉調和而邪
氣無所留矣夫拙醫不知脉理之腠血氣之分妄刺
而無益於疾傷肌膚而已矣今欲損有餘補不足富
者益富貧者益貧矣嚴法任刑欲以禁暴止姦而姦

擿不止、意者非扁鵲之用鍼石。故衆人未得其職也。

御史曰、周之建國也、蓋千八百諸侯、其後強吞弱、大兼小、并爲六國、六國連兵結難數百年、內拒敵國、外攘四夷、由此觀之、兵甲不休、戰伐不乏、軍旅外奉、倉庫內實、今以天下之富。海內之財、百郡之貢、非特齊楚之畜。趙魏之庫也、計委量入、雖急用之。宜無乏絕之時、顧大農等以術體躬稼、則后稷之烈。軍四出而用不繼。非天之財少也、用鍼石調均有無、補不足、亦非也。上大夫君與治粟都尉管

領大農事灸刺稽滯開利百脉是以萬物流通而縣官富實當此之時四方征暴亂車甲之費克獲之賞皆澹大司農此皆扁鵲之力而鹽鐵之福也

文學曰邊郡山居谷處陰陽不和寒凍裂地衝風飄鹵沙石凝積地勢無所宜中國天地之中陰陽之際也日月經其南斗極出其北含衆和之氣產育庶物今去而侵邊多斥不毛寒苦之地是猶棄江皐河濱而田於嶺坂（音反）菹澤也轉倉廩之委飛府庫之財以給邊民中國困於繇（音遙）役邊民苦於戍（音絮）禦力耕不

便植羅無桑麻之利仰中國絲絮而後衣之皮裘蒙毛曾不足蓋形夏不失複音復重衣也冬不離窟苦骨切土室也父子夫婦內藏於專室土圜之中中外空虛扁鵲何力而鹽鐵何福也

未通第十五

御史曰內郡人衆水泉薦草不能相澹地勢溫濕不宜牛馬民蹠音隻耒而耕負檐而行勞罷音疲而寡功是以百姓貧苦而衣食不足老弱負輅於路而列卿大夫或乘牛車孝武皇帝平百越以為園圃

却羌胡以爲苑囿是以珍怪異物充於後宮駒駼駃騠實於外廐（駒駼馬類也生北海駃騠俊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匹夫莫不乘堅良而民間厭橘柚由此觀之邊郡之利亦饒矣而曰何福之有未通於計也

文學曰禹平水土定九州四方各以土地所生貢獻足以充宮室供人主之欲膏壤萬里山川之利足以富百姓不待蠻貊之地遠方之物而用足往者未伐胡越之時繇賦省而民富足溫衣飽食藏新食陳布帛充用牛馬成羣農夫以馬耕載而民莫不騎乘當

此之時。却走馬以糞。老子德經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許愼曰却止也糞田也止馬不以走但以田行至德之教也其後師旅數發。戎馬不足。牸牝牸音字入陣。牸牝牛也凡獸有子曰牸牝畜母也故駒犢生於戰地。六畜不育於家。五穀不殖於野。民不足於糟糠。何橘柚之所厭

傳曰。大軍之後。累世不復。老子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方今郡國田野有隴而不墾。城郭有宇而不實。邊郡何饒之有乎。

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爲畝。民井田而耕。什而籍一。義先公而後已。民臣之職也。先帝哀憐百姓之

愁苦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率三十而稅一惰民不務田作饑寒及已固其理也其不耕而欲播不種而欲獲鹽鐵又何過乎

文學曰什一而籍民之力也豐耗美惡與民共之民饉已不獨衍民衍已不獨饉故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田雖三十而以頃畝出稅樂歲粒米狼戾而寡取之凶年饑饉而必求足加之以口賦更繇之役率一人之作中分其功農夫悉其所得或假貸而益之是以百姓疾耕力作而饑寒遂及已也築城者先厚

其基而求其高畜民者先厚其業而後求其贍論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乎

御史曰古者諸侯爭強戰國並起甲兵不休民曠於田疇什一而籍不違其職今賴陛下神靈甲兵不動久矣然則民不齊出於南畝以口率被墾田而不足空倉廩而賑貧乏侵益日甚是以愈惰而仰利縣官也爲斯君者亦病矣反以身勞民民猶背恩棄義而遠流亡避匿上公之事民相倣傚田地日蕪租賦不入抵扞縣官君雖欲足誰與之足

乎。

文學曰樹木數音朔徙則殘音殘蟲獸徙居則壞故代馬依北風飛鳥翔故巢其不衷其生韓嬰曰詩云代馬依北風飛鳥棲故巢皆不忘本之謂也由此觀之民非利避上公之事而樂流亡也往者軍陣數起用度不足以貲徵賦常取給見民田家又被其勞故不齊出於南畝也大抵逋流皆在大家吏正畏憚不敢篤責刻急細民細民不堪流亡遠去中家為之色出後亡者為先亡者服事錄民數創音瘡於惡吏故相去尤甚而就少愈多傳曰政寬者

民死之政急者父子離。是以田地日荒城郭空虛夫牧民之道除其所疾適其所安安而不擾使而不勞是以百姓勸業而樂公賦若此則君無賑於民民無利於上。上下交讓而頌聲作故取而民不厭役而民不苦靈臺之詩非或使之民自爲之若斯則君何不足之有乎。(修文篇曰積恩爲愛積愛爲仁積仁爲靈靈臺之所以爲靈者積仁也)

御史曰古者十五入太學與(去聲)小役二十冠(去聲)而成人與戎事五十以上血脈溢剛曰艾壯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故商師若荼周師若烏(荼若荼 [illegible])

烏也白項而羣飛者也今陛下哀憐百姓。寬力役之政二十三始賦。五十六而免所以輔耆壯而息老艾也。丁者治其田里、老者修其塘園、儉力趨時、無饑寒之患。不治其家而訟縣官亦悖矣。

文學曰、十九年已下爲殤、音傷未成人也。二十而冠、去聲三十而娶、可以從戎事、五十已上曰艾老、杖於鄉不從力役。所以扶不足而息高年也。鄉飲酒之禮、耆老異饌、所以優耆耄而明養老也。鄉飲酒義曰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

故老者非肉不飽、非帛不煖、非杖不行、今五十已上至六十、與子孫服輓輸、並給徭役、非養老之意也。古有大喪者、君三年不呼其門、通其孝道、遂其哀戚之心也、君子之所重而自盡者、其惟親之喪乎。周公抱成王聽天下、恩塞海內、澤被四表、矧惟南面、含仁保德、靡不得其所、詩云、夙夜基命宥密、陛下富於春秋、委任大臣、公卿輔政、政敎未均、故庶人議也。御史默不答也、

地廣第十六

大夫曰王者包含幷覆普愛無私不爲近重施不爲遠遺恩今俱是民也俱是臣也安危勞佚不齊獨不當調耶不念彼而獨計此斯亦好議矣緣邊之民處寒苦之地距强胡之難烽燧一動有沒身之累故邊民百戰而中國恬臥者以邊郡爲蔽扞也詩云莫非王事而我獨勞刺不均也是以聖王懐四方獨苦興師推却胡越遠寇國安災散中國肥饒之餘以調邊境邊境强則中國安中國安則晏然無事何求而不得也

文學曰、古者天子之立於天下之中、縣內方不過千里、諸侯列國不及不食之地、禹貢至於五千里、民各供其君、諸侯各保其國、是以百姓均調、而繇役不勞也、今推胡越數千里、道路迥遠、士卒勞罷、（音疲）故邊民有刎頸之禍、而中國有死亡之患、此百姓所以囂囂而不默也。（詩云讒口囂囂）夫治國之道、由中及外、自近者始、近者親附、然後來遠、百姓內足、然後卹外、故羣臣論或欲田輪臺。明主不許、以為先救近務、及時本業也、故下詔曰、當今之務、在於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

鄉宜承意請減除不任以佐百姓之急。今中國弊落不憂。務在邊境意者地廣而不耕多種而不耨費力而無功。詩云、無田甫田、維莠驕驕、其斯之謂歟、

大夫曰、湯武之伐、非好用兵也、周宣王辟（音闢）國千里、非貪侵也、所以除寇賊而安百姓也。故無功之師君子不行。無用之地。聖王不貪先帝舉湯武之師、定三垂之難、一面而制敵、匈奴遁逃、因河山以爲防故去沙石鹹鹵不食之地故割什（音十）辟（音僻）之、縣。棄造陽之地以與胡省曲塞。（音賽）據河險守要害、

以寬繇役保士民。匈奴傳曰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爲固漢亦棄上谷之什辟縣造陽地以與胡顏師古曰斗絶也縣之斗曲入匈奴界者其中造陽地也由此觀之、聖主用心非務廣地以勞衆而已矣。

文學曰、秦之用兵。可謂極矣。蒙恬斥境。可謂遠矣。今踰蒙恬之塞。立郡縣寇虜之地。地彌遠而民滋勞。朔方以西。長安以北。新郡之功。外城之費。不可勝計。非徒是也。司馬唐蒙鑿西南夷之塗。巴蜀弊於邛筰。邛音卭筰音作橫海征南夷。樓船戍東越。荊楚罷音波於甌駱。左將伐朝鮮。開臨洮。洮音洮燕齊困於穢貉。張騫通殊遠。納無

用府庫之藏。流於外國。非特什辟之費。造陽之役也。
由此觀之。非人主用心。好事之臣爲縣官計過也。

大夫曰。挾管仲之知（去聲）者。非爲廝役之使也。懷陶朱之慮者。不居貧困之處。文學能言而不能行。居下而訕上。處貧而非富。大言而不從。高厲而行卑。誹譽訾議。以要（平聲）名采善於當世。夫祿不過秉握者。不足以言治家。不滿檐石者。不足以計事。儒皆貧羸。衣冠不完。安知國家之政。縣官之事乎。何什辟造陽也。

文學曰、夫賤不周知。貧不妨行。顏淵屢空不爲不賢、孔子不容不爲不聖。及將以貌舉人。以才進士。則太公終身鼓刀。而甯戚不離飯上聲牛矣。古之君子、守道以立名、修身以俟時不以窮變節、不以賤易志、惟仁之處、惟義之行、臨財不苟、見利反義、不義而富無名而貴、仁者不爲也、故曾參閔子不以其仁易晉楚之富、伯夷不以其行易諸侯之位、是以齊景公有馬千駟而不能與之爭名、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於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故惟仁者

能處約樂貧小人富斯暴貧斯濫矣楊子曰爲仁不富爲富不仁苟先利而後義取奪不厭公卿積億萬大夫積千金士積百金利已并財以聚百姓寒苦流離於路儒獨何以完其衣冠也

貧富第十七

大夫曰余結髮束修年十三幸得宿衛給事輦轂之下以至卿大夫之位獲祿受賜六十有餘年矣車馬衣服之用妻子僕養之費量入爲出儉節以居之奉（音俸）祿賞賜一二籌冊之積浸以致富成業

故分土若一賢者能守之分財若一知者能籌之夫子貢之廢著陶朱公之三至千金豈必賴之民哉運之六寸轉之息耗取之貴賤之間耳

文學曰古者事業不二利祿不兼然後諸業不相遠而貧富不相懸也諺言曰賈多端則貧士多技則窮心不一也夫乘爵祿以謙讓者名不可勝舉也因權勢以求利者入不可勝數也食湖池管山海芻蕘者不能與之爭澤商賈不能與之爭利子貢以布衣致之而孔子非之況以勢位求之者乎故古者大夫思其仁義以充其位不

爲權利以充其私也。

大夫曰。山岳有饒。然後百姓澹焉。河海有潤。然後民取足焉。夫尋常之汚。不能溉陂澤。丘阜之木。不能成宮室。小不能苞大。少不能澹多。未有不能自足而能足人者也。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故善爲去聲人者。能自爲者也。善治人者。能自治者也。文學不能治内。安能理外乎。

文學曰。行遠者假於車。濟江海者因於舟。公輸子能因人主之材木。以構宮室臺榭。而不能自爲專室狹

盧材不足也歐冶能因國君以爲金鑪大鐘而不能自爲一鼎盤材無其用也君子因人主之正朝以和百姓潤衆庶而不能自饒其家勢不便也故舜耕於歷山恩不及州里太公屠牛於朝歌利不及妻子及其見用恩流八荒德溢四海故舜假之堯太公因之周君子能修身以假道者不能枉道而假財也

大夫曰道懸於天物布於地知者以衍愚者以困子貢以著積顯於諸侯陶朱公以貨殖尊於當世富者交焉貧者澹焉故上自人君下及布衣之士

莫不戴其德稱其仁。原憲孔伋。當世被饑寒之患。顏回屢空於窮巷。當此之時。迫於窟穴。拘於縕袍。

雖欲假財信姦佞亦不能也。

文學曰、孔子云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事、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君子求義非苟富也。故刺子貢不受命而貨殖焉。君子遭時則富且貴。不遇退而樂道。不以利累已。故不違義而妄取。隱居修節。不欲妨行。故不毀名而趨勢。雖附之以韓魏之家。非其志則不居。富貴不能榮。謗毀不能傷也。故原憲之縕袍賢

夫季孫之狐貉。趙宣孟之魚飧。甘於知伯之芻豢。子思之銀佩。美於虞公之垂棘。魏文侯軾段干木之閭。非以其有勢也。晉文公見韓慶。下車而趨。非其多財。以其富於仁充於德也。故貴何必財。亦仁義而已矣。

鹽鐵論卷四終

鹽鐵論卷五

毀學第十八

大夫曰、夫懷枉而言正。自託於無欲而實不從。此非士之情也。昔李斯與包丘子俱事荀卿、既而李斯入秦、遂取三公、據萬乘、以制海內、功侔伊望、謂伊尹太公望也名巨太山、而包丘子不免於甕牖蒿廬、如潦歲之鼃。音蛙口非不眾也、然卒死於溝壑而已。今內無以養、外無以稱。貧賤而好義。雖言好義、亦不足貴者也。

文學曰方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無二然而荀卿為之不食覩其罹不測之禍也包丘子飯麻蓬藜修道白屋之下樂其志安之於廣廈芻豢無赫赫之勢亦無戚戚之憂夫晉獻垂棘非不美也宮之奇見之而歎知荀息之圖之也知伯富有三晉非不盛也然不知襄子之謀之也季孫之狐貉非不麗也而不知魯君之患之也故晉獻以寶馬釣虞虢襄子以城壞誘知伯身禽（通作擒）於趙而虞虢卒并於晉以其務得不顧其後貪土地而利寶馬也孔子曰人無遠

慮必有近憂今之在位者見利不虞害貪得不顧耻以利易身以財易死無仁義之德而有富貴之祿若陷坎穽食於縣（音懸）門之下此李斯之所以具五刑也（傳曰李斯楚上蔡人也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入秦秦卒用其計二十餘年竟并天下以斯為丞相二世立以郎中趙高之譖乃具斯五刑腰斬咸陽）南方有鳥名鵷鶵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飛過太山太山之鴟俛啄腐鼠見鵷鶵而嚇今公卿以其富貴笑儒者為之常行得無若太山鴟嚇鵷鶵乎

大夫曰學者所以坊（古防字）固辭禮者所以文鄙行

也。故學以輔德，禮以文質，言思可道，行思可樂，惡言不出於口，邪行不及於己，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禮以行之，孫以出之，是以終日言無口過，終身行無冤尤，今人主張官立朝以治民，疏爵分祿以褒賢，而曰縣（音懸）門腐鼠，何辭之鄙倍而悖於所聞也。

文學曰：聖主設官以授任，能者處之，分祿以養賢，能者受之，義貴無高，義取無多，故舜受堯之天下，太公不避周之三公，苟非其人，簞食豆羹猶為頻民也。（頻幸

也故德薄而位高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夫太山鴟
豕竄鼠於窮澤幽谷之中非有害於人也今之有司
盜主財而食之於刑法之旁不知機之是發又以嚇
人其患惡音烏得若太山之鴟乎
大夫曰司馬子言天下穰穰皆爲利往貨殖傳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穰穰皆爲利往趙女不擇醜好鄭嫗音預不擇遠近
商人不醜恥辱戎士不愛死力士不在親事君不
避其難皆爲利祿也儒墨內貪外矜往來游說音稅
栖栖然亦未爲得也故尊榮者士之願也富貴者

士之期也方李斯在荀卿之門。闒音達茸與之齊軫。及其奮翼高舉龍昇驥騖。過九軼二。翱翔萬仞。鴻鵠驊騮且同侶。況跛音避牂音戕牝羊也燕雀之屬乎。席天下之權。席猶因也若人之坐於席也御宇內之衆。後車百乘。食祿萬鍾。而拘儒布褐不完。糟糠不飽。非甘菽藿而卑廣廈。亦不能得已。雖欲嚇人其何已乎。

文學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賢士徇名。貪夫死利。李斯貪其所欲。致其所惡。音汙范雎曰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叔孫敖早見於未萌。三去相而不悔。非樂卑賤

而惡重祿也。慮遠而避害謹也。夫郊祭之牛。食養朞年。衣之文繡。以入廟堂。太宰執其鸞刀。以啓其毛。方此之時。願任重而止峻坂。不可得也。商鞅困於彭池。吳起之伏王尸。願被布褐而處窮鄙之蒿廬。李斯相秦。席天下之勢。志小萬乘。及其囚於囹圄。音語 車裂於雲陽之市。亦願負薪入鴻門。行上蔡曲街徑。不可得也。蘇秦吳起以權勢自殺。商鞅李斯以尊重自滅。皆貪祿慕榮以沒其身。從車百乘。曾不足以載其禍也。

褒賢第十九

大夫曰、伯夷以廉饑、尾生以信死、由小器而虧大體、匹夫匹婦之爲諒也、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何功名之有。蘇秦張儀、知足以強國、勇足以威敵、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息、萬乘之主、莫不屈體卑辭幣請交、此所謂天下名士也。夫智不足與謀、而權不能舉當世、民斯爲下也、今舉亡而爲有、虛而爲盈、布衣穿履、深念徐行、若有遺亡、非立功成名之士、而亦未免於世俗也。

文學曰、蘇秦以從顯於趙、從音縱 張儀以衡任於秦、衡音

横司馬貞曰山東地形從長蘇秦相六國合從親而擯秦關西地形衡長張儀相六國連衡而事秦故蘇秦爲合從張儀爲連衡也方此之時、非不尊貴也、然知去聲士遺而憂之。知夫不以道進。必不以道退、不以義得者。必不以義亡、季孟之權。三桓之富。不可及也。孔子爲之曰微。爲人臣權均於君富侔於國者亡。故其位彌高而罪彌重。祿滋厚而罪滋多。文子曰身有榮華心有愁悴夫行者先全己而後求名。仕者先辟害而後求祿。夫香餌非不美也、龜龍聞而深藏。鸞鳳見而高逝者。知其害身也。夫爲烏鵲魚鱉。食香餌。而後狂飛奔走。遜身屈遰。音遰圜繞

也無益於死。吳越春秋曰高飛之鳥死於美食深淵之魚死於芳餌今有司盜秉國法進不顧罪。卒然有急。然後車馳人趨無益於死。所盜不足償於臧獲。臧獲奴婢也妻子奔亡無處所身在深牢莫知恤視。方此之時。何暇得以笑乎。

大夫曰文學高行矯然若不可卷盛節絜言皦然若不可涅。然戍音絮卒陳勝釋輓輅。首為叛逆自立張楚。陳勝世家曰陳勝乃立為王號為張楚欲張大其楚國故稱張楚也素非有回由處士之行宰相列臣之位也。奮於大澤。不過旬月而齊魯儒墨薦紳之徒。徐廣曰薦紳即縉紳也肆其長衣

長衣官之也負孔氏之禮器詩書委質爲臣。質即贄也孔甲爲涉博士。陳勝字涉孔鮒字甲孔子之八世孫也爲陳王涉博士死於陳下卒俱死陳爲天下大笑。深藏高逝者固若是也。

文學曰、周室衰、禮義壞、不能統理天下、諸侯交爭、相滅亡并爲六國、兵革不休、民不得寧息、秦以虎狼之心、蠶食諸侯、顏師古曰蠶食謂漸吞滅之如蠶之食葉也并吞戰國、以爲郡縣、伐能矜功、自以爲過堯舜而羞與之同、棄仁義而尚刑罰、以爲今時不師於文而決於武。趙高治獄於內。蒙恬治兵於外。百姓愁苦、同心而患秦。陳王赫

然奮爪牙爲天下首事。道雖凶而儒墨或干之者。以爲無王久矣。道擁遏不得行。自孔子以至於茲。而秦復重禁之。故發憤於陳王也。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子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爲陳涉博士。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庶幾成湯文武之功。爲百姓除殘去賊。豈貪祿樂位哉。

大夫曰、文學言行(去聲)雖有伯夷之廉。不及柳下惠之貞。不過高瞻下視。潔言汙行。(去聲)觴酒豆肉。遷延相讓。辭小取大。雞廉狼吞。趙綰王臧之等。以儒術擢爲上卿。而有姦利殘忍之心。主父偃以口舌取

大官竊權重欺紿（音怠亦欺也）宗室受諸侯之賂卒皆誅死。（主父偃傳曰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拜偃爲謁者一歲四遷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東方朔自稱辨略消堅釋石當世無雙然省其私行狂夫不忍爲。（風俗通曰東方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詔拜以爲郎常在側侍中數召至前談語人主未嘗不說也時詔賜之食於前飯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汙數賜縑帛擔揭而去徙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婦一歲所者即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人主左右諸郎半呼之狂人）況無東方朔之口其餘無足觀者也。

文學曰志善者忘惡謹小者致大俎豆之間足以觀

禮。閨門之內足以論行。夫服古之服誦古之道。舍而爲非者鮮矣。故君子時然後言義然後取不以道得之不居也。滿而不溢。泰而不驕。故袁盎親於景帝秣馬不過一駟。公孫弘即三公之位家不過十乘東方先生說聽言行於武帝而不驕溢。主父見困厄之日久。此疾在位者不好道而富且貴。莫知卹士也。於是取饒衍之餘以周窮士之急。非爲私家之業也。當世囂囂。非患儒之雞廉。患在位者之虎飽嗌音益咽於求覽無所孑遺耳。嗌咽也爾雅曰江東呼咽曰嗌覽通作攬撮持也

相刺第二十

大夫曰古者經井田制廛里丈夫治其田疇女子治其麻枲（音徙）無曠地無游人故非工商不得食於利末非良農不得食於收穫非執政不得食於官爵今儒者釋耒耜而學不驗之語曠日彌久而無益於理往來浮游不耕而食不蠶而衣巧爲良民以奪農妨政此亦當世之所患也

文學曰禹感洪水身親其勞澤行路宿過門不入當此之時簪墮不掇冠挂不顧而暇耕乎孔子曰詩人

疾之不能默。止疾之不能伏。是以東西南北七十說音稅而不用。然後退而修王道。作春秋。垂之萬世之後。天下折中焉。豈與匹夫匹婦耕織同哉。傳曰、君子當時不動。而民無觀也。故非君子莫治小人。非小人無以養君子。當不耕織為匹夫匹婦也。君子耕而不學。則亂之道也。

大夫曰。文學言治尚於唐虞。言義高於秋天。有華言矣。未見其實也。昔魯穆公之時。公儀為相、子思、子原為之卿、然北削於齊。以泗為境、南畏楚人。西

賓秦國、孟軻居梁、兵折於齊、上將軍死、而太子虜、西敗於秦、地奪壤削、亡河內河外、夫仲尼之門、七十子之徒、去父母、捐室家、負荷而隨孔子。不耕而學。亂乃愈滋。故玉屑滿篋。不爲有寶。詩書負笈、不爲有道。要在安國家利人民。不苟文繁衆辭而已。

文學曰、虞不用百里之謀而滅、秦穆用之以至伯焉、夫不用賢則亡、而不削何可得乎、孟子適梁、惠王問利、答以仁義、趣舍不合。是以不用而去。夫懷寶而無語。故有粟不食。無益於饑。覩賢不用。無益於削。紂之

時、內有微箕二子。外有膠鬲棘子。故其不能存言而不用。諫而不聽。雖賢惡音烏得有益於治也。

大夫曰、橘柚生於江南而民皆甘之於口。味同也。好音生於鄭衛而人皆樂之於耳。聲同也。越人夷吾。戎人由余。待譯而後通。而並顯齊秦。人之心於善惡同也。故曾子倚山而吟。山鳥下翔。師曠鼓琴。百獸率舞。未有善而不合。誠而不應者也。意未誠與平聲。何故言而不見從。行而不合也。

文學曰、扁鵲不能治不受鍼藥之疾。賢聖不能正不

食諫諍之君故桀有關龍逢而亡夏殷有三仁而商滅。不患無由余夷吾之倫。患無桓穆之聽耳。傳曰昔戎將由余使秦因論五帝三王之所以衰布衣之所以亡繆公然之於是告內史王繆曰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由余聖人也將奈之何管子治齊國舉事有功桓公必先賞鮑叔曰使齊國得管子者鮑叔也桓公可謂知行賞矣是以孔子東西無所適遇。屈原放逐於楚國。故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終非以此言而不見從。行而不合者也。

大夫曰。歌者不期於利聲而貴在中去聲節。論者不期於麗辭而務在事實。善聲而不知轉未可謂能

聽也。善言而不知變。未可謂能說也。持規而非矩。執準而非繩。通一孔。曉一理。而不知權衡。以所不覩不信人。若蟬之不知雪。堅據古人以應當世。猶辰參之錯。膠柱而調瑟。固而難合矣。孔子所以不用於世。而孟軻見賤於諸侯也。

文學曰。日月之光。而盲者不能見。雷電之聲。而聾人不能聞。夫爲不知音者言。若語於瘖聾。何特蟬之不知重平聲雪耶。夫以伊尹之知。太公之賢。而不能開辭於桀紂。非說者非。聽者過也。是以荊和抱璞而泣血

曰安得良工而剖之屈原行吟澤畔曰安得皐陶而察之夫人君莫不欲求賢以自輔任能以治國然牽於流說惑於道諛是以賢聖蔽掩而讒佞用事以此亡國破家而賢士饑於巖穴也昔趙高無過人之志而居萬人之位是以傾秦國而禍殃其宗盡失其瑟何膠柱之調也雜事曰秦趙高者生而隱宮始皇聞强力通於獄法拜中車府令

大夫曰所謂文學高第者智略能明先王之術而資質足以履行其道故居則為人師用則為世法

今文學言治則稱堯舜。道行去聲則稱孔墨。授之政則不達。懷古道而不能行。言直而行之枉。道是而情非。衣冠有以殊於鄉曲。而實無以異於凡人。諸生所謂中直者。遭時蒙幸。備數適然耳。殆非明舉所謂。固未可與論治也。

文學曰、天設三光以照記。天子立公卿以明治。故曰公卿者四海之表儀。神化之丹青也。上有輔明主之事、下有遂聖化之事。和陰陽、調四時、安衆庶、育羣生、使百姓輯睦、無怨思之色、四夷順德、無叛逆之憂。此

公卿之職。而賢者之所務也若伊尹周召三公之才太顛閎夭九卿之人、伊尹殷湯之臣周公旦召公奭周武王之臣太顛閎夭周文王之臣也文學不中去聲聖主之明舉。今之執政亦未能稱盛德也。

大夫不說、音悅作色不應也、

文學曰、朝無忠臣者政闇。大夫無直士者位危。任座正言君之過。文侯改言行稱爲賢君、袁盎面刺絳侯之驕矜。卒得其慶。故觸死亡以干主之過者忠臣也。犯嚴顏以匡公卿之失者直士也。鄙人不能巷言面

違方今人主穀之。穀祿也教令張而不施食祿多非其人以妨農商工市井之利未歸於民民望不塞也且夫帝王之道多墮壞而不修詩云濟濟多士意者誠任用其計非苟陳虛言而已

鹽鐵論卷六

殊路第二十一

大夫曰、七十子躬受聖人之術、有名列於孔子之門、皆諸侯卿相之才、可南面者數人、可政事者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宰我秉事有寵於齊田常作難、道不行身死庭中、簡公殺於檀臺、子路仕衛孔悝作亂、不能救君出亡、身葅於衛、子貢子皐遁逃不能死其難、食人之重祿不能更處人尊官不能存、何其厚於己而薄於君哉、同門共業。自以為

知古今之義。明君臣之禮。或死或亡。二三子殊路何道之悖也。

文學曰、宋襄公知孔父音甫之賢而不蚤任、故身死。魯莊知季友之賢、授之政晚而亂、衛君近佞遠去聲賢、子路居蒲、孔悝爲政、簡公不聽宰我而漏其謀、是以二君身被放殺、而禍及忠臣。二子者有事而不與音預其謀。故可以死、可以生、去止其義一也。晏嬰不死崔慶之難。不可謂不義。微子去殷之亂。可謂不仁乎。

大夫曰、至美素璞、物莫能飾也。至賢保眞僞、文莫

能增也。故金玉不琢，美珠不畫。今仲由冉求無檀柘之材，隋和之璞，而強文之，譬若彫朽木而礪鉛音沿刀，飾嫫音模母畫音壞土人也。被以五色，斐然成章，及遭行潦流波，則沮矣。夫重懷古道，枕籍詩書，危不能安，亂不能治，鄉里逐鷄，雞亦無黨也。

文學曰：非學無以治身，非禮無以輔德。和氏之璞，天下之美寶也，待鑑識之工而後明。毛嬙，天下之姣人也，待香澤脂粉而後容。周公，天下之至聖人也，待賢師學問而後通。今齊世庸士之人，不好學問，專以已

之愚而負荷巨任。若無檝（音接）舳（音逐）濟江海而遭大風，漂没於百仞之淵，東流無崖之川，安得沮而止乎。

大夫曰，性有剛柔，形有好惡，聖人能因而不能改。孔子外變二三子之服，而不能革其心。故子路解長劍，去危冠，屈節於夫子之門。然攝齊（音咨）師友，行行（音沆）爾鄙心猶存。宰予晝寢，欲損三年之喪。孔子曰，糞土之墻不可杇也。若由不得其死然。故內無其質而外學其文，雖有賢師良友，若畫（音褱）脂鏤（音陋）冰，費日損功。故良師不能飾戚施，香澤不能化嫫

母也」

文學曰、蒙以不潔、鄙夫掩鼻、惡人盛飾、可以宗祀上帝、使二人不涉聖人之門、不免爲窮夫、安得卿大夫之名、故砥所以致於刃、學所以盡其才也、孔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故事人加則爲宗廟器、否則厮養之疊音問才、張耳傳曰厮養卒厮者養馬之役也韋昭曰析薪爲厮炊烹爲養於越之鋌音定不礪、疊器破而未離者也鋌箭足入囊中者也匹夫賤之、工人施巧、人主服而朝也、夫醜者自以爲姣、故不飾、愚者自以爲知、故不學、觀笑在巳而不自知、不好用人自是之過

也

訟賢第二十二

大夫曰、剛者折。柔者卷。故季由以強梁死。宰我以柔弱殺。使二子不學。未必不得其死。何者、矜己而伐能。小知而巨牧。欲人之從己。不能以己之從人。莫視而自見。莫賈而自貴。賈市也此其所以身殺死而終菹醢也。未見其為宗廟器。覩其為世戮也。當此之時。東流亦安之乎

文學曰、騏驥之輓鹽車。垂頭於太行。屠者持刀而睨

之太公之窮困負販於朝歌也。蓬頭相聚而笑之。當此之時。非無遠筋（音斤）駿才也。非文王伯樂（音洛）莫知之賈也。子路宰我。生不逢伯樂之舉。而遇狂屠。故君子傷之。若由不得其死然。天其祝予矣。（季路死孔子哭之曰噫天祝予天祝予）孔父（音甫）累華督之難。不可謂不義。仇牧涉宋萬之禍。不可謂不賢也。（事見左傳）

大夫曰。今之學者。無太公之能。騏驥之才。有以蜂蠆介毒而自害也。（蠆螫虫也介大也）東海成顒（音雄）河東胡建是也。二子者以術蒙舉起卒伍。爲縣令。獨非自

是無與合同引之不來推之不往狂狷不遜忮音寘害不恭刻轢音力公主侵陵大臣知其不可而強音彊行之欲以干名所由不軌果沒其身未覩功業所至而見兩觀去聲之殃家語曰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于兩觀之下崔豹古今注曰古者帝居每門樹兩觀于前所以標表宮門登之可以偏觀故謂之觀懸法象處也身得重罪不得以壽終徼古堯反而以爲知訐而以爲直不孫以爲勇其遭難固亦宜也

文學曰二公懷精白之心行忠正之道直已以事上竭力以徇公奉法推理不避彊禦不阿所親不貴妻

子之養。不顧私家之業。然卒不能免於嫉妬之人為衆枉所排也。其所以累不測之刑而功不遂也。夫公族不正則法令不行、股肱不正則姦邪興起。趙奢行之平原、范雎行之穰侯、二國治而兩家全、故君過而臣正、上非而下譏、大臣正縣令何肯不取諸己而行(去聲)非於人、執政之大失也、夫屈原之沈淵、遭子椒之譖也。管子得行其道。鮑叔之力也。今不覩鮑叔之力。而見汨羅之禍。雖欲以壽終。惡其能得乎。

遵道第二十三

大夫曰御史御史未應謂丞相史曰文學結髮學語服膺不舍辭若循環轉若陶鈞（結髮猶言總角少時也循環言其旋繞往來無窮也陶家名轉者爲鈞蓋取周回均調之義也）文繁於春華無効於抱風飾虛言以亂實道古以害今從之則縣官用廢虛言不可實而行之不從文學以爲非也衆口囂囂不可勝聽諸卿都大府日久矣通先古明當世今將何從而可矣丞相史進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所由不同俱歸於伯而必隨古不革襲故不改是文質不變而推車尚在也

故或作之、或述之、然後法令調於民而器械便於用也。孔對三君殊意晏子相三君異道非苟相反。所務之時異也。韓非子曰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魯哀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晏子春秋曰梁丘據問晏子曰子事三君君不同心子俱從焉仁人固多心公乎對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卿既定大業之路。建不竭之本願無顧細故之語。齊儒墨論也。

文學曰師曠之調五音、不失宮商、聖王之治世、不離去聲仁義故有改制之名無變道之實上自五帝下及

三王莫不明德教謹庠序崇仁義立教化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殷周因修而昌秦王變法而亡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言法教故沒而存之舉而貫之貫而行之何更爲哉井龍曰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

丞相史曰說西施之美無益於容道堯舜之德無益於治今文學不言所爲治而言以治之無功猶不言耕田之方美富人之囷音悃倉也夫欲粟者務時欲治者因世故商君昭然獨見存亡不可與世

俗同者爲、其沮功而多近也庸人安其故而愚者果所聞故舟車之始、便民三年而後安之商君之法立、然後民信之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權、文學可令扶繩循刻非所與論道術之外也

文學曰君子多聞闕疑、述而不作、聖達而謀大、叡知而事寡、是以功成而不隳名立而不頓、小人知淺而謀大、羸弱而任重故中道而廢、蘇秦商鞅是也無先王之法、非聖人之道、而因於巳、故亡易曰小人處盛位雖高必崩。不盈其道、不恒其德、而能以善終身。未

之有也。是以初登於天。後入於地。禹之治水也。民知其利。莫不勸其功。商鞅之立法。民知其害。莫不畏其刑。故夏后功立而王。去聲商鞅法行而亡。商鞅有獨智之慮。世不獨見之證。文學不足與權當世。亦無負累之殃也。

論誹第二十四

丞相史曰。晏子有言。儒者華於言而寡於實。繁於樂音洛而舒於民。久喪以害生。厚葬以傷業。禮煩而難行。道近而難遵。稱往古而言訾音紫當世。賤所見

而貴所聞比人本狂以已爲誹此顏異所以誅黜而狄山死於匈奴也處其位而非其朝生乎世而訕其上終以被戮而喪其軀此獨誰爲負其累而蒙其殃乎。

文學曰禮所以坊淫樂所以移風禮與樂正則刑罰中故堤坊成而民無水菑禮義立民無亂患故禮義壞堤坊決所以治者未之有也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故禮之所爲作非以害生傷業也威儀節文非以亂化傷俗也治國謹其禮危國

謹其法昔秦以武力吞天下而斯高以妖孽累其禍廢古術隳舊禮專任刑法而儒墨旣喪焉塞士之塗壅人之口道諛日進而上不聞其過此秦所以失天下而殞社稷也故聖人爲政必先誅之爲巧言以輔非而傾覆國家也今子安取亡國之語而來乎夫公卿處於位不正其道而以意阿色順風疾小人諓諓音淺面從以成人之過也諓諓善言也又乃巧也故知言之死不慫從苟合之徒是以不免於縲紲悲夫縲黑索也紲攣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攣罪人也

丞相史曰檀柘而有鄉萑音丸葦而有藂言物類之相從也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故湯興而伊尹至不仁者遠矣未有明君在上而亂臣在下也今先帝躬行仁聖之道以臨海內招舉俊才賢良之士唯仁是用誅逐亂臣不避所親務以求賢而簡退不肖猶堯之舉舜禹之族殛鯀放驩兜也而曰苟合之徒是則主非而臣阿是也

文學曰臯陶對舜在知人惟帝其難之洪水之災堯獨愁悴而不能治得舜禹而九州寧故雖有堯之明

君而無舜禹之佐、則純德不流、春秋刺有君而無臣
先帝之時、良臣未備、故邪臣得間、音諫堯得舜禹而鯀
殛驩兜誅、趙簡子得叔向而盛青肩詘、語曰、未見君
子、不知僞臣、詩云、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
心則降、胡公切此之謂也、
丞相史曰、堯任鯀驩兜、得舜禹而放殛之以其罪
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人君用之齊氏、而顏異濟
南亭長也、先帝舉而加之高位、官至上卿、狄山起
布衣爲漢議臣、處舜禹之位、執天下之中、不能以

治而反坐訕上故驩兜之誅加而刑戮至焉賢者
受賞而不肖者被刑固其然也文學何怪焉
文學曰論者相扶以義相喻以道從善不求勝服義
不耻窮若相迷以僞相亂以辭相矜於後息期於苟
勝非其貴者也夫蘇秦張儀熒惑諸侯傾覆萬乘使
人主失其所持非不辨然亂之道也子疾鄙夫之不
可與事君患其聽從而無所不至也今子不聽正義
以輔卿相又從而順之好須臾之說不計其後君子
之爲人吏宜受上戮子姑默矣

孝養第二十五

丞相史曰、蓋聞士之居世也、衣服足以勝身、食飲足以供親、內足以相恤、外不求於人、故身修然後可以理家、家治然後可以治官、故饘(音旃)粥(音育)者、不可以言孝。(饘流米也說曰糜粗米也)妻子飢寒者不可以言慈。緒業不備者不可以言理。居斯世行斯身而有此三累者。斯亦足以默矣。

文學曰、善養者不必芻豢也。善供服者不必錦繡也。以己之所有盡事其親、孝之至也、故匹夫勤勞猶足

以順禮。歠菽飲水足以致其敬。子路曰傷哉貧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歠菽飲水盡其歡斯之爲孝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孔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不敬何以別乎、故上孝養志、其次養色、其次養體、貴其禮、不貪其養。禮順心和、養雖不備可也。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也、故富貴而無禮。不如貧賤之孝悌。閨門之內盡孝焉。閨門之外盡悌焉。朋友之道盡信焉。三者孝之至也。居家禮者非謂積財也。事親孝者非謂鮮肴也。亦和顏色、承意盡禮義而已矣。

丞相史曰、八十曰耋、七十曰耄、耄食非肉不飽、衣非帛不煖、故孝子曰甘毳（吹去聲）以養口、輕煖以養體、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無端絻（音問）、雖公西赤不能以爲容、無肴膳、雖閔曾不能以卒養、禮無虛加、故必有其實、然後爲之文、與其禮有餘而養不足、寧養有餘而禮不足、夫洗爵以盛水、升降而進糲。禮雖備、然非其貴者也、

文學曰、周襄王之母、非無酒肉也、衣食非不如曾晳也、然而被不孝之名、以其不能事其父母也。君子重

其禮小人貪其養夫嗟來而招之投而與之乞者猶不取也君子苟無其禮雖美不食焉故禮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是饋輕而禮重也

丞相史曰孝莫大以天下一國養次祿養下以力故王公人君上也卿大夫次也夫以家人言之有賢子者當路於世者高堂邃宇安車大馬衣去聲輕煖食甘毳無厭者褐衣皮冠窮居陋巷有旦無暮食蔬糲者葷茹膢音婁臘而後見肉漢儀注立秋貙膢蘇林曰貙虎屬常以立秋日祭獸王者亦以此日出獵還以祭宗廟故有貙膢之祭也蔡邕獨斷曰臘者歲終大

祭縱吏民宴飲賦者衆也言田疇取獸以祭祀其先祖也。蓄老親之腹非唐園
唯菜是盛音成夫蔬糲乞者所不取。而子以養親。雖
欲以禮。非其貴也。

文學曰、無其能而竊其位。無其功而有其祿。雖有富
貴。由蹠蹻之養也。高臺極望。食案方丈。而不可謂孝。
老親之腹。非盎囊也。何故常盛音成不道之物。夫取非
有。非職財入。而患從之。身且死禍殃。安得腥臊而食
肉。曾參閔子無卿相之養。而有孝子之名。周襄王富
有天下。而有不能事父母之累。夏侯勝曰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周襄云不

能事母。故禮菲而養豊、非孝也。涼囷（止倫反）而以養、非孝也。

丞相史曰、上孝養色。其次安親。其次全身。往者陳餘背漢、斬於泜（音止）水、伍被邪逆而夷三族、近世主父偃行不軌而誅滅、呂步舒弄口而見戮（呂步舒者董仲舒弟子也）。行身不謹、誅及無罪之親。由此觀之、虛禮無益於已也。文實配行、禮養俱施、然後可以言孝。孝在於質實、不在於餙貌。全身在於謹慎、不在於馳語也。

文學曰言而不誠期而不信臨難不勇事君不忠不孝之大者也孟子曰今之士今之大夫皆罪人也皆逢其意以順其惡今子不忠不信巧言以亂政導諛以求合若此者不容於世春秋曰士守一不移循理不外援共音供其職而已故卑言高者罪也言不及而言者傲也有詔公卿與音預斯議而空戰口也

鹽鐵論卷六終

鹽鐵論卷七

刺議第二十六

丞相史曰、山林不讓椒桂以成其崇。君子不辭負薪之言以廣其名。故多見者博。多聞者知。距諫者塞。專己者孤。故謀及下者無失策。舉及衆者無頓功也。頓壞詩云、詢於芻蕘、故布衣皆得風議。何況公卿之史乎。春秋士不載文而書咺者、以爲宰士也。春秋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公羊傳曰宰者何官也咺者何名也曷爲以官氏宰士也孔子曰、雖不吾以、吾其與聞諸侯、僕雖不敏、亦當

[seal stamp]

傾耳下風。攝齊音咨句指。受業徑於君子之塗矣。使
文學言之而是。僕之言有何害。使文學言之而非。
雖微丞相史。孰不非也。
文學曰、以正輔人謂之忠。以邪導人謂之佞。夫怫音勃
過納善者、君之忠臣。大夫之直士也。孔子曰、大夫有
爭去聲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今子處宰士之列。無
忠正之心。枉不能正。邪不能匡。順流以容身。從風以
說上。上所言則苟聽。上所行則曲從。若影之隨形。響
之於聲。終無所是非。衣儒衣。冠儒冠。而不能行其道。

非眞儒也譬若土龍文章首目具而非龍也葶歷似菜而殊味玉石相似而異類子非孔氏執經守道之儒乃公卿面從之儒非吾徒也冉有爲季氏宰而附益之孔子曰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故輔桀者不爲知爲桀歛者不爲仁丞相史默然不對

利議第二十七

大夫曰作世明主憂勞萬人思念北邊之未安故使使者舉賢良文學高第詳延有道之士將欲觀殊議異冊虛心傾耳以聽庶幾云得諸生無能出

奇計遠圖匈奴安邊境之冊（冊通作策）。朔枯竹守空言。不知趨舍之宜時世之變。議論無所依。如膝癢而搔背。辯訟公門之下。訩訩（訩音凶）不可勝聽。（訩訩諠言也）如品卽口以成事。此豈明主所欲聞哉。

文學曰、諸生對冊、殊路同歸。指在於崇禮義退財利。復往古之道。匡當世之失。莫不云太平。雖未盡可亶用（亶信也）。宜若有可行者焉。執事闇於明禮而喻於利末。沮事隳（音灰）議。計利籌冊。以故至今未決。非儒無成事。公卿欲成利也。

大夫曰色厲而內荏亂眞者也文表而枲裏亂實者也文學衷衣博帶竊周公之服鞠躬踧踖竊仲尼之容議論稱誦竊商賜之辭刺譏言治過管晏之才心卑卿相志小萬乘及授之政昏亂不治故以言舉人若以毛相馬此其所以多不稱舉詔冊曰朕嘉宇內之士故詳延四方豪俊文學博習之士超遷官祿言者不必有德何者言之易而行之難有舍其車而識其牛貴其不言而多成事也吳鐸以其舌自破主父偃以其舌自殺鶡鴠音旦夜鳴

無益於明主父鳴鴟。無益於死。鶡鳴渴鴠也詩云相彼鳴鴠尚或惡之鳴急旦也增韻曰鳴鴠求旦之鳥形似鷄晝夜常鳴坐何日坚鳴共鳴即雨為孫可以聚衆鳥一名隻狐晝無所見夜即飛也。非有司欲成利。文學桎梏於舊術牽於闒音闒言者也。

文學曰、能言之能行之者、湯武也、能言不能行者、有司也、文學竊周公之服。有司竊周公之位。文學桎梏於舊術、有司桎梏於財利。主父偃以舌自殺。有司以利自困。夫驥之才千里。非造父不能使。禹之知萬人。非舜爲相不能用、故季桓子聽政、柳下惠忽然不見、

孔子爲司寇、然後悖熾、驥舉之在伯樂、音洛其功在造
父。造父攝轡、馬無駑良、皆可取道。周公之時、士無賢
不肖、皆可與言至治。故御之良者善調馬、相之賢者
善使士。今舉異才而使減騶御之、是猶扼驥鹽車而
使責之疾。騶廐御也扼通作軛軛轅端橫木駕馬領者此賢良文學多不稱
舉也。

國病第二十八

大夫曰、嘻、諸生闒茸音遝戎無行、去聲多言而不用、情
貌不相副、若穿踰之盜、自古而患之、是孔丘斥逐

於魯君會不用於世也。何者。以其首攝多端。迂時而不要也。攝引持也故秦王燔去其術而不行。坑之渭中而不用。乃安得鼓口舌。申顏眉。預前論議是非國家之事也。

文學曰。國有賢士而不用。非士之過。有國者之恥。孔子大聖也。諸侯莫能用。當小位於魯。三月不令而行。不禁而止。沛若時雨之灌萬物。莫不興起也。況乎位天下之本朝。而施聖主之德音教澤乎。今公卿處尊位。執天下之要。十有餘年。功德不施於天下。而勤勞

於百姓、百姓貧陋困窮。而私家累萬金。此君子所恥而伐檀所刺也。昔者商鞅相秦。後禮讓先貪鄙、尚首功、務進取、無德序於民、而嚴刑罰於國、俗日壞而民滋怨。故惠王烹菹其身以謝天下。當此之時、亦不能論事矣。今執政患儒貧賤而多言。儒亦憂執事富貴而多患也。大夫視文學、悒悒而不言也。悒悒不安也

丞相史曰、夫辯國家之政事。論執政之得失。何不徐徐道理相喻。何至切切如此乎。大夫難罷鹽鐵者、非有利也。憂國家之用。邊境之費也。諸生誾誾

乎鹽鐵。亦非爲已也。欲反之於古而輔成仁義也。二者各有所宗。時世異務。又安可堅任古術而非今之理也。且夫小雅非人。必有以易之。諸生莫有能安集國中。懷臧之來遠方。使邊境無寇虜之災。租稅盡爲諸生除之。何況鹽鐵均輸乎。所以貴術儒者。貴其處謙推讓。以道盡人。今辯訟愕愕然。無赤賜之辭。而見鄙倍之色。非所聞也。大夫言過而諸生亦如之。諸生不直謝大夫耳。

賢良文學皆離席曰。鄙人固陋。希涉大庭。狂言多不

稱(去聲)以逆執事。夫藥酒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去聲)故愕愕者福也。諓諓(音戔)者賊也。林中多疾風。富貴多諛言。萬里之朝。日聞唯唯。而後聞諸生之愕愕。此乃公卿之良藥鍼石。大夫色少寬。面文學而蘇也。(蘇氣索貌不安也)

丞相史曰。窮巷多曲辯。而寡見者難喻。(公孫鞅曰窮巷多怪曲學多辨)文學守死渣滓之語。而終不移。夫往古之事。昔有之語。已可覩矣。今以近世觀之。自以目有所見。耳有所聞。世殊而事異。文景之際。建元之始。民

朴而歸本吏廉而自重殷殷屯屯人衍而家富今政非改而教非易也何世之彌薄而俗之滋衰也吏卽少廉民卽寡恥刑非誅惡而姦猶不止世人有言鄙儒不如都士（都美也都者鄙之對也左傳曰都鄙有章）文學皆出山東希涉大論子大夫論京師之日久願分明政治識之事故所以然者也（顏師古曰子者人之嘉稱大夫學官之稱也志在優賢故謂之子大夫也）

賢良曰夫山東天下之腹心賢士之戰場也高皇帝龍飛鳳舉於宋楚之間山東子弟蕭曹樊酈滕灌之

爲蕃輔。雖既與世亦卽閎夭太顛而已。禹出西羌。文王生北夷。然聖德高世。有萬人之才。負迭羣之任。迭遥作軼用過也出入都市。一旦不知返數。然後終於厮役而已。僕雖不生長京師。才駑下愚。不足以大議。竊者以閭閻里長老之言。往者常民衣服温暖而不靡。器質朴牢而致用。衣足以蔽體。器足以便事。馬足以易步。車足以自載。酒足以合歡而不湛。音酖樂足以理心而不淫。入無宴樂之聞。出無佚遊之觀。行卽負嬴。止作鋤耘。用約而財饒。本修而民富。送死哀而不華。養生

適而不奢。大臣正而無欲。執政寬而不苛。故黎民寧其性。百吏保其官。建元始崇文修德。天下乂安。其後邪臣各以伎藝。虧亂至治。外障山海。內興諸利。楊可告緡。江充禁服。張大夫革令。杜周治獄。罰贖科適。微細並行。不可勝載。夏蘭之屬妄搏。音博王溫舒之徒妄殺。殘吏萌起。擾亂良民。食貨志曰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而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氐無慮皆鑄金錢矣犯法者衆吏不能盡誅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行郡國舉并兼之徒守相為利至御史大夫張湯方貴用事減宣杜周等為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苛刻為九卿直指夏蘭之屬始

出而大農顏異誅矣當此之時。百姓不保其首領。豪富莫必其
族姓。聖主覺焉。乃刑戮充等。誅滅殘賊。以殺所戒切死
罪之怨。塞天下之責。故居民肆然復安。然其禍累世
不復。瘡痍至今未息。故百官尚有殘賊之政。而強宰
尚有強奪之心。大臣擅權而斷擊。豪猾多黨而侵陵。
富貴奢侈。貧賤篡殺。女紅音工難成而易弊。車器難就
而易敗。車不累朞。器不終歲。一車千石。一衣十鍾。常
民文杯畫案。音壞几席緝蹹。音牒婢妾衣紈履絲。匹庶粺
音稗飯肉食。里有俗黨。有場康莊馳逐。窮巷蹹鞠。秉耒

抱拂躬耕身織者寡。聚要（古腰字）斂（古本作臉）從容。傅白黛青者衆。無而爲有。貧而强（巨兩切）夸。文表無裏。紈袴枲裝。生不養。死厚葬。送死殫（音丹）家。遣女滿車。富者欲過。貧者欲及。富者空藏（去聲）。貧者稱貸。是以民年急而歲促。貧即寡恥。乏即少廉。此所以刑非誅惡而姦猶不止也。故國有嚴不急之徵。即生前不足疾矣。

散不足第二十九

大夫曰。吾以賢良爲少愈。乃反其幽明。若胡車相隨而鳴。諸生獨不見季夏之螇（音奚）乎。（方言曰蛥蚗齊謂之螇螰）

蟬之別名也音聲入耳秋風至而聲無者生無易由言

不顧其患患至而後默晚矣

晉良曰孔子讀史記喟然而歎傷匪德之廢君臣之危也夫賢人君子以天下為任者也任大者思遠思遠者忘近誠心閔悼惻隱加爾故忠必獨而無累此詩人所以傷而作比干子胥遺身念禍也其惡（音汚）勞人若斯之急孰能默乎詩云憂心如惔不敢戲談孔子栖栖疾固也墨子遑遑閔世也大夫默然

丞相史曰願聞散不足

賢良曰宮室輿馬衣服器械喪祭食飲聲色玩好人情之所不能已也故聖人爲之制度以坊之間者士大夫務於權利怠於禮義故百姓倣傚頗踰制度今故陳之曰古者穀物菜菓不時不食鳥獸魚鱉不中殺去聲不食故徼網不入於澤雜毛不取今富者遂驅殲音尖網罝掩捕麑鷇。音淊躭湎沉猶鋪百川鮮羔䍮音兆幾音幾胎肩皮黃口春鵝秋雛冬葵溫韭浚茈音疵蓼蘇豐奕耳菜毛果蟲貉古者采椽茅茨陶桴復穴足禦寒暑蔽風雨而已及其後世采椽不斲茅茨不翦無

斲削之事。磨礱之功。大夫達棱楹。士潁首。庶人斧成木構而已。今富者井幹增梁（井幹使屋奘井刻花置其中也）雕文檻修（雕文雕鏤文章也）。堊（音[illegible]）要壁飾。古者衣服不中制。器械不中用。不粥於市。今民間雕琢不中之物。刻畫（音壞）無用之器。玩好元黃雜青五色。繡衣戲弄蒲人雜婦。百獸馬戲鬭虎。唐綈（音提）追人。奇蟲胡妲。古者諸侯不秣馬。天子有命。以車就牧。庶人之乘者。馬足以代其勞而已。故行則服桅。止則就犁。今富者連車列騎。驂貳輜軿。中者微輿短轂。煩尾掌蹄。夫一馬伏櫪。當中家六

日之食亡丁男一人之事古者庶人耋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及其後則絲裏枲表直領無褘音揮袍合不緣夫羅紈文繡者人君后妃之服也繭紬縑練者婚姻之嘉飾也是以文繒薄織不鬻於市今富者縟繡羅紈中者素綈錦冰常民而被后妃之服褻人而居婚姻之飾夫紈素之賈倍縑縑之用倍紈也古者椎車無柔棧輿無植及其後木軨不衣長轂數幅蒲薦苙蓋蓋無染絲之飾大夫士則單椱木具盤韋柔革常民染輿大軨蜀輪今庶人富

者銀黃華左搔結綴韜杠中者錯鑣音鹿塗采珥音二靳

飛鈴。古者鹿裘皮冒、蹄足不去。及其後大夫士狐貉

縫腋。羔麑豹袪。庶人則毛絝衳音鍾彤音同。羝皮傳。今

富者鼲音渾鼯音吾狐白鳧翥音佐。中者罽音計衣金縷燕鴼

音鶚代黃。古者庶人賤騎繩控革鞮音低皮薦而已。及其

後革鞍氂音茅成鐵鑣不飾。今富者韉音劇耳銀鑷音聶鞻

音列黃金琅勒罽繡弇汗垂珥胡鮮。中者漆韋紹系采

畫音壞暴乾。古者汙尊抔飲。蓋無爵觴樽俎。及其後庶

人器用即竹柳陶匏而已。唯瑚璉觴豆而後彫文彤

漆。今富者銀口黃耳。金罍玉鍾。中者舒玉紵器。金錯
蜀杯。夫一文杯得銅杯十。賈進作價賤。而用不殊。箕子
之譏。始在天子。今在匹夫。古者燔黍食稗而熚音畀豚
以相饗。其後鄉人飲酒。老者重豆。少者立食。一醬一
肉。旅飲而已。及其後賓婚相召。則豆羹白飯。綦膾熟
肉。今民間酒食。殽旅重疊。燔炙滿案。臑音如鼈膾腥麑
卵。鶉鷃橙枸。鮐音台鱧音禮醢醯。衆物雜味。古者庶人春
夏耕耘。秋冬收藏。昏晨力作。夜以繼日。詩云。晝爾于
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非膢音婁臘不休

色非祭祀無酒肉今賓昏酒食接連相因析酲什半
棄事相隨慮無乏日古者庶人糲食藜藿非鄉飲酒
膢臘祭祀無酒肉故諸侯無故不殺牛羊大夫士無
故不殺犬豕今閭巷縣佰阡伯屠沽無故烹殺相聚
野外負粟而往挈肉而歸夫一豕之肉得中年之收
十五斗粟當丁男半月之食古者庶人魚菽之祭春
秋修其祖祠士一廟大夫三以時有事于五祀（月令曰孟春之月其祀戶孟夏祀竈中央祀中霤孟秋祀門孟冬祀行謂之五祀）蓋無出門之祭
今富者祈名嶽望山川椎牛擊鼓戲倡舞像中者南

居當路，水上雲臺，屠羊殺狗，鼓瑟吹笙。貧者雞豕五芳，衛保散臘，傾蓋社場。古者德行求福，故祭祀而寬；仁義求吉，故卜筮而希。今世俗寬於行而求於鬼，怠於禮而篤於祭，嫚親而貴勢，至妄而信日，聽訑言而幸得，出實物而享虛福。古者君子夙夜孳孳思其德，小人晨昏孜孜思其力，故君子不素飡，小人不空食。世俗飾偽行詐，爲民巫祝，以取釐謝，堅頟（音額）健舌，或以成業致富，故憚事之人，釋本相學。是以街巷有巫，閭里有祝。古者無杠樠（音蹣）之寢，牀梭（音俊）之案，及其後

世庶人卽采木之杠葉華之楄士不斤成大夫葦莞而已。今富者黼繡帷幄塗屏錯跗[音夫]中者錦綈高張采畫[音壞]丹漆。古者皮毛草蓐無茵席之加旃蒻[音弱]之美。及其後大夫士復薦草緣蒲平單莞庶人卽草蓐索經單藺[音吝]籧篨而已。今富者繡茵翟柔蒲子露林中者獲皮代旃闒[音達]坐平莞。古者不粥絍不市食。及其後則有屠沽沽酒市脯魚鹽而已。今熟食偏列殽施成市作業墮怠食必趣時楊豚韭卵狗䐑[音摺]馬胺。[音咬]煎魚切肝羊淹雞寒蜩馬駱日蹇捕庯脯腼[音而]羔

豆賜鷇（音谷）膹（音憤）鴈羹。自鮑甘瓠熱粱和炙。古者土鼓凷（音塊）枹（音浮）擊木拊（音府）石以盡其歡。及其後卿大夫有管磬士有琴瑟。往者民間酒會各以黨俗。彈箏鼓缶而已。無要妙之音。變羽之轉。今富者鐘鼓五樂。歌兒數曹。中者鳴竽調瑟鄭儛趙謳。古者瓦棺容尸、木板堲（音即）周。足以收形骸藏髮齒而已。及其後桐棺不衣。采椁不斲（音卓）。今富者繡墻題湊。（音勝。題湊。棺木內向也）中者梓棺楩椁。貧者畫荒衣袍。繒囊緹橐。古者明器有形無實示民不用也。及其後則有醯醢之藏。桐馬偶人彌

祭其物不備今厚資多藏器用如生人郡國繇(音遙)吏

素桑楺(音柔上聲)偶車櫓輪匹夫無貌領桐人衣紈綈占

者不封不樹反虞祭於寢無檀宇之居廟堂之位及

其後則封之庶人之墳半仞其高可隱今富者積土

成山列樹成林臺榭連閣集觀(去聲)增樓中者祠堂屏

閣垣闕罘(音浮)罳(音思罘浮也罳絲也謂織絲之文輕踈浮虛之貌葢宮殿簷戶之間也)

古者鄰有喪舂不相杵巷不歌謠孔子食於有喪者

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今俗因人之喪

以求酒肉幸與小坐而責辦歌舞俳優連笑伎戲古

者男女之際尚矣。嫁娶之服未之以記。及虞夏之後。蓋表布內絲。骨笄象珥。（音耳）封君夫人加錦尚褧而已。今富者皮衣朱貉。繁露環珮。中者長裙交褘。璧端簪珥。古者事生盡愛。送死盡哀。故聖人爲制節。非虛加之。今生不能致其愛敬。死以奢侈相高。雖無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幣者則稱以爲孝。顯名立於世。光榮著於俗。故黎民相慕効。至於廢屋賣業。古者夫婦之好。一男一女而成家室之道。及後士一妾。大夫二。諸侯有姪娣九女而已。今諸侯百數。卿大夫十數。中者

侍御富者盈室是以女或曠怨失時男或放死無匹古者凶年不備豐年補敗仍舊貫而不改作今工異變而吏殊心壞敗成功以匿厥意意極乎功業務存乎面目積功以市譽不恤民之急田野不辟而飾亭落邑居丘墟而高其郭古者不以人力徇於禽獸不奪民財以養狗馬是以財衍而力有餘今猛獸奇蟲不可以耕耘而令當耕耘者養食之百姓或短褐不完而犬馬衣文繡黎民或糠糟不接而禽獸食肉古者人君敬事愛下使民以時天子以天下爲家臣妾

各以其時共(音供)公職。古今之通義也。今縣官多畜奴婢，坐稟衣食，私作產業，爲姦利，力作不盡，縣官失實。百姓或無斗筲之儲，官奴累百金，黎民昏晨不釋事，奴婢垂拱遨遊也。(垂拱言晏安無事，垂衣拱手而已)古者親近而疏遠，貴所同而賤非類，不賞無功，不養無用。今蠻貊無功，縣官居肆，廣屋大第，坐稟衣食。百姓或旦暮不澹，蠻夷或厭酒肉。黎民泮汗勞作。今蠻夷交脛肆踞。古者庶人鹿菲草芰(音枝)。縮絲尚韋而已。及其後則綦下不借，鞔(音漫)鞮(音低)革舄。今富者革中名工，輕靡使容紈

裏紃音巡下趣端縱緣。中者鄧里間作蒯音快苴音蛆秦堅
婢妾韋沓絲履。走者茸芰音杖狗官。古聖人勞躬養神。
節欲適情。尊天敬地。履德行仁。是以上天歆焉。永其
世而豐其年。故堯秀眉高彩。享國百載。及秦始皇覽
怪迂信機祥。使盧生求羨門高。徐沛等入海求不死
之藥。當此之時。燕齊之士釋鋤耒爭言神仙方士。於
是趣咸陽者以千數。言仙人食金飲珠。然後壽與天
地相保。於是數音朔巡狩五嶽。濱海之館以求神仙蓬
萊之屬。數幸之郡縣。富人以貲佐貧者。築道旁。其後

小者亡逃大者藏匿吏捕索掣(音徹)頓。(釋名曰掣制也制頓之使順已)也不以道理名宮之旁廬舍丘落無生苗立樹百姓離心怨思者十有半。(半一作九)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故聖人非仁義不載於己非正道不御於前是以先帝誅文成五利等陛下建學宮親近忠良欲以絕怪惡之端而昭至德之塗也宮室奢侈林木之蠹也器械雕琢財用之蠹也衣服靡麗布帛之蠹也狗馬食人之食五穀之蠹也口腹縱恣魚肉之蠹也用費不節府庫之蠹也漏積不禁田野之蠹也喪祭無

度傷生之蠹也（諺曰蠹衆而木折隙大而墻壞）墮成變故傷功工商上通傷農故一杯棬用百人之力一屏風就萬人之功其爲害亦多矣目修於五色耳營於五音體極輕薄口極甘脆功積於無用財盡於不急口腹不可爲多故國病聚不足卽政怠人病聚不足則身危

救匱第三十

丞相史曰治聚不足奈何

賢良曰盖橈枉者過直（橈通作撓屈也）救文者以質昔者晏子相齊一狐裘三十載故民奢示之以儉民儉示之

以禮方今公卿大夫子孫誠能節車輿適衣服躬親節儉率以敦朴罷園池損田宅內無事乎市列外無事乎山澤農夫有所施其功女紅有所粥其業如是則氣脉和平無聚不足之病矣。

大夫曰孤子語孝躄(音璧)者語杖貧者語仁賤者語治議不在己者易稱(去聲)從旁議者易是其當局則亂故公孫宏布被倪寬練袍衣若僕妾食若庸夫淮南逆於內蠻夷暴於外盜賊不爲禁奢侈不爲節若疲歲之巫徒能鼓口耳何散不足之能治乎

賢良曰、高皇帝之時、蕭曹爲公、滕灌之屬爲卿、濟濟然斯則賢矣、文景之際、建元之始、大臣尚有爭（去聲）引守正之義、自此之後、多承意從欲、少敢直言面議而正刺、因公而狥私、故武安丞相（田蚡也）訟園田爭曲直人主之前、夫九層之臺一傾、公輸子不能正、本朝一邪、伊望不能復、故公孫丞相倪大夫側身行道、分祿以養賢、卑巳以下士、功業顯立、日力不足、無行人子產之繼、而葛繹澎侯之等、（傳曰公孫賀爲丞相封葛繹侯劉屈氂爲左丞相封澎侯）隳壞其緒。紕（音避）亂其紀。毀其客館議堂以爲馬廄

婦舍無養士之禮而尚驕矜之色廉恥陵遲而爭於利矣故良田廣宅民無所之不恥為利者滿朝市列田畜者彌郡國橫暴掣頓大第巨舍之旁道路且不通此固難醫而不可為工大夫勃然作色默而不應

鹽鐵鍼石第三十一

丞相史曰吾聞諸鄭長孫曰君子正顏色則遠暴嫚出辭氣則遠鄙倍矣故言可述行可則此有司夙昔所願覩也若夫劍客論博奕辯盛色而相蘇秦立權以不相假使有司不能取賢良之議而賢

良文學被不遜之名竊爲諸生不取也公孫龍有言曰論之爲道辯故不可以不屬意屬意相寬（顔師古曰屬意猶言注意也）相寬其歸爭爭而不讓則入於鄙今有司以不仁又蒙素飡無以更責雪恥矣（顔師古曰素空也）縣官所招舉賢良文學而及親民偉仕亦未見其能用鍼石而醫百姓之疾也

賢良曰賈生有言曰懇言則辭淺而不入深言則逆耳而失指故曰談何容易談且不易而況行之乎此胡建所以不得其死而吳得幾不免於患也語曰五

盜跖一良人枉木惡直繩。今欲下鍼石通關鬲則恐有盛胡之累。懷鍼橐音托艾則被不工之名。狼跋其胡。載蹎其尾。君子之路。行止之道固狹耳。此子石所以歎息也

除狹第三十二

大夫曰。賢者處大林遭風雷而不迷。愚者雖處平敞大路猶暗惑焉。今守相親剖符贊拜蒞一郡之衆古方伯之位也。受命專制宰割千里。不御於內。善惡在於己。己不能故耳道何狹之有哉。

賢良曰、古之進士也、鄉擇而里選、論其才能、然後官之、勝職任然後爵而祿之、故士修之鄉曲、升諸朝廷、行之幽隱、明足顯著、疏遠無失士、小大無遺功、是以賢者進用、不肖者簡黜、今吏道壅而不選。（古作遴）富者以財賈（音古）官。勇者以死射功。戲車鼎躍。咸出補吏。（衛綰傳曰以戲車為郎顏師古曰若今之弄車之技也）累功積日。或至卿相。垂青繩擐（音灌）銀龜。擅殺生之柄。專萬民之命。弱者猶使羊將狼也。其亂必矣。強者則是予狂夫利劍也。必妄殺生也。是以往者郡國黎民相乘而不能理。或至鋸頸

殺不辜而不能正。執綱紀非其道。蓋博亂愈甚。古者封賢祿能不過百里。百里之中而爲都。疆垂不過五十。猶以爲一人之身。明不能照。聰不得達。故立卿大夫士以佐之。而政治乃備。今守相或無古諸侯之賢。而蒞千里之政。主一郡之衆。施聖主之德。擅生殺之法。至重也。非仁人不能任。非其人不能行。一人之身治亂在己。千里與之轉化。不可不熟擇也。故人主有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懸賞以待功。序爵以俟賢。舉善若不足。黜惡若仇讐。固爲其非功而殘百姓也。夫

傅主德開臣途在於選賢而器使之擇練守相然後任之。

鹽鐵論卷七終

疾貪第三十三

大夫曰然、爲醫以拙矣、又多求謝、爲吏既多不良矣。又侵漁百姓。顏師古曰侵漁言侵奪百姓若漁者之取魚也長吏厲諸小吏。厲病也小吏厲諸百姓。故不患擇之不熟。而患求之與得異也。不患其不足也。患其貪而無厭也。

賢良曰、古之制爵祿也、卿大夫足以潤賢厚士足以優身及黨、庶人爲官者、足以代其耕而食其祿、今小吏祿薄。郡國繇役遠至三輔。粟米貴不足相贍。常居

則匱於衣食。有故則賣畜粥業。非徒是也。繇吏相遣。官庭攝追。小計權吏。行施乞貸。長吏侵漁。上府下求之縣。縣求之鄉。鄉安取之哉。語曰。貨賂下流。猶水之赴下。不竭不止。今大川江河飲巨海。巨海受之。而欲谿谷之讓流潦。百官之廉不可得也。夫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之身。故貪鄙在率。不在下。教訓在政不在民也。

大夫曰、賢不肖有質。而貪鄙有性。君子內潔己而不能純教於彼。故周公非不正。管蔡之邪。子產非

不正鄧晳之僞也。夫內不從父兄之教。外不畏刑法之罪。周公子產不能化必也。今一二則責之有司。有司豈能縛其手足而使之無爲非哉。

賢良曰、騶馬不馴。御者之過也。百姓不治。有司之罪也。春秋刺譏不及庶人。責其率也。故古者大夫將臨刑。聲色不御。刑以當矣。猶三巡而嗟歎之。其耻不能以化而傷其不全也。政教闇而不著。百姓顛蹶音決而不扶。猶赤子臨井焉。聽其入也。若此則何以爲民父毋。故君子急於教。緩於刑。刑一而正百。殺一而愼萬。

是以周公誅管蔡而子產誅鄧晳也刑誅一施民遵禮義矣夫上之化下若風之靡草無不從教何一一而縛之也

後刑第三十四

大夫曰古之君子善善而惡惡人君不畜惡民農夫不畜無用之苗無用之苗苗之害也無用之民民之賊也鉏一害而衆苗成刑一惡而萬民說雖周公孔子不能釋刑而用惡家之有鉏子器皿不居況鉏民乎民者教於愛而聽刑故刑所以正民

鉏所以別苗也

賢良曰古者篤教以導民明辟以正刑刑之於治猶策之於御也良工不能無策而御有策而勿用聖人假法以成教教成而刑不施故威厲而不殺刑設而不犯今廢其紀綱而不能張壞其禮義而不能坊民陷於罔從而獵之以刑是猶開其闌牢發以毒矢也不盡不止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夫不傷民之不治而伐已之能得姦猶弋者覩鳥獸挂罻音尉羅而喜也今天下之被詐者不

必有管蔡之邪、鄧晳之僞。恐苗盡而不別。民欺而不治也。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故民亂反之政、政亂反之身、身正而天下定。是以君子嘉善而矜不能。恩及刑人。德潤窮夫。施惠說爾。行刑不樂也。

授時第三十五

大夫曰、共其地、居是世也、非有災害疾疫、獨以貧窮、非惰則奢也。無奇業旁入、而猶以富給、非儉則力也。今曰施惠說爾、行刑不樂、則是閔無行之人、而養惰奢之民也。故晏子不爲惠、惠惡者不爲仁

賢良曰、三代之盛無亂萌。教也。夏商之季世無順民。俗也。是以王者設庠序、明教化、以坊道其民、及政教之洽、性仁而喻善、故禮義立則耕者讓於野、禮義壞則君子爭於朝、人爭則亂、亂則天下不均。故或貧或富。富則仁生。澹則民爭止。昬暮叩人門戶求水火、貪夫不悋。何則、所饒也。夫爲政而使菽粟如水火、民安有不仁者乎、

大夫曰、博戲馳逐之徒、皆富人子弟、非不足者也、故民饒則僭侈、富則驕奢、坐而委蛇。起而爲非、未

見其仁也、夫居事不力、用財不節、雖有財如水火、窮乏之可立而待也、有民不畜、有司雖助之耕織、其能足之乎

賢良曰、周公之相成王也、百姓饒樂、國無乏人、非代之耕織也、易其田疇、薄其稅歛、則民富矣、上以奉君親、下無饑寒之憂、則教可成也、語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從義而從善、莫不入孝出悌、夫何奢侈暴慢之有、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百姓足而知榮辱故民易與適禮難與適道

大夫曰縣官之於百姓若慈父之於子也忠焉能勿誨乎愛之而勿勞乎故春親耕以勸農賑貸以贍不足通滴水出輕繫使民務時也蒙恩被澤而至今猶以貧困其難與適道若是夫

賢良曰古者春省耕以補不足秋省斂以助不給民勤於財則貢賦省民勤於力則功業牢為民愛力不奪須臾故召伯聽斷於甘棠之下為妨農業之務也今時雨澍澤（澍時雨生萬物也）種懸而不得播秋稼零落乎野而不得收田疇赤地而停落成市發春而後懸青

幡而策土牛。殆非明主勸耕稼之意而春令之所謂也。

水旱第三十六

大夫曰。禹湯聖主。后稷伊尹賢相也。而有水旱之災。水旱天之所爲。饑穰陰陽之運也。非人力。故太歲之數。在陽爲旱。在陰爲水。六歲一饑。十二歲一荒。天道固然。殆非獨有司之罪也。

賢良曰。古者政有德。則陰陽調。星辰理。風雨時。故循行於內。聲聞於外。爲善於下。福應於天。周公載紀而

天下太平。國無夭傷。歲無荒年。當此之時、雨不破塊。風不鳴條。旬而一雨。雨必以夜。無邱陵高下皆熟。詩曰、有渰萋萋、興雨祁祁。今不省其所然、而曰陰陽之運也。非所聞也。孟子曰、野有餓殍、不知收也。狗豕食人食、不知檢也。爲民父母、民饑而死、則曰非我也。歲也、何異乎以刃殺之、則曰非我也。兵也。方今之務在除饑寒之患。罷鹽鐵。退權利。分土地。趣本業。養桑麻。盡地力也。寡功節用。則民自富。如是則水旱不能憂。凶年不能累也。

大夫曰、議者貴其辭約而指明、可於衆人之聽、不至繁文稠辭、多言害有司化俗之計、而家人語、陶朱爲生本末異徑。一家數事。而治生之道乃備。今縣官鑄農器。使民務本。不營於末。則無饑寒之累。鹽鐵何害而罷。

賢良曰農天下之大業也。鐵器民之大用也。器用便利。則用力少而得作多。農夫樂事勸功。用不具則田疇荒。穀不殖。用力鮮。功自半。器便與不便。其功相什而倍也。縣官鼓鑄鐵器。大抵多爲大器。務應員程。不

給民用民用鈍弊割草不痛是以農夫作劇得獲者少。百姓苦之矣

大夫曰卒徒工匠以縣官日作公事財用饒器用備家人合會褊於日而勤於用鐵力不銷鍊堅柔不和故有司請總鹽鐵一其用平其賈(通作價)以便百姓公私雖虞夏之爲治不易於此吏明其教工致其事則剛柔和器用便此則百姓何苦而農夫何疾

賢良曰卒徒工匠故民得占租鼓鑄煮鹽之時鹽與

五穀同賈。（價通作）器和利而中用、今縣官作鐵器、多苦惡、（臣瓚曰謂作鐵器民患苦其不好也顏師古曰鹽既味苦器又脆惡故總云苦惡也）用費不省、卒徒煩而力作不盡、家人相一、父子戮力、各務爲善器、器不善者不集。農事急、輓運衍之阡陌之間。民相與市買、得以財貨五穀新弊易貨、或貰民、不棄作業、置田器、各得所欲、更繇省約、縣官以徒復作繕治道橋、諸發民便之、今總其原、一其賈、器多堅𥗴、（音坑）善惡無所擇、吏數不在、器難得、家人不能多儲、多儲則鎮生。棄膏腴之日。遂市田器則後良時。鹽鐵賈貴、百

姓不便。貧民或木耕手耨。土耰啖（音談）食。鐵官賣器不售。或頗賦於民。卒徒作不中程。時命助之。發徵無限。更繇以均劇。故百姓疾苦之。古者千室之邑。百乘之家。陶冶工商。四民之求。足以相更。故農民不離畦畝而足乎田器。工人不斬伐而足乎陶冶。不耕田而足乎粟米。百姓各得其便。而上無事焉。是以王者務本不作末。去炫燿。除雕琢。湛民以禮。示民以樸。是以百姓務本不營於末。

崇禮第三十七

大夫曰、飾几杖、修樽俎、爲賓非爲主也、炫燿奇怪。
所以陳四夷、非爲民也。夫家人有客。尚有倡優奇
變之樂。而况縣官乎。故列羽旄、陳戎馬、以示威武、
奇蟲珍怪、所以示懷廣遠、明德遠國莫不至也、
賢良曰、王者崇禮施德、上仁義而賤怪力、故聖人絕
而不言、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不可棄
也、今萬方絕國之君奉贄獻者、懷天子之盛德而欲
觀中國之禮儀。故設明堂辟雍以示之。揚干戚昭雅
頌以風之。今乃玩好不用之器。奇蟲不畜之獸角抵

諸戲炫燿之物陳夸之。殆與周公待遠方殊。昔周公處謙以卑上執禮以治下。天下。辭越裳之贄見恭讓之禮。既與入文王之廟。是見大孝之禮也。目覩威儀干戚之容耳聽清歌雅頌之聲。心充至德欣然以歸此四夷所以慕義內附。非重譯狄鞮來觀猛獸熊羆也。狄鞮西方之民也 夫犀象兕虎南夷之所多也。騾驢馲駞北狄之常畜也。中國所鮮上聲。外國賤之。南越以孔雀珥門戶。崑山之旁以玉璞抵烏鵲。今貴人之所賤。珍人之所饒非所以厚中國明盛德也。隋和之名寶也

而不能安危存亡故喻德示威惟賢臣良相不在犬馬珍怪是以聖王以賢爲寶不以珠玉爲寶昔晏子修之罇俎之間而折衝乎千里不能者雖隋和滿篋無益於存亡隋和謂隋侯之珠和氏之璧也

大夫曰晏子相齊三君崔慶無道刼其君亂其國靈公同圍莊公弑死景公之時晉人來攻取垂都舉臨菑邊邑削城郭焚宮室燎寶器盡何衝之所能折乎由此觀之賢良所言賢人爲寶則損益無輕重也

賢良曰、管仲去魯入齊、齊伯魯削、非持其眾而歸齊也。伍子胥挾弓干闔閭、破楚入郢、非負其兵而適吳也。故賢者所在國重、所去國輕、楚有子玉得臣、文公側席。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夫臣所在、辟除開塞者亦遠矣。故春秋曰、山有虎豹、葵藿爲之不採。國有賢士、邊境爲之不害也。

備胡第三十八

大夫曰、鄙語曰、賢者容不辱、以世俗言之、鄉曲有桀人尚辟之、今明天子在上、匈奴公爲寇、侵擾邊

境是仁義犯而藜藿不採昔狄人侵太王匡人畏孔子故不仁者仁之賊也是以縣官厲武以討不義設機械以備不仁

賢良曰匈奴處沙漠之中生不食之地天所賤而棄之無壇宇之居男女之別以廣野為閭里以穹廬為家室衣皮蒙毛食肉飲血會市行[枕卉]牧豎居如中國之麋鹿耳好事之臣求其義責之禮使中國干戈至今未息萬里設備此兎罝之所刺故小人非公侯腹心干城也

大夫曰、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四方之衆、其義莫不願爲臣妾、然猶修城郭、設關梁、厲武士、備衛於宮室、所以遠折難（去聲）而備萬方者也。今匈奴未臣、雖無事、欲釋備、如之何。

賢良曰、吳王所以見禽於越者、以其越近而陵遠也。秦所以亡者、以外備胡越、而內亡其政也。夫用軍於外、政敗於內、備爲所患、增主所憂。故人主得其道、則遐邇潛行而歸之、文王是也。不得其道、則臣妾爲寇、秦王是也。夫文衰則武勝、德盛則備寡。

大夫曰往者四夷俱强並爲寇虐朝鮮踰徼劫燕之東地東越東海略浙江之南南越內侵滑服令氏僰人冉駹音尨巂音髓唐昆明之屬擾隴西巴蜀今三垂已平唯北邊未定夫一舉則匈奴中外震懼釋備而何寡也

賢良曰古者君子立仁修義以綏其民故邇者習善遠者順之是以孔子仕於魯前仕三月及齊平後仕三月及鄭平務以德安近而綏遠當此之時魯無敵國之難鄰境之患强臣變節而忠順故季桓隳其都

城。大曰畀義而合好齊人來歸鄆（音運）讙（音歡）龜陰之田
故爲政而以德非獨辟害折衝也所欲不求而自得
今百姓所以囂囂中外不寧者咎在匈奴內無室宇
之守外無田疇之積隨美草甘水而驅牧匈奴不變
業而中國以騷動矣風合而雲解就之則亡擊之則
散未可一世而舉也

大夫曰古者明王討暴衛弱定傾扶危衛弱扶危
則小國之君說討暴定傾則無罪之人附今不征
伐則暴害不息不備則是以黎民委敵也春秋貶

諸侯之後。刺不卒戍行役戍備自古有之。非獨今也。

賢良曰匈奴之地廣大。而戎馬之足輕利。其勢易搖動也。利則虎曳。音異病則鳥折。辟鋒銳而牧罷極。少發則不足以更適。多發則民不堪其役。役煩則力罷。用多則財乏。二者不息。則民遺怨。此秦之所失民心隕社稷也。古者天子封畿千里。繇役五百里。勝聲相聞。疾病相恤。無過時之師。無踰時之役。內節於民心而事適其力。是以行者勸務。而止者安業。今山東之戎

馬甲士戍邊郡者絕殊遼遠身在胡越心懷老母老母垂泣室婦悲恨推其饑渴念其寒苦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之我哀故聖人憐其如此閔其久去父母妻子暴露中野居寒苦之地故春使使者勞賜舉失職者所以哀遠民而慰撫老母也漢昭紀曰始元元年赦天下賜民百戶牛酒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國舉賢良問民所疾苦寃失職者德惠甚厚而吏未稱去聲奉職承詔以存恤或侵侮士卒與之爲市并力兼作使之不以理故也士卒失職而老母

妻子感恨也宋伯姬愁思而宋國火魯妾不得意而
魯寢災今天下不得其意者非獨西宮之女宋之老
母也春秋動衆則書重民也宋人圍長葛譏久役也
君子之用心必若是大夫默然不對

鹽鐵論卷八終

鹽鐵論卷九

執務第三十九

丞相史曰先王之道軼音溢人而難復賢良文學之言深遠而難行夫稱上聖之高行道至德之美言非當世之所能及也願聞方今之急務可復行於政使百姓咸足於衣食無乏困之憂風雨時五穀熟螟螣音特不生天下安樂盜賊不起流人還音旋歸各反其田里吏皆廉正故以奉職元元各得其理也

賢良曰、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耳。詩云、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有求如關雎、好德如河廣。何不濟不得之有。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及、離(去聲)道不遠也。顏淵曰、舜獨何人也、回何人也、夫思賢慕能、從善不休、則成康之俗可致、而唐虞之道可及。公卿未思也。先王之道、何遠之有。齊桓公以諸侯思王政、憂周室、匡諸夏之難、平夷狄之亂、存亡接絕、信義大行、著于天下、邵陵之會、予(上聲)之為主、傳曰、予積也。故土積而成山阜、水積而成江海、行積而成君

子孔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而欲得之各反其本復諸古而已。詩序曰河廣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古者行役不踰時春行秋反秋往春來寒暑未變衣服不易固已還矣夫婦不失時人安和如適獄訟平刑罰得則陰陽調風雨時上不苛擾下不煩勞各修其業安其性則螟蟘音特今文作螣不生而水旱不起賦斂省而農不失時則百姓足而流人歸其田里上清靜而不欲則下廉而不貪若今則繇役極遠盡寒苦之地危難之處涉胡越之域今茲往而來歲還音旋父母延頸

而西望男女怨曠而相思身在東楚志在西河故一人行而鄉曲恨一人死而萬人悲賈捐之曰孝武採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爲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北却匈奴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故民離怨若此

詩云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父母何怙念彼恭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吏不奉法以存撫倍公任私各以其權充其嗜欲人愁苦而怨思上不恤理則惡政行而邪氣作邪氣作則蟲螟生而水旱起若此雖禱祀雩祝用事百神無時豈能調陰陽而息盜賊矣

能言第四十

大夫曰盲者口能言白黑而無目以別之儒者口能言治亂無能以行之夫坐言不行則牧童兼烏獲之力逢須苞堯舜之德故使言而近則儒者何患於治亂而盲人何患於白黑哉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故卑而言高能言而不能行者君子恥之矣烏獲秦武王之力士舉龍文鼎者逢須古本作逢蒙荀子淮南子及王褒頌又作逢門

賢良曰能言而不能行者國之寶也能行而不能言者國之用也兼此二者君子也無一者烏獲逢須也

言滿天下、德覆四海、周公是也、口言之、躬行之、豈若默然載施其行而已、則執事亦何患何耻之有、今道不舉而務小利。慕於不急以亂羣意。君子雖貧勿為可也、藥酒病之利也、正言治之藥也。公卿誠能自強自忍食文學之至言。去權詭。罷利官。一歸之於民親以周公之道。則天下治而頌聲作。儒者安得治亂而患之乎。

鹽鐵取下第四十一

大夫曰、不軌之民。困橈公利。而欲擅山澤。從文學

賢良之意則利歸於下而縣官無可爲者上之所行則非之上之所言則譏之專欲損上徇下虧主而適臣尚安得上下之義君臣之禮而何頌聲能作也

賢良曰古者上取有量自養有度樂歲不盜年饑則肆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藉斂不過十一君篤愛臣盡力上下交讓而天下平浚發爾私上讓下也遂及我私先公職也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義而後其君也君君臣臣何爲其無禮義乎及周之末塗德惠

寒而嗜欲。衆君奢侈而上求多。民困於下怠於公事。是以有履畝之稅。碩鼠之詩作也。詩序曰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衞靈公當隆冬興衆穿池、海春諫曰、天寒百姓凍餒。願公之罷役也、公曰、天寒哉、我何不寒哉、王褒曰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夏之鬱燠襲貂狐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人之言曰。安者不能恤危。飽者不能食饑。故餘粱肉者難爲言隱約。處佚樂者難爲言勤苦。夫高堂邃宇廣廈洞房者。不知專屋狹廬上漏下濕者之瘤也。繫馬百駟、貨財充內、儲陳納新者。不知有旦無暮稱貸

者之急。廣第唐園，良田連比者，不知無運踵之業竄頭宅者之役也。原馬被山，牛羊滿谷者，不知無孤豚瘠犢者之窶也。高枕談臥，無叫號者，不知憂私責音債與吏正戚者之愁也。被紈躡韋，搏粱齧肥者，不知短褐之寒、糠粃之苦也。從容房闈之間，垂拱持案食者，不知蹠音卒耒躬耕者之勤也。乘堅驅良，列騎成行者，不知負擔步行者之難也。同床旃席，侍御滿側者，不知負輅輓船，登高絕流者之難也。衣去聲輕暖，被音披英裘，處溫室，載安車者，不知乘邊城，飄胡代，鄉音向清風

者之危寒也妻子好合子孫保之不知老母之顦顇匹夫之悲恨也耳聽五音目視弄優者不知蒙流矢距敵方外之死者也東嚮伏几振筆如文調者不知求索之急箠推上聲楚之痛者也坐旃茵之上按圖籍之言若易然亦不知步涉者之難也昔商鞅之任秦也刑人若刈菅音間茅用師若彈丸從軍旅者暴骨長城戍漕者輦車相望生而往死而還音旋彼獨非人子耶故君子仁以恕義以度音鐸所好惡與天下共之所不施不仁者公劉好貨居者有積行者有囊大王

好色內無怨女外無曠夫文王作刑國無怨獄武王行師士樂為之死民樂為之用若斯則民何苦而怨何求而譏公卿愀然寂若無人於是遂罷議止詞奏曰賢良文學不明縣官事猥音委以鹽鐵而為不便請且罷郡國榷酤關內鐵官奏可賢良文學既拜咸取列大夫辭丞相御史

擊之第四十二

大夫曰前議公事賢良文學稱引往古頗乖世務論者不必相反期於可行往者縣官未事胡越之

時邊城四面受敵北邊尤被其苦先帝絕三方之難去聲撫從方國以爲蕃蔽窮極郡國以討匈奴匈奴壞界獸圈孤弱無與此困亡之時也遼遠不遂使得復喘息休養士馬負給音急西域西域迫近胡寇沮心內解必爲巨患是以主上欲掃除煩倉廩之費也終日逐禽罷而釋之則非計也蓋舜紹緒禹成功今欲以小舉擊之如何

文學曰異時縣官修輕賦公用饒人富給其後保胡越通四夷費用不足於是興利害算車船以訾音紫助

邊。漢武紀曰元光六年冬初算商車李奇曰始稅商賈車船令出算也贖罪告緡與人以患矣。甲士死於軍旅。中士罷音疲於轉漕。仍之以科適吏徵發極矣。漢武紀曰天漢四年春正月朝諸侯王于甘泉宮發天下七科讁及勇敢士張晏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壻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也夫勞而息之極而反本。古之道也。雖舜禹興不能易也。

大夫曰、昔夏后底洪水之災。百姓孔勤。罷音疲於籠臿音察及至其後、咸享其功。先帝之時、郡國頗煩於戎事。然亦寬三陲之役。語曰、見機不遂者隕功。一

日違敵。累世爲患。先軫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休勞用供。困弊乘時。帝王之道。聖賢之所不能失也。功業有緒。惡勞而不卒。猶耕者勌休而困止也。夫事輟者無功。耕怠者無獲也。

文學曰。地廣而不德者國危。兵强而凌敵者身亡。虎兕相據。而螻蟻得志。兩敵相機。而匹夫乘間。是以聖王見利慮害。見遠存近。方今爲縣官計者。莫若偃兵休士。厚幣結和親。修文德而已。若不恤人之急。不計其難。弊持以窮無用之地。亡十獲一。非文學之所知

也。

結和第四十三

大夫曰漢興以來修好結和親所聘遺單于者甚厚然不紀重質厚賂之故改節而暴害滋甚先帝覩其可以武折而不可以德懷故廣將帥招奮擊以誅厥罪功勳粲然著於海内藏於紀府何命亡十獲一乎。漢武紀曰元光二年春詔問公卿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金幣文繡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嫚侵盜亡已邊境被害朕甚閔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王恢建議宜擊夏六月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爲將屯將

軍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將三十萬衆屯馬邑谷中誘致單于欲襲擊之單于入塞覺之走出

夫偷安者後危。慮近者憂邇。賢者離俗。知士權行。君子所慮。衆庶疑焉。故民可以觀成。不可與圖始。此有司所獨見。而文學所不覩。

文學曰。往者匈奴結和親。諸夷納貢。即君臣外內相信。無胡越之患。當此之時。上求寡而易澹。民安樂而無事。耕田而食。桑麻而衣。家有數年之稸。縣官餘貨財。閭里耆老。或及其澤。韓安國曰高皇帝嘗圍于平城匈奴至而投鞍高于城者數所平城之厄七日不食天下歎之及解圍反位無忿怨之色雖得天下而不報平城之怨若非以力不

能也夫聖人以天下爲度者也不以己之私怒傷天下之公義故遣劉敬結爲和親至今爲世利孝文皇帝嘗一志天下之精兵於當谿廣武無尺寸之功天下黔首約要之民無不憂者孝文皇帝悟兵之不可宿也乃爲和親之約至今爲後世利兩主之迹足以爲效自是之後、退文任武苦師勞衆以略無用之地立郡沙石之間民不能自守。發屯乘城輓輦而澹之。愚竊見其亡。不覩其成。

大夫曰、匈奴以虛名市於漢而實不從、數爲蠻貊所紿。音怠不痛之何故也。高皇帝仗劍定九州。今以九州而不行於匈奴。閭里常民尚有梟散。梟散流離也關西人謂梟曰流離故云梟散況萬里之主與小國之匈奴乎。夫

以天下之力勤何不權。以天下之士民何不服。今有帝名而威不信（音倨）長城。反賂遺而尚踞敖。此五帝所不忍。三王所畢（必一作）怒也。（匈奴傳曰太初四年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征和四年單于遣使遺漢書云南有大漢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也不爲小禮以自煩今欲與漢閩大關取漢女爲妻歲給遺我櫱酒萬石稷米五千斛雜繒萬匹它如故約則邊不相盜矣）

文學曰。湯事夏而卒服之。周事殷而卒滅之。故以大御小者王（去聲）。以強凌弱者亡。聖人不因其衆以兼國。良御不困其馬以兼道。故造父之御不失和。聖人之

治不倍德。秦攝利銜以御宇內。執修箠以笞八極。驂服以罷〔音疲〕而鞭策愈加。故有傾銜遺箠之變。士民非不衆。力勤非不多也。皆內倍外附而莫爲用。此高皇帝所以仗劍而取天下也。夫兩主好合。內外交通。天下安寧。世世無患。士民何事。三王何愁焉

大夫曰。伯翳之始封秦。地爲七十里。穆公開伯〔音霸〕孝公廣業。自卑至上。自小至大。故先祖基之。子孫成之。軒轅戰涿鹿。殺兩曎〔音擇〕蚩尤而爲帝。湯武伐夏商。誅桀紂而爲王。黃帝以戰成功。湯武以伐成

孝故手足之勤腹腸之養也當世之務後世之利也今四夷內侵不攘萬世必有此長患先帝興義兵以誅暴強東滅朝鮮西定冉駹音尨南夷傳曰自筰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冉駹最大顏師古曰今夔州開州首領多姓冉者本皆冉種也南擒百越北挫強胡李牧追匈奴以廣北州湯武之舉蚩尤之兵也故聖主斥地非私其利用兵非徒奮怒也所以匡難避害以為黎民遠慮

文學曰秦南禽勁越北卻強胡竭中國以役四夷人罷極而主不恤國內潰而上不知是以一夫倡而天

下和兵破陳涉地奪諸侯何嗣之所利詩云雍雍鳴鳱旭日始旦登得前利不念後咎故吳王知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遂之患秦知進取之利而不知鴻門之難是以知一而不知十也周謹小而得大秦欲大而亡小語曰前車覆後車戒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矣

誅秦第四十四

大夫曰秦楚燕齊周之封國也三晉之君齊之田氏諸侯家臣也內守其國外伐不義地廣壤進故

立號萬乘而爲諸侯宗周室修禮長文然國翦弱不能自存東攝六國西畏於秦身以放遷宗廟絕祀賴先帝大惠紹興其後封嘉潁川號周子男君古本作周子南君顔師古曰子南其封邑之號以爲周後故總言周子南君也秦既幷天下東絕沛水幷滅朝鮮南取陸梁北却胡狄西略氐羌立帝號朝四夷舟車所通足迹所及靡不畢至非服其德畏其威也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於人矣

文學曰禹舜堯之佐也湯文夏商之臣也其所以從

八極而朝海內者非以陸梁之地兵革之威也秦紀曰始皇三十三年發諸亡人贅壻賈人略取陸梁地爲桂林司馬貞曰南方之人其性陸梁故曰陸梁晉灼曰走者陸梁而跳也秦楚三晉號萬乘不務積德而負相搆兵爭強而卒俱亡雖以進壤廣地如食葥之充腸也廣雅曰附子一歲曰葥子二歲烏喙三歲附子四歲烏頭五歲天雄蘇秦爲燕說齊王曰人之飢所以不食烏喙者以爲雖偷充腹而與死同患也欲其安存何可得也夫禮讓爲國者若江海流彌久不竭其本美也苟爲無本若蒿火暴怒而無繼其亡可立而待戰國是也周德衰然後列於諸侯至今不絕秦力盡而滅其族安得朝人

也、

大夫曰、中國與邊境。猶支體與心腹也。夫肌膚寒於外、腹腸疾於內、內外之相勞、非相爲助也。脣亡則齒寒。支體傷而心憯音慘怛。故無手足則支體廢、無邊境則內國害。昔戎狄攻太王於邠、踰岐梁而與秦界於涇渭、東至晉之陸渾、侵暴中國、中國疾之、今匈奴蠶食內侵、遠者不離其苦、獨邊境蒙其敗、詩云、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不征備則暴害不息、故先帝興義兵以征厥罪、遂破祁連天山、散其

聚燕、北略至龍城、大圍匈奴、單于失魂、僅以身免。乘奔逐北、斬首捕虜十餘萬、控弦之民、旃裘之長。莫不沮膽挫折遠遁。遂乃振旅、渾（古本作昆）耶（古本作邪）率其衆以降、置五屬國以距胡、則長城之內。河山之外、罕被寇菑。（古菑）於是下詔令減戍漕寬繇役。初雖勞苦、卒獲其慶。（匈奴傳曰元狩二年春漢使大將軍衛青將大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攻祁連山得胡首虜三萬餘級衛青傳曰其秋單于怒昆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爲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昆邪休屠王恐謀降漢於是天子甚嘉驃騎之功減隴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

文學曰周累世積德天下莫不願以爲君故不勞而王恩施由近及遠而蠻貊自至秦任戰勝以兼天下小海内而貪胡越之地使蒙恬擊胡取河南以爲新秦而亡其故秦築長城以守胡而亡其所守往者兵革亟動師旅數起長城之北還車遺鏃相望及李廣利等輕計還馬足莫不寒心雖得渾耶不能更所亡此非社稷之至計也應劭曰更償也言所得不足以償其所失也李廣傳曰天漢二年秋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於祈連天山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餘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專走二師也

伐功第四十五

大夫曰、齊桓公越燕伐山戎、破孤竹、殘令支、古本作離枝令離聲相近也趙武靈王踰句注、過代谷、略濊林胡樓煩、燕襲走東胡、辟地千里、度遼東而攻朝鮮、蒙公為秦擊走匈奴、若鷙鳥之追羣雀。匈奴勢慴音疊不敢南面而望十餘年。慴懼也及其後蒙公死而諸侯叛秦、中國擾亂、匈奴紛紛、乃敢復為邊寇。夫以小國燕趙、尚猶却寇虜以廣地。今以漢國之大、士民之力、非特齊桓之衆、燕趙之師也。然匈奴久未服

者羣臣不并力上下未諧故也。

文學曰、古之用師非貪壤土之利救民之患也。民思之者若旱之望雨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故憂人之患者民一心而歸之湯武是也。不愛民之死力盡而潰叛者秦王是也。孟子曰、君不鄉道不由仁義而爲之强戰雖克必亡、此中國所以擾亂非蒙恬死而諸侯叛秦昔周室盛也越裳氏來獻百蠻致貢其後周衰諸侯力征蠻貊分散各有聚黨莫能相一是以燕趙能得意焉其後匈奴稍强蠶食諸侯故破走月支氏

因兵威徙小國引弓之民并爲一家一意同力故難制也前君爲先帝畫匈奴之冊（通作策）兵據西域奪之便勢之地以候其變以漢之强攻於匈奴之衆若以强弩潰癰疽越之禽吳豈足道哉上以爲然用君之義聽君之計雖越王之任種蠡不過以搜粟都尉爲御史大夫持政十有餘年未見種蠡之功而見靡弊之効匈奴不爲加俛（音免）而百姓黎民以敝矣是君之冊不能弱匈奴而反衰中國也善爲計者固若此乎

蔡邕曰夫邊陲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國之困胃背之癰疽也

鹽鐵論卷十

西域第四十六

大夫曰、往者匈奴據河山之險、擅田牧之利、民富兵強、行入為寇。則句注之內驚動、而上郡以南咸城、文帝時虜入蕭關、烽火通甘泉、群臣懼不知所出、乃請屯京師以備胡、（匈奴傳曰孝文十四年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千乘十萬騎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胡西役大宛康居之屬。南與群羌通。先帝推讓斥奪廣饒之地、建張掖以西、隔絕羌胡。瓜分其援、是以西域之國、皆內拒匈奴

蹶其右臂曳劒而走。故募人田畜以廣用長城以南濱塞之郡。馬牛放縱。蓄積布野未覩其計之所過也。匈奴傳曰元鼎三年漢東拔濊貉朝鮮以為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絶胡與羌通之路夫以弱越而遂意强吳才地計衆非鈞也。主思臣謀其往必矣。

文學曰。吳越迫於江海。三川循環之處。於五湖之間。地相迫壤相次其埶易相禽通作擒也。金鼓未聞旌旗未舒行音行陳音陣未定兵以接矣。師無輜重之費士無乏絶之勞。此所謂食於厨倉而戰於門郊者也。今匈

奴牧於無窮之澤。東西南北不可窮極雖輕車利馬不能得也。況負重羸兵以求之乎。其勢不相及也。茫茫乎若行九皐。未知所止。皓皓一作浩浩乎若無網羅而漁江海。雖及之。三軍罷弊。適遺之餌也。故明王知其所無利。以為役不可數行。而權不可久張也。故詔公卿大夫賢良文學所以復枉興微之路。公卿宜思百姓之急。匈奴之害。緣聖主之心。定安平之業。今乃轉忽於末計。雖本議不順上意。未為盡於忠也。

大夫曰。初貳師不克宛而還也。議者欲使人主不

遂忿則西域皆叛離畔於胡胡得其國而益强。先帝絕奇聽行武威。遂襲宛宛舉國以降效其器物致其寶馬。烏孫之屬駭瞻請為臣妾。匈奴失魄。奔走遁逃雖未盡服遠處寒苦墝音埆音之地。壯者死於祁連天山。其孤未復。漢武帝記曰太初元年秋八月行幸安定遣貳師將軍李廣利發天下讁民西征大宛四年春貳師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作西極天馬之歌顏師古曰天山即祁連山也匈奴謂天為祁連今鮮卑語尚然也故群臣議以為匈奴困於漢兵折翅傷翼可遂擊服。會先帝棄群臣。以故匈奴不革。譬如為山未[illegible]簣而止。棄功

業而無斷成之理。是棄與胡而資強敵也。輟幾沮成爲主計若斯。亦未可謂盡忠也。

文學曰、有司言外國之事。議者皆激一時之權。不慮其後。張騫言大宛之天馬汗血。安息之眞玉大鳥。縣官既聞如甘水焉。乃大興師伐宛。歷數期而後克之。夫萬里而攻人之國。兵不戰而物故過半。顏師古曰物故謂死也言其同於死物而故也雖破宛得寶馬。非計也。當此之時。將卒方亦面而事四夷。師旅相望。郡國並發。黎人困苦。姦僞萌生。盜賊並起。守尉不能禁。城邑不能止。然後遣

上大夫衣繡衣以興擊之。當此時、百姓元元。莫必其命。故山東豪傑頗有異心。漢武紀曰天漢二年秋泰山琅邪羣盜徐敦等阻山攻城道路不通遣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杖斧分部逐捕刺史郡守以下皆伏誅賴先帝聖靈斐然。其咎皆在於欲畢匈奴而遠幾也。爲主計若此。可謂忠乎。

世務第四十七

大夫曰。諸生妄言。議者令可詳用。無徒守椎車之語。滑稽而不可修。崔浩曰滑稽酒器也出酒終日不已姚察曰滑稽猶俳諧也滑讀如字稽音計也以言諧語滑利其智計疾出故云滑稽也夫漢之有匈奴譬

若木之有蠹猶人有疾不治則寖以深故謀臣以爲擊奪以困極之諸生言以德懷之此有其語而不可行也諸生上無以似三王下無以似近秦令有司可舉而行當世安蒸庶而寧邊境者乎

文學曰昔齊桓公內附百姓外綏諸侯存亡接絕而天下從風其後德虧行衰葵丘之會振而矜之叛者九國春秋刺其不崇德而崇力也故任德則強楚告服遠國不召而自至任力則近者不親小國不附此其效也誠上觀三王之所以昌下論秦之所以亡中

迹齊桓所以興去武行文廢力尚德罷關梁除障塞以仁義導之則北垂無寇虜之憂中國無干戈之事矣

大夫曰事不豫辦不可以應卒內無備不可以禦敵詩云誥爾民人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故有文事必有武備昔宋襄公倍楚而不備以取大辱焉身執囚而國幾亡故雖有誠信之心不知權變危亡之道也春秋不與中國爲禮爲其無信也匈奴貪狠因時而動乘可而發飇舉電至而欲以誠信之

心金帛之寶而信無義之詐是猶親蹠（音質）蹻（音腳）而扶猛虎也

文學曰春秋王者無敵言其仁厚其德美天下賓服莫敢受交也（淮南王安曰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拔也）德行延及方外舟車所臻足迹所及莫不被澤蠻貊異國重譯自至方此之時天下和同君臣一德外內相信上下輯睦兵設而不試干戈藏而不用老子曰兕無所用其角螫蟲無所輸其毒故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世安得蹠蹻而親之乎

大夫曰、布心腹、質情素、信誠內感、義形乎色、宋華元楚司馬子反之相覩也、符契內合、誠有以相信也、今匈奴挾不信之心、懷不測之詐、見利如前、（如一作而古而字通作如字樂府艾而張亦作艾如張）乘便而起、潛進市側、以襲無備、是猶措重寶於道路而莫之守也、求其不亡、何可得乎。

文學曰、誠信著乎天下、醇德流乎四海、則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執禽而朝之、故正近者不以威、來遠者不以武、德義修而任賢良也、故民之於事、辭佚而就

勞於財也辭多而就寡上下交讓。道路鴈行方此之時、賤貨而貴德。重義而輕利。賞之不竊。何寶之守也。

和親第四十八

大夫曰、昔徐偃王行義而滅、好儒而削、知文而不知武、知一而不知二、故君子篤仁以行、然必築城以自守、設械以自備、爲不仁者之害已也。是以古者蒐（音搜）獮（音癬）振旅而數軍實焉、恐民之愉佚而亡戒難、故兵革者國之用、城壘者國之固也。而欲罷之、是去表見裏、示匈奴心腹也。匈奴輕舉潛進以

襲空虛。是猶不介而當矢石之蹊。禍必不振。此邊
境之所懼而有司之所憂也。
文學曰。往者通關梁。交有無。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內
附。往來長城之下。其後王恢誤謀馬邑。匈奴絕和親。
故當路結禍紛拏而不解。兵連而不息。邊民不解甲
弛弩。行數十年。介胄而耕耘。鉏耰而候望。燧燔烽舉。
丁壯弧弦而出鬬。老者超越而入葆。言之足以流涕
寒心。則仁者不忍也。詩云。投我以桃。報之以李。未聞
善往而有惡來者。故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

四海之内皆為兄弟也故内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大夫曰自春秋諸夏之君會聚相結三會之後乖離相疑伐戰不止六國從親冠帶相接然未嘗有堅約況禽獸之國乎春秋存君在楚詰（一作皐）鼬（音宥）之會書公紿（音怠）夷狄也（春秋曰春王正月公在楚公羊傳曰何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君也春秋曰五月公及諸侯盟於皐鼬）匈奴數和親而常先犯約貪侵盜驅長詐謀之國也反覆無信百約百叛若朱象之不移商均之不化而欲信其用兵之備親之以德亦難矣

文學曰、王者中立而聽乎天下、德施方外、絕國殊俗臻於闕庭、鳳凰在列樹、麒麟在郊藪、羣生庶物、莫不被澤、非足行而人辦之也、推其仁恩而皇之誠也、范蠡出於越、由余長於胡、皆爲伯王賢佐、故政有不從之教、而世無不可化之民、詩云、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故公劉處戎狄、戎狄化之、大王去豳、豳民隨之、周公修德而越裳氏來、其從善如影響、爲政務以德親近、何憂於彼之不改、

繇役第四十九

大夫曰、屠者解分中理、可橫以手而離也、至其抽筋鑿骨、非行金斧不能決、聖主循性而化、有不從者、亦將舉兵而征之、是以湯誅葛伯、文王誅犬夷、及後戎狄猾夏、中國不寧、周宣王仲山甫古本作尹吉甫式遏寇虐、詩云、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自古明王不能無征伐而服不義、不能無城壘而禦强暴也。

文學曰、舜執干戚而有苗服、文王底德而懷四夷、詩云、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普天之

下。惟人面之倫。莫不引領而歸其義。故畫地為境。人莫之犯。子曰。白刃可冒。中庸不可入。至德之謂也。故善攻不待堅甲而克。善守不待渠梁而固。武王之伐殷也。執黃鉞。誓牧之野。天下之士。莫不願為之用。既以義取之。以德守之。秦以力取之。以法守之。本末不得故亡。夫文猶可長用。而武難久行也。

大夫曰。詩云。獫狁孔熾。我是用戒。武夫潰潰。經營四方。故守禦征伐。所由來久矣。春秋譏戎驪未至預禦之。故四支強而躬體固。華葉茂而本根據。故

飭四境所以安中國也發戍漕所以審勞佚也主憂者臣勞上危者下死先帝憂百姓不贍出禁錢解乘輿驂貶樂損膳以賑窮備邊費

食貨志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澹之其明年山東被水災民多飢乏天子遣使虛郡國倉廩以賑貧

未見報施之義而見沮成之理非所聞也

文學曰周道衰王迹熄諸侯爭彊大小相凌是以強國務侵弱國設備甲士勞戰陣役於兵革故君勞而民困苦也今中國爲一統而方內不安繇役遠而外內煩也古者無過年之繇無踰時之役今近者數千

里遠者過萬里歷二期長子不還父母愁憂妻子詠歎憤懣之恨發動於心慕思之積痛於骨髓此杕杜采薇之所爲作也

險固第五十

大夫曰虎兕所以能執熊羆服羣獸者爪牙利而攫便也秦所以超諸侯吞天下并敵國者險阻固而勢居然也故龜猖有介狐貉不能禽通作擒蝮蛇有螫人忌而不輕故有備則制人無備則制於人故仲山甫補衮職之闕蒙公築長城之固所以備

寇難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不固其外欲安其内猶家人不堅垣墻狗吠夜驚而闇昧妄行也

文學曰秦地左肴函右隴阺前蜀漢後山河四塞以爲固金城千里良將勇士設利器而守陘隧墨子守雲梯之械也以爲雖湯武復生蚩尤復起不輕攻也然戍卒陳勝無將帥之任師旅之衆奮空拳而破百萬之師無牆籬之難故在德不在固誠以行（去聲）義爲阻道德爲塞賢人爲兵聖人爲守則莫能入如此則中國無狗吠之警而邊境無鹿駭狼顧之憂矣夫何

妄行之有乎。

大夫曰、古者爲國、必察土地山陵阻險天時地利。然後可以王伯。故制地城郭、飭溝壘以禦寇固國。春秋曰、冬浚洙、音朱脩地利也、穀梁傳曰浚洙者深洙也著力不足也三軍順天時以實擊虛。然固於阻險敵於金城。楚莊之圍宋。秦師敗崤嶔巖是也。故曰、天時地利、羌胡固近於邊。今不取、必爲四境長患。此季孫之所以憂顓臾、有句踐之變而爲强吳之所悔也。

文學曰、地利不如人和、武力不如文德。周之致遠不

以地利以人和也。百世不奪。非以險以德也。吳有三江五湖之難而兼於越。楚有汝淵滿堂之固而滅於秦。秦有隴阺崤塞而亡於諸侯。晉有河華九河而奪於六卿。齊有泰山巨海而負於田常。桀紂有天下兼有湯亳。秦王以六合困於陳涉。非地利不固。無術以守之也。釋邇憂遠。猶吳不內定其國而西絕淮山與齊晉爭强也。越因其罷。擊其虛。使吳王用申胥修德無恃極其衆。則勾踐不免爲藩臣海崖。何謀之敢慮也。

大夫曰楚自巫山起方城屬巫黔中設扞關以距秦秦包商洛崤函以禦諸侯韓阻宜陽伊闕要成皐太行（音杭）以安周鄭魏濱洛築城阻山帶河以保晉國趙結飛狐句註孟門以存荊代燕塞碣石絕邪谷繞援遼齊撫阿甄關榮歷倚太山負海河關梁者邦國之固而山川社稷之寶也徐人滅舒春秋謂之取惡其無備得物之易也（春秋曰徐人取舒公羊傳曰其言取之何易也）故恤來兵仁傷刑君子為國必有不可犯之難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言備之素修也

文學曰阻險不如阻義昔湯以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舒以百里亡於敵國此其所以見惡也使關梁足恃六國不兼於秦河山足保秦不亡於楚漢由此觀之衝隆不足爲强高城不足爲固行善則昌行惡則亡王者博愛遠施外內合同四海各以其職來祭何擊柝而待傳曰諸侯之有關梁庶人之有爵祿非升平之興蓋自戰國始也

論勇第五十一

大夫曰荊軻懷數年之謀而事不就者三尺匕首

不足恃也。秦王憚於不意，列斷賁育，介七尺之利也。使專諸空拳，不免於爲膾。左傳作鱄設諸要離無水，不能遂其功。吳越春秋曰王子慶忌與要離俱涉於江要離中江拔劍以刺王子慶忌持之投之於江浮則又取而反之如此者三世言強楚勁鄭，有犀兕之甲，棠谿之鋋也。內據金城，外任利兵，是以威行諸夏，強服敵國。故孟賁奮臂，衆人輕之；怯夫有備，其氣自倍。況以吳楚之士，舞利劍，蹶強弩，以與貉虜騁於中原。一人當百，不足道也。夫如此，則胡無守谷，貉無交兵，力不支漢，其勢必降。此商君之走魏而

孫臏之破梁也。

文學曰、楚鄭之棠谿墨陽非不利也。許愼曰二者皆利劒名或曰皆地名出美劒者也犀𨊥音逐兕甲非不堅也。然而不能存者利不足恃也。秦兼六國之師、據崤函而御宇內、金石之固、莫耶之利也。莫耶吳王劒名干將妻之所造也然陳勝無士民之資、甲兵之用、鉏耰棘橿以破衝隆。武昭音部不擊、烏號不發。許愼曰衝臨衝也所以臨敵城衝突壞之者也隆高也劉熙曰隆隆強也言體隆而強也樂書曰韶簫韶也舜之樂也武大武也武王之樂也應劭曰烏號弓也所謂金城者、非謂築壤而高土、鑿地而深池也。所謂利兵者、非謂吳越

之鋌。干將之劒也。言以道德爲城。以仁義爲郭。莫之敢攻。莫之敢入。文王是也。以道德爲胄。以仁義爲劒。莫之敢當。莫之敢御。湯武是也。今不建不可攻之城。不可當之兵。而欲任匹夫之役。而行三尺之刃。亦細矣。

大夫曰。荆軻提匕首入不測之强秦。秦王惶恐失守。衛者皆懼。專諸手劒。歷萬乘。刺吳王。尸孽立正。縞冠千里。聶政自衛。由韓廷刺其主。功成求得。退自刑於朝。暴尸於市。今誠得勇士。乘强漢之威。凌

無義之匈奴制其死命責以其過若曹劌之負齊桓公遂其求推鋒拊銳穹廬擾亂上下相遁因以輕銳隨其後匈奴必交臂不敢格也

文學曰湯得伊尹以區區之亳兼臣海內文王得太公廓酆鄗以爲天下齊桓公得管仲甯戚以伯諸侯秦穆公得百里奚由余西戎八國服閩得賢聖而蠻貊來享未聞劫殺人主以懷遠也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故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非畏其威畏其德也故義之服無義疾於原馬良弓德之召遠疾於馳

傳重驛

鹽鐵論卷十一

論功第五十二

大夫曰、匈奴無城郭之守。溝池之固。修戟强弩之用。倉廩府庫之積。上無義法。下無文理。君臣嫚易。上下無禮。織柳爲室。旃廗音帶爲蓋。素弧骨鏃。馬不粟食。內則備不足畏。外則禮不足稱。夫中國天下腹心。賢士之所總。禮義之所集。財用之所殖也。夫以知謀愚。以義伐不義。若因秋霜而振落葉。春秋曰、桓公之與戎狄。驅之爾。況以天下之力乎。

文學曰、匈奴車器無銀黃絲漆之飾。素成而務堅。絲無文采裙褘(音揮)曲襟之制。都成而務完。男無刻鏤奇巧之事。宮室城郭之功。女無綺繡淫巧之貢。纖綺羅紈之作。事省而致用。易成而難弊。雖無修戟强弩戎馬良弓。家有其備。人有其用。一旦有急。貫(音官)弓上馬而已。(貫穿也)資糧不見。案首而支數十日之食。因山谷爲城郭。因水草爲倉廩。法約而易辦。求寡而易供。是以刑省而不犯。指麾而令從。嫚於禮而篤於信。略於文而敏於事。故雖無禮義之書。刻骨卷衣。百官有以

相記而君臣上下有以相使羣臣爲縣官計者皆言其易而實難。是以秦欲驅之而反更亾也。嚴尤曰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故兵者凶器不可輕用也。其以強爲弱以存爲亾一朝爾也。鼂錯曰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強爲弱在俛仰之間耳

大夫曰、魯連有言、秦權使其士。虐使其民。故政急而不長。高皇帝受命平暴亂。功德巍巍。惟天同大焉。而文景承緒潤色之。及先帝征不義。攘無德。以昭仁聖之路。純至德之基。聖王累年仁義之積也。

今文學引亡國失政之治而況之於今其謂匈奴難圖宜矣

文學曰有虞氏之時三苗不服禹欲伐之舜曰是吾德未喻也退而修政而三苗服不牧之地不羈之民聖王不加兵不事力焉以為不足煩百姓而勞中國也今明王修聖緒宣德化而朝有權使之謀尚首功之事臣固怖之夫人臣席天下之勢（席籍也）奮國家之用身享其利而不顧其主此尉佗章邯（音寒）所以成王秦失其政也孫子曰今夫國家之事一日更百變然

而不已者可得而葺也。遠出兵乎平原廣牧。鼓鳴矢流。雖有堯舜之知去聲不能更也。戰而勝之、退修禮義、繼三代之迹、仁義附矣。戰勝而不休、身死國亡者、吳王是也、吳王謂夫差也

大夫曰、順風而呼者易爲氣。因時而行者易爲力。文武懷餘力、不爲後嗣計。故三世而德衰。昭王南征、死而不還。凡伯囚執而使不通。晉取郊沛。王師敗於茅戎。今西南諸夷、楚莊之後。西南夷傳曰莊蹻者故楚莊王苗裔也以兵威定蜀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衆王滇朝鮮之

王燕之亡民也。朝鮮傳曰朝鮮王滿者故燕人也南越尉佗起中國自立為王德至薄。然皆亡天下之大各自以為一州。倔強倨傲。倔強梗戾貌自稱老夫先帝為萬世度。恐有冀州之累南荊之患於是遣左將軍樓船平之。兵不血刃。咸為縣官也。南越傳曰南越已平樓船將軍以推鋒陷堅為將梁侯自尉佗王凡五世九十三歲而亡七國之時。皆據萬乘南面稱王提珩。提舉也珩佩上玉也所以節行止也為敵國累世。然終不免首係虜於秦。今匈奴不當去聲漢家之巨郡非有六國之用賢士之謀由此觀難易察然可見也

文學曰秦滅六國虜七王沛然有餘力自以爲蚩尤不能害黄帝不能斥及二世殺死望夷子嬰係頸降楚會不得七王之俛音免首使六國並存秦尚爲戰國未亡也何以明之自孝公以至於始皇世世爲諸侯雄百有餘年及兼天下十四歳而亡何則外無敵國之憂而内自縱恣也自非聖人得志而不驕佚者未之有也

論鄒第五十三

大夫曰鄒子疾晚世之儒墨不知天地之弘昭曠

之道。將一曲而欲道九折。守一隅而欲知萬方。猶無準平而欲知高下。無規矩而欲知方圓也。於是推大聖終始之運。以喻王公列士。中國名山通谷以至海外。所謂中國者。天下八十分之一。名曰赤縣神州。而分爲九。川谷阻絕。陵陸不通。乃爲一州。有八瀛海圜其外。此所謂八極。而天下際焉。禹貢亦著山川高下原隰。而不知大道之逕。故秦欲達九州而方瀛海。牧胡而朝萬國。諸生守畦畝之慮。閭巷之固。未知天下之義也。騶衍傳曰騶衍睹有國者益滔侈不能尚

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

文學曰、堯使禹爲司空、平水土、隨山刊木、定高下而序九州、鄒衍非聖人。作怪誤、惑六國之君以納其說。此春秋所謂匹夫熒惑諸侯者也。騶衍傳曰騶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徹席如燕昭王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神、近者不達、焉能知瀛海。故無補於用者君子不爲。無益於治者君子不由。三王信經道而德光於四海、戰國信嘉言破亡而泥山。

昔秦始皇已吞天下、欲并萬國亡其三十六郡、欲達瀛海而失其州縣。知大義如斯。不如守小計也。

論菑第五十四

大夫曰、巫祝不可與並祀、泰族訓曰陳簠簋列尊俎設籩豆者祝也齊明盛服而不言神之所依淵默者尸也諸生不可與逐語、信往疑今非人自是夫道古者稽之今、言遠者合之近、日月在天其徵在人。菑異之變。夭壽之期。陰陽之化。四時之敘。水火金木妖祥之應。鬼神之靈。祭祀之福。日月之行。星辰之紀。曲言之故何所本始。不知則默。

無苛亂耳

文學曰、始江都相（去聲）董生、推言陰陽四時相繼、父生之子養之、母成之子藏之、故春生仁、夏長德、秋成義、冬藏禮、此四時之序、聖人之所則也、刑不可任以成化、故廣德教、言遠必考之邇、故山怨以行、是以刑罰若加於己、勤勞若施於身、又安能忍殺其赤子以事無用、罷弊所恃、而達瀛海乎、蓋越人美蠃（音螺）蚌而簡太牢、鄙夫樂咋（音笮）唶（音借）而惟韶護、故不知味者、以芬香爲臭、不知道者、以美言爲亂耳、人無夭壽、各以其

好惡爲命。羿奡以功力不得其死。知伯以貪狠亡其身。天菑之證。禎祥之應。猶施與之望報。各以其類及。故好行善者天助以福。符瑞是也。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好行惡者天報以禍。妖菑是也。春秋曰。應是而有天菑。周文武尊賢受諫。敬戒不殆。純德上休。神祇相貺。詩云。降福穰穰。降福簡簡。日者陽。陽道明。月者陰。陰道冥。君尊臣卑之義。故陽先盛於上。衆陰之類消於下。月望於天。蚌蛤盛於淵。說山訓曰月盛於於上則蠃蠬應於下故臣不臣則陰陽不調。日月有變。政教不均。則水

旱不時螟螣特音生此災異之應也四時代序而人則其功星列於天而人象其行常星猶公卿也衆星猶萬民也列星正則衆星齊常星亂則衆星墜矣天文志曰凡天文在圖籍昭昭可知者經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國官宮物類之象

大夫曰文學言剛柔之類五勝相代生易明於陰陽書長於五行春生夏長故火生於寅木陽類也秋生冬死故水生於申金陰物也四時五行迭廢迭興陰陽異類水火不同器金得土而成得火而

水金生於巳何說何言然乎。
文學曰、兵者凶器也。甲堅兵利爲天下殃。以母制子
故能久長。聖人法之厭(音壹)而不揚。詩云載戢干戈、載
櫜(音高)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時夏、衰世不然、逆天道以
快暴心、僵(音姜)尸流血以爭壤土、牢人之君、滅人之祀、
殺人之子、若絕草木。刑者肩磨於道。以己之所惡而
施於人。是以國家破滅、身受其殃、秦王是也、(秦王謂始皇也)
大夫曰金生於巳。刑罰小加。故薺麥夏死。(薺水也水王而生土王而死也)易曰、履霜堅冰至、秋始降霜。草木隕零。合

冬行誅萬物畢藏春夏生長利以行仁秋冬殺藏利以施刑故非其時而樹雖生不成秋冬行德是謂逆天道月令涼風至殺氣動蜻蛚鳴衣裘成天子行微刑始貙音樞膢音婁以順天令文學曰同四時合陰陽尚德而除刑如此則鷹隼不鷙猛獸不攫秋不蒐獮音鮮冬不田狩者也

文學曰天道好生惡殺好賞惡罰故使陽居於實而宣德施陰藏於虛而爲陽佐輔陽剛陰柔季不能加孟此天賤冬而貴春申陽屈陰故王者南面而聽天

下背陰向陽。前德而後刑也。霜雪晚至。五穀猶成。雹霧夏隕。萬物皆傷。由此觀之、嚴刑以治國。猶任秋冬以成穀也。故法令者治惡之具也。而非至治之風也。是以古者明王茂其德教。而緩其刑罰也。網漏吞舟之魚。而刑審於繩墨之外。反臻其末。而民莫犯禁也。司馬遷曰漢興破觚而爲圜斲琱而爲樸號爲網漏吞舟之魚而吏治蒸蒸不至於姦黎民乂安由是觀之在此不在彼也

刑德第五十五

大夫曰、令者所以教民也。法者所以督姦也。令嚴

而民慎法設而姦禁網疏則獸失法疏則罪漏罪漏則民放佚而輕犯禁故禁下必法夫微倖誅誠。蹠〔音質〕蹻〔音脚〕不犯。是以古者作五刑刻肌膚而民不踰矩。

文學曰道德衆人不知所由法令衆人不知所辟。〔音避下同〕故王者之制法。昭乎如日月。故民不迷。曠乎若大路。故民不惑。幽隱遠方。折手知足。室女童婦咸知所辟。是以法令不犯而獄犴〔音寒〕不用也。昔秦法繁於秋荼。而網密於凝脂。然而上下相遁。姦僞萌生。有司法

之。若救爛撲焦不能禁。非網疏而罪漏。禮義廢而刑罰任也。刑法志曰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參夷之誅增加肉刑大辟有鑿顛抽脇鑊亨之刑方今律令百有餘篇。文章繁。罪名重。郡國用之疑惑或淺或深。自吏明習者不知所處。而況愚民乎。此斷獄所以滋衆而民犯禁也。詩云。宜犴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刺刑法繁也。親服之屬甚衆。上附下附而服不過五。五服謂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也五刑之屬三千。上殺下殺而罪不過五。五刑謂墨劓剕宮大辟也故治民之道務篤其教而已

大夫曰文學言王者立法曠若大路今馳道不小也而民公犯之以其罰罪之輕也千仞之高人不輕凌千鈞之重人不輕舉商君刑棄灰於道而秦民治李斯曰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故盜馬者死盜牛者加所以重本而絕輕疾之資也武兵名食所以佐邊而重武備也盜傷與殺同罪所以累其心而責其意也猶魯以楚師伐齊而春秋惡音汙之春秋曰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左傳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寘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爲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桓公之子七人爲七大夫於楚穀梁傳曰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民

以其死非其正也故輕之爲重淺之爲深有緣而然法之微者固非衆人之所知也

文學曰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故德明而易從法約而易行今馳道經營陵陸紆周天下是以萬里爲民穽也罻羅張而縣音懸其谷僻陷設而當其蹊繳音勺弋飾而加其上能勿離去聲乎聚其所欲開其所利仁義陵遲能勿踰乎故其末途至於攻城入邑損府庫之金盜宗廟之器豈特千仞之高千鈞之重哉管子曰四維不

張。雖皋陶不能爲士。故德教廢而詐僞行、禮義壞而
姦邪興。言無仁義也。仁者愛之效也。義者事之宜也。
故君子愛人以及物。治近以及遠。傳曰、凡生之物莫
貴於人。人主之所貴莫重於人、故天之生萬物以奉
人也、主愛人以順天也、聞以六畜禽獸養人、未聞以
所養害人者也、魯廄焚、孔子罷朝、問人不問馬、賤畜
而重人也。今盜馬者罪死、盜牛者加。乘車馬馳行道
中。吏舉苛而不止。以爲盜馬而罪亦死。今傷人持其
刀劍而亡。亦可謂盜武庫兵而殺之乎。三輔黄圖云武庫在未央

宮蕭何造以藏兵器者也人主立法而民犯之。亦可以爲逆而輕主約乎。深之可以死。輕之可以免。非法禁之意也。法者緣人情而制非設罪以陷人也。故春秋之治獄論心定罪志善而違於法者免志惡而合於法者誅今傷民未有所害。志不甚惡而合於法者謂盜而傷人者耶。將執法者過耶。何於人心不厭也。古者傷人有創（音瘡）者刑。盜有贓者罰。殺人者死。今取人兵刃以傷人罪與殺人同。得無非其至意與。大夫俛仰未應對、

御史大夫曰執法者國之轡銜。刑罰者國之維楫。

故轡銜不飭雖王良不能以致遠維檝不設雖良工不能以絕水韓子曰疾有國者不能明其法勢御其臣下富國強兵以制敵禦難（去聲）惑於愚儒之文詞以疑賢士之謀舉浮淫之蠹加之功實之上而欲國之治猶釋階而欲登高無銜橛而禦駻馬也（銜馬勒也橛車鉤心也）令刑法設備而民猶犯之況無法乎其亂必也

文學曰轡銜者御之具也得良工而調法勢者治之具也得賢人而化執轡非其人則馬奔馳執軸非其

人則舩覆傷。昔吳使宰嚭持軸而破其舩。秦使趙高執轡而覆其車。今廢仁義之術而任刑名之徒。則復吳秦之事也。夫爲君者法三王。爲相者法周公。爲術者法孔子。此百世不易之道也。韓非非先王而不遵。舍正令而不從。卒蹈陷穽身幽囚客死於秦。夫不通大道而小辯。斯足以害其身而已。韓非子曰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

鹽鐵論卷十一終

鹽鐵論卷十二

申韓第五十六

御史曰。待周公而爲相。則世無列國。待孔子而後學。則世無儒墨。夫衣小缺。襟裂可以補。而必待全匹而易之。政小缺。法令可以坊。古防字而必待雅頌乃治之。是猶舍鄰之醫。而求俞跗而後治病。廢汙池之水。待江海而後救火也。趙中庶子曰俞跗之爲醫也搦木爲腦芷草爲軀吹竅定腦死者復生迂而不徑。闕而無務。是以教令不從。而治煩亂。夫善爲政者。弊則補之。決則塞之。故

吳子以法治楚魏。范睢曰吳起事悼王使私不害公讒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義不顧毀譽必有霸王強國不辭禍凶申商以法彊秦韓也。要略曰申子者韓昭釐之佐秦族訓曰申子之三符商鞅之啓塞皆掇取之權一切之術也

文學曰、有國者選衆而任賢、學者博覽而就善、何必是周公孔子、故曰法之而已、今商鞅吳起反聖人之道、變亂秦俗。其後政耗亂而不能理、流失而不可復。愚人縱火於沛澤、不能復振。蜂蠆螫人、放死不能息其毒也。傳曰吳起前刑而車裂商鞅峻法而支解煩而止之、躁而靜之、上下勞擾而亂益滋。故聖人教化、上與日月俱照、下與

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御史曰衣鈌不補則日以甚坊漏不塞則日以滋大河之始決於瓠子也涓涓爾及其卒氾濫爲中國害菑梁楚破曹衞城郭壞沮稸積漂流百姓木棲千里無廬令孤寡無所依老弱無所歸故先帝閔悼其菑親省河堤（堤通作隄）舉禹之功河流以復曹衞以寧百姓戴其功詠其德歌宣房塞萬福來焉亦猶是也如何勿小補哉（漢武帝瓠子歌曰頹林竹兮揵石菑宣房塞兮萬福來）

文學曰河決若甕口而破千里況禮決乎其所害必多矣今斷獄歲以萬計犯法滋多其爲菑豈特曹衞哉夫知塞宜防而禍來不知塞亂原而天下治也周國用之刑錯不用黎民若四時各終其序而天下不孤頌曰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此天爲福亦不小矣誠信禮義如宣房功業已立垂拱無爲有司何補法令何塞也

御史曰犀銚音調利鉏音鋤五穀之利而間音閒草之害也明理正法姦邪之所惡而良民之福也故曲木

惡直繩姦邪惡正法是以聖人審於是非察於治亂故設明法陳嚴刑坊非矯邪若檃栝輔檠之正弧剌也檃栝揉曲者也栝正方者也輔檠輔正弓弩者也弧剌弓之不正者也剌音辣故水者火之備法者止姦之禁也無法勢雖賢人不能以為治無甲兵雖孫吳不能以制敵是以孔子倡以仁義而民從風伯夷遁首陽而民不可化

文學曰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殺人而不能使人仁所貴良醫者貴其審消息而退邪氣也非貴其下鍼石而鑽肌膚也所貴良吏者貴其絕惡於未萌

使之不爲非。非貴其拘之囹圄(音語)而刑殺之也。今之所謂良吏者，文察則以禍其民，強力則以厲其下。不本法之所由生，而專巳之殘心，文誅假法，以陷不辜，累無罪，以子及父，以弟及兄。一人有罪，州里驚駭，十家奔亡。若癰疽之相濘(音佞)，色淫之相連，一節動而百枝搖。詩云：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痛傷無罪而累也。非患銚(音調)耨之不利，患其舍草而去苗也。非患無準平，患其舍枉而繩直也。故親近爲過不必誅，是鉏不用也；疏遠有功不必賞，是苗不養

也故世不患無法而患無必行之法也

周秦第五十七

御史曰春秋罪人無名號謂之云盜所以賤刑人而絶之人倫也故君不臣士不友於閭里無所容故民始犯之命不軌之民犯公法以相籠古本作籠籠包擧也舉棄其親不能伏節死理遁逃相連自陷於罪其被刑戮不亦宜乎一室之中父兄之際若身體相屬一節動而知於心故今自關內侯以下比地於伍居家相察出入相司父不教子兄不正弟舍

是誰責乎。

文學曰、古者周其禮而明其教。禮周教明。不從者然後等之以刑。刑罰中。民不怨。故舜施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輕重各服其誅。刑必加而無赦。赦惟疑者。若此則世安得不軌之人而罪之。今殺人者生剽攻竊盜者富。故良民內解怠。輟耕而隕心。古者君子不近刑人。刑人非人也。身放殛而辱後世。故無賢不肖莫不恥也。王制曰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

今無行誼之人。貪利以陷其身。蒙戮辱而捐禮義。恒

於苟生何者一日下蠶室(三輔黃圖云蠶室行腐刑之所也 創音瘡)未瘳宿衛人主出入宮殿得由受奉(音俸)祿食太官享賜身以尊榮妻子獲其饒故或載卿相之列就刀鋸而不見閔況衆庶乎夫何耻之有廢其德教而責之以禮義是虐民也春秋曰子有罪執其父臣有罪執其君聽失之大者也今以子誅父以弟誅兄親戚小坐什伍相連若引根本之及華葉傷小指之累四體也如此則以有罪誅及無罪無罪者寡矣臧文仲治魯勝其盜而自矜子貢曰民將欺而况民盜乎故吏不

以多斷爲良醫不以多刺爲工子產刑二人殺一人道不拾遺而民無誣心故爲民父母以養疾子長音掌恩厚而已自首匿相坐之法立骨肉之恩廢而刑罪多聞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匿之豈不欲服罪爾子爲父隱父爲子隱未聞父子之相坐也聞兄弟緩追以免賊未聞兄弟之相坐也聞惡惡止其人疾始而誅首惡未聞什伍之相坐老子曰上無欲而民樸上無事而民自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比地何伍而執政何責也

御史曰夫負千鈞之重以登無極之高垂峻崖之峭谷下臨不測之淵雖有慶忌之健賁育之勇莫不震慴（音疊）悚慄者知墜則身首肝腦塗山石也故未嘗灼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灼也未嘗傷而不敢握刃者見其有傷也彼以知為非罪之必加而戮及父兄必懼而為善故立法制辟若臨百仞之壑握火蹈刃則民畏忌而無敢犯禁矣慈母有敗子小不忍也嚴家無悍虜篤（秦紀作督）責急也今不立嚴家之所以制下而修慈母之所以敗子則惑矣

文學曰紂為炮格之刑而秦有收帑之法帑子也司馬貞曰收錄其妻子沒入為官奴婢也趙高以峻文決罪於內百官以峭法斷割於外死者相枕席刑者相望百姓側目重足不寒而慄顏師古曰側目言深憚之也重累也言其極恐懼不敢自寬縱也詩云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哀今之人胡為虺蜥方此之時豈特冒火蹈刃哉然父子相背兄弟相慢至於骨肉相殘上下相殺非刑輕而罰不必令太嚴而仁恩不施故政寬則下親上政嚴則民謀主晉厲以幽二世見殺惡在峻法之不犯嚴家之無悍

虜也。聖人知之足以務恩而不務威。故高皇帝約秦苛法慰怨毒之民而長和睦之心、惟恐刑之重而德之薄也。是以施恩無窮澤流後世。商鞅吳起以秦楚之法為輕而累之。上危其主。下沒其身。或非特慈母乎。

詔聖第五十八

御史曰、夏后氏不信言。殷誓、周盟德信彌衰。無文武之人欲修其法。此殷周之所以失勢而見奪於諸侯也。故衣弊而革裁。法弊而更制。高皇帝時天

下和、定發德音、行三章之令、權也、非撥亂反正之常也。刑法志曰、漢興、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蠲削煩苛、兆民大說、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於是相國蕭何攈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其後法稍犯、不正於理、故姦萌而甫刑作。王道衰而詩刺彰、諸侯暴而春秋譏。夫少目之網不可以得魚。三章之法不可以爲治。故令不得不加、法不得不多。唐虞畫衣冠、非阿。湯武刻肌膚、非故。時世不同、輕重之務異也。

文學曰、民之仰法、猶魚之仰水。水淸則靜、濁則擾。擾

則不安其居靜則樂其業樂其業則富富則仁生贍古音贍則爭止是以成康之世賞無所施法無所加非可刑而不刑民莫犯禁也非可賞而不賞民莫不仁也若斯則吏何事而理今之治民者若御拙馬行則頓之止則擊之身創於箠吻傷於銜求其無失何可得乎乾谿之役土崩梁氏秦族訓曰靈王作章華之臺發乾谿之役外內搔動百姓罷弊內潰不能禁峻法不止故罷馬不畏鞭箠罷民不畏刑法雖曾音增而累之其亡音無益乎

御史曰嚴牆三仞樓季難之山高干雲牧豎登之

故峻則樓季難三仞。陵夷則牧豎易山巔。韓非子曰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夫鑠金在鑪莊蹻音腳不顧。錢刀在路匹婦掇之掇拾取也非匹婦貪而莊蹻廉也。輕重之制異而利害之分音問明也。故法令可仰而不可踰。可踰而不可入。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爲其無益也。魯好禮而有季孟之難。燕噲好讓而有子之之亂。禮讓不足禁邪而刑法可以止暴。明君據法故能長制羣下而久守其國也。

文學曰古者明其仁義之誓使民不踰乎上刑之不

教而殺是以虐也與其刑不可踰不若義之不可踰也聞禮義行而刑罰中未聞刑罰行而孝悌興也高牆獄基不可立矣嚴法峻刑不可久也二世信趙高之計渫篤秦紀作督責而任誅斷刑者半道死者日積殺民多者爲忠厲民悉者爲能百姓不勝其求黔首不勝其刑秦謂人爲黔首言其頭黑也海内同憂而俱不聊生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死不再生窮鼠齧貍匹夫奔萬乘舍人折弓陳勝吳廣是也當此之時天下期俱起方面而攻秦聞不一期而社

稷爲墟丘在其能制群下而久守其國也御史默然不對

大夫曰鬻師不知白黑而善聞言儒者不知治世而善訾議夫善言天者合之人善言古者考之今漢武帝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令何爲施法何爲加湯武全肌骨而殷周治秦國用之法弊而犯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或以治或以亂春秋原罪由刑制獄今願聞治亂之本周秦之所以然乎

文學曰春夏生長聖人象而爲令秋冬殺藏聖人則

而爲法故令者敎也所以導民人法者刑罰也所以禁强暴也二者治亂之具存亡之效也在上所任湯武經禮義明好惡以導其民刑罪未有所加而民自行義殷周所以治也上無德敎下無法則任刑必誅劓音義鼻盈蔂音螺斷足盈車舉河以西不足以受天下之徒終而以亡者秦王也非二尺四寸之律異所行反古而悖民心也桓寬曰德多刑少者五帝也刑德相半者三王也刑多德少者五霸也純用刑而亡者秦也

大論第五十九

大夫曰呻吟槁簡誦死人之語則有司不似文學文學知獄之在廷後而不知其事聞其事而不知其務夫治民者若大匠之斲斧斤而行之中繩則止杜大夫王中尉之等謂杜周王溫舒也繩之以法斷之以刑然後寇止姦禁故射者因勢治者因法虞夏以質殷周以文異時各有所施今欲以敦朴之時治抗弊之民是猶遷延而拯溺揖讓而救火也

文學曰文王興而民好善幽厲興而民好暴非性之殊風俗使然也故商周之所以昌桀紂之所以亡也

湯武非得伯夷之民以治，桀紂非得蹠蹻之民以亂也，故治亂不在於民。（甘龍曰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法而治。）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訟者難，訟而聽之易。夫不治其本而事其末，古之所謂愚，今之所謂知。以箠楚正亂，（箠，杖也；楚，荆木也，即今之荆子也。）以刀筆正文，（刀所以削書，古者用簡牘，故吏皆以刀筆隨。）古之所謂賊，今之所謂賢也。

大夫曰：俗非唐虞之時，而世非許由之此，而欲廢法以治，是猶不用檃栝斧斤，欲撓曲直枉也。（子貢曰：夫檃栝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故為治者不待自善

之民爲輪者不待自曲之木往者應古本作杜少伯正古作自政之屬潰梁楚昆古本作堅盧徐穀古本作縠紀又作勃漢之徒亂齊趙山東關內暴徒保人阻險當此之時不任斤斧折之以武而乃始設禮修文有似窮醫欲以短鍼而攻疽孔丘以禮說跖也

文學曰殘材木以成室屋者非良匠也殘賊民人而欲治者非良吏也故公輸子因木之宜聖人不費民之性是以斧斤簡用刑罰不任政立而化成扁鵲攻於腠理絕邪氣故癰疽不得成形聖人從事於未然

故亂原無由生是以砭石藏而不施法令設而不用
斷已然鑿已發者凡人也治未形覩未萌者君子也
大夫曰文學所稱聖知者孔子也治魯不遂見逐
於齊不用於衛遇圍於匡困於陳蔡夫知時不用
猶說强也知困而不能已貪也不知見欺而往愚
也困辱不能死耻也若此四者庸民之所不爲也
何況君子乎商君以景監見應侯以王稽進故士
因士女因媒至其親顯非媒士之力孔子曰進見
而不以能往者非賢士才女也

文學曰孔子生於亂世思堯舜之道東西南北灼頭濡足庶幾世主之悟悠悠者皆是君闇大夫妬孰合有媒是以嫫母飾姿而矜夸西子彷徨而無家非不知窮厄而不見用悼痛天下之禍猶慈母之伏死子也知其不可如何然惡已故適齊景公欺之適衛靈公簡之適陳匡人圍之適蔡桓魋害之適楚子西謗之夫欺害聖人者愚惑也傷毀聖人者狂狡也狡惑之人非人也夫何耻之有孟子曰觀近臣者以所為主觀遠臣者以其所主使聖人僞容苟合不論行擇

友則何以爲孔子也大夫憮然內慙四據而不言當此之時順風承意之士如編口張而不歙（音吸）舉舌而不下闇然而懷重負而見責大夫曰諾膠車修逢雨請與諸生解

雜論第六十

客曰余覩鹽鐵之義觀乎公卿文學賢良之論意指殊路各有所出或上（通作尚）仁義或務權利異哉吾所聞周秦粲然皆有天下而南面焉然安危長久殊世（張子曰周有天下八百年而滅秦有天下十四歲而亡）始汝南朱子伯爲予言

當此之時、豪俊並進四方輻輳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萬生之倫六十餘人咸聚闕庭舒六藝之風論太平之原知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辯者陳其詞誾誾焉侃侃焉雖未能詳備斯可略觀矣然蔽於雲霧終廢而不行悲夫（是時丞相車千秋御史大夫桑宏羊皆不悅文學賢良之議奏罷酒榷均輸而鹽鐵卒不變）公卿知任武可以辟（音闢）地而不知德廣可以附遠知權利可以廣用而不知稼穡可以富國也近者親附遠者說德則何爲而不成何求而不得不出於斯路而務畜利長威豈不謬哉中

山劉子雍言王道矯當世復諸正務在乎反本直而不徼（徼音澆何切察之意也）而不燎（音索）娬娬然斯可謂宏博君子矣九江祝生奮由路之意推史魚之節發憤懣（音罷）刺譏公卿介然直而不撓可謂不畏強禦矣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推道術尚權利辟略小辯（辟便僻也舉止輕揚也略智也方略計畫也）雖非正法然巨儒宿學惡然大能自解（漢書作不能自解顏師古曰解縛也言理不出於宏羊也）可謂博物通士矣然攝卿相之位不引準繩以道化下放於利末不師始古易曰焚如棄如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姓以及

歷宗。車千秋傳曰桑宏羊為御史大夫八年自以為國家興榷筦之利伐兵功欲為子弟得官怨望霍光與上官桀等謀反遂誅滅車丞相卽周魯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若夫羣丞相御史不能正議以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合以說其上斗筲之人道諛之徒何足選哉顏師古曰筲竹器也容一斗選數也

鹽鐵論卷十二終

右桓寬鹽鐵論十二卷漢志本六十篇師古云寬字次公汝南人孝昭帝時丞相御史與諸賢良文學論鹽鐵事寬撰次之隋唐志通考俱作十卷晁氏云按鹽鐵議者起始元中徵文學賢良問以治亂皆對願罷郡國鹽鐵酒榷均輸務抑本毋與天下爭利然後教化可與御史大夫桑宏羊以為此乃所以安邊境制四夷國家大業不可廢也當時頗相詰難於是罷榷酤而鹽鐵卒不變至宣帝時寬乃推衍鹽鐵之議增廣條目極其論難凡數萬

書亦欲以究治亂成一家之言焉寬博通善屬文
治公羊春秋舉爲郎至廬江郡丞漢書不爲立傳
行事無考若其文之茂美學之醇正則固賈長沙
董江都之亞也全書篇目仍舊張氏加以註釋彙
爲十二卷叢書並舉張氏註本刊刻皆有功於桓
氏者也汝上王謨識

法言序

太儀之體渾淪無窮者也非夫周服諸家之論則度舍之紀茲或罔焉欲明緯象不可得也羣經之文支離寡要者也非夫孔傳衆氏之解則章趣之會無乃隱焉欲辨綱常不可得也

故先儒於聖人之書所以亹亹而不
已任者蓋此爾惟西京博士毛萇訓
詩頗號大略鄭康成大儒夫淇之沸
行思覺於後故增之箋言而三百篇
如也自鳳德云衰諸子繼作亞聖之
譔獨揚孟而已七篇有趙臺卿爲之

題頻詳眞經有范叔明爲之解甚悉惟法言者蓋時有請問子雲用聖人之法以應荅之也凡有十三篇東晉李軌雖爲之註然愈略於毛公之爲唐柳宗元刪定雖釋二三而不能盡補其亡誤故中有義易決者反疏之

理尚秘者則虛焉闕文者弗能正譌字者乃無辯至於言不詁而事不屬議失旨而舉失類已什其手是使揚氏之意尚有所晦學子不能無冗猶也故康成之志咸敢竊而取焉凡裨其闕糾其失五百餘條且署者咸曰以

別舊貫觀夫詩書小序並冠諸篇之前盡所以見作者之意也法言每篇之序皆子雲親旨反列於卷末甚非聖賢之法今升之於章首取合經義第次之由隨篇具析其有艱字音切來理盡譜於後仍條其舊以為十卷

雖不能廣冀賢業庶克巾笥爲詒謀之具云

朱宋咸撰

法言總目

卷一
學行篇
卷二
吾子篇
修身篇
卷三
問道篇
卷四

問神篇
卷五
問明篇
寡見篇
卷六
五百篇
先知篇
卷七
重黎篇

卷八
淵騫篇
卷九
君子篇
卷十
孝至篇
目錄終

法言卷一

漢　成都揚雄著　新城潘　焯校

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大氐詆訾聖人。即爲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惑衆。使溺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訖麟止。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譔以爲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

學行篇

天降生民。倥侗顓蒙。恣於情性。聰明不開。訓諸理。譔

學行。（譔述也）學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咸無焉爲衆人。或曰人羨久生、將以學也、可謂好學已乎。曰未之好也、學不羨。（學如不及豈俟羨久生然後爲學哉）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茲儒乎。（仲尼乘行而贊述之駕說者也）如將復駕其所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莫如使諸儒宣揚之）或曰、學無益也、如質何、（質猶性也）曰、未之思矣夫、有刀者礲諸。有玉者錯諸。不礲不錯焉攸用。（礲錯石名）礲而錯諸、質在其中矣。否則擬。螟蛉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七十子之肖仲

尼也、殆者謂其死生未有形性殆然如死也學以治之、思以精之、朋友以磨之、名譽以崇之、不倦以終之、可謂好學也已矣。

孔子習周公者也、顏淵習孔子者也、羿逢蒙分其弓、良捨其策、般投其斧而習諸、孰曰非也、或曰、此名也彼名也、處一焉而已矣、或人見揚子并論周孔良般疑其名等如一故揚荅以下文曰、川有瀆、山有嶽、高而且大者、衆人所不能踰也、

或問世言鑄金、金可鑄歟、曰吾聞覿君子者問鑄人不問鑄金。或曰、人可鑄歟、曰孔子鑄顏淵矣。或人踧爾曰、旨哉、問鑄金、得鑄人、學者所以修性也、視聽言

貌思性所有也、學則正、否則邪、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也。桐洞也桐子洞然未有所知之時制命於師也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模不模、範不範、爲不少矣。一鬨之市不勝異意焉。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焉。一鬨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習乎習、歎習貫之移人也以習非之勝是也、況習是之勝非乎、於戲、學者審其是而已矣、或曰焉知是而習之、曰、覩日月而知衆星之茂也。茂微也仲聖人而知衆說之小也。學之爲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或問進、進於道

曰水、或曰爲其不捨晝夜歟、曰有是哉、滿而後漸者其水乎、或問鴻漸、曰非其往不往、非其居不居、漸猶水乎、請問木漸、（易曰山上有木漸）曰止於下而漸於上者、其木也哉、亦猶水而已矣、（下者根本上者枝條也）吾未見好斧藻其德。若斧藻其楶者歟。（斧藻猶刻桷丹楹之節楶櫨也）烏獸觸其情者也。（言無別也）衆人則異乎、賢人則異衆人矣。聖人則異賢人矣。禮義之作有以矣夫、人而不學、雖無憂如禽何、學者所以求爲君子也、求而不得者有矣夫、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睎驥之馬、亦驥之乘也、睎顏之人、

亦顏之徒也、[晞慕也]或曰、顏徒易乎、晞之則是、[顏子庶幾其覲至]曰、昔顏常晞夫子矣。正考甫常晞尹吉甫矣。[尹吉甫作大雅崧高烝民之詩以美宣王正考甫慕之]公子奚斯常晞正考甫矣。[正考甫商頌蓋美禘祀之事而魯大夫公子奚斯晞之]如不欲晞則已矣。如欲晞孰樂焉。或曰、書與經同、[書謂諸傳記之書經謂五經]而世不尚、[漢文帝以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博士列學科而已故云世不尚]治之可乎曰可、或人啞爾笑曰、須以發策決科。[射以決科經以策試今徒治同經之書而不見策用故笑之]曰、大人之學為道也、小人之學為利也、子為道乎、為利乎、或曰、耕不穫、獵不饗、耕獵

子曰、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是穫饗也、吾不覩參辰之相比也。是以君子貴遷善、遷善也者、聖人之徒歟、百川學海而至於海、丘陵學山而不至於山、是故惡夫畫也。頻頻之黨、甚於鷯斯。亦賊夫糧食而已矣。鷯羊茹切 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或謂子之治產不如丹圭之富、揚子一壓一匜 曰、吾聞先生相與言、則以仁與義、市井相與言、則以財與利、如其富、如其義、或曰、先生生無以養、死無以葬、如之何、曰、以其所以養、養之至也、以其所以葬、葬之至也、或曰、猗頓之富

以為孝、不亦至乎、顏其餧矣、曰、彼以其麤、顏以其精、彼以其回、顏以其貞、回邪也貞正也顏其劣乎、顏其劣乎、顏豈劣哉或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曰、紆朱懷金之樂、不如顏氏子之樂、顏氏子之樂也內、紆朱懷金之樂也外、或曰、請問屢空之內、曰、顏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為樂、然亦有苦乎、曰、顏苦孔之卓也。顏淵之所苦無它惟苦孔子之道卓然高堅耳或人瞿然曰、玆苦也、祗其所以為樂也歟、曰、有教立道、無心仲尼、有學術業、無心顏淵、言有敎立道尚外無心或曰、立道仲尼不可為思矣、術業顏淵不

可爲力矣或人疑孔顏之道不可以思力學之曰未之思也孰禦焉

吾子篇

法言卷一終

可爲行矣不可以思乎學之道曰未之思也竊嘗論

法言卷二

吾子篇

降周迄孔成於王道禮樂備也然後誕章乖離諸子圖徽言詭誕之章乖離於道諸子當圖其善而學之譔吾子貴道義抑浮辭或問吾子少而好賦初子雲好辭賦常擬相如以爲式曰然童子雕蟲篆刻少年之事俄而曰壯夫不爲也悔作之也或曰賦可以諷乎曰諷則已乎不已吾恐不免於勸也言極麗靡之辭然後諷之以正如其不已迺復成勸言不正也或曰霧縠之組麗曰女工之蠹矣劍客論曰劍可以愛身曰狴犴使人多禮乎或問景差唐勒宋玉

枚乘之賦也益乎言亦有益於事乎曰必也淫言皆誇誕過實之辭淫則奈何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詩人之賦雅有典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或問蒼蠅紅紫曰明視問鄭衛之似曰聰聽蒼蠅變白黑紅紫亂正色鄭衛似雅音皆人所難辨或曰朱曠不世如之何曰亦精之而已矣言精心以求之則眞偽易辨或問交五聲十二律也或雅或鄭何也交俱也曰中正則雅多哇則鄭中正者宮商溫雅也多哇者淫聲繁越也請問本曰黃鐘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確乎鄭衛不能入也或曰女有色書亦有色乎

曰有女惡華丹之亂窈窕也書惡淫辭之淈法度也淈濁也

或問屈原智乎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如其智如其智玉瑩喻清潔丹青喻有文采言屈原雖有行能如此之美而不能樂天知命至於自沈不足言其智也

或曰君子尚辭乎曰君子事之為尚事勝辭則伉辭勝事則賦事辭稱則經足言足容德之藻矣

或問公孫龍詭辭數萬以為法法歟公孫龍為堅白之辯者其書十四篇以為法是法歟曰斷木為棊梡革為鞠亦皆有法焉梡刮摩也不合乎先王之法者君子不法也觀書者譬諸觀山及水升東嶽而知衆山之峛崺也況介丘乎峛崺作邐迤卑

（恥也。介，小也。）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惡沱也。況枯澤乎。（惡沱猶淺末也。惡讀如汗。）捨舟航而濟乎瀆者末矣。捨五經而濟乎道者末矣。棄常珍而嗜乎異饌者，惡覩其識味也。（惡安也）委大聖而好乎諸子者，惡覩其識道也。（諸子若惠施、公孫龍、莊、老、申、商之類）山陘之蹊，不可勝由矣；向牆之戶，不可勝入矣。（猶諸子之言不可勝好矣）曰：惡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戶也。曰：子戶乎？曰：戶哉！戶哉！吾獨有不戶者矣？（言斯戶也豈他也哉吾獨有不由諸子之戶哉）或欲學蒼頡、史篇。（多知奇難之字故欲學之）曰：史乎！史乎！愈於妄闕也。或曰：有人焉，自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門，升

其堂、伏其几、襲其裳、則可謂仲尼乎。曰其文是也、其質非也。敢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說、見豺而戰、忘其皮之虎也。聖人虎別、其文炳也。君子豹別、其文蔚也。辯人貍別、其文萃也。貍變則豹、辯人睎君子豹則君子矣 豹變則虎。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賣書市肆不能釋義 好說而不見諸仲尼、說鈴也。鈴以喻小聲猶小說不合大雅 君子言也無擇、非法不言何所擇乎 聽也無淫。擇則亂、淫則辟。述正道而稍邪哆者有矣、哆昌者切謂其言不正也 未有述邪哆而稍正也。孔子之道、其較且易也。言較然易知 或曰、童而習之、白紛如

也、[illegible]何其較且易、曰、謂其不姦姦、不詐詐也、孔子之道以正化姦以誠夫詐故諸儒咕嗶以爲博多識以爲辨是以姦敵姦以詐勝詐也如姦姦而詐詐、雖有耳目焉、得而正諸、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綠衣三百、色如之何矣、紵絮三千、寒如之何矣、綠衣非正色紵絮非純綿雖多不益於實用猶詭辭小說不益於正理君子之道有四易、簡而易用也、要而易守也、炳而易見也、法而易言也、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爲帡幪也、虐政虐世、然後知聖人之爲郛郭也、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

後之塞路者有矣、(若韓莊申商之類)竊自比於孟子、或曰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將誰使正之、曰萬物紛錯則懸諸天、衆言淆亂則折諸聖、或曰惡覩乎聖而折諸、曰在則人、亡則書、其統一也、

修身篇

事有本眞、陳施於意、動不克咸、(言正道之事當在己意自布行之勿求備於人故不克咸)曰本諸身、譔修身、(內克至理而行止出處皆成律度)修身以爲弓、矯思以爲矢、立義以爲的、奠而後發、發必中矣、(奠定也)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

爲惡人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也歟或曰孔子之事多矣不用則亦勤且憂乎不用言不見用於世曰聖人樂天知命樂天則不勤知命則不憂或問銘若湯之盤正考父之鼎皆有銘之類曰銘哉銘哉有意於慎也聖人之辭可爲也使人信之所不可爲也是以君子強學而力行珍其貨而後市修其身而後交善其謀而後動成道也君子之所慎言禮書慎言無口過慎禮無失儀言禮是慎揀之於書上交不諂下交不驕則可以有爲矣或曰君子自守奚其交曰天地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勲成奚其守好大而不爲大不

大矣好高而不爲高不高矣仰天庭而知天下之居卑也哉。觀聖道然後知諸子之淺小也公儀子董仲舒之才之邵也邵高也使見善不明用心不剛儔克爾儔誰也或問仁義禮智信之用曰仁宅也義路也禮正服也智燭也信符也。處宅由路。正服明燭執符君子不動。動斯得矣有意哉謂志於道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或問治己曰治己以仲尼或曰治己以仲尼仲尼奚寡也曰率馬以驥不亦可乎或曰田甫田者莠喬喬思遠人者心忉忉曰日有光月有明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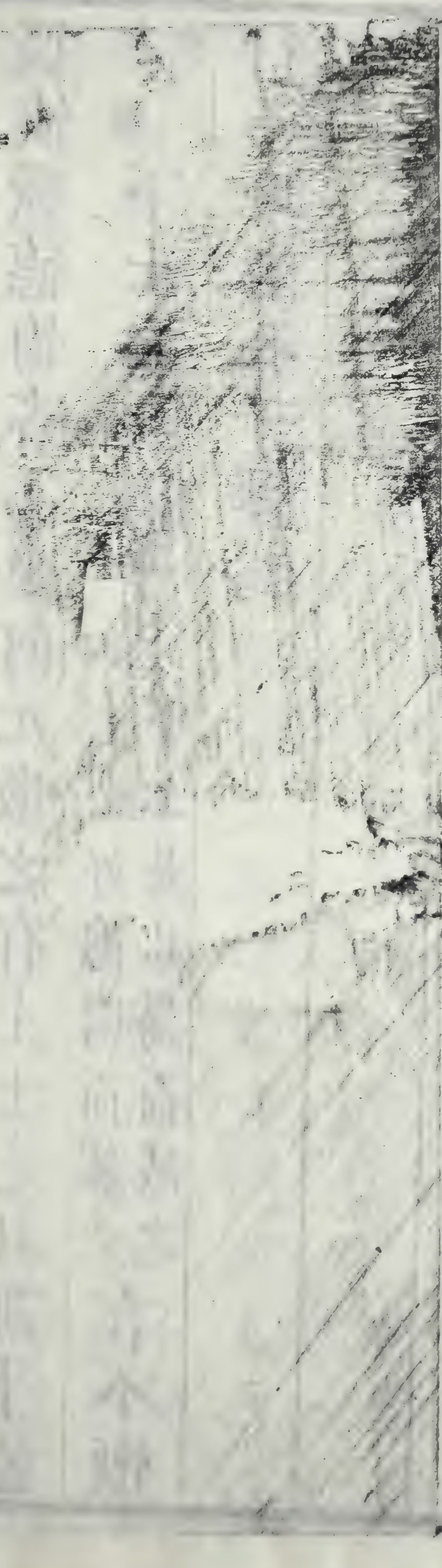
不目日視必盲，三年不日月精必矇（以喻不學問人）。熒魂曠。枯槽莩曠。沈擿埴。索塗冥行而已矣（埴土也。盲人以杖擿地而求道。白日無異夜行面牆之論也。槽當爲精。莩）。或問何如斯謂之人。曰取四重去四輕，則可謂之人。曰何謂四重。曰重言、重行、重貌、重好。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觀。敢問四輕。曰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辜，貌輕則招辱，好輕則招淫。禮多儀（美其多威儀也）。或曰日昃不食肉，肉必乾；日昃不飲酒，酒必酸。賓主百拜而酒三行，不已華乎。曰實無華則野，華無實則史，華實副則禮。山

雌之肥其意得乎（雌雄之肥喻君子之樂道）或曰回之簞瓢臞如之何曰明明在上百官牛羊亦山雌也闇闇在上簞瓢捽茹亦山雌也何其臞（捽謂以手捽菹茹）千鈞之輕烏獲力也簞瓢之樂顏氏德也或問犂牛之鄰與玄騂之鄰有以異乎曰同然則何以不犂也（祭祀之牲取黝騂何不用犂也）曰將致孝乎鬼神不敢以其犂也如刲羊刺豕罷賓犒師惡在其犂不犂也（罷當為嘗）有德者好問聖人或曰魯人鮮德矣其好問仲尼也曰魯未能好問仲尼故也如其好問仲尼則魯作東周矣或問人有倚孔子

之墻，經鄭衛之聲。誦韓莊之書則引諸門乎，（韓非莊周門孔子之門）曰：在夷貉則引之，倚門墻則麾之。惜乎衣未成而轉為裳也。聖人耳不順乎非，口不肄乎善。（肄習也無言不善不俟召也）賢者耳擇口擇，衆人無擇焉。或問衆人。曰：富貴生。（志在苟求富貴貪生而已）賢者。曰：義。（推義所在）聖人。曰：神。（不執一而應萬變謂神）觀乎賢人則見衆人，觀乎聖人則見賢人，觀乎天地則見聖人。天下有三好：衆人好己從，賢人好己正，聖人好己師。（欲廣其道）天下有三檢：（檢猶限度也）衆人用家檢，（安利不出家）賢人用國檢，聖人用天下檢。（安利徧天下）天下

有三門由於情欲入自禽門由於禮義入自人門由於獨智入自聖門。或問士何如斯可以禔身曰其爲中也弘深其爲外也肅括則可以禔身矣、括撿括也君子徽慎厥德悔吝不至何元憞之有上士之耳訓乎德、訓順也下士之耳訓乎已、上士好德聞而誠之下士是已聞而誠之言不慚行不耻者孔子憚焉、

法言卷二終



[illegible]

法言卷三

問道篇

芒芒大道昔在聖考。言此大道茲古先聖人考制之猶周公作禮樂仲尼刪詩書之義過則失中不及則不至不可姦罔。姦謂侵壞譔問罔謂誣罔道。或問道、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或曰可以適他歟、曰適堯舜文王者爲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爲他道、君子正而不他、或問道、曰道若塗若川、車航混混不舍晝夜、或曰焉得直道而由諸、曰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或曰事雖曲而通

諸聖則由諸乎、事謂異端之事道德仁義禮譬諸身乎、合譬於身不可無一也夫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天也合則渾離則散一人而兼統四體者其身全乎。或問德表問有德之人其治化表見於外者何如曰莫知作上作下請問莫知、曰行禮於彼而民得於此奚其知或曰孰若無禮而德曰禮體也人而無禮焉以爲德、或問天曰吾於天歟見無爲之爲矣、或問雕刻衆形者匪天歟曰以其不雕刻也、如物刻而雕之焉得大而給諸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搥提仁義絕

滅禮學吾無取焉耳吾焉開明哉（吾搥仁義滅禮樂則吾道替矣）惟聖人為可以開明佗則苓開發。（苓當作蒙言他則愈蒙闇矣）大哉聖人言之至也開之廓然見四海閉之閛然不覩牆之裏（閛匹庚切閉門也）聖人之言似於水火或問水火曰水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火用之而彌明宿之而彌壯允治天下不待禮文與五教則吾以黃帝堯舜為疣贅（疣贅體之外物者也）或曰太上無法而治法非所以為治也曰洪荒之世聖人惡之（惡其與獸同也）不是以法始乎伏犧而成乎堯匪伏匪堯禮義哨哨聖人不取也（哨哨多言）

貌　或問八荒之禮、禮也樂也孰是、八荒八方也　曰、殷之以中國、殷正也　或曰、孰爲中國、曰五政之所加、七賦之所養、中於天地者爲中國、過此而往人也哉、八荒之外聖王以禽獸畜之　聖人之治天下也、礙諸以禮樂。礙止也止以爲準　無則禽、異則貉。吾見諸子之小禮樂也、不見聖人之小禮樂也、孰有書不由筆、言不由舌、吾見天常爲帝王之筆舌也。天常五常　智也者知也、夫智用不用、益不益、則不贅虧矣。譬如人之形體益之則贅損之則虧矣　深知器械舟車宮室之爲、則禮由已。言知聖人因物之性則禮可以義起也　或問大聲。問聲孰爲大

曰非。雷。非。霆。隱。隱。紘。紘。久。而。愈。盈。尸諸聖、紘音宏尸主也或

問道有因無因乎、曰可則因否則革、革與因雖異或隨變而通理

問無爲、曰奚爲哉、在昔虞夏襲堯之爵、行堯之道、法度彰禮樂著垂拱而視天民之阜也、無爲矣、阜厚也紹

桀之後。纂紂之餘。法度廢禮樂虧。安坐而視天民之死無爲乎。言湯武不可安坐視天下民之死而欲無爲乎所謂可則因否則革矣或曰

太古塗民耳目、惟其見也聞也、見則難蔽聞則難塞。曰天之肇降生民、使其目見耳聞、是以視之禮、聽之

樂、如視不禮、聽不樂、雖有民焉得而塗諸、言使民視聽皆由禮

樂則安用塗之如其視邪聽淫雖欲塗之末由也或問新敝問政教之隆殺如衣之新敝
曰新則襲之敝則損益之或問太古德懷不禮懷嬰
兒慕駒犢從焉以禮曰嬰犢乎言今若亡禮人皆嬰犢矣可乎嬰犢
母懷不父懷母懷愛也父懷敬也獨母而不父未若
父母之懿也狙詐之家曰狙詐之計不戰而屈人兵
堯舜也曰不戰而屈人兵堯舜也霑項漸襟堯舜乎
權謀之家不戰而屈人兵謂之堯舜至於血之霑項漸襟亦可謂堯舜乎衒玉而賈石者
其狙詐乎或問狙詐與亡孰愈曰亡愈言與其用狙詐不若亡國
猶勝深疾狙詐之辭或曰子將六師則誰使言無詐則何以將六軍曰御

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故有天下者審其御而已矣、或問威震諸侯須於征歟、狙詐之力也、如其亡、言征伐必須狙詐奈何曰威震諸侯、須於狙詐可也、未若威震諸侯而不須狙詐也、或曰、無狙詐將何以征乎、曰縱不得不征、不有司馬法乎、何必狙詐乎、申韓之術、不仁之至矣、若何牛羊之用人也、若牛羊用人、則狐貍螻螾不膢臘也歟。膢八月且祭祀先人臘蜡也冬則獵取百獸故狐貍至是死矣或曰、刀不利、筆不銛、而獨加諸砥、不亦可乎、曰人砥則秦尚矣。或曰刑名非

道邪、何自然矣、言君以刑名爲不道則民何亦化之自然曰何必刑名、圍棊擊劍反自眩刑、亦皆自然也、由其大者作正道、由其小者作姦道、或曰、申韓之法非法歟、曰法者謂唐虞成周之法也、如申韓如申韓、莊周申韓不乖寡聖人而漸諸篇、則顏氏之子、閔氏之孫、其如台、言以數子之才苟不乖少聖人之術漸染其心於篇籍之中以訓學徒則顏閔不能勝之台我也或曰莊周有取乎、曰少欲、言莊周當戰國之間獨能不慮楚威王之命而終身不仕故有寡欲之心此可取耳鄒衍有取乎、曰自持、衍之書十餘萬言然要其歸必由乎仁義節儉自能自持可取耳至周罔君臣之義、衍無知於天地之間、雖鄰、

不覿也。周本乎老子絕滅禮樂是無君臣之義也衍作怪迂之變是無知於天地之間也雖與親鄰亦不欲見之矣

法言卷三終

詩音卷三終

法言卷四

問神篇

神心惚怳。經緯萬方。事繫諸道德仁義禮。君子之心主此五者

譔問神。或問神、曰心。請問之、曰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測之、況於人乎、況於事倫乎。敢問潛心於聖、曰昔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之、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是達也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開耳、開當作閒神在所潛而已矣。天神天明。照知四方。天精天粹。萬物作類。人心其神矣乎、操則存。捨則

亡能常操而存者、其惟聖人乎。聖人存神索至。存其精神

探幽索微 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致天下之大利·

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者也。龍蟠於泥、蚖其肆矣。

蚖音元蜥蜴也 蚖哉蚖哉、惡覩龍之志也歟。或曰龍必欲飛

天乎。曰時飛則飛、時潛則潛、既飛且潛、食其不妄、形

其不可得而制也歟。曰聖人不制、則何爲乎羑里。曰

龍以不制爲龍、聖人以不手爲聖人。手當爲千文曰手謂爲人所提

攜持使枉己之道而隨人左右也 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

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或因或作、而

成於仲尼乎其益可知也故夫道非天然應時而造
者損益可知也或曰易損其一雖惷知闕焉至書之
不備過半矣而習者不知惜乎書序之不如易也彼
數也可數焉拔也如書序雖孔子亦末如之何矣彼易
卦指有數亦可以策數而知焉故也如書序之存而篇亡皆當時訓誥之事不可以虛補昔之說
書者序以百叙以百篇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夫秦皇燔書
漢典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據今無亡脫蓋古文獨存虞夏之
書渾渾爾渾渾謂純雅也商書灝灝爾灝灝謂遠大也周書噩噩爾
猶言諤諤謂明正也下周者其書譙乎言不足以為書也或問聖人之

經不可使易知歟、五經大而奧曰不可、天俄而可度、則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測、則其載物也薄矣、大哉天地之為萬物郭、五經之為衆說郛、或問聖人之作事不能昭若日月乎、何後世之闇闇也、闇闇當作猶猶犬聲也曰瞽曠能默、瞽曠不能齊不齊之耳、狄牙能喊、狄牙不能齊不齊之口、君子之言幽必有驗乎明、遠必有驗乎近、大必有驗乎小、微必有驗乎著、無驗而言之謂妄、君子妄乎、不妄、言不能達其心、書不能達其言、難矣哉、難乎為君子也惟聖人得言之解、得書之體、白日以照

之江河以滌之浩浩乎其莫之禦也面相之辭相適言面對之時以辭相及也捈中心之所欲。捈引也佗胡反通諸人之嚍嚍者莫如言。嚍嚍猶憤憤也彌綸天下之事。記久明遠。著古昔之䐤䐤。傳千里之忞忞者。莫如書。䐤䐤目所不見忞忞心所不了故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聲畫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動情乎。言各見其言書矣聖人之辭渾渾若川。順則便。逆則否者。其惟川乎。或曰仲尼聖者歟。何不能居世也。曾范蔡之不若。范雎蔡澤曰聖人者范蔡乎。若范蔡其如聖何。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歟。

爲其雜也、曰雜乎雜、言二書誠雜也人病以多知爲雜惟聖人爲不雜、皆歸於正書不經非書也言不經非言也言書不經多多贅矣。動而愈僞或曰述而不作、玄何以作、揚子著太玄經曰其事則述其書則作、太玄非古事乃自成一家之書故作之也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童烏子雲之子也仲尼悼顏淵苗而不秀子雲傷童烏育而不苗九齡而與我玄文。童烏九齡而與揚子論玄或曰玄何爲、曰爲仁義、曰孰不爲仁、孰不爲義、賢者立言誰不爲仁義何必玄曰勿雜也而已矣、或問經之艱易、曰存亡、或人不諭、曰其人存則易亡則艱、人嘗作文秦火之餘六經殘缺雖聖賢治之亦未易悉通延陵

季子之於樂也、其庶矣乎、如樂弛、雖札末如之何矣、如周之禮樂、庶事之備也、每可以爲不難矣、如秦之禮樂、庶事之不備也、每可以爲難矣、衣而不裳、未知其可也、裳而不衣、未知其可也、衣裳其順矣乎、（上衣下裳大順之道）或問文、曰訓、（言如五經可垂訓者）問武、曰克、（言克定禍亂者）未達、（不論）曰事得其序之謂訓、勝己之私之謂克、爲之而行動之而光者、其德乎、或曰知德者鮮、何其光、（安得有光）曰、我知爲之、不我知亦爲之、厥光大矣、必我知而爲之、光亦小矣、或曰、君子病沒世而無名、盍勢諸名、卿可

幾也、言何不附勢於有名之卿可以近名也曰君子德名爲幾、梁齊趙楚之君、非不富且貴也、惡乎成名、谷口鄭子眞不屈其志而耕乎巖石之下。名震於京師、豈其卿、豈其卿、

或問人、曰難知也、曰、焉難、曰、太山之與蛭垤、江河之與行潦、非難也、大聖之與大佞難也、嗚呼、能參以得者爲無難、若周公伊尹之聖也豈爲不利哉王莽寒浞之僞也豈能歸政哉故曰無難

或問鄒莊有取乎、曰德則取、愆則否、何謂德愆、曰言天地人、經德也、否愆也。鄒衍抑淫侈以歸節儉莊周矯浮躁以返眞靜其言合于天地人之常道所謂德也否則皆過言也愆、欲聞其義又曰問莊何以愆語君子不出諸

口、未嘗言君子之道又曰鄒莊

淫誕之辭君子所不道也

法言卷四終

法言卷五

問明篇

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於不虞。（遜順乎不虞之非理）以保天命。

譔問明。（論聖賢之明智）或問明。曰微。或曰微何如其明也。曰微而見之明其詐乎。（微已察之明豈亂哉詐亂也）聰明其至矣乎。不聰實無耳也。不明實無目也。敢問大聰明。曰眩眩乎。惟天爲聰。惟天爲明。夫能高其目而下其耳者。匪天也夫。或問小每知之可謂師乎。曰是何師歟。是何師歟。天下小事爲不少矣。每知之是謂師乎。師之貴

也知大知也小知之師亦賤矣孟子疾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或曰亦有疾乎、問揚子亦有所惡乎曰摭我華而不食我實、華者美麗之賦實者法言太玄摭音隻拾也或謂仲尼事彌其年蓋天勞諸病矣夫、彌終也曰天非獨勞仲尼亦自勞也天病乎哉天樂天、聖樂聖、或問鳥有鳳、獸有麟、鳥獸皆可鳳麟乎、曰羣鳥之於鳳也、羣獸之於麟也、形性形殊性別豈羣人之於聖乎、或曰甚矣聖道無益於庸也聖讀而庸行盍去諸、曰甚矣子之不達也、聖讀而庸行、猶有聞焉、去之阬也、阬猶陷也阬秦者非斯乎投諸火、斯李

或問人何尚曰尚智曰多以智殺身者何其尚曰昔皐陶以其智爲帝謨殺身者遠矣箕子以其智爲武王陳洪範殺身者遠矣仲尼聖人也或者劣諸子貢叔孫武叔陳子禽皆有是言子貢辭而精之然後廓如也於戲觀書者遂子貢雖多亦何以爲愼哉言無愼於子貢之明師道也成湯丕承也文王淵懿也或問丕承曰由小致大不亦丕乎由小國而成王業革夏以天不亦承乎順天應人淵懿問文王曰重易六爻不亦淵乎浸以光大不亦懿乎浸漸也懿美也

或問命世稱修短之命曰命者天之命也非人爲也人爲不

爲命請問人爲曰可以存亡可以死生非命也命不可避也或曰顏氏之子冉氏之孫曰以其無避也若立巖牆之下動而徵病行而招死命乎命乎吉人凶其吉凶人吉其凶辰乎辰歎時逝也曷來之遲去之速也君子競諸進德修業欲及時也譊言敗俗譊音義作誘妄言也譊好敗則姑息敗德君子謹於言愼於好亟於時吾不見震風之能動聾聵也帝堯在上不能化四凶或問君子在治曰若鳳在亂曰若鳳或人不諭曰未之思矣曰治則見亂則隱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篡取也今或爲慕誤顯明遴集食其

絜者矣。鷦明似鳳南方神雀難於翔集盍非絜不食者鳳鳥蹌蹌。匪堯之庭
亨龍潛升。其貞利乎。或曰龍何可以貞利而亨。曰時
未可而潛。不亦貞乎。可而升。不亦利乎。潛升在己用
之以時。不亦亨乎。或問活身問何以安生其身曰明哲。或曰
童蒙則活。何乃明哲乎。曰君子所貴亦越用明保慎
其身也越曰也如庸行翳路。衝衝而活。君子不貴也庸愚
也翳塞也衝衝多也楚兩龔之絜。其清矣乎。龔勝龔舍皆楚人並著名節漢哀帝
時爲大夫老焉莽以太子師友祭酒迎勝不食而卒蜀莊沈冥。莊遵字君平蜀人也晦迹不仕
故曰沈冥蜀莊之才之珍也。不作苟見。不治苟得。久幽而

不改其操、雖隋和何以加諸、舉兹以旃、不亦寶乎、旃之也、吾珍莊也、居難爲也、以其居身之道人難能也不慕由即夷矣、何爲欲之有、言莊非慕許由即慕伯夷饕貪也或問堯將讓天下於許由、由恥、有諸、曰、好大者爲之也、顧由無求於世而已矣、由隱者也無所求於世其行止此耳允哲堯儃舜之重、則不輕於由矣、儃禪同好大累克、巢父灑耳、不亦宜乎、一本克作刻猶累日也好大言而累日滋久以至相傳靈場之威。宜夜矣乎。靈場猶靈壇也鬼神之威施於莫夜則見悚虛誕之說施於庸常則見信朱鳥翾翾。歸其肆矣。朱鳥燕別名也朱鳥往來以時不累其身放肆自遂或曰、奚取於朱鳥哉、曰時來則來、

時往則往能來能往者朱鳥之謂歟或問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死乎說難敢問何反也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乎曰何也曰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或曰說之不合非憂邪言韓非憂說不合爲非乎曰說不由道憂也由道而不合非憂也。或問哲曰旁明厥思問行曰旁通厥德

寡見篇

假言周於天地。假作遐贊於神明。幽弘橫度絕於邇言

縱橫制度絕去迦言譔寡見。迷聖人遐遠之言以悟淺近之惑 吾寡見人之好假者也。迦文之視、迦言之聽、假則偭焉。偭背也 或曰曷若茲之甚也、先王之道滿門。言學先王之道者所在滿於師門不為少 曰不得已也、得已則已矣。時有策試選補故學者不獲已也 得已而不已者寡哉。夫以策試而後學者為官也得不策試而好學者為已也為已之學也內為官之學也外相去甚遠是以慨其少也 好盡其心於聖人之道者君子也。人亦有好盡其心矣、未必聖人之道也。多聞見而識乎正道者至識也。多聞見而識乎邪道者迷識也。如賢人謀之美也。詘人而從道、詘屈同 如小人謀之不美也

詘道以從人。或問五經有辯乎。曰惟五經爲辯。說天者莫辯乎易。說事者莫辯乎書。說體者莫辯乎禮。說志者莫辯乎詩。說理者莫辯乎春秋。（明事理之是非）捨斯辯亦小矣。春木之芚兮。援我手之鶉兮。（芚猶盛也鶉猶美也）去之五百歲。其人若存兮。（言去仲尼雖沒而其人如在）或曰譊譊者天下皆訟也。奚其存。（譊譊爭聲也）曰曼是爲也。天下之亡聖也久矣。呱呱之子。各識其親。譊譊之學。各習其師。精而精之。是在其中矣。或曰良玉不雕。美言不文。何謂也。曰玉不雕。璵璠不作器。言不文。典謨不作經。或問

司馬子長有言曰五經不如老子之約也當年不能極其變終身不能究其業曰若是則周公惑孔子賊古者之學耕且養三年通一經今之學也非獨爲之華藻也又從而繡其鞶帨惡在老不老也（鞶大帶也帨佩巾也鞶帨已是外飾又從而繡之言章句華多實少）或曰學者之說可約邪曰可約解科（言自可令約省爾但當使得其義旨不失其科條）或曰君子聽聲乎曰君子惟正之聽荒乎淫佛乎正沈而樂者君子弗聽也（佛違也）或問侍君子以博乎（博奕也）曰侍坐則聽言有酒則觀禮焉事博乎或曰不有博奕者乎曰爲之猶

賢於己爾。侍君子者賢於己乎。君子不可得而侍也。人師難逢也侍君子晞斯光。窒斯通。亡斯有。辱斯榮。敗斯成。如之何賢於己也。鷦明冲天。不在六翮乎。拔而傳尸鳩。其累矣夫。雷震乎天。風薄乎山。雲徂乎方。雨流乎淵。其事矣乎。言此皆天之事矣人不得無事也魏武侯與吳起浮於西河。寶河山之固。起曰。在德不在固。曰。美哉言乎。使起之兵每如斯。則太公何以加諸。或問周寶九鼎寶乎。曰。器寶也。器寶待人而後寶。齊桓晉文已下至於秦兼。其無觀已。言皆尚詐力雖彊無足觀也或曰。秦無觀。奚其

乘曰所謂觀觀德也如觀兵開闢以來未有秦也或問魯用儒而削何也曰魯不用儒也昔在姬公用於周而四海皇皇奠枕於京奠定也猶言安枕也孔子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魯不用眞儒故也如用眞儒無敵於天下安得削浩浩之海濟樓航之力也航人無楫如航何或曰奔壘之車沈流之航可乎曰否或曰焉用智言有患難不能解救故曰焉用智曰用智於未奔沈智者用於未然之前大寒而後索衣裘不亦晚乎乘國者其如乘航乎航安則人斯安矣惠以厚下民忘其死忠以衛上君念

其賞自後者人先之。自下者人高之誠哉是言也。或
曰弘羊權利而國用足盍權諸。曰譬諸父子爲人父
而權其子縱利如子何、卜式之云不亦匡乎、（卜式請宏羊）
或曰因秦之法清而行之亦可以致平乎、曰譬諸琴
瑟鄭衛調俾夔因之亦不可以致簫韶矣。或問處秦
之世抱周之書益乎。曰舉世寒貂狐不亦燠乎。或曰
炎之以火沃之以湯燠亦燠矣、（言何必周書之爲治若用刑法亦可治矣）
曰燠哉燠哉。時亦有寒者矣。非其時而望之非其道
而行之。亦不可以至矣。（言秦法一時之利非素治也）秦之有司負

秦之法度。秦之法度負聖人之法度。秦弘違天地之道。而天地違秦亦弘矣。言天地以生育爲本秦以殺戮爲本違天地亦大矣秦始以萬世君之天地止以二世滅之是違秦亦大矣

法言卷五終

法言卷六

五百篇

聖人聰明淵懿。繼天測靈、冠乎羣倫、經諸範。譔五百。明聖人之道

或問五百歲而聖人出、有諸、曰堯舜禹君臣也而並。並世文武周公父子也而處。同處湯孔子數百歲而生。因往以推來、雖千一不可知也。先則此年而三聖後則遠年而一聖因往以推來雖千年一聖亦未可知也聖人有以擬天地而參諸身乎。或問聖人有詘乎、問有所詘身之事曰有、曰焉詘乎、曰仲尼於南子所不欲見也、於陽虎所不欲敬也、見所不

見敬所不敬不詘如何或曰衛靈公問陳則何以不詘曰詘身將以信道也如詘道而信身雖天下不可爲也聖人重其道而輕其祿衆人輕其道而重其祿聖人曰於道行歟衆人曰於祿殖歟昔者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曰如何其大也曰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徵先生於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先生謂宿儒曰若是則仲尼之開跡諸侯也非邪若以二生爲是則仲尼欲行教於諸侯非歟曰仲尼開跡將以自用也欲行其道制素法也如委己而從人雖有規矩準繩焉得而用之或問孔子之時諸侯有

知其聖者歟。曰：知之。曰：知之則曷爲不用。曰：不能。曰：知聖而不能用也，可得聞乎。曰：用之則宜從之，從之則棄其所習，逆其所順，彊其所劣，捐其所能，衝衝如也。心相逆闘之貌 非天下之至德，孰能沮之。或問：孔子知其道之不用也，則載而惡乎之。曰：之後世君子。曰：賈如是，不亦鈍乎。言行道者貴於及身，乃載以遺後世，譬如爲賈求利者如此，不亦鈍乎 曰：衆人愈利而後鈍，聖人愈鈍而後利。關百聖而不慚，關猶管也，雖經百聖不可易 蔽天地而不恥，能言之類莫能加也。貴無敵，富無倫，利孰大焉。或曰：孔子之道不可小歟

曰小則敗聖如何、小道害聖如之何可小　曰若是則何爲去乎、
曰愛日。欲及時行道　曰愛日而去何也、曰由羣婢之故也
不聽正諫而不用雖噫者。吾於觀庸邪無爲飽食安
坐而厭觀也、雖意猶歌嘆之聲庸邪謂女樂也　由此觀之、夫子之日
亦愛矣、或曰君子愛日乎、曰君子仕則欲行其義居
則欲彰其道事不厭。教不倦。焉得日。日不暇給　或問其有
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秦已繼周矣、不待夏禮而治
者其不驗乎、言秦不用而治是聖人之言無驗乎　曰聖人之言天也、天
妄乎、繼周者未欲泰平也、如欲泰平也捨之而用他

道亦無由至矣赫赫乎日出之光羣目之用也渾渾
乎聖人之道羣心之用也或問天地簡易而聖人法
之何五經之支離、支離言分散也曰支離蓋其所以為簡易
也。使人㳂波討源然後知聖人之道已簡已易、焉支焉離或曰聖人
無益於庸也、庸用也曰世人之益者倉廩也取之如單
倉廩歸於人有窮而所藏不多仲尼神明也小以成小大以成大雖
山川丘陵草木鳥獸裕如也如不用也神明亦末如
之何矣或問聖人占天乎曰占天地若此則史也何
異曰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史考察象數知人事之吉凶聖人修

人事如天道不能違或問星有甘石何如或人復問史之善於占星者晉志曰諸侯之史齊有甘德魏有石申皆掌著天文各論圖驗曰在德不在星德隆則晷星星隆則晷德也晷規也或問大人曰無事於小爲大人請問小曰事非禮義爲小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瓏瓏其聲者其質玉乎聖人矢口而成言肆筆而成書言可聞而不可殫書可觀而不可盡周之人多行秦之人多病行有之也病曼之也曼無也周人所以多行者由君存而有之也秦人所以病多者由君視之如無也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之士也肆秦之士也拘月未望則載魄

於西旣望則終媿於東其遡於日乎。遡迎也彤弓盧矢不爲有矣。盧與旅同彤弓旅矢人臣之上賞也人臣不得君之任使安能有功聆德前世清視在下。鑑莫近於斯矣。聆聽也前世謂周秦也下謂士庶也或問何如動而見畏、曰畏人、何如動而見侮、曰侮人、夫見畏與見侮、無不由已。或問禮難以彊世、曰難、故彊世。以其難故彊之使過者俯而就之。不及者跂而及之如夷俟倨肆。羈角之哺果而啗之、奚其彊羈角猶總角也男角女羈謂幼子也人之箕踞驕慢及幼子啗果皆其情所欲何必彊也或性或彊及其名一也。蓋因上文彊禮之見論故於此誘之爾弓之張兮。弛而不失其良兮。或曰何謂也、曰撤之而

已矣。周禮爲撖爲正方之器也川有防。器有範。見禮教之至也。經營然後知幹楨之克立也。幹楨築牆版之屬也莊楊蕩而不法。莊周楊朱墨晏儉而廢禮。申韓險而無化。鄒衍迂而不信。

聖人之材天地也。次山陵川泉也。次鳥獸草木也。

先知篇

立政鼓衆動化天下。莫尚於中和。中和之發在哲民情。譔先知。先知其幾於神乎。敢問先知。曰不知知其道者其如視。舉目便見忽眇緜作炳。忽輕也眇細也緜遠也炳謂炳然光明也先甲一日易。後甲一日難。甲者一旬之始已有之祕也先之一日未兆也後之

一曰已形也或問何以治國、曰立政、曰何以立政、曰政之本身也。身立則政立矣。或問為政有幾、曰思斁、或問思斁、曰昔在周公征於東方。四國是王。召伯述職。蔽芾甘棠。其思矣夫。齊桓公欲徑陳。陳不果內。執袁濤塗。其斁矣夫。嗚呼從政者審其思斁而已矣。或問何思何斁何以致之曰老人老。孤人孤。病者養。死者葬。男子畝。婦人桑之謂思。使人各得其所則見思矣若汙人老。汙辱也屈人孤。屈抑之病者獨。死者逋。逃弃不葬田畝荒杼柚空之謂斁。使人各失其所則見厭矣為政日新、或人敢問日新、曰使之利其

仁。樂其義。厲之以名。引之以美。使之陶陶然之謂日新。或問民所勤。曰民有三勤。曰何哉所謂三勤。曰政善而吏惡。一勤也。吏善而政惡。二勤也。政吏駢惡。三勤也。駢並也 禽獸食人之食。土木衣人之帛。穀人不足於晝。絲人不足於夜之謂惡政。聖人文質者也。車服以彰之。藻色以明之。聲音以揚之。詩書以光之。光照後世 籩豆不陳。玉帛不分。琴瑟不鏗。鍾鼓不䡴。吾則無以見聖人矣。䡴音雲謂鐘鼓之聲也 或曰。以往聖人之法治將來。譬猶膠柱而調瑟。有諸。曰有之。曰。聖君少而庸君多。

如獨守仲尼之道是漆也（漆甚於膠）曰聖人之法未嘗不關盛衰焉昔者堯有天下舉大綱命舜禹夏殷周屬其子不膠者卓矣（卓然可見）唐虞象刑惟明夏后肉辟三千不膠者卓矣堯親九族協和萬國湯武桓桓征伐四克由是言之不膠者卓矣禮樂征伐自天子所出春秋之時齊晉實予不膠者卓矣或曰人君不可不學律令曰君子爲國張其綱紀謹其教化導之以仁則下不相賊莅之以廉則下不相盜臨之以正則下不相詐修之以禮義則下多德讓此君子所當學也

如有犯法則司獄在。各有司存或苦亂。或人以任有司苦患其紊亂曰綱紀。曰惡在於綱紀、曰大作綱小作紀。如綱不綱紀不紀。雖有羅網惡得一目而正諸。或曰齊得夷吾而霸、仲尼曰小器。請問大器、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或曰正國何先、曰躬工人績。躬身也工官也言先正身以臨百官次乃覺察其人考其勳績也或曰為政先殺後教、曰嗚呼天先秋而後春乎將先春而後秋乎。吾見玄駒之步。玄駒蚍蜉子也雉之晨雊也。雊鳴化其可以已矣哉。譬如蚍之能行雉之晨雊蟲之微者非教化之所及所以然者天道自然先化之耳民可

使覿德、不可使覿刑。覿德則純、覿刑則亂。象龍之致雨也、難矣哉。象似也 曰龍乎龍乎。言非龍也 或問政核。爲政之實 曰眞僞。眞僞則政核。如眞不眞、僞不僞、則政事不核。鼓舞萬物者、其雷風乎。鼓舞萬民者、其號令乎。雷不一。三令五申 風不再。制無二也 聖人樂天陶咸天下之化。使人有士君子之器者也。故不遁於世、不離於羣。遁離者、是聖人乎。雌之不才、其卵毈矣。毈敗也 音段 君之不才、其民野矣。或曰、載使子草律。載設也 草刱也 曰吾不如弘恭。弘恭漢宣元朝專律令 草奏。曰吾不如陳湯。陳湯漢成帝朝明法令善草奏 曰何

爲曰必也律不犯奏不剡。甄陶天下者。其在和乎。剛則甈柔則坯。甈破瓦又破甖也坯土踈慢不黏也治天下亦猶是也龍之潛亢不獲其中矣。是以過中則惕。不及中則躍。其近於中乎。二五得中故有利見之吉聖人之道。譬猶日之中矣。不及則未過則昃。什一。天下之正也。多則桀。寡則貉。井田之田。田也。謂古八家是治宜也肉刑之刑。刑也。三千之屬是正法也田也者。與衆田之。刑也者。與衆弃之。法無限。則庶人田侯田。處侯宅。食侯食。服侯服。法制無限則與奢侈長僭亂人亦多不足矣。爲國不迪其法。迪蹈也而望其效。效功也譬諸算乎欲卷而不

用先王之法譬如無無則
而運算終無益於富也

法言卷六終

法言卷七

重黎篇

仲尼以來國君將相卿士名臣參差不齊。言志業不同、一槩諸聖。撰重黎。論古今君臣行事得失或問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今何僚也。昔之重黎當今之世何官也曰近義近和。堯有羲和之官、王莽時亦復立焉孰重孰黎。曰義近重、和近黎。或問黃帝終始。曰託也。昔者姒氏治水土、而巫步多禹。姒氏禹也禹自聖人是以鬼神猛獸蜂蠆蛇虺莫之螫耳而俗巫多效禹步扁鵲盧人也、而醫多盧。夫欲讐偽者必假眞。讐匹也禹乎、盧乎、終始乎。言皆非也

或問渾天曰落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乎幾乎莫之能爲也、幾近也渾天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請問蓋天、欲知蓋天圖也曰、蓋哉蓋哉應難未幾也、再言蓋哉者應難以事未有近其理也或問趙世多神何也。如簡子之事非一故問之曰、神怪茫茫若存若亡、聖人曼云。曼無也或問子胥種蠡孰賢、曰、胥也俾吳作亂、謂進專諸於闔閭使弑僚破楚入郢、鞭尸藉館、藉館舍室也各舍楚君大夫之室皆不由德、謀越諫齊不式、式用也不能去、三諫不從。於禮可去卒眼之。夫差殺胥將死曰以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種蠡不彊諫而山棲、責其不彊諫於未敗至使勾踐棲於會稽俾其君詘社

稷之靈而童僕、又終弊吳、賢皆不足邵也。 三子之從師無名焉若以賢者議之俱不足高也 至蠡策種而遁、肥矣哉。 美蠡功成身退合肥遯之義 或問陳勝吳廣、曰亂、曰不若是則秦不亡、曰亡秦乎、恐秦未亡而先亡矣、 言為權首者先亡也 或問六國並其已久矣、一病一瘳、迄始皇三載而咸、時激地保人事乎、 問時可取以激之乎保地勢以全之乎修人事以得之乎 曰具、 言三事備有 請問事、 問三事之日 曰孝公以下、彊兵力農、以蠶食六國、事也、保、 問地保 曰、東溝太河、南阻高山、西采雍梁、北鹵涇垠、便則申、否則蟠、保地也、 勢便則申勢否則屈 激、 問時激 曰、始皇方斧將相

方刀六國方木將相方肉激也、始皇欲斲喪諸侯方如斧而諸侯愚昧方如木秦之將相銳於功利方如刀而諸侯將相懦弱方如肉始皇適丁是時也或問秦伯列為侯衛卒吞天下、而赧曾無以制乎、赧周赧王也言秦吞周而并天下蓋非一朝一夕之故何赧王曾無晝以制之乎曰天子制公侯伯子男也、庸節、庸用也節莫差於僭僭莫僭於祭祭莫重於地地莫重於天、既盜土地又盜祭天則襄文宣靈其兆也。僭兆已見昔者襄公始僭西畤以祭白帝文宣靈宗興鄜密上下用事四帝而天王不匡反致文武胙是以四疆之內各以其力來侵攘肌及骨赧獨何以制秦乎或問嬴政

二十六載天下擅秦。嬴秦姓政始王名秦十五載而楚。楚五
載而漢。五十載之際而天下三擅。天邪人邪。曰具、備有
之也周建子弟。列名城。班五爵。流之十二。當時雖欲漢
得乎。六國蚩蚩。爲嬴弱姬。卒之屏營。嬴擅其政。故天
下擅秦。屏營猶勞皇失據之貌言六國相與夌弱周室適足爲秦開兼并之資終自失據爲秦所
滅秦失其猷。罷侯置守。守失其微。天下孤睽。猷道也項
氏暴彊。改宰侯王。故天下擅楚。擅楚之月。有漢刱業
山南。發跡三秦。追項山東。故天下擅漢。天也。人、問人事
曰兼才尚權。右計左數。動謹於時。人也。尚尊也天不人

不因人不天不成。或問楚敗垓下方死、曰天也、諒乎信如羽之言否曰漢屈羣策羣策屈羣力言漢能屈已以用羣臣之策羣臣能屈已以悅羣士之力故勝也楚憞羣策而自屈其力也憞惡屈人者克、自屈者負天曷故焉。或問秦楚既爲天典命矣秦縊灞上、楚分江西、興廢何速也、分散也又曰分謂身首五分曰天胙光德而隕明忒胙與祚同忒當作慝昔在有熊高陽高辛唐虞三代咸有顯懿、故天胙之爲神明主、且著在天庭、是生民之願也、厥饗國久長、著在天庭猶云簡在上帝之心若秦楚彊閱震撲、胎藉三正播其虐於黎苗。閱鬬也撲猶言擊也胎始也藉

狠猶也三正天地人也兄弟且欲喪之、況於民乎況於鬼神乎

廢未速也或問仲尼大聖、則天曷不胙、曰無土。言無土地

可因然則舜禹有土乎。舜禹本亦無土曰舜以堯作土。禹以舜

作土。或問聖人表裏曰威儀文辭表也。德行忠信裏

也。或問義帝初矯。劉龕南陽。項救河北。二方分崩。一

離一合。設秦得人如何。假若義帝如初矯立而使劉漢戡定南陽項羽得救河北

二方爭戰一離一合設使秦尚得人以關中待之如何曰人無為秦也。喪其靈

久矣。韓信黥布皆劒立南面稱孤。卒窮時戮。無乃勿

乎。卒盡也勿猶不也或曰勿則無名如何言不然則為秦臣者無功名如何

曰名者謂令名也、忠不終而躬逆、焉彼令、言忠未盡而身已見害爲之逆矣安可謂善哉

或問淳于越、曰伎曲。此問越之道何如而揚以爲伎曲言有伎有曲也。請問、問伎曲之目曰始皇方虎挒而梟磔、噬士猶腊肉也、越與亢眉、終無撓辭、可謂伎矣。虎挒梟磔言暴也始皇暴酷如此而越敢趄而亢舉其眉以言封建之事其辭無撓可謂有才伎也仕無妄之國、無妄匪正也食無妄之粟、分無妄之橈。自令之間而不違、可謂曲矣。越自始皇下令之間又不能違而去之徒欲分解其亂雖能彊言封建之事亦曲矣

或問茅焦歷井幹之死、使始皇奉虛左之乘、始王以嫪毐事幽母咸陽宮諫者輒殺於井幹闕下茅焦立井幹之上而諫始皇卽駕輿執轡虛左親迎其母蔡生欲

安項咸陽、不能移又亨之、或者未辯歟、亨當作烹言項羽欲東還下邳蔡生說使都咸陽既不能移又爲羽所烹殺也曰生捨其木侯而謂人木侯。亨不亦宜乎。言蔡生知項羽暴伉素不爲羽所知信獻策不用又從而訕之是自有沐猴之狂也焦逆訐而順守之。雖辯劇虎牙矣。劇義如摩言無位而廷諫履危之道也或問甘羅之悟呂不韋、張辟彊之覺平勃、皆以十二齡、茂良乎、甘羅甘茂孫也辟彊張良之子也曰才也、茂良不必父祖。或問酈食其說陳留下倉敖說齊罷歷下軍、何辯也、韓信襲齊以身脂鼎、何訥也、曰夫辯也者、自辯也、如辯人幾矣言君子之所謂辯者當以正諫之道自辯其身如仲尼之於衰周孟

蒯之於戰國爾若夫以辯說人則猶商君應侯之徒矣不亦危哉或問蒯通抵韓信
不能下又狂之蒯通說韓信不聽惶恐乃陽狂為巫抵擠也曰方遭信閉
如其抵信盡忠高祖若門戶之閉無巇隙也曰巇可抵乎曰賢者司禮
小人司巇況拊鍵乎況信拍鍵而閉之乎言不可為也拊拍也鍵鍵籥或問
李斯盡忠胡亥極刑忠乎曰斯以留客秦嘗欲逐諸侯之客斯上
書以為不可至作相用狂人之言從浮大海立趙高之邪
說廢沙丘之正阿意督責焉用忠霍或人以斯非忠請問霍光忠乎
曰始元之初擁少帝之微摧燕上官之鋒處廢興之
分堂堂乎忠難矣哉言他人之所難行至顯不終矣顯光夫人東閭

顯也

或問馮唐面文帝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諒乎。曰彼將有激也、親屈帝尊以信亞夫之軍、至頗牧曷不用哉、德 問文帝之德 曰罪不孥宮不女、出宮人嫁之令無怨曠 館不新陵不墳、或問交、曰仁、問餘耳 陳餘張耳 曰光初。餘耳相與爲刎頸之交後有隙卒相滅亡故曰光初 竇灌、曰凶終、竇嬰灌夫之交雖不變其初然終以朋黨陷於大戮亦不足貴也 或問信、曰不食其言。請人、曰晉荀息、趙程嬰公孫杵臼、秦大夫鑿穆公之側、言此三良皆移公未即命時語以從死及至葬則鑿其冢壙之側以死之則不食其言者也 問義、既聞諸賢之信又問於義誰得 曰事得其宜之謂義、或問季布忍焉可爲、言季布勇者乃至髡

鉗爲奴安能忍恥如此曰能者爲之明哲不爲也言能忍辱貪生者乃爲之或曰當布之急雖明哲如之何曰明哲不終項仕如終焉攸避或問賢曰爲人所不能請人曰顏淵黔婁四皓韋玄成或問長者曰藺相如伸秦而屈廉頗欒布之不塗朱家之不德直不疑之不校韓安國之通使或問臣之自得曰石太僕之對金將軍之謹張衛將軍之善慎丙大夫之不伐善請問臣之自失曰李貳師之執二田祈連之濫帥韓馮翊之愬蕭趙京兆之犯魏貳師將軍李廣利說劉屈氂立昌邑王爲太子二心不端武帝疑之遂降匈奴祈連將軍由虜

明爲宣帝擊匈奴不利質淫婦人也韓馮翊名延壽愬御史大夫蕭望之與廪犧爲姦而焚其廪也趙京兆名廣漢疑魏丞相夫人殺侍婢圍捕之而無實反獲其罪也

或問持滿。曰扼扼於華切扼也猶損也言持滿者當自扼抑以正其欹不然則覆矣

楊王孫倮葬以矯世。曰矯世以禮倮乎。如矯世則葛溝尚矣。古者未知喪送之禮死則裹之以葛投諸溝壑

或問周官。曰立事。設官分職以治萬事

左氏。曰品藻。品第善惡藻飾其事

太史遷。曰實錄。蓋言但能實錄傳記之事也

法言卷八

淵騫篇

仲尼之後。迄於漢道。迄至也德行顏閔。股肱蕭曹。爰及名將尊卑之條。稱述品藻。譔淵騫。或問淵騫之徒惡乎在、問今世何無其人曰在寢。言淵騫之才今亦有耳但寢伏不爲人所知也或曰、淵騫曷不寢、曰、攀龍鱗。附鳳翼。巽以揚之。勃勃乎其不可及乎。如其寢、如其寢、七十子之於仲尼也日聞所不聞。見所不見。文章亦不足爲矣。文章謂若卜商序詩曾參孝經之類

君子絕德。小人絕力。或問絕德、曰、舜以孝、禹以功、

皐陶以謨、非絕德邪、力、絕力者何秦悼武、烏獲、任鄙、扛鼎
抃牛、非絕力邪、或問勇、曰、軻也、曰、何軻也、曰、軻也者、
謂孟軻也。若荊軻、君子盜諸。請問孟軻之勇、曰、勇於
義而果於德。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於勇也其
庶乎。魯仲連傷而不剬、傷古蕩字剬古制字藺相如剬而不傷。
或問鄒陽、鄒陽去吳之梁然否曰、未信而分疑、忼辭免罿幾矣
哉、烏罟謂之罿猶人之縲絏幾危也或問信陵平原孟嘗春申益乎
曰、上失其政、姦臣竊國命、何其益乎。樗里子之智也。
使知國如知葬、則吾以疾爲蓍龜。樗里子名疾秦惠王之弟周之

順赧以成周而西傾平王東遷于洛即周公所營之王城是謂成周秦都咸陽在西而赧王為秦所滅故曰西傾秦之惠文昭襄以西山而東并周顯王時秦都雍州西山在焉而東滅周故曰東并孰愈、問西傾東并誰優曰周也羊、秦也狼。然則狼愈歟。曰、羊狼一也。或問蒙恬忠而被誅、忠奚可為也、曰壍山堙谷、起臨洮、擊遼水、力不足而屍有餘。忠不足相也。或問呂不韋其智矣乎。以人易貨曰誰謂不韋智者歟。以國易宗。不韋佞於樂陽夫人以徼國權終乃家屬徙蜀飲酖而死呂不韋之盜、穿窬之雄乎。穿窬也者。吾見擔石矣。未見雒陽也。不韋封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戶秦將白起不仁

奚用爲也、長平之戰、四十萬人死、蚩尤之亂不過於此矣、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將不仁奚用爲、翦、問王翦將略曰始皇方獵六國而翦牙欸、牙欸謂明齒而怒也或問要離非義者歟、不以家辭國、曰離也火妻灰子以求反於慶忌。實蛛蝥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蝥一作蟊音矛靡與糜、同爛也新書曰蛛蝥作網政也、問聶政爲嚴氏犯韓、刺相俠累、曼面爲姊、實壯士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軻也、問荆軻爲丹奉於期之首、燕督亢之圖、入不測之秦、實刺客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三士所死皆非君親之難或問儀秦學乎鬼

谷術而習乎縱橫言安中國者各十餘年是夫曰詐人也聖人惡諸曰孔子讀而儀秦行何如也（欲讀仲尼之書而行蘇張之辨）曰甚矣鳳鳴而鷙翰也曰然則子貢不為歟曰亂而不解子貢恥諸說而不富貴儀秦恥諸或曰儀秦其才矣乎跡不蹈已曰昔在任人帝曰難之亦才矣才乎才非吾徒之才也美行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用里先生言辭婁敬陸賈執正王陵申屠嘉折節周昌汲黯守儒袁固申公災異董相夏侯勝京房或問蕭曹曰蕭也規曹也隨（蕭何規摹於前曹參奉隨於後）滕灌樊酈

曰俠介。俠與挾同持也介衛也言高帝爲沛公時而夏侯嬰灌嬰樊噲酈商爲持衛也叔孫通。曰槧人也。槧猶牘也言以儒事袁盎、曰忠不足而談有餘。袁盎譖誅晁錯忠不足也諫遷淮南王而談有餘也晁錯、曰愚。酷吏、曰虎哉虎哉角而翼者也。郅都甯成張湯杜周之徒貨殖、曰蚊。夫蚊喙人而求生可鄙惡者也曰血國三千。使將疏飲水褐博沒齒然也。揚既以蚊貶貨殖或以是言難之也云天下之民有骨血者三千國非貨殖則將使其飯疏食飲水被褐終年而已乎言衣食僅給而不能富庶也無荅文者蓋揚鄙其不諭教而彊見難也或問循吏、曰吏也。鄭子產公儀休孫叔敖之徒游俠、曰竊國靈也。靈命也朱亥田仲郭解劇孟原涉之徒佞幸、曰不料而已。籍孺鄧通韓王孫李延年之徒不自料其才德不稱其寵祿而貪寵

之以取禍敗

或問近世社稷之臣。曰、若張子房之智。陳平之無悞。絳侯勃之果。霍將軍之勇。終之以禮樂。則可謂社稷之臣矣。（言雖兼數公之才業不能修禮樂以成治平之化）

或問公孫弘董仲舒孰邇。（誰近社稷之臣）曰、仲舒欲為而不可得。弘容而已矣。（仲舒欲施禮樂之事而武帝外之故不可得也）

或問近世名卿。曰、若張廷尉之平。（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寃民）雋京兆之見。（雋不疑當昭帝時有人自偁衛太子百官莫知其所不疑後至取而治之乃巫成方遂也）尹扶風之潔。（尹翁歸清廉有節不被滋垢）王子貢之介。（王子貢名尊成帝時人治任公正誅鋤豪彊不避貴戚）斯名卿矣。

將。（次問名將）曰、若條侯之守。（周亞夫也）長平冠軍之

征伐。長平侯衛青冠軍侯霍去病博陸之持重。博陸侯霍光可謂名將矣。請問古。欲知古之良將曰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義。輿尸血刃皆所不爲也。張騫蘇武之奉使也。執節沒身不屈王命。雖古之肎使。其猶劣諸。雖古之美使所不及矣世稱東方生之盛也。言不純師。行不純表。其流風遺書蔑如也。朔言行駁雜所師表者不能純一其流風遺書皆蔑然無足觀或曰。隱者也或見揚之短朔故問以爲世稱朔吏隱者也曰。昔之隱者。吾聞其語矣。又聞其行矣。言皆不然或曰隱道多端。曰回也。言隱道貴多端聖言聖行。不逢其時。聖人隱也。賢言賢行。不逢其時。賢者隱也。

談言談行不逢其時談者隱也昔者箕子之漆其身也狂接輿之被其髮也欲去而恐罹害者也箕子之洪範接輿之歌鳳也哉或問東方生名過實者何也曰應諧不窮正諫穢德由此四事得名應諧似優不窮似哲正諫似直時觀察顏色直言切諫似峭直穢德似隱懷肉汗衣歲更娶婦似隱迹請問名曰詼達惡比或問朔所爲當何以名之揚子謂朔詼諧敖達之人耳比倫也曰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尚容首陽爲拙柱下爲工飽食安坐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言朔依託隱者以玩傲世人或問柳下惠非朝隱者

歟。（朔既非隱則柳下惠降志辱身豈非朝隱者也）曰、君子謂之不恭。古者高餓顯、下祿隱。妄譽、仁之賊也。妄毀、義之賊也。賊仁近鄉原、賊義近鄉訕。或問子蜀人也、請人。（問蜀人）曰、有李仲元者、人也。（仲元則其人也李仲元名弘）其為人也奈何。（猶言如何）曰、不屈其意、不累其身。曰、是夷惠之徒歟。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閒也。如是則奚名之不彰也。曰、無仲尼、則西山之餓夫、與東國之絀臣、惡乎聞。曰、王陽貢禹遇仲尼乎。（此言李仲元不遇仲尼則名不彰而王陽貢禹之顯豈遇仲尼乎）曰、明星皓皓。華藻之力也歟。（言星之明則非藻飾所能致以其居高故為人所瞻仰）曰、若是則

奚爲不自高。[言仲元何不仕]曰皓皓者巳也。引而高之者天也。子欲自高邪。仲元世之師也。見其貌者肅如也。[肅然敬]聞其言者愀如也。[愀然謹]觀其行者穆如也。[穆然和]但聞以德詘人矣。未聞以德詘於人也。仲元畏人也。[言使人心服而畏之]或曰。育賁。[言夏育孟賁亦使人畏]曰育賁也。人畏其力而侮其德。請條。[問其條目]曰。非正不視。非正不聽。非正不言。非正不行。夫能正其視聽言行者。昔吾先師之所畏也。如視不視。聽不聽。言不言。行不行。雖有育賁。其猶侮諸。

法言卷八終

法言卷九

君子篇

君子純終領聞。純善也領令也聞名也言善於終而有令名也蠢迪檢押。蠢動也迪道也檢押由隱括也言動則由於檢押旁開聖則。則法也開通也譔君子。或問君子言則成文、動則成德、何以也、曰以其弸中而彪外也。弸滿也彪文也般之揮斤、羿之激矢、君子不言、言必有中也、不行、行必有稱也。或問君子之柔剛、曰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或問航不漿、衝不薺、有諸。樓航不把漿衝車不載薺曰有之、或曰、大器固不周於小乎、曰斯械也、

君子不械。或問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奧、曰、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或曰、子小諸子、孟子非諸子乎、曰、諸子者以其知異於孔子者也孟子異乎不異、道同仲尼或曰、荀卿非數家之書侻也。彈駁數家侻合於教侻一作脫祝括切至於子思孟軻詭哉。荀子有非十二子之篇言亦兼非子思孟軻曰吾於荀卿歟見同門而異戶也。言荀卿亦述孔子之道而所見不能無小異惟聖人爲不異、牛玄騂白睟而角、其升諸廟乎、是以君子全德、色純曰睟今荀卿學聖人之道而非孔孟亦不粹矣或問君子似玉、曰純淪溫潤、柔而堅。玩而廉。隊乎其不可形也。淪猶澤也玩當作刓廉稜也隊乎猶

言亞之如彖或問仲尼之術、周而不泰、大而不小、用之猶牛鼠也、使牛捕鼠雖大無施曰、仲尼之道猶四瀆也經營中國終入大海它人之道者西北之流也紀綱夷貉或入於沱或淪於漢淮南說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太史公聖人將有取焉淮南鮮取焉爾必也儒乎乍出乍入淮南也文麗用寡長卿也多愛不忍子長也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或曰甚矣傳書之不果也。問彼傳記之書不果純於聖人之道曰不果則不果矣、言淮南子長其書皆巳行安可導而果之人以巫鼓、巫鼓猶妄說也或問聖人之言炳若

丹青有諸、曰吁是何言歟、丹青初則炳、久則渝、渝乎哉、或曰聖人之道若天。天則有常矣、奚聖人之多變也。曰聖人固多變。子游子夏得其書矣、未得其所以書也。宰我子貢得其言矣。未得其所以言也。顏淵閔子得其行矣。未得其所以行也。聖人之書言行天也。天其少變乎。所以應無方也或曰、聖人自恣歟、何言之多端也、曰子未覩禹之行水歟一東一北行之無礙也、君子之行獨無礙乎、如何直往也水避礙則通於海君子避礙則通於理君子好人之好而忘己之好、小人

好已之好而忘人之好、或曰子於天下則誰與、與許也

曰與夫進者乎、或曰貪夫位也、慕夫祿也、何其與、曰

此貪也、非進也、夫進也者進於道慕於德殷之以仁

義進而進、退而退、日孳孳而不知勌者也、或曰進退

則關命矣、請問退進、曰昔乎顏淵以退爲進、天下鮮

儷焉、或曰若此則何少於必退也、曰必進易儷也、必

退易儷也、進以禮退以義難儷也、或曰人有齊死生

同貧富等貴賤何如、曰作此者其有懼乎、信死生齊

貧富同貴賤等、則吾以聖人爲囂囂、若信然齊等囂令典謨徒煩言

耳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人必先作然後人名之、先求然後人與之、人必其自愛也然後人愛諸、人必其自敬也然後人敬諸、自愛仁之至也、自敬禮之至也、未有不自愛敬而人愛敬之者也、或問龍龜鴻鵠、不亦壽乎、曰壽、曰人可壽乎、曰物以其性。人以其仁。或問人言仙者有諸乎、曰吁吾聞伏羲神農歿、黃帝堯舜殂落而死、文王畢、孔子魯城之北、獨子愛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仙亦無益子之彚矣、借使有仙亦如龍龜等非人類所能學也或曰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

人之於天下。恥一物之不知。仙人之於天下。恥一日之不生。曰生乎生乎。名生而實死也。妄期羨門徒有其名而人未嘗見或曰。世無仙則焉得斯語。曰語乎者。非囂囂也歟。惟囂囂能使無為有。多言之人喜妄說或問仙之實。曰無以為也。有與無非問也。問也者忠孝之問也。忠臣孝子。偟乎不偟。偟暇忠孝之人何暇問無益之事或問壽可益乎。曰德。曰回牛之行德矣。曷壽之不益也。曰德故爾。庸以長生為壽聖以不朽為壽如回之殘。牛之賊也。焉德爾。言假令顏行之殘冉行之賊則安得之壽曰殘賊或壽。曰彼妄也。君子不妄。有生者必有

死有始者必有終自然之道也君子忠人況已乎小人欺已況人乎

法言卷九終

孝至篇

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四表之歡心。譔孝至。孝至矣、一言而該、聖人不加焉、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父母子之天地歟。無天何生、無地何形。天地裕於萬物、萬物裕於天地、萬物非裕於天地疑脫其非字裕父母之裕不裕矣、養父母自以爲足者乃不足也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孝子愛日。孝子有祭乎、有齋乎。言齋重於祭夫能存亡形屬荒絕者、惟齋乎。故

孝子之於齋、見父母之存也。是以祭不賓。賓謂敬多而親少如待賓客人而不祭豺獺乎。或曰、死生盡禮、可謂能子乎、曰石奮石建、父子之美也、無是父、無是子、無是子、無是父、或曰、必也兩乎、曰與堯無子、舜無父、不如堯父舜子也、子有含菽縕絮而致滋美其親將以求孝也。人曰僞、如之何、曰假儒衣書服而讀之、三月不歸、孰曰非儒也。或曰、何以處僞、為之則真何以存僞曰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之謂僞。觀人者審其作輟而已矣、不為名之名、其至矣、為名之名、其次也、或問忠言嘉謨、曰、

言合稷契之謂忠、謨合皐陶之謂嘉、或曰邵、如之何
邵猶繼也又高也 曰亦勗之而巳、庳則秦儀鞅斯、亦忠嘉矣、
庳下也 堯舜之道皇兮。皇美 夏殷周之道將兮。將大 而以延
其光兮。延其美大之光 或曰、何謂也、曰堯舜以其讓。夏以其
功平水土也 殷周以其伐。或曰食如螘。言精細也 衣如華。服文彩也
朱輪駟馬。金朱煌煌。無巳泰乎、曰由其德、舜禹受天
下不爲泰、不由其德、五。兩。之。綸。半。通。之。銅。亦泰矣、綸如
青緺綬也五兩之輪半通之銅皆有秩嗇夫之印綬印綬之微者也 天下之通道五、所
以行之者一、曰勉。能一勉而修則五得之矣 或曰、力有扛洪鼎、揭

華旗智德亦有之乎、曰、百人矣、此力百人便能敵之德諧頑嚚、諧和也讓萬國、知情天地、形不測百人乎、人見其形而不能測其量非百人之倫也或問君、曰明光。問臣、曰若禔。若順禔安也敢問何謂也、曰、君子在上則明而光其下。在下則順而安其上。或曰、聖人事異乎、言聖人亦以妖異爲事乎曰、聖人德之爲事、異亞之、見異修德者次之故常修德者本也、見異而修德者末也、本末不修而存者未之有也、天地之得斯民也、得養育之本故能資生斯民也斯民之得一人也、言斯民之衆在得一人而治一人之得心矣、吾聞諸傳、老則戒之在得、年彌高而德

[illegible]卻者。是孔子之徒歟。或問德有始而無終與有終而無始也、孰寧、曰寧先病而後瘳乎、寧先瘳而後病乎、德寧有終也或問大、曰小、問遠、曰邇、未達、曰天下爲大、治之在道、不亦小乎、四海爲遠、治之在心、不亦邇乎、或問俊哲洪秀。曰知哲聖人之謂俊、秀穎德行之謂洪、君子動則擬諸事、事則擬諸禮、或問羣言之長、羣行之宗、曰羣言之長、德言也、羣行之宗、德行也、或問泰和、問泰平和樂之道曰其在唐虞成周乎。觀書及詩溫溫乎其和可知也。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

習治也。習治習見治世之事齊桓之時、緼而春秋美邵陵習亂也。緼亦亂也故習治則傷始亂也。習亂則好始治也。漢德其可謂允懷矣。黄支之南、大夏之西、東鞮北女、來貢其珍、漢德其可謂允懷矣、世鮮焉、黄支南蠻大夏西戎東鞮北女當言北鞮東女芒芒聖德、遠人咸慕上也。武義璜璜、兵征四方。次也。宗夷猾夏。蠢迪王人、屈國喪師、無次也。麟之儀儀。鳳之師師。其至矣乎。儀儀師師皆和整尚德之貌螭虎桓桓。桓桓嚴也鷹隼⿰犭幾⿰犭幾。⿰犭幾⿰犭幾暴也未至也。未合至德或曰、訩訩北夷、被我纁績、帶我金犀。金金印犀劍飾珍膳寧餬。寧餬餬其口也不亦享乎

下亦施饗禮之盛乎曰昔在高文武、實爲兵主、今稽首來臣、稱爲北蕃、是爲宗廟之神、社稷之靈也、可不亯乎、龍堆以西、大漠以北、鳥夷獸夷、郡勞王師、漢家不爲也。皆在荒服之外不爲郡屬者也若使勞王師而郡縣之漢家不爲也朱厓之絕、捐之之力也、朱厓南海水中郡元帝時背叛賈捐之以爲弃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否則介鱗易我衣裳。朱厓鳥夷故云介鱗君人者、務在殷民阜財、明道信義、致帝者之用、極其事業成天地之化、使粒食之民、粲也晏也、粲然明盛晏然安和亯于鬼神、不亦饗乎、此言王者不應疲弊中國與遠夷爭雄也天道勞功、勤勞然後有功或問勞功、曰日一日、勞考載、一日

日猶日日也考成也蔵處也曰功或曰君逸臣勞何天之勞曰於乎則逸於道則勞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漢公王莽也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其庶矣乎蓋子雲覩莽之强簒而立復暴桀如是天下思漢漢德未已知赤氏之運未去必有中興而王者言庶幾乎近也辟廱以本之校學以教之禮樂以容之輿服以表之復其井刑勉人役唐矣夫勉當爲免漢之中天惟是盛德之符設使行辟廱校學禮樂輿服之事復其井井田象刑勉厲其人役於百執事者則唐堯之治矣夫孔子刪書始於唐堯而子雲法言以是終之蓋百王之表則也

法言卷十終

右揚雄法言十卷按漢志儒家有揚雄所序三十
八篇注云太元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自是隋
唐志通考俱以太元法言並入儒家朱氏經義考
始列擬經一門而以太元附易法言附論語蓋自
東漢以後諸儒論揚子人品與其所著書譽者或
過其實毀者或失其眞訖未有定論豈讀末學所
當妄爲軒輊惟以揚子自序旣云見諸子各以其
知舛馳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故人時有問
雄者常用法言應則不應反取非聖之言以名其

書法言二字本出莊子人間世篇仲尼告葉公諸梁引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又引法言無遷令無勸成注云法言古書名如果孔子之時有是古書則揚子於書無不讀何以不稱而襲取之也若祗是莊子寓言託之仲尼而遂冒之毋乃與名書本意轉相刺謬矣乎故敢略陳一得以質世之知言者至法言卷數諸本不同今叢書具載宋咸序注則宋本也汝上王謨識

申鑒序

申鑒五卷漢荀悅著悅仕獻帝朝辟曹操府與孔融及弟彧同侍講禁中悅每有獻替而意有未盡此申鑒所爲作者蓋有志於經世也然當曹政體顧有大於總攬機務使權不下移

者乎而曾無一言及之何哉厥後融以論建漸廣彧以不阿九錫皆不得其死悅獨優游以壽終其亦善處濁世者矣其論政體無賈誼之經制而近於醇無劉向之憤激而長於諷其雜言等篇頗佀揚雄法言雄出意美

新而悅無一言及於操視雄爲優矣或言悅書侶徐幹王符考其歸玆若人之傳乎吾未知所先後也而三品之說昌黎公有取焉其書世亦罕傳吾蘇黃勉之好蓄異書又爲之訓釋搜討磔裂出入五經三史春秋內外

傳老莊淮南素難天官地志博洽精
密多得悅旨雖然悅之書其有所感
而爲乎勉之之注豈亦有感而爲乎
勉之春秋方富行將抒其學出而効
用當炳焉赫焉流聲實於
天朝尚何悅之慕哉正德十四年歲

在己卯冬十月既望吳郡王鏊撰

申鑒目錄

卷一
政體
卷二
時事
卷三
俗嫌
卷四
雜言上

卷五
雜言下

目錄終

漢 潁川荀悅著 南豐吳道傳校

政體第一

夫道之本仁義而已矣五典以經之羣籍以緯之詠之歌之弦之舞之前鑒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篤序無疆謂之申鑒聖漢統天惟宗時亮其功格宇宙粤有虎臣亂政（虎臣漢典輔弼之臣亂治也）時亦惟荒圮湮（治荒曰荒）茲洪軌儀鑒於三代之典王允迪厥德（迪蹈也）功業有尚天道在爾惟帝止陟

降胥止。萬國康止。允出茲斯行遠矣。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陽以統其精氣。剛柔以品其羣形。仁義以經其事業。是爲道也。故凡政之大經。法教而已矣。教者陽之化也。法者陰之符也。仁也者慈此者也。義也者宜此者也。禮也者履此者也。信也者守此者也。智也者知此者也。是故好惡以章之。喜怒以泣之。哀樂以恤之。若乃二端不愆。（二端者教與法也）五德不離。（五德者仁義禮智信也）六節不（六節者好惡喜怒哀樂也）則三才允序。五事交備。百工惟叙。庶

續咸熙天作道皇作極臣作輔民作基惟先哲王之政一曰承天二曰正身三曰任賢四曰恤民五曰明制六曰立業承天惟允正身惟常任賢惟固恤民惟勤明制惟典立業惟敦是謂政體也致治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僞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僞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道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能充其求矣是謂四患

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民不畏死不可懼以罪民不樂生不可觀（按漢書作勸字）以善雖使禼布五教咎繇作士政不行焉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宮國無遊民野無荒業財不虛用功不妄加以周民事是謂養生（此政之當崇者一也）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治者必本乎真實而已故在上者審則儀道以定好惡善惡要於功罪毀譽效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

無或詐僞以蕩衆心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切善無不顯惡無不彰俗無姦怪民無淫風百姓上下睹利害之存乎巳也故肅恭其心慎脩其行內不忒惑外無異望慮其睹去微偉無罪過不憂懼請謁無所聽財賂無所用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此政之當崇者二也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治其刑也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小人不忌刑況於辱乎若夫中人之倫則刑禮兼焉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

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此政之當崇者三也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恣則急。急則怨。怨則畔。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彊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此政之當崇者四也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徒慎其刑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賞及淫人則善無所勸而爲善者止矣罰不懲。謂之縱惡。罰及吉人

則惡無所懲而為惡者縱矣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治國矣。是謂統法。此政之當崇者五也四患既蠲五政既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疎而不失。無為為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交之。不肅而治。垂拱揖遜。而海內平矣。是謂為政之方也。惟修六則以立道經。一曰中。二曰和。三曰正。四曰公。五曰誠。六曰通。以天道作中。以地道作和。以仁德作正。以事物作公。以身極作誠。以變數作通。易傳曰通其變又曰變則通是謂道實。惟恤十難以任賢能。一曰不知。二曰不進。三曰不任。

四曰不終。五曰以小怨棄大德。六曰以小過黜大功。七曰以小失掩大美。八曰以奸訐傷忠正。九曰以邪說亂正度。十曰以讒嫉廢賢能。是謂十難。十難不除。則賢臣不用。用臣不賢。則國非其國也。

惟察九風以定國常。一曰治。二曰衰。三曰弱。四曰乖。五曰亂。六曰荒。七曰叛。八曰危。九曰亡。君臣親而有禮。百僚和而不同。讓而不爭。勤而不怨。無事惟職是司。此治國之風也。禮俗不一。位職不重。小臣讒嫉。庶人作議。此衰國之風也。君好讓。臣好逸。士好遊。民好

流此弱國之風也君臣爭名朝廷爭功士大夫爭名庶人爭利此乖國之風也上多欲下多端法不定政多門此亂國之風也以侈為博以伉為高以濫為通遵禮謂之劬守法謂之固此荒國之風也以苛為察以利為公以割下為能以附上為忠此叛國之風也上下相疏內外相蒙小臣爭寵大臣爭權此危國之風也上不訪下下不諫婦言用私政行此亡國之風也故上必察乎國風也

惟慎庶獄以昭人情天地之大德曰生（易繫辭文）萬物之

大極曰死。洪範六極一曰凶短折死者不可以生。刑者不可以復。故先王之刑也。官師以成之。棘槐以斷之。周禮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又王制曰成獄辭史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情訊以寬之。朝市以共之。矜哀以恤之。刑斯斷樂不舉。施刑之日則弛縣慎之至也。刑哉刑哉。其慎矣夫、

惟稽五赦以緩民中。一曰原心。心可矜也二曰明德。德可釋也三曰勸功。功可準也四曰褒化。化所關也五曰權計。權時之宜非常典也

凡先王之攸赦。必是族也。非是族焉。刑茲無赦。族類也

天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上有師傅下有讌臣大則講業小則咨詢不拒直辭不恥下問公私不慾外內不貳是謂有交

問明於治者其統近萬物之本在身天下之本在家治亂之本在左右內正立而四表定矣

問通於道者其守約有一言而可常行者恕也有一行而可常履者正也恕者仁之術也正者義之要也至哉此謂道根萬化存焉爾是謂不思而得不為而成執之胸心之間而功覆天下也

自天子達於庶人好惡哀樂其修一也豐約勞佚各
有其制上足以備禮下足以備樂夫是謂大道天下
國家一體也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民爲手足下有憂
民則上不盡樂下有飢民則上不備膳下有寒民則
上不具服徒跣而垂旒非禮也故足寒傷心民寒傷
國
問君以至美之道道民民以至美之物養君君降其
惠民升其功此無往不復相報之義也故太平備物
非極欲也物損禮闕非謙約也其數云耳

問人主有公賦無私求有公用無私費有公役無私使有公賜無私惠有公怒無私怨私求則下煩而無度是謂傷清私費則官耗而無限是謂傷制私使則民撓擾而無節是謂傷義私惠則下虛望而無準是謂傷正（正謂賜予之正）私怨則下疑懼而不安是謂傷德

問善治民者治其性也或曰治金而流去火則剛激水而升舍之則降惡（平聲）乎治曰不去其火則常流激而不止則常升故大冶之爐可使無剛踊水之機可使無降善立教者若茲則終身治矣故凡器可使與

顏冉同趣。投百金於前。白刃加其身。雖巨跖弗敢掇也。善立法者若茲。則終身不掇矣。故跖可使與伯夷同功

問民由水也。濟大川者。太上乘舟。其次泅。泅浮行水上也泅者勞而危。乘舟者逸而安。虛入水則必溺矣。以知能治民者泅也。以道德治民者舟也。縱民之情謂之亂。絕民之情謂之荒。曰然則如之何。曰為之限。使弗越也。為之地。亦勿越。故水可使不濫。不可使無流。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後人。不善禁者先禁人而後身。善禁

之至於不禁令亦如之若乃肆情於身而繩欲於衆行詐於官而矜實於民求巳之所有餘奪下之所不足捨巳之所易責人之所難怨之本也謂理之源斯繇矣自上御下猶夫鈞者焉隱於手（按手下當有而字）應於鈎則可以得魚自近御遠猶夫御馬焉和於手而調於銜則可以使馬故至道之要不於身非道也睹孺子之驅鷄也而見御民之方孺子驅鷄者急則驚緩則滯方其北也遠要之則折而過南方其南也遠要之則折而過北迫則飛疎則放志閑則比之（比近也竢雞志

閑然後近之則不驚流緩而不安則食之。食之則不滯不驅之驅。驅之至者也。志安則循路而入門。

太上不空市。其次不偷竊。其次不掠奪。上以功惠綏民。下以財力奉上。是以上下相與。空市則民不與。民不與則爲巧詐而取之。謂之偷竊。偷竊則民備之。備之而不得則暴迫而取之。謂之掠奪。民必交爭。則禍亂矣。

或曰聖王以天下爲樂。曰否。聖王以天下爲憂。天下以聖王爲樂。凡主以天下爲樂。天下以凡主爲憂。聖

王屈已以申天下之樂凡主申已以屈天下之憂申天下之樂故樂亦報之屈天下之憂故憂亦及之天下之道也

治世所貴乎位者三一曰達道於天下二曰達惠於民三曰達德於身衰世所貴乎位者三一曰以貴高人二曰以富奉身三曰以報肆心治世之位真位也衰世之位則生災矣苟高人則必損之災也苟奉身則必遺之災也苟肆心則必否之災也

治世之臣所貴乎順者三一曰心順二曰職順三曰

道順治世之順眞順也。衰世之順生逆也。體苟順則逆節亂。苟順則逆忠。事苟順則逆道。高下失序則位輕。班級不固則位輕。漢爵有二十級祿薄卑寵則位輕。官職屢改則位輕。遷轉頻瀆則位輕。黜陟不明則位輕。待臣不以禮則位輕。夫位輕而政重者。未之有也。聖人之大寶曰位。輕則喪吾寶也。

好惡之不行。其俗尚矣。嘉守節而輕狹陋。疾威福而尊權右。賤求欲而崇克濟。貴求已而榮華譽。萬物類是已。夫心與言。言與事。參相應也。好惡、毀譽、賞罰、參

相禍也六者有失則實亂矣守實者益榮求已者益
遠處幽者益明然後民知本也

申鑒卷一終

申鑒卷二

時事第二

最凡有二十一首。其初二首、尚知貴敎也。其二首、有中重可舉者十有九事。一曰明考試。二曰公卿不拘爲郡。二千石不拘爲縣。三曰置上武之官。四曰議州牧。五曰生刑而死者但加肉刑。六曰德刑並用。七曰避讐有科。八曰議祿。九曰議專地。十曰議錢貨。十一曰約祀舉重。十二曰天人之應。十三曰月正聽朝。十四曰崇內敎。十五曰備博士。十六曰至德要道。十七

曰禁數赦令。十八曰正尚主之制。十九曰復內外淫
記者。
盤庚遷殷。華奢即約。化彰裁之。與時消息。衆寡盈虛
不常厥道。尚知貴敦古今之法也。民寡則用易足。土
廣則物易生。事簡則業易定。厥亂則思治。創難則思
靜。或曰。三皇民至敦也。其治至淸也。天性乎。曰。皇民
敦。秦民弊。時也。山民樸。市民玩。處也。桀紂不易民彰
亂。湯武不易民彰治。政也。皇民寡。寡斯敦。皇治純。純
斯淸。奚惟性。不求無益之物。不蓄難得之貨。節華麗

之飾。退利進之路。則民俗清矣。簡小忌去淫祀絕奇怪。則妖僞息矣。致精誠求諸已。正大事。則神明應矣。放邪說去淫智。抑百家崇聖典。則道義定矣。去浮華舉功實絕末伎。同本務。則事業修矣。此初二首所謂尚知貴敦也

誰毀誰譽。其有試者。萬事之概量也。目茲舉者試其事。處斯職者考其績。賞罰失實。目惡反之人爲飾哉。語曰。盜跖不能盜田尺寸。不可盜況尺乎。夫事驗必著。上田之張於野也。則爲私者寡矣。田布於野不可隱者喻惡不可掩也若亂之墜於澳也。則可信者解矣。亂朱子曰舟之截流

橫渡者澳厓內近水之舟登於陸不可信者喻善不可偽也故有事考功有言考用動則考行靜則考守。此一首所謂明考試也

公卿不為郡二千石不為縣未是也。小能其職以極登於大故下位競大橈其任以墜於下故上位慎其鼎覆刑焉何憚於咎易鼎九四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此言大臣廢壞國事刑之尚可何況降位。若夫千里之任不能充於郡而縣邑之功廢惜矣哉不以過職絀則勿降所以優賢也以過職絀則降所以懲愆也。此一首所謂公卿不拘為郡二千石不拘為縣也

孝武皇帝以四夷未賓寇賊姦宄初置武功賞官以

寵戰士。若今依此科而崇其制。置尚武之官。以司馬兵法選位秩比博士。講司馬之典。簡蒐狩之事。掌軍功爵賞。小統於五校。大統於太尉。既周時務。禮亦宜之。周之末葉。兵革繁矣。莫亂於秦。民不荒殄。令國家忘戰日久。每寇難之作。民瘁幾盡。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信矣。此一首所謂置尚武之官也

或問曰。州牧制。刺史監察。御史三制孰優。曰時制而已。曰天下不既定其牧乎。曰古諸侯建家國。世位權柄存焉。於是置諸侯之賢者以牧。總其紀綱而已。不統

其政不御其民。今郡縣無常。權輕不固。而州牧秉其權重勢異於古。非所以强幹弱枝也。而無益治民之實。監察御史斯可也。若權時之宜則異論也。此一首所謂議州牧也

肉刑古也。或曰復之乎。曰古者人民盛焉。今也至寡。整衆以威。撫寡以寬。道也。復刑非務必也。生刑而極死者復之可也。如斬右趾本生刑也而改爲棄市則極死矣斯則斬右趾之刑復之可也自古肉刑之除也。斬右趾者死也。惟復肉刑。是謂生死而息民。此一首所謂生刑而死者但加肉刑也

問德刑竝用常典也或先或後時宜刑教不行勢極也教初必簡刑始必畧事漸也教化之隆莫不興行然後責備刑法之定莫不避罪然後求密未可以備謂之虛教未可以密謂之峻刑虛教傷化峻刑害民君子弗由也設必違之教不量民力之未能是招民於惡也故謂之傷化設必犯之法不度民情之不堪是陷民於罪也故謂之害民莫不興行則一毫之善可得而勸也然後教備莫不避罪則纖介之惡可得而禁也然後刑密此一首所謂德刑竝用也

或問復讐古義也。曰縱復讐可乎。曰不可。曰然則如之何。曰有縱有禁。有生有殺。制之以義。斷之以法。是謂義法並立。曰何謂也。曰依古復讐之科。使父讐避諸異州千里。兄弟之讐避諸異郡五百里。從父從兄弟之讐避諸異縣百里。弗避而報者無罪。避而報之。殺。犯王禁者罪也。復讐者義也。以義報罪。從王制。順也。犯制。逆也。以逆順生殺之。凡以公命行止者不爲弗避。此一首所謂避讐有科也

或問祿。曰古之祿也備。漢之祿也輕。夫祿必稱位。一

物不稱非制也公生貶則私利生言月俸貶損則賄賂行矣私利

祿則廉者匱而貪者豐也夫豐貪生私匱廉貶公是

亂也先王重之曰祿可增乎曰民家財愆增之宜矣

或曰今祿如何曰時匱也祿依食食依民叅相濟必

也正貪祿省閑冗與時消息昭惠恤下損益以度可

也此一首訴謂議祿也

諸侯不專封富人名田踰限富過公侯是自封也大

夫不專地人賣買由已是專地也或曰復井田與曰

否專地非古也井田非今也然則如之何曰耕而勿

有以俟制度可也。耕而勿有不得賣買由己以俟制度不得踰限也此一首所謂議專地也

或問貨曰五銖之制宜矣曰今廢如之何。今謂獻帝時廢者初平元年董卓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是也曰海內既平行之而已。言卓既誅此制宜復曰錢散矣京畿虛矣其勢必積於遠方若果行之。則彼以無用之錢市吾有用之物是匱近而豐遠也。曰事勢有不得官之所急者穀也牛馬之禁不得出百里之外若其他物彼以其錢取之於左用之於右貿遷有無周而通之海內一家何患焉曰錢寡矣曰

錢寡民易矣若錢旣通而不周於用然後官鑄而補之或曰收民之藏錢者輸之官牧遠輸之京師然後行之曰事枉而難實者欺慢必衆奸僞必作爭訟必繁刑殺必深吁嗟紛擾之聲章乎天下矣非所以撫遺民成緝熙也曰然則收而積之與曰通市其可也此言收五銖積貯亦不可或曰改鑄四銖曰難矣此言改鑄四銖以復孝文之舊亦不可或曰遂廢之曰錢實便於事用民樂行之禁之難令開難令以絕便事禁民所樂不茂矣曰起而行之錢不可如之何曰尚之廢之弗得已何憂焉言或尚或

〔廢其勢自有所不得已者厥後曹操爲相還用五銖悅之言驗矣此一首所謂議錢貨也〕

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民事未定。郡祀有闕。不爲尤矣。必也舉其重而祀之。望祀五嶽四瀆。其祚之祀。縣有舊常。若今郡祀之。而其祀禮物從鮮可也。〔謂禮物宜從省略〕禮重本。示民不偷。且昭典物。其備物以豐年。日月之災降異。非舊也。〔此一首所謂約祀舉重也〕

天人之應。所由來漸矣。故履霜堅冰。非一時也。仲尼之禱。非一朝也。且日食行事。或禍或禳。一年二交。非其常也。洪範傳云、六沴作見。若是王都未見之無間

馬爾官修其方而先王之禮保章視祲安宅敘降必書雲物爲備故也太史上事無隱焉勿蔑可也此一首所謂天人之際也

天子南面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離易繫辭天之道也月正聽朝國家之大事也亥正其儀以明舊典此一首所謂月正聽朝也

古有掌陰陽之禮之官以教後宮掌婦學之法婦德婦言按此當有婦容二字婦功各率其屬而以時御序於王先王禮也宜崇其教以先內迻覽列國詣列傳遵典行

內史執其彤管記善書過考行黜陟以章好惡男女正位乎內外正家而天下定矣故二儀立而大業成君子之道匪闕終日造次必於是（此一首所謂[illegible]內教也）

備博士廣太學而祀孔子焉禮也仲尼作經本一而已古今文不同而皆自謂真本經古今先師義一而已異家別說不同而皆自謂古今（此處有誤）仲尼邈而靡質（大聖已逝經無所質）昔先師歿而無聞（先師已喪義無所聞）將誰使折之者秦之滅學也書藏於屋壁義絕於朝野逮至漢興收摭散滯固已無全學矣文有磨滅言有楚夏出

有先後。或學者先意有所借定。無所徵據臆見損益後進相友彌以滋蔓。故一源十流。天水違行而訟者紛如也。喻學者所傳皆戾互相爭是也孰不俱是。比而論之。必有可參者焉。此一首所謂備博士也

或曰至德要道約爾典籍甚富如而博之以求約也。語有之曰。有鳥將來。張羅待之。得鳥者一目也。今爲一目之羅。無時得鳥矣。鳥喻道羅喻典籍道雖要也非博無以通矣。博其方。約其說。此一首所謂至德要道也

赦令權也。或曰有制乎。曰權無制。制其義不制其事

巽以行權。易繫辭文義制也。權者反經無事也。問其象。曰無妄之災。大過凶。其象矣。不得已而行之。禁其屢也。初平至此凡七年而大赦者十可謂數甚故悅以此規之曰絶之乎。曰權曰宜。弗之絶也。既曰權宜若非常典此一首所謂禁赦令也

尚主之制非古也。釐降二女。陶唐之典。歸妹元吉。帝乙之訓。王姬歸齊。宗周之禮。以陰乘陽違天。以婦凌夫違人。違天不祥。違人不義。悅之叔父荀爽於延熹九年對策陳便宜以漢承秦法設尚主之儀以妻制夫以卑臨尊違乾坤之道失陽唱之義宜改尚主之制今悅復以爲言於其家門素所商講者乎此一首所謂正尚主之制也

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於廟。朝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記動。動爲春秋。言爲尚書。君舉必記。臧否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等各有異。咸在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名章。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故先王重之。以嗣賞罰。以輔法教。宜於令者。官以其日各書其事。盡則集之於尚書。若史官使掌典其事。不書詭常。爲善惡則書。言行足以爲法式則書。立功事則書。兵戎動衆則書。四夷朝獻則書。皇后貴人太子拜立則書。光武置貴人爲三夫人公主大臣拜免

則書。福淫禍亂則書。祥瑞災異則書。先帝故事有起居注。漢時有禁中起居故明德馬皇后自撰顯宗起居注日用動靜之節必書焉。宜復其式。內史掌之以紀內事。此一首所謂復內外注起者也

中鑒卷二終

申鑒卷三

俗嫌第三

或問卜筮。曰德斯益。否斯損。曰何謂也。吉而濟凶而救之謂益。吉而恃凶而怠之謂損。

或問曰時羣忌、曰此天地之數也。非吉凶所生也。東方主生。死者不鮮。西方主殺。生者不寡。南方火也。居之不燋。北方水也。蹈之不沈。漢時俗有方忌如西益宅謂之不祥必有死亡商家門不宜南向徵家門不宜北向之類是也故甲子昧爽。殷滅周興。咸陽之地。秦亡漢隆。

或問五三之位。周應也。五三五星三辰元命苞曰殷紂之時五星聚於房房者蒼神之精周據而興龍虎之會。龍當作尾晉祥也。晉獻公問於卜偃日攻虢何月也日童謠有之日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曰官府設陳。富貴者值之。布衣寓焉。不符其爵也。獄犴若居。有罪者觸之。貞良人焉。不受其罰也。或曰。然則日月可廢歟。曰否。曰元辰先王所用也。人承天地。故動靜順焉。順其陰陽。順其日辰。順其度數。內有順實。外有順文。文實順理也。休徵之符。自然應也。故盜泉朝歌。孔墨不由。惡其名者。順其心也。苟無其實。徼福於忌。斯成難也。

或曰祈請者誠以接神自然應也故精以底之犧牲玉帛以昭祈請吉朔以通之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請云祈云酒膳云乎哉非其禮則或慾非其請則不應。

或問祈請可否曰氣物應感則可性命自然則否應感如土龍致雨之類

或問避疾厄有諸曰夫疾厄何為者也非身則神身不可避神不可逃可避非身可逃非神也持身隨天萬里不逸譬諸孺子掩目巨夫之掖而曰逃可乎

或問人形有相。曰蓋有之焉。夫神氣形容之相包也。自然矣。貳之於行。參之於時。相成也。亦參相敗也。其數衆矣。其變多矣。亦有上中下品云爾。

或問神僊之術。曰誕哉。末之也已矣。聖人弗學。非惡生也。終始運也。短長數也。運數非人力之爲也。曰亦有僊人乎。曰僬僥桂莽產乎。異俗就有僊人。亦殊類矣。

或問有數百歲人乎。曰力稱烏獲。烏獲秦武王力士 捷言羌亥。羌亥疑豎亥之誤 勇期賁育。孟賁齊人能生拔牛角夏育衛人 聖云仲尼

壽稱彭祖（彭祖者殷大夫姓籛名鏗）物有俊傑不可誣也。

或問凡壽者必有道非習之功曰夫惟壽則惟能用道性能用道則性壽矣苟非其性也修之不至也學必至聖可以盡性壽必用道所以盡命

或曰人有自變化而仙者信乎曰未之前聞也然則異也（異謂怪異）非仙也男化為女者有矣死人復生者有矣（獻帝興平六年越嶲男子化為女子四年武陵女子死十四日復活）夫豈人之性哉氣數不存焉

或問曰有養性乎曰養性秉中和守之以生而已愛

親愛德愛力愛神之謂嗇否則不宣過則不澹故君子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滯底昏亂百度則生疾故喜怒哀樂思慮必得其中所以養神也寒暄盈虛消息必得其中所以養神也善治氣者由禹之治水也若夫導引蓄氣歷藏內視過則失中可以治疾皆非養性之聖術也夫瓜者以乎中也蓄者以乎虛也內者以乎外也氣宜宣而遏之體宜調而矯之神宜平而抑之必有失和者矣夫善養性者無常術得其和而已矣臍下二寸謂之關黃庭外景經曰上有黃庭下關元後有幽闕前

命門呼吸廬間入丹田解云關元在臍下三寸元關陽之命在其前懸精如鏡明照一身不休是道

者所以關藏呼吸之氣以稟授四氣也故氣長者以關息氣短者其息稍升其脉稍促其神稍越至於以關息而氣舒其神稍專至於以關息而氣衍矣故道者常致氣於關是謂要術凡陽氣生養陰氣消殺和喜之徒其氣陽也故養性者崇其陽而絀其陰陽極則亢陰極則凝亢則有悔凝則有凶夫物不能爲春故候天春而生人則不然存吾春而已矣藥者療也所以治疾也無疾則勿藥可也肉不勝食氣况於藥

乎寒斯熱熱則致滯陰藥之用也唯適其宜則不爲害若巳氣平也則必有傷唯鍼火亦如之故養性者不多服也唯在乎節之而巳矣

或問仁者壽何謂也曰仁者內不傷性外不傷物上不違天下不違人處正居中形神以和故咎徵不至而休嘉集之壽之術也曰顏冉何曰命也麥不終夏花不濟春如和氣何言麥雖不踰夏而秀花雖不越春而榮其如和氣之保合何雖云其短長亦在其中矣

或問黃白之儔曰傅毅論之當也僻埴爲瓦則可埴黏

也。爍瓦爲銅則不可。以自然驗於不然。詭哉。猷犬羊之肉以造馬牛不幾矣。不其然歟。世稱緯書仲尼之作也。臣悅叔父故司空爽辨之。蓋發其僞也。有起於中興之前。終張之徒之作乎。（起於哀平）或曰雜。曰以已雜仲尼乎。以仲尼雜已乎。若彼者以仲尼雜已而已。然則可謂八十一首非仲尼之作矣。或曰燔諸。曰仲尼之作則否。有取焉則可。曷其燔。在上者不受虛言。不聽浮術。不采華名。不興僞事。言必有用。術必有典。名必有實。事必有功。

申鑒卷四

雜言上第四

或問曰君子曷敦乎學。曰生而知之者寡矣。學而知之者寡矣。悠悠之民。泄泄之士。明明之治。汶汶之亂。皆學廢興之由。敦之不亦宜乎。

君子有三鑒。世人鏡鑒。前惟順。人惟賢。鏡惟明。此君子之三鑒夏商之衰。不鑒於禹湯也。周秦之弊。不鑒於民下也。側弁垢顏。不鑒於明鏡也。故君子惟鑒之務。若夫側景之鏡亡鑒矣。但知鏡鑒是為無鑒

或問致治之要君乎曰兩立哉天無獨運君無獨理非天地不生物非君臣不成治首之者天地也統之者君臣也哉先王之道致訓焉故亡斯須之間而違道矣昔有上致聖由教戒因輔弼欽順四鄰故檢押之臣不虛於側禮度之典不曠於目先哲之言不輟於身非義之道不宜於心是邪僻之氣未由入也鈌一有間一鈌字字必有入之者矣是故僻志萌則僻事作僻事作則正塞正塞則公正亦未由入也矣不任不愛謂之公惟公是從謂之明齊桓公中材也未能成功業由有

興焉者矣妾媵盈宮非無愛幸也羣臣盈朝非無親近也然外則管仲射己衛姬色妾非愛也任之也然後知非賢不可任非智不可從也大此之舉宏矣哉

膏肓純白二豎不生茲謂心寧省闥清淨嬖孽不生茲謂政平夫膏肓近心而處阨鍼之不遠（遠當作達）藥之不中攻之不可二豎藏焉是謂篤患故治身治國者唯是之畏

或曰愛民如子仁之至乎曰未也曰愛民如身仁之至乎曰未也湯禱桑林邾遷於繹景祠於旱可謂愛

民矣曰何重民而輕身也曰人主承天命以養民者也民存則社稷存民亡則社稷亡故重民者所以重社稷而承天命也

或問曰孟軻稱人皆可以為堯舜其信矣曰人非下愚則皆可以為堯舜矣寫堯舜之貌同堯舜之姓則否服堯之制行堯之道則可矣行之於前則古之堯舜也行之於後則今之堯舜也或曰人皆可以為桀紂乎曰行桀紂之事是桀紂也堯舜桀紂之道常並存於世唯人所用而已楊朱哭岐路所通逼者然也

夫岐路惡足悲哉。中反焉。若夫縣度之厄。素舉足而已矣。西域傳烏秘國西有縣度縣度者石山也谿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去踰爲桀紂。損益之符。微而顯也。趙獲二城。臨饋而憂。陶朱旣富。室妾悲號。此知益爲損之爲益者也。屈伸之數。隱而昭也。有仍之困。復夏之萌也。鼎雉之異。興殷之符也。邵宮之難。隆周之應也。會稽之棲。霸越之基也。子之之亂。強燕之徵也。此知伸爲屈之爲伸者也。

人主之患。常立於二難之間。在上而國家不治。難也。治國家則必勤身苦思。矯情以從道。難也。有難之難。

闇主取之無難之難明主居之大臣之患常立於三罪之間在職而不盡忠直之道罪也盡忠直之道焉則必矯上拂下罪也有罪之罪謂不盡忠直之道邪臣由之無罪之罪謂盡道而矯上拂下忠臣置之人臣之義不曰吾君能矣不我須也言無補也而不盡忠不曰吾君不能矣不我識也言無益也而不盡忠必竭其誠明其道盡其義斯已而已矣不已則奉身以退臣道也故君臣有異無乖有怨無憾有屈無辱人臣有三罪一曰導非二曰阿失三曰尸寵以非引上謂之導從上之

非謂之阿。見非不言謂之尸。導臣誅。阿臣刑。尸臣紬。紬與黜同。進忠有三術。一曰防。二曰救。三曰戒。先其未然謂之防。發而止之謂之救。行而責之謂之戒。防爲上。救次之。戒爲下。下不鉗口。上不塞耳。則可有聞矣。有鉗之鉗。猶可解也。無鉗之鉗。難矣哉。有塞之塞。猶可除也。無塞之塞。其甚矣夫。無鉗之鉗無塞之塞獻帝之時如此

或曰。在上有屈乎。曰在上者以義申。以義屈。高祖之能申威於秦項。而屈於商山四公。光武能申於莽惡。屈於强項令。明帝能申令於天下。而屈於鍾離尚書。

若秦二世之申欲而非笑唐虞若定陶傅太后之申
意而怨於鄭是謂不屈不然則趙氏不亡而秦無慾
尤故人主以義申以義屈也喜如春陽怒如秋霜威
如雷霆之震惠若雨露之降沛然孰能禦也
或問曰難行曰若高祖聽戍卒不懷居遷萬乘不俟
終日孝文帝不愛千里馬愼夫人衣不曳地光武手
不持珠玉可謂難矣抑情絕欲不如是能成功業者
鮮矣人臣若金日磾以子私讒而殺之丙吉之不伐
蘇武之執節可謂難矣言三臣者以勵操也

或問厲志曰若殷高宗能葺其德藥瞑眩以瘳疾衛武箴戒於朝勾踐懸膽於坐厲矣哉言此欲獻帝厲志以再振漢業也

寵妻愛妾幸矣其爲災也深矣災與幸同乎曰得則慶否則災戚氏不幸不人豕趙昭儀不幸不失命樂姬不幸不廢鉤弋不幸不憂殤非災而何若慎夫人之知班婕妤之賢明德皇后之德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之少女邵矣哉邵高也

爲世憂樂者君子之志也不爲世憂樂者小人之志也太平之世事閑而民樂徧焉

使遷者揖讓百拜非禮也憂者弦歌鼓瑟非樂也禮者敬而已矣樂者和而已矣匹夫匹婦處畎畝之中必禮樂存焉爾

違上順道謂之忠臣違道順上謂之諛臣忠所以為上也諛所以自為也忠臣安於心諛臣安於身故在上者必察乎違順審乎所為慎乎所安廣川王弗察故殺其臣楚恭王察之而遲故有遺言齊宣王其察之矣故賞諫者

或問人君人臣之戒曰莫匪戒也請問其要曰君戒

專欲臣戒專利患之甚矣。鈔字五城重譯而獻珍。非寶
也腹心之人匍匐而獻善寶之至矣。故明王慎內守
除外寇而重內寶。雲從於龍。風從於虎。鳳儀於韶麟
集於孔。應也。出於此。應於彼。善則祥。祥則福。否則眚。
眚則咎。故君子應之。言善否感應各從其類
君子食和羹以平其氣。聽和聲以平其志。納和言以
平其政。履和行以平其德。夫酸鹹甘苦不同。嘉味以
濟。謂之和羹。宮商角徵不同。嘉音以章。謂之和聲。臧
否損益不同。中正以訓。謂之和言。趨舍動靜不同。雅

度以平謂之和行人之言曰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則幾於喪國焉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晏子亦云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一聲誰能聽之詩云亦有和羹旣戒且平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此之謂也

申鑒卷四終

申鑒卷五

雜言下第五

衣裳服者不昧於塵塗愛也衣裳愛焉而不愛其容止外矣容止愛焉而不愛其言行末矣言行愛焉而不愛其明淺矣故君子本神爲貴神和德平而道通是爲保眞人之所以立德者三一曰貞二曰達三曰志貞以爲質達以行之志以成之君子哉必不得已也守一於兹貞其主也人之所以立檢者四誠其心正其志實其事定其分心誠則神明應之況於萬民

乎志正則天地順之況于萬物乎事實則功立分定則不淫曰才之實也行可爲才不可也曰古之所以謂才也本今之所謂才也末也然則以行之貴也無失其才而才有失先民有言適楚而北轅者曰吾馬良用多御善此三者益後其去楚亦遠矣遵路而騁應方而動君子有行行必至矣

或問聖人所以爲貴者才乎曰合而用之以才爲貴分而行之以行爲貴舜禹之才而不爲邪甚於缺一字矣舜禹之仁雖亡其才不失爲良人哉

或問進諫受諫孰難曰後之進諫難也以受之難故也。後謂後世言臣畏犯顏由君拒諫而然若受諫不難則進諫斯易矣主明臣直

或問知人自知孰難曰自知者求諸內而近者也知人者求諸外而遠者也知人難哉若極其數也明有內以識有外以曉或有內以隱有外以顯然則知人自知人則可以自知未可以知人也急哉二者較之知人固難而自知爲急也

用已者不爲異則異矣君子所惡乎異者三好生事也好生奇也好變常也好生事則多端而動

衆好生奇則離道而惑俗好變常則輕法而亂度故名不貴苟傳行不貴苟難權爲茂矣其幾不若經辯爲美矣其理不若綵文爲顯矣其中不若樸博爲盛矣其正不若約莫不爲道知道之體大之至也莫不爲妙知神之幾妙之至也莫不爲正知（缺一字）之（缺一字）正之至也故君子必存乎三至弗至斯有守無誖焉或問守曰聖典而已矣（聖典謂六經）若夫百家者是謂無守莫不爲言要其至矣莫不爲德元其奥矣莫不爲道聖人其宏矣聖人之道其中道乎是爲九達

或曰辭達而已矣聖人以文其奧也有五曰元曰妙曰包曰要曰文幽深謂之元理微謂之妙數博謂之包辭約謂之要章成謂之文聖人之文成此五者故曰不得已

君子樂天知命故不憂審物明辨故不惑定心致公故不懼若乃所憂懼則有之憂已不能成天性也懼已惑之憂不能免天命無惑焉

或問性命曰生之謂性也形神是也所以立生終生者之謂命也吉凶是也夫生我之制性命存焉爾君

予循其性以輔其命。休斯承。否斯守。無務焉。無怨焉。好寵者乘天命以驕。好惡者違天命以濫。故驕則奉之不成。濫則守之不終。好以取怠。惡以取甚。務以取福。惡以成禍。斯惑矣。

或問天命人事。曰有三品焉。上下不移。其中則人事存焉爾。命相近也。事相遠也。則吉凶殊矣。故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孟子稱性善。荀卿稱性惡。公孫子曰。性無善惡。揚雄曰。人之性善惡渾。劉向曰。性情相應性不獨善。情不獨惡。曰問其理。曰性善則無四凶。性

慈則無三仁人無善惡文王之教一也則無周公管蔡性善情惡是桀紂無性而堯舜無情也性善惡皆渾是上智懷惠而下愚挾善也理也未究其指向言爲然韓子三品之説有類於此

或曰仁義性也好惡情也仁義常善而好惡或有惡故有情惡也曰不然好惡者性之取舍也實見於外故謂之情爾必本乎性矣仁義者善之誠者也何嫌其常善好惡者善惡未有所分也何怪其有惡凡言神者莫近於氣有氣斯有形有神斯有好惡喜怒之

情矣故人人當作神有情由氣之有形也氣有白黑神有善惡形與白黑偕情與善惡偕即劉向性情相應之說故氣黑非形之咎情惡非情之罪也

或曰人之於利見而好之能以仁義爲節者是性割其情也性少情多性不能割其情則情獨行爲惡矣曰不然是善惡有多少也非情也有人於此嗜酒嗜肉肉勝則食焉酒勝則飲焉此二者相與爭勝者行矣行謂飲食非情欲得酒性欲得肉也有人於此好利好義義勝則義取焉利勝則利取焉此二者相與爭勝

者行矣。行謂取義取利非情欲得利性欲得義也。其可兼者則兼取之。其不可兼者則隻取重焉。若苟隻好而已雖可兼取。當有闕文矣。若二好鈞平無分輕重則一俯一仰乍進乍退。相持不定

或曰請折於經。曰易稱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言萬物各有性也。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是言情者應感而動者也。昆蟲草木皆有性焉。不盡善也。天地聖人皆稱情焉。不主惡也。又曰爻象以情言。亦如之。凡情意心志者。皆性動之別名也。情見乎辭。

是稱情也。言不盡意。是稱意也。中心好之。是稱心也。以制其志。是稱志也。惟所宜各稱其名而已。情何主惡之有。故曰必也正名。

或曰善惡皆性也。則法教何施。曰性雖善待教而成。性雖惡待法而消。唯上智下愚不移。其次善惡交爭。於是教扶其善。法抑其惡。得施之九品。從教者半。畏刑者四分之三。其不移大數。九分之一也。一分之中。又有微移者矣。然則法教之於化民也。幾盡之矣。及法教之失也。其爲亂亦如之。

或曰法教得則治法教失則亂君無得無失縱民之情則治亂其中乎曰凡陽性升陰性降升難而降易善陽也惡陰也故善難而惡易縱民之情使自出之則降於下者多矣曰中焉在曰法教不純有得有失則治亂其中矣純德無慝其上善也伏而不動其次也動而不行行而不遠遠而能復又其次也其下者遠而不近也凡此皆人性也制之者則心也動而抑之行而止之與上同性也行而弗止遠而弗近與下同終也

君子嘉仁而不貴惠尊禮而不責意貴德而不責怨其責也先己而行也先人淫惠曲意私怨此三者實枉貞道亂大德然成敗得失莫匪由之救病不給其竟奚暇於道德哉此之謂末俗故君子有常交曰義也有常誓曰信也交而後親誓而後故狹矣太上不異古今其次不異海内同天下之志者其盛德乎大人之志不可見也浩然而同於道衆人之志不可掩也察然而流於俗同於道故不與俗浮沉

或曰脩行者不為人耻諸神明其至也乎曰未也有

耻者本也耻諸神明其次也耻諸人外矣夫唯外則慝積於內矣故君子審乎自耻

或曰耻者其志者乎曰未也夫志者自然由人何耻之有赴谷必墜失水必溺人見之也赴穽必陷失道必沈人不見之也不察之故君子慎乎所不察不聞大論則志不宏不聽至言則心不固思唐虞於上世瞻仲尼於中古而知夫小道者之足羞也想伯夷於首陽省四皓於商山而知夫穢志者之足耻也存張騫於西極念蘇武於朔垂而知懷閭室者之足鄙也

推斯類也。無所不至矣。德比於上。欲比於下。德比於上。故知耻。欲比於下。故知足。耻而知之。則聖賢其可幾。知足而已。則固陋。其可安也。聖賢斯幾。況其爲慝乎。固陋斯安。況其爲侈乎。是謂有檢。純乎純哉。其上也。其次得概而已矣。莫匪概也。得其概。苟無邪。斯可矣。君子四省其身。怒不亂德。喜不缺一字義也。

申鑒卷五終

右荀悅申鑒五卷悅字仲豫潁川人荀氏八龍儉之子也漢書本傳云悅好著述初辟鎮東將軍曹操府遷黃門侍郎累遷侍中時政移曹氏天子恭己而已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申鑒五篇其所論辨通見政體書奏帝覽而善之又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令悅依左氏傳體爲漢紀三十篇辭約事詳論辨多美二書並行於世顧漢紀自宋祥符後凡四五鋟板

國朝襄平蔣氏復與袁宏後漢紀合刻以廣其傳

而此書獨少傳本前明正統時吳郡黃勉之始為訓釋復賴何氏采入漢魏叢書而後不至與桓譚新論仲長統昌言等書同歸烏有也近抱經堂羣書拾補內中鑒一則乃合程氏何氏黃氏三本參校要之諸本俱無甚脫誤盧氏多據他書及己意修改於此書亦未必無小補云汝上王謨識

論衡序

余覽東京永元之季名能立言者王節信仲長公理及王仲任三君子益振藻垂聲范史亦類而品之而遒數世後獨仲任論衡八十餘篇有秘玩爲談助還許下見稱才進者而節信

公理泬寥莫及若是何也言貴考鏡於古昔而尤不欲其虛窾靡當要如持衡入寶肆酌昂抑免譁衆爾已潛夫一論指訐時短牴牾鹵畧罔所考鏡而公理之昌言好澶湯而澹宕乖齟齬於世而不相入彼二氏世且微

第視之奚其傳仲任少宗扶風叔皮而又腹笥洛陽之籍其於衆流百氏一一啓其扃而洞其竅憤俗儒矜吊詭僻曲學轉相訛贗而失眞迺創題鑄意所著逢遇迄自紀十餘萬言大較旁引博證釋同異正嫌疑事卽繇

棼複遝而前後條委深密矩矱精篤
漢世好虛辭異說中爲辨虛凡九其
事覈其法嚴其旨務祛謬悠夸毗以
近理實而不憚與昔賢聚訟上禪朝
家爇憲下淑詞壇聽覩令人誦之泠
然斥吊詭而公平開曲學而宏鉅譬

一閧之市一提衡者至而貨直錙銖
率畫一無姝喙以故中塞明月夜光
無因而至前則匹士按劍廻相與匿
衡而衡誠懸也吾惡夫諸子之不平
平之於吾衡焉若乃夫仲任之衡其
果帝之制乎王之謹乎累誅而不失

迨鎰而昏乎有傳於肆曰一提而一
流也一市人重聽矣視衡星若垣次
而五權亂喪一市之明矣械易圭璣
易璫尺爲輕寸爲重而一市人皆眩
賽無日矣故衡仲任之衡以平其平
是帝王之衡也天君之謂也史稱仲

任年漸七十志力衰耗造養性書十
六篇不知誰何氏匿之吾甚不平行
問之靈族氏矣虞淳熙序

論衡目錄

卷一
逢遇
累害
命祿
氣壽
卷二
幸遇
命義

無形
率性
吉驗

卷三

偶會
骨相
初稟
本性
物勢

[illegible]

卷四

書虛

變虛

卷五

異虛

感虛

卷六

福虛

禍虛
龍虛
雷虛
卷七
道虛
語增
卷八
儒增
藝增

卷九
問孔
卷十
非韓
刺孟
卷十一
談天
說日
答佞

卷十二
程材
量知
謝短
卷十三
効力
別通
超奇
卷十四

狀留
寒温
譴告
卷十五
變動
招致闕
明雩
順鼓
卷十六

亂龍

遭虎

商虫

講瑞

卷十七

指瑞

是應

治期

卷十八

自然
感類
齊世
卷十九
宣漢
恢國
驗符
卷二十
須頌

佚文
論死
卷二十一
死僞
卷二十二
紀妖
訂鬼
卷二十三
言毒

薄葬

四諱

調時

卷二十四

譏日

卜筮

辨祟

難歲

卷二十五

詰術
解除
祀義
祭意
卷二十六
實知
知實
卷二十七
定賢

卷二十八
正說
書解
卷二十九
案書
對作
卷三十
自紀
目錄終

論衡總評

晁公武曰論衡三十卷後漢王充仲任撰充好論說始如詭異終有實理以俗儒守文多失其眞乃閉門潛思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後蔡邕得之秘玩以爲談助云世謂漢文章溫厚爾雅及其東也已衰觀此書與潛夫論風俗通義之類比西京諸書驟不及遠甚乃知世人之言不誣

高似孫曰書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其爲言皆敘天

證驗人事析物類道古今大略如仲舒玉杯繁露而
其文詳詳則禮義莫能覈而精辭莫能肅而括幾於
蕪且雜矣漢承滅學之後文景武宣以來所以崇厲
表章者非一日之力矣故學者向風承意日趍於大
雅多聞之習凡所撰錄日益而歲有加至後漢盛矣
往往規度如一律體裁如一家是足以雋美於一時
而不足以準的於來世何則事之鮮純言之少擇也
劉向新序說苑奇矣亦復少探索之功闕詮定之密
其敘事有與史背者不一二書尚爾况他書乎袁崧

後漢書云充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見之以爲談助談助之言可以了此書矣客有難充書煩重者曰石多玉寡寡者爲珍龍少魚衆少者爲神乎充曰文衆可以勝寡矣人無一引吾百篇人無一字吾萬言爲可貴矣予所謂之精覈而少肅括者正此謂歟

陳振孫曰充肅宗時人任爲州從事治中初作此書北方初未有得之者王朗嘗詣蔡伯喈搜求至隱處果得論衡捉取數卷將去伯喈曰惟我與爾共勿廣

也然自今觀之亦未為奇
王伯厚曰論衡蓋蔡中郎所祕玩而劉氏史通譏之
曰充自紀述其父祖不肖為州閭所鄙而答以瞽頑
舜神鯀惡禹聖盛矜於己而厚辱其先何異證父攘
羊學子名毋名教之罪人也葛文康公（何云名勝仲字魯卿丹陽）
人亦曰充刺孟子猶之可也至詆訾孔子以繫而不
食之言為鄙以從佛肸公山之召為濁又非其說髝
舊館而惜車於鯉又謂道不行於中國豈能行於九
夷若充者豈足以語聖人之趣哉即二說觀之此書

非小疵也吕南公謂充飾小辯以驚俗蔡邕欲獨傳

之何其謬哉

論衡卷一

漢　會稽王充著　江寧顧汝璉校

逢遇篇

操行有常賢仕宦無常遇賢不賢才也遇不遇時也才高行潔不可保以必尊貴能薄操濁不可保以必卑賤或高才潔行不遇退在下流薄能濁操遇在衆上世各自有以取士士亦各自得以進進在遇退在不遇處尊居顯未必賢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故遇或抱洿行尊於桀之朝不遇或持潔節卑於

堯之廷。所以遇不遇非一也。或時賢而輔惡。或以大才從於小才。或俱大才道有清濁。或無道德而以技合。或無技能而以色幸。伍負帛喜宜讀作伯嚭字俱事夫差。帛喜尊重。伍負誅死。此異操而同主也。或操同而主異。亦有遇不遇。伊尹箕子是也。伊尹箕子才俱也。伊尹爲相。箕子爲奴。伊尹遇成湯。箕子遇商紂也。夫以賢事賢君。君欲爲治。臣以賢才輔之。趨舍偶合。其遇固宜。以賢事惡君。君不欲爲治。臣以忠行佐之。操志乖忤。不遇固宜。或以賢聖之臣。遭欲爲治之君。而終

有不遇孔子孟軻是也孔子絕糧陳蔡孟軻困於齊梁非時君主不用善也才下知淺不能用大才也夫能御驥騄者必王良也能臣禹稷皐陶者必堯舜也御百里之手而以調千里之足必有摧衡折軛之患有接具臣之才而以御大臣之知必有閉心塞意之變故至言棄捐聖賢距逆非憎聖賢不甘至言也聖賢務高至言難行也夫以大才干小才小才不能受不遇固宜以大才之臣遇大才之主乃有遇不遇虞舜許由太公伯夷是也虞舜許由俱聖人也竝生唐

世俱而於堯虞舜紹帝統許由入山林太公伯夷俱賢也並出周國皆見武王太公受封伯夷餓死夫賢聖道同志合趨齊虞舜太公行耦許由伯夷操違者生非其世出非其時也道雖同同中有異志雖合合中有離何則道有精麤志有清濁也許由皇者之輔也生於帝者之時伯夷帝者之佐也出於王者之世並由道德俱發仁義主行道德不清不留主爲仁義不高不止此其所以不遇也堯溷舜濁武王誅殘太公討暴同濁皆麤舉措鈞齊此其所以爲遇者也故

舜王天下臯陶佐政北人無擇深隱不見禹王天下伯益輔治伯成子高委位而耕非臯陶才愈無擇伯益能出子高也然而臯陶伯益進用無擇子高退隱進用行耦退隱操違也退隱勢異身雖屈不願進人主不須其言廢之意亦不恨是兩不相慕也商鞅三說秦孝公前二說不聽後一說用者前二帝王之論後一霸者之議也夫持帝王之論說霸者之主雖精見拒更調霸說雖麤見受何則精遇孝公所不得麤遇孝公所欲行也故說者不在善在所說者善之才

不待賢在所事者賢之馬圄之說無方而野人說之子貢之說有義野人不聽吹籟工爲善聲因越王不喜更爲野聲越王大說故爲善於不欲得善之主雖善不見愛爲不善於欲得不善之主雖不善不見憎此以曲伎合合則遇不合則不遇或無伎妄以姦巧合上志亦有以遇者竊簪之臣雞鳴之客是竊簪之臣親於子反雞鳴之客幸於孟嘗子反好偷臣孟嘗愛僞客也以有補於人君人君賴之其遇固宜或無補益爲上所好籍孺鄧通是也籍孺幸於孝惠鄧通

受於孝文無細簡之才微薄之能偶以形佳骨嫺皮媚色稱夫好容人所好也其遇固宜或以醜面惡色稱媚於上嫫母無鹽是也嫫母進於黃帝無鹽納於齊王故賢不肖可豫知遇難先圖何則人主好惡無常人臣所進無豫偶合爲是適可爲上進者未必賢退者未必愚合幸得進不幸失之世俗之議曰賢人可遇不遇亦自其咎也生不希世准主觀鑒治內調能定說審詞際會能進有補贍主何不遇之有今則不然作無益之能納無補之說以夏進鑪以冬奏扇

為所不欲得之事獻所不欲聞之語其不遇禍幸矣何福祐之有乎進能有益納說有補人之所知也或以不補而得祐或以有益而獲罪且夏時鑪以炙濕冬時扇以翣火世可希主不可准也說可轉能不可易也世主好文已為文則遇主好武已則不遇主好辯有口則遇主不好辯已則不遇文主不好武武主不好文辯主不好行行主不好辯文與言尚可暴習行與能不可卒成學不宿習無以明名名不素著無以遇主倉猝之業須臾之名日力不足不預聞何以

准主而納其說進身而託其能哉昔周人有仕數不遇年老白首泣涕於塗者人或問之何爲泣乎對曰吾仕數不遇自傷年老失時是以泣也人曰仕奈何不一遇也對曰吾年少之時學爲文文德成就始欲仕宦人君好用老用老主亡後主又用武吾更爲武武節始就武主又亡少主始立好用少年吾年又老是以未嘗一遇仕宦有時不可求也夫希世准主尚不可爲況節高志妙不爲利動性定質成不爲主顧者乎且夫遇也能不預設說不宿具邂逅逢喜遭觸

上意故謂之遇如准推主調說以取尊貴是名爲揣不名曰遇春種穀生秋刈穀收求物得物作事事成不名爲遇不求自至不作自成是名爲遇猶拾遺於塗摭棄於野若天授地生鬼助神輔禽息之精陰慶鮑叔之魂默舉若是者乃遇耳今俗人既不能定遇不遇之論又就遇而譽之因不遇而毀之是據見效案成事不能量操審才能也

累害篇

凡人仕宦有稽留不進行節有毀傷不全罪過有累

積不除。聲名有暗昧不明、才非下、行非悖也。又知非
昏策非昧也。逢遭外禍累害之也。非唯人行。凡物皆
然。生動之類。咸被累害。累害自外不由其內。夫不本
累害所從生起、而徒歸責於被累害者。智不明闇塞
於理者也。物以春生人保之。以秋成人必不能保之。
卒然牛馬踐根刀鎌割莖。生者不育。至秋不成。不成
之類。遇害不遂不得生也。夫鼠涉飯中捐而不食。捐
飯之味與彼不汚者鈞。以鼠爲害棄而不御。君子之
累害。與彼不育之物不御之飯同一實也。俱由外來

故爲累害。脩身正行不能來福。戰栗戒慎不能避禍。禍福之至幸不幸也。故曰得非己力故謂之福。來不由我故謂之禍。不由我者謂之何由。由鄉里與朝廷也。夫鄉里有三累。朝廷有三害。累生於鄉里害發於朝廷。古今才洪行淑之人。遇此多矣。何謂三累三害。凡人操行不能慎擇友。友同心恩篤。異心疏薄。疏薄怨恨。毀傷其行。一累也。人才高下不能鈞同。同時並進。高者得榮。下者慚恚。毀傷其行。二累也。人之交遊不能常歡。歡則相親。忿則疏遠。疏遠怨恨。毀傷其行。

三累也。位少人衆，仕者爭進，進者爭位，見將相毀，增加傅致，將昧不明，然納其言，一害也。將吏異好，清濁殊操，清吏增郁郁之白，舉涓涓之言，濁吏懷恚恨，徐求其過，因纖微之謗，被以罪罰，二害也。將或幸佐吏之身，納信其言，佐吏非清節，必拔人越次，迕失其意，毀之過度，清正之仕，抗行伸志，遂爲所憎，毀傷於將，三害也。夫未進也，身被三累，已用也，身蒙三害，雖孔丘、墨翟不能自免，顏回、曾參不能全身也。動百行，作萬事，嫉妒之人，隨而雲起，枳棘鉤掛容體，蠭蠆之黨

喙螫懷操豈徒六哉六者章章世曾不見夫不原士之操行有三累仕宦有三害身完全者謂之潔被毀謗者謂之辱官升進者謂之善位廢退者謂之惡完全升進幸也而稱之毀謗廢退不遇也而訾之用心若此必為三累三害也論者既不知累害者行賢潔也以塗搏泥以黑點繒孰有知之清受塵白取垢青蠅所汙常在練素處顛者危勢豐者虧頽墜之類常在懸垂屈平潔白邑犬群吠吠所怪也非俊疑傑固庸能也偉士坐以俊傑之才坐讀為生招致群吠之聲夫

如曰豈宜更勉奴下循不肖哉不肖奴下非所勉也豈宜更偶俗全身以弭謗哉偶俗全身則鄉原也鄉原之人行全無闕非之無舉刺之無刺也此又孔子之所罪孟軻之所惡也古賢美極無以衛身故循性行以俟累害者果賢潔之人也極累害之謗而賢潔之實見焉立賢潔之跡毀謗之塵安得不生弦者思折伯牙之指御者顧摧王良之手何則欲專良善之名惡彼之勝已也是故魏女色艷鄭袖鼻之朝吳忠貞無忌逐之戚施彌妬蘧除多佞是故濕堂不灑塵

畢屋不蔽風風衝之物不得育水湍之岸不得峭如
是牖里陳蔡可得知而沉江蹈河也以軼才取容媚
於俗求全功名於將不遭鄧析之禍取子胥之誅幸
矣孟賁之尸人不刃者氣絕也死灰百斛人不沃者
光滅也動身章智顯光氣於世奮志敖黨立卓異於
俗固常通人所讒嫉也以方心偶俗之累求益反損
蓋孔子所以憂心孟軻所以惆悵也德鴻者招謗為
士者多口以休熾之聲彌口舌之患求無危傾之害
遠矣臧倉之毀未嘗絕也公伯寮之遡未嘗滅也垤

成丘山汙為江河。毫髮之善、小人不得有也。以玷汙言之。濟受塵而白取垢。以毀謗言之。貞良見妬高奇見噪。以遇罪言之。忠言招患。高行招耻。以不純言之。玉有瑕而珠有毀。焦陳留君兄名稱兗州、行完跡潔。無纖芥之毀。及其當爲從事、刺史焦康、絀而不用、夫未進也被三累。已用也蒙三害。雖孔丘墨翟不能自免。顏回曾參不能全身也。何則衆好純譽之人非眞賢也。公侯已下玉石雜糅。賢士之行善惡相苞。夫采玉者破石拔玉。選士者棄惡取善。夫如是累害之人

貧世以行指擊之者從何往哉

命祿篇

凡人遇偶及遭累害皆由命也有死生壽夭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自王公逮庶人聖賢及下愚凡有首目之類含血之屬莫不有命命當貧賤雖富貴之猶涉禍患矣命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矣故命貴從賤地自達命賤從富位自危故夫富貴若有神助貧賤若有鬼禍命貴之人俱學獨達並仕獨遷命富之人俱求獨得並爲獨成貧賤反此難達難遷難

成獲過受罪疾病亡遺失其富貴貧賤矣是故才高
行厚未必保其必富貴智寡德薄未可信其必貧賤
或時才高行厚命惡廢而不進知寡德薄命善興而
超踰故夫臨事知愚操行清濁性與才也仕宦貴賤
治產貧富命與時也命則不可勉時則不可力知者
歸之於天故坦蕩恬忽雖其貧賤使富貴若鑿溝伐
薪加勉力之趨致彊健之勢鑿不休則溝深斧不止
則薪多無命之人皆得所願安得貧賤凶危之患哉
然則或時溝未通而遇湛薪未多而遇虎仕宦不貴

治產不富鑿溝遇湛伐薪逢虎之類也有才不得施
有智不得行或施而功不立或行而事不成雖才智
如孔子猶無成立之功世俗見人節行高則曰賢哲
如此何不貴見人謀慮深則曰辯慧如此何不富貴
富有命祿不在賢哲與辯慧故曰富不可以籌筴
得貴不可以才能成智慮深而無財才能高而無官
懷銀紆紫未必稷契之才積金累玉未必陶朱之智
或時下愚而千金頑魯而典城故官御同才其貴殊
命治生鈞知其富異祿祿命有貧富知不能豐殺性

命有貴賤才不能進退成王之才不如周公桓公之知不若管仲然成桓受尊命而周管稟卑秩也案古人君希有不學於人臣知博希有不爲父師然而人君猶以無能處主位人臣猶以鴻才爲廝役故貴賤在命不在智愚貧富在祿不在頑慧世之論事者以才高當爲將相能下者宜爲農商見智能之士官位不至怪而訾之曰是必毀於行操行操之士亦怪毀之曰是必乏於才知殊不知才知行操雖高官位富祿有命才智之人以吉盛時舉事而福至人謂才智

明審凶衰禍來謂愚闇不知吉凶之命盛衰之祿也
白圭子貢轉貨致富積累金玉人謂術善學明主父
偃辱賤於齊排擯不用赴闕舉疏遂用於漢官至齊
相趙人徐樂亦上書與偃章會上善其言徵拜為郎
人謂偃之才樂之慧非也儒者明說一經習之京師
明如匡稚圭深如趙子都初階甲乙之科遷轉至郎
博士人謂經明才高所得非也而說若范雎之于秦
明封為應侯蔡澤之說范雎拜為客卿人謂雎澤美
善所致非也皆命祿貴富善至之時也孔子曰死生

有命富貴在天魯平公欲見孟子嬖人臧倉毀孟子而止孟子曰天也孔子聖人孟子賢者誨人安道不失是非稱言命者有命審也淮南書曰仁鄙在時不在行利害在命不在智賈生曰天不可與期道不可與謀遲速有命焉識其時高祖擊黥布爲流矢所中疾甚呂后迎良醫醫曰可治高祖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韓信與帝論兵謂高祖曰陛下所謂天授非智力所得楊子雲曰遇不遇命也太史公曰富貴不違貧

賤、貧賤不違富貴、是謂從富貴爲貧賤、從貧賤爲富貴也、夫富貴不欲爲貧賤。貧賤自至。貧賤不求爲富貴。富貴自得也。春夏囚死。秋冬旺相。非能爲之也。日朝出而暮入。非求之也。天道自然。代王自代入爲文帝、周亞夫以庶子爲條侯、此時代王非太子、亞夫非適嗣、逢時遇會。卓然卒至。命貧以力勤致富。富至而死。命賤以才能取貴。貴至而免。才力而致富貴。命祿不能奉持。猶器之盈量。手之持重也。器受一升。以一升則平。受之如過一升。則滿溢也。手舉一鈞。以一鈞

則平舉之過一鈞則蹪仆矣前世明是非歸之於命也命審然也信命者則可幽居俟時不須勞精苦形求索之也猶珠玉之在山澤天命難知人不耐審雖有厚命猶不自信故必求之也如自知雖逃富避貴終不得離故曰力勝貧愼勝禍勉力勤事以致富砥才明操以取貴廢時失務欲望富貴不可得也雖云有命當須索之如信命不求謂當自至可不假而自得不作而自成不行而自至夫命富之人筋力自彊命貴之人才智自高若千里之馬頭目蹄足自相副

也有求而不得者矣未必不求而得之者也精學不求貴貴自至矣力作不求富富自到矣富貴之福不可求致貧賤之禍不可苟除也由此言之有富貴之命不求自得信命者曰自知吉不待求也天命吉厚不求自得天命凶厚求之無益夫物不求而自生則人亦有不求貴而貴者矣人情有不教而自善者有教而終不善者矣天性猶命也越王翳逃山中至誠不願自冀得代越人燻其穴遂不得免彊立爲君而天命當然雖逃避之終不得離故夫不求自得之貴

歎。

氣壽篇

凡人稟命有二品。一曰所當觸值之命。二曰彊弱壽夭之命。所當觸值。謂兵燒壓溺也。彊壽弱夭。謂稟氣渥薄也。兵燒壓溺。遭以所稟爲命。未必有審期也。若夫彊弱夭壽以百爲數。不至百者。氣自不足也。夫稟氣渥則其體彊。體彊則其命長。氣薄則其體弱。體弱則命短。命短則多病壽短。始生而死。未產而傷。稟之薄弱也。渥彊之人。不卒其壽。若夫無所遭遇。虛居困

劣短氣而死此稟之薄用之竭也此與始生而死未產而傷一命也皆由稟氣不足不自致於百也人之稟氣或充實而堅彊或虛劣而軟弱充實堅彊其年壽虛劣軟弱失棄其身天地生物物有不遂父母生子子有不就物有爲實枯死而墮人有爲兒夭命而傷使實不枯亦至滿歲使兒不傷亦至百年然爲實兒而死枯者稟氣薄則雖形體完其虛劣氣少不能充也兒生號啼之聲鴻朗高暢者壽嘶喝濕下者夭何則稟壽夭之命以氣多少爲主性也婦人疏字者

子活數乳者子死何則疏而氣渥子堅彊數而氣薄子軟弱也懷子而前已產子死則謂所懷不活名之曰懷其意以爲已產之子死故感傷之子失其性矣所產子死所懷子凶者字乳亟數氣薄不能成也雖成人形體則易感傷獨先疾病病獨不治百歲之命是其正也不能滿百者雖非正猶爲命也譬猶人形一丈正形也名男子爲丈夫尊公嫗爲丈人不滿丈者失其正也雖失其正猶乃爲形也夫形不可以不滿丈之故謂之非形猶命不可以不滿百之故謂之

非命也。非天有長短之命。而人各有稟受也。由此言之。人受氣命於天。卒與不卒同也。語曰。圖王不成。其弊可以霸。霸者王之弊也。霸本當至於王。猶壽當至於百也。不能成王。退而爲霸。不能至百。消而爲夭。王霸同一業。優劣異名。壽夭或一氣。長短殊數。何以知不滿百爲夭者。百歲之命也。以其形體小大長短同一等也。百歲之身。五十之體。無以異也。身體不異。血氣不殊。鳥獸與人異形。故其年壽與人殊數。何以明人年以百爲壽也。世間有矣。儒者說曰。太平之時。人

民侗長百歲左右。氣和之所生也。堯典曰、朕在位七十載、求禪得舜、舜徵三十歲在位。堯退而老、八歲而終、至殂落九十八歲、未在位之時、必已成人、今計數百有餘矣、又曰舜生三十徵用、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適百歲矣、文王謂武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而薨、武王九十三而崩、周公武王之弟也、兄弟相差不過十年。武王崩、周公居攝七年、復政退老、出入百歲矣。邵公周公之兄也。至康王之時、尚為太保、出入百有餘歲矣。聖人稟和氣、故年

命得正數。氣和爲治平。故太平之世多長壽人。百歲之壽。蓋人年之正數也。猶物至秋而死。物命之正期也。物先秋後秋。則亦如人死。或增百歲或減百也。先秋後秋爲期。增百減百爲數。物或出地而死。猶人始生而夭也。物或踰秋不死。亦如人年多度百至於三百也。傳稱老子二百餘歲。邵公百八十。高宗享國百年。周穆王享國百年。并未享國之時。皆出百三十四十歲矣。

論衡卷一終

論衡卷二

幸偶篇

凡人操行有賢有愚及遭禍福有幸有不幸舉事有是有非及觸賞罰有偶有不偶並時遭兵隱者不中同日被霜蔽者不傷中傷未必惡隱蔽未必善隱蔽幸中傷不幸俱欲納忠或賞或罰並欲有益或信或疑賞而信者未必真罰而疑者未必僞賞信者偶罰疑不偶也孔子門徒七十有餘顏回蚤夭孔子曰不幸命短死矣短命稱不幸則知長命者幸也短命者

不幸也。服聖賢之道。講仁義之業。宜蒙福祐。伯牛有疾。亦復顏回之類。俱不幸也。螻蟻行於地。人舉足而涉之。足所履。螻蟻笮死。足所不蹈。全活不傷。火燔野草。車轢所致。火所不燔。俗或喜之。名曰幸草。夫足所不蹈。火所不及。未必善也。舉火行有適然也。由是以論癰疽之發。亦一實也。氣結閼積。聚爲癰。潰爲疽創流血出膿。豈癰疽所發。身之善穴哉。營衛之行。遇不通也。蜘蛛結網。蜚蟲過之。或脫或獲。獵者張羅。百獸群擾。或得或失。漁者罾江湖之魚。或存或亡。或奸

大辟而不知或罰贖小罪而發覺災氣加人亦此類也不幸遭觸而死幸者免脫而生不幸者不徼幸也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則夫順道而觸者爲不幸矣立巖牆之下爲壞所壓蹈坼岸之上爲崩所墜輕遇無端故爲不幸魯城門久朽欲頓孔子過之趨而疾行左右曰久矣孔子曰惡其久也孔子戒愼已甚如過遭壞可謂不幸也故孔子曰君子有不幸而無有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又曰君子處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佞幸之徒閎藉孺之輩無德

薄才。以色稱媚。不宜愛而受寵。不當親而得附。非道
理之宜。故太史公爲之作傳。邪人反道而受恩寵。與
此同科。故合其名謂之佞幸。無德受恩。無過遇禍。同
一實也。俱稟元氣。或獨爲人。或爲禽獸。並爲人。或貴
或賤。或貧或富。富或累金。貧或乞食。貴至封侯。賤至
奴僕。非天稟施有左右也。人物受性有厚薄也。俱行
道德。禍福不均。並爲仁義。利害不同。晉文修文德。徐
偃行仁義。文公以賞賜。偃王以破滅。魯人爲父報仇。
安行不走。追者舍之。牛缺爲盜所奪。和意不恐。盜還

發之文德與仁義同不走與不恐等然文公會人得禍偃王牛缺得禍者文公會人幸而偃王牛缺不幸也韓昭侯醉臥而寒典冠加之以衣覺而問之知典冠愛己也以越職之故加之以罪衛之驂乘者見御者之過從後呼車有救危之義不被其罪夫驂乘之呼車典冠之加衣同一意也加衣恐主之寒呼車恐君之危仁惠之情俱發於心然而於韓有罪於衛爲忠驂乘偶典冠不偶也非唯人行物亦有之長數仞之竹大連抱之木工技之人裁而用之或成器而見

衆持或遺材而遺廢棄非工技之人有愛憎也。刀斧如有偶然也。蒸穀爲飯。釀飯爲酒。酒之成也甘苦異味。飯之熟也剛柔殊。和非庖廚酒人有意異也。手指之調有偶適也。調飯也殊筐而居甘酒也異器而處。蟲墮一器酒棄不飲。鼠涉一筐飯捐不食。夫百草之類皆有補益。遭醫人采掇成爲良藥。或遺枯澤爲火所爍等之金也。或爲劍戟。或爲鋒銛。同之木也或梁於宮或柱於橋。俱之火也或爍脂燭或燔枯草。均之土也或基殿堂。或塗軒戶。皆之水也。或溉鬲釜或滌

腐臭。物善惡同遭。爲人用。其不幸偶。猶可傷痛。况含
精氣之徒乎。虞舜聖人也。在世宜蒙全安之福。父頑
母嚚。弟象敖狂。無過見憎。不惡而得罪。不幸甚矣。孔
子。舜之次也。生無尺土。周流應聘。削迹絕糧。俱以聖
才。並不幸偶。舜尚遭堯受禪。孔子巳死於闕里。以聖
人之才。猶不幸偶。庸人之中。被不幸偶。禍必衆多矣。

命義篇

墨家之論。以爲人死無命。儒家之議。以爲人死有命。
言有命者。見子夏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言無命者。

聞歷陽之都一宿沉而爲湖。秦將白起坑趙降卒於長平之下。四十萬衆同時皆死。春秋之時。敗績之軍死者蔽草。尸且萬數。饑饉之歲。餓者滿道。溫氣疫癘。千戶滅門。如必有命。何其秦齊同也。言有命者曰。夫天下之大。人民之衆。一歷陽之都。一長平之坑。同命俱死。未可怪也。命當溺死。故相聚於歷陽。命當壓死。故相積於長平。猶高祖初起。相工入豐沛之邦。多封侯之人矣。未必老少男女俱貴而有相也。卓礫時見。往往皆然。而歷陽之都。男女俱沒。長平之坑。老少並

陷萬數之中必有長命未當死之人遭時衰微兵革並起不得終其壽人命有長短時有盛衰衰則疾病被災蒙禍之驗也宋衛陳鄭同日並災四國之民必有祿盛未當衰之人然而俱災國禍陵之也故國命勝人命壽命勝祿命人有壽夭之相亦有貧富貴賤之法俱見於體故壽命修短皆稟於天骨法善惡皆見於體命當夭折雖稟異行終不得長祿當貧賤雖有善性終不得遂項羽且死顧謂其徒曰吾敗乃命非用兵之過此言實也實者項羽用兵過於高祖高

祖之起有天命焉國命繫於衆星列宿吉凶國有禍福衆星推移人有盛衰人之有吉凶猶歲之有豐耗命有衰盛物有貴賤一歲之中一貴一賤一壽之間一衰一盛物之貴賤不在豐耗人之衰盛不在賢愚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而不曰死生在天富貴有命者何則死生者無象在天以性爲主禀得堅彊之性則氣渥厚而體堅彊堅彊則壽命長壽命長則不夭死禀性軟弱者氣少泊而性羸窳羸窳則壽命短短則蚤死故言有命命則性也至於富貴所禀猶

性所稟之氣得衆星之精衆星在天天有其象得富
貴象則富貴得貧賤象則貧賤故曰在天在天如何
天有百官有衆星天施氣而衆星布精天所施氣衆
星之氣在其中矣人稟氣而生含氣而長得貴則貴
得賤則賤貴或秩有高下富或貲有多少皆星位尊
卑小大之所授也故天有百官天有衆星地有萬民
五帝三王之精天有王梁造父人亦有之稟受其氣
故巧於御傳曰說命有三一曰正命二曰隨命三曰
遭命正命謂本稟之自得吉也性然骨善故不假操

行以求福而吉自至故曰正命隨命者戮力操行而吉福至縱情施欲而凶禍到故曰隨命遭命者行善得惡非所冀望逢遭於外而得凶禍故曰遭命凡人受命在父母施氣之時已得吉凶矣夫性與命異或性善而命凶或性惡而命吉操行善惡者性也禍福吉凶者命也或行善而得禍是性善而命凶或行惡而得福是性惡而命吉也性自有善惡命自有吉凶使命吉之人雖不行善未必無福凶命之人雖勉操行未必無禍孟子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性善乃能

求之命善乃能得之性善命凶求之不能得也行惡者禍隨而至而盜跖莊蹻橫行天下聚黨數千攻奪人物斷斬人身無道甚矣宜遇其禍乃以壽終夫如是隨命之說安所驗乎遭命者行善於內遭凶於外也若顔淵伯牛之徒一有何謂乎字如何遭凶顔淵伯牛行善者也當得隨命福祐隨至何故遭凶顔淵困於學以才自殺伯牛空居而遭惡疾及屈平伍員之徒盡忠輔上竭王臣之節而楚放其身吳烹其尸行善當得隨命之福乃觸遭命之禍何哉言隨命則無遭命

言遭命則無隨命儒者三命之說竟何所定且命在初生骨表著見今言隨操行而至此命在末不在本也則富貴貧賤皆在初稟之時不在長大之後隨操行而至也正命者至百而死隨命者五十而死遭命者初稟氣時遭凶惡也謂姙娠之時遭得惡也或遭雷雨之變長大夭死此謂三命亦有三性有正有隨有遭正者稟五常之性也隨者隨父母之性遭者遭得惡物象之故也故姙婦食兔子生缺脣月令曰是月也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者生子不備必有大凶

瘖聾跛盲氣遭胎傷故受性狂悖羊舌食我初生之時聲似豺狼長大性惡被禍而死在母身時遭受此性丹朱商均之類是也性命在本故禮有胎教之法子在身時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非正色目不視非正聲耳不聽及長置以賢師良傅教君臣父子之道賢不肖在此時矣受氣時母不謹慎心妄慮邪則子長大狂悖不善形體醜惡素女對黃帝陳五女之法非徒傷父母之身乃又賊男女之性人有命有祿有遭遇有幸偶命者貧富貴賤也祿者盛衰興廢也

以命當富貴遭當盛之祿常安不危以命當貧賤遇當衰之祿則禍殃乃至常苦不樂遭者遭逢非常之變若成湯囚夏臺文王厄羑里矣以聖明之德而有囚厄之變可謂遭矣變雖甚大命善祿盛變不爲害故稱遭逢之禍晏子所遭可謂大矣直兵指胸白刃加頸蹈死亡之地當劍戟之鋒執死得生還命善祿盛遭逢之禍不能害也歷陽之都長平之坑其中必有命善祿盛之人一宿同塡而死遭逢之禍大命善祿盛不能卻也譬猶　火相更也水盛勝火火盛勝

水遇其主而用也。雖有善命盛祿。不遇知己之主。不得效驗。幸者謂所遭觸得善惡也。獲罪得脫幸也。無罪見拘不幸也。執拘未久。蒙令得出。命善祿盛。夭災之禍不能傷也。偶也謂事君也。以道事君。君善其言。遂用其身。偶也。行與主乖。退而遠。不偶也。退遠未久。上官錄召。命善祿盛。不偶之害不能留也。故夫遭遇幸偶。或與命祿并。或與命離。遭遇幸偶。遂以成完。遭遇不幸偶。遂以敗傷。是與命并者也。中不遂成。善轉爲惡。若是與命祿離者也。故人之在世。有吉凶之性

命有盛衰之禍福重以遭遇幸偶之逢獲從生死而
卒其善惡之行得其胸中之志希矣

無形篇

人稟元氣於天各受壽夭之命以立長短之形猶陶
者用土爲簋廉冶者用銅爲柈杅矣器形已成不可
小大人體已定不可減增用氣爲性性成命定體氣
與形骸相抱生死與期節相須形不可變化命不可
減加以陶冶言之人命短長可得論也或難曰陶者
用埴爲簋廉簋廉一成遂至毀敗不可復變若夫冶

者用銅爲柈杅柈杅雖已成器猶可復爍柈可得爲尊尊不可爲簋人稟氣於天雖各受壽夭之命立以形體如得善道神藥形可變化命可加增曰冶者變更成器須先以火燔爍乃可大小短長人冀延年欲比於銅器宜有若鑪炭之化乃易形形易壽亦可增人何由變易其形便如火爍銅器乎禮曰水潦降不獻魚鼈何則雨水暴下蟲蛇變化化爲魚鼈離本眞暫變之蟲臣子謹慎故不敢獻人願身之變冀若蟲蛇之化乎夫蟲蛇未化者不若不化者蟲蛇未化人

不食也。化爲魚鼈。人則食之。一有見字食則壽命乃短。非所冀也。歲月推移。氣變物類。蝦蟇爲鶉。雀爲蜄蛤。人願身之變。冀若鶉與蜄蛤魚鼈之類也。人設捕蜄蛤得者食之。雖身之不化。壽命不得長。非所冀也。魯公牛哀寢疾。七日變而成虎。鯀殛羽山。化爲黃能。能音奴來反願身變者。冀牛哀之爲虎。鯀之爲能乎。則夫虎能之壽。不能過人。天地之性。人最爲貴。變人之形。更爲禽獸。非所冀也。凡可冀者。以老翁變爲嬰兒。其次白髮復黑。齒落復生。身氣丁彊。超乘不衰。乃可貴也。徒

變其形壽命不延其何益哉且物之變隨氣若應政治有所象為非天所欲壽長之故變易其形也又非得神草珍藥食之而變化也人恒服藥固壽能增加本性益其身年也遭時變化非天之正氣人所受之真性也天地不變日月不易星辰不沒正也人受正氣故體不變時或男化為女女化為男由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也應政為變為政變非常性也漢興老父授張良書已化為石是以石之精為漢興之瑞也猶河精為人持璧與秦使者秦亡之徵也蠶食桑老績

而爲蛹。蛹又化而爲蛾。蛾有兩翼。變去蠶形。蠐螬化
爲復育。復育轉而爲蟬。蟬生兩翼。不類蠐螬。凡諸命
蠕蜚之類。多變其形。易其體。至人獨不變者。禀得正
也。生爲嬰兒。長爲丈夫。老爲父翁。從生至死。未嘗變
更者。天性然也。天性不變者。不可令復變。變者不可
不變。若夫變者之壽。不若不變者。人欲變其形。輒增
益其年。可也。如徒變其形而年不增。則蟬之類也。何
謂人願之。龍之爲蟲。一存一亡。一短一長。龍之爲性
也。變化斯須。輙復非常。由此言之。人物也。受不變之

形不可變更年不可增減傳稱高宗有桑穀之異悔
過反政享福百年是虛也傳言宋景公出三善言熒
惑郤三舍延年二十一載是又虛也又言秦繆公有
明德上帝賜之十九年是又虛也稱赤松王喬好道
爲仙度世不死是又虛也假令人生立形謂之甲終
老至死常守甲形如好道爲仙未有使甲變爲乙者
也夫形不可變更年不可減增何則形氣性天也形
爲春氣爲夏人以氣爲壽形隨氣而動氣性不均則
於體不同牛壽半馬馬壽半人然則牛馬之形與人

異矣禀牛馬之形當自得牛馬之壽牛馬之不變爲人則年壽亦短於人世稱高宗之徒不言其身形變異而徒言其增延年壽故有信矣形之血氣也猶囊之貯粟米也一石囊之高大亦適一石不如損益粟米囊亦增減人以氣爲壽氣猶粟米形猶囊也增減其壽亦當增減其身形安得如故如以人形與囊異氣與粟米殊更以苞瓜喻之苞瓜之汁猶人之血也其肌猶肉也試令人損益苞瓜之汁令其形如故耐爲之乎人不耐損益苞瓜之汁天安耐增減人之年人

年不可增減。高宗之徒。誰益之者。而云增加。如言高宗之徒。形體變易。其年亦增。乃可信也。今言年增。不言其體變。未可信也。何則。人稟氣於天。氣成而形立。則命相須以至終死。形不可變化。年亦不可增加。以何驗之。人生能行。死則僵仆。死則氣減。形消而壞。稟生人形不可得變。其年安可增。人生至老。身變者。髮與膚也。人少則髮黑。老則髮白。白久則黃。髮之變。形非變也。人少則膚白。老則膚黑。黑久則黯。若有垢矣。髮黃而膚為垢。故禮曰。黃耇無疆。髮變異。故人老壽

遲死骨肉不可變更壽極則死矣五行之物可變改者唯土也埏以爲馬變以爲人是謂未入陶竈更火者也如使成器入竈更火牢堅不可復變今人以爲天地所陶冶矣形已成定何可復更也圖仙人之形體生毛臂變爲翼行於雲則年增矣千歲不死此虛圖也世有虛語亦有虛圖假使之然蟬娥之類非真正人也海外三十五國有毛民羽民羽則翼矣毛羽之民土形所出非言爲道身生毛羽也禹益見西王母不言有毛羽不死之民亦在外國不言有毛羽毛

羽之民不。不死。不死之民。不言毛羽。毛羽未可以效不死。仙人之有翼。安足以驗長壽乎。

率性篇

論人之性。定有善有惡。其善者固自善矣。其惡者故可教告率勉。使之爲善。凡人君父審觀臣子之性。善則養育勸率。無令近惡。近惡則輔保禁防。令漸於善。善漸於惡。惡化於善。成爲性行。召公戒成王曰。今王初服厥命。於戲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生子。謂十五子初生意於善。終以善。初生意於惡。終以惡。詩曰。彼

姝者子何以與之傳言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丹則赤十五之子其猶絲也其有所漸化爲善惡猶藍丹之染練絲使之爲青赤也青赤一成眞色無異是故揚子哭歧道墨子哭練絲也葢傷離本不可復變也人之性善可變爲惡惡可變爲善猶此類也蓬生麻間不扶自直白紗入緇不練自黑彼蓬之性不直紗之質不黑麻扶緇染使之直黑夫人之性猶蓬紗也在所漸染而善惡變矣王良造父稱爲善御不能使不良爲良也如徒能御良其不良者不能馴服

此則駔工庸師服馴技能何奇而世稱之故曰王良登車馬不罷駑堯舜為政民無狂愚傳曰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聖主之民如彼惡主之民如此竟在化不在性也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而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而鄙夫寬徒聞風名猶或變節況親接形面相敎告乎孔門弟子七十之徒皆任卿相之用被服聖敎文才雕琢知能十倍敎訓之功而漸漬之力也未入孔子之門時閭巷常庸無奇

其尤甚不率者唯子路也。世稱子路無恒之庸人。未入孔門時。戴雞佩豚。勇猛無禮。聞誦讀之聲。搖雞奮豚。揚脣吻之音。聒賢聖之耳。惡至甚矣。孔子引而教之。漸漬磨礪。闓導牖進。猛氣消損。驕節屈折。卒能政事。序在四科。斯蓋變性使惡為善之明效也。夫肥沃墝埆。土地之本性也。肥而沃者性美。樹稼豐茂。墝而埆者性惡。深耕細鋤。厚加糞壤。勉致人功。以助地方。其樹稼與彼肥沃者相似類也。地之高下亦如此焉。以钁鍤鑿地。以埤增下。則其下與高者齊。如復增钁

飾。則夫下者不徒齊者也。反更爲高。而其高者反爲下。使人之性有善有惡。彼地有高有下。勉致其教令之善。則將善者同之矣。善以化渥。釀其教令。變更爲善。善則且更宜反過於往善。猶下地增加鑁鍤更崇於高地也。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賜本不受天之富命所加。貨財積聚。爲世富人者。得貨殖之術也。夫得其術。雖不受命。猶自益饒富。性惡之人。亦不稟天善性。得聖人之教。志行變化。世稱利劍有千金之價。棠谿魚腸之屬。龍泉太阿之輩。其本鋌山中之恒鐵也。冶

工鍛鍊成爲銛利。豈利劍之鍛與鍊乃異質哉。工良師巧鍊一數至也。試取東下直一金之劍。更熟鍛鍊足其火。齊其銛。猶千金之劍也。夫鐵石天然。尚爲鍛鍊者變易故質。況人含五常之性。賢聖未之熟鍛鍊耳。奚患性之不善哉。古貴良醫者。能知篤劇之病所從生起。而以針藥治而已之。如徒知病之名而坐觀之。何以爲奇。夫人有不善。則乃性命之疾也。無其教治而欲令變更。豈不難哉。天道有眞偽。眞者固自與天相應。偽者人加知巧。亦與眞者無以異也。何以驗

之禹貢曰璆琳琅玕者。此則土地所生真玉珠也。然
而道人消爍五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真玉光不殊別。
兼魚蚌之珠。與禹貢璆琳皆真玉珠也。然而隨侯以
藥作珠精耀如真、道士之教至知巧之意加也。陽遂
取火於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時消鍊五石鑄以爲器。
磨礪生光。仰以嚮日則火來至。此真取火之道也。今
妄以刀劍之鉤月。摩拭朗白仰以嚮日亦得火焉。夫
鉤月非陽遂也。所以耐取火者摩拭之所致也。今夫
性惡之人。使與性善者同類乎。可率勉之令其爲善。

使之異類乎。亦可令與道人之所鑄玉。隨侯之所作珠。人之所摩刀劍鉤月焉。教導以學。漸漬以德。亦將日有仁義之操。黃帝與炎帝爭爲天子。教熊羆貔虎以戰于阪泉之野。三戰得志。炎帝敗績。堯以天下讓舜。鯀爲諸侯。欲得三公而堯不聽。怒甚猛獸。欲以爲亂。比獸之角可以爲城。舉尾以爲旌。奮心盛氣阻戰爲強。夫禽獸與人殊形。猶可命戰。況人同類乎。推此以論。百獸率舞。潭魚出聽。六馬仰秣。不復疑矣。異類以殊爲同。同類以鈞爲異。所由不在於物。在於人也。

凡含血氣者教之所以異化也三苗之民或賢或不肖堯舜齊之恩教加也楚越之人處莊嶽之間經歷歲月變爲舒緩風俗移也故曰齊舒緩秦慢易楚促急燕戇投以莊嶽言之四國之民更相出入久居單處性必變易夫性惡者心比木石木石猶爲人用況非木石在君子之迹庶幾可見有癡狂之疾歌啼於路不曉東西不睹燥濕不覺疾病不知饑飽性已毀傷不可如何前無所觀卻無所畏也是故王法不廢學校之官不除獄理之吏欲令凡衆見禮義之教學

校勉其前。禁防其後。使丹朱之志亦將可勉。何以驗之。三軍之士非能制也。勇將率勉。視死如歸。且闔廬嘗試其士於五湖之側。皆加刃於肩。血流至地。勾踐亦試其士於寢宮之庭。赴火死者不可勝數。夫刃火非人性之所貪也。二主激率。念不顧生。是故軍之法輕刺血。孟賁勇也。聞軍令懼。是故叔孫通制定禮儀。拔劍爭功之臣。奉禮拜伏。初驕倨而後遜順。教威德變易性也。不患性惡。患其不服聖教。自遇而以生禍也。豆麥之種。與稻梁殊。然食能去饑。小人君子稟

性與類乎譬諸五穀皆爲用實不異而效殊者稟氣有厚泊故性有善惡也殘則授不仁之氣泊而怒則稟勇渥也仁泊則戾而少愈勇渥則猛而無義而又和氣不足喜怒失時計慮輕愚妄行之人罪故爲惡人受五常含五臟皆具於身稟之泊少故其操行不及善人猶或厚或泊也非厚與泊殊其釀也麴蘖多少使之然也是故酒之泊厚同一麴蘖人之善惡共一元氣氣有少多故性有賢愚西門豹急佩韋以自緩董安于緩帶弦以自促急之與緩俱失中和然而

韋弦附身。成爲完具之人。能納韋弦之教。補接不足。則豹安于之名可得參也。貧劣宅屋不具牆壁宇達。人指訾之。如財貨富愈。起屋築牆。以自蔽鄣。爲之具宅。人弗復非。魏之行田百畝。鄴獨二百。西門豹灌以漳水。成爲膏腴。則畝收一鍾。夫人之質。猶鄴田。道教猶漳水也。患不能化。不患人性之難率也。雒陽城中之道無水。水工激上雒中之水。日夜馳流。水工之功也。由此言之。迫近君子。而仁義之道數加於身。孟母之徙宅。蓋得其驗。人間之水汙濁。在野外者清潔。

為一水源從天涯或濁或清所在之勢使之然也南越王趙他本漢賢人也化南夷之俗背畔王制椎髻箕坐好之若性陸賈說以漢德懼以聖威蹶然起坐心覺改悔奉制稱蕃其於椎髻箕坐也惡之若性前則若彼後則若此由此言之亦在於教不獨在性也

吉驗篇

凡人稟貴命於天必有吉驗見於地見於地故有天命也驗見非一或以人物或以禎祥或以光氣傳言黃帝妊二十月而生生而神靈弱而能言長大率諸

侯諸侯歸之教熊羆戰以伐炎帝炎帝敗績性與人
異故在母之身留多十月命當為帝故能教物物為
之使堯體就之如日望之若雲洪水滔天蛇龍為害
堯使禹治水驅蛇龍水治東流蛇龍潛處有殊奇之
骨故有詭異之驗有神靈之命故有驗物之效天命
當貴故從唐侯入嗣帝后之位舜未逢堯鰥在側陋
瞽瞍與象謀欲殺之使之完廩火燔其下令之浚井
土掩其上舜得下廩不被火災穿井旁出不觸土害
一有故字 堯聞徵用試之於職官治職修事無廢亂使入

大麓之野。虎狼不搏。蝮蛇不噬。逢烈風疾雨。行不迷惑。夫人欲殺之。不能害。之毒螫之野。禽獸不能傷。卒受帝命。踐天子祚。后稷之時。履大人跡。或言衣帝嚳之服。坐息帝嚳之處。姙身。怪而棄之隘巷。牛馬不敢踐之。寘之冰上。鳥以翼覆之。慶集其身。母知其神怪。乃收養之。長大佐堯。位至司馬。烏孫王號昆莫。匈奴攻殺其父。而昆莫生。棄於野。鳥嗛肉往食之。單于怪之。以為神而收長。及壯。使兵數有功。單于乃復以其父之民予昆莫。命令長守於西城。夫后稷不當棄。故

牛馬不踐。鳥以羽翼覆愛其身。昆莫不當死。故鳥啣肉就而食之。北夷槖離國王侍婢有娠。王欲殺之。婢對曰、有氣大如雞子從天而下。我故有娠。後產子捐於猪溷中猪以口氣噓之不死。復徙置馬欄中。欲使馬藉殺之。馬復以口氣噓之不死。王疑以爲天子。令其母收取奴畜之。名東明。令牧牛馬。東明善射王恐奪其國也。欲殺之。東明走。南至掩淲水。以弓擊水魚鼈浮爲橋。東明得渡。魚鼈解散。追兵不得渡。因都王夫餘。故北夷有夫餘國焉。東明之母初妊時。見氣從

天下。及生棄之猪馬以氣吁之而生之。長大王欲殺之。以弓擊水。魚鼈爲橋。天命不當死。故有猪馬之救。命當都王夫餘。故有魚鼈爲橋之助也。伊尹且生之時。其母夢人謂己曰。臼出水。疾東走。母顧。明旦視臼出水。既東走十里。顧其鄉皆爲水矣。伊尹命不當沒。故其母感夢而走。推此以論。歷陽之都。其策命若伊尹之類。必有先時感動在他地之效。齊襄公之難。桓公爲公子。與子糾爭立。管仲輔子糾。鮑叔佐桓公。管仲與桓公爭。引弓射之。中其帶鉤。夫人身長七尺。帶

約其要。鉤挂於帶。在身所掩不過一寸之內既微小
難中。又滑澤鈷靡鋒刃中鉤者莫不蹉跌。管仲射之
正中其鉤。中矢觸因落不跌中旁肉。命當富貴有神
靈之助。故有射鉤不中之驗。楚共王有五子。子招、子
圍、子干、子皙、棄疾、五人皆有寵、共王無適立乃望祭
山川請神決之。乃與巴姬埋璧於太室之庭。令五子
齊而入拜。康王跨之。子圍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
棄疾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紐。故共王死、招為康王、至
子失之圍為靈王、及身而弑、子干為王、十有餘日、子

督不立又懼誅死皆絕無後棄疾後立竟續楚祀如其神符其王日之長短與拜去璧遠近相應也夫璧在地中五子不知相隨入拜遠近不同壓紐若神將教跽之矣晉屠岸賈作難誅趙盾之子朔死其妻有遺腹子及岸賈聞之索於宮母置兒於袴中祝曰趙氏宗滅乎若當啼卽不滅若無聲及索之而終不啼遂脫得活程嬰齊負之匿於山中至景公時韓厥言於景公景公乃與韓厥共立趙孤續趙氏祀是爲文子當趙孤之無聲若有掩其口者矣由此言之趙文

于立命也高皇帝母曰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蛟龍在上及生而有美一有貴字性好用酒嘗從王媼武負貰酒飲醉止臥媼負見其身常有神怪每畱飲酒酒售數倍後行澤中手斬大蛇一嫗當道而哭云赤帝子殺吾子此驗既著聞矣秦始皇帝常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遊以厭當之高祖之氣也與呂后隱於芒碭山澤間呂后與人求之見其上常有氣直起往求輒得其處後與項羽約先入秦關王之高祖先至項羽怨恨范增曰吾令人望其

氣皆爲龍成五采此皆天子之氣也急擊之高祖往謝項羽羽與亞父謀殺高祖使項莊拔劍起舞項伯知之因與項莊俱起每劍加高祖之上項伯輒以身覆高祖之身劍遂不得下殺勢不得成會有張良樊噲之救卒得免脫遂王天下初妊身有蛟龍之神既生酒舍見雲氣之怪夜行斬蛇蛇嫗悲哭始皇呂后望見光氣項羽謀殺項伯爲蔽謀遂不成遭得良噲蓋富貴之驗氣見而物應人助輔援也竇太后弟名曰廣國年四五歲家貧爲人所掠賣其家不知其

所在傳責十餘家至宜陽爲其主人入山作炭暮寒臥炭下百餘人炭崩盡壓死廣國獨得脫自卜數日當爲侯從其家之長安聞竇皇后新立家在清河觀津乃上書自陳竇太后言於景帝召見問其故果是乃厚賜之文帝立拜廣國爲章武侯夫積炭崩百餘人皆死廣國獨脫命當富貴非徒得活又封爲侯虞子大陳留東莞人也其生時以夜適免母身母見其上若一疋練狀經上天明以問人人皆曰吉貴氣與天通長大仕宦位至司徒公廣文伯河東蒲坂人也

其生亦以夜半時。適生。有人從門呼其父名。父出應之。不見人。有大木杖植其門側。好善異於衆。其父持杖入門以示人。人占曰。吉。文伯長大學宦。位至廣漢太守。文伯當富貴。故父得賜杖。其占者若曰。杖當子力矣。光武帝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生於濟陽宮後殿第二內中。皇考爲濟陽令。時夜無火。室內自明。皇考怪之。卽召功曹吏充蘭。使出問卜工。蘭與馬下卒蘇永俱之卜王長孫所。長孫卜。謂永蘭曰。此吉事也。毋多言。是歲有禾生景天備火中。三本一莖九穗長

於禾一二尺。蓋嘉禾也。元帝之初。有鳳凰下濟陽宮（一有訖字）故今濟陽宮有鳳凰廬。始與李父等俱起到柴界中。遇賊兵。惶惑走濟陽舊廬。比到見光若火正赤在舊廬道南。光耀幢幢上屬天。有頃不見。王莽時謁者蘇伯阿能望氣。使過舂陵城郭。鬱鬱葱葱。及光武到河北與伯阿見。問曰。卿前過舂陵。何用知其氣佳也。伯阿對曰。見其鬱鬱葱葱耳。蓋天命當興。聖王當出。前後氣驗照察明著。繼體守文。因據前基。稟天之氣。驗不足言。劉業龍興。由微賤起於顛沛。若高祖光

武者曷嘗無天人神怪光顯之驗乎

論衡卷二終

論衡卷三

偶會篇

命吉凶之主也。自然之道。適偶之數。非有他氣旁物厭勝感動使之然也。世謂子胥伏劍。屈原自沈。子蘭宰嚭誣讒。吳楚之君冤殺之也。偶二子命當絕。子蘭宰嚭適爲讒。而懷王夫差適信姦也。君適不明。臣適爲讒。二子之命偶自不長。二偶三合。似若有之。其實自然。非他爲也。夏殷之朝適窮。桀紂之惡適稔。商周之數適起。湯武之德適豐。關龍逄殺。箕子比干囚死。

當桀紂惡盛之時。亦二子命訖之期也。任伊尹之言。納呂望之議。湯武且興之會。亦二臣當用之際也。人臣命有吉凶。賢不肖之主與之相逢。文王時當昌。呂望命當貴。高宗治當平。傅說德當遂。非文王高宗爲二臣生。呂望傅說爲兩君出也。君明臣賢。光耀相察。上修下治。度數相得。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孔子自傷之辭。非實然之道也。孔子命不王。二子壽不長也。不王不長。所稟不同。度數並放。適相應也。二龍之祆當效。周厲適闓櫝。褒姒當喪周國。

幽王稟性偶惡。非二龍使厲王發孽。褒姒令幽王愚惑也。遭逢會遇。自相得也。僮謠之語當驗。鬭雞之變適生。鸜鵒之占當應。魯昭之惡適成。非僮謠致鬭競。鸜鵒招君惡也。期數自至。人行偶合也。堯命當禪舜。丹朱爲無道。虞統當傳夏。商均行不軌。非舜禹當得天下。能使二子惡也。美惡是非。適相逢也。火星與昴星出入。昴星低時。火星出。昴星見時。火星伏。非火之性厭服昴也。時偶不並。度轉乖也。正月建寅。斗魁破申。非寅建使申破也。轉運之衡偶自應也。父殺而子

嗣。姑死而婦代。非子婦代代使父姑終歿也。老少年次自相承也。世謂秋氣擊殺穀草。穀草不任凋傷而死。此言失實。夫物以春生夏長秋而熟。老。適自枯死。陰氣適盛。與之會遇。何以驗之。物有秋不死者。生性未極也。人生百歲而終。物生一歲而死。死謂陰氣殺之。人終觸何氣而亡。論者猶或謂鬼喪之。夫人終鬼來。物死寒至。皆適遭也。人終見鬼。或見鬼而不死。物死觸寒。或觸寒而不枯。壞屋所壓。崩崖所墜。非屋精崖氣殺此人也。屋老崖沮。命凶之人。遭居適履。月毀

於天、螺消於淵風從虎雲從龍同類通氣性相感動
若夫物事相遭、吉凶同時、偶適相遇非氣感也、殺人
者罪至大辟、殺者罪當重、死者命當盡也、故害氣下
降囚命先中、聖王德施厚祿先逢、是故德令降於殿
堂命長之囚出於牢中、天非爲囚未當死使聖王出
德令也聖王適下赦、拘囚適當免死、猶人以夜臥晝
起矣夜月光盡不可以作、人力亦倦欲壹休息、晝日
光明、人臥亦覺力亦復足非天以日作之以夜息之
也作與日相應、息與夜相得也、鴈鵠集於會稽、去避

碣石之寒、來遭民田之畢蹈履民田、喙食草糧糧盡
食索、春雨適作、避熱北去復之碣石、象耕靈陵亦如
此焉、傳曰舜葬蒼梧、象爲之耕禹葬會稽、鳥爲之佃
失事之實虛妄之言也、丈夫有短壽之相、娶必得早
寡之妻早寡之妻、嫁亦遇夭折之夫也、世曰男女早
死者夫賊妻、妻害夫非相賊害命自然也、使火燃以
水沃之可謂水賊火、火適自滅水適自覆、兩名各自
敗不爲相賊、今男女之早夭、非水沃火之比、適自滅
覆之類也、賊父之子、妨兄之弟、與此同召、同宅而處

氣相加凌羸瘠消單、至於死亡何謂相賊或客死千里之外兵燒厭溺氣不相犯相賊如何、王莽姑姊正君許嫁二夫、二夫死當適趙而王薨氣未相加、遥賊三家何其痛也、黃公取鄰巫之女、卜謂女相貴、故次公位至丞相、其實不然次公當貴行其女會、女亦自尊、故入次公門、偶適然自相遭遇時也無祿之人、商而無盈、農而無播、非其性賊貨而命妨禜也、命貧居無利之貨祿惡殖不滋之禜也世謂宅有吉凶、徙有歲月、實事則不然天道難知、假令有命凶之人當衰

之家治宅遭得不吉之地、移徙適觸歲月之忌、一家犯忌、口以十數坐而死者、必祿衰命泊之人也、推此以論仕宦進退遷徙可復見也、時適當退君用讒口時適當起賢人薦己故仕且得官也、君子輔善且失位也、小人毀奇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孔子稱命魯人臧倉讒孟子於平公孟子言天道未當行、與讒相遇天未與己、惡人用口故孔子稱命不怨公伯寮、孟子言天不尤臧倉、誠知時命當自然也、推此以論人君治道功化可復言有命當貴時適平、期當亂祿遭

衰治亂成敗之時與人興衰吉凶適相遭遇因此論聖賢迭起猶此類也聖主龍興於倉卒良輔超拔於際會世謂韓信張良輔助漢王故秦滅漢興高祖得王夫高祖命當自王信良之輩時當自興兩相遭遇若故相求是故高祖起於豐沛豐沛子弟相多富貴非天以子弟助高祖也命相小大適相應也趙簡子廢太子伯魯立庶子無恤無恤遭賢命亦當君趙也世謂伯魯不肖不如無恤伯魯命當賤知慮多泯亂也韓生仕至太傅世謂賴倪寬實謂不然太傅當貴

遭與倪寬遇也。趙武藏於袴中。終日不啼。非或掩其口。閼其聲也。命時當生。睡臥遭出也。故軍功之侯。必斬兵死之頭。富家之商。必奪貧室之財。削土免侯。罷退令相。罪法明白。祿秩適極。故厲氣所中。必加命短之人。凶歲所著。必饑虛耗之家矣。

骨相篇

人曰命難知。命甚易知。知之何用。用之骨體。人命稟於天。則有表候於體。察表候以知命。猶察斗斛以知容矣。表候者。骨法之謂也。傳言黃帝龍顏。顓頊戴午

帝嚳駢齒。堯眉八采。舜目重瞳。禹耳三漏。湯臂再肘。
文王四乳。武王望陽。周公背僂。臯陶馬口。孔子反羽。
斯十二聖者。皆在帝王之位。或輔主憂世。世所共聞。
儒所共說。在經傳者較著可信。若夫短書俗記。竹帛
滑文。非儒者所見。衆多非一。蒼頡四目。爲黃帝史。晉
公子重耳仳脅。爲諸侯霸。蘇秦骨鼻。爲六國相。張儀
仳脅。亦相秦魏。項羽重瞳。云虞舜之後。與高祖分王
天下。陳平貧而飲食不足。貌體佼好。而衆人怪之曰。
平何食而肥。及韓信爲滕公所鑒。免於鈇質。亦以面

狀有異面狀肥佼亦一相也高祖隆準龍顏美鬚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單父呂公善相見高祖狀貌奇之因以其女妻高祖呂后是也卒生孝惠王魯元公主高祖為泗上亭長當去歸之田與呂后及兩子居田有一老公過請飲因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也令相兩子見孝惠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曰皆貴老公去高祖從外來呂后言於高祖高祖追及老公止使自相老公曰鄉者夫人嬰兒相皆似君君相貴不可言也後高祖得天下如老公言推此以

況一室之人。皆有富貴之相矣。類同氣鈞。性體法相固自相似。異氣殊類。亦兩相遇。富貴之男娶得富貴之妻。女亦得富貴之男。夫二相不鈞而相遇。則有立死。若未相適。有豫亡之禍也。王莽姑正君許嫁。至期當行時。夫輒死。如此者再。乃獻之趙王。趙王未取又薨。清河南宮大有與正君父穉君善者。遇相君曰。貴爲天下母。是時宣帝世。元帝爲太子。穉君乃因魏郡都尉納之太子。太子幸之。生子君上。宣帝崩。太子立。正君爲皇后。君上爲太子。元帝崩。太子立。是爲成帝。

正君爲皇太后。竟爲天下母。夫正君之相當爲天下母。而前所許二家及趙王爲無天下父之相。故未行而二夫死。趙王薨。是則二夫趙王無帝王大命而正君不當與三家相遇之驗也。丞相黃次公故爲陽夏游徼。與善相者同車俱行。見一婦人年十七八。相者指之曰。此婦人當大富貴。爲封侯者夫人。次公止車審視之。相者曰。今此婦人不富貴。卜書不用也。次公問之。乃其旁里人巫家子也。卽娶以爲妻。其後次公果大富貴。位至丞相。封爲列侯。夫次公富貴。婦人當

配之故果相遇遂俱富貴使次公命賤不得婦人爲偶不宜爲夫婦之時則有二夫趙王之禍夫舉家皆富貴之命然後乃任富貴之事骨法形體有不應者則必別離死亡不得久享介福故富貴之家役使奴僮育養牛馬必有與衆不同者矣僮奴則有不死亡之相牛馬則有數字乳之性田則有種孳速熟之穀商則有居善疾售之貨是故知命之人見富貴於貧賤睹貧賤於富貴案骨節之法察皮膚之理以審人之性命無不應者趙簡子使姑布子卿相諸子莫吉

至翟婢之子無恤而以爲貴。無恤最賢又有貴相。簡子後廢太子而立無恤。無恤卒爲諸侯襄子是矣。相工相黥布當先刑而乃王。後竟被刑乃封王。衛青父鄭季與楊信公主家僮衛媼通生青。青在建章宮時鉗徒相之曰。貴至封侯。青曰、人奴之道得不笞罵足矣安敢望封侯。其後青爲軍吏戰數有功。超封增官遂爲大將軍封爲萬戶侯周亞夫未封侯之時。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入將相持（一有重字）國秉貴重矣。於人臣無兩其後九歲而君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已代侯矣

有如父卒子當代亞夫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
又何說餓死指示我許負指其口有縱理入口曰此
餓死法也居三歲其兄絳侯勝有罪文帝擇絳侯子
賢者推亞夫廼封條侯續絳侯後文帝之後六年匈
奴入邊乃以亞夫爲將軍至景帝之時亞夫爲丞相
後以疾免其子爲亞夫買工官尚方甲盾五百被可
以爲塟者取庸苦之不與錢庸知其盜買官器怨而
上告其子景帝下吏責問因不食五日嘔血而死當
鄧通之幸文帝也貴在公卿之上賞賜億萬與上齊

體相工相之曰當貧賤餓死文帝崩景帝立通有盜鑄錢之罪景帝考驗通亡寄死人家不名一錢韓太傅爲諸生時一有自之两字借相工五十錢與之俱入璧雍之中相璧雍弟子誰當貴者相工指倪寬曰彼生當貴秩至三公韓生謝遣相工通刺倪寬結膠漆之交盡𠢏力之敬徙舍從寬深自附納之寬嘗甚病韓生養視如僕狀恩深踰於骨肉後名聞於天下倪寬位至御史大夫州郡承旨召請擢用舉在本朝遂至太傅夫鉗徒許負及相鄧通倪寬之工可謂知命之工

矣故知命之工察骨體之證睹富貴貧賤猶人見盤盂之器知所設用也善器必用貴人惡器必施賤者尊鼎不在陪廁之側匏瓜不在堂殿之上明矣富貴之骨不遇貧賤之苦貧賤之相不遭富貴之樂亦猶此也器之盛物有斗石之量猶人爵有高下之差也器過其量物溢棄遺爵過其差死亡不存論命者如比之於器以察骨體之法則命在於身形定矣非徒富貴貧賤有骨體也而操行清濁亦有法理貴賤貧富命也操行清濁性也非徒命有骨法性亦有骨法

惟知命有明相莫知性有骨法此見命之表證不見性之符驗也范蠡去越自齊遺大夫種書曰飛鳥盡良弓藏狡兎死走犬烹越王爲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榮樂子何不去大夫種不能去稱病不朝賜劒而死大梁人尉繚說秦始皇以并天下之計始皇從其册與之亢禮衣服飲食與之齊同繚曰秦王爲人隆準長目鷙膺豺聲少恩虎視狼心居約易以下人得志亦輕視人我布衣也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須得志天下皆爲虜矣不可與交游

乃亡去故范蠡尉繚見性行之證而以定處來事之實實有其效如其法相由此言之性命繫於形體明矣以尺書所載世所共見准況古今不聞者必衆多非一皆有其實禀氣於天立形於地察在地之形以知在天之命莫不得其實也有傳孔子相澹臺子羽唐舉占蔡澤不驗之文此失之不審何隱匿微妙之表也相或在内或在外或在形體或在聲氣察外者遺其内在形體者亡其聲氣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鄭東門鄭人或問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頭

似堯其項若皐陶肩類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儽儽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如喪家狗然哉然哉夫孔子之相鄭人失其實鄭人不明法術淺也孔子之失子羽唐舉惑於蔡澤猶鄭人相孔子不能具見形狀之實也以貌取人失於子羽以言取人失於宰予也

初稟篇

人生性命當富貴者初稟自然之氣養育長大富貴之命效矣文王得赤雀武王得白魚赤烏儒者論之

以爲雀則文王受命魚烏則武王受命文武受命於天天用雀與魚烏命授之也天用赤雀命文王文王不受天復用魚烏命武王也若此者謂本無命於天修己行善善行聞天天乃授以帝王之命也故雀與魚烏天使爲王之命也王所奉以行誅者也如實論之非命也命謂初所稟得而生也人生受性則受命矣性命俱稟同時並得非先稟性後乃受命也何以明之棄事堯爲司馬居稷官故爲后稷曾孫公劉居邰後徙居邠後孫古公亶甫三子太伯仲雍季歷季

曆生文王昌、昌在襁褓之中聖瑞見矣。故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於是太伯知之乃辭之吳。文身斷髮、以讓王季文王受命。謂此時也。天命在人本矣。太王古公見之早也。此猶為未文王在母身之中已受命也。王者一受命。內以為性。外以為體。體者面輔骨法。生而稟之。吏秩百石以上。王侯以下。郎將大夫以至元士。外及刺史太守。居祿秩之吏、稟富貴之命。生而有表見於面。故許負。姑布子卿。輒見其驗。仕者隨秩遷轉。遷轉之人。或至公卿。命祿尊貴。位望高

大王者尊貴之率高大之最也生有高大之命其時身有尊貴之奇古公知之見四乳之怪也夫四乳聖人證也在母身中禀天聖命豈長大之後修行道德四乳乃生以四乳論望羊亦知爲胎之時已受之矣劉媪息於大澤夢與神遇遂生高祖此時已受命也光武生於濟陽宮夜半無火內中光明軍下卒蘇永謂公曹史充蘭曰此吉事也毋多言此時已受命獨謂文王武王得赤雀魚烏乃受命非也上天壹命王者乃興不復更命也得富貴大命自起王矣何以驗

之富家之翁貲累千金生有富骨治生積貨至於年老成爲富翁矣夫王者天下之翁也稟命定於身中猶鳥之別雄雌於卵殼之中也卵殼孕而雌雄生日月至而骨節彊彊則雄自率將雌雄非生長之後或教使爲雄然後乃敢將雌此氣性剛彊自爲之矣夫王者天下之雄也其命當王王命定於懷妊猶富貴骨生有鳥雄卵成也非唯人鳥也萬物皆然草木生於實核出土爲栽蘖稍生莖葉成爲長短巨細皆由實核王者長巨之最也朱草之莖如鍼紫芝之栽如

亘成爲瑞矣。王者稟氣而生。亦猶此也。或曰。王者生
稟天命。及其將王。天復命之。猶公卿以下詔書封拜
乃敢即位。赤雀魚烏。上天封拜之命也。天道人事有
相命使之義。自然無爲。天之道也。命文以赤雀。武以
白魚。是有爲也。管仲與鮑叔分財取多。鮑叔不與管
仲不求。內有以相知。視彼猶我。取之不疑。聖人起王
猶管之取財也。朋友彼我。無有授與之義。上天自然
有命使之驗。是則天道有爲。朋友自然也。當漢祖斬
大虵之時。誰使斬者。豈有天道先至。而乃敢斬之哉。

勇氣奮發性自然也。夫斬大虵、誅秦、殺項，同一實也。周之文武受命伐殷，亦一義也。高祖不受命使之將，獨謂文武受雀魚之命，誤矣。難曰、康王之誥曰、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如無命，史經何爲言天乃大命文王。所謂大命者，非天乃命文王也。聖人動作，天命之意也，與天合同，若天使之矣。書方激勸康叔，勉使爲善，故言文王行道，上聞於天，天乃大命之也。詩曰、乃眷西顧，此惟予度、與此同義。天無頭面，眷顧如何。人有顧睨，以人效天，事易見，故曰眷顧。天之

大命文王眷顧之義實天不命也何以驗之夫大人
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
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如必須
天有命乃以從事安得先天而後天乎以其不待天
命直以心發故有先天後天之勤言合天時故有不
違奉天之文論語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唯堯
則之王者則天不違奉天之義也推自然之性與天
合同是則所謂大命文王也自文王意文王自爲非
天驅赤雀使告文王云當爲王乃敢起也然則文王

赤雀及武王白魚。非天之命昌熾祐也。吉人舉事無不利者。人徒不召而至。瑞物不招而來。黯然諧合。若或使之。出門聞告。顧睨見善。自然道也。文王當興。赤雀適來。魚躍鳥飛。武王偶見。非天使雀至白魚來也。吉物動飛而聖遇也。白魚入于王舟。王陽曰偶適也。光祿大夫劉琨前為弘農太守。虎渡河。光武皇帝曰。偶適自然。非或使之也。故夫王陽之言適。光武之曰偶。可謂合於自然也。

本性篇

情性者人治之本。禮樂所由生也故原情性之極禮爲之防。樂爲之節。性有卑謙辭讓。故制禮以適其宜。情有好惡喜怒哀樂。故作樂以通其敬禮所以制樂所爲作者情與性也。昔儒舊生著作篇章。莫不論說。莫能實定。周人世碩。以爲人性有善有惡。舉人之善性養而致之則善長。(一有無四字)性惡養而致之則惡長。如此則(一有情字)性各有陰陽善惡在所養焉。故世子作養書一篇。密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惡。孟子作性善之篇。

以爲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亂之也謂人生於天地
皆稟善性長大與物交接者（一有欲字）放縱悖亂不善日
以生矣若孟子之言人幼小之時無有不善也微子
曰我舊云孩子王子不出紂爲孩子之時微子睹其
不善之性性惡不出衆庶長大爲亂不變故云也羊
舌食我初生之時叔姬視之及堂聞其啼聲而還曰
其聲豺狼之聲也野心無親非是莫滅羊舌氏遂不
肯見及長（一有與字）祁勝爲亂食我與焉國人殺食我羊
舌氏由是滅矣紂之惡在孩子之時食我之亂見始

生之聲。孩子始生。未與物接。誰令悖者。丹朱生於唐
宮。商均生於虞室。唐虞之時。可比屋而封。所與接者
必多善矣。二帝之旁。必多賢矣。然而丹朱傲。商均虐。
並失帝統。歷世爲戒。且孟子相人以眸子焉。心淸而
眸子瞭。心濁而眸子眊。人生目輒眊瞭。眊瞭稟之於
天。不同氣也。非幼小之時瞭。長大與人接乃更眊也。
性本自然。善惡有質。孟子之言情性。未爲實也。然而
性善之論。亦有所緣。或仁或義。性術乖也。動作趨翔。
性識詭也。面色或白或黑。身形或長或短。至老極死

不可變易。天性然也。皆知水土物器形性不同而莫知善惡稟之異也。一有告子曰字一歲嬰兒無爭奪之心。長大之後。或漸利色。狂心悖行。由此生也。告子與孟子同時。其論性無善惡之分。譬之湍水。決之東則東。決之西則西。夫水無分於東西。猶人無分於善惡也。夫告子之言。謂人之性與水同也。使性若水。可以水喻性。猶金之為金。木之為木也。人善因善。惡亦因惡。初稟天然之姿。受純一之質。故生而兆見。善惡可察。無分於善惡。可推移者。謂中人也。不善不惡。須教成者

也故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告子之以決水喻者徒謂中人不指極善極惡也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夫中人之性在所習焉習善而爲善習惡而爲惡也至於極善極惡非復在習故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性有善不善聖化賢教不能復移易也孔子道德之祖諸子之中最卓者也而曰上智下愚不移故知告子之言未得實也夫告子之言亦有緣也詩曰彼姝之子何以與之其傳曰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朱則赤夫

決水使之東西。猶染絲令之青赤也。丹朱商均已染於唐虞之化矣。然而丹朱慠而商均虐者。至惡之質不受藍朱變也。孫卿有反孟子。作性惡之篇。以爲人性惡。其善者僞也。性惡者。以爲人生皆得惡性也。僞者。長大之後。勉使爲善也。若孫卿之言。人幼小無有善也。稷爲兒。以種樹爲戲。孔子能行。以俎豆爲弄。石生而堅。蘭生而香。稟善氣。長大就成。故種樹之戲。爲唐司馬。俎豆之弄。爲周聖師。稟蘭石之性。故有堅香之驗。夫孫卿之言。未爲得實。然而性惡之言有緣也。

一歲嬰兒無推讓之心見食號欲食之睹好啼欲玩之長大之後禁情割欲勉厲爲善矣劉子政非之曰如此則天無氣也陰陽善惡不相當則人之爲善安從生陸賈曰天地生人也以禮義之性人能察己所以受命則順順之謂道夫陸賈知人禮義爲性人亦能察己所以受命性善者不待察而自善性惡者雖能察之猶背禮畔義義挹於善不能爲也故貪者能言廉亂者能言治盜跖非人之竊也莊蹻刺人之濫也明能察己口能論賢性惡不爲何益於善陸賈之

言未能得實董仲舒覽孫孟之書作情性之說曰天之大經一陰一陽人之大經一情一性性生於陽情生於陰陰氣鄙陽氣仁曰性善者是見其陽也謂惡者是見其陰者也若仲舒之言謂孟子見其陽孫卿見其陰也處二家各有見可也不處人情性情性有善有惡未也夫人情性同生於陰陽其生於陰陽有渥有泊玉生於石有純有駁情性於陰陽安能純善仲舒之言未能得實劉子政曰性生而然者也在於

不發情接於物而然者也出形於外形外則謂

之陽不發者則謂之陰夫子政之言謂性在身而不
發情接於物形出於外故謂之陽性不發不與物接
故謂之陰夫如子政之言乃謂情爲陽性爲陰也不
據本所生起苟以形出與不發見定陰陽也必以形
出爲陽性亦與物接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惻隱
不忍不忍仁之氣也卑謙辭讓性之發也有與接會
故惻隱卑謙形出於外謂性在內不與物接恐非其
實不論性之善惡徒議外內陰陽理難以知且從子
政之言以性爲陰情爲陽夫人稟情竟有善惡不也

自孟子以下至劉子政鴻儒博生聞見多矣然而論情性竟無定是唯世碩儒公孫尼子之徒頗得其正由此言之事易知道難論也酆文茂記繁如榮華恢諧劇談甘如飴蜜未必得實實者人性有善有惡猶人才有高有下也高不可下下不可高謂性無善惡是謂人才無高下也稟性受命同一實也命有貴賤性有善惡謂性無善惡是謂人命無貴賤也九州田土之性善惡不均故有黃赤黑之別上中下之差水潦不同故有清濁之流東西南北之趨人稟天地之

性懷五常之氣或仁或義性術乖也動作趨翔或重或輕性識詭也面色或白或黑身形或長或短至老極死不可變易天性然也余固以孟軻言人性善者中人以上者也孫卿言人性惡者中人以下者也揚雄言人性善惡混者中人也若反經合道則可以爲教盡性之理則未也

物勢篇

儒者論曰天地故生人此言妄也夫天地合氣人偶自生也猶夫婦合氣子則自生也夫婦合氣非當時

欲得生子情欲動而合合而生子矣且夫婦不故生
子以知天地不故生人也然則人生於天地也猶魚
之於淵蟣虱之於人也因氣而生種類相產萬物生
天地之間皆一實也傳曰天地不故生人人偶自生
若此論事者何故云天地爲鑪萬物爲銅陰陽爲火
造化爲工乎案陶冶者之用火爍銅燔器故爲之也
而云天地不故生人人偶自生耳可謂陶冶者不故
爲器而器偶自成乎夫比不應事未可謂喻文不稱
實未可謂是也曰是喻人稟氣不能純一若爍銅之

下形爍器之得火也。非謂天地生人與陶冶同也。與喻人皆引人事。人事有體，不可斷絕。以目視頭，頭不得不動；以手相足，足不得不搖。目與頭同形，手與足同體。今夫陶冶者，初埏埴作器，必模範為形，故作之也。燃炭生火，必調和鑪竈，故為之也。及銅爍不能皆成，器燔不能盡善，不能故生也。夫天不能故生人，則其生萬物亦不能故也。天地合氣，物偶自生矣。夫耕耘播種，故為之也；及其成與不熟，偶自然也。何以驗之？如天故生萬物，當令其相親愛，不當令之相賊害

也或曰五行之氣天生萬物以萬物含五行之氣五行之氣更相賊害曰天自當以一行之氣生萬物令之相親愛不當令五行之氣反使相賊害也或曰欲爲之用故令相賊害賊害相成也故天用五行之氣生萬物人用萬物作萬事不能相制不能相使不相賊害不成爲用金不賊木木不成用火不爍金金不成器故諸物相賊相利含血之蟲相勝服相齧噬相啖食者皆五行氣使之然也曰天生萬物欲令相爲用不得不相賊害也則生虎狼蝮蛇及蜂蠆之蟲皆

賊害人天又欲使人為之用邪。且一人之身含五行之氣。故一人之行有五常之操。五常五常之道也。五藏在內。五行氣俱。如論者之言。含血之蟲懷五行之氣輒相賊害。一人之身胸懷五藏自相賊也。一人之操行義之心自相害也。且五行之氣相賊害含血之蟲相勝服其驗何在。曰寅木也。其禽虎也。戌土也。其禽犬也。丑未亦土也。丑禽牛未禽羊也。木勝土故犬與牛羊為虎所服也。亥水也。其禽豕也。巳火也。其禽虵也。子亦水也。其禽鼠也。午亦火也。其禽馬也。水勝

火。故豕食虵。火爲水所害。故馬食鼠屎而腹脹。曰審如論者之言。含血之蟲。亦有不相勝之効。午馬也。子鼠也。酉雞也。卯兎也。水勝火。鼠何不逐馬。金勝木。雞何不啄兎。亥豕也。未羊也。丑牛也。土勝水。牛羊何不殺豕。巳虵也。申猴也。火勝金。虵何不食獮猴。獮猴者畏鼠也。齧獮猴者犬也。鼠水。獮猴金也。水不勝金。獮猴何故畏鼠也。戌土也。申猴也。土不勝金。猴何故畏犬。東方木也。其星倉龍也。西方金也。其星白虎也。南方火也。其星朱鳥也。北方水也。其星玄武也。天有四

星之精降生四獸之體含血之蟲以四獸爲長四獸含五行之氣最較著案龍虎交不相賊鳥龜會不相害以四獸驗之以十二辰之禽效之五行之蟲以氣性相刻則尤不相應凡萬物相刻賊含血之蟲則相服至於相啖食者自以齒牙頓利筋力優劣動作巧便氣勢勇桀若人之在世勢不與適力不均等自相勝服以力相服則以刃相賊矣夫人以刃相賊猶物以齒角爪牙相觸刺也力強角利勢烈牙長則能勝氣微爪短誅膽小距頓則服畏也人有勇怯故戰有

勝負。勝者未必受金氣。負者未必得木精也。孔子畏陽虎。卻行流汗。陽虎未必色白。孔子未必面青也。鷹之擊鳩雀。鴞之啄鵠鴈。未必鷹鴞生於南方。而鳩雀鵠鴈產於西方也。自是觔力勇怯相勝服也。一堂之上。必有論者。一鄉之中。必有訟者。訟必有曲直。論必有是非。非而曲者爲負。是而直者爲勝。亦或辯口利舌。辭喻橫出爲勝。或詘弱綴跲蹥蹇不比者爲負。以舌論訟。猶以劍戟鬬也。利劍長戟。手足健疾者勝。頓刀短矛。手足緩留者負。夫物之相勝。或以觔力。或以

氣勢。或以巧便。小有氣勢。口足有便。則能以小而制大。大無骨力。角翼不勁。則以大而服小。鵲食蝟皮。博勞食虵。蝟虵不便也。蚊虻之力不如牛馬。牛馬困於蚊虻。蚊虻乃有勢也。鹿之角足以觸犬。獼猴之手足以搏鼠。然而鹿制於犬。獼猴服於鼠。角爪不利也。故十年之牛。爲牧豎所驅。長仞之象。爲越僮所鉤。無便故也。故夫得其便也。則以小能勝大。無其便也。則以彊服於羸也。

奇怪篇

儒者稱聖人之生不因人氣。更稟精於天。禹母吞薏苡而生禹。故夏姓曰姒。卨母吞燕卵而生卨。故殷姓曰子。后稷母履大人跡而生后稷。故周姓曰姬。詩曰不坼不副、是生后稷、說者又曰、禹卨逆生。闓母背而出。后稷順生。不坼不副。不感動母體。故曰不坼不副。逆生者子孫逆死。順生者子孫順亡。故桀紂誅死。赧王奪邑。言之有頭足。故人信其說。明事以驗證。故人然其文。讖書又言堯母慶都野出。赤龍感己。遂生堯。高祖本紀、言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

雷晦冥太公往視見蛟龍於上已而有身遂生高祖。其言神驗文又明著世儒學者莫謂不然如實論之。虛妄言也彼詩言不坼不副言其不感動母體可也。言其闓母背而出妄也夫蟬之生復育也闓背而生。天之生臺子與復育同道乎兎吮毫而懷子及其子。生從口而出案禹母吞薏苡卨母嚥鷰卵與兎吮毫。同實也禹卨之母生宜皆從口不當闓背夫如是闓。背之說竟虛妄也世間血刃死者多未必其先祖初。爲人者生時遊也秦失天下閻樂斬胡亥項羽誅子

嬴秦之先祖伯翳豈逆生乎如是爲順逆之說以驗三家之祖誤矣且夫薏苡草也燕卵鳥也大人跡土也三者皆形非氣也安能生人說聖者以爲稟天精微之氣故其爲有殊絕之知今三家之生以草以鳥以土可謂精微乎天地之性唯人爲貴則物賤矣今貴人之氣更稟賤物之精安能精微乎夫令雄雀施氣於鴈鵠終不成子者何也鳩雀之身小鴈鵠之形大也今燕之身不過五寸薏苡之莖不過數尺二女吞其卵實安能成七尺之形乎爍一鼎之銅以灌一

錢之形不能成一鼎明矣今謂大人天神故其跡巨
巨跡之人一鼎之爍銅也姜原之身一錢之形也使
大人施氣於姜原姜原之身小安能盡得其精不能
盡得其精則后稷不能成人堯高祖審龍之子子性
類父龍能乘雲堯與高祖亦宜能焉萬物生於土各
似本種不類土者生不出於土土徒養育之也母之
懷子猶土之育物也堯高祖之母受龍之施猶土受
物之播也物生自類本種夫二帝宜似龍也且夫含
血之類相與為牝牡牝牡之會皆見同類之物精感

欲動乃能授施若夫牡馬見雌牛雀見雄牝雞不相與合者異類故也今龍與人異類何能感於人而施氣或曰夏之衰二龍鬭於庭吐漦於地龍亡漦在櫝而藏之至周幽王發出龍漦化為元黿入于後宮與處女交遂生褒姒元黿與人異類何以感於處女而施氣乎夫元黿所交非正故褒姒為禍周國以亡以非類妄交則有非道妄亂之子今堯高祖之母不以道接會何故二帝賢聖與褒姒異乎或曰趙簡子病五日不知人覺言我之帝所有熊來帝命我射之中

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後問當道之鬼。鬼曰。熊羆。晉二卿之先祖也。熊羆物也。與人異類。何以施類於人。而爲二卿祖。夫簡子所射熊羆。二卿祖當亡。簡子當昌之秋也。簡子見之。若寢夢矣。空虛之象不必有實。假令有之。或時熊羆先化爲人。乃生二卿。魯公牛哀病化爲虎。人化爲獸。亦如獸爲人。元黿入後宮。殆先化爲人。天地之間。異類之物。相與交接。未之有也。天人同道。好惡均心。人不好異類。則天亦不與通。人雖生於天。猶蟣虱生於人也。人不好蟣虱。天

無故欲生於人何則異類殊性情欲不相得也天地夫婦也天施氣於地以生物人轉相生精微為聖皆因父氣不更稟取如更稟者為聖卨后稷不聖如聖人皆當更稟十二聖不皆然也黃帝帝嚳帝顓頊帝舜之母何所受氣文王武王周公孔子之母何所感吞此或時見三家之姓曰姒氏子氏姬氏則因依放空生怪說猶見鼎湖之地而著黃帝升天之說矣失道之意還反其字蒼頡作書與事相連姜原履大人跡跡者基也姓當為其下土乃為女旁𦣝非基跡之

平不合本事疑非實也。以周姬況夏殷。亦知子之與
似非燕子薏苡也。或時禹契后稷之母適欲懷姙遭
吞薏苡燕卵履大人跡也。世好怪。古今同情。不見
奇怪謂德不異。故因以爲姓。世誠信因以爲然。聖
人重疑。因不復定。世士淺論。因不復辨。儒生是古。因
生其說。彼詩言不坼不副者。言后稷之生不感動母
身也。儒生穿鑿。因造禹契逆生之說。感於龍。夢與神
遇。猶此率也。堯高祖之母。適欲懷姙。遭逢雷龍載雲
雨而行。人見其形。遂謂之然。夢與神遇。得聖子之象

也夢見鬼合之非夢與神遇乎安得其實野出感龍及鼓龍居上或堯高祖受富貴之命龍爲吉物遭加其上吉祥之瑞受命之證也光武皇帝產於濟陽宮鳳凰集於地嘉禾生於屋聖人之生奇鳥吉物之爲瑞應必以奇吉之物見而子生謂之物之子是則光武皇帝嘉禾之精鳳凰之氣歟案帝繫之篇及三代世表禹鯀之子也卨稷皆帝嚳之子其母皆帝嚳之妃也及堯亦嚳之子帝王之妃何爲適草野古時雖質禮已設制帝王之妃何爲浴於水夫如是言聖必

更禀氣於天毋有感吞者虛妄之言也實者聖人自有種世族仁如文武各有類孔子吹律自知殷後項羽重瞳自知虞舜苗裔也五帝三王皆祖黃帝黃帝聖人本禀貴命故其子孫皆爲帝王帝王之生必有怪奇不見於物則效於夢矣

論衡卷三終

論衡卷四

書虛篇

世信虛妄之書。以爲載於竹帛上者。皆賢聖所傳。無不然之事。故信而是之。諷而讀之。睹眞是之傳。與虛妄之書相違。則并謂短書不可信用。夫幽冥之實尚可知。沈隱之情尚可定。顯文露書。是非易見。籠總并傳。非實事。用精不專。無思於事也。夫世間傳書諸子之語。多欲立奇造異。作驚目之論。以駭世俗之人。爲譎詭之書。以著殊異之名。傳書言、延陵季子出游見

路有遺金。當夏五月有披裘而薪者。季子呼薪者曰。取彼地金來。薪者投鎌於地。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居之高。視之下。儀貌之壯。語言之野也。吾當夏五月披裘而薪。豈取金者哉。季子謝之。請問姓字。薪者曰。子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名。遂去不顧。世以爲然。殆虛言也。夫季子恥吳之亂。吳欲共立以爲主。終不肯受。去之延陵。終身不還。廉讓之行。終始若一。許由讓天下。不嫌貪封侯。伯夷委國饑死。不嫌貪刀鉤。廉讓之行。大可以況小。小難以況大。季子能讓吳位。何嫌

貪地遺金。季子使於上國。道過徐、徐君好其寶劍。未之即予。還而徐君死。解劍帶冢樹而去。廉讓之心恥負其前志也。季子不負死者。棄其寶劍。何嫌一叱生人取金於地。季子未去吳乎。公子也。已去吳乎。延陵君也。公子與君出有前後。車有附從。不能空行於塗明矣。既不耻取金。何難使左右而煩披裘者。世稱柳下惠之行。言其能以幽冥自修潔也。賢者同操。故千歲交志。置季子於冥昧之處。尚不取金。況以白日前後備具。取金於路。非季子之操也。或時季子實見遺

金憐披裘薪者。欲以益之。或時言取彼地金。欲以予
薪者不自取也。世俗傳言則言季子取遺金也。傳書
或言顏淵與孔子俱上魯太山。孔子東南望吳閶門
外有繫白馬。引顏淵指以示之。曰、若見吳閶門乎。顏
淵曰、見之、孔子曰、門外何有。曰、有如繫練之狀。孔子
撫其目而正之。因與俱下。下而顏淵髮白齒落。遂以
病死。蓋以精神不能若孔子。彊力自極。精華竭盡。故
早夭死。世俗聞之一有人字皆以為然。如實論之。殆虛言
也。案論語之文。不見此言。考六經之傳。亦無此語。夫

顏淵能見千里之外。與聖人同。孔子諸子何諱不言。
蓋人目之所見不過十里。過此不見。非所明察遠也。
傳曰。太山之高巍然。去之百里。不見埵堁。遠也。案魯
去吳千有餘里。使離朱望之。終不能見。況使顏淵。何
能審之。如才庶幾者。明目異於人。則世宜稱亞聖。不
宜言離朱。人目之視也。物大者易察、小者難審。使顏
淵處閶門之外。望太山之形。終不能見。況從太山之
上察白馬之色。色不能見。明矣。非顏淵不能見。孔子
亦不能見也。何以驗之。耳目之用均也。目不能見百

里則耳亦不能聞也陸賈曰離婁之明不能察帷薄之内師曠之聰不能聞百里之外闔門之與太山非直帷薄之内百里之外也秦武王與孟說舉鼎不任絕脉而死舉鼎用力力由筋脉筋脉不堪絕傷而死道理宜也今顏淵用目望遠望遠目睛不任宜盲眇髮白齒落非其致也髮白齒落用精於學勤力不休氣力竭盡故至於死伯奇放流首髮早白詩云惟憂用老伯奇用憂而顏淵用睛暫望倉卒安能致此儒書言舜葬於蒼梧禹葬於會稽者巡狩年老道死邊

土聖人以天下爲家不別遠近不殊內外故遂止葬
夫言舜禹實也言其巡狩虛也舜之與堯俱帝者也
共五千里之境同四海之內二帝之道相因不殊堯
典之篇舜巡狩東至岱宗南至霍山西至太華北至
恒山以爲四嶽者四方之中諸侯之來並會嶽下幽
深遠近無不見者聖人舉事求其宜適也禹王如舜
事無所改巡狩所至以復如舜舜至蒼梧禹到會稽
非其實也實舜禹之時鴻水未治堯傳於舜舜受爲
帝與禹分部行治鴻水堯崩之後舜老亦以傳於禹

舜南治水死於蒼梧。禹東治水死於會稽。賢聖家天下故因葬焉。吳君高說會稽本山名夏禹巡狩會計於此山。因以名郡。故曰會稽。夫言因山名郡可也。言禹巡狩會計於此山。虛也。巡狩本不至會稽。安得會計於此山。宜聽君高之說。誠會稽爲會計。禹到南方何所會計。如禹始東死於會稽。舜亦巡狩至於蒼梧。安所會計。百王治定則出巡。巡則輒會計。是則四方之山皆會計也。百王太平升封太山。太山之上封可見者七十有二。紛綸湮滅者不可勝數。如審帝王巡

狩則輒會計會計之地如太山封者四方宜多夫郡國成名猶萬物之名不可說也獨爲會稽立歟周時舊名吳越也爲吳越立名從何往哉六國立名狀當如何天下郡國且百餘縣邑出萬鄉亭聚里皆有號名賢聖之才莫能說君高能說會稽不能辯定方名會計之說未可從也巡狩考正法度禹時吳爲裸國斷髮文身考之無用會計如何傳書言舜葬於蒼梧象爲之耕禹葬會稽鳥爲之田蓋以聖德所致天使鳥獸報祐之也世莫不然考實之殆虛言也夫舜禹

之德不能過堯堯葬於冀州或言葬於崇山冀州鳥獸不耕而鳥獸獨為舜禹耕何天恩之偏駁也或曰舜禹治水不得寧處故舜死於蒼梧禹死於會稽勤苦有功故天報之遠離中國故天痛之夫天報舜禹使鳥田象耕何益舜禹天欲報舜禹宜使蒼梧會稽常祭祀之使鳥獸田耕不能使人祭祭加舜禹之墓田施人民之家天之報祐聖人何其拙也且無益哉由此言之鳥田象耕報祐舜禹非其實也實者蒼梧多象之地會稽衆鳥所居禹貢曰彭蠡既瀦陽鳥攸

居天地之情鳥獸之行也象自蹈土鳥自食苹土蹶草盡若耕田狀壤靡泥易人隨種之世俗則謂爲舜禹田海陵麋田若象耕狀何嘗帝王葬海陵者邪傳書言吳王夫差殺伍子胥煑之於鑊乃以鴟夷橐投之於江子胥恚恨驅水爲濤以溺殺人今時會稽丹徒大江錢唐浙江皆立子胥之廟蓋欲慰其恨心止其猛濤也夫言吳王殺子胥投之於江實也言其恨恚驅水爲濤者虛也屈原懷恨自投湘江湘江不爲濤申徒狄蹈河而死河水不爲濤世人必曰屈原申

徒狄不能勇猛力怒不如子胥夫衛葅子路而漢烹彭越子胥勇猛不過子路彭越然二士不能發怒於鼎鑊之中以烹湯葅汁瀋漎旁人子胥亦自先入鑊乃入江在鑊中之時其神安居豈怯於鑊湯勇於江水哉何其怒氣前後不相副也且投於江中何江也有丹徒大江有錢唐浙江有吳通陵江或言投於丹徒大江無濤欲言投於錢唐浙江浙江山陰江上虞江皆有濤三江有濤豈分橐中之體散置三江中乎人若恨恚也仇讐未死子孫遺在可也今吳國已滅

夫差無類吳爲會稽立置大守子胥之神復何怨苦爲濤不止。欲何求索。吳越在時。分會稽郡。越治山陰。吳都今吳。餘暨以南屬越。錢唐以北屬吳。錢唐之江兩國界也。山陰上虞在越界中。子胥入吳之江爲濤。當自上吳界中。何爲入越之地。怨恚吳王。發怒越江違失道理。無神之驗也。且夫水難驅而人易從也。生任筋力。死用精魂。子胥之生。不能從生人營衛其身。自令身死。筋力消絕。魂魂飛散。安能爲濤。使子胥之類數百千人。乘船渡江。不能越水。一子胥之身。煑湯

鑊之中。骨肉糜爛。成爲羹菹。何能有害也。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趙簡子殺其臣莊子義。其後杜伯射宣王。莊子義害簡子。事理似然。猶爲虛言。今子胥不能完體爲杜伯子義之事。以報吳王。而驅水往來。豈報讐之義有知之驗哉。俗語不實。成爲丹青。丹青之文。賢聖惑焉。夫地之有百川也。猶人之有血脈也。血脈流行。汎揚動靜。自有節度。百川亦然。其朝夕往來。猶人之呼吸氣出入也。天地之性。上古有之。經曰。江漢朝宗于海。唐虞之前也。其發海中之時。漾馳而已。入三

江之中殆小淺狹水激沸起故騰爲濤廣陵曲江有濤。文人賦之。大江浩洋曲江有濤竟以隘狹也吳殺其身爲濤廣陵子胥之神竟無知也。溪谷之深流者安洋淺多沙石。激揚爲瀨。夫濤瀨一也謂子胥爲濤。誰居溪谷爲瀨者乎。案濤入三江岸沸踊中央無聲。必以子胥爲濤。子胥之身聚岸漼也。濤之起也隨月盛衰。小大滿損不齊同如子胥爲濤。子胥之怒以月爲節也三江時風揚疾之波亦溺殺人子胥之神復爲風也。秦始皇渡湘水遭風問湘山何祠。左右對曰。

堯之女舜之妻也。始皇大怒。使到徒三千人斬湘山之樹而履之。夫謂子胥之神為濤猶謂二女之精為風也。傳書言孔子當泗水之葬。泗水為之却流此言孔子之德能使水却不湍其墓也。世人信之。是故儒者稱論皆言孔子之後當封。以泗水却流為證如原省之。殆虛言也。夫孔子死孰與其生。生能操行慎道應天。死操行絕。天祐至德。故五帝三王招致瑞應皆以生存不以死亡。孔子生時推排不容故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生時無祐、死反有報乎孔

子之死。五帝三王之死也。五帝三王無補。孔子之死
獨有天報。是孔子之魂聖。五帝之精不能神也。泗水
無知。爲孔子郤流。天神使之。然則孔子生時。天神不
使人尊敬。如泗水郤流。天欲封孔子之後。孔子生時
功德應天。天不封其身。乃欲封其後乎。是蓋水偶自
郤流。江河之流。有回復之處。百川之行。或易道更路。
與郤流無以異。則泗水郤流。不爲神怪也。傳書稱魏
公子之德。仁惠下士。兼及鳥獸。方與客飲。有鸇擊鳩。
鳩走巡於公子案下。鸇追擊殺於公子之前。公子恥

之。即使人多設羅得鷂數十枚。責讓以擊鳩之罪。擊鳩之鷂低頭不敢仰視。公子乃殺之。世稱之曰魏公子爲鳩報仇。此虛言也。夫鷂物也。情心不同。音語不通。聖人不能使鳥獸爲義理之行。公子何人能使鷂低頭自責。鳥爲鷂者以千萬數。向擊鳩蜚去。安可復得。能低頭自責。是聖鳥也。曉公子之言。則知公子之行矣。知公子之行。則不擊鳩於其前。人猶不能改過。鳥與人異。謂之能悔。世俗之語。失物類之實也。或時公子實捕鷂。鷂得。人持其頭。變折其頸。疾痛低垂不

能仰視緣公子惠義之人則因褒稱言鶴服過葢言語之次空生虛妄之美功名之下常有非實之加傳書言齊桓公妻姑姊妹七人此言虛也夫亂骨肉犯親戚無上下之序者禽獸之性則亂不知倫理案桓公九合諸侯一正天下道之以德將之以威以故諸侯服從莫敢不率非內亂懷鳥獸之性者所能爲也夫率諸侯朝事王室耻上無勢而下無禮也外恥禮之不有內何犯禮而自壞外內不相副則功無成而威不立矣世稱桀紂之惡不言淫於親戚實論者謂

夫桀紂惡微於亡秦。亡秦過泊於王莽。無滛亂之言。桓公妻姑姊七人。惡浮於桀紂。而過重於秦莽也。春秋采毫毛之美。貶纖芥之惡。桓公惡大不貶何哉。魯文姜齊襄公之妹也。襄公通焉、春秋經曰莊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郜。春秋何尤於襄公而書其姦。何有於桓公隱而不譏。如經失之。傳家左丘明公羊穀梁何諱不言。案桓公之過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有五公子爭立、齊亂公薨、三月乃計、世聞內嬖六人、嫡庶無別。則言亂於姑姊妹七人矣。傳書言齊桓

公負婦人而朝諸侯。此言桓公之淫亂無禮甚也。夫桓公大朝之時。負婦人於背。其游宴之時。何以加此。方修士禮崇厲肅敬。負婦人於背。何以能率諸侯朝事王室。葵丘之會。桓公驕矜。當時諸侯畔者九國。睚眦不得。一有所載字九國畔去。況負婦人淫亂之行。何以不衰愈。諸侯信管仲。故無畔者。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孔子。當時諸侯千人以上。必知方術治疽不用婦人。管仲爲君諱也。諸侯知仲爲君諱而欺已。必恚

背。畱或曰管仲告諸侯。吾君背有疽創。不得婦人。瘡

怒而畔去何以能久統會諸侯成功於覇或曰桓公實無道任賢相管仲故能覇天下夫無道之人與狂無異信讒遠賢反害仁義安能任管仲能養人令之成事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無道之君莫能用賢使管仲賢桓公不能用用管仲故知桓公無亂行也有賢明之君故有貞良之臣臣賢君明之驗桓何謂之有亂難曰衛靈公無道之君時知賢臣管仲爲輔何明桓公不爲亂也夫靈公無道任用三臣僅以不喪非有功行也桓公尊九九之人拔甯戚於車下

責苞茅不貢。運兵攻楚。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千世一出之主也。而云負婦人於背虛矣。說尚書者曰。周公居攝。帶天子之授。戴天子之冠。負扆南面而朝諸侯。戶牖之間曰扆。南面之坐位也。負扆南面鄉坐。扆在後也。桓公朝諸侯之時。或南面坐。婦人立於後也。世俗傳云。則曰負婦人於背矣。此則夔一足。宋丁公鑿井得一人之語也。唐虞時。夔爲大夫。性知音樂。調聲悲善。當時人曰。調樂如夔一足矣。世俗傳言夔一足。案秩宗官缺。帝舜博求。衆稱伯夷。伯夷稽首讓于夔

龍秩宗卿官漢之宗正也斷足足非其理也且一足之人何用行也夏后孔甲田于東萯（一作萯）山天雨晦冥入于民家主人方乳或曰後來之子必貴或曰不勝之子必賤孔甲曰為余子孰能賤之遂載以歸析橑斧斬其足卒為守者孔甲之欲貴之子有餘力矣斷足無宜故為守者今夔一足無因趨步坐調音樂可也秩宗之官不宜一足猶守者斷足不可貴也孔甲不得貴之子伯夷不得讓於夔焉宋丁公者宋人也未鑿井時常有寄汲計之日去一人作日鑿井後

不復寄汲計之日得一人之作故曰宋丁公鑿井得一人俗傳言曰丁公鑿井得一人於井中夫人生於人非生於土也穿土鑿井無為得人推此以論負婦人之語猶此類也負婦人而坐則云婦人在背知婦人在背非道則生管仲以婦人治疽之言矣使桓公用婦人徹胕服婦人於背女氣瘡可去以婦人治疽方朝諸侯桓公重衣婦人襲裳女氣分隔負之何益桓公思士作庭燎而夜坐以思致士反以白日負婦人見諸侯乎傳書言聶政為嚴翁仲刺殺韓王此虛

也夫聶政之時韓列侯也列侯之三年聶政刺韓相俠累十二年列侯卒與聶政殺俠累相去十七年而言聶政刺殺韓王短書小傳竟虛不可信也傳書又言燕太子丹使刺客荊軻刺秦王不得誅死後高漸麗復以擊筑見秦王秦王說之知燕太子之客乃冒其眼使之擊筑漸麗乃置鉛於筑中以為重當擊筑秦王膝進不能自禁漸麗以筑擊秦王顙秦王病傷三月而死夫言高漸麗以筑擊秦王實也言中秦王病傷三月而死虛也秦王者秦始皇帝也始皇二

十年。燕太子丹使荊軻刺始皇。始皇殺軻。明矣。二十一年。使將軍王翦攻燕。得太子首。二十五年。遂伐燕而虜燕王嘉。後不審何年。高漸麗以筑擊始皇。不中誅漸麗。當二十七年。遊天下。到會稽。至琅邪。北至勞盛山。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到沙丘平臺。始皇崩。夫讖書言始皇還到沙丘而亡。傳書又言病筑瘡三月而死於秦。一始皇之身。世或言死於沙丘。或言死於秦。其死言恒病瘡。傳書之言多失其實。世俗之人不能定也。

變虛篇

傳書曰、宋景公之時。熒惑守心、公懼召子韋而問之。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爲也。寧獨死耳。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民饑必死。爲人君而欲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爲君者乎。是寡人命固盡也。子毋復言。子韋退走北面再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

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君延命二十一年。公曰奚知之。對曰君有三善。故有三賞。星必三徙。三徙行七星。星當一年。三七二十一。故君命延二十一歲。臣請伏於殿下以伺之。星必不徙。臣請死耳。是夕也火星果徙三舍。如子韋之言。則延年審得二十一歲矣。星徙審則延命。延命明則景公爲善天祐之也。則夫世間人能爲景公之行者。則必得景公祐矣。此言虛也。何則。皇天遷怒。使熒惑本景公身有惡而守心。則雖聽子韋言猶無益也。使其不爲景公。則雖不聽子韋

之言亦無損也。齊景公時、有彗星使人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秖取誣焉。天道不闇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也。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益。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回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乃止、齊君欲禳彗星之凶猶子韋欲移熒惑之禍也。宋君不聽猶晏子不肯從也。則齊君爲子韋晏子爲

宋君也。同變共禍。一事二人。天猶賢宋君。使熒惑徙三舍。延二十一年。獨不多。一作爲晏子使彗消而增其壽。何天祐善偏駁不齊一也。人君有善行。善行動於心。善言出於意。同由共本。一氣不異。宋景公出三善言。則其先三善言之前。必有善行也。有善行。必有善政。政善則嘉瑞臻。福祥至。熒惑之星無爲守心也。使景公有失誤之行。以致惡政。惡政發則妖異見。熒之守心。桑穀之生朝。高宗消桑穀之變。以政不以言。景公卻熒惑之異。亦宜以行。景公有惡行。故熒惑守心。

不改政修行。坐出三善言。安能動天。天安肯應。何以效之。使景公出三惡言。能使熒惑守心乎。夫三惡言不能使熒惑守心。三善言安能使熒惑退徙三舍。以三善言獲二十一年。如有百善言得千歲之壽乎。非天祐善之意。應誠為福之實也。子韋之言。天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夫天體也。與地無異。諸有體者。耳咸附於首。體與耳殊。未之有也。天之去人高數萬里。使耳附天。聽數萬里之語。弗能聞也。人坐樓臺之上。察地之螻蟻。尚不見其體。安能聞

其聲何則螻蟻之體細不若人形大聲音孔氣不能達也今天之崇高非直樓臺人體比於天非若螻蟻於人也謂天非若螻蟻於人也謂天聞人言隨善惡爲吉凶誤矣四夷入諸夏因譯而通同形均氣語不相曉雖五帝三王不能去譯獨曉四夷況天與人異體音與人殊乎人不曉天所爲天安能知人所行使天體乎耳高不能聞人言使天氣乎氣若雲煙安能聽人辭說災變之家曰人在天地之間猶魚在水中矣其能以行動天地猶魚鼓而振水也魚動而水蕩

氣變。此非實事也。假使眞然。不能至天。魚長一尺。動於水中。振旁側之水。不過數尺。大若不過與人同。所振蕩者。不過百步。而一里之外。澹然澄靜。離之遠也。今人操行變氣遠近。宜與魚等。氣應而變。宜與水均。以七尺之細形。形中之微氣。不過與一鼎之蒸火同。從下地上變皇天。何其高也。且景公賢者也。賢者操行上不及聖。下不過惡人。世間聖人。莫不堯舜。惡人莫不桀紂。堯舜操行多善。無移熒惑之效。桀紂之政多惡。有反景公脫禍之驗。景公出三善言。延年二十

一歲是則堯舜宜獲千歲桀紂宜爲殤子今則不然
各隨年壽堯舜桀紂皆近百載是竟子韋之言妄延
年之語虛也且子韋之言曰熒惑天使也心宋分野
也禍當君若是者天使熒惑加禍於景公也如何可
移於將相若歲與國民乎天之有熒惑也猶王者之
有方伯也諸侯有當死之罪使方伯圍守其國國君
問罪於臣臣明罪在君雖然可移於臣子與人民設
國君計其言令其臣歸罪於國方伯聞之肯聽其言
釋國君之罪更移以付國人乎方伯不聽者自國君

之罪非國人之辜也方伯不聽自國君之罪熒惑安
肯移禍於國人若此子韋之言妄也曰景公聽乎言
庸何能動天使諸侯不聽其臣言引過自予方伯聞
其言釋其罪委之去乎方伯不釋諸侯之罪熒惑安
肯徙去三舍夫聽與不聽皆無福善星徙之實未可
信用天人同道好惡不殊人道不然則知天無驗矣
宋衛陳鄭之俱災也氣變見天梓慎知之請於子產
有以除之子產不聽天道當然人事不能卻也使子
產聽梓慎四國能無災乎堯遭鴻水時臣必有梓慎

子韋之知矣。然而不郤除者，堯與子産同心也。案子韋之言曰：熒惑天使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若如此言，禍不可除，星不可郤也。若夫寒溫失和，風雨不時，政事之家謂之失誤所致，可以善政賢行變而復也。若熒惑守心，若必死猶亡，禍安可除？修政改行，安能郤之？善政賢行，尚不能郤，出虛華之三言，謂星郤而禍除，增壽延年，享長久之福，誤矣。觀子韋之言景公，言熒惑之禍，非寒暑風雨之類，身死命終之祥也。國且亡，身且死，妖氣見於天，容色見於面。面有容色，雖

善操行不能滅死徵巳見也在體之色不可以言行
滅在天之妖安可以治除乎人病且死色見於面人
或謂之曰此必死之徵也雖然可移於五鄰若移於
奴役當死之人正言不可容色肯爲善言之故滅而
當死之命肯爲之長乎氣不可滅命不可長然則熒
惑安可郤景公之年安可增乎由此言之熒惑守心
未知所爲故景公不死也且言星徙三舍者何謂也
星三徙於一舍乎一徙歷於三舍也案子韋之言曰
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若

此星竟徙三舍也夫景公一坐有三善言星徙三舍如有十善言星徙十舍乎熒惑守心爲善言卻如景公復出三惡言熒惑食心乎爲善言卻爲惡言進無善無惡熒惑安居不行動乎或時熒惑守心爲旱災不爲君薨子韋不知以爲死禍信俗至誠之感熒惑之處星必偶自當去景公自不死世則謂子韋之言審景公之誠感天矣亦或時子韋知星行度適自去自以著巳之知明君臣推讓之所致見星之數七因言星七舍復得二十一年因以星舍計年之數是與

齊太卜無以異也齊景公問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晏子往見公公曰寡人問太卜曰子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地固可動乎晏子嘿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鉤星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太卜曰然晏子出太卜走見公臣非能動地地固將自動夫子韋言星徙猶太卜言地動也地固且自動太卜言己能動之星固將自徙子韋言君能徙之使晏子不言鉤星在房心則太卜之姦對不覺宋無晏子之知臣故子韋之一言遂為其是案子韋書錄序秦亦言子

韋曰君出三善言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舍不言三。或時星當自去子韋以爲驗實動離舍世增言三既空增三舍之數又虛生二十一年之壽也。

論衡卷四終

論衡卷四終

論衡卷五

異虛篇

殷高宗之時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高宗召其相而問之相曰吾雖知之弗能言也問祖巳祖巳曰夫桑穀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朝亡乎高宗恐駭側身而行道思索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義興滅國繼絕世舉佚民桑穀亡三年之後諸侯以譯來朝者六國遂享百年之福高宗賢君也而感桑穀生而問祖巳行祖巳之言修政改行桑穀之妖亡諸侯朝而年長

人修善之義篤。故瑞應之福渥。此虛言也。祖己之言
朝當亡哉。夫朝之當亡。猶人當死。人欲死。怪出。國欲
亡。期盡。人死命終。死不復生。亡不復存。祖己之言政。
何益於不亡。高宗之修行。何益於除禍。夫家人見凶。
修善不能得吉。高宗見妖。改政安能除禍。除禍且不
能。況能招致六國。延期至百年乎。故人之死生。在於
命之夭壽。不在行之善惡。國之存亡。在期之長短。不
在於政之得失。案祖己之占。桑穀為亡之妖。亡象已
見。雖修孝行。其何益哉。何以效之。魯昭公之時。鸜鵒

來巢師已採文成之世童謡之語有鸜鵒之言見今有來巢之驗則占謂之凶其後昭公爲季氏所逐出於齊國果空虛都有虛驗故野鳥來巢師已處之禍意如占使昭公聞師已之言修行改政爲善居高宗之操終不能消何則鸜鵒之謡已兆出奔之禍已成也鸜鵒之兆已出於文成之世矣根生葉安得不茂源發流安得不廣此尚爲近未足以言之夏將衰也二龍戰於庭吐漦而去夏王櫝而藏之夏亡傳於殷殷亡傳於周皆莫之發至幽王之時發而視之漦流

于庭。化爲元黿。走入後宮。與婦人交。遂生褒姒。褒姒歸周。厲王惑亂。國遂滅亡。幽厲王之去夏世。以爲千數歲。二龍戰時。幽厲褒姒等。未爲人也。周亡之妖。已出久矣。妖出禍安得不就。瑞見福安得不至。若二龍戰時言曰。余褒之二君也。是則褒姒當生之驗也。龍稱褒。褒姒不得不生。生則厲王不得不惡。惡則國不得不亡。徵已見。雖五聖十賢。相與卻之。終不能消。善惡同實。善祥出。國必興。惡祥見。朝必亡。謂惡異可以善行除。是謂善瑞可以惡政滅也。河源出於崑崙。其

流播於九河使堯禹都以善政終不能還者水勢當
然人事不能禁也河源不可禁二龍不可除則桑穀
不可卻也王命之當興也猶春氣之當爲夏也其當
亡也猶秋氣之當爲冬也見春之微葉知夏有莖葉
覩秋之零實知冬之枯萃桑穀之生其猶春葉秋實
也必然猶驗之今詳修政改行何能除之夫以周亡
之祥見於夏時又何以知桑穀之生不爲紂亡出乎
或時祖己言之信野草之占失遠近之實高宗問祖
己之後側身行道六國諸侯偶朝而至高宗之命自

長未終則謂起桑穀之問改政修行享百年之福矣
夫桑穀之生殆爲紂出亦或時吉而不凶故殷朝不
亡高宗壽長祖己信野草之占謂之當亡之徵漢孝
武皇帝之時獲白麟戴兩角而共觝使謁者終軍議
之軍曰夫野獸而共一角象天下合同爲一也麒麟
野獸也桑穀野草也俱爲野物獸草何別終軍謂獸
爲吉祖己謂野草爲凶高宗祭成湯之廟有蜚雉升
鼎而雊祖己以爲遠人將有來者說尚書家謂雉凶
議駮不同且從祖己之言雉來吉也雉伏於野草之

中草覆野鳥之形若民人處草廬之中可謂其人吉而廬凶乎民人入都不謂之凶野草生朝何故不吉雉則民人之類如謂含血者吉長狄來至是吉也何故謂之凶如以從夷狄來者不吉介葛盧來朝是凶也如以草木者為凶朱草蓂莢出是不吉也朱草蓂莢皆草也宜生於野而生於朝是為不吉何故謂之瑞一野之物來至或出吉凶異議朱草蓂莢善草故為吉則是以善惡為吉凶不以都野為好醜也周時天下太平越嘗獻雉於周公高宗得之而吉雉亦草

野之物何以爲吉如以雉所分有似於士則麐亦宜
有似君子公孫術得白鹿占何以凶然則雉之吉凶
未可知則夫桑穀之善惡未可驗也桑穀或善物象
遠方之士將皆立於高宗之廟故高宗獲吉福享長
久也說災異之家以爲天有災異者所以譴告王者
信也夫王者有過異見於國不改災見草木不改災
見於五穀不改災至身左氏春秋傳曰國之將亡鮮
不五稔災見於五穀五穀安得熟不熟將亡之徵災
亦有且亡五穀不熟之應天不熟或爲災或爲福禍

禍之實未可知桑穀之言安可審論說之家著於書
記者皆云天雨穀者凶書傳曰蒼頡作書天雨穀鬼
夜哭此方凶惡之應和者天何用成穀之道從天降
而和且猶謂之善況所成之穀從雨下乎極論訂之
何以為凶夫陰陽和則穀稼成不則被災害陰陽和
者穀之道也何以謂之凶絲成帛縷成布賜人絲縷
猶為重厚況遺人以成帛與織布乎夫絲縷猶陰陽
帛布猶成穀也賜人帛不謂之惡天與之穀何故謂
之凶夫雨穀吉凶未可定桑穀之言未可知也使暢

草生於周之時。天下太平、人來獻鬯草。鬯草亦草野之物也。與彼桑穀何異。如以夷狄獻之則為吉。使鬯草生於周家、肯謂之善乎。夫鬯草可以熾釀、芬香暢達者。將祭灌鬯、降神。設自生於周朝、與嘉禾朱草蓂莢之類不殊矣。然則桑亦食蠶。蠶為絲。絲為帛。帛為衣。衣以入宗廟為朝服。與鬯無異。何以謂之凶。衛獻公太子至靈臺。蛇遶左輪。御者曰、太子下拜。吾聞國君之子、蛇遶車輪左者速得國。太子遂不下、反乎舍。御人見太子、太子曰、吾聞為人子者。盡和順於君。不

行私欲共嚴承令不逆君安令吾得國是君失安也見國之利而忘君安非子道也得國而拜其非君欲廢子道者不孝逆君欲則不忠而欲我行之殆吾欲國之危明也投殿將死其御止之不能禁遂伏劒而死夫蚍遶左輪審為太子速得國太子宜不死獻公宜疾薨今獻公不死太子伏劒御者之占俗之虛言也或時蚍為太子將死之妖御者信俗之占故失吉凶之實夫桑穀之生與蚍遶左輪相似類也蚍至賁凶御者以為吉桑穀實吉祖己以為凶禹南濟於江

有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乃嘻笑而稱曰我受命於天竭力以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視龍猶蝘蜓也龍去而亡案古今龍至皆為吉而禹獨謂黃龍凶者見其負舟舟中之人恐也夫以桑穀比於龍吉凶雖反盖相似野草生於朝尚為不吉殆有若黃龍負舟之異故為吉而殷朝不亡晉文公將與楚成王戰於城濮彗星出楚楚操其柄以問咎犯咎犯對曰以彗鬭倒之者勝文公夢與成王搏成王在上盬其腦問咎犯咎犯曰君得天而

成王伏其罪戰必大勝文公從之大破楚師嚮令文公問庸臣必曰不勝何則彗星無吉搏在上無凶也夫桑穀之占爲凶猶晉當彗末搏在下爲不吉也然而吉者殆有若對彗見天之詭故高宗長久殷朝不亡使文公不問咎犯咎犯不明其吉戰以大勝世人將曰文公以至賢之德破楚之無道天雖見妖卧有凶夢猶滅妖消凶以獲福殷無咎犯之異知而有福已信常之占故桑穀之文傳世不絕轉禍爲福之言到今不實

感虛篇

儒者傳書言堯之時十日並出萬物燋枯堯上射十日九日去一日常出此言虛也夫人之射也不過百步矢力盡矣日之行也行天星度天之去人以萬里數堯上射之安能得日使堯之時天地相近不過百步則堯射日矢能及之過百步不能得也假使堯時天地相近堯射得之猶不能傷日傷日何肯去何則日火也使在地之火附一把炬人從旁射之雖中安能滅之地火不爲見射而滅天火何爲見射而去此

欲言堯以精誠射之精誠所加金石爲虧盖誠無堅則亦無遠矣夫水與火各一性也能射火而滅之則當射水而除之洪水之時氾濫中國爲民大害堯何不推精誠射而除之堯能射日使火不爲害不能射河使水不爲害夫射水不能郤水則知射日之語虛非實也或曰日氣也射雖不及精誠滅之夫天亦遠使其爲氣則與日月同使其爲體則與金石等以堯之精誠滅日虧金石上射日則能穿天乎世稱桀紂之惡射天而毆地譽高宗之德政消桑穀今堯不能

以德滅十日而必射之是德不若高宗惡與桀紂同也安能以精誠獲天之應也傳書言武王伐紂渡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見於是武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旄瞋目而麾之曰余在天下誰敢害吾意者於是風霽波罷此言虛也武王渡孟津時士眾喜樂前歌後舞天人同應人喜天怒非實宜也前歌後舞未必其實麾風而止之迹近為虛夫風者氣也論者以為天地之號令也武王誅紂是乎天當安靜以祐之如誅紂非乎而天風者怒也武王不

奉天令求索己過瞋目言曰余在天下誰敢害吾者
重天怒增己之惡也風何肯止父母怒子不改過瞋
目大言父母肯貰之乎如風天所爲禍氣自然是亦
無知不爲瞋目麾之故止夫風猶雨也使武王瞋目
以麾雨而止之乎武王不能止雨則亦不能止風
或時武王適麾之風偶自止世褒武王之德則謂武
王能止風矣傳書言魯襄公與韓戰戰酣日暮公援
戈而麾之日爲之反三舍此言虛也凡人能以精誠
感動天專心一意委務積神精通于天天爲變動然

尚未可謂然襄公志在戰爲日暮一麾安能令日反使聖人麾日日終不反襄公何人而使日反乎鴻範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有風雨夫星與日月同精日月不從星星輒復變明日月行有常度不得從星之好惡也安得從襄公之所欲星之在天也爲日月舍猶地有郵亭爲長吏廨也二十八舍有分度一舍十度或增或減言日反三舍乃三十度也日日行一度一麾之間反三十日時所在度也如謂舍爲度三度亦三日行也一

麾之間令日却三日也宋景公推誠出三善言熒惑徙三舍實論者猶謂之虛襄公爭鬬惡日之暮以此一戈麾無誠心善言日爲之反殆非其意哉且日火也聖人麾火終不能卻襄公麾日安能使反或時戰時日正卯戰迷謂日之暮麾之轉左曲道日若卻世好神怪因謂之反不道所謂也傳書言荊軻爲燕太子謀刺秦王白虹貫日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此言精感天天爲變動也夫言白虹貫日太白蝕昴實也言荊軻之謀衛先生之畫感動皇天故

白虹貫日太白蝕昴者虛也夫以筯撞鐘以算擊鼓不能鳴者所用撞擊之者小也今人之形不過七尺以七尺形中精神欲有所爲雖積銳意猶筯撞鐘算擊鼓也安能動天精非不誠所用動者小也且所欲害者人也人不動天反動乎問曰人之害氣能相動乎曰不能豫讓欲害趙襄子襄子心動貫高欲篡高祖高祖亦心動二子懷精故兩主振感曰禍變且至身自有怪非適人所能動也何以驗之時或遭狂人於途以刃加己狂人未必念害己身也然而己身先

時已有妖怪矣由此言之妖怪之至禍變自凶之象非欲害已者之所為也且凶之人卜得惡兆筮得凶卦出門見不吉占危睹禍氣禍氣見於面猶白虹太白見於天也變見於天妖出於人上下適然自相應也傳書言燕太子丹朝於秦不得去從秦王求歸秦王執留之與之誓曰使日再中天雨粟令烏白頭馬生角廚門木象生肉足乃得歸當此之時天地祐之日為再中天雨粟烏白頭馬生角廚門木象生肉足秦王以為聖乃歸之此言虛也燕太子丹何人而能

動天。聖人之拘不能動天。太子丹賢者也何能致此。
夫天能祐太子生諸瑞以免其身。則能和秦王之意
以解其難。見拘一事而易。生瑞五事而難。舍一事之
易爲五事之難。何天之不憚勞也。湯困夏臺文王拘
羑里。孔子厄陳蔡。三聖之困。天不能祐使拘之者睹
祐知聖出而尊厚之。或曰拘三聖者不與三誓。三聖
心不願。故祐聖之瑞無因而至。天之祐人猶借人以
物器矣。人不求索則弗與也。曰太子願天下瑞之時
有語言乎。心願而已。然湯閉於夏臺文王拘於羑

之時心亦願出孔子厄陳蔡心願食天何不令夏臺
羑里關鑰毀敗湯文涉出雨粟陳蔡孔子食飽乎太
史公曰世稱太子丹之令天雨粟馬生角大抵皆虛
言也太史公書漢世實事之人而云虛言近非實也
傳書言杞梁氏之妻嚮城而哭城爲之崩此言杞梁
從軍不還其妻痛之嚮城而哭至誠悲痛精氣動城
故城爲之崩也夫言嚮城而哭者實也城爲之崩者
虛也夫人哭悲莫過雍門子雍門子哭對孟嘗君孟
嘗君爲之於邑蓋哭之精誠故對嚮之者悽愴感慟

也夫雍門子能動孟嘗之心不能感孟嘗衣者衣不知惻怛不以人心相關通也今城土也土猶衣也無心腹之藏安能爲悲哭感慟而崩使至誠之聲能動城土則其對林木哭能折草破木乎嚮水火而泣能涌水滅火乎夫草木水火與土無異然杞梁之妻不能崩城明矣或時城適自崩杞梁妻適哭下世好虛不原其實故崩城之名至今不滅傳書言鄒衍無罪見拘於燕當夏五月仰天而歎天爲隕霜此與杞梁之妻哭而崩城無以異也言其無罪見拘當夏仰天

而歎實也言天爲之雨霜虛也夫萬人舉口並解吁嗟猶未能感天鄒衍一人冤而壹歎安能下霜鄒衍之冤不過曾子伯奇曾子見疑而吟伯奇被逐而歌疑與拘同吟歌與歎等曾子伯奇不能致寒鄒衍何人獨能雨霜被逐之冤尚未足言申生伏劍子胥刎頸實孝而賜死誠忠而被誅且臨死時皆有聲辭聲辭出口與仰天歎無異天不爲二子感動獨爲鄒衍動豈天痛見拘不悲流血哉伯奇冤痛相似而感動不同也夫熯一炬火爨一鑊水終日不能熱也倚一

尺冰置庖廚中終夜不能寒也何則微小之感不能
動大巨也今鄒衍之歎不過如一炬尺冰而皇天巨
大不徒鑊水庖廚之醜類也一仰天歎天爲隕霜何
天之易感霜之易降也夫哀與樂同喜與怒均衍與
怨痛使天下霜使衍嘗非望之賞仰天而笑能以冬
時使天熱乎變復之家曰人君秋賞則溫夏罰則寒
寒不累時則霜不降溫不兼日則冰不釋一夫冤而
一歎天輒下霜何氣之易變時之易轉也寒溫自有
時不合變復之家且從變復之說或時燕王好用刑

寒氣應至而衍因拘而歎歎時霜適自下世見適歎而霜下則謂鄒衍歎之致也傳書言師曠奏白雪之曲而神物下降風雨暴至平公因之癃病晉國赤地或言師曠清角之曲一奏之有雲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墮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乎廊室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癃病夫白雪與清角或同曲而異名其禍敗同一實也傳書之家載以爲是世俗觀見信以爲然原省其實殆虛言也夫清角何音之聲而致此清角木音也故致

風而如木為風風雨與風俱三尺之木數絃之聲感動天地何其神也此復一哭崩城一歎下霜之類也師曠能鼓清角必有所受非能質性生出之也其初受學之時宿昔習弄非直一再奏也審如傳書之言師曠學清角時風雨當至也傳書言瓠芭鼓瑟淵魚出聽師曠鼓琴六馬仰秣或言師曠鼓清角一奏之有元鶴二八自南方來集於廊門之危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聞于天平公大悅坐者皆喜尚書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此

雖奇怪然尚可信何則鳥獸好悲聲耳與人耳同也禽獸見人欲食亦欲食之聞人之樂何爲不樂然而魚聽仰秣元鶴延頸百獸率舞蓋且其實風雨之至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癃病殆虛言也或時奏清角時天偶風雨風雨之後晉國適旱平公好樂喜笑過度偶發癃病傳書之家信以爲然世人觀見遂以爲實實者樂聲不能致此何以驗之風雨暴至是陰陽亂也樂能亂陰陽則亦能調陰陽也王者何須修身正行擴施善政使鼓調陰陽之曲和氣自至太平

自立矣傳書言湯遭七年旱以身禱於桑林自責以六過天乃雨或言五年禱辭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天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於是剪其髮麗其手自以爲牲用祈福於上帝上帝甚說時雨乃至言湯以身禱於桑林自責若言剪髮麗手自以爲牲用祈福於帝者實也言雨至爲湯自責以身禱之故殆虛言也孔子疾病子路請禱孔子曰有諸子路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孔子曰丘之禱久矣聖人脩身正行素禱之日

久天地鬼神知其無罪故曰禱久矣易曰大人與天
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敘與鬼神合
其吉凶此言聖人與天地鬼神同德行也即須禱以
得福是不同也湯與孔子俱聖人也皆素禱之日久
孔子不使子路禱以治病湯何能以禱得雨孔子素
禱身猶疾病湯亦素禱歲猶大旱然則天地之有水
旱猶人之有疾病也疾病不可以自責除水旱不可
以禱謝去明矣湯之致旱以過乎是不與天地同德
也今不以過致旱乎自責禱謝亦無益也人形長七

尺形中有五常有瘴一作癉熱之病深自剋責猶不能愈況以廣大之天自有水旱之變湯用七尺之形形中之誠自責禱謝安能得雨邪人在層臺之上人從層臺下叩頭求請臺上之物臺上之人聞其言則憐而與之如不聞其言雖至誠區區終無得也夫天去人非徒層臺之高也湯雖自責天安能聞知而與之雨乎夫旱火變也湛水異也堯遭洪水可謂湛矣堯不自責以身禱祈必舜禹治之知水變必須治也除湛不以禱祈除旱亦宜如之由此言之湯之禱祈不

能得雨或時旱久時當自雨湯以旱久亦適自責世人見雨之下隨湯自責而至則謂湯以禱祈得雨矣

傳書言倉頡作書天雨粟鬼夜哭此言文章興而亂漸見故其妖變致天雨粟鬼夜哭也夫言天雨粟鬼夜哭實也言其應倉頡作書虛也夫河出圖洛出書聖帝明王之瑞應也圖書文章與倉頡所作字畫何以異天地爲圖書倉頡作文字業與天地同指與鬼神合何非何惡而致雨粟神哭之怪使天地鬼神惡人有書則其出圖書非也天不惡人有書作書何非

而致此怪或時倉頡適作書天適雨粟鬼偶夜哭而雨粟鬼神哭自有所爲世見應書而至則謂作書生亂敗之象應事而動也天雨穀論者謂之從天而下變而生如以雲雨論之雨穀之變不足怪也何以驗之夫雲雨出於丘山降散則爲雨矣人見其從上而墜則謂之天雨水也夏日則雨水冬日天寒則雨凝而爲雪皆由雲氣發於丘山不從天上降集於地明矣夫穀之雨猶復雲布之亦從地起因與疾風俱飄參於天集於地人見其從天落也則謂之天雨穀建

武三十一年中陳留雨穀穀下蔽地案視穀形若茨而黑有似於稗實也此或時夷狄之地生出此穀夷狄不粒食此穀生於草野之中成熟垂委於地遭疾風暴起吹揚與之俱飛風衰穀集墜於中國中國見之謂之雨穀何以效之野火燔山澤山澤之中草木皆燒其葉爲灰疾風暴起吹揚之參天而飛風衰葉下集於道路夫天雨穀者草木葉燒飛而集之類也而世以爲雨穀作傳書者以變怪天主施氣地主產物有葉實可啄食者皆地所生非天所爲也今穀非

氣所生須土以成雖云怪變怪變因類生地之物更從天集生天之物可從地出乎地之有萬物猶天之有列星也星不更生於地穀何獨生於天乎傳書又言伯益作井龍登元雲神棲崑崙言龍井有害故龍神爲變也夫言龍登元雲實也言神棲崑崙又言爲作井之故龍登神去虛也夫作井而飲耕田而食同一實也伯益作井致有變動始爲耕耘者何故無變神農之橈木爲耒教民耕耨民始食穀穀始播種耕土以爲田鑿地以爲井井出水以救渴田出穀以拯

饑天地鬼神所欲爲也。龍何故登元雲。雲神何故棲崑崙。夫龍之登元雲。古今有之。非始益作井而乃登也。方今盛夏雷雨時至。龍多登雲。雲（一有風典字）龍相應。龍乘雲雨而行。物類相致。非有爲也。堯時五十之民擊壤於塗。觀者曰。大哉堯之德也。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等力。堯時已有井矣。唐虞之時。豢龍御龍。龍常在朝。夏末政衰。龍乃隱伏。非益鑿井。龍登雲也。所謂神者何神也。百神皆是。百神何故惡人爲井。使神與人同。則亦宜有飲

之欲有飲之欲。憎井而去。非其實也。夫益殆不鑿井。龍不爲鑿井登雲。神不棲於崑崙。傳書意妄造生之也。傳書言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晉君憂之。晉伯宗以輦者之言。令景公素縞而哭之。河水爲之流通。此虛言也。夫山崩壅河。猶人之有癰腫血脉不通也。治癰腫者可復以素服哭泣之聲治乎。堯之時。洪水滔天。懷山襄陵。帝堯吁嗟。博求賢者。水變甚於河壅。堯憂深於景公。不聞以素縞哭泣之聲能厭勝之。堯無賢人若輦者之時乎。將洪水變大。不可以聲服除也。

如素縞而哭悔過自責也堯禹之治水以力役不自責梁山堯時山也所壅之河堯時河也山崩河壅天雨水踊二者之變無以殊也堯禹治洪水以力役輦者治壅河用自責變同而治異人鈞而應殊殆非賢聖變復之實也凡變復之道所以能相感動者以物類也有寒則復之以溫溫復解之以寒故以龍致雨以刑逐暑皆緣五行之氣用相感勝之山崩壅河素縞哭之於道何意乎此或時河壅之時山初崩土積聚水未盛三日之後水盛土散稍壞沮矣壞沮水流

竟注東去遭伯宗得輦者之言因素縞而哭哭之因
流流時謂之河變起此而復其實非也何以驗之使
山恒自崩乎素縞哭無益也使其天變應之宜改政
治素縞而哭何政所改而天變復乎傳書言曾子之
孝與母同氣曾子出薪於野有客至而欲去曾母曰
願留參方到即以右手搤其左臂曾子左臂立痛即
馳至問母臂何故痛母曰今者客來欲去吾搤臂以
呼汝耳蓋以至孝與父母同氣體有疾病精神輒感
曰此虛也夫孝悌之至通於神明乃謂德化至天地

俗人緣此而說言孝悌之至精氣相動如曾母臂痛曾子臂亦輒痛曾母病曾子亦病曾母死曾子輒死乎攷事曾母先死曾子不死矣此精氣能小相動不能大相感也世稱申喜夜聞其母歌心動開關問歌者爲誰果其母蓋聞母聲聲音相感心悲意動開關而問蓋其實也今曾母在家曾子在野不聞號呼之聲母小搤臂安能動子疑世人頌成聞曾子之孝天下少雙則爲空生母搤臂之說也世稱南陽卓公爲緱氏令蝗不入界蓋以賢明至誠災蟲不入其縣

也。此又虛也。夫賢明至誠之化。通於同類。能相知心。然後慕服。蝗蟲閩虻之類也。何知何見而能知卓公之化。使賢者處深野之中。閩虻能不入其舍乎。閩虻不能避賢者之舍。蝗蟲何能不入卓公之縣。如謂蝗蟲變與閩虻異。夫寒溫亦災變也。使一郡皆寒。賢者長一縣。一縣之界能獨溫乎。夫寒溫不能避賢者之縣。蝗蟲何能不入卓公之界。夫如是。蝗蟲適不入界。卓公賢名稱（一有偶字）於世。世則謂之能却蝗蟲矣。何以驗之。夫蝗之集於野。非能普博盡蔽地也。往往積聚

多少有處非所積之地則盜跖所居所少之野則伯夷所處也集過有多少不能盡蔽覆也夫集地有多少則其過縣有留去矣多少不可以驗善惡有無安可以明賢不肖也蓋跱埤自過不謂賢人界不入明矣

論衡卷五終

論衡卷六

福虛篇

世論行善者福至。爲惡者禍來。福禍之應皆天也。人爲之。天應之。陽恩人君賞其行。陰惠天地報其德。無貴賤賢愚莫謂不然。徒見行事有其文傳。又見善人時遇福。故遂信之。謂之實然。斯言或時賢聖欲勸人爲善。著必然之語。以明德報。或福時適遇者以爲然。如實論之。安得福祐乎。楚惠王食寒葅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問王安得此疾也。王曰、

我食寒葅而得蛭。念譴之而不行其罪乎。是廢法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國人聞之也。譴而行誅乎。則庖厨監食者法皆當死。心又不忍也。吾恐左右見之也。因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唯德是輔。王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為傷。是夕也。惠王之後而蛭出。及久患心腹之積皆愈。故天之親德也。可謂不察乎。曰。此虛言也。案惠王之吞蛭。不肖之主也。有不肖之行。天不祐也。何則。惠王不忍譴蛭。恐庖厨監食法皆誅也。一國之君專擅賞罰而赦人君

所為也惠王通譴菹中何故有蛭庖廚監食皆當伏法然能終不以飲食行誅於人赦而不罪惠莫大焉庖廚罪覺而不誅自新而改後惠王赦細而活微身安不病今則不然彊食害己之物使監食之臣不聞其過失御下之威無禦非之心不肖一也使庖廚監食失甘苦之和若塵土落於菹中大如蟣虱非意所能覺非目所能見原心定罪不明其過可謂惠矣今蛭廣有分數長有寸度在寒菹中眇目之人猶將見之臣不畏敬擇濯不謹罪過至重惠王不譴不肖二

也葅中不當有蛭不食投地如恐左右之見懷屏隱
匿之處足以使蛭不見何必食之如不可食之物誤
在葅中可復隱匿而彊食之不肖三也有不肖之行
而天祐之是天報祐不肖人也不忍譴蛭世謂之賢
賢者操行多若吞蛭之類吞蛭天除其病是則賢者
常無病也賢者德薄未足以言聖人純道操行少非
爲推不忍之行以容人之過必衆多矣然而武王不
豫孔子疾病天之祐人何不實也或時惠王吞蛭蛭
偶自出食生物者無有不死腹中熱也初吞蛭時未

死而腹中熱蛭動作故腹中痛須臾蛭死腹中痛亦止蛭之性食血惠王心腹之積殆積血也故食血之蟲死而積血之病愈猶狸之性食鼠人有鼠病吞狸自愈物類相勝方藥相使也食蛭蟲而病愈安得怪乎食生物無不死死無不出之後蛭出安得祐乎令尹見惠王有不忍之德知蛭入腹中必當死出臣因再拜賀病不爲傷著已知來之德以喜惠王之心是與子韋之言星徙太卜之言地動無以異也宋人有好善行者三世不解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

孔子曰、此吉祥也。以享鬼神。即以犢祭。一年其父無故而盲。牛又生白犢。其父又使其子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以享鬼神。復以犢祭。一年其子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當此之時。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此獨以父子俱盲之故。得毋乘城。軍罷圍解。父子俱視。此修善積行神報之效也。曰、此虛言也。夫宋人父子修善如此。神報之。何必使之先盲後視哉。不盲常視。不能護乎。此神不能護不盲之人。則亦不能以盲護人矣。使宋楚之君合戰頓兵。流血僵尸。戰夫禽

獲死亡不還以盲之故得脫不行可謂神報之矣今宋楚相攻兩軍未合華元子反結言而退二軍之衆並全而歸兵矢之刃無頓用者雖有乘城之役無死亡之患爲善人報者爲乘城之間乎使時不盲亦猶不死盲與不盲俱得脫免神使之盲何益於善當宋國乏糧之時也盲人之家豈獨富哉俱與乘城之家易子析骸反以窮戹獨盲無見則神報祐人失善惡之實也宋人父子前偶自以風寒發盲圍解之後盲偶自愈世見父子修善又用二白犢祭宋楚相攻獨

不乘城。圍解之後。父子皆視。則謂修善之報。獲鬼神之祐矣。楚相孫叔敖爲兒之時。見兩頭虵殺而埋之。歸對其母泣。母問其故。對曰、我聞見兩頭虵死。向者出見兩頭虵。恐去母死。是以泣也。其母曰、今虵何在。對曰、我恐後人見之。卽殺而埋之。其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必報之。汝必不死。天必報汝。叔敖竟不死。遂爲楚相。埋一虵。獲二祐。天報善明矣。曰、此虛言矣。夫見兩頭虵輙死者。俗言也。有陰德天報之福者。俗議也。叔敖信俗言而埋虵。其母信俗議而必報。是謂死

生無命在一虵之死。齊孟嘗君田文以五月五日生。其父田嬰讓其母曰。何故舉之。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何也。嬰曰。五月子長與戶同。殺其父母。曰人命在天乎。在戶乎。如在天。君何憂也。如在戶。則宜高其戶耳。誰而及之者。後文長與一戶同。而嬰不死。是則五月舉子之忌。無效驗也。夫惡見兩頭虵。猶五月舉子也。五月舉子。其父不死。則知見兩頭虵者。無殃禍也。由此言之。見兩頭虵自不死。非埋之故也。埋一虵獲二福。如埋十虵得幾祐乎。埋虵惡人復見。叔敖賢也。

賢者之行。豈徒埋蛇一事哉。前埋蛇之時多所行矣。稟天善性動有賢行。賢行之人宜見吉物。無爲乃見殺人之蛇。豈叔敖未見蛇之時有惡。天欲殺之。見其埋蛇。除其過。天活之哉。石生而堅。蘭生而香。如謂叔敖之賢在埋蛇之時。非生而稟之也。儒家之徒董無心。墨家之役纏子相見講道。纏子稱墨家佑鬼神。是引秦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九十年。纏子難以堯舜不賜年。桀紂不夭死。堯舜桀紂猶爲尚遠。且近難以秦穆公晉文公。夫謚者行之迹也。迹生時行以爲死

謚穆者誤亂之名。文者德惠之表。有誤亂之行。天賜之年。有德惠之操。天奪其命乎。案穆公之霸不過晉文。晉文之謚美於穆公。天不加晉文以命。獨賜穆公以年。是天報誤亂與穆公同也。天下善人寡。惡人衆。善人順道。惡人違天。然夫惡人之命不短。善人之年不長。天不命善人常享一百載之壽。惡人爲殤子惡死。何哉。

禍虛篇

世謂受福祐者既以爲行善所致。又謂被禍害者爲

惡所得以爲有沉惡伏過天地罰之鬼神報之天地
所罰小大猶發鬼神所報遠近猶至傳曰子夏喪其
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哭子夏曰天乎予之無罪也
曾子怒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
閒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
罪一也喪爾親使民無有異聞爾罪二也喪爾子喪
爾明爾罪三也而曰汝何無罪歟子夏投其杖而拜
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群而索居亦以久矣夫子夏
喪其明曾子責以罪子夏投杖拜曾子之言蓋以天

實罰過。故目失其明。已實有之。故拜受其過。始聞曾
見皆以爲然。熟考論之。虛妄言也。夫失明猶失聽也。
失明則盲。失聽則聾。病聾不謂之有過。失明謂之有
罪惑也。蓋耳目之病。猶心腹之有病也。耳目失明聽
謂之有罪。心腹有病。可謂有過乎。伯牛有疾。孔子自
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原孔
子言。謂伯牛不幸。故傷之也。如伯牛以過致疾。天報
以惡。與子夏同。孔子宜陳其過。若曾子謂子夏之狀
今乃言命。命非過也。且天之罰人。猶人君罪下也。所

罰服罪人君赦之子夏服過拜以自悔天德至明宜愈其盲如非天罪子夏失明亦無三罪且喪明之病孰與被厲之病喪明有三罪被厲有十過乎顏淵早天子路菹醢早死菹醢極禍也以喪明言之顏淵子路有百罪也由此言之曾子之言誤矣然子夏之喪明喪其子也子者人情所通親者人所力報也喪親民無聞喪子失其明此恩損於親而愛增於子也增則哭泣無數數哭中風目失明矣曾子因俗之議以著子夏三罪子夏亦緣俗議因以失明故拜受其過

曾子子夏未離於俗。故孔子門叙行未在上第也。秦襄王賜白起劒。白起伏劒將自刎。曰我有何罪於天乎。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殺。白起知已前罪。服更後罰也。夫白起知已所以罪。不知趙卒所以坑。如天審罰有過之人。趙降卒何辜於天。如用兵妄傷殺。則四十萬衆必有不亡。不亡之人。何故以其善行無罪而竟坑之。卒不得以善蒙天之祐。白起何故獨以其罪伏天之誅。由此言之。白起之言過矣。秦二世使使

者詔殺蒙恬。蒙恬喟然嘆曰。我何過於天。無罪而死、良久徐曰。恬罪故當死矣。夫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壍萬里。此其中不能毋絕地脉。此乃恬之罪也。卽吞藥自殺。太史公非之曰。夫秦初滅諸侯。天下心未定。夷傷未瘳。而恬爲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救百姓之急養老矜孤修衆庶之和。阿意興功。此其子弟過誅。不亦宜乎。何與乃罪地脉也。夫蒙恬之言既非。而太史公非之亦未是。何則蒙恬絕脉罪至當死。地養萬物何過於人。而蒙恬絕其脉。知已有絕地脉之罪。不知地

脉所以絕之過。自非如此。與不自非何以異。太史公為非恬之為名將不能以彊諫故致此禍夫當諫不諫故致受死亡之戮。身任李陵。坐下蠶室。如太史公之言所任非其人。故殘身之戮天命而至也。非蒙恬以不彊諫故致此禍。則已下蠶室有非者矣。已無非則其非蒙恬非也。作伯夷之傳。則善惡之行云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卒夭死。天之報施善人如何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獨

遼何哉。若此言之。顏淵不當早夭。盜跖不當全活也。不怪顏淵不當夭而獨謂蒙恬當死過矣。漢將李廣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然以胡軍攻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爲侯後人。然終無尺土之功以得見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常有恨者乎。廣曰、吾爲隴西太守。羌常反。吾誘而降之。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之獨此矣。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

也李廣然之聞者信之夫不侯猶不王者也不侯何恨不王何負乎孔子不王論者不謂之有負李廣不侯王朔謂之有恨然則王朔之言失論之實矣論者以爲人之封侯自有天命天命之符見於骨體大將軍衛青在建章宮時鉗徒相之曰貴至封侯後竟以功封萬戶侯衛青未有功而鉗徒見其當封之證由此言之封侯有命非人操行所能得也鉗徒之言實而有效王朔之言虛而無驗也多橫恣而不罹禍順道而違福王朔之說白起自非蒙恬自咎之類也倉

卒之世。以財利相劫殺者衆。同車共船千里爲商。至潤迥之地。殺其人而并取其財、尸捐不收。骨暴不塟。在木爲魚鼈之食。在土爲螻蟻之糧、惰窳之人、不力農勉商以積穀貨。遭歲饑饉。腹餓不飽。椎人若畜割而食之。無君子小人並爲魚肉。人所不能知。吏所不能覺。千人以上萬人以下。計一聚之中生者百一。死者十九。可謂無道至痛甚矣。皆得陽遂富厚安樂。天不責其無仁義之心。道相并殺、非其無力作而倉卒以人爲食、加以渥禍。使之夭命。章其陰罪。明示世人

使知不可爲非之驗何哉。王翦之言未必審然傳書李斯妒同才。幽殺韓非於秦。後被車裂之罪商鞅欺舊交擒魏公子卬。後受誅死之禍彼欲言其賊賢欺交故受患禍之報也。夫韓非何故而爲李斯所幽公子卬何罪而爲商鞅所擒。車裂誅死賊賢欺交幽死見擒。何以致之。如韓非公子卬有惡天使李斯商鞅報之則李斯商鞅爲天奉誅。宜蒙其賞不當受其禍。如韓非公子卬無惡。非天所罰李斯商鞅不得幽擒。論者說曰。韓非公子卬有陰惡伏罪人不聞見天獨

知之。故受戮殃。夫諸有罪之人。非賊賢則逆道。如賊賢則被所賊者何負。如逆道則被所逆之道何非。凡人窮達禍福之至。大之則命。小之則時。太公窮賤遭周文而得封。甯戚隱阸逢齊桓而見官。非窮賤隱阸有非而得封見官有是也。窮達有時。遭遇有命也。太公甯戚賢者也。尚可謂有非。聖人純道者也。虞舜爲父弟所害。幾死再三。有遇唐堯。堯禪舜立爲帝。嘗見害未有非。立爲帝未有是。前時未到。後則命時至也。案古人君臣困窮後得達通。未必初有惡。天禍其前

卒有善神祐其後也。一身之行，一行之操，結髮終死。前後無異，然一成一敗，一進一退，一窮一通，一全一壞，遭遇適然，命時當也。

龍虛篇

盛夏之時，雷電擊折破樹木，發壞室屋，俗謂天取龍，謂龍藏於樹木之中，匿於屋室之間也。雷電擊折樹木，發壞屋室，則龍見於外。龍見，雷取以升天。世無愚智賢不肖，皆謂之然。如考實之，虛妄言也。夫天之取龍，何意邪？如以龍神爲天使，猶賢臣爲君使也，反報

有時無爲取也如以龍遁逃不還非神之行天亦無用爲也如龍之性當在天在天上者固當生子無爲復在地如龍有升降降龍生子於地子長大天取之則世名雷電爲天怒取龍之子無爲怒也且龍之所居常在水澤之中不在木中屋閒何以知之叔向之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傳曰山致其高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蛟龍生焉傳又言禹渡於江黃龍負船荊次非渡淮兩龍繞舟東海之上有葘丘訢（菑或作[illegible]）勇而有力出過神淵使御者飲馬馬飲因沒訢怒拔劍入

淵追馬。見兩蛟方食其馬。手劒擊殺兩蛟。由是言之。蛟與龍常在淵水之中。不在木中屋間明矣。在淵水之中。則魚鼈之類。魚鼈之類。何爲上天。天之取龍。何用爲哉。如以天神乘龍而行。神恍惚無形。出入無間。無爲乘龍也。如仙人騎龍。天爲仙者取龍。則仙人含天精氣。形輕飛騰。若鴻鵠之狀。無爲騎龍也。世稱黃帝騎龍升天。此言蓋虛。猶今謂天取龍也。且世謂龍升天者。必謂神龍。不神不升天。升天神之效也。天地之性人爲貴。則龍賤矣。貴者不神。賤者反神乎。如龍

之性有神與不神神者升天不神者不能龜蛇亦有神與不神神龜神蛇復升天乎且龍禀何氣而獨神天有倉龍白虎朱鳥元武之象也地亦有龍虎鳥龜之物四星之精降生四獸虎鳥與龜不神龍何故獨神也人爲倮蟲之長龍爲鱗蟲之長俱爲物長謂龍升天人復升天乎龍與人同獨謂能升天者謂龍神也世或謂聖人神而先知猶謂神龍能升天也因謂聖人先知之明論龍之才謂龍升天故其宜也天地之間恍惚無形寒暑風雨之氣乃爲神今龍有形有

形則行行則食食則物之性也天地之性有形體之類能行食之物不得爲神何以言之龍有體也傳言鱗蟲三百龍爲之長龍爲鱗蟲之長安得無體何以言之孔子曰龍食於清游於清龜食於清游於濁魚食於濁游於清丘上不及龍下不爲魚中止其龜與山海經言四海之外有乘龍虵之人世俗畫龍之象馬首虵尾由此言之馬虵之類也慎子曰蜚龍乘雲騰虵游霧雲罷雨霽與螾蟻同矣韓子曰龍之爲蟲也鳴可狎而騎也然喉下有逆鱗尺餘人或嬰之必

殺人矣比之爲螾蟻又言蟲可狎而騎虵馬之類明
矣傳曰紂作象箸而箕子泣泣之者痛其極也夫有
象箸必有玉杯玉杯所盈象箸所挾則必龍肝豹胎
夫龍肝可食其龍難得難得則愁下愁下則禍生故
從而痛之如龍神其身不可得殺其肝何可得食禽
獸肝胎非一稱龍肝豹胎者人得食而知其味美也
春秋之時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
蟲莫智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智信乎對曰人實
不知非龍實智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

獻子曰是二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飂叔宋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舜而錫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鬷川鬷夷氏是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於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龍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烹之既而使求懼而

不得遷于魯縣范氏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
曰、夫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
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
低伏鬱湮不育。由此言之。龍可畜。又可食也。可食之
物。不能神矣。世無其官。又無董父后劉之人。故潛藏
伏匿。出見希疏。出又乘雲。與人殊路。人謂之神。如存
其官而有其人。則龍牛之類也。何神之有。以山海經
言之。以慎子韓子證之。以俗世之畫驗之。以箕子之
泣訂之。以蔡墨之對論之。知龍不能神。不能升天。天

不以雷電取龍明矣世俗言龍神而升天者妄矣世俗之言亦有緣也短書言龍無尺木無以升天又曰升天又言尺木謂龍從木中升天也彼短書之家世俗之人也見雷電發時龍隨而起當雷電樹木擊之時龍適與雷電俱在樹木之側雷電去龍隨而上故謂從樹木之中升天也實者雷龍同類感氣相致故易曰雲從龍風從虎又言虎嘯谷風至龍興景雲起龍與雲相招虎與風相致故董仲舒雩祭之法設土龍以為感也夫盛夏太陽用事雲雨干之太陽火也

雲雨水也。火激薄則鳴而爲雷。龍聞雷聲則起起而雲至雲至而龍乘之。雲雨感龍龍亦起雲而升天。天極雷高雲消復降。人見其乘雲則謂升天。見天爲雷電則爲天取龍。世儒讀易文見傳言皆知龍者雲之類。拘俗人之議。不能通其說。又見短書爲證。故遂謂天取龍。天不取龍。龍不升天。當菑丘訢之殺兩蛟也。手把其尾。拽而出之至淵之外。雷電擊之。蛟則龍之類也。蛟龍見而雲雨至。雲雨至則雷電擊。如以天實取龍。龍爲天用。何以死蛟爲取之。且魚在水中。亦隨

雲雨蜚而乘雲雨非升天也。龍魚之類也。其乘雷電猶魚之飛也。魚隨雲雨不謂之神。龍乘雷電獨謂之神。世俗之言失其實也。物在世間各有所乘。水蛇乘霧。龍乘雲。鳥乘風。見龍乘雲。獨謂之神。失龍之實。誣龍之能也。然則龍之所以爲神者。以能屈伸其體。存亡其形。屈伸其體。存亡其形。未足以爲神也。豫讓吞炭。漆身爲厲。人不識其形。子貢滅鬚爲婦人。人不知其狀。龍變體自匿。人亦不能覺。變化藏匿者巧也。物性亦有自然。狌狌知往。乾鵲知來。鸚鵡能言。三怪比

龍性變化也如以巧爲神豫讓子貢神也孔子曰游者可爲網飛者可爲矰至於龍也吾不知其乘風雲上升今日見老子其猶龍乎夫龍乘雲而上雲消而下物類可察上下可知而云孔子不知以孔子之聖尚不知龍況俗人智淺好奇之性無實可之必謂之龍神而升天不足怪也

雷虛篇

盛夏之時雷電迅疾擊折樹木壞敗室屋時犯殺人世俗以爲擊折樹木壞敗室屋者天取龍其犯殺人

也。謂之陰過。飲食人以不潔淨。天怒擊而殺之。隆隆之聲。天怒之音。若人之呴吁矣。世無愚智。莫謂不然。推人道以論之。虛妄之言也。夫雷之發動。一氣一聲也。折木壞屋。亦犯殺人。犯殺人時。亦折木壞屋。獨謂折木壞屋者。天取龍。犯殺人。罰陰過。與取龍吉凶不同。並時共聲。非道也。論者以為隆隆者。天怒呴吁之聲也。此便於罰過。不宜於取龍。罰過天怒可也。取龍龍何過而怒之。如龍神天取之。不宜怒。如龍有過。與人同罪。龍殺而已。何為取也。殺人怒可也。取龍龍何

過而怒之。殺人不取。殺龍取之。人龍之罪何別。而其殺之何異。然則取龍之説旣不可聽。罰過之言復不可從。何以效之。案雷之聲迅疾之時。人仆死於地。隆隆之聲臨人首上。故得殺人。審隆隆者天怒乎。怒用口之怒氣殺人也。口之怒氣安能殺人。人爲雷所殺。詢其身體若燔灼之狀也。如天用口怒。口怒生火乎。且口着乎體。口之動與體俱。當擊折之時。聲着于地。其衰也聲着于天。夫如是。聲着地之時。口至地。體亦宜然。當雷迅疾之時。仰視天不見天之下。不見天之

下。則夫隆隆之聲者非天怒也。天之怒與人無異。人怒身近人則聲疾。遠人則聲微。今天聲近其體遠非怒之實也。且雷聲迅疾之時。聲東西或南北。如天怒體動口東西南北。仰視天亦宜東西南北。或曰天已東西南北矣。雲雨冥晦。人不能見耳。夫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共雷。易曰震驚百里。雷電之地。雷雨晦冥。百里之外。無雨之處。宜見天之東西南北也。口着於天。天宜隨口。口一移。普天皆移。非獨雷雨之地天隨口動也。且所謂怒者誰也。天神邪。蒼蒼之天也。如謂天

神神怒無聲如謂蒼蒼之天天者體不怒怒用口且天地相與夫婦也其卽民父母也子有過父怒笞之致死而母不哭乎今天怒殺人地宜哭之獨聞天之怒不聞地之哭如地不能哭則天亦不能怒且有怒則有喜人有陰過亦有陰善有陰過天怒殺之如有陰善天亦宜以善賞之隆隆之聲謂天之怒如天之喜亦哂然而笑人有喜怒故謂天喜怒推人以知天知天本於人如人不怒則亦無緣謂天怒也緣人以知天宜盡人之性人性怒則呴吁喜則歌笑比聞天

之怒。希聞天之喜比見天之罰希見天之賞。豈天怒不喜貪於罰希於賞哉。何怒罰有效喜賞無驗也。且雷之擊也。折木壞屋時犯殺人以爲天怒時或徒雷無所折敗亦不殺人。天空怒乎。人君不空喜怒。喜怒必有賞罰。無所罰而空怒。是天妄也。妄則失威。非天行也。政事之家以寒溫之氣爲喜怒之候。一有候字人君喜卽天溫。怒則天寒。雷電之日。天必寒也。高祖之先劉媼曾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此時雷電晦冥。天方施氣宜喜之時也。何怒而雷。如用擊折者爲怒。不擊

折者爲喜。則夫隆隆之聲不宜同音。人怒喜異聲。天怒喜同音。與人乖異。則人何緣謂之天怒。且飲食人以不潔淨。小過也。以至尊之身親罰小過。非尊者之宜也。尊不親罰過。故王不親誅罪。天尊於王。親罰小過。是天德劣於王也。且天之用心。猶人之用意。人君罪惡。初聞之時。怒以非之。及其誅之。哀以憐之。故論語曰。如得其情。則哀憐而勿喜。紂至惡也。武王將誅哀而憐之。故尚書曰。予惟率夷憐爾。人君誅惡。憐而殺之。天之罰過。怒而擊之。是天少恩而人多惠也。說

雨者以爲天施氣天施氣氣渥爲雨故雨潤萬物名曰澍人不喜不施恩天不說不降雨謂雷天怒雨者天喜也雷起常與雨俱如論之言天怒且喜也人君賞罰不同日天之怒喜不殊時天人相違賞罰乖也且怒喜具形亂也惡人爲亂怒罰其過罰之以亂非天行也冬雷人謂之陽氣洩春雷謂之陽氣發夏雷不謂陽氣盛謂之天怒竟虛言也人在天地之間物也物亦物也物之飲食天不能知人之飲食天獨知之萬物於天皆子也父母於子恩德一也豈爲貴賢

加意賤愚不察乎何其察人之明省物之闇也犬豕食人腐臭食之天不殺也如以人貴而獨禁之則鼠洿人飲食人不知誤而食之天不殺也如天能原鼠則亦能原人人誤以不潔淨飲食人人不知而食之耳豈故舉腐臭以予之哉如故予之人亦不肯食呂后斷戚夫人手去其眼置於厠中以爲人豕呼人示之人皆傷心惠帝見之病臥不起呂后故爲天不罰也人誤不知天輒殺之不能原誤失而責故天治悖也夫人食不淨之物口不知有其洿也如食已知之

肴同膓洿臧夫人入厠身體辱之與洿何以別膓之
與體何以異為膓不為體傷洿不病辱非天意也且
人聞人食不清之物心平如故觀臧夫人者莫不傷
心人傷天意悲矣夫悲臧夫人則怨呂后案呂后之
崩未必遇雷也道士劉春熒惑楚王英使食不清春
死未必遇雷也建初四年夏六月雷擊殺會稽靳專
日食羊五頭皆死夫羊何陰過而雷殺之舟人洿溪
上流人飲下流舟人不雷死天神之處天猶王者之
居也王者居重關之內則天之神宜在隱匿之中王

者居宮室之內則天亦有太微紫宮軒轅文昌之坐。王者與人相遠不知人之陰惡天神在四宮之內何能見人闇過。王者聞人過以人知天知人惡亦宜因鬼使天問過於鬼神則其誅之宜使鬼神。如使鬼神則天怒鬼神也。非天也。且王斷刑以秋天之殺用夏。此王者用刑違天時。奉天而行其誅殺也。宜法象上天。天殺用夏。王誅以秋。天人相違。非奉天之義也。或論曰。飲食不潔淨。天之大惡也。殺大惡不須時。王者大惡謀反大逆無道也。天之大惡飲食人不潔清。天

之所惡小大不均等也。如小大同。王者宜法天制飲食人不潔清之法為死刑也。聖王有天下制刑不備此法。聖王闕略有遺失也。或論曰、鬼神治陰。王者治陽。陰過闇昧。人不能覺。故使鬼神主之。曰陰過非一也。何不盡殺。案一過非治陰之義也。天怒不旋日。人怨不旋踵。人有陰過。或時有用冬。未必專用夏也。以冬過誤不輒擊殺。遠至於夏。非不旋日之意也。圖畫之工圖雷之狀。纍纍如連鼓之形。又圖一人若力士之容。謂之雷公。使之左手引連鼓。右手推椎若擊之

狀。其意以為雷聲隆隆者。連鼓相扣擊之意也。其魄然若敝裂者。椎所擊之聲也。其殺人也。引連鼓相椎并擊之矣。世又信之。莫謂不然。如復原之。虛妄之象也。夫雷非聲則氣也。聲與氣安可推引而為連鼓之形乎。如審可推引。則是物也。相扣而音鳴者。非鼓即鐘也。夫隆隆之聲。鼓與鐘邪。如審是也。鐘鼓而不空懸。須有簨簴。然後能安。然後能鳴。今鐘鼓無所懸着。雷公之足無所蹈履。安得而為雷。或曰。如此固為神。如必有所懸着。足有所履。然後而為雷。是與人等也。

何以為神曰神者恍惚無形出入無門上下無根故謂之神今雷公有形雷聲有器安得為神如無形不得為之圖象如有形不得謂之神謂之神龍升天實事者謂之不然以人時或見龍之形也以其形見故圖畫升龍之形也以其可畫故有不神之實難曰人亦見鬼之形鬼復神乎曰人時見鬼有見雷公者乎鬼名曰神其行蹈地與人相似雷公頭不懸於天足不蹈於地安能為雷公飛者皆有翼物無翼而飛謂仙人畫仙人之形為之作翼如雷公與仙人同宜復

着翼使雷公不飛圖雷家言其飛非也使實飛不為着翼又非也夫如是圖雷之家畫雷之狀皆虛妄也且說雷之家謂雷天怒呴吁也圖雷之家謂之雷公怒引連鼓也審如說雷之家則圖雷之家非審如圖雷之家則說雷之家誤二家相違也并而是之無是非之分無是非之分故無是非之實無以定疑論故虛妄之論勝也禮曰刻尊為雷之形一出一入一屈一伸為相校軫則鳴校軫之狀校軫或作佼軗鬱律嵔壘之類也此象類之矣氣相校軫分裂則隆隆之聲校軫

之音也䫈然若襞裂者氣射之聲也氣射中人人則死矣實說雷者太陽之激氣也何以明之正月陽動故正月始雷五月陽盛故五月雷迅秋冬陽衰故秋冬雷潛盛夏之時太陽用事陰氣乘之陰陽分事則相校軫校軫則激射激射爲毒中人輒死中木木折中屋屋壞人在木下屋間偶中而死矣何以驗之試以一斗水灌冶鑄之火氣激襞裂若雷之音矣或近之必灼人體天地爲鑪大矣陽氣爲火猛矣雲雨爲水多矣分爭激射安得不迅中傷人身安得不死當

冶工之消鐵也以土為形燥則鐵下不則躍溢而射射中人身則皮膚灼剝陽氣之熱非直消鐵之烈也陰氣激之非直土泥之濕也陽氣中人非直灼剝之痛也夫雷火也氣剡人人不得無迹如炙處狀似文字人見之謂天記書其過以示百姓是復虛妄也使人盡有過天用雷殺人殺人當彰其惡以懲其後明著其文字不當闇昧圖出於河書出於洛河圖洛書天地所為人讀知之今雷死之書亦天所為也何故難知如以一人皮不可書魯惠公夫人仲子宋武公

文也生而有文在掌曰為魯夫人文明可知故仲子歸魯雷書不著故難以懲後夫如是火剡之跡非天所書也或頗有而增其語或無有而空生其言虛妄之俗好造怪奇何以驗之雷者火也以人中雷而死即詢其身中頭則鬚髮燒燋中身則皮膚灼燌臨其尸上聞火氣一驗也道術之家以為雷燒石色赤投於井中石燋井寒激聲大鳴若雷之狀二驗也人傷於寒寒氣入腹腹中素溫溫寒分爭激氣雷鳴三驗也當雷之時電光時見大若火之耀四驗也當雷

之擊時或燔人室屋及地草木五驗也夫論雷之爲
火有五驗言雷爲天怒無一效然則雷爲天怒虛妄
之言雖曰論語云迅雷風烈必變禮記曰有疾風迅
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懼天怒畏罰
及己也如雷不爲天怒其擊不爲罰過則君子何爲
爲雷變動朝服而正坐子曰天之與人猶父子有父
爲之變子安能忽故天變己亦宜變順天時示己不
違也人聞犬聲於外莫不驚駭竦身側耳以審聽之
況聞天變異常之聲軒輵迅疾之音乎論語所指禮

記所謂皆君子也君子重慎自知無過如日月之蝕無陰闇食人以不潔淨之事內省不懼何畏於雷審如不畏雷則其變動不足以效天怒何則不為已也如審畏雷亦不足以效罰陰過何則雷之所擊多無過之人君子恐偶過之故恐懼变動夫如是君子变動不能明雷為天怒而反著雷之妄擊也妄擊不罰過故人畏之如審罰有過小人乃當懼耳君子之人無為恐也宋王問唐鞅曰寡人所殺戮者衆矣而群臣愈不畏其故何也唐鞅曰王之所罪盡不善者也

罰不善善者胡爲畏子欲群臣之畏也不若毋辯其
善與不善而時罪之斯群臣畏矣宋王行其言群臣
畏懼宋王大怒夫宋王妄刑故宋國大恐懼雷電妄
擊故君子变動君子变動宋國大恐之類也

論衡卷六終

論衡卷七

道虛篇

儒書言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旣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龍。群臣後宮從上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旣上天。乃抱其弓與龍胡髯吁號。故後世因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太史公記誄五帝。亦云黃帝封禪已仙去。群臣朝其衣冠。因葬埋之。曰此虛言也。實黃帝者何等也、號乎、謚也、

如謚臣子所誄列也。誄生時所行爲之謚。黃帝好道遂以升天。臣子誄之。宜以仙升。不當以黃謚。謚法曰靜民則法曰黃。黃者安民之謚。非得道之稱也。百王之謚。文則曰文。武則曰武。文武不失實。所以勸操行也。如黃帝之時質。未有謚乎。名之爲黃帝。何世之人也。使黃帝之臣子知君。使後世之人跡其行。黃帝之世。號謚有無。雖疑未定。黃非升仙之稱。明矣。龍不升天。黃帝騎之。乃明黃帝不升天也。龍起雲雨。因乘而行。雲散雨止。降復入淵。如實黃帝騎龍。隨溺於淵也。

案黃帝葬於橋山猶曰群臣葬其衣冠審騎龍而升天衣不離形如封禪已仙去衣冠亦不宜遺黃帝實仙不死而升天臣子百姓所親見也見其升天知其不死必也葬不死之衣冠與實死者無以異非臣子實事之心別生於死之意也載太山之上者七十有二君皆勞情苦思憂念王事然後功成事立致治太平太平則天下和安乃升太山而封禪焉夫修道求仙與夔職勤事不同心思道則忘事憂事則害性世稱堯若腊舜若腒心愁憂苦形體羸癯使黃帝致太

平乎則其形體宜如堯舜堯舜不得道黃帝升天非
其實也使黃帝廢事修道則心意調和形體肥勁是
與堯舜異也異則功不同矣功不同天下未太平而
升封又非實也五帝三王皆有聖德之優者黃帝不
在上焉如聖人皆仙仙者非獨黃帝如聖人不仙黃
帝何爲獨仙世見黃帝好方術方術仙者之業則謂
帝仙矣又見鼎湖之名則言黃帝採首山銅鑄鼎而
龍垂胡髯　黃帝矣是與說會稽之山無以異也夫
山名曰會　即云夏禹巡狩會計於此山上故曰會

稽。夫禹至會稽治水不巡狩。猶黃帝好方伎不升天也。無會計之事。猶無鑄鼎龍垂胡髯之實也。里名勝母。可謂實有子勝其母乎。邑名朝歌。可謂民朝起者歌乎。

儒書言淮南王學道招會天下有道之人傾一國之尊下道術之士。是以道術之士竝會淮南。奇方異術莫不爭出。王遂得道舉家升天。畜產皆仙。犬吠於天上。雞鳴於雲中。此言仙藥有餘。犬雞食之皆隨王而升天也。好道學仙之人皆謂之然。此虛言也。夫人物

也雖貴爲王侯性不異於物物無不死人安能仙鳥
有毛羽能飛不能升天人無毛羽何用飛升使有毛
羽不過與鳥同況其無有升天如何案能飛升之物
生有毛羽之兆能馳走之物生有蹄足之形馳走不
能飛升飛升不能馳走稟性受氣形體殊別也今人
稟馳走之性故生無毛羽之兆長大至老終無奇怪
好道學仙中生毛羽終以飛升使物性可變金木水
火可革更也蝦蟇化爲鶉雀入水爲蜃蛤稟自然之
性非學道所能爲也好道之人恐其或若等之類故

謂人能生毛羽毛羽備具能升天也且夫物之生長
無卒成暴起皆有浸漸爲道學仙之人能先生數寸
之毛羽從地自奮升樓臺之陛乃可謂升天今無小
升之兆卒有大飛之驗何方術之學成無浸漸也毛
羽大效難以觀實且以人髯髮物色少老驗之物生
也色青其熟也色黃人之少也髮黑其老也髮白黃
爲物熟驗白爲人老效物黃人雖灌溉壅養終不能
青髮白雖吞藥養性終不能黑黑青不可復還老衰
安可伏却黃之與白猶肉腥炙之燋魚鮮煮之熟也

燋不可復令腥。熟不可復令鮮。鮮腥猶少壯。燋熟猶
衰老也。天養物能使物暢。至秋不得延之至春。吞藥
養性。能令人無病不能壽之爲仙。爲仙體輕氣彊。猶
未能升天。令見輕彊之驗。亦無毛羽之效。何用升天。
天之與地皆體也。地無下則天無上矣。天無上升之
路。何如穿天之體。人力不能入。如天之門在西北。升
天之人宜從崑崙上。淮南之國在地東南。如審升天
宜舉家先從崑崙乃得其階。如鼓翼邪飛趨西北之
隅。是則淮南王有羽翼也。今不言其從之崑崙亦不

言其身生羽翼空言升天竟虛非實也案淮南王劉安孝武皇帝之時也父長以罪遷蜀嚴道至雍道死安嗣爲王恨父徙死懷反逆之心招會術人欲爲大事伍被之屬充滿殿堂作道術之書發怪奇之文合景亂首一本作齊首八公之傳欲示神奇若得道之狀道終不成效驗不立乃與伍被謀爲反事事覺自殺或言誅死誅死自殺同一實也。世見其書深冥奇怪。又觀八公之傳似若有效則傳稱淮南王仙而升天失其實也。

儒書言盧敖游乎北海。經乎大陰。入乎元闕。至於蒙穀之上。見一士焉。深目元準。鴈頸而戴肩。浮上而殺下。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樊然下其臂。遯逃乎碑下。敖乃視之。方卷然龜背而食合梨（一本作蜊）盧敖仍與之語曰。吾子唯以敖為倍俗去群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敖幼而游。至長不偷解。周行四極。唯北陰之未闚。今卒睹夫子於是。殆可與敖為友乎。若士者悖然而笑曰。嘻子中州之民也。不宜遠至此。此猶光日月而戴列星。四時之所行。陰陽之所

生也此其比夫不名之地猶峡屼也。若我南游乎罔浪之野。北息乎沉薶之鄉西窮乎杳冥之黨。而東貫須懱之先此其下無地上無天。聽焉無聞而視焉則營此其外猶有狀。有狀之餘一舉而能千萬里、吾猶未能之在今子游始至於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吾不可久若士者舉臂而縱身遂入雲中、盧敖目仰而視之不見乃止喜心不怠悵若有喪曰吾比夫子也猶黃鵠之與壤蟲也終日行而不離咫尺。而自以爲遠豈不悲哉。

若盧敖者唯龍無翼者升則乘雲盧敖言若士者有翼言乃可信今不言有翼何以升雲且凡能輕舉入雲中者飲食與人殊之故也龍食與蛇異故其舉措與蛇不同聞爲道者服金玉之精食紫芝之英食精身輕故能神仙若士者食合蜊之肉與庸民同食無精輕之驗安能縱體而升天聞食氣者不食物食物者不食氣若士者食物如不食氣則不能輕舉矣或時盧敖學道求仙游乎北海離衆遠去無得道之效慙於鄉里負於論議自知以必然之事見責於世則

作誇誕之語云見一士其意以爲有求仙之未得朞
數未至也淮南王劉安坐反而死天下竝聞當時竝
見儒書尚有言其得道仙去鷄犬升天者況盧敖一
人之身獨行絕跡之地空造幽冥之語乎是與河東
蒲坂項曼都之與無以異也曼都好道學仙委家亡
去三年而返家問其狀曼都曰去時不能自知忽見
若臥形有仙人數人將我上天離月數里而止見月
上下幽冥幽冥不知東不若月之旁其寒悽愴口饑
欲食仙人輒飲我以流霞一杯每飲一杯數月不饑

不知去幾何年月。不知以何爲過。忽然若臥復下至此何東號之曰斥仙實論者聞之乃知不然夫曼都能上天矣何爲不仙已三年矣何故復還。夫人去民閒升皇天之上。精氣形體有變於故者矣萬物變化無復還者。復育化爲蟬羽翼旣成不能復化爲復育能升之物皆有羽翼升而復降。羽翼如故見曼都之身有羽翼乎言乃可信、身無羽翼言虛妄也虛則與盧敖同一實也。或時聞曼都好道。默委家去。周章遠方終無所得。力勌望極默復歸家、慙愧無言則言上

天其意欲言道可學得審有仙人已殆有過故成而復斥、升而復降。

儒書言齊王疾痟使人之宋迎文摯文摯至、視王之疾謂太子曰王之疾必可已也雖然王之疾已、則必殺摯也太子曰、何故文摯對曰非怒王疾不可治也。王怒則摯必死太子頓首强請曰、苟已王之疾。臣與臣之母以死爭之於王。必幸臣之母。願先生之勿患也文摯曰諾、請以死爲王與太子期將往不至者三。齊王固已怒矣文摯至不解履。登牀履衣問王之疾

王怒而不與言文摯因出辭以重王怒。王叱而起疾乃遂已。王大怒不悅將生烹文摯。太子與王后急爭之而不能得、果以鼎生烹文摯、爨之三日三夜顏色不變文摯曰、誠欲殺我、則胡不覆之以絕陰陽之氣、王使覆之、文摯乃死天文摯道人也、入水不濡、入火不燃故在鼎三日三夜顏色不變、此虛言也、夫文摯而烹三日三夜顏色不變爲一覆之故絕氣而死非、得道之驗也、諸生息之物氣絕則死、死之物烹之輒、爛致生息之物密器之中、覆蓋其口漆塗其隙中外

氣隔息不得洩有頃死也如置湯鑊之中亦輒爛矣何則體同氣均稟性於天其一類也文摯不息乎與金石同入湯不爛是也令文摯息乎烹之不死非也令文摯言言則以聲聲以呼吸呼吸之動因血氣之發血氣之發附於骨肉骨肉之物烹之輒死令言烹之不死一虛也旣能烹煮不死此眞人也與金石同金石雖覆蓋與不覆蓋者無以異也令言文摯覆之則死二虛也置人寒水之中無湯火之熱鼻中口內不通於外斯須之頃氣絕而死矣寒水沉人尚不得

生況在沸湯之中有猛火之烈乎言其入湯不死三虛也人沒水中口不見於外言音不揚烹文摯之時身必沒於鼎中沒則口不見口不見則言不揚文摯之言四虛也烹輒死之人三日三夜顏色不變癡愚之人尚知怪之使齊王無知太子羣臣宜見其奇奇怪文摯則請出尊寵敬事從之問道今言三日三夜無臣子請出之言五虛也此或時聞文摯實烹烹而輒死世見文摯爲道人也則爲虛生不死之語矣猶黃帝實死也傳言升天淮南坐反書言度世世好傳

虛故文摯之語傳至於今世無得道之效而有有壽之人世見長壽之人學道為仙踰百不死共謂之仙矣何以明之如武帝之時有李少君以祠竈辟穀却老方見上上尊重之少君匿其年及所生長常自謂七十而能使物却老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人聞其能使物及不老更饋遺之常餘錢金衣食人皆以為不治產業饒給又不知其何許人愈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為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座中有年九十餘者少君乃言其王父游射處老人為兒時從父識

其處一座盡驚少君見上上有古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五年陳於栢寢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驚以爲少君數百歲人也久之少君病死今世所謂得道之人李少君之類也少君死於人中人見其尸故知少君性壽之人也如少君處山林之中人絕跡之野獨病死於巖石之間尸爲虎狼狐狸之食則世復以爲真仙去矣世學道之人無少君之壽年未至百與衆俱死愚夫無知之人尚謂之尸解而去其實不死所謂尸解者何等也謂身死精

神去乎。謂身不死得免去皮膚也。如謂身死精神去乎。是與死無異人亦仙人也。如謂不死免去皮膚乎。諸學道死者。骨肉具在與恒死之尸無以異也。夫蟬之去復育。龜之解甲。蛇之脫皮。鹿之墮角。殼皮之物解殼皮持骨肉去可謂尸解矣。今學道而死者尸與復育相似。尚未可謂尸解。何則、案蟬之去復育無以神於復育。況不相似復育謂之尸解。蓋復虛妄失其實矣。太史公與李少君同世並時。少君之死臨尸者雖非太史公。足以見其實矣。如實不死尸解而去太

史公宜紀其狀不宜言死其處座中年九十老父爲兒時者少君老壽之效也或少君年十四五老父爲兒隨其王父少君年二百歲而死何爲不識武帝去桓公鑄銅器且非少君所及見也或時閒宮殿之內有舊銅器或𥿄其刻以告之者故見而知之今時好事之人見舊劒古鉤多能名之可復謂目見其鑄作之時乎

世或言東方朔亦道人也姓金氏字曼倩變姓易名游宦漢朝外有仕宦之名内乃度世之人此又虛也

夫朔與少君並在武帝之時太史公所及見也少君
有敎道祠竈却老之方又名齊桓公所鑄鼎知九十
老人王父所游射之驗然尚無得道之實而徒性壽
遲死之人也況朔無少君之方術效驗世人何見謂
之得道案武帝之時道人文成五利之輩入海求仙
人索不死之藥有道術之驗故爲上所信朔無入海
之使無奇怪之效也如使有奇不過少君之類及文
成五利之輩耳況謂之有道此或時偶復若少君矣
自匿所生之處當時在朝之人不知其故朔盛稱其

年長人見其面狀少性又恬淡不好仕宦善達占卜
射覆爲怪奇之戲世人則謂之得道之人矣
世或以老子之道爲可以度世恬淡無欲養精愛氣
夫人以精神爲壽命精神不傷則壽命長而不死成
事老子行之踰百度世爲眞人矣夫恬淡少欲孰與
鳥獸鳥獸亦老而死鳥獸含情欲有與人相類者矣
未足以言草木之生何情欲而春生秋死乎夫草木
無欲壽不踰歲人多情欲壽至於百此無情欲者反
夭有情欲者壽也夫如是老子之術以恬淡無欲延

壽度世者復虛也或時老子李少君之類也。行恬淡之道。偶其性命亦自壽長。世見其命壽又聞其恬淡。謂老子以術度世矣。世或以辟穀不食爲道術之人。謂王子喬之輩。以不食穀與恒人殊食故與恒人殊壽踰百度世遂爲仙人。此又虛也。夫人之生也稟食飲之性故形上有口齒。形下有孔竅。口齒以噍食孔竅以注瀉順此性者爲得天正道逆此性者爲違所稟受失本氣於天何能得久壽使子喬生無齒口孔竅。是稟性與人殊。稟性與人殊。尚未可謂壽況形體

均同而以所行者異言其得度世非性之實也夫人之不食也猶身之不衣也衣以溫膚食以充腹膚溫腹飽精神明盛如饑而不飽寒而不溫則有凍餓之害矣凍餓之人安能久壽且人之生也以食爲氣猶草木生以土爲氣矣拔草木之根使之離土則枯而蚤死閉人之口使之不食則餓而不壽矣

道家相誇曰眞人食氣以氣而爲食故傳曰食氣者壽而不死雖不穀飽亦以氣盈此又虛也夫氣謂何氣也如謂陰陽之氣陰陽之氣不能飽人人或嚥氣

氣滿腹脹不能饜飽。如謂白藥之氣人或服藥食一
合屑吞數十丸、藥力烈盛胷中憒毒不能飽人、食氣
者必謂吹呴呼吸吐故納新也。昔有彭祖嘗行之矣
不能久壽病而死矣。
道家或以導氣養性度世而不死、以爲血脉在形體
之中、不動搖屈伸、則閉塞不通、不通積聚則爲病而
死。此又虛也、夫人之形猶草木之體也。草木在高山
之巔、當疾風之衝、晝夜動搖者、能復勝彼隱在山谷
間鄣於疾風者乎。案草木之生、動搖者傷而不暢人

之導引動搖形體者何故壽而不死夫血脈之藏於身也猶江河之流地江河之流濁而不清血脈之動亦擾不安不安則猶人勤苦無聊也安能得久生乎道家或以服食藥物輕身益氣延年度世此又虛也夫服食藥物輕身益氣頗有其驗若夫延年度世世無其效百藥愈病病愈而氣復氣復而身輕矣凡人稟性身本自輕氣本自長中於風濕百病傷之故身重氣劣也服食良藥身氣復故非本氣少身重得藥而乃氣長身更輕也稟受之時本自有之矣故夫服

食藥物除百病令身輕氣長復其本性安能延年至於度世有血脈之類無有不生生無不死以其生故知其死也天地不生故不死陰陽不生故不死死者生之效生者死之驗也夫有始者必有終有終者必有始唯無終始者乃長生不死人之生其猶水也水凝而爲冰氣積而爲人冰極一冬而釋人竟百歲而死人可令不死冰可令不釋乎諸學仙術爲不死之方其必不成猶不能使冰終不釋也

語增篇

傳語曰聖人憂世深思事勤愁擾精神感動形體故稱堯若腊舜若腒桀紂之君垂腴尺餘夫言聖人憂世念人身體羸惡不能身體肥澤可也言堯舜若腊與腒桀紂垂腴尺餘增之也齊桓公云寡人未得仲父極難既得仲父甚易桓公不及堯舜仲父不及禹契桓公猶易堯舜反難乎以桓公得管仲易知堯舜得禹契不難夫易則少憂少憂則不愁不愁則身體不臞舜承堯太平堯舜襲德功假荒服堯尚有憂舜安能無事故經曰上帝引逸謂虞舜也舜承安繼治

任賢使能。恭己無爲而天下治。故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夫不與尚謂之臞若腊。如德劣承衰。若孔子栖栖。周流應聘。身不得容。道不得行。可骨立跛附僵仆道路乎。紂爲長夜之飲。糟丘酒池。沉湎於酒。不舍晝夜。是必以病。病則不甘飲食。不甘飲食則肥腴不得至尺。經曰、惟湛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魏公子無忌爲長夜之飲。困毒而死。紂雖未死宜羸臞矣。然桀紂同行。則宜同病。言其腴垂過尺餘。非徒增之。又失其實矣。傳語又稱紂力能索鐵伸鉤。

撫梁易柱。言其多力也。蜚廉惡來之徒。並幸受寵。言好伎力之主。致伎力之士也。或言武王伐紂兵不血刃。夫以索鐵伸鉤之力。輔以蜚廉惡來之徒。與周軍相當。武王德雖盛。不能奪紂素所厚之心。紂雖惡。亦不失所與同行之意。雖為武王所擒。時亦宜殺傷十百人。今言不血刃。非紂多力之效。蜚廉惡來助紂之驗也。案武王之符瑞。不過高祖。武王有白魚赤烏之祐。高祖有斷大虵老嫗哭於道之瑞。武王有八百諸侯之助。高祖有天下義兵之佐。武王之相望羊而已。

高祖之相。龍顏隆準。項紫美鬚髯。身有七十二黑子。
高祖又逃呂后於澤中。呂后輒見上有雲氣之驗。武
王不聞有此。夫相多於望羊。瑞明於魚烏。天下義兵
並來會漢。助彊於諸侯。武王承紂。高祖襲秦。二世之
惡隆盛於紂。天下畔秦。宜多於殷。案高祖伐秦還破
項羽。戰場流血。暴尸萬數。失軍亡衆。幾死一再。然後
得天下。用兵苦。誅亂劇。獨云周兵不血刃。非其實也。
言其易可也。言不血刃。增之也。案周取殷之時。太公
陰謀之書。食小兒丹。教云亡殷。兵到牧野。晨舉脂燭。

察武成之篇牧野之戰血流浮杵赤地千里由此言之周之取殷與漢秦一實也而云取殷易兵不血刃美武王之德增益其實也凡天下之事不可增損考察前後效驗自列自列則是非之實有所定矣世稱紂力能索鐵伸鉤又稱武王伐之兵不血刃夫以索鐵伸鉤之力當人則是孟賁夏育之匹也以不血刃之德取人是則三皇五帝之屬也以索鐵之力不宜受服以不血刃之德不宜頓兵今稱紂力則武王德貶譽武王則紂力少索鐵不血刃不得兩立殷周之

稱不得二全。不得二全則必一非。孔子曰紂之不善
不若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
焉。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耳。以至仁伐不仁。如
何其血之浮杵也。若孔子言殆沮浮杵。若孟子之言
近不血刃。浮杵過其實。不血刃亦失其正。一聖一賢
共論一紂。輕重殊稱。多少異實。紂之惡不若王莽。紂
殺比干。莽鴆平帝。紂以嗣立。莽盜漢位。殺主隆於誅
臣。嗣立順於盜位。士衆所畔宜甚於紂。漢誅王莽兵
頓昆陽。死者萬數。軍至漸臺。血流沒趾。而獨謂周取

天下兵不血刃。非其實也。

傳語曰、文王飲酒千鍾。孔子百觚。欲言聖人德盛、能以德將酒也。如一坐千鍾百觚。此酒徒、非聖人也。飲酒有法。胷腹小大、與人均等。飲酒用千鍾。用肴宜盡百牛。百觚則宜用十羊。夫以千鍾百牛百觚十羊、言之。文王之身如防風之君。孔子之體如長狄之人。乃能堪之。案文王孔子之體、不能及防風長狄。以短小之身、飲食衆多。是缺文王之廣、貶孔子之崇也。案酒誥之篇。朝夕曰祀茲酒。此言文王戒慎酒也。朝夕戒

慎則民化之。外出戒慎之教。內飲酒盡千鍾。導民率下何以致化承紂疾惡何以自別。且千鍾之效百觚之驗何時用哉。使文王孔子因祭用酒乎。則受福胙不能厭飽。因饗射之用酒乎。饗射飲酒自有禮法。如私燕賞賜飲酒乎。則賞賜飲酒宜與下齊賜。尊者之前三觴而退。過於三觴醉酗生亂。文王孔子率禮之人也。賞賚左右至於醉酗亂身。自用酒千鍾百觚。大之則爲桀紂。小之則爲酒徒。用何以立德成化表名垂譽乎。世聞德將毋醉之言。見聖人有多德之效。則

虛增文王以爲千鍾空益孔子以百觚矣。

傳語曰紂沉湎於酒。以糟爲丘。以酒爲池。牛飲者三千人。爲長夜之飲。亡其甲子。夫紂雖嗜酒。亦欲以爲樂。令酒池在中庭乎。則不當言爲長夜之飲。坐在深室之中閉窗舉燭故曰長夜。令坐於室乎。每當飲者起之中庭乃復還坐則是煩苦相踖藉不能甚樂令池在深室之中。則三千人宜臨池坐前俛飲池酒仰食肴膳。倡樂在前乃爲樂耳。如審臨池而坐則前飲害於肴膳。倡樂之作不得在前。夫飲食旣不以禮。臨

池牛飲則其啖肴不復用杯。亦宜就魚肉而虎食。則
知夫酒池牛飲非其實也。
傳又言紂懸肉以爲林。令男女裸而相逐其閒。是爲
醉樂淫戲無節度也。夫肉當內於口。口之所食宜潔
不辱。今言男女倮相逐其閒。何等潔者。如以醉而不
計潔辱。則當其浴於酒中。而倮相逐於肉閒。何爲不
肯浴於酒中。以不言浴於酒。知不倮相逐於肉閒。傳
者之說。或言車行酒。騎行炙。百二十日爲一夜。夫言
用酒爲池。則言其車行酒非也。言其懸肉爲林。即言

騎行炙非也或時紂沉湎覆酒滂沲於地即言以酒爲池釀酒糟積聚則言糟爲丘懸肉以林則言肉爲林林中幽冥人時走戲其中則言裸相逐或時載酒用鹿車則言車行酒騎行炙或時十數夜則言其百二十或時醉不知問日數則言其亡甲子周公封康叔告以紂用酒期於悉極欲以戒之也而不言糟丘酒池懸肉爲林長夜之飲亡其甲子聖人不言殆非實也

傳言曰紂非時與三千人牛飲於酒池夫夏官百殷

二百周三百紂之所與相樂非民必臣也非小臣必大官其數不能滿三千人傳書家欲惡紂故言三千人增其實也

傳語曰周公執贄下白屋之士謂候之也夫三公鼎足之臣王者之貞幹也白屋之士閭巷之微賤者也三公傾鼎足之尊執贄候白屋之士非其實也時或待士卑恭不驕白屋人則言其往候白屋或時起白屋之士以璧（一本作圭）迎禮之人則言其執贄以候其家也

傳語曰堯舜之儉茅茨不剪采椽不斲夫言茅茨采椽可也言不剪不斲增之也經曰弼成五服五服五采服也服五采之服又茅茨采椽何宮室衣服之不相稱也服五采畫日月星辰茅茨采椽非其實也

傳語曰秦始皇帝燔燒詩書坑殺儒士言燔燒詩書滅去五經文書也坑殺儒士者言其皆挾經傳文書之人也燒其書坑其人詩書絕矣言燒燔詩書坑殺儒士實也言其欲滅詩書故坑殺其人非其誠又增之也秦始皇帝三十四年置酒咸陽臺儒士七十人

前爲壽僕射周青臣進頌始皇之德齊淳于越進諫始皇不封子弟功臣自爲夾輔刺周青臣以爲面諛始皇下其議於丞相李斯李斯非淳于越曰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臣請勑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敢藏詩書百家語諸刑書者悉詣守尉集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滅吏見知弗舉與同罪始皇許之明年三十五年諸生在咸陽者多爲妖言始皇使御史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者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七

人皆坑之。燔詩書。起淳于越之諫。坑儒士。起自諸生
爲妖言。見坑者四百六十七人。傳增言坑殺儒士。欲
絕詩書。又言盡坑之。此非其實。而又增之。傳語曰、町
町若荊軻之閭。言荊軻爲燕太子丹刺秦王。後誅軻
九族。其後恚恨不已。復夷軻之一里。一里皆滅。故曰
町町。此言增之也。夫秦雖無道。無爲盡誅荊軻之里。
始皇幸梁山之宮。從山上望見丞相李斯車騎甚盛。
恚出言非之。其後左右以告李斯。李斯立損車騎。始
皇知左右洩其言。莫知爲誰。盡捕諸在旁者皆殺之。

其後墜星下東郡至地爲石。民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地分。皇帝聞之。令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人誅之。夫誅從行於梁山宮。及誅石旁人。欲得洩言刻石者。不能審知。故盡誅之。荊軻之閭。何罪於秦而盡誅之。如刺秦王在閭中。不知爲誰。盡誅之可也。荊軻已死。刺者有人。一里之民。何爲坐之。始皇二十年。燕使荊軻刺秦王。秦王覺之。體解軻以徇。不言盡誅其閭。彼或時誅軻九族。九族衆多。同里而處。誅其九族一里且盡。好增事者。則言町町也。